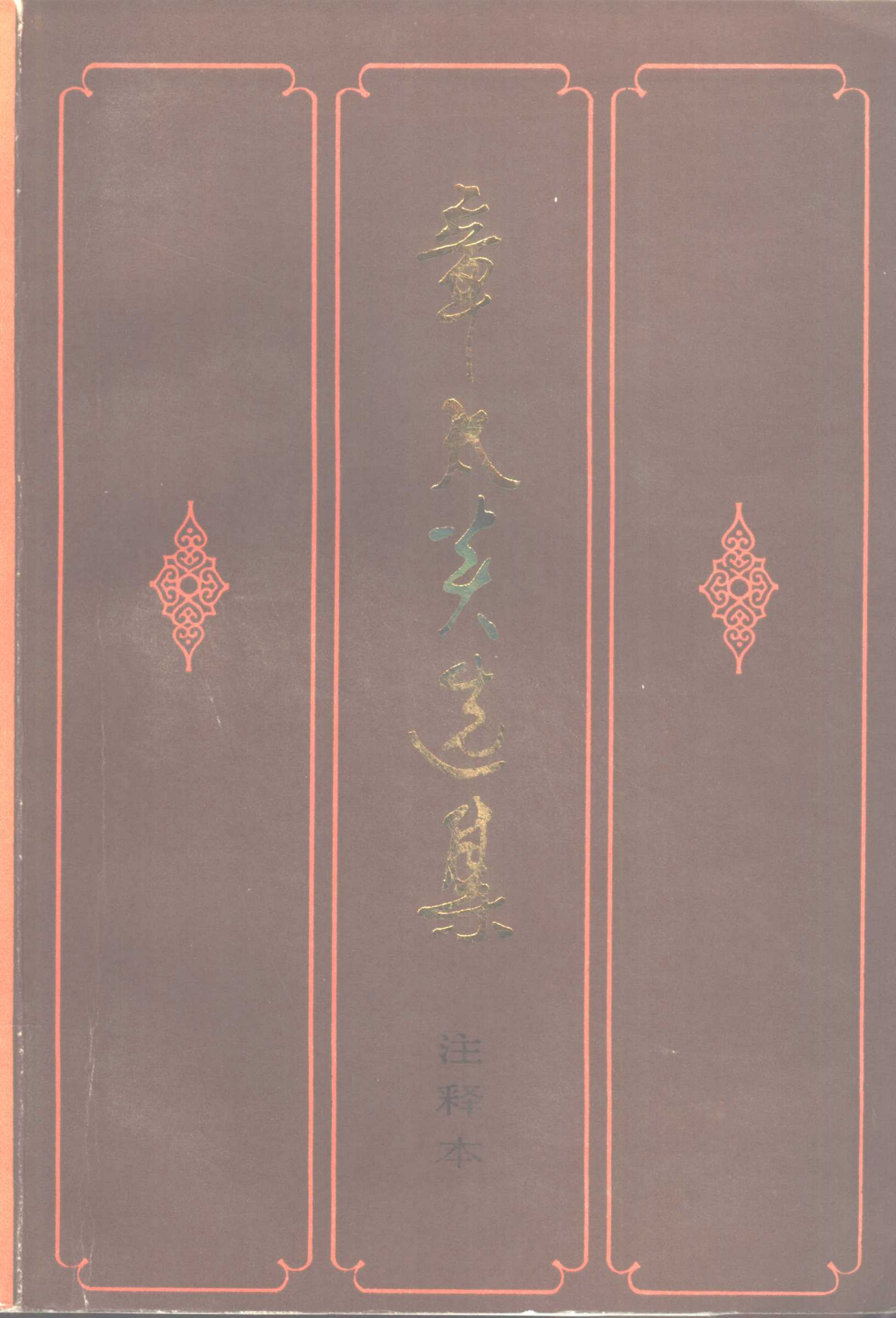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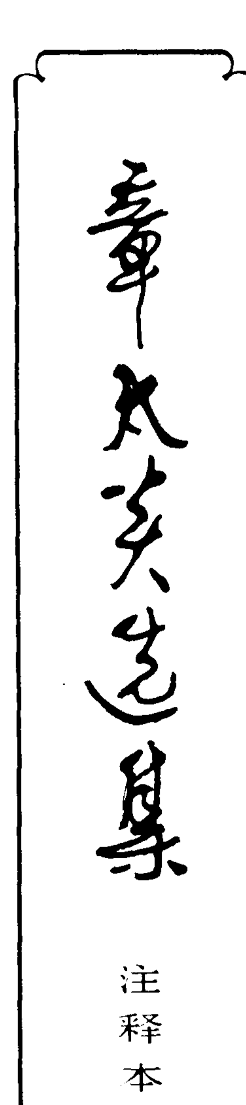


李商隐选集

注释本



朱维铮
姜义华
编注

上海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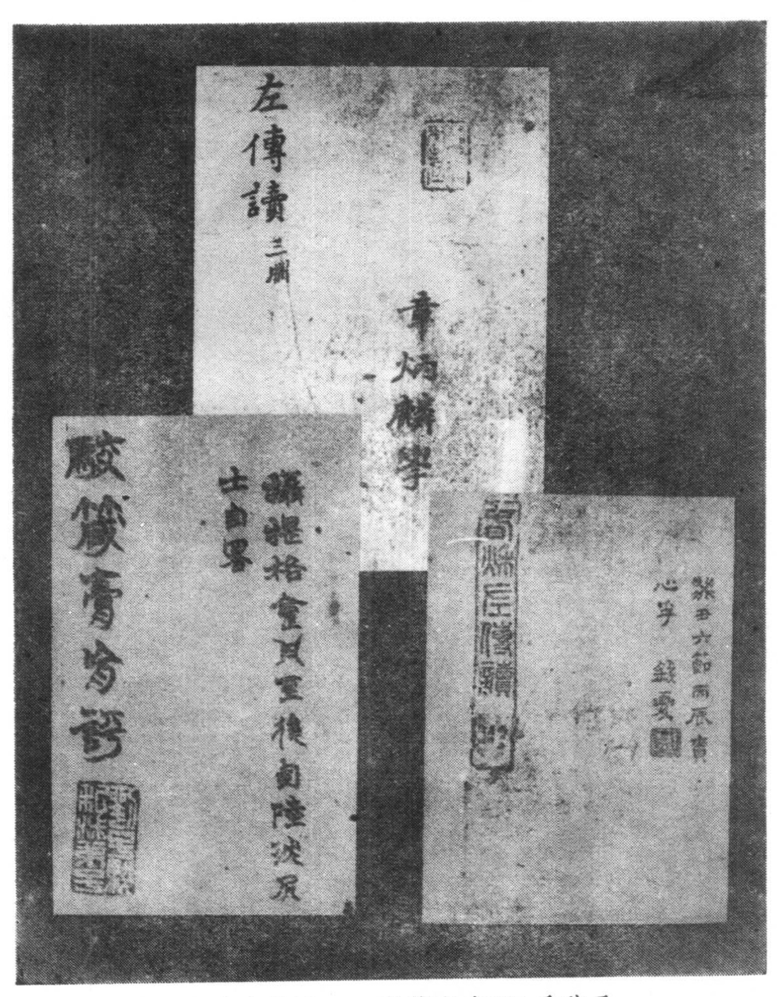
责任编辑　　王有为
封面装帧　　范一辛
封面题字　　尚　涛

章太炎选集
（注释本）
朱维铮　姜义华　编注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20.25　插页 6　字数 467,000
1981年9月第1版　1981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900

书号 11074·485　　定价（七）2.45元



章太炎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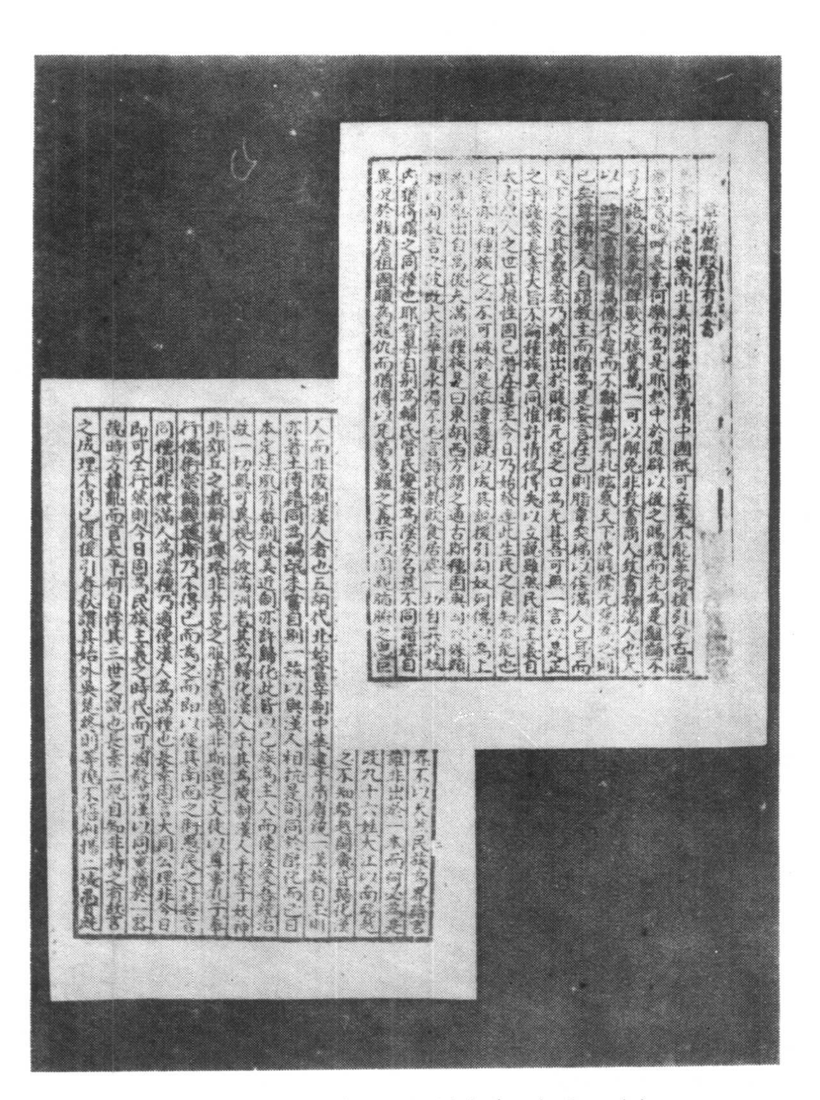


《春秋左传读》、《驳箴膏肓评》手稿及

《春秋左传读》缩印本(钱玄同赠康宝忠)



《訄书》一九〇〇年初刻本和一九〇四年修订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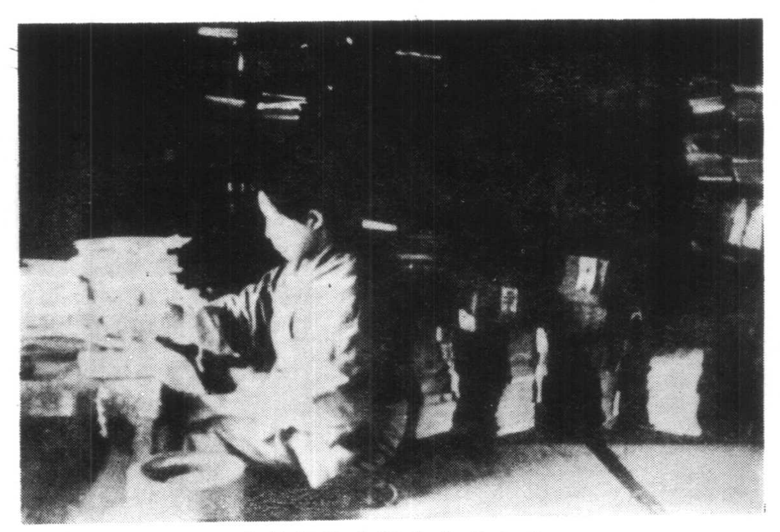


《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初刻本(一九〇三年)



章太炎主编的《民报》和撰述的

《国学讲习会略说》、《国故论衡》原刊本



在民报社中写作的章太炎

THE EDUCATIONAL MAGAZINE

TOKYO JAPAN.

教育今語雜識

第一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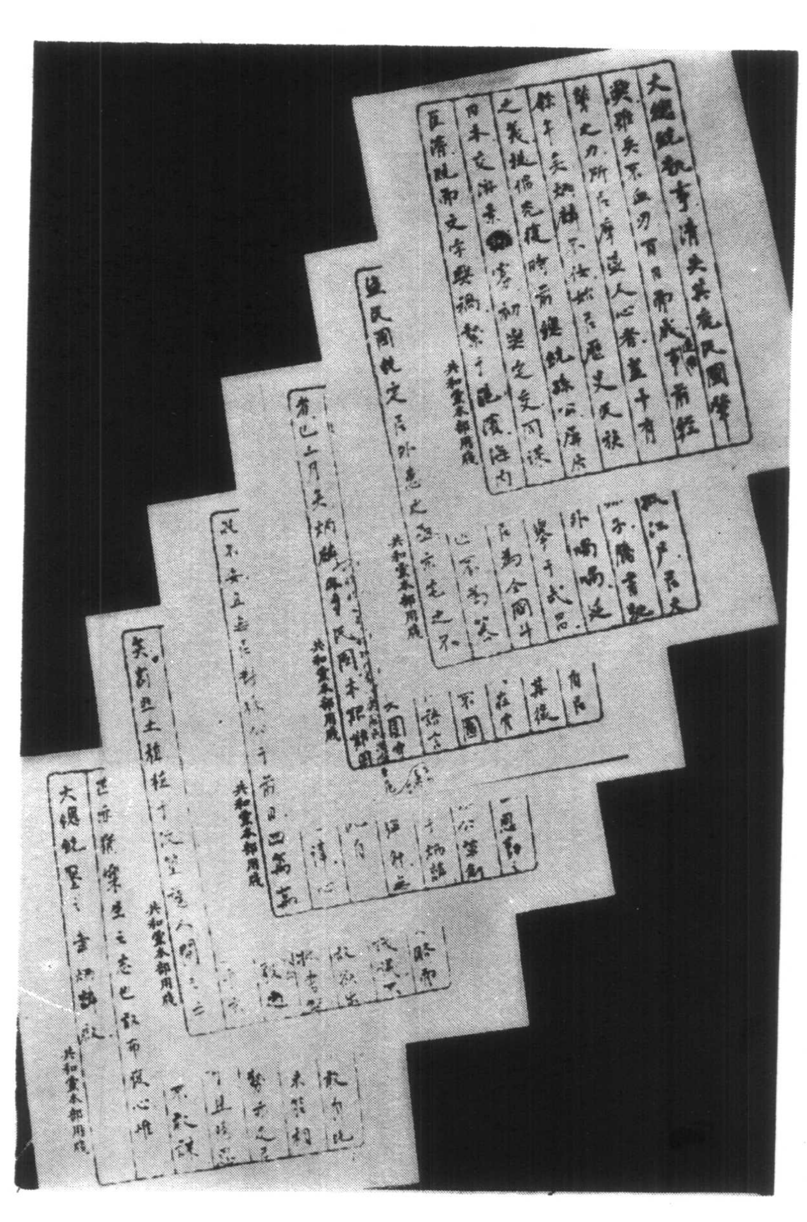
學林

第貳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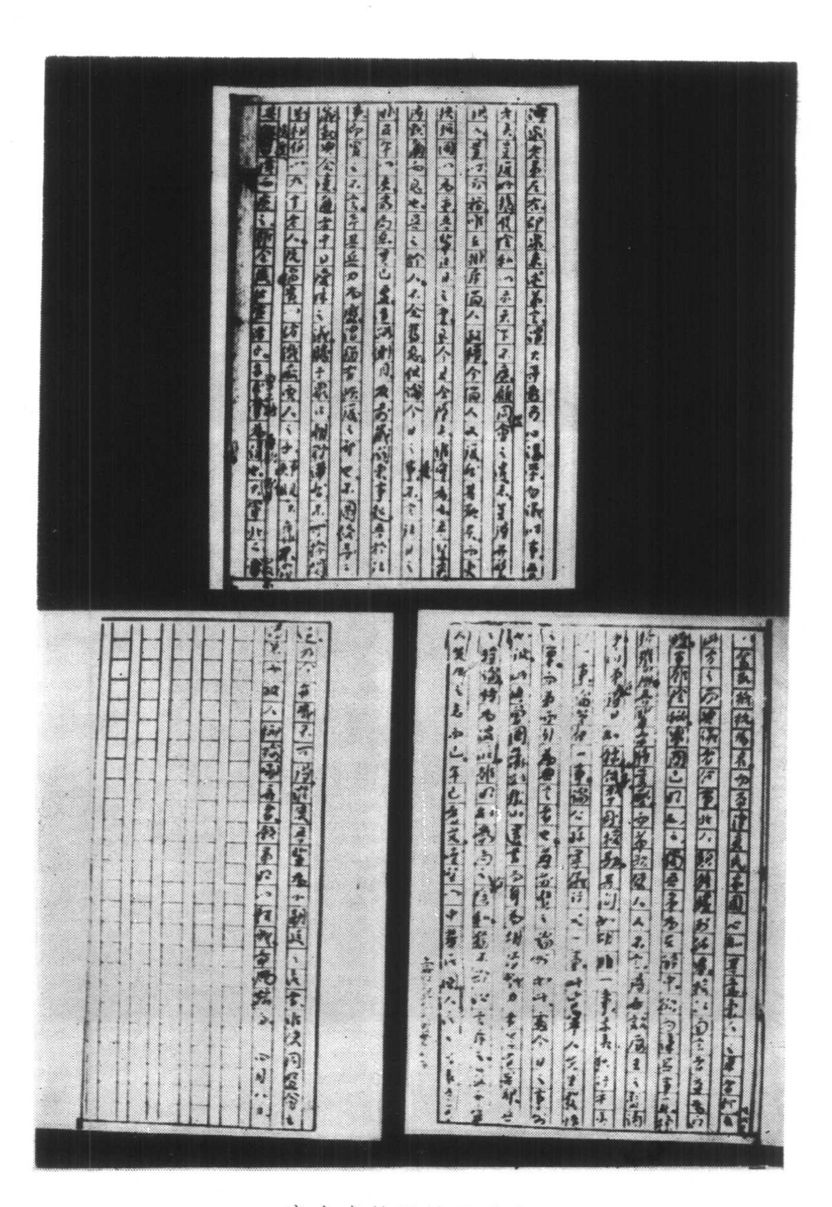
章太炎主持的《教育今语杂识》和《学林》杂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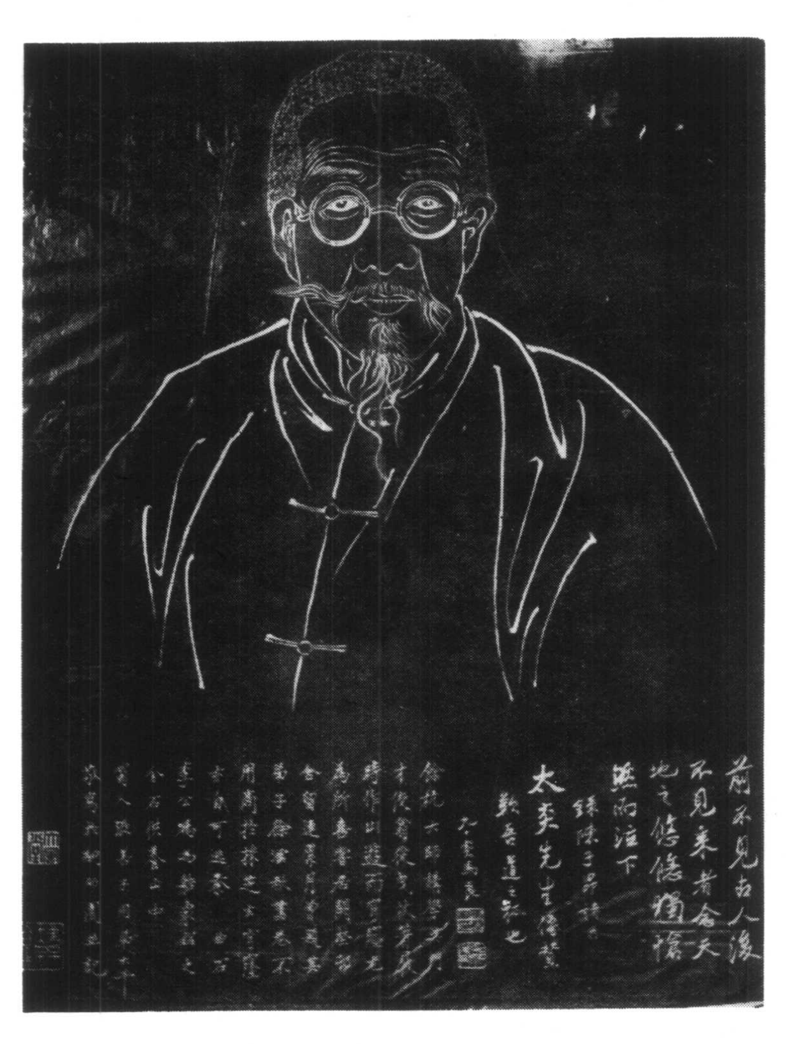
被袁世凯软禁于北京钱粮胡同的章太炎



章太炎再致袁世凯书手稿



章太炎答张继函手迹



章太炎墓碑像(张大千画)

编注例言

本书是近代中国著名的思想家、学者章太炎的论著选集。

章太炎(一八六九——一九三六年),名炳麟,字枚叔。因慕顾炎武之为人,改名绛,别号太炎。后以别号著称。浙江余杭人。早年参加戊戌维新。一九〇〇年起公开反清,曾因宣传革命被清朝政府勾结外国侵略者囚禁于上海租界监狱三年,出狱后赴日本,在东京主编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后任光复会会长。辛亥革命后由日本回国从事政党活动,曾任南京、北京临时政府总统府顾问等职,因反对袁世凯恢复帝制,又在北京被软禁三年。一九一七年曾任孙中山为首的护法军政府秘书长。以后逐渐脱离民主革命运动,在上海等地从事讲学,并曾反对国共合作。一九三三年秋定居苏州,主持章氏国学讲习会。九·一八事变后,公开反对蒋介石的对日不抵抗政策。一九三六年因胆囊炎病逝在苏州。他一生著作极多,初步估计有四百余万字。生前由本人结集的,有清末出版的《訄书》、《国故论衡》,辛亥后编定的《章氏丛书》、《章氏丛书续编》等。但大部分著作,包括大量未刊手稿,仍待搜集整理。现在,他的全部已搜辑到的论著,正在编校为《章太炎全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分册出版。

编入本书的论著,包括章太炎一生较有代表性的论文、讲稿、序跋、函电和其它杂著,共六十九篇,又附录八篇。内容侧重反映作者从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的政治思想、宇宙观和社会历史观。选录范围主要是政论、哲学、史学、社会学和经学等

方面的论著。作者有关文字学、语言学、金石学、文学、诗歌和碑志等作品，这里一概未收。

编入本书的论著，一般都以初刊时间为序，手稿则以写作时间为准。编排时均依编者所考证的写作或发表年月确定顺序。

编入本书的论著，都由编者重新予以校勘、标点、分段和注释。为了便于阅读，注释采用段注，重点在疏通文意；古体字和异体字尽量改成通行简化字，因而字的音义一般不注；原作引据的中外著作和古近典故，尽可能注明出处，并适当引证所据文字。但由于作者学识宏富，于当时所有中外古今各种学问几乎无不涉猎，而近代文献又搜寻为难，因此有的疑窦，虽经编者多方查考，仍未索解，只得暂付阙如，并在注中说明，以就教于识者。至于校点不当、注释误谬之处，更在所不免，期待读者批评指正。

编入本书的论著，都由编者加了说明，附在每篇正文之前。说明的内容，除必要的技术性介绍以外，主要试图通过逐篇剖析，探讨近代中国不同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存在，如何在章太炎的头脑中变了位并且变了形，融化成他在政治上和学术上的特殊认识，以便进而考察他思想变化过程的全貌。但这都不过是编者历年管窥所得，仅供读者研究近代思想史和政治史参考，并就正于方家。

编入本书的论著，不少属于驳难攻讦之作，有的仅见于当时国外报刊。为省读者索阅之劳，本书也选录某些反映对立见解的文字，作为这类国内罕见史料的附录。同时，本书还首次发表了一部分章太炎未刊手稿。其中，凡说明选自章太炎家藏手稿的，都是汤国梨、章导先生所提供，谨此致谢。

本书的编注，承蒙许多师友和有关单位帮助。杨天石、王学庄二位同志，多方协助编者查考史料，提供诤言；周予同、蔡尚

思、吴文祺、杨向奎、金冲及、鲍正鹄、潘承弼、纪树立、包遵信诸位专家，或热情解答疑难，或不吝提供资料；上海人民出版社王有为同志不断给本书编注以各种帮助；复旦大学图书馆、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单位，给予编者查阅报刊、手稿以很大方便；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室和资料室的不少同志，也给编者不少支持；本书部分文稿初注过程中，还曾得到过其他一些同志的协助；本书照片均由王一敏同志翻摄。谨此一并致谢。

马克思说过："除了各种近代的灾难，还有一系列过去遗留下来的灾难在压迫着我们。这各种灾难，是由古旧腐朽生产方式的残存，以及跟着起来的各种不合时代要求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引起。我们不仅为生者所苦，而且也为死者所苦。死者捉住生者。"这部选集的全部内容，就映出了近代中国那个多灾多难的时代。它的原作者，曾经同无数为实现辛亥革命而奋斗的先驱者一样，相信推翻清朝，中国便会出现光明。然而跟着民国而来的，却是更加深重的灾难，终于也使作者本人也在空前的民族危机中抱恨终天。从这部选集也可看到，引起辛亥革命失败的悲剧的原因，也只能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话作总结。

谨以本书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

朱维铮

姜义华

一九八一年元旦

目　录

明　　独

（一八九四年）

【说明】 资产阶级向封建主义展开攻击，总伴随着个性解放的呼喊，近代欧洲如此，近代中国也如此。章太炎的《明独》，就是近代中国提倡个性解放的早期作品之一。论文着重探究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章太炎说，“群必以独成”，社会正是由个人组成的。而封建主义不准人们发展个人的独立性格，把个人变成家族、宗派、山头、地域等等宗法封建关系的附属物，只能造成整个社会的分裂，造成无数国中之“国”，所谓“小群，大群之贼也”。章太炎要求摆脱“入世则以独为大邮”的顽固偏见，要求承认个性解放是孕育新的“大群”的母体，这在戊戌维新前夜的封建中国，无疑具有召唤民主主义的意义。当然，章太炎自己也没有完全挣脱封建观念的束缚，结尾更流露出强调个人奋斗却找不到出路的悲怆情绪。但作为他走出书斋、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第一声呼喊，总的倾向还是积极的。本文原题《独居记》，上海图书馆藏有抄稿，文末自注写于“阏逢敦牂八月”，即一八九四年九月。后来经过较大修订，改为今题，收入一八九九年出版的初刻本《訄书》。一九〇四年出版的重订本《訄书》，仍保留此文，仅个别字

句有改动。现选自《訄书》初刻本。

遇灵星舞僮①而谓之曰："子材众庶也。"则按剑而嘸②。俄而曰："子材固卓荦，天下所独也。"则笑肩然有声矣。则又曰："子入世不能与人群，独行而已。"则又按剑嘸。乌乎！是何于名誉则欲其独，而入世则以独为大郵③也？彼痼俗也，僮子且然，而况丈夫哉！

① 灵星，古星名，又称天田星，属角宿，即室女座 σ 与 τ 二星，古以为主管稼穑；一说，灵星为周代农神后稷的代名。《史记·封禅书》："高祖制诏御史，其令：郡、国、县立灵星祠，常以岁时祠以牛。"舞僮，祭祀灵星时演出祈谷报功舞蹈的童男，汉代用十六人，见《后汉书·祭祀志》。这里借指略有才艺的普通少年人。

② 嘸（wù 误），喑嘸，怀怒气。

③ 郵，通尤。大郵，重大的过失。

眯①夫，其乱于独之名实！夫大独必群，不群非独也。是故卓诡②其行，虓然③与俗争，无是非必胜，如有捲勇④，如不可敌⑤者，则谓之鸷夫⑥而已矣；原其泉贝，膏其田园，守之如天府之寀⑦，非己也，莫肯费半菽也，则谓之啬夫而已矣；深溪博林，幽闲以自乐，菑⑧华矣，不菑人也，觞鸟矣，不觞宾也，过此而靓⑨，和精端容⑩，务以尊其生，则谓之旷夫⑪而已矣。三者皆似独，惟不能群，故靳与之独⑫也。

① 眯（mǐ 米），草苔异物入眼，形容视力模糊；《庄子·天运》："夫播糠眯目，则天地四方易位矣。"

② 卓诡，高远而与众不同。

③ 虓（xiāo 哮）然，虎怒吼貌。

④ 捲，通拳。《国语·齐语》韦昭注："大勇为拳。"捲勇，即拳勇，锐不可挡的气势。

⑤ 敔(yǔ 语)，古乐器名，用于曲终止乐。不可敔，即不可遏止。

⑥ 鸷夫，凶猛的人。

⑦ 天府，《周礼》官名，掌宗庙守藏，收藏朝廷重要宝器和法典；后世因称宫廷宝库为天府。宲(bǎo 保)，《说文》："藏也。"

⑧ 菑(zì 自)，栽培、树立。

⑨ 靓(jìng 静)，同静。过此而靓，谓除了养花喂鸟，便无所举动。

⑩ 和精端容，调合心神，端正外表，指实行传统的养生术。

⑪ 旷夫，旷达的人。

⑫ 靳，吝惜。靳与之独，谓对以上三种人，不能随便送给"独"的美名。

大独必群，群必以独成。日红采而光于鼂①，天下震动也；日柳色②而光于夕，天下震动也；使日与五纬③群，尚不能照寸壤，何暇及六合？海尝欲与江河群矣，群则成一渠，不群则百谷东流以注壑，其灌及天表。日与群而成独，不如独而为群王。灵鼓之翁博④，惟不与吹管群也，故能进众也。使嘉木与莸⑤群，则莫荫其下，且安得远声香？凤之冯风也，尐雏⑥不能群，故卒从以万数。贞虫⑦之无耦，便其独也，以是有君臣，其类泡盛⑧。由是言之，小群，大群之贼也；大独，大群之母也。

① 鼂(zhāo 招)，通朝，清晨。

② 柳，古同卯，义为昧，见段玉裁《尚书撰异》。柳色，昏暗色。

③ 五纬，指太阳系中金、木、水、火、土五行星；中国古代称恒星为经星，行星为纬星。

④ 灵鼓，古代祭祀地祇时用以指挥人们行礼的一种鼓，见《周礼·鼓人》。翁博，《荀子·乐论》："笙籥发猛，埙篪翁博。"俞樾以为翁博犹滃渤，形容鼓声如云起雾涌。刘师培以为翁与泱同，表示鼓声；翁博，即翁翁巨响。

⑤ 嘉木，美树。莸(yóu 犹)，臭草。

⑥ 尐(chào 辍)，《说文》："少也。"尐雏，谓幼凤。相传周成王时，旃涂

国献凤雏，“载以瑶华之车，饰以五色之玉，至于京师，育于灵禽之苑”，群禽从者以万数，见王子年《拾遗记》。

⑦ 贞虫，《淮南子·说山》高诱注：“细要蜂，蜾蠃之属，无牝牡之合曰贞。”按细腰蜂非群居，这里当指蜜蜂，其中占绝大多数之工蜂，都是生殖器不发达的雌蜂，故也统称贞虫。

⑧ 泡，扬雄《方言》：“盛也。”泡盛，旺盛貌。

不眯于独，古者谓之圣之合莫①。抱蜀不言②，而四海讙应，人君之独也。握其节③，莫于分其祘④，士卒无敢不用命，大帅之独也。用心不枝，孑然与精神往来，其立言，诵千人，和万人，儒、墨之独也。闭阁而省事，思凑单微⑤，发其政教，百姓悦从如蒲苇⑥，卿、大夫之独也。总是杂术也，以一身教乡井，有贤不肖，或觵之，或挞之⑦，或具染请之⑧，皆磬折而愿为之尸⑨，父师之独也。吾读范氏书⑩，至《独行传》⑪，迹其行事，或出入党锢⑫。嗟乎，非独，何以党哉！

① 圣，《说文》：“通也。”也释为知。合莫，出自《礼记·礼运》，用生熟两种牺牲祭祀鬼神，“君与夫人交献，以嘉魂魄，是谓合莫。”孔颖达疏：“莫，谓虚无寂寞，言死者精神虚无寂寞，得生者嘉善，而神来歆飨，是生者和合于寂寞。”这里指不被“独”所蒙蔽，便意味着懂得“独”能通神，即通向“大群”。

② 抱蜀不言，《管子·形势》：“上无事则民自试，抱蜀不言，而庙堂既修。”章太炎《膏兰室札记》“抱蜀”：“抱者，当借为饱；蜀，当借为主。……租饱所以止神，主所以依神，皆祠器也，故并言之。鬼神不言，而人已为之修庙堂，正如人主不言，而民循正也。尹注《形势》云：‘抱，持也。蜀，祠器也。’未知抱蜀之平列，亦失之。”

③ 节，符节，古代拜将授节钺，因通称掌兵权为握节。

④ 祘，《说文》：“明视以筭之，从二示。《逸周书》曰：‘士分民之祘。’均分以祘之也。读若筭。”莫与分其祘，意谓大帅不干预前线将士的

具体指挥，以使他们能临敌应变。

⑤ 思凑单微，所想的问题越来越少。

⑥ 蒲苇，芦苇。《中庸》："夫政也者，蒲芦也。"朱熹注："蒲芦，沈括以为蒲苇，是也。"

⑦ 觵(gōng 肱)，也作觥，古代角制酒器，《周礼》地官闾胥："凡事掌其比，觵挞罚之事。"郑玄注："觵挞者，失礼之罚也。觵用酒，其爵兕角为之。"挞，扑也，谓处分失礼者，轻者罚酒，重者敲扑。

⑧ 染，豉酱。具染请之，谓设食请贤者，以示表彰。

⑨ 尸，主。古代祭祀，用活人代表神主，一般以孝子的兄弟充当。见《仪礼·士虞礼》郑玄注。这里说愿为之尸，即把主持乡井事务的人当作自己的兄长看待。

⑩ 范氏书，即范晔的《后汉书》，今存纪传部分。

⑪ 《独行传》，首见于《后汉书》的一种类传，记录西汉末至东汉末以某种特殊行为知名的人物，范晔比之为孔子所说的"狂狷"者。序谓："中世偏行一介之夫，能成名立方者，盖亦众也。或志刚金石，而剸扞于强御。或意严冬霜，而甘心于小谅。亦有结朋协好，幽明共心；蹈义陵险，死生等节。虽事非通圆，良其风轨有足怀者。而情迹殊杂，难为条品，片辞特趣，不足区别；措之则事或有遗，载之则贯序无统。以其名体虽殊，而操行俱绝，故总为《独行》篇焉。"

⑫ 或出入党锢，《后汉书·独行列传》记录的人物，有的曾受东汉桓、灵时"党锢之狱"的牵连，如范冉便曾"遭党人禁锢"十余年，有时绝粮，号称"甑中生尘范史云"。

古之人欤，其独而群者，则衣冠与骨俱朽矣。今之人，则有钱唐汪翁①。其性廉制②，与流俗不合。自湖北罢知县归，人呼曰"独头"(案：独头，语甚古。《水经·河水注》"河北雷首山"引阚骃《十三州志》云："山一名独头，山南有古冢，陵柏蔚然，攒③茂丘阜，俗谓之夷、齐④墓。"是则以其狷介赴义，号曰独头，因名其

山矣。)，自命曰“独翁”，署所居曰“独居”。章炳麟入其居曰：“翁之独，抑其群也。”其为令，斡⑤榷税，虽一锱不自私，帑臧益充，而同官以课不得比，怨之，——其群于国也。罢归，遇乡里有不平，必争之，穷其氐⑥，豪右衔忿，而寡弱者得其职姓⑦，——其群于无告⑧者也。諪礼必抨弹，繇礼必善，——其群于知方⑨之士也。夫至性恫⑩天下，博爱尚同，辆录⑪以任之，虽贾怨不悔，其群至矣，其可谓独欤？入瞽师之室，则视者独矣；入伛巫跛击⑫之室，则行者独矣。视与行，至群也，而有时谥之曰独。故夫独者群，则群者独矣。人独翁，翁亦自独也，案以知群者之鲜也。

① 钱唐，今浙江杭州。汪翁，当是汪曾唯。本文原稿《独居记》末署“姻家子章炳麟纂并书”。据章太炎致汪康年书自称“姻愚弟”，可知钱塘汪家与章家有姻兄弟关系的，即汪康年(后为《时务报》馆经理)、汪大燮(曾任清朝驻英使节，北洋军阀时期的教育总长、参政院长、交通、外交总长等职)一辈，而汪翁当为他们的父辈。又据汪康年《自传》，他的三伯父(叔祖所生)名曾唯，字子用，咸丰间在湖北为宦，官至湖北咸丰县知县；光绪六年，汪康年到湖北嘉鱼县，“得见三伯父子河口釐局中”，可知汪曾唯任知县及罢官返浙，应在一八九〇年后。

② 廉制，守正不阿。《荀子·乐论》：“磬廉制。”王先谦集解：“《广雅释诂》：‘廉，棱也。’磬有隅棱曰廉。《礼记·乐记》疏：‘制，谓裁断也。’磬以明贵贱亲疏长幼之节，是其制也。”

③ 欑(cuán)，丛聚，也指丛木。

④ 夷、齐，指殷末伯夷、叔齐。

⑤ 斡(guǎn 管)，主领，主管。

⑥ 氐，柢；蔓根叫根，直根叫柢。穷其氐，谓寻根究柢。

⑦ 得其职姓，各得其所。《管子·版法解》：“故莫得其职姓。”俞樾说：得职，犹得所；姓与性通，“言得其性也，亦与得职同义”。

⑧ 无告，《礼记·王制》：“少而无父者谓之孤，老而无子者谓之独，老

而无妻者谓之矜，老而无夫者谓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穷而无告者也。”

⑨ 知方，懂得正道。《论语·先进》："可使有勇且知方也。"

⑩ 恫，痛、悲悯。

⑪ 鞫（jū 拘）录，也作劬录，勤奋。《荀子·荣辱》："孝弟原悫，鞫录疾力，以敦比其事业。"王先谦集解引卢文弨说："盖劳身苦体之意。"

⑫ 伛巫，驼背的女巫。击，通觋。跛击，跛足的男巫。《荀子·王制》："相阴阳，占祲兆，钻龟陈卦，主攘择五卜，知其吉凶妖祥，伛巫跛击之事也。"

乌乎！吾求群而不可得也久矣①。抑岂无咠辞②以定民者吾与之耦？天下多败群。阙是而入吾邻，则吾邻败矣；阙是而入吾屯，则吾屯败矣。是故西入周南③，而东入郁銕之都④，傥得一二。当是时，社庙⑤未迁，官号未革，权概⑥未变，节簜⑦未毁；俎犹若俎，钲犹若钲，羽⑧犹若羽，籥⑨犹若籥，戚犹若戚⑩；而文武解⑪弛，举事丧实，禁掖持柄⑫，无政若雨。是为大群之将涣，虽有合者，财比于虮虱。于是愯⑬然而流汗曰："于斯时也，是天地闭、贤人隐之世也。"虽然，目覩其支体骨肉之裂而不忍，去之而不可，则惟强力忍诟以图之。

① 自此至文末，《独居记》原文作："乌乎，吾亦独夫而已。耿介好刳行，时有所是非，则人亦媢之。眸子如豆，以自观也；心如丸卵，以自知也。踵翁之独，顾未能逮其群，故曰独而已。翁之独既燿于众，而吾之独尚沶甀褋也。悲夫！"

② 咠（jí 集），《说文》："词之咠也。"咠释为集，段玉裁以为出自三家诗，《毛诗》作辑，见《诗·大雅·板》："辞之辑矣，民之洽矣。"郑玄笺："辞，辞气，谓政教也。王者政教和悦，顺于民，则民心合。"据此则咠辞当作合于民心的政治方案。

③ 周南，古地名，《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贞索隐谓陕原（今河南陕

县西南)以东皆周南地区。

④ 郁鴃，当通嵎夷。《尚书·尧典》:“宅嵎夷。”伪孔传谓东表之地的泛称。东入郁鴃之都，《訄书》重订本作“东亡命郁鴃之野”，则这里的郁鴃当指日本。

⑤ 社庙，社稷和宗庙。

⑥ 权，秤锤。概，平斗斛的木尺。权概，指度量衡。

⑦ 节，《说文》:“竹约也。”段玉裁注:“约者，缠束也。”簜(dàng 荡)，《说文》:“大竹也。”节簜，指旄节旌旗。以上四语，暗示中国尚未“革命”。

⑧ 羽，翟羽，用雉尾所制的扇状道具，古代文舞所执。

⑨ 籥(yuè 跃)，古代管乐器，形似笛，或说有三孔、六孔、七孔的区别，也是文舞所执道具之一，故文舞称羽籥舞，或羽舞、籥舞。关于这种舞蹈的形式和宗教意义，详可参《訄书·辨乐》。

⑩ 戚，斧，一说即钺(大斧)，古代干舞即兵舞所执道具之一。《礼记·乐记》:“羽籥干戚，乐之具也。”即谓四者分别是文舞和兵舞的道具。参见《诗·邶风·简兮》陈奂疏。以上五语，谓封建的礼乐制度毫无改变。

⑪ 解，通懈，倦。

⑫ 掖，掖庭，皇宫里的旁舍，为后妃宫嫔居处。禁掖持柄，谓慈禧太后把持政柄。

⑬ 惿，通悚。

余，越之贱氓①也，生又羸弱，无骥骜之气②，焦明之志③，犹憯凄忉怛④，悲世之不淑⑤，耻不逮重华⑥，而哀非吾徒者。窃闵夫志士之合而莫之为缀游⑦也，其任侠者又吁群⑧而失其人也，知不独行，不足以树大旅⑨。虽然，吾又求独而不可得也。于斯时也，是天地闭、贤人隐之世也，吾不能为狂接舆之行吟⑩，吾不能为逢子庆之戴盆⑪，吾流污于后世，必矣。

① 越之贱氓，章太炎是浙江余杭人，浙江古属越国，又没有参加过科

举考试取得功名，因此自谦为贱氓。

② 骥骜，千里马。《吕览·士容论》："夫骥骜之气，鸿鹄之志，有谕乎人心者，诚也。"

③ 焦明，亦作鹪鹏，《广雅·释鸟》："凤皇属也。"《说文》谓乃南方神鸟。相传非幽闲不集，非珍物不食。《史记·司马相如传》："犹鹪明已翔乎寥廓，而罗者犹视乎薮泽。"

④ 憯凄忉怛(dāo dá 刀达)，悲痛忧伤。

⑤ 不淑，不清湛、混浊。

⑥ 重华，虞舜名，见《史记·五帝本纪》；一说，华谓文德，重华谓舜能继尧而重放其文德之光华，见《尚书·舜典》伪孔传及孔疏。

⑦ 游(liú 流)，也作斿，俗作旒。《诗·商颂·长发》："受小球大球，为大国缀旒。"毛传："缀，表；旒，章也。"

⑧ 吁，呼。吁群，指游民无产者为主结成的秘密会社，如哥老会、袍哥会、理教会、三合会、三点会等。

⑨ 大旅，古代祭礼名，规模仅次于祭天礼。《礼记·礼器》："大飨之礼，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飨帝。"郑玄笺："大旅，祭五帝也；飨帝，祭天。"树大旅，设大旅礼事五方之帝，暗示革新将取得成功。

⑩ 狂接舆，春秋时楚国佯狂避世的隐者。《论语·微子》："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辟之，不得与之言。"

⑪ 逢子庆，逢萌，西汉北海(治今山东昌乐东南)都昌人。曾就学长安，通《春秋》，王莽时隐居辽东。《后汉书·逸民列传》："萌素明阴阳，知莽将败，有顷，乃首戴瓦盎，哭于市曰：'新乎！新乎！'因遂潜藏。"瓦盎，即瓦盆。头戴盆则不得望天，故司马迁有"戴盆何以望天"语，本比喻经营家事则不能尽心事主；逢萌故意戴盆骂新朝，乃是比喻王莽统治昏暗。

兴浙会序

（一八九七年）

【说明】 在戊戌维新前夜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的各种新学组织中间，兴浙会很值得注意。它于一八九七年由章太炎等在杭州发起建立。如本文结尾所说，它同各地学会“名实或少异”。这个区别，首先在于发起者不想用“学”来遮掩自己的“志”，而强调复兴浙江“用武”的传统，正是复兴中国、复兴亚洲的第一步；其次在于发起者不想遮掩自己“志”在反清，他着重表彰黄宗羲、张煌言，便是明证。因此，倘说兴浙会是继孙中山的兴中会之后出现的反清色彩较浓的政治组织，也许合乎历史真实。本文刊于一八九七年七月出版的《经世报》第二、三册，原文未署名。但从文字到内容可判断是出于章太炎的手笔。本文和所附兴浙会章程刊出后，引起许多人骇怪，纷纷指责“措词殊欠妥洽”（见《经世报》第八册“本馆告白”）。因而章程被迫改订，组织也更名“兴浙学会”。这无疑是章太炎反清尝试的一次失败，但他“排满之志”泯灭没有呢？历史自有回答。

浙江于东南为上腴，其民好学蹈礼，而被文弱之名，谓之非用武之国。然勾践① 以甲楯五千，起于会稽②，北覆大吴，臣仆

齐、晋。榷其方略，可谓星燿而玄运，鬼出而电入③矣。分江东流至富春④，则吴武皇⑤于是生，桓王、大帝⑥继之，参劀赤县，能足而居⑦，虽建都秣陵⑧，势不系浙，则亦与汤、文之岐、鄗⑨等。钱鏐⑩，一贩盐盗耳，当四方扰攘，突起海滨，抚有全越。虽北迫江、淮，南摩瓯、闽，西逼天汉⑪，卒能总揽英豪，善交邻国，无𡰱城斯邑⑫之迹，而亦不受人侮。由是观之，浙人非懦，浙土非不可用。

① 勾践(?——前四六五年)，春秋时越国国君，前四九七——前四六五年在位。国曾败于吴。国败后，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终于灭吴，并大会齐、晋等诸侯，成为霸主。其策略详见《国语·越语》、《史记·越世家》。

② 会稽，山名，在浙江中部绍兴、嵊县、诸暨、东阳间。越为吴所败后，勾践曾退居于此，苦心经营。

③ 星燿而玄运，二语见《淮南子·览冥》："日行月动，星燿而玄运，电奔而鬼腾，进退屈伸，不见朕垠。"高诱注："燿，有；玄，天也。"这里借以形容勾践忍辱复仇的策略变化莫测。

④ 分江，《汉书·地理志》："分江水，丹阳郡石城(在今安徽贵池县西)首受江，东至余姚入海。"故道今堙。这里当指富春江。富春，古县名，今浙江富阳。

⑤ 吴武皇，孙坚(一五五——一九一年)，三国吴郡富春(今浙江富阳)人。孙权称帝后，追尊为武烈皇帝。

⑥ 桓王，孙策(一七五——二〇〇年)，字伯符，孙坚之子，孙权之兄。孙权称帝后，追尊为长沙桓王。大帝，孙权(一八二——二五二年)，字仲谋，公元二二九年称帝，国号吴，在位至二五二年，称吴大帝。

⑦ 能，三足鳖，见《尔雅·释鱼》。能足而居，指吴与魏、蜀鼎足而立。

⑧ 秣陵，古县名，治所在今江苏江宁南秣陵关。公元二一二年孙权自京口徙治于此，改名建业，移治今南京市。称帝后，以此为国都。

⑨ 岐，古邑名，在今陕西岐山县东北，周族自古公亶父时迁于此。郼(yī)，即殷，因声近而通，见«吕氏春秋·慎大览»高诱注及毕沅校正。«吕氏春秋·慎势»："汤其无郼，武其无岐，贤虽十全，不能成功。"

⑩ 钱镠(八五二——九三二年)，字具美，杭州临安人，少贩盐为盗，唐末投军，以参与镇压黄巢等起义，授镇海军节度使，割据两浙，封王。五代时自称吴越国王。

⑪ 天汉，指五代时的前蜀。前蜀建立者王建，曾于公元九一七年改国号为汉，改元天汉。西逼天汉，谓吴越国西境接近据有两川的蜀国。

⑫ 撊(shàn)，芟除，引申为攻取。扬雄«长杨赋»："所过麾城撊邑，下将降旗。"

往者中东之役，群儒上书①，以钓名誉，而顽顿者以浙人不与②为大诟。乌虖！虚憍之战，以抵诬疆臣③，而谋臣④则未尝责其妄言不仇，且承其风旨以谄事之，是实同时上书者之耻，而浙人适足以自豪也。

① 群儒上书，甲午战争中，清政府丧师辱国，派李鸿章赴日签订«马关条约»。一八九五年五月，在京参加会试的康有为、梁启超联合各省应试举人一千三百余人联名上书，要求"拒和、迁都、变法"。史称"公车上书"。

② 浙人不与，«公车上书记»袁祖志序："检点所列姓名，独缺吾浙一省，反复推求，莫解其故。"

③ 疆臣，指甲午战争中主和派首领李鸿章等人。

④ 谋臣，指甲午战争中主战派首领翁同龢等人。

吾尝观于朱育之对濮阳兴①，其张会稽也，盖可观哉！不敢企其至者，而思效其次：辅翼世主，削平寇盗，潢池既靖②，遂其初志。盖秉狼弧之威③，致届胡酋④，使肉食之兽，窜身橧窟⑤，

华夏故鼎，反于磨室⑥，论功最高，莫若刘文成⑦。宗稷既危，援立奥主⑧，戈铤所指，北虏震慄，钩日于悲泉、蒙谷⑨，而反之于榑桑⑩，尊攘之绩，莫若于忠肃⑪。探赜索隐，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⑫，神阉不能螫⑬，逆藩不能触⑭，终戮刑天⑮，以奠王室，若王文成⑯者，学与政兼之矣。有师文成之学，而丁时不淑，功不得成。知君相之道犹守令与丞簿，不敢效便嬖臧获⑰之殉身其主，于是比迹箕子，以阐大同。斯虽不足以存明社⑱，而能使导于明者，亦不能久存其社。乌虖伟欤！吾未见圣智摹虑如黄太冲⑲者也。乃夫支天所坏，功败身歼，而后世尤悲其志者，则莫如张忠烈⑳。当是时，金华屠，嘉兴残，二郡之间，僵尸蔽野，流血顷亩。嗟我浙人，盖无罪于天，而王师一至，芟夷斩艾，如草木焉。大哉圣人之除暴而吊民也，忠烈提数千之卒，崎岖隈岛㉑，匿形浮屠，双猿失律㉒，束手就戕。功虽不就，使浙人之不忘隐痛者，实赖斯人。乌虖！如四公者，环地球之师也；如忠烈者，盖浙江一部之师也。抑其与太冲或死或生，可以比三仁㉓矣。

① 朱育，三国吴山阴人。仕郡门下书佐，尝与太守濮阳兴问对，条答会稽古今人物，称会稽"海岳精液，善生俊异，是以忠臣系踵，孝子连间，下及贤女，靡不育焉。"事见《三国志·吴书·虞翻传》注引《会稽典录》。濮阳兴，字子元，三国吴陈留人，孙权时为会稽太守，孙休时迁为丞相。《三国志·吴书》有传。

② 潢池，积水池，指农民起义地区。《汉书·龚遂传》："其民困于饥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盗弄陛下之兵于潢池中耳。"

③ 狼，天狼星。弧，弧矢星。天狼星有伴星，二者互相摄动，使天狼星的视运动呈波浪形，光泽时明时暗。中国古代误以为弧矢向天狼移动，并以为天下出现兵灾的征兆。参见《史记·天官书》及张守节正义。

④ 胡酋，指元顺帝及其子爱猷识理达腊(昭宗)。

⑤ 橧窟,《礼记·礼运》:“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橧巢。”橧巢,聚柴成巢。窜身橧窟,指回到无定居的游牧生活。

⑥ 磨室,藏鼎的宫室。《史记·乐毅列传》:“故鼎反乎磨室。”张守节正义:“《括地志》云:磨室,燕宫名也。高诱注:燕哙乱,齐伐燕,杀哙得鼎,今反归燕故鼎。”

⑦ 刘文成,刘基(一三一一——一三七五年),字伯温,浙江青田人,帮助朱元璋推翻元朝统治,建立明王朝,封诚意伯,谥文成。

⑧ 奥主,国君。《左传》昭公十三年:“国有奥主。”杜预注:“奥主,国内之主。”

⑨ 悲泉、蒙谷,古代神话传说中的日落日没之处。《淮南子·天文》:“日至于悲泉,爰止其女,爰息其马,是谓悬车。”“日至于蒙谷,是谓定昏。”

⑩ 榑桑,古代神话传说中的日出之处,又作扶桑。《淮南子·览冥》:“朝发榑桑。”此语谓把已经落山的太阳拨回东方的原野。

⑪ 于忠肃,于谦(一三九八——一四五七年),明浙江钱塘(今杭州)人。正统十四年(一四四九年),英宗被瓦剌俘虏,任兵部尚书的于谦拥立景帝,反对南迁,击退入侵的瓦剌。英宗获释回朝,夺回帝位,于谦被杀。万历间谥忠肃。

⑫ 探赜三语,见《周易·系辞上》:“探赜索隐,钩深致远,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龟。”亹亹,《尔雅·释诂》:“勉也。”这里借喻王守仁工于谋略,参见《訄书·王学》。

⑬ 神阉,指明武宗时专权的宦官刘瑾。王守仁曾触怒刘瑾,流放贵州。至钱塘,发现刘瑾遣刺客尾随,因伪装投江,脱险。

⑭ 逆藩,指宁王朱宸濠。王守仁任左佥都御史在江西时,闻宸濠反叛,即伪造兵部檄文,使宸濠迟疑不敢进攻南京;同时就近调兵“勤王”,攻下南昌,擒获宸濠。

⑮ 刑天,一作形天,古代神话人物。《山海经·海外西经》:“形天,与帝在此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后代常视为反叛者的典型。

⑯ 王文成,王守仁(一四七二——一五二八年),字伯安,明浙江余姚

人，世称阳明先生。早年反对宦官刘瑾，后镇压农民起义，平定“宸濠之乱”，封新建伯，官至南京兵部尚书。他发展了陆九渊的学说，形成阳明学派。死后，谥文成。

⑰ 便嬖，封建君主贵族的嬖幸小臣。臧获，奴婢的贱称。《方言》:“荆、淮、海、岱之间，骂奴曰臧，骂婢曰获。”

⑱ 明社，指明王朝。

⑲ 黄太冲，黄宗羲(一六一〇——一六九五年)，字太冲，号南雷，学者称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明末曾募兵抗清，清初隐居著述。著作甚多，这里指《明夷待访录》。

⑳ 张忠烈，张煌言(一六二〇——一六六四年)，字玄著，号苍水，浙江鄞县人。在浙东举兵抗清，失败后隐居南田的悬嶴岛(今浙江象山南)，削发为僧。不久被俘，遭杀害。谥忠烈。

㉑ 隈岛，隐蔽曲折的小岛。徐鼒《小腆纪传 · 张煌言传》:“悬嶴在海中，荒瘠无人烟，惟山南有汊港可通舟楫，其北则峭壁巉岩，人不能及。”

㉒ 失律，出自《周易 · 师》:“师出以律。失律，凶也。”这里指失职。双猿失律，徐鼒《小腆纪传 · 张煌言传》:“公蓄双猿觇动静，船在十里外，猿辄鸣树杪，公得为备矣。”后张煌言旧部降清者于夜半潜入山背，才将他捕获。

㉓ 三仁，《论语 · 微子》:“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方今浙江之俗，稍益选愞，而隐居求志者，盖时见于山樊①。然或讼言时务，而不能深探其本；或以旧学为城堞，其学不足以经世。离群涣处，莫相切厉，卒迷阳②而不返。悲夫！别于地球而为亚细亚，别于亚细亚而为震旦，别于震旦而为浙江，斯其在赤道、二极间，则犹豪末之之于马体也。恒星未伏，白水③未涸，太行、华、岱未崩弛，人发其愤，震旦犹可兴。抑不能兴震旦而言兴亚细亚，不能兴一部而兴震旦，则夸严④之谈已。吾胎萌于

浙，虑从其近，是以树兴浙会。有能从吾盍簪⑤者，埻槷⑥五公之言行，而洞通乎时事，庸渠知不湔文弱之名⑦，而号之用武之国也！

① 山樊，山阴。《庄子·则阳》："夏则休乎山樊。"释文："樊，傍也，阴也，边也。"

② 迷阳，迷途。见章太炎《庄子解故》。

③ 白水，《楚辞·离骚》："朝吾将济于白水兮。"王逸注："《淮南子》言：白水出昆仑山。《河图》曰：昆山出五色流水，其白水入中国名为河也。"

④ 夸严，指吹牛撒谎。《史记·日者列传》："夫卜者，多言夸严，以得人情。"司马贞索隐："谓卜者自矜夸而庄严，说祸以诳人也。"

⑤ 盍簪，《易·豫》："勿疑，朋盍簪。"孔颖达疏："盍，合也。簪，疾也。若能不疑于物，以信待之，则群朋合聚而疾来也。"后人因称友朋聚会为盍簪。

⑥ 埻槷，射箭的准的。

⑦ 庸渠，与"庸讵"同，岂、何。湔，洗刷。

乃者吴、楚、岭南，学会盖彬彬矣。如兴浙会者，其意趣大同，而名实或少异焉。嗟乎！有知吾之兴浙之志者，可无著言于竹帛矣。

［附］ 兴浙会章程

一、学问之道，有教无类。刘、于、王、黄、张五公，文学勋业，风节行谊，于浙中为特著，而时代亦最近，故举之为职志。非谓学者当墨守诸公之藩篱，不必博览群书也。

一、浙学旧有永嘉、金华二派，一流为夸诞，一失诸迂阔，不逮阳明、梨洲远甚。然独至之论，多可寻绎。素传是学者，由此

见道，亦一涂径。惟不可终守筦钥，遂忘进取。

一、《七略》著目，恢韬群籍。百家余裔，流别滋繁，学者各从性情所近，然必当知其要义。大抵经以《周礼》、两戴记为最要，由训诂通大义，足以致用。史以“三史”、《隋书》、《新唐书》为最要，所谓五世之庙，可以观怪。子以管、墨为最要。至荀子则入圣域，固仲尼后一人。持衡诸子，舍兰陵其谁哉？若凌杂米盐，博而寡要，则当思反约矣。

一、经世之学，曰“法后王”。虽当代掌故，稍远者亦刍狗也。格致诸艺，专门名家；声光电化，为用无限。而学者或苦于研精覃思，用心过躁，卒无所成。二敖八足，惟寄蛇穴，斯可惧矣。大抵精敏者宜学格致，驱迈者宜学政法。官制、兵学、公法、商务，三年有成，无待焠掌。且急则治标，斯为当务。若自揣资性与艺学相远，当亟以政法学为趋向。

一、方舆之学，中外共之。近如《地理全志》等书，胪列颇详，而阨塞险要所在，卒不可知。坤舆方图之属，徒著其形，未明其说，则阅者亦擿埴索涂尔。至中国舆图，殊尠善本。文忠所刻，犹有讹舛；西人测绘，腹地未详。参伍考核，是在志士。然浙人所保，桑梓尤急。驰骋六合，媠志一州，苟问以两浙战守之要而不知，则虽凌厉九州何益矣！

一、文弱之邦，惟体操足以变化气质。德国军制，寓兵于农，文武自将。吾党之责，不习体操，何以从事武备？天岂以熊经鸟伸，空言导引哉？奔命纾死，忧患同之，是固不容少缓矣。

一、同志有入会者，或入会，或捐资，均于每次报末，将姓名爵里刊入题名，以通声气。至捐资几何，各从其意，不立程限。

一、全浙幅员，虽非寥廓，温、处等州，则亦距省千里。若预刻会期，徒滋繁扰。拟以暇时聚集，赴省者会于省，赴郡者会于郡，声气既通，亦免跋涉。

一、两浙人才，以千万数。入会既众，虽创建书藏，亦难遍给。然或载书五车，或仅盈箧衍，多寡相悬，则通借至为要事。大约十人中以三人藏皮万卷为率，足以周流无滞矣。

一、本会以兴浙题名，当实事求是，令可见之施行，非徒如杨国忠所谓口打贼者。平日宜各抒所见，及出著述、日记，邮政同人，互相论难。会时抗辩忿争，亦无不可。若乃嚾呶谑浪，佻达城关，则非所敢知。

一、本会拟设会长二人，会董二人，皆以平等相待。会长必取博综古今、通达经济者，会董必取敏练庶务、综核名实者。疑义难质，则询之会长；办护庶事，则司之会董。

一、会董常驻省城。凡撰述佳者，既经同人平议，复取决会长，乃由会董刊为报章，每月一册（其资即以捐项充之），分政法、艺事、商务、舆地四类。必近切时事，上通经史诸子之微言，方为入格。刊报既竣，仍以原著分归作者。其报由会董发售，所入羡余，即为会中捐资者之公产。

一、会中每岁动用几何，由会董刊刻清单，附于报末，以昭信实。

一、以上所拟章程，有未善处，犹冀大雅君子扶偏救弊，以匡不逮。

丁酉五月同人拟定。

读《管子》书后

（一八九七年）

【说明】 从汉、唐的经学家到宋、明的理学家，常常视消费与生产为势不两立。所谓"存天理，灭人欲"，便是这种封建经济思想在哲学中的反映。章太炎却大胆地对这种封建传统观念提出挑战。他在近代首先发掘出埋没了两千年的一篇重要经济论文——《管子·侈靡篇》。这是他在近代首先触及到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法则——消费是衡量社会生产提高与否的尺度。他的理由何在，本文有相当清楚的说明。本文选自一八九七年七月二十五日出版的《经世报》第三册。此文后收入《訄书》初刻本，文字略有修改，但思想并无变化。

世之言《管子》者，以《内业》、《白心》① 为本柢，以《大匡》、《乘马》② 为法制；此皆肤末之言也。而道西法者，又谓其出于墨氏③。夫节用、非乐④，其道大觳⑤，其风俗与泰西若冰炭；于教术⑥ 合矣，于政法则背而相驰尔。

① 《内业》、《白心》，均为《管子》篇名。《内业》主要谈"道"即宇宙本源问题，《白心》着重说"知道"以实现"圣人之治"。据郭沫若等考证，两文都是先秦道家宋钘、尹文一派的作品。

② 《大匡》、《乘马》，均为《管子》篇名。《大匡》记叙管仲在大事上匡正

齐桓公，以改革内政，建立霸业；所记史实多与《左传》雷同。《乘马》是类似施政纲领的政论文。两文大约都是战国时作品。

③ 墨氏，即墨翟。《管子》中有些篇提倡情欲寡浅，崇俭节乐，禁攻寝兵等，都接近于墨家思想。

④ 节用，节省器用。非乐，反对音乐。二者都是墨子游说"王公大人"常谈的命题，《墨子·鲁问》："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喜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

⑤ 觳(hú 胡)，薄；一说，枯瘠。《庄子·天下》：墨子"作为'非乐'，命之曰'节用'，生不歌，死无服；……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

⑥ 教术，宗教方式。章太炎认为墨子是宗教家，详见《论诸子学》。这里是说，墨学同西学，在宗教上是相同的，在政治法律上则主张相反。

呜呼，《管子》之言：兴时化者，"莫善于侈靡"①！斯可谓知天地之际会，而为《轻重》诸篇②之本，亦泰西商务所自出矣。

① 语出《管子·侈靡》。多费叫"侈"，分散为"靡"。原话意为：怎样才可以使时俗变化？最好的办法就是"侈靡"。这是《侈靡篇》的基本观点，即主张用提高消费来刺激生产，用消耗钱财来减少失业，而以珍重珠玉(货币)作为调节消费与生产的手段。本篇大约是战国末至西汉初之间的作品。参看郭沫若《〈侈靡篇〉的研究》(见《奴隶制时代》第二版)。

② 《轻重》诸篇，指《管子》书由《臣乘马》至《轻重庚》共十九篇，每篇标目下原题均为《管子·轻重》，今三篇亡。这主要是一组经济论文，近人多以为是西汉中后期人托名管子的作品。

向使地球凝结以来，迁延旁薄①，以至沛育新期②，一循其榛榛狉狉③之俗，而无愈久愈侈、愈久愈靡者，则黄金弃于矿，珠玉弃于渊，虎豹之皮、鼲貂④之裘弃于山林。是真所谓"偕尧之

时，昆吾之美在下”⑤，虽闭关弃市，裹商人之足焉可也，又安得失操奇计赢以成轻重之势⑥者哉？

① 旁薄，同旁礴，混同，一说广被之意。

② 沛育新期，地质学名词。十九世纪英国地质学家莱伊尔，根据化石划分地层，由今至古分为三十九层，“沛育新”为第三层。雷侠儿《地学浅释》卷十三：“沛育新，（希腊语）谓更新也”；“考其中僵石之类，每百种中，今尚有九十至九十五种生者，故此层为更新。”即今所说地质时代中的“更新世”。

③ 榛榛狉狉，指远古未开化时的情形。唐柳宗元《封建论》：“彼其初与万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无毛羽，莫克自奉自卫。”

④ 鼲（kūn 昆），俗称灰鼠，我国古代北方的毛皮兽。《后汉书·鲜卑传》：鲜卑“有貂豽鼲子，皮毛柔软，故天下以为名裘。”

⑤ 引语见《管子·侈靡》。佶，或作喾，即传说中五帝之一帝喾，相传为尧之父。昆，通混，同。昆吾之美，原意是赞美佶、尧之时，政简刑轻，百姓生活很容易；这里则意为那时所谓帝王与人民在生活上一样原始、简单。

⑥ 轻重之势，指用货币（轻）操纵粟米等实物（重）的权力。《管子·侈靡》：“凡轻者，操实也。以轻则可使（重），重不可起轻。轻重有齐（同剂），重以为国，轻以为死。”

惟夫天地之运，愈久而愈文明，则亦不得不愈久而愈侈靡。而所谓侈靡者，其称固未有定也。成周①之世，食大牢而奏《韶濩》②。自茹毛饮血之世视之，而侈靡又已甚矣。今西人之宴，有一飧而糜数万佛狼者③。（英商享合肥相国④，至用六千镑，可证。）自成周之世视之，而侈靡又已甚矣。必举成周之俗以訾⑤今人，则亦将举茹毛饮血以訾成周。而递訾之，至于无穷，则有偶袋兽而伍龙鳄者⑥，而茹毛饮血复有訾其侈靡者矣。然则天

下无所谓侈靡也，适其时之所尚，而无匮其地力人力之所生，则是已⑦。

① 成周，指东周，因东周王都在成周(今河南洛阳)。

② 大，同太。太牢，牛、羊、猪三牲，是周天子举行大祭祀时用的牺牲。《韶濩》，周时天子礼乐之一，相传为殷汤乐名；章太炎认为它是"动容以象功德"的舞乐，见《訄书·辨乐》。

③ 飧(sūn孙)，晚餐，也指不拘礼仪的便宴。佛狼，今通译法郎。

④ 合肥相国，指李鸿章，他是安徽合肥人，清光绪间曾授文华阁大学士。清朝惯例，凡殿阁大学士，俗称均为相国。

⑤ 訾(zǐ紫)，诋毁。

⑥ 袋兽，指袋鼠、袋狼、袋狸等有袋动物，在哺乳类动物中进化程度较低，在侏罗纪开始出现。龙鳄，指恐龙类、鳄类等爬行动物，在中生代初已出现。

⑦ 这里是说，"侈靡"概念是相对的，只要适合时代风尚，并且不使地力和劳动力耗费干净，就不算"侈靡"。

古者，于山之见荣茂草乔松之为煤者①，未尝求；于良工②精材虽求之，而未尝致。非夫效汉阴丈人之假修浑沌氏之术也③，其用未侈靡，则呰窳④偷生而已足。然而人非一哦啄恩⑤矣(一蛾啄恩者，开辟时第一生物)。智慧愈开，侈靡愈甚，则原质⑥之弃于地，与养气、淡气、绿气⑦之弃于球外者，不得不审御机数⑧以求之。是故侈靡者，工艺之所自出也。

① 荣，桐木，也指草花禾穗。见荣、茂草、乔松，均指形成煤炭的古代植物，参见雷侠儿《地学浅释》卷二四"论可儿美什"。

② 工，通功。良功，丝功；古代以织缣帛的技术为良功，以织麻布的技术为苦功。

③ 汉阴丈人，《庄子·天地》所记的一个反对使用进步技术的种菜老人。故事大意说：孔子的学生子贡路过汉阴，见一老人汲水灌园，

凿地道入井，抱水瓮而出，用力多而功效少，便建议他采用提水的机械桔槔；老人却很生气，说用了机械，就会产生“机心”，使心灵丧失纯洁，从而使“道”失去载体，所以对于桔槔，“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孔子得知后，说：“彼假修浑沌氏之术者也”。浑沌氏是《庄子》寓言之神，没有七窍，象征无识无知的自然状态。

④ 呰窳（zǐ yǔ 紫雨），苟且懒惰。

⑤ 一哦啄恩，eozo'on 的音译，原是在加拿大的“前寒武纪”岩层中发现的一种条带状结构，有的地质学家认为是原始生物化石，并说是生物的起源。但本世纪以来被证明是无机物所形成的岩层结构，非生物化石。《地学浅释》卷二七谓“名曰‘伊阿助呸开捺滕斯’，犹言‘第一生物’也”。

⑥ 原质，元素，这里指地下的矿物。

⑦ 养气、淡气、绿气，即氧、氮、氯的旧译。球外，指地球表面的大气层。按大气成份中不含氯气，章太炎显然搞错了。

⑧ 机数，巧技。审御机数，研究和操纵技术。

夫既有工艺矣，则一方或有余，而一方或不足，而求之者则固相等①。于是商贾操之以征贵贱，则其势不得不生轻重。轻重者，亦势之无可遁者也，譬之行星与日之有离心毗心②也。西班牙人尝欲析富家之财以均贫者，而卒至于扰乱③。（用《佐治刍言》④说）人之有轻重，且不能平，况于国乎？故始也以贸易为一商之轻重，而终也至以为一国之轻重。《管子》尝言：“合小以攻大者，敌国之形；以负海攻负海者，中国之形。”⑤呜呼，至于重势⑥既成，则以贸易攻人而有余，亦无待于兵刃矣！

① 初刻本《訄书·喻侈靡》此句改作：“（是故侈靡者，百工所自出也。）一方之工有余，而一方或不足，求者相等。”文意较清楚。

② 毗（pí 皮）心，今称向心。这里指行星绕日作圆周运动（轨道实为椭圆曲线）时的离心力和向心力。

③ 西班牙扰乱，当指一八二〇年西班牙的一次革命。这次革命曾一

度推翻了西班牙国王斐迪南七世的封建专制统治，提出重新实施一八一二年按《拿破仑法典》制定的宪法，宪法中曾规定限制和取消封建贵族的财产权力。革命很快被法国国王路易十八的侵略军镇压下去。为了恢复封建秩序，法军曾占领西班牙达四年之久。

④ 《佐治刍言》，三卷，英国傅兰雅口译，应祖锡笔述，收入光绪丙申年(1896 年)武昌质学会刊行的《质学丛书初集》。

⑤ 引语见《管子·霸言》，文字与通行本略有出入。负海，背靠着海，唐尹知章注："蛮夷负海以为固，故曰负海。"《汉书·晁错传》有段文字与此相同，而"以负海攻负海"语，作"以蛮夷攻蛮夷"。

⑥ 重势，指经济实力。《管子·轻重戊》有所谓管仲辅佐齐桓公"以轻重成其王"的一串故事，谓他用贱买贵卖、囤积居奇等办法，操纵邻国的生产，从而控制邻国的经济命脉，结果迫使鲁、梁、莱、莒、楚、代、衡山等国诸侯，都不战而降服齐国。

惟夫菁茅石璧①，非天下所贵，而借天子之威灵以重之，使其值至于腾踊②。此则君权之世所有，而非民权之世所有尔。虽然，物无不以缓急为轻重，则其道亦与侈靡等。故曰，侈靡者，轻重之本，而泰西商务之所自出也。

① 菁茅，《管子·轻重丁》："江、淮之间，有一茅而三脊(叶为三棱状)，贯(今本误作"毋"，从俞樾校改)至其本，名之曰菁茅。"石璧，亦见《管子·轻重丁》："使玉人刻石以为璧"。

② 腾踊，飞跳，形容物价高涨。《管子·轻重丁》有托名管仲所设计的"石璧谋"和"菁茅谋"。前者说，齐桓公担忧给周天子的贡献不足，管仲便密令玉工雕琢了大批石璧，然后让周天子号令诸侯，凡朝觐时必须以石璧为礼，于是天下诸侯都用金珠玉帛五谷收买齐国的石璧，"石璧流而之天下，天下财物流而之齐"。后者说，齐桓公想使诸侯增加给周天子的贡赋，管仲便使周王室官吏封锁菁茅产地，然后让周天子号令诸侯，凡参加封禅者必须抱菁茅作草

荐，于是天下诸侯都用黄金争购它；“江淮之菁茅，坐长而十倍其贾，一束而百金；故天子三日即位，天下之金四流，而归周若流水”。

自非旷览乎大圜①之始终，与三十九期②之变迁者，不足以知此。故其篇③首，则论古时与今时同，而其人不同④。篇末则言，“中国之草木有移于不通之野者”，以见“运之合满”⑤。（运，即三十九期之“期”。）呜呼，是其智有过于大禹、化益⑥者也！

① 旷览，明察。大圜，大圆，指“天”。

② 三十九期，莱伊尔根据古生物化石划分地层，所定的地质时代的分期，见《地学浅释》卷九附表三“僵石分层又表”。这里用来指“地”的变化。

③ 篇，指《管子·侈靡》。

④ 《侈靡》篇首原文是：“问曰：‘古之时与今之时同乎？’曰：‘同。’‘其人同乎，不同乎？’曰：‘不同。’”

⑤ 《侈靡》篇末引语原文是：“问：‘运之合满安藏？’‘二十岁而可广，十二岁而聂广，百岁伤神。周、郑之礼移矣，则周之律废矣，则中国之草木有移于不通之野者。’”章太炎认为这是《管子》中所定谶语的一段，说齐桓公元年后百年间中原各国气运的变化，起先三十二年辟土极广，满百年则被“夷狄掠取中原草木”，不通之野即指“夷狄”。见《管子余义》。

⑥ 化益，即伯益，传说是同禹一起征服洪水的夏族首领，又传说他是凿井技术的发明者。

夫一处生物，古今不同。时时有新生之物，亦时时有绝灭之物。故松、栗、榆树，以其中所得古刀，验其萌芽早晚①。而意大利扯拉②草子之形，圆于英吉利所生者。（以上约举《地学浅识》③语。）此以知今之与古，中国之与不通之野，其草木固有异

也。草木既枯为皮脱④，又久则为僵石⑤，而天地期运，于是一终，——《管子》谓之“运”⑥，佛家谓之“劫”⑦，西人谓之“期”。是故以草木言，则《易》言“天造”，必云“草昧”⑧，言天地变化，必云“草木蕃”⑨；以所化僵石言，则《易》言艮为石⑩，而云万物所以成终而成始。由是以验其刀，而知其愈久愈文明，亦愈久愈侈靡也。呜呼，中西之事，《管子》见之矣！

① 《地学浅识》卷十“论今时新叠层”：“太尼地方，有一皮脱厚层，……下层二十至三十尺深处，得古时石刀，在松树根中，而其上层皮脱中，则有古时铜刀，在栗树根中。考之古史，知其处并不宜松，所以知此刀此树，尚在未有文字之先。意其处先有松，后有栗。……今则其地并无松栗，而有榆林甚茂。其榆树皮脱中，遇有铁刀。故知其地有榆树之时，人已能用铁矣。”

② 扯拉，《地学浅识》卷三：“生于湖水之底”，“其草子之壳硬而韧，难朽烂，因此僵石中遇之甚多”。“以大里所生之扯拉草子之形，比英吉利所生之扯拉草子之形较圆。”

③ 《地学浅识》（“识”为“释”字之误），英国雷侠儿撰，美国玛高温口译，华蘅芳笔述，凡三十八卷，清同治十二年（1873 年）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出版。雷侠儿，今通译莱伊尔（Lyell，1797—1875 年），英国地质学奠基人之一。本书是他的名著《地质学原理》的最初中译本。书中关于地层变化史的论述，在十九世纪末对我国改良主义者起过启蒙作用。

④ 皮脱，《地学浅释》卷十：“皮脱者，草木于北方之地，枯而不朽，所积之层也。”

⑤ 僵石，化石。

⑥ 运，本指气数即节气与度数，《管子·侈靡》中有运动是循环的意思。

⑦ 劫，佛学术语，长时、大时的意思。佛教认为世界处在生成到毁灭的不断循环中，每次循环叫一劫。

⑧ 天造草昧，见《周易·屯卦》，指世界的未开化状态。

⑨ 草木蕃，见《周易·坤卦》“文言”，系以草木茂盛来形容天地在起变化。

⑩ 艮，《周易》卦名，卦象为☶。《周易·说卦》解释这个符号的象征，为山，为径路，为小石，为少男。这里说艮为石，即取其一义。

其篇末又曰："妇人为政，铁之重反旅金。"[1]（重者，谓其值重也。旅，犹旅进旅退[2]之旅，谓相等也。谓铁之值，与金等重，甚言之[3]也。尹注[4]失之。）呜呼，维多利亚[5]之霸欧洲而权力及于中国，与一切械器轨道[6]之必借于炼钢精铁者，《管子》见之矣[7]！

① 引语见《管子·侈靡》。继前引“中国之草木有移于不通之野者”之后，篇末又说："然则人君声服变矣，则臣有依驷之禄，妇人为政，铁之重反旅金，而声好下曲，食好咸苦，则人君日退，亟则谿陵山谷之神之祭更，应国之称号亦更矣。”章太炎以为这段谶语式的记载，是说鲁成公七年（前584年），楚国贵族因夏姬发生内哄，而被吴国夺地事，见《管子余义》。

② 旅进旅退，语出《礼记·乐记》。郑玄注："旅，俱也；俱进俱退，言齐一也。”

③ 甚言之，把它说得过分。

④ 尹注，唐朝尹知章的《管子注》。此语尹注为："君幼则母后为政。铁者，所以为兵器，当重之。谓下流卑识，不重铁，反旅陈于金，而玩之者也。”把旅说成军旅的旅，并以为铁器应受重视。

⑤ 维多利亚，英国女王，一八三七——一九〇一年在位。她在位期间，英国资本主义继续发展，仍在不断向外侵略和扩张，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帝国。英国自一八四〇年到一九〇〇年多次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也是她在位时期的事。

⑥ 轨道，指铁路。

⑦ 初刻本《訄书·喻侈靡》于文末又增加下列附录："释氏《大集月藏经》云：‘譬如真金，为无价宝。若无真金，银为无价。若无银者，鍮

石为无价。若无输石，伪宝为无价。若无伪宝，赤白铜铁，白镴铅锡，为无价宝。’是即侈靡无定，适其时尚之义也。已亥冬日又识。”已亥，即一八九九年。

译书公会叙

（一八九七年）

【说明】 放下“天朝上国”的架子，不耻于向西方学习，这是戊戌维新时期先进的中国人的共同呼声。但学什么？怎么学？却需要做一番切实的调查研究工作。本文表明，章太炎和他的译书公会同仁们，在那时便属于这一行列。他承认自己对世界情形的了解落后了几十年，好比夜盲症患者；他批评国人谈到变法便进退失据，祸根在于长期以来文恬武嬉、怀安饰誉，以致人们对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懵然不知；他表示自己和同仁们愿为国人理解西方事物贡献一粟之力，哪怕被讥为自不量力也要坚持下去。

本文选自一八九七年十一月一日出版的《译书公会报》第二期，当时作者为这家周刊的两主笔之一，因而也可将它看作是译书公会的成立宣言。

九域之民不同，其食味、别声、被色均也。声浪之清浊①，由其水土；语言文字之乖牾，由其习俗。象鞮②不通，气不得齐和，中外相视，于是乎若光音天人③。通之以地籁④。地籁既通，其赫虢⑤犹未能户知，中外相视，于是乎若桃梗⑥。悲夫！古者东方介氏之国⑦，犹能与牛马言；今其头颅肱胫，吾与之同出于一

笵[⑧]，闻其言，若伯劳鼓造[⑨]，睹其文字，若虎所攫画之虢[⑩]；若是者何也？

① 清浊，清音和浊音。

② 象鞮(dī 低)，古代翻译各方语言的官员。《礼记·王制》："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

③ 光音，佛教所谓色界二禅天的光音天，因此天的居住者都口绝言语声音，而以光当语，所以称"光音"。光音天人，佛教宣扬如世界遭大火劫，则下界众生都集中到光音天，等待劫后重生。

④ 地籁，风吹孔穴所发的音响。《庄子·齐物论》："地籁则众窍是已。"

⑤ 赫蹏，《汉书·外戚传》应劭注："薄小纸也。"这里指书报。

⑥ 桃梗，桃人，即木偶。

⑦ 介氏之国，《列子·黄帝》："今东方介氏之国，其国人数数解六畜之语者，盖偏知之所得。"《左传》僖公二十九年记介葛卢通兽语。杜预注："介，东夷国也，在城阳黔陬县。葛卢，介君名也。"今山东胶县南七十里有古介亭，相传即介国所在地。又，晋张华《博物志》："介葛卢闻牛鸣，知生三犊，尽为牺牲。"(《太平御览》899 引)

⑧ 笵(fàn)，"範"的本字，模型、模子。

⑨ 伯劳，又名鵙，《诗·豳风·七月》："七月鸣鵙。"属鸣禽类。鼓造，《淮南子·说林》："鼓造辟兵。"高诱注："鼓造，盖谓枭。一曰虾蟆。"伯劳鼓造，即雀叫蛙鸣之意。

⑩ 虎所攫画之虢，《说文》："虢，虎所攫画明文也。"指虎所留下的爪痕。

亡所造作，则自东方大瀛以至四海均律[①]不变；骊騂[②]之鸣，九万里一也。有所造作，则邻屋比畛之间，其发于嗌亢[③]者殊，其表识亦殊[④]。学士所诵，大匠[⑤]不与知；大匠所诵，驵侩[⑥]不与知。然则审人之音之难于审牛马之音也，知人之文之难于

知牛马之蹏迒⑦也，脑气撼之矣⑧。令吾中国无《尔雅》、《爰历》⑨，则三古⑩以上，吾且不能审诗商、协书名⑪，况异域乎？

① 均，古"韵"字。均律，这里指语音的成分和结构方式。

② 骊骍，均为马的毛色，纯黑为骊，赤黄为骍，见《诗·鲁颂·駉》毛传。

③ 亢，通吭。嗌亢，咽喉。

④ 识，通帜。表识，标记，指语音和文字。章太炎早期曾以语言是人类生存的环境和条件的反映的观点，说明文字声音的进化过程，以为"语言文字之繁简，从于社会质文"。这里说"有所造作"，即认为人类器用日增，制度日进，交往日繁，则语音日分，造字日多。详可参见《訄书》的《方言》、《订文》及附录《正名杂义》诸篇。

⑤ 大匠，木工的匠师，《孟子·告子上》："大匠诲人，必以规矩。"这里泛指具有专门技术的各类工匠。

⑥ 驵侩，侩是买卖双方交易的中间人；驵侩是作牛马买卖的市侩，或说指市侩的首领。这里指商人。

⑦ 蹏迒(háng)，野兽的足迹。许慎《说文解字叙》："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蹏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乂，万品以察。"

⑧ 脑气，指脑电波。十九世纪末的生理学以为，神经所以能把外界的刺激传导至大脑并使大脑作出反应，是因为它能输送象电流一样的物质，当时中译为"脑气"。

⑨ 《尔雅》，中国最早以解释词义和名物为主的词典，战国至秦汉间成书，今本十九篇，唐以后列为儒家经典之一。《爰历》，秦车府令赵高所编字书，六章，记录与解释秦代小篆；西汉时它与李斯的《苍颉》七章、秦太史令胡母敬的《博学》七章，合编为《苍颉篇》，又称《三苍》。书已佚，清代孙星衍、任大椿及近人王国维均有辑本。

⑩ 三古，《汉书·艺文志》："世历三古。"颜师古注引孟康曰："伏羲为上古，文王为中古，孔子为下古。"

⑪ 审诗商，《荀子·王制》："修宪命，审诗商，禁淫声。"王引之谓："商

读为章，商、章古字通。太师掌教六诗，故曰审诗章。《贾子·辅佐篇》曰：'观民风俗，审诗商，命禁邪音，息淫声。'语意略与此同。"协，《说文》："众之同和也。"协书名，谓校正三代古文字的概念，使之符合实际。

章炳麟曰：互市以来，所传译泰西书，仅逮四百种①，兹无错愕也。是四百种者，既剞劂刻镂②，不遍流布，拘学佞夫③至不能举其目，兹亦无错愕也。虽然，瞽者羡瞀者④，瞀者羡明者，五大洲之册籍，吾不能博发而扬诩⑤之，吾则瞀矣。且新理日出，岁无留故，一息炭养更⑥，其事立变，若乔木之移阴，若蛇蚹蜩翼⑦之移壤，而吾犹守旧译，以成世之暗曶⑧，其焉能与之终古？吴、越之间⑨，有《大明》、《采芑》之诗人焉⑩，闻之曰："夫善稻与伊缓⑪也，大卤与大原⑫也，昔三王之季，犹能得其主名⑬，于今世则何有？以吾圈属群徒，述⑭众力以任是也则可。"

① 四百种，梁启超《西学书目表》，谓鸦片战争以后，江南制造局"以翻译西书为第一要义，数年之间，成者百种"；"同文馆及西士之设教会于中国者，相继译录，至今二十余年，可读之书略三百种"。

② 剞劂，用以雕刻的曲刀和曲凿。刻，刻木。镂，刻金。剞劂刻镂，谓雕版印刷。

③ 佞(jiàn)，浅。拘学佞夫，谓墨守某种旧说的浅薄文人。

④ 瞀者，指瞀病患者；古称头眼晕眩或夜盲症，均为瞀。

⑤ 扬诩，发扬与普及。《礼记·礼器》："德发扬，诩万物。"

⑥ 炭，二氧化碳；养，今作氧。一息炭养更，谓一呼一吸之间，形容时间短促。

⑦ 蛇蚹，蛇腹下的横鳞。蜩翼，蝉翼。《庄子·齐物论》："吾待蛇蚹蜩翼邪？"

⑧ 暗曶(hū)，晦暗不明。

⑨ 吴、越之间，即江浙之间，当时发起成立译书公会的主要成员，

都是江苏、浙江两省的人。如译书公会总理恽积勋是江苏常州人，恽毓麟、陶湘是江苏阳湖人，董康是江苏武进人，主笔章炳麟是浙江余杭人，杨模是江苏无锡人。

⑩ 《大明》，《诗·大雅》篇名，描写周文王创业到周武王伐纣的史诗，章太炎认为它的主题在于陈述革命。《采芑》，《诗·小雅》篇名，描写周宣王命方叔率军南征荆蛮并回顾北伐獯狁的史诗。这里当认为它寄托了民族复兴的意思。《大明》、《采芑》之诗人，即指译书公会的发起者们。

⑪ 善稻与伊缓，见《春秋谷梁传》襄公五年："仲孙蔑、卫孙林父会吴于善稻。"范宁注："善稻，吴地。善稻，吴谓之伊缓，《左氏》作善道。《春秋》所号地形及物类，当从中国言之，以教殊俗，故不言伊缓，而言善稻。"治所在今江苏盱眙县东北。

⑫ 大卤与大原，见《春秋》昭公元年："晋荀吴帅师，败狄于大卤。"杜预注："大卤，大原，晋阳县也。"《谷梁传》昭公元年："中国曰大原，夷狄曰大卤。"大原，即今山西太原。

⑬ 主名，定名以示区别。《礼记·大传》："同姓从宗，合族属；异姓主名，治际会；名著而男女有别。"这里借指同一事物，在不同民族有不同名称，参见《訄书·序种姓上》。

⑭ 逑，聚合。

夫古者百二十国之宝书①，于今为蓝皮书，藏之金縢②，比崇于方明③，吾无得而译焉。其他舌人④所述，有轶事，无完史，有葱岭以西，无大漠以北，故列国之要最，肘腋之隐患，一切不省，吾迮⑤而补之。公法、律令、学政、官制、格物、商务，箸于笘籥⑥者，故有其书，或陈迹矣，或少半未卒译，吾校之以秘逸，正之以新理。横革之书⑦，在巴黎者百五十万卷；其他称是，未度于内海。撢人外史⑧，口耳所不及。吾求之雒通⑨，译之渊泉⑩，而不涸渴⑪。虽然，创⑫夫竹帛之成，而不得流布于震旦⑬，以

餍蟫鱼⑭之蝮，如轰者四百种之效也。乃取夫东西朔方之报章⑮，译以华文，冠之简端，使学者由唐陈而识宧奥⑯。盖自輶轩使者⑰之职以溯秘书，其陈义略备矣。

① 百二十国之宝书，《公羊传》隐公元年徐彦疏引闵因叙："昔孔子受端门之命，制《春秋》之义，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九月经立。"

② 金縢，用铜封固的档案柜。《尚书·金縢》："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孔颖达疏引郑玄说："凡藏秘书，藏之于匮，必以金缄其表。"

③ 方明，上下四方神明的象征。《仪礼·觐礼》，"诸侯觐于天子，为宫方三百步，四门坛十有二寻，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设六色：东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玄下黄。"

④ 舌人，古代的翻译官。《国语·周语中》韦昭注："舌人，能达异方之志，象胥之官。"

⑤ 迮，仓促。

⑥ 笘籥，古代儿童学习书写的觚，见《说文》段玉裁注，这里指清末翻译的西方教科书。

⑦ 横革，《荀子·成相》："禹傅土，平天下，躬亲为民行劳苦，得益皋陶横革直成为辅。"《吕氏春秋·求人》引此作禹"得陶、化益、真窥、横革、之交五人佐禹"，是横革为人名。但《荀子》杨倞注谓："横革直成，未闻。韩侍郎云：此论益、皋陶之功，横而不顺理者，革之；直者，成之也。"这里当据后说而有变通。横革之书，据上下文意，当指横行书写于羊皮纸上的西文书籍。

⑧ 撢人，《周礼》官名。《周礼》夏官"撢人，掌诵王志，道国之政事，以巡天下之邦国而语之，使万民和说而正王面。"外史，《周礼》官名。《周礼》春官："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若以书使于四方，则书其令。"撢人外史，谓熟悉境内外情形的人。

⑨ 雒通，即洛诵，连续诵读。《庄子·大宗师》."闻诸洛诵之孙。"陆德明《经典释文》："李云：'诵，通也。'"王先谦集解："谓连络诵之，犹言反复读之也；洛、络同音借字。"

⑩ 渊泉，比喻深思熟虑。《礼记·中庸》："溥博渊泉，而时出之。"

⑪ 渴，《尔雅·释诂》："涸，渴也。"陆德明释文："渴，音竭，本或作竭。"

⑫ 创，伤。

⑬ 震旦，梵语 cīnisthāna 的音译，古印度人对中国的称呼。

⑭ 蟫(yín)鱼，蛀蚀书籍、衣物的蠹鱼。

⑮ 乃取夫东西朔方之报章，《译书公会章程》："泰西新政史策等书，大都荟辑时报而成。兹择西报之最要者，如英《泰晤士报》、《泰晤士律例报》，法《非轧罗(今译费加罗)报》、《勒当报》，英《东方报》，德《东方报》，比国《自立报》，纽约《国政报》、《铁路报》，日本《政策报》、《驳政策报》及东报之最著名者数种，撷其精英，汰其鄙委，附译书籍之后，以备留心时务者流览。俟岁星一周，即将以上各报考核同异，订为西历系年录，另行发售。"

⑯ 唐陈，唐人之说，即汉语；陈，犹说。宧奥，指入室门径。室的东北隅叫宧，为古代宫室开户处，西南隅叫奥，为古代宫室深隐处，见《尔雅·释宫》郝懿行疏。

⑰ 輶轩，轻车，相传古代帝王派遣的使臣均乘此车，故称天子使臣为輶轩使者。刘歆《与扬雄书》："三代周、秦轩车使者、逌人使者，以岁八月巡路，求代语、僮谣、歌戏。"扬雄广搜异代异地方言，撰有《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东汉后因专称采集外语和方言的人物。戊戌维新时期习用以指翻译介绍各国新闻、学术者，如张之洞有《輶轩语》，徐仁铸有《輶轩今语》等。

嗟乎！五十年以往，士大夫不治国闻，而沾沾于声病分隶①；戎士视简阅仅若木熙②，无一卷之书以教战者。怀安饰誉，其祸遂立见于今日。故定武之书③，郊居之赋④，天地以弱文化之国；绿耳之骑⑤，大黄之矢⑥，天地以弱用武之国。一旦变易，官无其法，法无其人，人无其书，终于首施两端⑦，前却失据，悲夫！以草莱数人，仅若稊米⑧，而欲紬五洲书藏之秘，以左政法，以开

民智，斯又夸父、精卫[⑨]之续也。独尝借观于邻国，日本得王仁[⑩]以《论语》、《千字文》传，其后经术艺文，遂什伯百济[⑪]。泰西政艺，各往往取诸希腊、罗马，而文明远过其本。然则译书公会[⑫]者，安知不如微虫之为珊瑚与蠃[⑬]蛤之积而为巨石也！乌乎，斯又夸父、精卫之志也。

① 声病，音韵学术语，指诗歌格律中声韵不协调，也泛指读音错误。分隶，文字学术语，分谓八分，汉隶的别名；隶谓隶书，楷书的古称。这里泛指书体。沾沾于声病分隶，指以熟悉诗韵、书法而自喜。明、清科举考试，要求应试者次官韵作诗赋，书写试卷需用真书（楷书，即今隶）。这里讥讽科举末流已只重形式而不问内容。

② 简阅，检阅队伍；词出《诗·小雅·六月》毛传。木熙，犹言杂技。《淮南子·脩务》："木熙者，举梧檟，据句枉。"高诱注："熙，戏也。"

③ 定武之书，指王羲之《兰亭序》的传世帖刻本。唐太宗曾得《兰亭序》真迹，刻石于学士院；五代时此刻辗转落到定州。定州，北宋改置定武军（治今河北定县）。故《兰亭序》传本，或称"定武兰亭"。见桑世昌《兰亭考》引碧岫山人跋。

④ 郊居之赋，指南朝沈约所撰的《郊居赋》。沈约，字休文，历仕宋、齐、梁三朝，为齐、梁间文坛领袖，首倡诗歌格律声韵变化的"四声八病"说，并为骈体文开风气者之一；所撰诗赋十分讲究形式美，但内容狭隘平庸，《郊居赋》是他的代表作之一。

⑤ 绿耳，一作騄耳，相传为周穆王的名马"八骏"之一，见《穆天子传》。

⑥ 大黄，一作黄间、黄肩，强弩名，见《史记·李将军列传》裴骃集解。

⑦ 首施，同首鼠。《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司马贞索隐引服虔云："首鼠，一前一却也。"首施两端，谓进退两难，迟疑不决。

⑧ 稊米，小米。《庄子·秋水》："计中国之在海内，不似稊米之在大仓乎！"

⑨ 夸父，古代神话人物，《山海经·大荒北经》："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逮之于禺谷；将饮河而不足也，将走大泽，未至，死于此。"精

卫，古代神话中的鸟名，《山海经·北次三经》："有鸟焉，……名曰精卫，其鸣自詨。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

⑩ 王仁，古百济国博士。据日本与朝鲜旧史记载，王仁曾将中国的《论语》十卷和《千字文》一卷传入日本。

⑪ 百济，朝鲜古国，在朝鲜半岛西南，相传于公元前十八年建国，公元六〇〇年被唐朝与新罗联军所征服。百济与中国有密切的文化联系，并为中国文化传入日本的桥梁。

⑫ 译书公会，一八九七年九、十月间成立于上海。《译书公会章程》："本公会之设，以采译泰西东切用书籍为宗旨。考各国书籍浩如烟海，中国从前所译各书，仅等九牛一毛。兹已向伦敦、巴黎各大书肆，多购近时切要之书，精延翻译高手，凡有关政治、学校、律例、天文、舆地、光化、电气诸学，矿务、商务、农学、军制者，次第译成，以餍海内同志先睹为快之意。至日本为同文之国，所译西籍最多，以和文化中文，取经较易，本会尤于此兢兢焉。"该会主要成员有，总理五人：恽积勋、恽毓麟、陶湘、赵元益、董康；主笔二人：章炳麟、杨模；总理翻译一人：董存嘉；法文、英文、德文、日文翻译共十一人。公会发行周刊《译书公会报》，除连载各种专著的译文外，还翻译介绍各国报章上的文章。

⑬ 蠃，通"螺"。

视　天　论

滞于有形，则无形者乱；眩于有匠，则无匠者乱；故列《视天论》

（一八九九年）

【说明】 本篇和下一篇《菌说》，都是章太炎早年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的重要论文。在西方，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托勒密的同心水晶球式宇宙模型，即人所共知的地心说，曾被欧洲的封建教会长期当作论证"上帝创造世界"的自然科学依据。同样，在中国，以"天有真形"为特征的宇宙概念，也被历代封建统治者视作"天不变，道亦不变"学说的基本出发点。这就不难理解，近代的思想家们，为什么几乎都爱"谈天"，而且在争论社会改造问题的同时，还那样激烈地争论天不变还是天在变。本篇根据侯失勒的《谈天》（即约·赫歇耳的《天文学大纲》）所概括的宇宙研究成果，对久被人们遗忘的古代中国的一种宇宙论——"宣夜说"重新给予估计，而提出只有"视天"，没有"真天"，因而所谓宇宙有限、上帝创世，都只反映"神道设教"的需要，而不是从世界本身来说明世界。这种天论，在近代的哲学思潮中间，显然独树一帜。只要拿它同严复的《天演论》、谭嗣同的《仁学》加以比较，便能产生深刻印象。

本篇原是《儒术真论》的附录之一，刊于一八九九年秋出版的《清议报》第二十五册。《儒术真论》及其附录三篇，是这一年夏天章太炎在台湾和日本所写的一组哲学论文。正文采取疏释《墨子·公孟篇》的形式，辨析荀学和墨、法二家的异同，实则批评康有为、谭嗣同建立孔教论的哲学错误。附录三篇，更运用当时的最新科学知识，分别从宇宙论、进化论和无神论三个方面，对康、谭哲学见解的自然观部分，进行辩驳。它代表章太炎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章太炎本人对这组论文很重视，于一九〇〇年春天将它同《訄书》初刻本一起，寄给严复。章氏家藏严复收到后的复信表明，他们那时在哲学上互相引为知己。我们在数年前提出，研究戊戌变法失败后章太炎的思想变化，不可忽视《儒术真论》及其附录的重要性，于此也可得到证实。

昔余尝持"视天"之说①，以为远望苍然者，皆内蒙于空气，外蒙于阿屯、以太②，而成是形，非果有包于各燿而成太圜之体者也③。

① 视天之说，见初刻本《訄书·天论》："古者以天为积气，彼未尝有气也。果有气以生物邪？是则日星与地球皆受气于天，天气必lower于万物，其浸远天者，气亦浸薄矣。今自地体咫尺以上，絫高而气益微，以是知其未尝有天也。下民之见苍苍者何也？恒星皆日，日皆有地，地皆有蒙气。自蒙气中视物，溟涬若氛云之薄积京垓之地，蒙气坌萃，鱼鳞杂沓，而望之若苍苍矣。在地曰气，仰瞻则曰天，犹之云与雨也，非有二质，顾其所见异尔。"又，《儒术真论》正文，也有一段文字同以上引文类似，而说"余尝谓苍苍之天"云云。据此可知《天论》写作当在《儒术真论》前。

② 阿屯，英语 atom 的音译，今译"原子"。以太，十七世纪初物理学

假设的一种传递引力、电、磁相互作用的媒质，它没有质量，并渗透于整个空间和一切物体。

③ 燿，同曜，泛指日月星辰。太圜，大圆。古代曾认为天圆地方，“大圜在上，大矩在下”，见《吕氏春秋·察意》。

既而读汉秘书郎郄萌所记“宣夜”之说云①：

“天了无质②，仰而瞻之，高远无际，眼瞀精绝③，故苍苍然也。譬之旁望远道之黄山而皆青，俯察千仞之深谷而窈黑。夫青非真色，而黑非有体也。日月众星，自然浮生虚空之中，其行其止皆须气焉④。是以七燿或逝或住⑤，或顺或逆⑥，伏见无常⑦，进退不同⑧：由乎无所根系，故各异也⑨。”（见《晋书·天文志》）

呜呼！斯言也，可谓合于分刌节度者矣⑩。而抱朴子非之曰⑪：“苟辰宿不丽于天⑫，天为无用，便可言无，何必复云有之而不动乎⑬！”

① 郄（xì戏）萌，《晋书·天文志》、《太平御览》卷二引《抱朴子》均作“郗萌”东汉人，生平不详，活动时间约和东汉著名天文学家张衡同时或略早。宣夜说，我国古代的宇宙论之一，相传出自殷代，但《晋书·天文志》引东汉蔡邕谓“宣夜之学，绝无师法”；这里所引“郄萌所记”，《晋书》原文为“记先师相传云”，它是现存有关宣夜说的最早记录；章太炎《小学答问》曾考证“宣”字通“蒦”，度的意思，据此则“宣夜”即“度夜”，也就是它因古代天文学家总在夜间观测天象而得名。

② 了，通晓，引申为透明的意思。质，体。

③ 瞀，目不明。眼瞀精绝，眼花头昏。

④ 行，运动。止，静止。气，三国时吴国的宣夜说支持者杨泉以为即元气，《物理论》：“夫天，元气也，皓然而已，无他物焉。”又，《太平御览》卷二引《抱朴子》，这三句作：“日月星象浮空中，行止皆积

气焉。”

⑤ 七燿，即日、月和金、木、水、火、土五行星。逝，《清议报》误刊为“逃”，据《晋书》校改。逝即“行”。住，即“留”，指在地球上的观察者眼里，有时行星在天空中的位置似乎停留不动。

⑥ 顺，顺行。逆，逆行。太阳系内的天体，运行路线一般是由西向东，但由于地球和行星都绕日运动的缘故，行星的视运动方向则会相反。因此，天文学称行星在天空中的视运动由西向东时为顺行，由东向西时为逆行。

⑦ 伏见，隐现。

⑧ 进退，指行星的顺行和逆行。

⑨ 各，《清议报》误刊为“无”，据《晋书》校改。

⑩ 刌，通“寸”。合于分刌节度，符合精确的天体运行规则。

⑪ 抱朴子，东晋道教理论家、炼丹术士葛洪（约公元二八三——约三六三年）的号。葛洪，字稚川，丹阳句容（今江苏句容县）人，著有《抱朴子》等书。这里引文见《晋书·天文志》，乃是葛洪对宣夜说和虞喜“安天论”的讥评。

⑫ 丽，附着。葛洪赞同浑天说，这种学说以为天有形体，象鸡蛋壳包住如蛋黄的地球，日月星辰都嵌在天层上。

⑬ 有之而不动，指虞喜“安天论”中说，“天魂乎在上，有常安之形；地魄焉在下，有居静之体”。安天论发展了宣夜说的宇宙无限论；但在天有常安之形的认识上，又采用了传统的盖天说，把天穹当作覆盖大地的斗笠，这同宣夜说的“天了无质”的见解有矛盾。

夫大钧播物①，气各相摄②，月摄于地，地摄于日，日复摄于列宿。其所以鼓之舞之旋之折之者③，其用大矣④，安事此苍苍者为⑤？上古风俗淳朴，见有块然成物者⑥，不敢质言以为必无。彼虹蜺特日光水气所激耳⑦，而亦以立名。强名曰“天”，亦若是尔。

① 钧，古代制造陶器的旋轮。播(bǒ 跛)，摇、动。古代把造化即自然界的运动比作大钧，西汉贾谊《鹏鸟赋》："大钧播物兮，坱圠无垠。"

② 摄，吸引。

③ 鼓之舞之，振动奋发的样子。旋之折之，回转绕动的样子。都是形容陶轮制器时的运动状态。

④ 用，器实，也指功用。

⑤ 此苍苍者，指所谓有形体的"天"。以上意思说，自然界的万物运动，就是物质的相互吸引产生的；这些运动状态，本身就是巨大的实体，为什么还要另外创造一个"苍天"呢？

⑥ 块然，孑然，独处的意思。

⑦ 蜺，通"霓"。虹常有内外二环，内环色浓，俗称雄虹；外环色淡，色彩排列次序与虹相反，俗称雌霓。

且"天"之云者，犹曰"道"、曰"自然"而已①。今将指一器一物，以为是"道"也，是"自然"也②，其畴不大噱喷沫者哉③！古者主日而郊④。今乃知万物之生灭消长，皆由太阳之光热致之，而苍苍者无与焉。然则古人亦知其但有"视天"，而非有"真天"，明矣。

① 道，《韩非子·解老》："道者，万物之所然，万理之所稽也。"自然，《老子》："道法自然。"章太炎早期解释说，自然即客观存在，道即自然规律。

② 指一器一物为道，即把具体事物和自然规律混作一谈。谭嗣同在《仁学自叙》中就以为，庄子说"道在屎溺"，禅宗说"佛法是干屎橛"，"无不可也"。

③ 畴，同类。大噱喷沫，形容大笑不止。

④ 郊，祭天，古代君主于冬至日在圜丘（后世的天坛）举行祭天礼，"迎长日之至也"（《礼记·郊特牲》）。章太炎认为，它的含义实际

在于祭祀太阳，初刻本《訄书·天论》："天萃于气，气生于地，地生于日。凡大块之成，品庶之所以每生，惟日是赖，故曰'郊之祭也，大报天而主日'。圣王知天之未尝有顺民之意，而从其主名；其志所昭事，则日也。"

往者宗动天之说①，以为诸层玻璃，互相包裹②，列宿日地，皆如蚁行，而以天为旋磨③。此其说近于浑、盖④。今者各体相摄之说⑤，以为浮行太空，以己力绕本轴⑥，以摄力绕重心⑦；绕重心久，则亦生离心力，而将脱其韁锁⑧；然于昊穹⑨，则本未尝隶属也。此其说近于宣夜⑩。以新旧说相较，新者轨合，而旧者辄差⑪。然则视天之说，不愈彰明较著乎！

① 动天之说，指欧洲的地心说和早期日心说。

② 互相包裹，指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和托勒密的同心水晶球式宇宙模型。他们以为，宇宙是个有限球体，地球居于中心，外面包着透明如水晶的九个天层，日月星辰如钻石一样分别镶嵌在每个天层上，随着天层而绕着静止的地球转动。所以，地心说又叫地心天动说。到十五世纪，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用日心说推翻了地心说，但他仍然沿用了同心水晶球式宇宙模型，以为恒星等天层都围绕不动的太阳转。

③ 旋磨，旋转的磨盘。这是借用我国古代盖天说解释日月运动为右旋的譬喻来描述天动说，《晋书·天文志》："天旁转如推磨而左行，日月右行，随天左转。故日月实东行，而天牵之以西没。譬之于蚁行磨石之上，磨左旋而蚁右去，磨疾而蚁迟，故不得不随磨以左回焉。"

④ 浑、盖，浑天说、盖天说，都是我国古代的宇宙论。浑天说以为天体象个鸡蛋，地如蛋黄，日月星辰附着在天壳上，随天周日旋转。盖天说以为天体象个斗笠，大地象个倒扣的盘子，日月星辰在天穹上交替出没。二说在天动的认识上，都和欧洲的同心水晶球式宇宙模型近似。

⑤ 各体相摄之说，指在康德星云说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近代天体运动论。章太炎在本文中的科学依据，主要是英国天文学家约翰·赫歇耳的《天文学大纲》的中译本，即侯失勒的《谈天》。

⑥ 本轴，天体自转时所绕的中心直线。

⑦ 以摄力绕重心，指一个天体绕另一个天体的公转，实际是两个天体共同绕着相互吸引的合力的作用点即重心运动。侯失勒《谈天》卷六"日躔"、卷七"月离"，都讨论了以摄力绕重心问题。

⑧ 脱其韁锁，即以为绕同一重心运动的天体之间，由于排斥作用，存在着脱离重心的趋势。见侯失勒《谈天》卷八"动理"。

⑨ 昊，昊天，"天"的泛称。穹，穹隆。指所谓"天球"。

⑩ 此其说近于宣夜，宣夜说否定有固体的"天球"存在，在人类的宇宙认识史上是个巨大进步。英国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第二十章评宣夜说的宇宙观："亚里士多德和托勒密僵硬的同心水晶球概念，曾束缚欧洲天文学思想一千多年。中国这种在无限的空间中飘浮着稀疏的天体的看法，要比欧洲的水晶球概念先进得多。"

⑪ 辄差，每有差错。

虽然，泥于所见者，犹以车盖斗莱相拟①，谓上无覆庇，下必不能自立也②。若是，且得无辨乎？

① 车盖，指盖天说曾把天体形容如车盖。斗莱，指浑天说形容天体如鸡蛋，也可比喻为椭圆形的斗中藏着球形大地。以车盖斗莱相拟，指清中叶后以戴震等为代表的一种调和浑、盖说，他们以为盖天说是"人自天内观天"，浑天说是"人自天外观天"，因而地心说和日心说，只是观察者假设的位置不同，而在主张天体浑圆这点上是一致的。

② 自立，指天体的自己运动。戴震等的调和浑、盖说，只反对把大地说成是四方的，不反对同心水晶球式的宇宙模型。后来康有为、谭嗣同等都沿袭了这一见解。

夫体成圆球者，未或不动，动则浑沦四转，无待于覆。地之必有倚赖于太阳者，以其辉润暄蒸①，能生万物耳，非专恃其覆庇也。苟无太阳，则自荧惑而外②，至于海王，斯五行星者，其体质轨道皆大于地③，亦本④尝不能摄地，使绕一重心也，而特无力使之发荣滋长耳。若"天"，则何为也哉！

① 辉，通"晖"，阳光。暄，同"煊"，温暖。辉润暄蒸，形容太阳发出光和热，普照大地。

② 荧惑，火星。荧惑以外，指太阳系的外行星，距离太阳由近至远依次为：火星，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本文写作时，冥王星还没有发现，所以下面说"五行星"。

③ 体质，体积和质量。这里说得不全对，火星体积只有地球的百分之十五，质量只及地球的十分之一，侯失勒《谈天》已指出火星小于地球。

④ 本，当是"未"字之误。

昔利玛窦等知地圆而不知地动①，奈端、哥白尼等知地动而不知日动②，侯失勒等则知日动③。盖太阳之大，较地球三十三万二千倍④，而较列宿则为微末。列宿自一等至七等⑤，人目皆能见之；自八等至十六等，则非人目所能见⑥。然恒星大群皆在天河中⑦，故近天河处星最多，而两极则星渐少⑧。即太阳亦天河中之一星，而地球及诸恒星之统于天河，夫何待言矣。凡体大者必能摄小体。地既为日所摄矣，而持蛇夫第七十星光大日一倍⑨，天狼星光大日四十二倍⑩，织女星光大日六十九倍⑪，北极星光大日九十三倍⑫，皆是能摄日者也。人第见地球为日所摄，而不知日球亦因摄而动⑬。特未知所绕重心，果何所在？梅特勒以为所绕之点在昴宿中⑭。或谓此点离天河半面至二十六度，未可深信。太阳所绕，必在天河⑮。

① 利玛窦(一五五二——一六一〇年)，意大利的耶稣会传教士，明万历十年(一五八二)来华传教，曾把欧洲的天文数学知识介绍给中国著名学者徐光启、李之藻等，但他介绍的宇宙概念则是亚里士多德的水晶球体系，见其所著《乾坤体义》卷二。

② 奈端，今通译牛顿(一六四二——一七二七年)，英国物理学家，经典力学的创始人。他发现的万有引力定律，科学地解释了行星等天体的运动。哥白尼(一四七三——一五四三年)，波兰天文学家。他在《天体运行》一书中，证明地球绕自己的轴旋转，并和其它行星一起，围绕着太阳旋转，推翻了地球不动的学说。但从哥白尼到牛顿，都认为太阳是静止的宇宙中心。

③ 侯失勒，指约翰·赫歇耳的父亲威廉·赫歇耳(一七三八——一八二二年)。他经过系统观测，证明太阳的自行，打破了太阳静止的假说；他并研究银河系的结构，用观测事实支持康德的星云说，创立了近代恒星天文学。

④ 三十三万二千倍，这是太阳与地球的质量之比；太阳的体积，据《谈天》说比地球大一百三十八万四千倍。这里说"太阳之大"云云，不够确切。

⑤ 等，星等，区分天体亮度强弱的等级。这里所说的是视星等，数值据《谈天》卷十五"恒星"。

⑥ 非人目所能见，指望远镜所能见的暗星。现代观测工具所见最暗的星，比二十三等略暗。

⑦ 天河，也叫"银河"，太阳所在的恒星系统即银河系在天球上的投影。

⑧ 两极，指银河系的北极和南极。赫歇耳根据观测计算，银河内恒星的密集程度，同银河系北极处的比例，约为三十比一，见《谈天》卷十五"恒星"。

⑨ 持蛇夫，也叫"蛇夫座"，是个跨天球赤道南北的大星座。

⑩ 天狼星，即大犬座 α 星，实际光度比太阳大二十一倍，距太阳系较近，是全天最亮的恒星。

⑪ 织女星，指织女一即天琴座 α 星。

⑫ 北极星，也叫“北辰”，现在的极星是小熊座 α 星。以上所说诸星和太阳的光度比例，都是十九世纪末天文学的观测数据，现在已有改变。

⑬ 日球亦因摄而动，威廉·赫歇耳于一七八三年发现太阳的自行，以后又根据观测事实证明，太阳运动的方向指着武仙座 λ 星附近的空间；这个数值与近来测定的相差不及 10°。参见《谈天》卷十六。

⑭ 梅特勒（一七九四——一八七四年），德国天文学家，著有《宇宙的奇妙结构，或通俗天文学》等书。昴宿，即位于金牛座中的昴星团，由二、三百个恒星组成，用肉眼可见的有七颗，俗称七姊妹星团；其中最亮的是昴宿六，梅特勒以为是“直到银河最远区域”的我们的宇宙岛的运动中心。

⑮ 或谓……必在天河，《谈天》卷十六“恒星新理”：“天学诸家有言天河与诸恒星，及太阳联为一体，而旋转同绕天河面内之一点，因诸星互相摄，故不因离心力散飞空中。近梅特勒定其所绕之点在昴宿中。顾此点离天河平面至二十六度，则未可深信。盖所绕之点，疑必在天河面内也。”本文中“半”，当作“平”。

盖众星附丽天河，成大椭球①。太阳率八行星，成一世界。而各恒星亦皆有所属之地球，其上所生人物，与地不异②；所谓三千大千世界者近之矣③。又有星团，则《华严经》所谓世界如白云者也④。而天河大群之外，又有星群，散处无所纪者⑤。岂天河以内则所谓欲界，而天河以外则所谓色界、无色界乎⑥？然则忉利、兜率等天⑦，固尚为近人者也⑧。若夫火星之民，能开二渠以转漕⑨，与通达之国不异，则彼长数由旬、衣数铢衣者⑩，其必不在行星矣。

① 大椭球，赫歇耳所描述的银河系形状，见《谈天》卷十五“恒星”。

② 与地不异，十六世纪意大利哲学家布鲁诺、十八世纪德国哲学家

康德，都曾猜测宇宙间存在着无限多的天体，类似地球有生物活动。赫歇耳也接受了这种假设，见《谈天》卷十六“恒星新理”。

③ 三千大千世界，小乘佛教以一千个小世界(现实世界)为“小千世界”，一千个小千世界为“中千世界”，一千个中千世界为“大千世界”。因“大千”是“千”三次相乘，所以叫“三千大千世界”。

④ 《华严经》，大乘佛教华严宗的基本经典。星团是星空中特别稠密的恒星集团，它们的成员用肉眼不易分辨，有的如昴星团则全体笼罩在一团朦胧的星云中，所以这里借“世界如白云”来形容。

⑤ 无所纪，没有统属。

⑥ 欲界、色界、无色界，佛教所谓的“三界”，分别居住着受“烦恼”束缚的程度不同的众生。欲界，即有情世界，居住者身形、心状、情欲三事具备。色界，即无情世界，居住者断绝情欲，但有身形、心状；无色界，即无物世界，居住者身形消灭，心状独存，是小乘佛教幻想成佛后居住的极端世界。

⑦ 忉(dāo 刀)，《清议报》误刊为“切”，据修订手稿校改。忉利，梵语“三十三”的音译。佛教将“欲界”分为“六欲天”，忉利天属第二层，是统治大地万物的帝释及其三十二个臣佐组成的“天国政府”所在，故称三十三天。兜率，梵语“知足”的音译，六欲天的第四层，是菩萨给诸天人讲经说法的“大天宫”所在。

⑧ 近人，类似人间。

⑨ 渠，运河。一八九四年美国天文学家洛韦耳提出，火星上的网状黑线是“火星人”修造的运河，表明火星上存在着类似地球的人类文明。这一假设在当时曾轰动世界，现已被科学实验否定。

⑩ 由旬，佛经中的长度单位，约合四十华里。铢，我国古代的衡量单位，章太炎认为一铢合二十四分之一旧市两(见重订本《訄书·制币》)。长数由旬、衣数铢衣者，指宗教神话中所谓身高几万丈、衣轻如蝉翼的鬼神菩萨之类。

以恒星之体言，北极最大。古者以北极为帝星①，宜亦有见

于此。虽然，圆球则无不动也，北极虽大，宁独无所绕乎②？若是，则“天”固非有真形，而假号为“上帝”者，又安得其至大之尽限而以为至尊也③。故曰知“实而无乎处”，知“长而无本剽”④，则上帝灭矣⑤！孰能言其造人与其主予夺殃庆耶⑥？綦文理⑦，制等杀⑧，则晫然可见可扪者⑨，以日为断限而已⑩。日虽能以光热生百昌，若养气熘火之活人⑪，犹非能以其知识为予夺殃庆也⑫。

① 以北极为帝星，最初见于《论语·为政》，孔丘把行德政的君主比作北辰；以后司马迁在《史记·天官书》中又把北极星称作天帝“太一”的居所；直到清朝，封建统治者都把它叫做“天之最尊星”。

② 宁独无所绕乎，指封建统治者宣传天运无穷，而极星独不移动，所以定它为帝星，象征“天不变，道亦不变”。但自东晋虞喜发现岁差后，人们便知道北极也在绕天球黄极运动，约二万五千八百年一周，因而北极星也并非固定不变。据李约瑟考证，汉代的极星是天枢即鹿豹座4339，现在的极星小熊座α星大约是宋时才定的。

③ 以为至尊，这是基督教宣传的“上帝”观念，章太炎曾详加驳斥，见《无神论》。

④ 故曰二语，出自《庄子·庚桑楚》：“有实而无乎处者，宇也；有长而无本剽者，宙也。”实，指空间的广延性。长，指时间的连续性。本剽，起源和终结。原意是说空间无限，时间也无限。

⑤ 上帝灭矣，意思说懂得了宇宙是无限发展的物质世界，那末“上帝”的观念就消亡了。

⑥ 主予夺殃庆，主宰着赏罚祸福。这里也是批判基督教的迷信宣传，详见本书《无神论》。

⑦ 綦(qí 其)，极、穷尽。文理，指天体运行的轨道。

⑧ 等杀(cuī 催)，等差，指天体结构的层次。

⑨ 晫然，明确。

⑩ 断，《清议报》误刊为“继”，据修改手稿校改。这里是说，要研究天体运行的规律性，那末凭观测可以明确认识的，至今还限制在太

阳系的范围里。

⑪ 养气，即氧气。煴(yùn运)火，无烟的旺火。

⑫ 知识，知觉和认识。这里是说，太阳虽然用光和热促使万物生长，就象空气与火使人类生存一样，但都是自然界的自己的必然的运动，并非它有意识地在赏善罚恶，为祸造福。

呜呼！吾于是知神道设教之故矣①。佛氏之约，不得祠诸天鬼神②，穷理尽性，斯可谓大智哉。然而复谓以世界付帝释者③，其诸婆罗门之信金人④，非以权辞诱之⑤则不能致其尊信欤？睿哲若公旦⑥，其知上帝之有无，与不知上帝之有无，吾不敢知也，苟知之则其心苦矣⑦。

① 神道设教，语出《周易·观卦》："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意思说看到"天"有神明之道，四季更替就不会弄错，圣人就用"神道"来进行教化，天下也就服从了。

② 诸天，指婆罗门教信奉的诸主神梵天、遍入天、大自在天。鬼神，婆罗门教宣传世界上无处没有与"天"相对立的魔鬼，由此造出无数祠祀卜占巫咒之术。释迦牟尼创立佛教时，曾禁止信徒再去祭祀婆罗门教的鬼神，斥之为"邪魔外道"。

③ 帝释，即所谓忉利天的主宰。

④ 金人，泥塑金装的鬼神偶像。

⑤ 权辞，权宜之论。据说释迦牟尼传教时，对初入门的信徒用"权"，即随机应变地讲些浅显道理，以诱导他们信教；对信仰较深的信徒则用"实"，即宣讲成佛的根本道理，以巩固他们的信仰。

⑥ 睿哲，圣智。公旦，即周公旦，西周初的政治家，周武王死后曾摄政；古文经学派说《周礼》即他所作。《周礼》中有很多关于"神道设教"的具体措施，所以这里说不知他是否真的相信上帝。

⑦ 苟知之则其心苦矣，章太炎以为周公旦是改革家，他搞神道设教是为了缓和进行改革的阻力，因而是不得已来骗人。这里也含蓄地指出，康有为、谭嗣同神化孔子，目的还是为了借此推进变法。

菌　说

不知原始，不能反终，故列《菌说》

（一八九九年）

【说明】 题为《菌说》即细菌论的这篇著作，主要是讲进化论，并从哲学上批评谭嗣同的《仁学》。

把人与自然看作统一体，企图发现人类活动同环境变化的相互联系，曾经是中国古代哲学家竞相探索的主题。但随着封建社会的停滞，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一种僵硬的形而上学宇宙观，也在思想领域占据了统治地位。严复译述的《天演论》，运用当时最新的自然科学成就，向僵化的孔学世界观进行冲击，因而受到要求打破封建之道束缚的维新人士的广泛欢迎。但也有些思想家，尝试把西方科学的新道理注入东方哲学的旧躯壳，使它易于取得保守的封建上层人士的同意。康有为早期的《内外篇》、《实理公法全书》，谭嗣同的《仁学》，便表现着这样的倾向。

《仁学》抨击三纲五常，呼号冲决封建网罗，字里行间到处流露着作者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憎恶。但同康有为一样，谭嗣同也“欲将科学、哲学、宗教冶为一炉”，他炼出了什么呢？他把西方物理学所说的“以太”，拿来

作为孔子的"仁"的载体，却又明白宣称这个体就是"心力"，等于佛教的"性海"，基督教的"灵魂"，这不正好抽掉了以太说的唯物主义内核么？他认定"仁"的本性，如以太那样寂然不动，不生不灭，没有矛盾，万古不变，这不又正好接过了以太说的机械自然观特征么？而他说仁即以太，表现为"兼爱"，"慈悲"，"视敌如友"，具有种种道德的政治的品格，创造一切，主宰一切，却又除了被"吾心"所感知以外，不可能用别的方法证明它的存在，因而随便你怎么理解都可以，这难道不是带着相对主义色彩的宗教唯心论么？所以，按照这个体系，必然引出奇怪的结论：现实世界的封建网罗，不过是心造的幻影，只要人们在头脑中消灭了那些幻影，人间的平等便顿时出现，"故冲决网罗者，即是未尝冲决网罗"。显然，《仁学》的哲学体系，尽管不失为戊戌维新思想史上的重要一页，但它在客观上又同进化论相对立，也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戊戌变法的失败，促使章太炎对于康有为、谭嗣同企图使中国走德国"宗教改革"道路的实践，发生了深刻的怀疑。亡命台湾和日本期间，他遍索西方的新道理，重探东方的旧哲学，很快成为进化论的信徒。当《仁学》在梁启超主编的《清议报》上发表后，他立即撰写《儒术真论》表示反对，主要从认识论角度清理宗教的理论基础。其中的附录二《菌说》，便是坚持进化论，反对宗教唯心论的专篇。

章太炎从细菌分析起，指出细菌"亦动亦植"，表明自然界的一切事物，不存在绝对分明的界限。但与谭嗣同的说法相反，这种现象只能证明万事万物都存在

着矛盾，一切变化都可从矛盾的物质现象找到根据。

章太炎接着考察了生命、物种和人类的进化。他强调，从细菌发展到人，是一个自然史过程。这个过程，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组成彼此联系而又互相区别的序列。序列的每个环节，都有相对固定的界限。但生物进化的内在要求，总是不断突破这个界限。这就是细菌变动物、猴子变人的道理，并不存在神秘的"仁"干预进化的事情。

那末，所谓"以太"是怎么回事呢？章太炎指出，科学已证明原子有形体。如果按照当时西方物理学的说法，以太是一种媒质，光波就是以太的弹性振动，那就表明它必然是某种物质，尽管比原子微小，但也"不得谓之无体"。况且中国古代哲学家早已说过物质无限可分的道理。假如真有以太，则自然界必定还有比它更细微的粒子存在。这当然只是章太炎的猜测。但我们注意到，即使在西方，经典力学关于静止、连续的以太存在的假说，受到物理学家的公开怀疑，还是一九〇〇年才开始的。

正是在这个基础上，章太炎对《仁学》所赞同的宗教谬论，例如灵魂不死，上帝造人之类，进行了严肃的批评。

谭嗣同曾经引用《易·系辞》"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等语，证明孔教的鬼神说，同基督教的灵魂说、佛教的轮回说相通。章太炎用"不知原始，不能反终"作题解，表明他研究生物的进化，目的在于探讨人类发展的自然规律，尤其是环境变化同人类进化的一致性。本文后半部分，强调御侮图强的途径在于提高整个民族

的智慧程度和团结性能．批评谭嗣同对帝国主义侵略者所抱的幻想，便清楚地表明他写作的意向。但也正是在这里，说明他并没有跳出意见支配世界的唯心历史观，也没有真正挣脱宗教唯心论的束缚。

本文作为《儒术真论》的附录，陆续发表于一八九九年秋出版的《清议报》第二十八册至三十册。但由于章太炎没有将它收入《訄书》，也由于他没有指名道姓地批评谭嗣同，因而被埋没了七十多年。我们在北京图书馆还发现了它的修改手稿，证明章太炎对这篇早年哲学著作是重视的。本文根据《清议报》原刊和修改手稿相互勘校。另外，选择了修改手稿内较重要的三段，作为附录，供研究者参考。

曩读《庄子·齐物论》，有云"乐出虚，蒸成菌①"，而不谛其所自。夫人心之乐，发于空虚，而能蒸成有形之菌，岂所谓荒唐之言耶②？顷之得礼敦根所著《人与微生物争战论》③，乃悟其言之不虚也。

① 乐，《庄子》旧注多以为指音乐，章太炎解释为情感。虚，空，旧注多以为指箫竽之类乐管，章太炎解释为空虚。蒸，指湿热环境。菌，朝菌，这里指在潮湿闷热的条件下生长的真菌、霉菌、伞菌等。

② 岂所谓荒唐之言耶，修改手稿改为："其言至精矣，所谓美之感情，色之感情，刺激神经，而病于细胞者也。"

③ 礼敦根(Duncan J. Reid)，英国医师。《人与微生物争战论》，一八九二年二月二十六日礼敦根在上海文友辅仁会上所作的讲演，中译文刊登于傅兰雅所辑《格致汇编》一八九二年春季号。

凡人有疾，其甚者由微生物撼①之。而其为动、为植、为微虫、为微草②，则窥以至精之显微镜，犹难悉知。徒可道其有叶

绿质③者为植物，能转徙者为动物耳。而又不能尽合。盖犹仙桃草④之类，其茎叶则卉，其根实则虫⑤。动与植有汗漫而无畔者也⑥。然植物学者，谓寄生之草，至大者为拉弗来写⑦，其花径二丈有五尺，而小者则生于人兽之肺⑧，有则必病；是则所谓菌者是也。德医告格⑨，尝究诸病所自生，于霍乱则谓其由于尾点微生物⑩，于肺痨则谓其由于土巴苦里尼⑪，皆同物也。夫霍乱勿论，若肺痨则往往始于耽色极欲。欲之过而为霉⑫者，亦有蚑行芝生之物孽芽其间⑬。斯所谓"乐出虚，蒸成菌"者，非耶？其递相传染者，虽与乐无涉，而其端则必自乐始。医和⑭之言曰："女阳物而晦时⑮，淫则生内热惑蛊⑯之疾。""于文，皿虫为蛊，谷之飞⑰亦为蛊。"所谓女室疾⑱者，则肺痨与霉近是已。以微草言则谓之菌，以微虫言则谓之蛊，良以二者难辨，而动植又非有一定之界限也。

① 撼，通"感"，这里意为感染。

② 动，动物。植，植物。微虫，微生虫，现在通称原生动物，其中如疟原虫，变形虫（阿米巴），利什曼虫（引起黑热病的病原体）等，都是十九世纪已发现的病原体。微草，指含有叶绿素的微小藻类植物，其中很少数能使人或动物致病。

③ 叶绿质，现通称叶绿素。《人与微生物争战论》："所谓微生物者，或为动物，或为植物，或为微虫，或为微草，难以确定。盖以显微镜窥之，甚难辨其为动、为植。考常植物内含一质叶成绿色者，西名格罗路非勒，译言叶绿也。凡微体内含有此质者，易定其为植物，而能自行移动者，亦易定其为动物。惟人目不及见之微物有多种，不含叶绿者，仍为植物，间有能自行动者，亦仍属于植物。"

④ 仙桃草，即"接骨仙桃"，一种隰草类植物，生长于近水的田野里。它的果实加工后，中医用作滋补药或伤药。

⑤ 其根实则虫，仙桃草的茎中空，叶类似旱莲（喜树），立夏后开细白花，圆锥花序。结的果实大如桃，子中空，常有食心虫蛀食其中。

中医认为需连虫采用方有药效。章太炎这里说根和实都是虫，并将它当作动物与植物的中间形态，是把事实搞错了。

⑥ 汗漫，不受拘束、漫无边际。畔，界限。这里意谓，动物和植物存在着亦此亦彼而没有固定界限的现象。

⑦ 拉弗来写，英语 Rafflesia 的音译，一种菌状种子植物，属于马兜铃目大花科，有多种。常见的一属，学名为"阿诺德氏拉夫里西亚"，产于北加里曼丹沙巴地区热带雨林中，寄生在葡萄类植物皮下，茎、叶都退化成菌丝状，花蕾成熟后突破寄主皮层开放，直径超过一公尺余，是世界上最大的花。

⑧ 小者，指结核杆菌，肺炎双球菌等，必须用显微镜才能看见。

⑨ 告格，今通译柯赫(Robert Koch，一八四三——一九一〇年)，德国著名细菌学家，曾任柏林大学教授。发现肺结核、霍乱等多种重要病原细菌，提出传染病同一定的微生物有关。但不承认进化论，认为微生物的形态是永恒不变的。一九〇五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和医学奖。

⑩ 尾点，"逗点"的旧译。尾点微生物，指霍乱弧菌，由于它的形状略弯，菌体一端有根鞭毛，看起来象个逗点，所以又称逗点状弧菌，一八八三年由柯赫发现。

⑪ 肺痨，肺结核。土巴苦里尼，结核杆菌(Tubercle bacillus)的旧音译，一八八二年由柯赫发现。

⑫ 霉，梅毒。

⑬ 蚑(qí)，虫爬行的样子。蚑行，爬行。芝生，象野菌一样丛生。孽，通"蘖"。孽芽，在树桩上发出新芽，这里意为萌芽。在梅毒的病原体于一九〇五年发现以前，西方医学界往往误以为淋病双球菌是梅毒病原，还有人误以为非致病性螺旋体是梅毒螺旋体。这里章太炎用"蚑行"(螺旋体能运动)、"芝生"(淋病双球菌成卵形，不能运动)来概括。

⑭ 医和，春秋时秦国的名医，下引自《左传》昭公元年。

⑮ 阳物，《左传》杜预注:"女常随男，故言阳物。"晦时，《左传》杜预注:"家道常在夜，故言晦时。"

⑯ 惑蛊(gǔ 古)，章太炎认为，惑即古代医书所说的“狐惑”，由于发热，神情惑乱不定，卧起不安，症状象蛊。

⑰ 谷之飞，指陈粮仓里的蛀虫变成飞蛾。

⑱ 女室疾，由沉溺女色引起的疾病。

动植皆有知①，而人之胚珠血轮②又有知。其胚珠时出游荡，能发小分文③，如掌生指，常出收定质微点④，以入胚珠之中，为其食物⑤。如微生动物已种一病，则胚珠必收之⑥。再种之，则有无数白色血轮，行至种病之处，围其微生物，或噬蚀以杀之。是则物能蛊人，而人之胚珠血轮又能蛊物。盖夫爱恶相攻，一身之中，而肺肝若胡、越⑦也，岂不哀哉！

① 知，知觉。

② 胚珠，细胞。血轮，血球。

③ 文，通“纹”。小分文，细小的网络，这里指由脾脏、肝脏等所产生的网状内皮细胞的形状。

④ 定质，固体。微点，微粒子，这里指衰老了的红血球。

⑤ 为其食物，指红血球衰老了，就被网状内皮细胞所吞食和破坏。

⑥ 收之，捕捉病菌，指白血球中由淋巴细胞转变成的单核细胞，它有吞食细菌和细胞碎片的作用。

⑦ 肺，指肺能容忍结核杆菌生存。肝，指白血球由肝脏制造，因而肝不能容忍结核杆菌生存。其实，肝脏只制造部分单核细胞，大部分白血球还是由红骨髓制造，当时还不了解这一点。胡越，胡指北，越指南，比喻互相疏远。见《淮南子·俶真》高诱注。

虽然，非特淫乐之足以成菌成蛊也。菌蛊已成，则又能强撼人之志念，而使从淫乐。自淫乐以外，喜怒哀乐，又莫不有受其撼者也。佛家谓人身自顶至踵，自髓至肤，有八万户虫①，四头四口，九十九尾，形相非一。一户复有九万细虫，小于秋毫。《宝

积经》② 云："初出胎时，经于七日，八万户虫，从身而生，纵横食啖，令身热恼，生有忧愁"。《僧伽吒经》③ 云："人将死时，诸虫怖畏，互相啖食，受诸苦痛。男女眷属，生大悲恼"。《金匮要略》④ 曰："狐惑⑤ 之为病，状如伤寒，默默欲眠，目不得闭，卧起不安。蚀于喉⑥ 为'惑'，蚀于阴⑦ 为'狐'。不欲饮食，恶闻食臭，其面目乍赤乍黑乍白。"说者以为是虫病也。虫固有情，而能以其情使人烦惑变志，斯则蛊之所以立名欤？而菌虽植物，其有知亦不异于蛊矣。

① 八万，八万四千的略称。佛教著作中常用八万四千来比喻无限多。户虫，佛教著作中猜测的人体内的穴居小虫。

② 《宝积经》，即《大宝积经》，佛教大乘派的经典，唐朝菩提流志译。

③ 《僧伽吒经》，即《大集会正法经》，佛教大乘派的经典，北魏月婆首那译。这里章太炎企图用佛教著作中有关人的生理现象的猜测，来论证细菌活动同人的精神现象的关系。

④ 《金匮要略》，汉末著名医学家张仲景所著《伤寒论》的一部分。

⑤ 狐惑，古代中医指精神病和性病，章太炎解释为梅毒，见《猝病新论》。

⑥ 蚀，侵蚀、毁伤。蚀于喉，指初期梅毒的病灶，有少数发生于口腔。

⑦ 蚀于阴，指发生在会阴部的梅毒病灶，即硬性下疳。

嗟乎！人之始胎也，有不类于"乐出虚、蒸成菌"者耶？有不类于"晦淫生蛊"者耶？而特其形状不别，性情不异也，故一攻之，而一孳乳之①。斯亦可以明爱类之说② 也。今夫生植之始，在男曰精虫，在女曰泡蛋③。泡蛋者即胚珠也。夫妇邂逅，一滴之精，有精虫十数④，入啮泡蛋而破之，以成妊娠。彼精虫者，因人之情而为之使，间无以异乎蛊矣。

① 一，一方。分别指细菌和生殖细胞。孳乳，繁殖、孕育。此谓细菌和生殖细胞原来的形状没有区别，性情也没有差异，因此才会一

者引起疾病，一者孕育胚胎。这里章太炎以为胚胎现象同疾病现象的形成过程很相象，因而表明生命也是在矛盾中形成的。

② 爱类，同类相爱。爱类之说，指达尔文关于人和动物合群性的解释。这种理论认为，人类和许多动物所以有合群性，是因为存在彼此相爱的感情，于是才会对同类互相援助，对异类则敌视和攻击。

③ 洵蜑(dàn 蛋)，卵细胞。

④ 十数，这里数字有错误，一滴精液内通常包含几千万或几亿个精细胞，而与卵细胞相结合的精细胞，则通常只有一个。

吾又读《淮南·墬形训》曰："筊生海人①，海人生若菌，若菌生圣人，圣人生庶人；凡筊者生于庶人。"夫置"若菌"于海人、圣人之间，则"若菌"亦人也。既而读《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有莋都夷白狼王唐菆等作诗三章②，注皆引《东观记》所载夷人本语③，每汉语四字，夷语亦四字，其中如"与人富厚"作"魏菌渡洗"，"部人多有"作"补菌邪推"(今本误倒作"菌补")，是呼人为"菌"也。然则"若菌"即"若人"矣。以淮南王著书，其必非用夷语可知。又以知古者谓人为"菌"，而其语特流传于莋夷也。人之称菌也，其义则必自精虫始，亦以蛊菌为同物，而动植不可以强判尔④。

① 筊，《清议报》误刊为"突"，今据手稿及《淮南子》校改。筊，高诱注谓"人之先人"。据清朝俞樾《诸子平议》考证，当是"胈"(bá 拔)的误字；"胈"下当有"人"字；胈人，皮肤有浓毛的人。海，通"晦"。海人，皮肤黝黑的人。章太炎以后改"筊"为"罙"，认为罙人、海人都是古代南方的少数民族。

② 莋(zuó 昨)都，汉代县名，在今四川汉源东北。莋都夷，古代居住在莋都地区的少数民族。白狼，《清议报》误刊作"白狼"，今据修改手稿改。白狼、唐菆(zōu 邹)，都是古代莋都夷部落的名称。作

诗三章，《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明帝永平中益州刺史朱辅上疏："今白狼王唐菆等慕化归义，作诗三章。……有犍为郡椽田恭与之习狎，颇晓其言。臣辄令讯其风俗，译其辞语。今遣从事史李陵与恭护送诣阙，并上其乐诗。"传全录其《远夷乐德歌》等三篇，皆汉语。

③ 夷人本语，前传李贤注："《东观记》载其歌，并载夷人本语，并重译训诂为华言，今范史所载者是也。今录《东观》夷言，以为此注也。"下引二语，均见传所载《远夷慕德歌》注。

④ 强判，强行区别。这里试图从历史比较语言学上证明，中国古代各族都曾呼"人"为"菌"，并试图为其找出自然根据，以证明古人已猜测到动植物之间没有绝对界限，人是由细菌变的。

夫其以淫乐而成是菌蛊也，则曷故哉？伏曼容①之说《易》曰："蛊②，惑乱也，万事从惑而起，故以蛊为事③"（见《周易集解》）。《首楞严经》曰④：一切众生⑤，"因诸爱染⑥，发起妄情⑦，情积不休，能生爱水⑧。是故心忆珍羞，口中水出；心忆前人，或怜或恨，目中泪盈；贪求财宝，心发爱涎，举体光润；心著行淫，男女二根⑨，自然流液。""诸爱虽别，流结是同⑩。"由斯二说推之，因人有牝牡之情，而传之于精虫；精虫受之，其情则与人同，而有慕为人形之志，于是为之胚胎以象之⑪。彼十数精虫之造人，犹数千微虫之造珊瑚⑫。微虫果能成珊瑚也，事之起于蛊也⑬。精虫果能成人也，人始已蛊，而精虫以蛊成其事也。夫非有"上帝"之造之，而物则自造之。故曰："咸其自取，怒者其谁耶！"⑭

① 伏曼容，南北朝时梁朝经学家，曾著有《周易注》，已佚。唐朝李鼎祚辑录《周易集解》保存了片断。

② 蛊，《周易》卦名。巽下艮上（☶）。其字义有二说：一释为疑惑，《左传》昭公元年："女惑男谓之蛊"；一训为事，谓蛊通故，故即事，《周易》王弼注、《左传》杜预注等均主此说。章太炎主前说，因引

伏曼容注为证。

③ 以蛊为事,《清议报》误刊作"以为蛊事",今据《周易集解》改。

④ 《首楞严经》,简称《楞严经》,最早传入我国的佛教经典之一。这里的引文据唐朝房融与僧般刺蜜的合译本,略有删节。

⑤ 众生,佛学术语,泛指有生命的东西,这里指人类。

⑥ 诸,各种。爱染,受爱欲所污染,与下面的"妄情"等都是佛学术语。

⑦ 妄情,不真实的感情。

⑧ 爱水,由于贪欲心驱使而流出的液体。

⑨ 根,这里指生殖器官。

⑩ 流,沉下,指液体总是往下流。结,束缚。这是说,各种情爱的对象虽然很不同,但是流出液体并使思想受束缚,则是相同的。

⑪ 为之胚胎以象之,章太炎企图从精神活动与生理现象的关系上,来说明胚胎的形成和发育问题,但他说精子"有慕为人形之志",则是受了西方胚胎学中所谓"精原派"的唯心论的影响。

⑫ 微虫,指珊瑚虫,一种腔肠动物,有的外层能够分泌石灰质的骨骼,在海洋中堆积成珊瑚礁,还有的由中胶层形成骨骼,很坚硬,可作装饰品。

⑬ 事之起于蛊也,因为珊瑚群居,很乱,所以这里说,有乱,才有珊瑚。

⑭ 咸其自取二语,引自《庄子·齐物论》,原意是说,天地的运动,好比刮大风,使一切有孔的物体发出各种声调,但声调虽有千差万别,"咸其自取,怒者其谁耶"。统统是由它们自身内在因素决定的,哪里有发怒吹气的宇宙主宰呢?这里章太炎借用来驳斥基督教关于"上帝创造世界"的说教。

呜呼!事之由妄想而成者,岂独胚胎然哉?知此者莫察于大公调①。少知问曰:"四方之内,六合之里,万物之所生恶起?"大公调曰:"阴阳相照相盖相治②,四时相代相生相杀。欲恶去就,于是桥起③,雌雄片合④,于是庸有⑤。安危相易,祸福相

生、缓急相摩⑥，聚散以成。此名实之可纪，精微之可志也⑦。随序之相理⑧，桥运之相使⑨，穷则反，终则始，此物之所有。”(《庄子·则阳篇》)

① 大，通“太”。太公调，与下文“少知”均为《则阳》作者所造寓言人物。成玄英疏：“智照狭劣，谓之少知。太，大也；公，正也。道德广大，公正无私，复能调顺群物，故谓之太公调。假设二人以论道理。”

② 阴阳，《则阳》谓“气之大者也”，是知原指相反相成的两种物质现象。相照，相互映照，这里有相互联系的意思。盖，通“害”。郭庆藩集释引俞樾曰：“盖当读为害。《尔雅·释言》：‘盖，割裂也。’《释文》曰：‘盖，舍人本作害。’是盖、害古字通。阴阳或相害或相治，犹下句云四时相代相生相杀也。”相盖，相互割裂，即相互对立。相治，相互辖治，即相互制约。

③ 桥，王先谦集解引宣颖说：“桥，同矫，下同。”成玄英疏：“矫，起貌也。”

④ 片，陆德明《释文》：“音判。”意为半。片合，合其半成夫妇。

⑤ 庸，成玄英疏：“常也。”

⑥ 摩，通“磨”，研磨，这里是矛盾的意思。

⑦ 微，《清议报》漏刊，据《则阳》原文补。志，记录。

⑧ 随序，有次序。相理，相互制约。

⑨ 桥运，有节奏的运动。相使，相互驱使。

盖凡物之初，只有阿屯①，而其中万殊。各原质②皆有欲恶去就，欲就为爱力、吸力③，恶去为离心力、驱力④。有此故诸原质不能不散为各体，而散后又不能不相和合。夫然，则空气金铁虽顽，亦有极微之知。今人徒以植物为有知者，益失之矣。《楞严经》曰：“由因世界，愚钝轮回⑤，痴颠倒⑥故。和合顽成，八万四千枯槁乱想⑦。如是故有无想羯南⑧，流转国土⑨，精神化为土

木金石，其类充塞。”是佛家亦知金石为有知。要其痴钝，亦可谓之无知；前所谓死后各点无知者⑩，即谓如是。盖与之⑪则可曰有知，奋之⑫则可曰无知。彼其知则欲恶去就而已。不如是不能自成原质，亦不能相引而成草木⑬。夫其桥起而相引也，则于是有雌雄片合，而种类⑭成矣。有种类，则又有其欲恶去就，而相易相生相摩，渐以化为异物。故既有草木，则草木亦如瞽之求明，如痿之思起，久之而机械⑮日生，刻意思之以趋于近似，而其形亦遂从之而变，则于是有蜃蛤、水母⑯。彼又求明，则递为甲节⑰，为脊骨⑱，复自鱼以至鸟兽而为猿、狙、猩、狒，以至为人⑲。此所谓“随序之相理”也。

① 阿屯，英语原子(atom)的音译。十九世纪末，自然科学还普遍认为原子是物质结构的最小单位。所以这里说，一切物体的本原，只有原子。但作者又认为，原子中间，也存在着无数差别。这是对当时认为所有原子结构都是相同的观念，提出了怀疑。

② 原质，元素。

③ 爱力，即吸力，现在叫做吸引或引力。

④ 离心力，即驱力，现在叫做排斥或斥力。

⑤ 轮回，流转的意思，佛教宣扬因果报应，说一切有生命的东西，根据其行善作恶的程度，死后分别进入天堂或地狱，或继续变成人、畜牲等等。这种生死变化，地位升降，好象车轮旋转不停。愚钝轮回，《首楞严经》把所谓有情世界的生物死物，分为十二类，每一类都算一种轮回；愚钝轮回属于“痴类”，包括土木金石等非生物。

⑥ 颠倒，佛教宣扬精神第一性，物质第二性，物质世界是精神世界的幻象，所以叫“颠倒”。

⑦ 枯槁乱想，胡想自己变成了枯木僵石。

⑧ 无想，泯灭思想。佛教鼓吹信佛的人，思想必须超越现实，做到身如槁木死灰，叫无想，或叫无想定。但有的宗派以为凡夫不能泯灭思想活动，因而只要入定时思想寂静到细微难觉，就叫无想。遏

南，梵语“凝滑”的音译，指受精七天的胚胎。

⑨ 国土，居处，佛教对一切有情物体所在地的称呼。

⑩ 前所谓死后各点无知者，指《儒术真论》中所说："故精离则死，死则无知，其流定各质(液体固体)，久则合于他物，或入草木，或入胎卵，未有不化者。"章太炎企图以此证明生和死是可以转化的，有生命物体同无生命物体也没有绝对界限。

⑪ 与，亲附。与之，指互相吸引。

⑫ 奋，挥去。奋之，指互相排斥。

⑬ 这里章太炎说明，正由于事物内部存在着矛盾，无机物才向有机物转化。

⑭ 种类，指动物、植物、矿物以及其中各门类。

⑮ 机械，机构，指动植物的生理结构。

⑯ 蜃蛤，蛤蜊，水生软体动物，大的叫蜃，小的叫蛤。水母，水生腔肠动物。这里章太炎想说明生物的发展都出于内因，但限于当时的科学水平，他把植物看成都比动物低级，不符合动植物分化有着不同规律的事实。

⑰ 甲节，节肢动物，比软体动物高一级的无脊椎动物，如蜈蚣、虾、蟹、蜘蛛以及所有昆虫。

⑱ 脊骨，脊椎动物，动物中最高等的一门。依照进化程序，分为六类：圆口类，如鳗；鱼类；两栖类，如蛙；爬行类，如蛇、龟；鸟类；哺乳类，如最低级的鸭嘴兽，最高级的人。

⑲ 狙，猕猴。猩，猩猩。狒，狒狒，猿类的一种。章太炎在这里描绘了一幅地球上物种起源和进化的图景：生物起源于死物，有生命物体来自于非生命物体；最简单的微生物，变成草木，草木变水母，水母变蛤蜊，蛤蜊变虾蟹，变昆虫，虾蟹变鱼，鱼变鸟，变兽，兽变猴子，猴子变人。除少数情节而外，大体符合今天我们所知道的自然界的历史事实。

其渐思而渐变也，则又有二端：有以思致其力而自造者焉，

有不假于力而专以思自造者焉①。致力以自造者，接子或使之说也；不假力而自造者，季真莫为之说也②。(二说亦少知问语。)如鸟之修颈长喙，适可以理毛羽，此或有体操之术，令其胸长而项伸，此致力以自造者也。如夫露巢之鸟，患人之探其卵也，则其卵多非白色，与暗处者③迥殊。故巢草莱者，卵必青绿若萌芽；巢河干者，卵必暗绿若芦苇；巢乔木者，卵必光绿若树叶；巢山崖乱石荆棘之中者，卵必棕色而有花点，以与土石相混。夫其色之必同于所处之草木土石者，以眩人之目，使不能辨目。若是者，鸟岂能致力以造是哉？苟曰"上帝为造之"，而鸟之死于矰缴探雏者，亦自不少，又何其矛盾也？然则必由鸟之思护其卵，积精专思，而遂变其形色，所谓以思自造者也。夫自诸异物而渐化为人者，此亦以思自造者也④。若是者则皆所谓以妄想生之，而伏曼容之所谓蛊，《淮南》之所谓菌也。

① 意为：它们由逐渐想变而逐渐实现变，又有两种出发点：有的想尽自己的力量创造新的形体，有的则不借助于自身的努力而专门靠思想去创造新形体。

② 接子、季真，传说都是战国时齐国的学者。《庄子·则阳》："少知问曰：季真之莫为，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议，孰正于其情？孰偏于其理？"成玄英疏："季真、接子，并齐之贤人，俱游稷下，故托二贤明于理。莫，无也；使，为也。季真以无为为道，接子谓道有为使物之功。"或使，有所作为。莫为，无所作为，这里意为自然起变化。

③ 暗处者，这里指筑巢在阴暗地方的鸟。

④ 此谓从各种不同生物而逐渐变成人，这也是"以思自造"的。

人之有生，无不由妄，而舍妄亦无所谓真。是故去其太甚，而以"仁义"檃栝烝矫①之，然后人得合群相安。斯途径之必出于此者也。若谓身相属妄，而舍利②是真，卒之无生灭、增减、变易者，适成其顽，而勿见其灵，学之乃适增其妄也③。夫妄性虽

成，化以礼义，则自入进步。故最初祖祢孰不兄弟聚麀[4]者，而自政俗日跻，今遂以此为大垢。此进步之说也。苟曰："吾祖有聚麀之妄，而后有我，即不妨效其聚麀。"是循妄而勿去太甚也。苟曰："吾生由于聚麀之妄，必无生而后为真。"是又成顽而增妄也。

① 檃栝，矫正弯曲木材的工具。烝矫，烘烤矫正。

② 舍利，梵语 Śarira 的音译略称，意为"身骨"，指佛教徒死后火葬所剩下的骨灰，这里指"灵魂"。

③ 谭嗣同的《仁学》曾说"仁为天地万物之源"，"仁者寂然不动"，"不生不灭仁之体"。说不承认"仁"即灵魂，"泥于体魄，中国一切诬妄惑溺，殆由是起矣"。

④ 麀（yōu 优），母鹿。聚麀，杂交。《礼记·曲礼》："夫惟禽兽无礼，故父子聚麀。"兄弟聚麀，指原始社会早期兄弟共妻的群婚制。

昔唐终南沙门宗密作《原人论》[1]云：孔、老、释迦，皆是至圣，设教殊途，有实有权[2]。"二教唯权，佛兼权实。策万行惩恶劝善，同归于治，则三教皆可遵行。推万法穷理尽性，至于本源，则佛教方为决了。"夫六经之说，诚亦有权，与人天、小乘、法相、破相等教[3]同意；而穷原反本，则其实确然不拔，乃有卓出一乘显性之上者。要之，儒、佛、庄子三家，皆属理想，亦皆参以实验，较之袄教各家[4]，诚若玉之视燕石[5]矣。而佛必以空华相喻[6]，庄亦间以死沌为词[7]，斯其实之不如儒者也。

① 沙门，僧侣。宗密，唐朝后期的著名和尚，大乘佛教的宗派华严宗第五祖，陕西终南山草堂寺的住持。《原人论》，宗密的主要著作，内容涉及宇宙、生命和物种的起源，人类社会不平等的由来等，杂揉孔孟之道以及道家哲学的唯心论，对佛教唯心论进行修改，使之更适合封建统治的需要。谭嗣同的《仁学》便采取了它的不少观点。

② 实、权，都是佛教术语。永恒不变的“规律”，叫做“实”；随机应变的手段，叫做“权”。

③ 人天、小乘、法相、破相等教，宗密的《原人论》，将佛教的各种流派，按照唯心论彻底不彻底，分成五等：一、人天教，即宣扬最粗糙的因果报应之类迷信的佛教前身派别；二、小乘教，即早期原始佛教，其中承认精神和物质都是客观存在，有二元论倾向；三、大乘法相教，即唐朝玄奘创立的法相宗，又叫唯识宗，它否认物质的客观实在性，鼓吹精神是唯一的存在，现实世界不过是“识”的幻象；四、大乘破相教，即以破除法相宗唯心论不彻底为目的的宗派，包括华严宗在内，鼓吹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都是“空”，都不是真实的存在；五、一乘显性教，指宗密自己发展了的华严宗唯心论，他认为破相教只是证明一切皆“空”，有使人们觉得连佛教的西方极乐世界都是假的危险，因此必须利用种种诡辩“直显真源”，劝诱人们相信极乐世界是“真”的。宗密宣称，一乘显性教最高明。

④ 祆教，本为古波斯拜火教的汉名，这里泛指西方传入中国的各种宗教，主要指基督教。

⑤ 燕石，象黑玉的石头，传说春秋时宋国有个蠢人曾把燕石当作“天宝”。见《太平御览》五七引《阚子》。

⑥ 空华，指眼病患者所见的幻影。佛教比喻物质世界好象空花，都是众生妄心所变现的幻影，而不知离开“心”就没有客观存在的实体，所谓“妄认四大为自身，六尘缘影为自心相，譬如彼病目见空中华”，见宗密《圆觉经略疏》。

⑦ 死沌，《庄子》谓万事万物都是“我”的幻觉，因而死与生并无区别，最理想的自然状态是混沌，参见《齐物论》、《大宗师》等。

大公调曰：‘丘里①者，合十姓百名而为风俗也。合异以为同，散同以为异。今指马之百体而不得马，而马系于前者，立其百体而谓之马也②。”《涅槃经》③曰：“一切众生，不退佛性④，名之为有⑤，决定得故⑥。譬如王者告一大臣，‘汝牵一象，以示盲

者’。时彼众盲，各以手触。王问之曰：‘象为何类？’其触牙者，即言‘象形如芦菔根’；其触耳者，言‘象如箕’；其触头者，言‘象如石’；其触鼻者，言‘象如杵’；其触脚者，言‘象如臼’；其触脊者，言‘象如床’；其触腹者，言‘象如瓮’；其触尾者，言‘象如绳’。善男子如彼众盲，不说象体，亦非不说，若是众相悉非象者，离是之外，更无别象。说佛性者亦复如是。”此二说意旨大同，而以佛性不滞于一体。然数体相合，即为佛性，则正可借证人性之说⑦。

① 丘里，指居民点，犹言聚落。

② 百体，指组成一个马群的许多个别的马。谓指着一百匹马中每匹马的个体，却总找不到“马”，然而马就拴在你的面前，为什么呢？因为总括了一百匹马的所有个体，才叫做“马”。

③ 《涅槃经》，即《大般涅槃经》，佛教的主要著作之一。这里引自北凉昙无谶的译本，但删节了很多关于“佛性”的说教。

④ 佛性，佛学中性、相对称，“性言其体，相言可识”；佛是觉悟的意思，性指永恒不变的内在本质。不退佛性，《涅槃经》二十七：“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如来常住无有变易。”

⑤ 有，存在，相对于“无”或“空”而言；另，佛学中也称因、果为有。

⑥ 得，佛学中所谓有名无体的现象（不相应法）之一，指可造作成就的一切事物现象；常用绳作比喻，故又称得绳。决定得，无可怀疑之“得”，犹言必然。

⑦ 人性之说，这里指人类的生理结构问题。

盖内有精虫，外有官骸，而人性始具。使官骸皆殒，而精虫独存，则无声色香味诸欲，而独有牝牡之情，若去就桥起雌雄片合之始而已。此则于生人全性之中而得其见端，倘不能谓性具于是也①。说今人之死也，则淡、养、炭、轻②诸气，盐、铁、燐、钙诸质，各散而复其流定之本性③，而人之性亡矣。离此流定而复索一舍利性海④，亦犹离此诸体而索马索象也。

① 此，指精子单独存在时的性质。倘，通尚。谓这在活人全部生命特征之中可以看到它们的起点，还不能说活人生命特征就是具备在这里面。当时有一种意见，认为精细胞包括了人的全部生命特征，否认后天获得性可以遗传。这里对此表示怀疑。

② 淡、养、炭、轻，即氮，氧，二氧化碳和氢的旧译。

③ 流定之本性，气体和固体的本来状态。

④ 性海，佛教把世界的本原叫做“真如”，说它的本性深广如海，就叫“性海”。舍利性海，指灵魂，这里的意思是死尸一样的性海。谭嗣同的《仁学》说：孔子所谓“仁”，就是佛教所谓“性海”，“法界由是生，虚空由是立，众生由是出”。这里以生命的物质性批评了他的论点。

或谓“性海即以太”①。然以太即传光气②，能过玻璃实质，而其动亦因光之色而分迟速③。彼其实质，即曰阿屯，以一分质分为五千万分④，即为阿屯大小之数，是阿屯亦有形可量。以太流动，虽更微于此，而既有迟速，则不得谓之无体⑤。如《淮南·俶真训》云：“秋毫之末，沦于无间⑥，而复归于大矣；芦苻之厚⑦，通于无圻⑧，而复反于敦庞⑨。若夫无秋毫之微，芦苻之厚，四达无境，通于无圻，而莫之要御夭遏⑩者，其袭微重妙⑪，挺挏⑫万物，揣丸变化，天地之间，何足以论之？”盖所谓性海，无秋毫之微，芦苻之厚。而阿屯以太，则尚不免于毫末沦无间，芦苻通无圻也。以此相拟，终不相类。即如光、热、电三者，虽不能得其质点，而终与湛然不动者有殊；舍利性海，岂是之比？苟如是，动则速矣，力则厚矣，而亦与极顽之日星同类，宁能超出万有耶？

① 以太，十七世纪初物理学假设的一种传递引力、电、磁相互作用的媒质，它没有质量，并渗透于整个空间和一切物体。这种假设，肯定空间是物质的，但否定了空间只是物质运动的基本形式，因而

是机械唯物论。或谓“性海即以太”，指谭嗣同《仁学》把孔子的仁，佛教的性海，基督教的灵魂，统统附会成以太。将以太说成是观念性的东西，便抽掉了以太说的合理内核。

② 光气，光波。

③ 其动，指以太的振动，十九世纪以后物理学认为以太是一种极细微的弹性凝胶体，光波或电磁波通过以太振动的传播，就引起波浪起伏似的振动。光之色，指各种可见光的波长。迟速，根据以太说，以太振动的快慢引起光的波长不同。

④ 分质，分子，量度单位，指一吋(二点五四厘米)。此谓将一吋长的物体，分割成五千万个部分，每个部分便是原子的大小。

⑤ 无体，没有形体。这里批评谭嗣同的下列观点:“任剖某质点(物体微粒)一小分，以至于无，察其为何物所凝结，曰惟以太。”

⑥ 沦，没，这里谓一直细下去。无间，无限小。

⑦ 芦苻，芦苇内壁的薄膜。厚，薄。

⑧ 无圻，无限，指无限薄。

⑨ 敦庞，极厚。此谓秋毫的末梢，沦降至无限细，相比起来，原来的秋毫之末就成为大而粗的一类了。苇膜的薄度，达到无限薄，相比起来，原来的芦苇薄膜就成为厚而又厚的一类了。

⑩ 要(yāo)御，阻碍、抵抗。夭遏(è饿)，摧残。

⑪ 袭微重妙，道家术语，意思是掌握极其奥妙的真理。

⑫ 挺挏，推动。

或谓“必知各原质之成于以太①，万物之成于各原质，而后知内外四大②，至于六道③，无一非我④，乃为乾元至仁之量⑤，是固然矣”。然所以见⑥为殊者，以官骸相阂，所以见为合者，以原质相同。原质有形，即以太亦有至微之形，固不必以邈无倪际⑦之性海言也。然官骸虽一时暂有，而兼爱既济之道⑧，即由官骸而生。何者？以知识之全体，亦不能出乎官骸之外也。人之嗜欲，著于声、色、香、味、触法，而仁义即由嗜欲而起。独夫

为我，即曰“贪贼”；能近取譬⑨，即曰“仁义”。故《易》称“利物足以和义”⑩，明非“利”亦无所谓“义”也。有义则分际有远近，而恩施有隆杀。是故至仁之行，可以强恕求之，而其量无可尽之理。随俗雅化⑪，则周、孔不能舍刍豢；有身勿戕，则释迦亦不能废⑫菜果，此皆以义裁断者。而谓至戚不异于行路，华种无间于晳人，其可乎？是故内圣外王⑬，无不托始于六根三欲⑭；制为礼义，所以养欲给求，而为之度量分界⑮。（《荀子·礼论篇》）余所谓舍妄无真者是也。若必轻其官骸，而重其性海，兹义递衍，则遂以二亲为凡民，而阿阇世王之弑父⑯，亦可悔悟入道。（见《涅槃经》）夫岂释氏之论独高耶？亦由不得其本而已。

① 原质之成于以太，指谭嗣同主张“原质之原，则一以太而已”，也就是“仁为天地万物之源”，由此至“是固然矣”。均约引《仁学》语。

② 内外四大，佛教术语，指构成世界的四种基本元素，即所谓地、水、火、风。华严宗认为内四大，指人对四大的感觉，如地性坚，水性湿，火性热，风性动等；外四大，指世界上地、水、火、风四大现象；又称内外四大，即认识主体和认识对象，都不是真实的存在，而是某种不依赖于肉体的天生的“种子”所产生的幻象。

③ 六道，指佛教把“众生”分为六类：天，人，阿修罗，地狱，饿鬼，畜生。生物都根据生前为善或作恶的程度，死后分别进入相应的“道”，接受报应。

④ 无一非我，谭嗣同《仁学》根据华严宗的理论，以为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现实世界和“六道轮回”都没有差别，一切都在“我”中间合一，“虽我亦幻也”。

⑤ 乾元，《易·乾》：“大哉乾元，万物资始。”元有始、首、大诸义。乾为《周易》的首卦，代表天、阳等。儒家认为它和坤（地、阴）结合，就生成宇宙万物。谭嗣同称“元”和“仁”是一回事，“我”是“仁”的最高表现，因此全部世界都可以归结为一个“我”字。

⑥ 见，通“现”。

⑦ 倪，通“睨”，看。邈无倪际，远得看不到边。

⑧ 既济，《易》卦名。孔颖达正义：“济者，济度之名。既者，皆尽之称。万事皆济，故以既济为名。”兼爱既济之道，在《仁学》中说与“仁”、“灵魂”、“性海”及“以太”一样，都是离开人的官骸而向来就有的东西。

⑨ 能，亲、善。能近，善于亲近别人。取譬，取得借鉴。

⑩ 利物足以和义，行为有利于万物就合乎“义”。见《易·乾卦·文言》。

⑪ 随俗雅化，跟着社会习惯来改变自己的行为标准。

⑫ 废，《清议报》误作“啖”，据修订手稿改。

⑬ 内圣外王，《庄子·天下》概括儒家学说是在野时以“圣人”自居，得势时就实行“王道”。

⑭ 六根，佛教术语，指眼、耳、鼻、舌、身、意六种官能。三欲，指佛教说的形貌、姿态、性爱等三种欲望。

⑮ 为之度量分界，《荀子·礼论》：“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

⑯ 阿阇世王，古印度摩揭陀国的大奴隶主，公元前六世纪中叶，他谋杀了自己的父亲，即位称王。《涅槃经》说，阿阇世王弑父以后，悔悟了，改信佛教而获得超脱，因而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典型。

总之，轮回之说，非无至理，而由人身各质所化，非如佛家所谓灵魂所化也。六道升降①，由于志念进退，其说亦近，而所化者乃其胤胄，非如佛家谓灵魂堕入诸趣也②。故理想之学，少渐多顿；实验之学，有渐无顿。

① 六道升降，佛教的轮回说，谓存在于六道中的灵魂，由于自我修养程度不同，必定得到报应，在六道中升降浮沉，称作“六道轮回”。

② 诸趣，指六趣，六道的别称。

或曰："人固有自忆其前生者"，安得谓轮回无与于灵魂耶①？曰：夫异体相知②，则有虾与水母矣③。然则吾所谓自忆为前生者，宁知非他人所亲历，而吾以异体知之，亦若虾之与水母耶？且以演若达多照镜事④况之，彼眉目可见，而忽然以为魑魅，至于狂走(见《楞严经》)，此则非有因缘⑤而致。彼忆前生者，亦若是则已矣。且中国未有前生之说时，人未有忆前生者也，即忆之亦未尝以为前生。自闻前生之说，而始以所忆者当之耳。亦犹乍忆高冈，如见其峦峤嵯峨，陵阜耸峻者，而心以为是华岳、岱山，然究未登华、岱也。彼忆前生，亦复如是。然何以以为华、岱，而不以为妄构假名之山？华、岱之名其所已闻也。彼闻有前生之说，而以所忆为前生者，亦复如是。

① 或曰，指谭嗣同肯定佛教的轮回说，"生能记忆前生者往往有之"，以此论证"今生来生本为一我"。

② 异体相知，不同生物体互相亲善，指生物界的共栖现象。

③ 虾与水母，水母为食肉动物，但有的水母只吃大鱼，一些小虾小鱼便生活在它下面，避免被大鱼吞食。

④ 演若达多，《楞严经》说是古印度室罗城人，一天忽然照镜子，看见镜子中头像眉目清楚，却不知这是他自己的映像，因而怀疑自己的头没有眉目，是妖怪，终于发疯。佛教以此宣扬人不过是轮回不息的灵魂的幻像。

⑤ 因缘，佛教术语，内在原因和外部条件。

前生之说替①，而上帝造人之说起。彼亦非持之无故也。盖曰有养气，无淡气，则人将暍瘛②以死，而今分剂适合；他如卵中白质③，未出之雏，足以自养；草木子中之胚乳④，亦能化糖以养苗，而叶有又依螺线而生⑤，巧合算理⑥者；非上帝为此人物，而配其分剂，调其节度，资其匮乏耶？

① 替，衰落。

② 喝懑，噎闷。

③ 卵中白质，指鸟蛋中的蛋白部分。这里将事实搞错了，卵生动物胚胎由受精卵形成，而发育所需营养物质，则集中在蛋黄里。

④ 草木子，植物的种子。胚乳，种子内贮藏的营养物质，供给胚(不是"苗")发育用。

⑤ 螺线，数学中的一种曲线。这里指十七世纪以后，解析几何学通过对某些植物，如三叶草、睡莲、常春藤等叶子形状的研究，总结出一系列曲线方程式。

⑥ 算理，数学定理。当时有的唯心主义者，否认几何概念来自现实物体的空间形式，而目的论者更鼓吹现实的空间形式，是上帝根据数学定理所作的巧妙安排。

曰：夫久处于是，则寝食衣被，亦以是为调适。麋鹿食荐，夏虫茹腐①，非甘之也。彼生乎其地，长乎其时，则自以此为适矣。卵白胚乳之给养，岂有他哉！舍是无可食，则致命遂志于是，而不愿其外矣。老子曰："草食之兽，不疾易薮，水生之虫，不疾易水"(《庄子·田子方篇》)。此言生此地，食此饵，故能成此形，具此性也。使有养无淡，则亦自有一物能当此浓郁之气②者，生乎其间。如人不能入水火，而火鼠③海鱼，初不以为患也。且亦安知其无人哉？没人④泅水，与鲸鲵同乐，为取珠耳，非不得已也。果不得已，则人将常习于水。有养无淡，则人将常习于养，亦自可以不死，而毛羽鳞介，渐则因其思力而生。彼鲛之化鹿⑤，雉之为蜃⑥，有明征也⑦。故曰："万物皆出于几，皆入于几。"⑧

① 夏虫，夏天的昆虫，指苍蝇、蚊子、萤火虫之类的幼虫。茹腐，吃腐臭的东西。

② 浓郁之气，指空气里没有氮气，而由纯氧组成。

③ 火鼠，古代传说我国西部的一种鼠类，能在火焰中生活。见崔豹《古今注》。

④ 没(mò)人，潜水者。《庄子·达生》郭象注："没人，谓能鹜没于水底。"

⑤ 鲛之化鹿，古代相传南海中沙鱼如有斑纹，会化为鹿。

⑥ 雉之为蜃，古代相传野鸡在冬天钻进大水里，会化为大蛤。

⑦ 有明征也，修订手稿在本句下增："是非独应于空间也，虽应于时间亦然。夫身在齠齔(换牙齿，指童年)，觉度岁恒迟，中年以后，觉春秋甚速。一等之日，非有赢缩也，而少与壮异其观念焉。夏昼势热，故恒见其长，冬夜静寐，故无异于短。二时之晷刻(钟点)，非有舒蹙也，而觉与梦异其观念尔。然则蟪蛄冥灵，虽有寿夭，夭选其形，腾跃莫外，一固不觉其短，一亦不觉其长也。"这里说明，时间与空间一样，都是客观存在的，指出谭嗣同的错误，在于用主观感觉代替客观存在。

⑧ 几，几咸，《庄子》术语，原意指万物的本原，这里是"变化"的意思。见《庄子·至乐》，大意说：万物都是从变化当中生成的，又都复归于变化中去。《至乐》推测说，人是马变的，马是豹变的，豹是虫变的，虫是植物变的，植物最初的形态是青苔，而青苔的形成则由于水土两种物质的互相作用，所以一切物种都有变化。这是我国最早的朴素进化论。

夫上帝为何者哉？《论衡·自然》曰："天地合气①，万物自生，犹夫妇合气，子自生矣。万物之生，含血之类②，知饥知寒，见五谷可食，取而食之，见丝麻可衣，取而衣之。或说以为天生五谷以食人，生丝麻以衣人——此谓'天'为人作农夫桑女之徒也。不合自然，故其义疑，未可从也。"此言可谓洞幽明之故③矣。

① 气，指阴阳二气，王充认为天地是阴阳二气组成的统一体，所以叫"合气"。

② 含血之类，有血液的动物，这里指人类。

③ 幽明之故，一切无形有形事物的原因。

吾尝谓文明之民，其初生蕃也，一旦替为台隶[①]，浸被逼，遁逃入山，“食异而血气改，衣异而形仪[②]殊”，“则未有不反其故”[③]。王船山《思问录》盖惧之矣[④]。夫兖州桑土[⑤]，今为野茧。放家豚于草泽，则化为豪猪。蠢豕尽然，人独何能自保？故《鞞婆沙论》[⑥]谓：或金翅鸟[⑦]，或龙，或人，皆具卵、胎、湿、化四种[⑧]；而《江总白猿传》[⑨]谓欧阳纥妻为猿所窃，因而生询（见《文献通考·经籍门》），皆不尽诬妄。然则异物化人，未有底止；人之转化，亦无既极。访予手足，而叹兹形之将然，滋足戚也[⑩]！

① 替，这里指沦落。台隶，奴隶。

② 形仪，外形和仪表，这里指人的容貌装束。

③ 则未有不反其故，此处节引《思问录·外篇》。

④ 《思问录》是王夫之的主要哲学著作之一。其中认为，血气是人体的“质”（内容），形仪是人类的“文”（形式），人类是禽兽变的，现代人是野蛮人变的，禽兽不可能具备人体的“质”，野蛮人不可能具备人类的“文”。因而暗示如果民族压迫日益严重，原来是先进的民族就可能发生退化。

⑤ 兖（yǎn 演）州，古代“九州”之一，今河南北部、山东和河北南部一带。桑土，生长桑树可供养蚕的土地。据《尚书·禹贡》说，兖州在古代是“桑土”，百姓都养蚕。

⑥ 《鞞（bǐ）婆沙论》，佛教小乘派经典，解说原始佛教教义，公元四世纪传入中国。

⑦ 金翅鸟，佛经中传说的大鸟，为八部众之一，翅为金色，两翼广三百六万里，住须弥山下层，常取龙为食。见《翻译名义集》二。

⑧ 卵，卵生。胎，胎生。湿，水生，佛教认为鱼虾蛇蛟等动物，都依靠湿气才能成形而生。化，化生，只依靠“业力”即所谓前世作善作恶积下的功罪力量而生，这是小乘佛教宣扬的迷信。

⑨ 《江总白猿传》，唐代一匿名作者托名江总写的传奇小说，内容说六朝时梁将欧阳纥出征西南，妻子被白猿抢去，救回后生一子，即欧阳询。

⑩ 诊(chí 池)，张嘴发楞的样子。此谓：呆看我的手脚，想想目前这种形状将来不知变成什么样子，真叫人忧虑啊!

抑人之易地也，神识未殊，而何以能变？得无与以思自造之说缪耶？曰：思力所至，形体自更，此谓无阻力耳。苟有阻力，则不足以宣通矣。要使力能抵之，则固足以自立。其道奈何？曰：荀子曰，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①。分何以能行？曰义②。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故宫室可得而居也。故序四时，裁③万物，兼利天下，无它故焉，得之分义也。"(《王制篇》)是故合群明分，则足以御他族之侮；涣志离德，则帅天下而路④。

① 分，名分，职分。

② 义，杨倞注："谓裁断也。"指各得其宜。

③ 裁，王先谦集解："亦成也。"

④ 帅，导致。路，通"露"，羸弱、败亡。

或曰："性善"、"性恶"之说，皆不如言"无善无恶"者①。

① 这是概括谭嗣同的观点。谭嗣同认为，孔丘的"仁"，是自然和人类的"不生不灭"的本性，所以是无善无恶的，根本说来就是善，并且恶就是善，归根到底善恶是无差别的。

曰：子将言人性乎，抑自有所谓性①乎？夫言人性，则必有善有恶矣。彼无善无恶者，并佛之所谓"性海"，而非言人之性也。何也？自其未生言，性海湛然，未有六道，而何人性之云②？自既有六道言，亦各有如来藏隐伏其中，而人与鸟兽，初未尝异，又岂得专为人之性也③？孟、荀所言，专为人言之也。

① 自有所谓性，指脱离具体物质对象的"性"。

② 谭嗣同《仁学》说，人性无善无恶，正合乎佛教关于性海的理论。此谓：从人类产生以前的情况来说，所谓“性海”不过指混沌一片的世界本原，尚未分化出佛教的所谓“六道”，那还有什么“人性”可谈？

③ 如来藏，佛教术语，为“真如”（佛教所谓世界本原的精神本体）在“烦恼”中的称谓，即众生都有的佛性种子。此谓：从所谓“六道”已经分化以后的情况来说，佛教认为一切物体都隐藏着成佛的种子，因此人类和禽兽本来没有什么区别，又怎么可以把佛教的“性”说成只是人才有的本性呢？

虽然，以符验言，则“性恶”为长。然非谓其同于鸟兽也。盖举孩提之爱亲者，未知初生之时，坼副其母①而不少顾也。举稍长之敬兄者，未知乳哺之顷，少有不慊而瞋目作色也。孟举其善而忘其恶，荀则以善恶皆具，不能纯善，则以恶名之。故其言曰：“繁弱、巨黍，古之良弓也，然而不得排檠②，则不能自正。桓公之葱③，太公之阙，文王之录，庄君之曶④，阖闾之干将、莫邪、巨阙、辟闾⑤，此皆古之良剑也，然而不加砥厉，则不能利，不得人力，则不能断。骅骝、骐骥、纤离、绿耳⑥，皆古之良马也。然而前必有衔辔之制，后必有鞭策之威，加之以造父之驭⑦，然后一日而致千里也。”（《性恶篇》）夫惟弓，故可檠；剑，故可厉；马，故可辔。苟非三物者，则虽檠之，厉之，辔之，而无所用⑧。此即谓其本异于鸟兽矣。又曰：今“涂之人者，皆内可以知父子之义，外可以知君臣之正”。是则即孟子所谓善者。而荀子以其偏险悖乱，亦由天授，既非纯善，即谓之恶，犹之既舂之米，谓之精凿，未舂之米，谓之粗粝。粗粝云者，对精凿言之，而非谓其与稂莠比肩也。

① 坼副（chè bò），裂开。坼副其母，指婴儿在出世时引起母体生理上的痛苦。

② 排檠（qíng），矫正弓臂偏差的工具。

③ 葱，和下面所说的“阙”、“录”，都是古代的铜剑名。

④ 庄君，楚庄王，春秋时楚国国君。曶(hū 忽)，铁剑名。

⑤ 阖闾，春秋末吴国国君。干将、莫邪、巨阙、辟闾都是古代的钢铁宝剑的名称。

⑥ 骅骝，红色花马。骐骥，形状象鹿的骏马。纤离，黑白相间的马。绿耳，绿耳朵的杂色马。相传都是周穆王八骏之名。

⑦ 造父，西周穆王的驾车奴隶。据说周穆王西巡到昆仑山，东方徐偃王乘机叛乱；造父便为穆王驾车，一天之间奔驰千里回都平叛，造父因此获得封地，成为秦国王室的祖先。

⑧ 而无所用，指如果物体本不具备能作某种用处的可能性，即使改造，也不会产生实际有用的现实性。

然一人之行，固以习化，而千世之性，亦以习殊。泰古豨韦①之民，犷悍贪暴，以水火毒药相亏害，夫人而有此性也。自先觉者教化之，至于文明之世，则相亏相害者，固不能绝，而具此性者稍少。故学可以近变一人之行，而又可以远变千世之质。荀子于首篇《劝学》，即曰：“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夫固谓一人锲而不舍，则行美于本性矣。千世锲而不舍，则性亦美于祧墠②矣。仲尼之言“性相近，习相远”③，亦兼二义，而不言灵魂。

① 豨韦，先秦道家传说我国有文字以前的远古帝王姓氏。

② 祧，供奉远祖神主的祖庙。墠，除地祭祖的地方。这里指祖先。

③ 性相近，习相远，见《论语·阳货》，谓人性本来相近，由于教养不同，习性便日益不同。

“夫肢体一蹶，前万世而不昭，则孰肯致死①？”或者以为民气选懦②，不能与释迦、基督布教之国③抗者，由是故也④。然惟无鬼神，而胤嗣之念，乃独切于他国。今知不合群致死以自御

侮，则后世将返为蛮獠狙获⑤，以此为念，则足以倡勇敢也必矣！是故不言鬼神，而能使人致死者，必于爱类⑥，爱类必于知分。荀子曰："万物同宇而异体"。(《富国篇》)以异体，故必自亲亲始；以同宇，故必以仁民爱物终。惟其群而有分，故有墨子"兼爱"、"上同"⑦之善，而畛域有截矣。

① 谓：人的躯体一倒下去，历经千年万代也不重新苏醒，那末谁肯赴死呢？这是谭嗣同等主张灵魂存在的又一理由。

② 选，通"巽"(xùn 训)。选懦，巽懦，怯懦。

③ 释迦、基督布教之国，指日本、欧美等。

④ 由是故也，谭嗣同认为中国所以弱，是因为荀况、秦始皇败坏了孔学，使得中国人"徒泥于体魄，而不知有灵魂"，所以才被帝国主义欺侮。

⑤ 获(獲)，当为"玃"字之误。狙玃，猿猴。

⑥ 必于爱类，决定于同类相爱。

⑦ 上同，也作"尚同"，墨翟的平等说。他认为，国家起源于原始人要求消灭分配不公平而自相残杀的需要，国家的作用就是要实现"天下之百姓，皆上同于天子"。

仲虺①有言："兼弱攻昧②。"是道家之说也。其心独鸷，亦独明于天人之故。凡以昧弱遇智勇，鲜不败衄③；而以昧勇遇智勇也亦然。然则万物之胜负，决于智而已矣。大盗盗国，窃取圣法，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斯智也④。是故徒善而无法者，煦煦孑孑⑤，必不足与校。惟知合群明分，则足以御之尔。若专以是非枉直相角，则天下皆恶直丑正者矣。吾观《六波罗蜜经》⑥，言忉利天⑦临命终时，天女眷属，皆悉远离，弃之如草。是诸天之无礼义也，远甚于人，而其种反驾乎人上⑧。果使其言非夸，则知所以驾人者，特智勇有胜而已矣。

① 仲虺，传说是商汤的左相。

② 兼弱攻昧，《尚书·仲虺之诰》："兼弱攻昧，取乱侮亡。"伪孔传："弱则兼之，暗则攻之，乱则取之，有亡形则侮之。"

③ 衄(nù)，挫折。

④ 大盗盗国五语，约引《庄子·胠箧》的议论，不符《胠箧》作者的原意。

⑤ 煦煦孑孑，比喻好行小恩小惠，只想个人私利。

⑥ 《六波罗蜜经》，大乘佛教经典，全称《大乘理趣六波罗蜜多经》。

⑦ 忉利天，佛教宣扬的"天国"政府，由帝释和三十二个臣佐组成，所以叫"三十三天"(音译即忉利天)。佛教还宣扬进入"天国"不等于成佛，因此忉利天如果有罪，还会死，堕入"六道轮回"的下面五道里去。

⑧ 其种，指所谓忉利天诸神。反驾乎人上，指佛教宣扬"天道"是六道轮回最高的一道，"人道"即人类世界居第二，要受忉利天暗中管辖。

乃者，红、黑、棕色之种，伏于黄人，黄人复制于白人[①]。白人果有大同之志，博施济众之仁[②]？能胜于黄人也，惟其智勇能窃圣法焉尔。

① 黄人复制于白人，指十九世纪末西方资产阶级根据肤色和头形的人种分类法，将世界人种分为白、黄、黑、红(印第安人种)、棕(马来人种)五种。这种分类法，宣扬白种优越于黄种，黄种优越于红、黑、棕三种。

② 大同，指资产阶级的"平等"。博施济众，广施恩惠救济民众，指资产阶级的"博爱"。

夫自有花刚石[①]以来，各种递变，而至于人，则各种皆充其鼎俎，以人智于各种尔。然则继人之后，亦必有变而智于人者[②]，夫如是，则黄白人皆其裔脍也；不然，则皆其骖服也[③]。彼人之自保则奈何？曰：合群明分而已矣。苟能此，则无不自立。譬之

蜜蜂，虽细不败。苟不能此，则无不受侮。譬之狮子，为罗马所杀者，四月至万一千头，虽大而亦绝矣。

① 花刚石，当时地质学曾认为它是地球上最古老的岩石，章太炎修改手稿改为"玄武岩"。

② 智于人者，比人还要聪明的东西。章太炎认为进化不是到人为止，不但别的动物会变，人也还会变，将来必定会有比人类更高级的生物出现。

③ 骖(cān 参)服，一辆马车所驾的三匹马，这里指奴隶。

然则以大智而充仁义之量，诚无如荀子所言哉。然而洁身中清① 者，将安往矣？呜呼！吾于是知兼弱攻昧，则迫务光于清泠②，而驱伯夷于首阳也。彼大盗者，诚非独行之士，所能与处也。

① 洁身中清，洁身自好而内心清高，指隐逸人物。

② 务光，相传是夏朝末年的隐士，商汤灭夏后，曾要让王位给他，他数落商汤"非义非仁"，投河自杀。清泠，指河水。见《庄子·让王》。

[附] 《菌说》修改手稿选录*

关于生命起源。介绍赫胥黎的原生质是"生命之本原"的观点，反对神造说。对魏斯曼否认生命是蛋白体存在方式的说法，表示怀疑。

"今夫生植之始"(见 58 页)一句，修改如下：

今夫庶物莫不起于细胞。细胞大氐皆球形，其中有核，亦大

* 这份手稿，现藏北京图书馆。原稿未注明修改时间，除字句的小修订外，增加或改动较大的，共八段。今选录三段。

氏皆球形。核中液体充满，名曰核液，分染色物① 、非染色物二者。凡细胞诸种，皆自原形质② 成立。原形质似卵白质③，赫胥黎氏④ 称之曰“生命之本原”。而卵白质无同化、增殖二力⑤，原形质有同化、增殖二力，故威斯门⑥ 氏明其有异，以为非化学家之观念也⑦ 。夫质素⑧ 相同，而作用有间，斯最足异者。是即生物之所以灵运⑨，然非有神宰畀之矣⑩ 。

① 染色物，今称“染色体”，细胞核内容易被碱性染料着色的物质，主要成分是核酸蛋白体。

② 原形质，今称“原生质”，组成细胞的基本物质，主要成分是蛋白质，以及核酸、脂肪、碳水化合物、无机盐和大量的水。它能不断进行新陈代谢，产生能量，维持生命活动。

③ 卵白质，即蛋白质，由多种氨基酸结合成的高分子化合物。它是生命体的主要组成物质。

④ 赫胥黎(T. H. Huxley，一八二五——一八九五年)，英国著名生物学家，达尔文进化论的拥护者和宣传者。所著《进化论与伦理学》，由严复译述为《天演论》。

⑤ 同化，指生命体从外界摄取营养物，将无机物转化成有机物，进行新陈代谢的活动能力。增殖，即繁殖，指生命体通过繁殖进行遗传活动的能力。

⑥ 威斯门，今通译魏斯曼(A. Weismann，一八三四——一九一四年)，德国神父，生物学家，“创造性”达尔文主义的创始人。他提出“种质连续学说”，认为生物的遗传性由一种特殊的“种质”所决定，而这种东西只存在于性细胞的染色体中，一代一代不会变化，反对后天获得性可以遗传的学说。

⑦ 化学家之观念，指化学中的分子结构学说。魏斯曼认为，他所说的遗传“物质”，不可能用化学方法分析其结构。

⑧ 质素，物质基础，指原生质的主要成分是蛋白质，二者分子结构是相同的。

⑨ 灵运，指生命。

⑩ 畀，给予、付与。谓生物之所以有生命，正是由于蛋白质的存在，而不是什么上帝的创造。

关于人类起源。不赞成达尔文的人类起源单祖论，表示不相信只有一种猴子能进化，别的猴子都不会进化。

“则帅天下而路”(见 77 页)一句，下增：

同度同质① 之地，并时可生同格之物。虽容有他端阻力，以分可分否之论理② 裁之，十犹得五。断无偏菀③ 于少数之区，偏枯于多数之区，而多数之区，其物乃借少数之区输入者也。然西方自博物学家夫奥古独创人种数原论④，谓东半球人化于东半球高等之猿，西半球人化于西半球高等之猿，故肤体脑骨，各种人类悉皆有异。达尔文创自然洮汰之说⑤ 以驳之，为人种一原论⑥。自此数原论遂废。案：言洮汰者无可更矣。而必谓人种一原，至推之动植海藻⑦ 初生，亦惟一本，渐以曼衍，遂至蕃殖。夫以地球广袤，太古海水，犹多于陆，何余水皆不能生藻，而独此一勺之水能生藻也？古者五洲头峡相连⑧，动植固可分布，然均在一带⑨，气候相同，地质不殊者多矣。何他方皆不能化衍是物，而独一方能化衍之也？达尔文谓距大陆三百英里之岛，即无步行之哺乳动物⑩，盖以其不能越海而往也。夫藐蕞小岛，或生物故有不备，而必待于他方之分布，是则然矣；若谓同处大陆，热度相均，如欧、亚、澳、美，皆有直于温带之地，何故甲方有人，乙丙丁方无人，而必待甲方之分布也？是知人种一原之说，未可执泥。

① 度，指地球的纬度。质，指地质。

② 分，一半。分可分否，“是”或“否”的可能性各占一半。论理，逻辑。分可分否之论理，指数学中表示某些事件发生可能性大小的

“概率”，又叫“或然率”。

③ 菀（wǎn 晚），茂盛。

④ 夫奥古，今通译福格特（Karl Vogt，一八一七——一八九五年），德国动物学家和人类学家，一八六四年发表《人及其在自然界的地位公开讲演集》，表示同意达尔文主义者关于人类是从猿类变来的观点，但认为高等猿类发展到最后不止一种类型，而是三种类型，因此东西两半球的人种，也分别起源于三种猿类。福格特在哲学上宣扬庸俗唯物论，在政治上是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曾受到马克思、恩格斯的批判。

⑤ 洮，通“淘”。自然淘汰，今通译“自然选择”。这是达尔文进化论的理论基础之一，认为生物在同自然环境的斗争中，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以此说明物种形成、生物同自然条件的关系和生物的多样性。但达尔文将这一发现看作物种变异的唯一杠杆，忽视了重复出现的个别变异的原因。

⑥ 人种一原论，即人类起源单祖论。一八七一年，达尔文发表《人类的起源和性的选择》（旧译《人类原始及类择》）一书，提出全世界人种都起源于一种非洲古猿，逐渐分布到各大洲，并由于自然选择的作用，逐渐演化成现代各色人种。书中批评了福格特和其它生物学家主张的“多祖论”。

⑦ 动植海藻，章太炎相信动物是植物变的，海藻变的。

⑧ 头峡，山头峡谷。头峡相连，十九世纪的达尔文主义者赫胥黎等曾猜测全世界的大陆本来是个整体，以解释“一原论”，但不能解释古生物群落的相似性问题。

⑨ 一带，指地球上纬度相同的地带。生物学中通常根据地球表面的相似自然条件，来划分动植物分布区域。

⑩ 步行之哺乳动物，即陆栖哺乳动物。达尔文《物种起源》中曾证明，海洋岛屿上不存在两栖类及陆栖哺乳类，说：“我曾仔细查阅了最老的航海记，并未看到有一个确实可靠的例子，证明有陆生哺乳类（土人所养的家畜除外）生活在离开大陆或大的陆岛三百浬以外的岛上，许多离大陆更近的岛上，也是如此。”

关于认识起源。赞成人的心灵"本如白纸"的观点，宣传一切道德都是由社会利益决定的，反对"性本善"一类唯心论的先验论。

"曰：子将言人性乎？……专为人言之也"（见77页）一段，删改如下：

或曰：性善、性恶之说，皆不如言无善无恶者。曰：斯固无是非也。陆克有言①：人之精神，本如白纸②。培根有言③：一切道德，皆始自利④。夫善恶生于自利，而自利非善恶，犹宫商成于䞑击⑤，而䞑击无宫商。自社会言之，则有善恶矣；自人耳言之，则有宫商矣。此荀子所谓缘也⑥。无善无恶，就内容⑦言；有善有恶，就外交⑧言；本无异义。若植表中央，就东而指，则言西；就西而指，则言东耳。若夫孟、荀所订，抑有大别。

① 陆克（J. Locke，一六三二——一七〇四年），又译"洛克"，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期的唯物论哲学家。他主张唯物的经验论，认为人的知识是后天才有的，都来自感觉经验，反对唯心的"天赋观念"论。但他宣传存在着"内省"的经验，给唯心论开了后门。同时，他又是"天赋人权"论，即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口号的提出者。

② 白纸，洛克在《人类理解论》一书中说，人的心灵最初"是一张白纸，上面没有任何记号，没有任何观念"，"知识归根到底都是导源于经验的"；如果承认"天赋观念"，就等于承认存在着可以保存和复制它的灵魂。

③ 培根（Francis Bacon，一五六一——一六二六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初期的唯物论哲学家，他第一个起来反对统治欧洲的宗教唯心论，宣传自然科学唯物论，把感觉经验说成一切知识的源泉，并完成了形式逻辑的归纳法。他提出"知识就是力量"。但在"灵魂不死"问题上向神学妥协。

④ 自利，培根在《论科学的价值和发展》(旧译《广学论》)一书中，认为一切善恶道德都不是天生的，“都印刻着由其自爱发生的三重欲望或嗜欲”，一要自己生存，二要自己发展，三要自己统治别人。这种“自爱”论，批判了“爱人如己”的宗教谬论，同时宣扬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⑤ 宫商，我国古代音乐的乐调分五音，宫、商是第一、二音，以后用来泛指“音乐”。莛(tíng 廷)，又作“梃”，木棍。莛击，斗棍击剑，指古代以比武为情节的舞蹈。宫商成于莛击，章太炎认为，古代为了练身习武，产生武术，武术演变成舞蹈，为使舞蹈整齐有节奏，就敲石击钟配合，产生宫乐，再设法使它音调有变化，发展出商乐，一步步形成五音及其乐器。参见《訄书·辨乐》。

⑥ 缘，因。《荀子·正名》说，人的主观认识，是“缘天官”即通过人的耳、目、鼻、口、身五种自然器官，感觉外界事物，而后才能发生。章太炎讲认识论，曾多次强调荀况这一观点。参见本书所选《论诸子学》。

⑦ 内容，指作为认识主体的人的心灵，即上文所引洛克的“白纸”论。

⑧ 外交，与客观外界交往，指作为认识客体的外界现象，通过感觉器官进入认识主体。

公　　言

（一九〇〇年）

【说明】 戊戌维新时期，康有为、谭嗣同等，都讨论过“人类公理”。他们曾预言过人类必将走向大同，却错误地断言实现大同的阻力，只是人们头脑里关于等级、种族、国界之类的偏见。所以他们都热心地宣传“破对待”，否认矛盾是客观存在，而要人们去追求超时空超感觉超经验的纯主观真理。例如《仁学》就说：“苟不以眼见，不以耳闻，不以鼻嗅，不以舌尝，不以身触，乃至不以心思，转业识而成智慧，然后‘一多相容’、‘三世一时’之真理，乃日见于前。”章太炎反对这种充满神学气息的真理观，在题为《公言》的一组论文中予以驳斥，这里选录的是中篇。

本篇着重讲反映论。作者从“公”的概念说起，认为认识起源于感官对外界事物的反映，共同认识总来自共同经验。但认识总受环境、生理和技术等条件的限制，所谓“公言”也就必然是具体的、相对的，因而公与私的界限必然是可变的。那末，认识的相对性可以作为否定真理的客观性的理由吗？也不能。因为物理学与化学都已证明，五官所不能直接感受的事物，同样是客观存在。所以，章太炎认为，耳目闻见有限，只表明

还有无限的世界尚未被人认识，决不可臆造什么超越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之外的所谓公理。明乎此，便可了解专制皇帝决事为什么一定违反公意，也可了解“宗教之士”否认感官经验，只能“杜塞人智虑，使不获知公言之至，则进化之机自此阻”。

本篇选自一九〇〇年出版的《訄书》初刻本。

求朝夕①于大地，而千岁不定，横赤道之带是也②；借假吾手所左右③以期之，而上下于半球者④异言矣；是以一方之人为公⑤者也。黄赤、碧涅、修广⑥，以目异；徵角、清商、叫啸、喁于⑦，以耳异；酢䤈、甘鱃、苦䶛、隽永百旨⑧，以口异；芳苾、腐臭、腥蝼⑨、膻朽，以鼻异；温寒、熙⑩湿、平棘、坚疏、枯泽，以肌骨异；是以人类为公者也。生而乐，死而哀；同类则爱，异类则憎；是以生物之类为公者也。公有大小，而人不营度，公其小者，其去自私，不间以白氂⑪。是故至人谓之“虆虒之智”⑫。

① 朝夕，指地球上昼夜开始的时间。

② 横赤道之带，即热带。由于地球的自转轴在地球绕日公转的轨道平面（黄道平面）上成倾斜，太阳直照地球的位置总在北、南回归线之间往返移动，所以除春分和秋分二日外，同是热带，在赤道南北的昼夜长短就不同，而且相反。《孟子·离娄下》："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意思说只要探索出天体运行的道理，那末测定千年之内冬至和夏至的时间，便毫不费力。这里说即使同处热带，要求得昼夜区分的划一标准，也是"千岁不定"。

③ 左右，指方位，我国传统以东为左，以西为右。《尔雅·释山》："山东为朝阳，山西为夕阳。"

④ 上下于半球者，指分别居住在赤道南北的人们。

⑤ 公，《说文》："平分也。从八从厶，八犹背也，韩非曰：'背厶（私）为

公’。”

⑥ 碧，青绿色。涅，矾石，可以染皂，这里指皂色。黄赤、碧涅，均指人目的颜色感觉。修广，长宽，指人目的距离感觉。

⑦ 徵角，古代五音中的第四、三声，这里指单调的可听声。清商，又叫清乐，本为汉魏六朝的乐府歌曲名，这里指乐音。叫啸，张口呼喊和撮口吹鸣的声音，这里指喧闹声。喁于，风吹树动前后相和的声音，这里指应和声。

⑧ 酢，同“醋”，酸。𤎖，辣。䶛，咸。

⑨ 蝼，蝼蛄臭。

⑩ 熙，干燥。

⑪ 氂（lí 厘，máo 毛），犛牛尾，马尾。白氂，指白驹。古代用“白驹过隙”（骏马或日光掠过小孔）形容过程的短暂、急促。

⑫ 至人，《庄子·天下》：“不离于真，谓之‘至人’。”㠓傂，通傑傂，差池、参差不齐貌。

虽然，以黄赤碧涅之异，缘于人之眸子，可也；以目之眚[①]者，视火而有青炎，因是以为火之色不恒[②]，其悖矣。取岐光之璧流离[③]，蔽遮之于白日，而白者为七色，非璧流离之成之，日色固有七，不岐光则不见也。火之有青炎，火者实射之，不眚目则亦不可见也。烛炪钧冶[④]之上，七色而外，有幻火变火[⑤]，可以熔金铁，而人目不能见。不见其光，而不得谓之无色；见者异其光，而不得谓之无恒之色。虽缘眸子以为蓺极[⑥]，有不缘者矣。(右论色。)

① 眚（shěng 省），眼睛生云翳，即角膜炎。

② 火之色，可燃物质在空气中燃烧时，所发的光引起的视觉分三层，内焰呈蓝色，中层明亮，外焰无色。角膜发炎形成云翳，看火焰就觉模糊黯淡。

③ 岐，通“歧”。岐光，分光，指把复合光分解成光谱。璧流离，即琉

璃，初见于《汉书·西域传》，是我国古代对西方输入的水晶的称谓；这里指用玻璃或水晶制成的三棱镜。

④ 炧(tuó 驼)，烛烬。钧冶，熔炼金属的范，即化铁炉、炼钢炉等。

⑤ 幻火，指火焰最外层的氧化焰，因供氧充足，燃烧完全，温度最高，但无色。变火，指熔炉中温度升到炽热状态时，火焰呈现耀眼的白光。

⑥ 极，主干，轴端。缘眸子以为蓺极，指人对各种颜色的感觉，都把瞳孔作为传播的通道。

大鱼始生，卵割于海水，久渍而不知其咸。苟以是论咸味之无成极，而坐知咸者以舌臄之妄缘①。(《荀子·正名篇》已言"缘天官"②，又言"験之所缘，无以同异而观其孰调"③。儒家言"缘"在佛书未入之前者，始此。)夫缘非妄也，虽化合亦有其受化者也。且人日茹饮于酸素④之内而不知其酢，及其食醯梅，则酢者觉矣。苟日寝处于醯梅而嗅之，亦不知其酢也，乃酢于醯梅者则知之。是故分剂⑤有细大，而淡咸无乱味。以忘微咸者而欲没咸之达性⑥，固不厌也。(右论味。)

① 臄(jué 决)，口内上曲处。妄缘，接受和传播错乱。

② 天官，指人体的各种感觉器官。章太炎关于荀况"缘天官"理论的认识，详可参见本书《论诸子学》一文论名家部分。

③ 调，和谐。这是荀况对于"惑于用实以乱名"的批评，意思说遇到这种情形，用发生混乱的依据来检验，没法区别名实的同异，就要看哪种概念更稳妥。

④ 酸素，氧的日本名称，因氧是产生二氧化碳(碳酸气)的基本元素而得名。但氧气无色无臭，这里以为它味酸，是误解。

⑤ 分剂，分量，指食物中含盐、含酸的比例。

⑥ 达性，普遍性。

单穆公[1]曰：目之察色，不过墨丈寻常[2]之间，耳之察清浊，不过一人之所胜，故制钟大不出钧，重不过石[3]，过是则听乐而震，观美而眩[4]。声一秒之动[5]，下至于十六，高至于三万八千[6]，而听不逮。日赤之余燄（《说文》："炎，火光上也"；"燄[7]，炎光也"。案："炎光"，即今所谓光线；光自发点以至人目，皆顺线，行至目则成圜锥形，即炎光上锐之义），电赤之余燄，光力万然蒸[8]，而视不逮[9]。余尝西登黄鹤山[10]，瞻星汉阳[11]，闪尸[12]乍见，屑屑如有声。以是知河汉以外，有华藏[13]焉，有钧天广乐之九奏万舞焉[14]，体巨而吾耳目勿能以闻见也。以不闻见，毅言其灭没[15]，其厌人乎？（右论声色二事。）

① 单穆公，名旗，春秋时周景王（前五四四——前五二〇年在位）的卿士。

② 墨丈寻常，《国语·周语下》韦昭注："五尺为墨，倍墨为丈；八尺为寻，倍寻为常。"

③ 钟，古代青铜制打击乐器名，用来节乐。钧，古代制造乐器的定音标准。《国语·周语下》韦昭注："钧，所以钧音之法也，以木长七尺者，弦系之，以为钧法；百二十斤为石。"

④ 以上略引《国语·周语下》所载单穆公谏阻周景王铸大钟语。

⑤ 声一秒之动，声波每秒的振动次数，即频率，常用单位是赫兹（1赫兹＝1次/秒）。

⑥ 十六、三万八千，指可听声的最低和最高的两种频率。按现代声学一般把声波频率低于20赫兹的叫次声，高于20000赫兹的叫超声，可听声则指介于两种频率之间的声波。

⑦ 燄，徐铉说读作但（dàn）。

⑧ 光力，指辐射能所转化的热能。然，通"燃"。蒸，通"烝"，火气上冲的样子。光力万然蒸，指太阳和闪电的辐射能所产生的热，超过人工生火的热量万倍。

⑨ 视不逮，十九世纪科学证明光和电磁辐射具有相同意义，光和辐

射热具有相同的物理性质。可见光只是可以引起视觉的电磁波部分，即波长位于红光的0.75微米到紫光的0.39微米之间的那部分电磁波。太阳和闪电的辐射，很大部分属于不可见光。

⑩ 黄鹤山，在湖北武昌西，一名黄鹄山；其西北有黄鹄矶峭峙江上，著名的黄鹤楼就在矶上。章太炎曾受清朝湖广总督张之洞的聘请，于一八九八年春到武昌筹办《正学报》。

⑪ 汉阳，汉水之阳；古代把水北山南叫做阳。

⑫ 闪尸，形容光影忽隐忽现，西晋木华《海赋》："蜵像暂晓而闪尸"。

⑬ 华藏，莲华藏世界的略称，佛教中幻想的"净土"，是由宝莲花中包藏的无数小世界组成。

⑭ 钧天广乐之九奏万舞，相传春秋时晋国正卿赵简子曾昏迷七日，醒后自称上天去了："我之帝所甚乐，与百神游于钧天，广乐九奏万舞，不类三代之乐，其声动人心。"见《史记·赵世家》。

⑮ 毅言其灭没，断言银河系外绝无生命世界。

夫物各缘天官所合以为言①，则又譬称之以期至于不合②，然后为大共名③也。虽然，其已可譬称者，其必非无成极，而可恣膺腹以为拟议者也。今莅事不下于簟席④，不出于屏摄⑤，其不能从大共以为名者，数也。若夫宗教之士，剸其一隅⑥，以杜塞人智虑，使不获知公言之至，则进化之机自此阻。吾与之陟灵台⑦，曰：道型乎域中⑧，而智周九天之上⑨。

① 言，指给各种事物命名。

② 譬称之，通过比拟来给同类事物命名。期，约。至于不合，到无法用类比法归纳入约定名称里时为止。

③ 大共名，总名称，总概念。谓一直到无法综合进这一类为止，然后就能制定它们的总名称。

④ 簟(diàn 垫)席，细苇席，古代国君的用品。见《礼记·丧大记》。

⑤ 摄，即翣扇，屏风的一种。屏风本是室内的陈饰，用以分隔主人和侍从，这里指祭祀时分别尊卑的位置。见《国语·楚语下》韦昭

注。

⑥ 剸，也作剬(tuán 团)，割、截。陬，隅，角落。

⑦ 陟(zhì 至)，升。灵台，古代观察天文气象之台。

⑧ 型，铸造器物的模型。域中，国中，也指人类居住的世界。

⑨ 周，遍。意思说我要同迷信宗教的人士一起登上灵台，对他们说：认识根本规律，要取法于人间，而智慧的增长，则需要放眼宇宙。

原　　变

（一九〇〇年）

【说明】 这一篇继《菌说》之后，进一步用进化论的观点，探讨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

本文说明，“古今万物之所以变”，无不起源于同自然作斗争。人类与天地奋斗，靠什么呢？“以器”，也就是用生产工具。石器，铜器，铁器，一个代替一个，人类社会关系也相应地发生重大变化。章太炎着重研究了古代奴隶主“礼器”的形成史，指出它们的原型，统统都来自武器。章太炎还证明，随着社会的进化，旧的生产工具必然要为新的生产工具所代替。旧的礼制也早已徒具形式，“名实既诡，则皆可以替！”

马克思说过：“工艺学会把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类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暴露出来，因此也会把人类社会生活关系及从此生出的思想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暴露出来。”在中国幼稚的资产阶级中间，注意到生产工具的变化与社会发展关系的，少得可怜，章太炎是最早的一个。

本文继续讨论了《菌说》提出的一个重要问题：万物皆变，“变至于人，遂止不变乎？”章太炎坚持认为，人还会变，而且存在进化和退化两种可能性。本文特别

强调后一种可能性，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当时中国正处在封建专制主义的腐败统治下，政治黑暗，民志涣散，社会呈现一片死气，无法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章太炎认为，从动物历史看，海里的鱼，陆上的兽，空中的鸟，都有发生退化的，人怎么能例外呢？他分析可能引起部分人类退化的条件，一是外部压迫，二是内部分裂。所以他大声疾呼，为了避免人重新退化成猴子，必须坚持"合群"以抵御外物之害，必须反对那种追求享受，只顾个人利益的恶劣风气。

同《菌说》相比，本文的唯物论立场更鲜明了，但仍有唯心论的气息。例如片面强调增长智慧是人类继续进化的关键，而设计的防止种族退化的方案，也仍然重复古老的"合群明分"说法，就是明证。

本文最初发表于一九〇〇年出版的《訄书》初刻本，以后有改动，现选自一九〇六年重版的《訄书》修订本。

人谓紫脱华于层冰，其草最灵。(《文选》王元长《三月三日曲水诗序》注引《礼斗威仪》①："人君乘土而王②，其政太平，而远方献其珠英、紫脱③。""紫脱，北方之物，生植紫宫"④。按：紫宫，即北极。今北冰洋亦有浮生之草⑤，斯即紫脱矣。本非奇卉，以致远物为奇尔。)紫脱非最灵也，其能寒过于款冬⑥已。鼠⑦游于火，忍热甚也。海有象马⑧，嘘吸善也。物苟有志，强力以与天地竞，此古今万物之所以变。变至于人，遂止不变乎？

① 王元长，南朝齐文学家王融的字。《礼斗威仪》，古纬书名，已佚。

② 土，古代五行之一。乘土而王，谓得到土德而称王。

③ 珠英，《文选》原作"朱英"，亦称朱草，《文选》李善注引《尚书大

传》："德先地序，则朱草生。"

④ 二语为《文选》李善注引《礼斗威仪》宋均注。

⑤ 浮生之草，指北极地区生长的单细胞藻类，这类冰雪植物能忍受严寒，大量生存时可使雪面呈红、绿、黄、褐等色彩。

⑥ 款冬，多年生的草本菊科植物。《花镜》："出常山及关中，丛生水旁，叶似葵而大，开花黄，瓣青，紫萼，出自根下。"因冬天它的叶片尚未萌芽，便先出现花蕾，所以又叫款冻花。

⑦ 鼠，指火鼠。今本晋崔豹《古今注》："火鼠入火不焚，毛长寸许，可为布，所谓火浣布者是也。"

⑧ 海有象马，指产于北极圈内的海象，一种由陆栖重新退回水栖的哺乳动物，仍然用肺呼吸，所以虽能潜水，却必须浮出水面换气。

人之相竞也，以器①。风胡子②曰：轩辕、神农、赫胥③之时，以石为兵④，断树木为宫室，死而龙臧⑤。黄帝时，以玉为兵⑥，以伐树木为宫室，死而龙臧。禹穴⑦之时，以铜为兵⑧，以凿伊阙⑨，决江导河，东注于东海，天下通平，治为宫室。当今之时，作铁兵，为龙渊、泰阿、工布⑩麾之，至于猛兽欧瞻⑪，江水折扬，晋、郑之头毕白⑫。（见《越绝书·外传·记宝剑》）

① 器，这里指生产工具和战争武器。

② 风胡子，据东汉袁康《越绝书》，是春秋时楚国的冶金匠师。

③ 轩辕、神农、赫胥，《庄子·胠箧》："子独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羲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国相望，鸡狗之音相闻，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

④ 以石为兵，据考古发现，我国原始时代母系氏族社会已进入农业经济阶段，已能制造很精细的石器、武器。

⑤ 臧，通"藏"，埋葬。龙臧，指原始时代，人死了实行土葬，《訄书》初刻本作"凿地龙臧"。

⑥ 以玉为兵，据考古发现，原始社会晚期，出现大量玉器，镶嵌在兵器上作装饰，少数地方还发现玉兵器。

⑦ 禹穴，《史记 · 太史公自序》裴骃集解引张晏曰："禹巡狩至会稽而崩，因葬焉，上有孔穴，民间云禹入此穴。"

⑧ 以铜为兵，考古发掘已证实，我国原始社会解体时期，陕甘一带的居民，已相当多地使用红铜器。

⑨ 伊阙，山名，今河南洛阳南，《水经注》伊水注："昔大禹疏以通水，两山相对，望之若阙；伊水历其间北流，故谓之伊阙矣。"

⑩ 龙渊、泰阿(即太阿)、工布，据《越绝书》说，是风胡子应楚昭王要求，到吴国去请著名冶金匠师欧冶子、干将铸造的三把宝剑。原料是"铁英"，剑身花纹象水波。章太炎《铜器铁器变迁考》(载《华国月刊》第二期)曾考证这样的利剑，质地必然是"刚铁"，即钢。

⑪ 欧瞻，惊恐。

⑫ 晋，晋国。郑，郑国。毕白，空无所有。《越绝书》说：龙渊三剑造成后，晋、郑国君想用武力强行劫夺，三年不肯罢兵。楚王于是拿了太阿剑，登城挥舞，结果猛兽发抖，江水翻腾，晋、郑敌军的脑袋统统掉光。

石也，铜也，铁也，则瞻地者以其刀辨古今之期者也①。惟玉独无所见于故书轶事。

① 瞻地者，指地质学家和考古学家。以其刀辨古今之期，即以考古发现的地下古器物作为辨别地层年代的佐证，这里说据雷侠儿《地学浅释》(英国地质学家赖尔 C. Lyell 所著《地质学原理》一书的早期中译名)卷十"以刀记期"。

章炳麟曰：阖胡观于鞞琫瑂具之用①？以知璋之邸射②，古之刀也；圭之上郯③，古之铗也；大圭杼上而终葵首④，古之铁椎也；琮之八隅⑤，古之矛与戟也。及玉，不足以刃人，而仅存其璏珌⑥以为容观。武库之兵，出之典瑞⑦，以为聘祭之币⑧，斯无以竞矣。

① 阖，通盍。鞞，刀鞘；琫(běng)，佩刀上的玉饰。瓃，通櫑。櫑具，古代长剑的玉制剑首，作辘轳形，见《汉书·隽不疑传》颜师古注引晋灼曰。

② 璋，半圭。圭是上圆下方的瑞玉，对半剖开称璋。《周礼·春官》典瑞："璋邸射，以祀山川，以造赠宾客。"郑玄注："璋有邸而射，取杀于四望。郑司农云：射，剡也。"邸，通底。剡，尖锐。底部尖锐，即如刀刃。

③ 郯，《检论》改作"剡"。上郯，即顶端尖锐。《周礼》记圭有多种形制，分别作为天子诸侯朝聘、祭祀、军旅等所用的礼器，见《春官》典瑞、《考工记》玉人。

④ 大圭，《周礼·春官》典瑞谓天子朝日所佩的玉器。《考工记》玉人："大圭长三尺，杼上，终葵首，天子服之。"杼上，上部削薄。终葵，椎，贾公彦疏："齐人谓椎为终葵。"据此可知大圭为丁字形，长柄，颈部渐细，顶部为锤状。

⑤ 琮，棕色玉器，方形八角长筒，中有圆孔。《周礼》谓大小长短依用处不同而有区别。最贵重的大琮，为象征王后镇守内宫权力的宝器，"十有二寸，射四寸，厚寸"；射即指八角很锋利；见《考工记》玉人及郑玄注。

⑥ 璏(zhì)，剑鼻的玉饰；珌(bì)，刀端的玉饰。均见《说文》。按以上推测的礼器原型，与考古发现的商朝玉刀、玉剑、玉戈等礼器的形状都很相似。

⑦ 典瑞，《周礼·春官》："典瑞掌玉瑞玉器之藏。"郑玄注："人执以见曰瑞，礼神曰器；瑞，符信也。"

⑧ 谓圭、璋、琮等都是象征王、后、诸侯的身份和权力的礼器，用于举行祭神、出兵、迎宾等隆重典礼的场合，作为礼物或凭证。

竞以器，竞以礼，昔之有用者，皆今之无用者也。民无兽患，则狩苗① 可以废。社无鬼神，则朱丝、攻鼓② 可以息。自是以推，坐不隐地而跪腨③（按：坐不隐地者，多不欲拜腨。《元史·宪宗

纪》禽钦察部酋巴齐马克④，命之跪。曰："身非驼，何以跪人为？"此其一事，其详在《礼俗篇》⑤），庙不揆景而刻石⑥，大臣戮者不赐盘水而拜恩⑦，名实既诡，则皆可以替。

① 狩苗，君主冬猎叫狩，夏猎叫苗，见《尔雅·释天》；郭璞注谓替庄稼清除兽害。

② 朱丝，祭祀时缚祭品用的朱丝。《左传》襄公十八年：中行献子"以朱丝系玉二瑴而祷。"攻鼓，祭后土时击鼓。古代以为后土属阴，故祭社时要习乐舞，以助阳气，见《礼记·月令》仲春之月。

③ 隐地，席地而坐。䭫(qǐ 启)，稽首，叩头时额触地。

④ 钦察，汉代叫奄蔡，在今里海以西，黑海以北，元朝在这里设置钦察汗国(又称金帐汗国)。巴齐马克，一作"八赤蛮"，元太宗时曾勾结当时俄罗斯地区贵族举行叛乱，被蒙哥活捉。

⑤ 《礼俗》，即《订礼俗》，章太炎《訄书》修订本中的一篇，其中考察了古代跪拜礼的起源，认为来自席地而坐。

⑥ 石，石表，古代建筑宗庙宫室时，测量太阳出没时的影子来定方向的标志，以后演变成树立在庙宇宫殿前作为装饰物的"华表"。

⑦ 盘水，盘中盛水。相传古代大臣犯罪，君主便派人在盛水的盘上搁一把剑赏给他，他就"北面再拜，跪而自裁"。

竞以礼，竞以形，昔之有用者，皆今之无用者也。冰期①，非茸毛②不足与寒气格战。至于今，则须发为无用，凑理③之上，遂无短毳④矣。太古之马⑤，其蹄四指，足以破沮洳。今海内有大陆，而马财一指。然则沧热燥湿之度变，物之与之竞者，其体亦变。且万族之相轧，非直沧热燥湿之比者也。

① 冰期，指新生代几次大冰期。

② 茸毛，指古代猿人身上长毛。

③ 凑，通"腠"。腠理，中医术语，指皮肤和肌肉交接的地方。

④ 毳(cuì 脆)，鸟兽的细毛。

⑤ 太古之马，指地质学上“始新世”的始祖马，身材如羊，前脚四趾，后脚三趾。

若是，人且得无变乎？浸益其智，其变也侗长硕岸① 而神明。浸损其智，其变也若跛鳖② 而愚。其变之物，吾不能知也，要之，蜕其故用而成其新用。

① 侗长，长大。硕岸，俊美。

② 跛鳖，《淮南子·说林》："故跬步不休，跛鳖千里。"

吾不敢道其日益，而道其日损。下观于深隧，鱼鰕皆瞽，非素无目① 也，至此无所用其目焉。鲸有足而不以厹②，羖③ 有角而不以触，马爵④ 有翼而不以飞，三体勿能用，久之则将失其三体。故知人之怠用其智力者，萎废而为豦蜼⑤。人迫之使入于幽谷，夭阏天明⑥，令其官骸不得用其智力者，亦萎废而为豦蜼。防风⑦，釐姓⑧ 也，后为侨如⑨。马留⑩，天汉之士卒也。（《唐书·南蛮·环王传》："又有西屠夷，盖马援还，留不去者，才十户，隋末孳衍至三百，皆姓马。俗以其寓，故号'马留人'，与林邑⑪ 分唐南境。"按：今马留遍殖南洋，孳乳固广，而彼土故种，亦沿其称号也。）今其颜色苍黑，其思虑不徇通。自亚洲之域，中国、日本、卫藏、印度有猿，其佗不产。澳洲无猿，亦无反噍之兽⑫，其无者，化而为野人矣。其有矣，安知非放流之族⑬，梼杌、穷奇⑭ 之余裔，宅岫窟以御离魅⑮ 者，从而变其形也？以是为忧，故“无逸”之说⑯ 兴，而“合群明分”之义⑰ 立矣。

① 非素无目，指鱼虾由于生活于水中，眼睛一般都近视，越到深海，近视程度越高，有的视神经完全萎缩。

② 鲸有足，指鲸本来是陆地生活的哺乳动物，有足，以后退回海洋生活，前肢退化成鳍状，后肢则完全退化。厹（róu 柔），野兽践踏的足迹。

③ 羖(gǔ 古)，夏天生的公羊，古代常生而阉割为菜羊，故长大后无角。《诗·小雅·宾之初筵》："由醉之言，俾出童羖。"

④ 马爵，今译"鸵鸟"，见元朝刘郁《西使记》(收于王恽《玉堂杂记》，又收于《古今图书集成》)。世界上现存的最大的鸟，两翼已退化，不能飞。

⑤ 豦(jù 句)，猕猴。蜼(wěi 委)，长尾猿。

⑥ 天阏，摧残。天明，自然给予的智慧，指人脑的自然特性。

⑦ 防风，传说中夏代部落首领之一。《国语·鲁语下》："仲尼曰：丘闻之，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

⑧ 釐，一作僖。相传黄帝之子有十二姓，其一为僖姓，见《国语·晋语四》。防风氏，《鲁语》作漆姓，《史记·孔子世家》引作釐姓。

⑨ 侨如，春秋时长狄的首领，见《左传》文公十一年；杜预注谓是鄋瞒国之君，长三丈。《鲁语》引孔子说，防风氏"在虞、夏、商为汪芒氏，于周为长狄，今为大人。"这里即认为防风氏本是黄帝后裔，但到周代已变成狄人。

⑩ 马留，一作马流。《水经注》温水注："马文渊立两铜柱于林邑岸北，有遗兵十余家不反，居寿冷岸南而对铜柱，悉姓马。今有二百户。交州以其流寓，号曰马流。言语饮食尚与华同。"马文渊，东汉伏波将军马援的字。唐段成式《酉阳杂俎》记与郦道元《水经注》同，但改"马流"作"马留"。

⑪ 林邑，在今越南中南部。唐中叶后改称环王；其后又改称占城，即占婆。

⑫ 噍，嚼。反噍之兽，即反刍类哺乳动物，如牛、羊、鹿、骆驼等。澳洲原无反刍类动物，现有的牛羊是欧洲移民引进的。

⑬ 放流之族，被逐至荒远地区的罪人后代。相传舜受尧禅为君，制定刑法，立流放法以宽贷应受五刑的罪人，"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见今本《尚书·舜典》。

⑭ 梼杌，相传为颛顼氏的"不才子"。穷奇，相传为少昊氏的"不才子"。《左传》文公十八年："舜臣尧，宾于四门，流四凶族浑敦、穷奇、梼杌、饕餮，投诸四裔，以御螭魅。"

⑮ 离，通螭；螭也作魑。离魅，《左传》宣公三年杜预注："螭，山神，兽形；魅，怪物。"

⑯ 无逸之说，见《尚书·无逸》，内容为周公引殷亡为训，告诫周王要知稼穑艰难，不要贪图逸乐，敬德正刑，免遭"民"的怨恨。据伪孔传说是周公戒成王之辞。

⑰ 合群明分之义，原出《荀子·王制》，参见本书所选《菌说》"抑人之易地也"段及注。

章炳麟曰：物不知群，益州之金马、碧鸡①，大古有其畜矣，沾沾以自喜，踽踽以丧群，而亡其种，今仅征其枯腊。（凡僵石②，皆生物所化，亦有本是金石，而生物留其印迹者，又有生物已化去，而它金石之质往代其壳，与原式无异者。是盖鸡马枯壳已化，而金碧代之也。）知群之道，细若贞虫③，其动翃翃，有部曲进退，而物不能害。山林之士，避世离俗以为亢者④，其侏张不群⑤，与夫贪墨佣駑之役夫，诚相去远矣，然而其弊，将挈生民以为麋蛙。故曰：鸟兽不可与同群⑥。

① 益州，西汉设置的十三部刺史之一，辖境在今四川、云南一带。《汉书·郊祀志》："宣帝时，或言益州有金马碧鸡之神，于是遣谏议大夫王褒使持节而求之。"颜师古注："金形似马，碧形似鸡。"章太炎说是化石。

② 僵石，今称化石。

③ 贞虫，《淮南子·说山》："贞虫之动以毒螫。"高诱注："贞虫，细要蜂、蜾蠃之属。无牝牡之合曰贞。"这里指蜜蜂。

④ 亢，高。《淮南子·修务》："君子……励节亢高，以绝世俗。"高诱注："不群于众也。"

⑤ 侏张，强梁。扬雄《国三老箴》："负乘覆餗，奸寇侏张。"

⑥ 鸟兽不可与同群，《论语·微子》：子路问津于桀溺，桀溺知其为孔丘之徒，说"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

与?’”

合群之义，其说在《王制》、《富国》①，知人之变，其说在《八索》②。

① 《王制》、《富国》，都是《荀子》的篇名。

② 八索，《左传》昭公十二年：楚左史倚相，“能读三墳、五典、八索、九丘。”杜预注：“皆古书名。”伪孔安国《尚书序》：“八卦之说，谓之八索，求其义也。”这里借指《周易》。章太炎以为八卦的爻象，体现着“生生之道”。

与梁鼎芬绝交书

（一九〇〇年）

【说明】 这一则辟谣声明，反映章太炎如何看待个人节操。梁鼎芬早年曾因弹劾李鸿章误国而丢官，博得颇大名声，被张之洞罗致为幕僚，从此成为张之洞在封建政坛上的得力帮手，人称“小之洞”。维新运动起来，他参与筹组上海强学会，做了新党。变法呼声高涨，他一面对鼓吹民权的梁启超等明劝暗压，一面同顽固卫道的王先谦等眉来眼去，可称政治赌徒。戊戌政变发生，他又急忙伪造电报底稿四则，说是早已看出“康学灭圣欺君，神人共愤”，并已指斥康、梁、谭等为“光棍”，为“妖贼”，“败露在即”；还代报馆作按语，称赞自己的电报“久已脍炙人口”，“论事论人，皆有远见卓识”；借此替张之洞洗刷，向西太后献媚，被章太炎讥为制造“符命”的谶纬神学家。章太炎多次指出，戊戌维新所以失败，同此等无道德的政客文人混入新党取得重要地位，大有关系。本文表明，章太炎即使身陷危难，也不肯向梁鼎芬式的权贵低头，并且不怕得罪好心的朋友，坚持公开声明自己早同梁鼎芬绝交的真相。这无疑是“宁为玉碎、毋为瓦全”的节操表现。

本篇选自《章太炎文钞》（《当代八家文钞》本）。《文

钞》原题《与梁鼎芬书》，同内容不符。今题系本书编者所拟。

章炳麟言：仆曩者以经氏之狱①，絓陷文网②，同时逮捕者数人，固委身以待累绁，不欲处复壁为苟活计也。会友人汤蛰仙③自绍兴至，闻党祸方亟，蹙蹙为同类不怡，使使走告曰："君特为他人妄署，致狱为无名。盍亦驰书梁节厂④，冀为藩援？何弁急不肯一通乎？"仆答曰："经氏妄署有之。昔顾宁人在狱中⑤，犹不欲虞山⑥为解脱，况未入狱邪？若事触天下不韪，亦令后世留遗议，虽体解不为也。"逾数日见蛰仙，则言已驰书抵节厂。乍闻为错愕变色。其书虽自蛰仙署名，然敂其立说，乃谓仆于节厂虽远离，犹敬爱饬尽。彼其体曲为朋友谋，诚谊士，抑远离乎爱人以德⑦者矣。节厂自戊戌以后，谗诬反覆⑧，跖、蹻⑨不忍为，自粗知维纲者，不欲与衔杯酒。如仆则又何说？仆于节厂，固尝啁谇弹讦⑩，征于态度，著于篇什，何爱敬饬尽之与有？夫天下固有始睽而终合⑪者矣，虽仆处交游间，亦未尝无一、二可数者也。然其始睽，即以学术不同；其终合，则顾其志节可尚尔。视其外若有所变者，繇吾心言，则先后固非殊轨也。今彼节厂者，独何人耶？若仆，亦何如人也？违志忍诟，以求免祸，虽材质驽下，亦稍闻昆山⑫之遗风矣。宁人尝榻书⑬通衢，以明己志，今书斯牍，亦欲使见者知吾意也。庚子二月二十日⑭。

① 经氏，经元善，号莲珊，浙江上虞人。光绪间官至知府，任上海电报局总办。一九〇〇年一月二十四日，西太后谋废光绪，逼下诏立多罗端郡王载漪之子溥儁为大阿哥。经元善首先从电报中得知，一月二十五日，便联合寓沪各省绅商士民一千二百三十一人电呈清廷反对，接着，又连续发布《上海布告各省公启》、《上海布告各省官吏檄文》，坚持要光绪执政。西太后怒令"将此等妄言谏

阻之逆贼从重惩办”。经元善避至澳门，旋羁于狱中，直到义和团运动失败后方获释。

② 絓陷文网，指经元善领衔上奏的电文中列有章炳麟名。

③ 汤蛰仙，即汤寿潜(一八五七——一九一七年)，原名震，字蛰仙，浙江山阴(今绍兴)人，光绪进士，清末任修建沪杭铁路总理、浙江谘议局议长，为立宪派代表人物之一。

④ 梁节厂(ān庵)，梁鼎芬(一八五八——一九一九年)的号，“厂”又作“庵”。梁，字星海、心海，广东番禺人，光绪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中法战争期间，因疏劾北洋大臣李鸿章，被罢斥回乡。后成为张之洞的主要策士。维新运动时曾列名上海强学会，根据张意压制《时务报》民权言论。汤寿潜、章太炎均曾在张之洞幕府与梁相识。

⑤ 顾宁人，即顾炎武。清顺治十二年，昆山土豪叶方恒因争产诬告顾炎武“不轨通海”，罗织成狱。顾友归庄求救于降清官僚钱谦益。钱要顾炎武“自称门下”，归庄“惧失谦益之援，乃私自书一刺以与之”。顾“急索刺还，不得，列榻于通衢以自白。”见全祖望《鲒埼亭集》卷十二《亭林先生神道志》。

⑥ 虞山，即钱谦益。钱为江苏常熟人，南明弘光时为礼部尚书，降清后又任礼部侍郎，故人称虞山宗伯。

⑦ 爱人以德，《礼记·檀弓》：“君子之爱人也以德，细人之爱人也以姑息。”

⑧ 谗，阿谀。戊戌政变后，梁鼎芬极力阿谀西太后，并伪造四篇电报底稿，表示早已看出康梁“形同光棍，心同叛逆”，“康学灭圣欺君，神人共愤”，要求汪康年刊于报章。

⑨ 跖、蹻，指盗跖和庄蹻。

⑩ 啁谇，嘲骂。章太炎见到梁鼎芬伪造斥康梁电报后，比之为汉代的谶纬符命，并作《梁园客》一诗予以讽刺：“闻道梁园客最豪，山中谷永太萧条。鸱余乞食情无那，蝇矢陈庭气尚骄。报国文章隆九鼎，小臣环玦系秋毫。君看鹦鹉洲边月，一阙《渔阳》未许操。”

⑪ 始睽而终合，章太炎在《时务报》曾因建立孔教问题与康、梁一派

冲突。戊戌政变后，又曾写《答学究》等文驳斥顽固派，为康、梁辩护，并恢复与康、梁的交往。

⑫ 昆山，指顾炎武。

⑬ 楬书，表识、公告。

⑭ 庚子二月二十日，当一九〇〇年三月二十日。

致夏曾佑

（一九〇〇年）

【说明】 夏曾佑在清末新思想界颇有地位，尽管他很少抛头露面。他的反封建情绪相当浓烈，同章太炎、严复、梁启超、谭嗣同和宋恕等，都有很深的交谊。严复译述的《天演论》，在维新人士中间迅速传播，同他大力介绍有密切关系。从章太炎此信可以看出，章太炎和严复由神交到面晤，共同切磋中西学术，也是出于夏曾佑的居间介绍。

由于以后章太炎曾作文批评严复，有的传记作者便判断他们两人自始便走着两条路。那是臆说。《菌说》等文证明，章太炎所受严复宣传的进化论的影响，远比康有为、谭嗣同深刻。此信更证明，章太炎不仅视严复为前辈，而且对介绍他向严复问学的夏曾佑也十分感激。可见他以后同严复的分歧，是另有现实原因。

本件手迹原藏北京大学图书馆，以前未发表过，现据原件选注。章太炎家藏旧稿内有严复致章太炎函手迹一件，写于此信后三日，对研究章严思想交往很有价值，现附载于后，供参考。

穗卿① 我兄天下士：

记室改岁②，卒之未见。以为庞士元竟日卧治③，当令甿隶惊为神人。比在穰公④所得见手札，乃知释迦尚未能为一阐提⑤信服。梅销⑥一骑将，涤生⑦乃老兵，皆尝建屯斯土，南面自王。如公乃不免箠楚尘埃之职。宜哉庄生仅为漆园吏也。

黄山密迩，林篁纡深，山县虽无可谈者，比竹众窍，宜可晨夕增感。

又陵观察来沪，示步君原韵二章⑧，托体非常，有刘越石气体⑨，于公诚若常枞、老聃⑩矣。

鄙人乞食海上，时作清谈，苦无大匠为施绳削。又陵适至，乃以拙著二种⑪示之，必当有所纠正，亦庶几嵇康之遇孙登⑫也。

近日树一宗旨，以为交友之道，宜远交近攻。顷岁荃蕙化茅⑬，海滨同志，百不二三。惟浩公贞固执拗⑭，有荆公三不足畏气象。其他曼相之圃⑮，仅有存者，乃不得不效狋吽牙语⑯。仓庚⑰之鸣，终在远道。又陵既至，益信斯语不诬。他日南荣趎之求老聃⑱，终当藉庚桑楚旧教也。

䨞雨凄楚，齐头宋㵳⑲。执管书此，敬颂万福。

牛马走章炳麟再拜上　三月十五日晡

① 穗卿，夏曾佑(一八六三——一九二四年)的字。夏一字遂卿，自号别士，浙江杭州人。光绪进士，维新运动时期，同梁启超、谭嗣同等来往甚密；一八九七年与严复等在天津创办《国闻报》、《国闻汇报》。一八九九年后历任安徽祁门知县、署广德直隶州知州等。

② 记室，东汉太守属官有记室史，掌书记。时夏曾佑任知县，为知府(即古太守)属官，故章太炎戏称他为典书记之官。改岁，更一岁。夏曾佑于光绪二十六年二月初四（一九〇〇年三月四日）就任祁门知县，时当夏历新岁。

③ 庞士元，庞统。竟日卧治，事见《三国志·庞统传》。

④ 穰公，汪康年，字穰卿。

⑤ 一阐提，梵语 Iccantika 的音译，意为作恶多端、贪求欲乐、不悔

改的人，佛教认为这种人不能成佛。《涅槃经》五："无信之人，名一阐提；一阐提者，名不可治。"

⑥ 梅锅，秦末从番阳令吴芮起兵，为将，曾助刘邦攻南阳二县。项羽封吴芮为衡山王，锅被封为列侯。刘邦称帝，以锅有功，改封吴芮为长沙王。见《汉书·吴芮传》。

⑦ 涤生，曾国藩字。他因编练湘军镇压太平天国，同治间封毅勇侯。

⑧ 步君原韵二章，指严复《和夏穗卿两首》。

其一："男儿贵自我，安用五车书？老聃岂不云，先王有蘧庐！日月贵常新，光景乃足娱。东鲁彼何人？两马从一车。凤凰日以远，河水不出图。临流叹洋洋，作计讵尔疏。接舆兴狂歌，疾去不为徐。安知非微旨，信宿更难居！峨冠读黄唐，田陇成丘虚。坐令三千载，民气郁不舒。吾方骋雄辔，高步天演衢。努力追来者，剿说供驱除。回头视东鲁，微茫存有无。"

其二："微生如奭国，治具有不张。闭门谢宾友，偃息常在床。遥闻鶗鴂叫，百草惨不芳。境孤心已莞，道屈神难王。颇同净名意，吾疾非膏肓。恨不插两翅，倒景凌风翔。举头叱星辰，遵彼汉成行。炮烹群龙夔，煮海使为汤。纤微去人害，嗜血靡蚊虻。愚公进一篑，夸父走且僵。皇人各受谷，容成弹清商。惜哉钧天舞，上帝亦淫荒。弱丧苦不归，安用歌履霜。金泥与玉检，求彼名山藏。至道不终隐，逝将发其光。"

⑨ 刘越石，刘琨（二七一——三一八年）的字。琨，中山魏昌（今河北无极东北）人，晋累官司空，都督并、楚、幽三州诸军事，屡与刘聪、石勒作战，后为段匹磾杀害。诗流传不多，以清刚慷慨为特色。

⑩ 常枞老聃，《说苑·敬慎》："常枞有疾，老子往问焉。张其口而示老子，曰：'吾舌存乎？'老子曰：'然。''吾齿存乎？'老子曰：'亡。'常枞曰：'子知之乎？'老子曰：'夫舌之有也，岂非其之柔邪？齿之亡也，岂非以其刚邪？'常枞曰：'然。'"

⑪ 拙著二种，即严复复信中所提到的《儒术真论》及木刻本《訄书》。

⑫ 嵇康之遇孙登，事见《晋书·孙登传》，孙登隐居于汲郡苏门山，嵇康从之游三年，"问其所闻，终不答。康每叹息。将别，谓曰：'先

生竟无言乎?'登乃曰:'……今子才多识寡,难乎免于今之世矣!子无求乎?'康不能用,果遭非命。乃作《幽愤诗》曰:'昔惭柳下,今愧孙登。'"

⑬ 荃蕙化茅,香草变成茅草。古代迎神请降均执茅草,取其心理顺一,见《公羊传》宣公十二年何休注。

⑭ 浩公,叶瀚,字浩吾。

⑮ 矍相之圃,出自《礼记·射义》:"孔子射于矍相之圃,盖观者如堵墙。"郑玄注:"矍相,地名也。"正义:"选贤誓众之礼也。"

⑯ 狋吽牙,出自《汉书·东方朔传》:"狋吽牙者,两犬争也。"

⑰ 仓庚,黄莺。《诗·豳风·七月》:"春日载阳,有鸣仓庚。"

⑱ 南荣趎之求老聃,见《庄子·庚桑楚》。庚桑楚为老子弟子,南荣趎又为庚桑楚弟子。庚桑楚对南荣趎说:"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见老子?"南荣趎赢粮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向老子问道。

⑲ 宋,通"送"。宋滲,送流,《释名·释州国》:"宋,送也。……若云滓秽所在,送使随流入东海也。"

[附] 严复致章太炎

枚叔先生:

前后承赐读《訄书》及《儒术真论》,尚未卒业。昨复得古诗五章,陈义奥美,以激昂壮烈之均,掩之使幽,扬之使悠。此诣不独非一辈时贤所及,即求之古人,晋、宋以下,可多得耶!

仆此次来海上,得士为不尠。苟自所可见者言之,则好学竺义,用情恳恻,吾敬张鞠生;知类通达,闻善必迁,吾敬汪穰卿;湛厚质重,可与立权,吾推张伯纯;黾勉事功,蔚为时栋,吾爱唐后丞;左矩右规,好善慉固,吾服丁叔雅;深躬尔雅,自振风规,吾见吴彦复;渊种埋照,种德俟时,吾敬沈小宜;慕道乐善,能自得师,吾推胡仲巽;天资开明,乐游胜己,吾望狄楚青;至于寒寒孜孜,

自辟天蹊，不可以俗之轻重为取舍，则舍先生吾谁与归乎？有是老仆之首俯至地也。

大作五章，结均推奖逾量，岂所敢当。以上品藻，容有未尽，它日晤面，尚冀有以化我也。手此述诚。脱有清兴，尚当有以和佳章耳。即讯居起不宣。

严复拜　三月十八

再致夏曾佑

（一九〇〇年）

【说明】 一九〇〇年七月二十六日，反对清朝那拉氏政权的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各派著名人士，在上海张园举行的“中国议会”，是近代中国政治史、思想史上的重要事件。章太炎由参加会议而引起的愤懑和失望，是他决定走上反清革命道路的重要因素。可惜，关于与会各派人士在会议中间发生的政治分歧，自来没有搞清楚。章太炎在“议会”召开前夜致夏曾佑的这封短信，透露了各派的主要分歧的要点。从中可以看到，正当义和团同八国联军在北方苦战之际，与会者却主要在争论该不该请光绪皇帝复辟问题，即使在拥护复辟的保皇派内部，也争得不可开交；而对中国存亡攸关的迫切问题，农民的反抗和帝国主义武装侵略，该怎么对待，反而置诸脑后。无怪“自立军”要夭折，无怪章太炎要割辫了。本件手迹原藏北京大学图书馆，以前未发表过，现据原件选注。

穗卿大德婆伽婆左右①

仆在谷②，君在麓③，河鱼不能上，驾鹅④亦畏风之劲也。得《札朴》⑤，再命之曰“麟角”⑥。

潢池日扰，圣人之资。政府佑盗⑦，欧刀⑧将赤。独恐复辟之政成于亚相⑨，挟西为重⑩，事益坏烂。

海上党锢，欲建国会⑪。然所执不同，与日本尊攘异矣⑫。或欲迎跸⑬，或欲□□⑭，斯固水火。就迎跸言，信国欲借力东、西⑮，铸万欲翁、陈坐镇⑯，梁公欲密召昆仑⑰，文言欲借资鄂帅⑱。志士既少，离心复甚，事可知也。

彻帘复辟⑲，近在目中。政出英华⑳，得马非福。天都太宰㉑，幸不讯烦。

夜叉章炳麟顿首㉒

① 大德，佛教徒对佛及高年比丘的敬称。《大智度论》："梵语婆檀陀，秦言大德。"婆伽婆，梵语 Bhagavat 的音译，又作薄伽梵，佛经中通译作世尊。原意据《大智度论》说，包括有德、巧分别、有名声，能破四义；《佛地论》则谓有自在、吉祥、尊贵等六义。时夏曾佑热心于佛学，故有此称。

② 仆在谷，《公羊传》僖公三年徐彦疏引李巡说："水相属曰谷。"时章太炎正在长江入海口上海，又属于清政府的通缉对象，这里也含有"进退维谷"之意。

③ 君在麓，《谷梁传》僖公十四年："林属于山为鹿(即麓)。"《国语·晋语》韦昭注："麓，主君苑囿者。"夏曾佑在光绪二十五年三月选授山东蒙阴县知县，因亲老告近，改选安徽祁门县知县，于次年二月到任，这时正在任上。祁门地处皖南山区，林产甚富，所产红茶为清代著名贡品。故"君在麓"也是双关戏语。

④ 驾鹅，野鹅。《汉书·扬雄传》："凤皇翔于蓬陼兮，岂驾鹅之能捷。"

⑤ 《札朴》，清桂馥(一七三六——一八〇五年)撰，十卷，考核古言古字，追念旧闻，分为温经、览古、匡谬、金石文字、乡里旧闻、滇游续笔六目。因其细碎，比于木匠削下的木片，故题名为《札朴》。

⑥ 麟角，魏蒋济《万机论》："学如牛毛，成如麟角。"(《太平御览》四九六引)比喻学术成就稀而珍贵。

⑦ 政府佑盗，指义和团进入北京后，西太后任命载勋、刚毅统率义和

团，对义和团的发展暂取容忍态度；一九〇〇年六月二十一日西太后正式对列强宣战后，谕各省督抚"招集义民成团，借御外侮"。

⑧ 欧刀，本指刽子手所使用的行刑之刀，见《后汉书·虞诩传》李贤注。这里借喻帝国主义对义和团运动实行武装镇压。

⑨ 亚相，指荣禄（一八三六——一九〇三年），字仲华，时任军机大臣，位次在首席军机大臣礼亲王世续之后，列第二。

⑩ 西，指西太后。

⑪ 欲建国会，上海图书馆藏孙宝瑄《日益斋日记》稿本对此有较为翔实的记载。该日记庚子七月一日（一九〇〇年七月二十六日）："是日海上同志八十余人，大会于愚园之南新厅，群以次列坐北向，浩吾〔叶瀚〕权充主席，宣读今日联会之意：一、不认通匪矫诏之伪政府；二、联络外交；三、平内乱；四、保全中国自主；五、推广支那未来之文明进化。定名曰中国议会。令大众以为然者举手，举手者过半，议遂定。乃投票公举正副会长，……凡举正会长以举容纯甫〔容闳〕为最多，计四十二人；举副会长以严又陵〔严复〕为最多，计十五人。"该日记七月四日（公历七月二十九日）又记述愚园第二次开会情况。

⑫ 日本尊攘，指日本明治维新前反对幕府统治和外国侵略，要求实行资本主义改革的"尊王攘夷"运动。

⑬ 跸，指天子车驾。迎跸，指迎接光绪皇帝南下。

⑭ □□，原函如此，当系"排满"二字。

⑮ 信国，原指文天祥，封信国公，这里指文廷式（一八五六——一九〇四年）。文字道希，号芸阁、纯常子，江西萍乡人，曾任翰林院侍读学士，为赞助光绪皇帝亲政的帝党重要成员，戊戌变法前即已遭西太后斥逐。他曾参加"中国议会"。东、西，指日本、英国等列强。

⑯ 铸万，原为唐甄，字铸万，这里指唐才常（一八六七——一九〇〇年）。唐字佛尘，湖南浏阳人。戊戌变法前与谭嗣同办时务学堂，创办《湘学报》、《湘报》，宣传维新变法。一九〇〇年，在上海组织正气会，是"中国议会"的主要发起者，主张起兵"勤王"。八月，筹

备发动自立军起事，事泄被杀。翁、陈，翁同龢、陈宝箴。翁同龢（一八三〇——一九〇四年），字叔平，江苏常熟人，光绪皇帝的师傅，戊戌变法前任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为帝党首领，因支持康有为的变法主张，于一八九八年六月被西太后下令开缺回籍；戊戌变法失败后，又被西太后下令革职永不叙用。陈宝箴（一八三一——一九〇〇年），字右铭，江西义宁（今修水）人，一八九五——一八九八年在湖南巡抚任内倡办新政，开办时务学堂，刊行《湘学报》，奏荐杨锐、刘光第、谭嗣同、林旭辅佐新政。戊戌政变时被革职永不叙用。

⑰ 梁公，原指唐朝的狄仁杰，曾被追封为梁国公，这里指狄葆贤。狄葆贤，字楚青，号平子、平等阁主人，江苏溧阳人。昆仑，原为明代李介，号昆仑山樵，这里指李鸿章。

⑱ 文言，这里疑指叶瀚。"文言"为《周易》十翼之一，专释乾、坤二卦。旧说以乾坤德大，故孔子专作文言释之。叶字浩吾，浩瀚形容天地广大，故可能用"文言"来隐指他。瀚，浙江仁和人，"中国议会"书记。鄂帅，张之洞，时为湖广总督。

⑲ 彻帘，指西太后归政于光绪皇帝。

⑳ 英华，《文选》扬雄《长杨赋》李善注："英华，草木之美者。"这里当隐指荣禄。荣禄字仲华，瓜尔佳氏。"佳瓜"为草木之美者。

㉑ 天都，峰名，安徽黄山之第二高峰，因险峻知名。太宰，这里指一县之长。天都太宰，指祁门县县令夏曾佑。

㉒ 夜叉，梵语 Yaksa 的音译，又作药叉、夜乞叉，意为能啖鬼、捷疾鬼。佛经谓是吃人恶鬼，但有时也列为守护众生的天龙八部之一。或说守护佛门的金刚力士即夜叉神。

《客帝》匡谬

（一九〇〇年）

【说明】 维新运动失败后，下一步怎么办？孙中山说该“逐满”，康有为说要“保皇”，梁启超在犹豫，章太炎也在彷徨。一八九九年五月发表的《客帝论》，便反映章太炎那时的迷惘。他设计了防止“逐加于满人，而地割于白人”的政治方案，说是只要清朝皇帝承认满族实行民族压迫的历史错误，拥戴孔子后裔做中国的虚君，自己退居为齐桓、晋文式的霸主，发愤变法，则反满情绪自然平息，图强目的必定达到。显然，这是康有为“纪孔保皇”主张的回声，是企图避免那明知不可避免的反清革命的幻想。

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战争，击破了章太炎的“客帝”梦。清朝统治者镇压义和团的卑劣手段令他愤慨，一些汉族官僚乃至市民对于外国侵略者的顺从态度更使他吃惊。马克思早就指出，作为东方专制制度牢固基础的封建生产关系，使人的头脑狭隘、迷信，专门利己，因而常对封建帝国的崩溃无动于衷。章太炎固然不明此理，但现实却迫使他不能不承认，“尊清”和“崇教”，正是唤起人们爱国心和抵抗力的主要障碍。因而，他对自己过去的主张感到痛心。一九〇〇年便在刚出

版的《訄书》初刻本内《客帝》篇上，写了严厉自责的一段批语，说此篇之作，“弃本崇教，其流使人相食”，罪该杀头。接着，他修订《訄书》，便将《客帝》录存卷首，附以“匡谬”，公开承认错误。

本篇选自一九〇六年九月日本东京翔鸾社再版的《訄书》修订本。

共和二千七百四十一年①，章炳麟曰：余自戊、己违难②，与尊清者游③，而作《客帝》④。饰苟且之心，弃本崇教，其违于形势远矣！且汉帝虽孱弱，赖其同胤，臣民犹或死之。满洲贱族，民轻之，根于骨髓，其外视亡异欧、美。故联军之陷宛平⑤，民称“顺民”，朝士以分主五城⑥，食其廪禄。伏节而死义者，亡一于汉种。非人人阘茸佣态，同异无所择，孰甘其死？由是言之，满洲弗逐，欲士之爱国，民之敌忾，不可得也。浸微浸削，亦终为欧、美之陪隶已矣。今弗能昌言自主，而以责宣尼之主祏⑦，面欺！箸之以自劾录⑧，而删是篇⑨。

① 共和二千七百四十一年，即公元一九〇〇年。

② 戊、己，夏历戊戌年、己亥年，即公元一八九八年和一八九九年。戊戌政变后，章太炎被清廷缉拿，于一八九八年亡命台湾，任《台湾日日新报》记者；复因撰文抨击日本侵台当局，被迫于一八九九年六月离台赴日。

③ 与尊清者游，章太炎亡命台湾期间，与梁启超、康有为通信往来，并时有诗文刊于梁启超主编的《清议报》。

④ 《客帝》，一八九九年五月二十日出版的《清议报》第十五册发表时，题为《客帝论》，署为“台湾旅客来稿”。后收入《訄书》初刻本，曾作了相当大的修改。

⑤ 宛平，指北京，一九〇〇年八月被八国联军侵占。

⑥ 五城，清朝把首都北京分为东、西、南、北、中五城，每城设巡城御

史。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将北京分割成一个个占领区，设立"协巡公所"，起用投降帝国主义的清朝官员充当走狗。

⑦ 宣尼，指孔子。西汉平帝元始元年(公元一年)，追謚孔子为褒成宣尼公，见《汉书·平帝纪》。封建时代因习称孔子为宣尼。祏，宗庙内藏神主的石室，见《左传》哀公十六年杜预注。责宣尼之主祏，即《客帝》中要求清朝统治者承认孔子开创"神州之王统"，尊崇孔子的世胄为"中夏之共主"。

⑧ 自劾录，自我定罪并记入簿书。上海图书馆藏章太炎自校《訄书》初刻本，于《客帝》篇上写有以下批语："辛丑后二百四十年章炳麟曰：余自戊、已违难，与尊清者游，而作《客帝》。弃本崇教，其流使人相食。终寐而颎，著之以自劾录，当弃市！"

⑨ 删是篇，章太炎自校《訄书》初刻本前有手写修订目录，于原目中删去《客帝》，注明另作附录；修订本正式出版时，将《客帝》、《分镇》二篇移作全书之首，称《訄书前录》；北京图书馆藏章太炎于一九一〇年再度增删的《訄书》修订本，仍存此"前录"。

谢 本 师

（一九〇一年）

【说明】 章太炎同他的老师俞樾断绝师生关系，曾在本世纪初的江南学界里引起轰动。俞樾是清末著名学者，古文经学、诸子学和小学诸领域的大师；晚年主持杭州诂经精舍，培养了不少学有造诣的弟子。章太炎就是他的高足。他颇知“洋务”，也不反对学生参加维新运动。但当事情涉及不仅要动清朝政治的皮毛，而且要动封建制度的根本，他便受不住了，连经书的道理也不顾了，宣布把章太炎革出教门。那个时代反封建，讲革命，要承受多大的压力，于此可见一斑。章太炎的毅然行动，得到一些正直学者的支持。与俞樾齐名的孙诒让，便立即表示接受章太炎做学生。这则插曲，很能说明清末思想领域的分化程度。本篇选自一九〇六年十一月出版的《民报》第九号，原署名太炎。

余十六七岁始治经术，稍长，事德清俞先生①，言稽古之学，未尝问文辞诗赋②。先生为人岂弟③，不好声色④，而余喜独行赴渊之士。出入八年⑤，相得也。

① 俞先生，即俞樾（一八二一——一九〇七年），字荫甫，号曲园，浙江德清人，早年任翰林院编修，后任杭州诂经精舍院长三十余年，

是清末著名的汉学家，主要著作有《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宾萌集》、《古书疑义疏证》等，合辑为《春在堂全书》。

② 章太炎"初为文辞，刻意追蹑秦汉"，不赞成俞樾崇尚唐、宋文风的文学主张，没有向俞樾学过文辞诗赋。

③ 岂弟，通"恺悌"。

④ 章太炎《俞先生传》：俞樾"雅性不好声色，既丧母妻，终身不肴食，衣不过大布，进衩不过茗菜。"

⑤ 出入八年，章太炎于一八九〇年进入诂经精舍，一八九七年初离开。

顷之，以事游台湾。台湾则既隶日本，归，复谒先生①，先生遽曰："闻而游台湾。尔好隐，不事科举，好隐，则为梁鸿、韩康②可也。今入异域，背父母陵墓，不孝；讼言索虏之祸毒敷诸夏③，与人书指斥乘舆④，不忠。不孝不忠，非人类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⑤。"盖先生与人交，辞气陵厉，未有如此甚者！

① 据章太炎自定年谱，此事系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作者三十四岁。

② 梁鸿，字伯鸾，东汉平陵(今陕西咸阳西北)人，明帝时曾作《五噫歌》讥切时政。与妻孟光同隐霸陵山中；后又至吴，改名作雇工为生。韩康，字伯休，东汉霸陵(今西安东)人，卖药长安市中三十余年，口不二价，因此扬名，遂隐于霸陵山中，多次拒绝桓帝征召。

③ 讼言云云，一九〇〇年七月，章太炎参加唐才常在上海召集的"国会"，因反对"勤王"，"宣言脱社，割辫与绝"。今存《解辫发》一文，即作于此年，内严斥清政府无道。

④ 乘舆，指光绪皇帝。章太炎时在苏州东吴大学任教，曾致书孙宝瑄指名批判光绪。

⑤ 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原为孔子斥冉求语，见《论语·先进》。

先生既治经，又素博览，戎狄豺狼之说①，岂其未喻，而以唇

舌卫捍之？将以尝仕索虏，食其廪禄耶！

① 戎狄豺狼之说，《左传》闵公元年："狄人伐邢。管敬仲言于齐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暱，不可弃也'。"这是以豺狼比喻贪残的人。

昔戴君与全绍衣并污伪命①，先生亦授职为伪编修。非有土子民之吏，不为谋主，与全、戴同。何恩于虏，而悬悬蔽遮其恶？如先生之棣通故训，不改全、戴所操，以诲承学，虽杨雄、孔颖达②，何以加焉？

① 戴君，即戴震（一七二三——一七七七年），字东原，安徽休宁人，清代思想家，曾斥理学是"以理杀人"，著有《孟子字义疏证》、《原善》等。全绍衣，全祖望（一七〇五——一七五五年）的字，浙江鄞县人，清代史学家。在学术上推崇黄宗羲，他的《鲒埼亭集》，收集了不少明清之际义士、学者的史料。并污伪命，指戴震与全祖望都曾参加过清廷主持的《四库全书》的编修工作。

② 杨雄，也作扬雄，西汉末成都（今四川成都）人。曾仿《易》作《太玄》，仿《论语》作《法言》，仿《苍颉篇》作《训纂》，又搜集各地语言作《方言》，是当时著名学者。孔颖达（五七四——六四八年），字冲远，隋末唐初经学家，累任国子祭酒，曾奉唐太宗之命主编《五经正义》。扬雄、孔颖达都历仕二朝。

征 信 论

（一九〇一年）

【说明】“实事求是，无征不信”，是清朝多数学者研究学问的态度。它是在同宋明理学的影响作了多年斗争才逐渐形成的。但清朝的文化专制政策，把学者们驱赶到经史考证的狭小天地里，以饾饤式的征实为满足，反过来又束缚着反封建思想的发展。

使上两个世纪经史考证之学威信扫地，从而促进了新思想新学说研究的，是康有为。他用经学自身的符咒铸成的怀疑论，打破了学术界对东汉古文经学的迷信，打破了思想界不敢讲变政改制的万马齐喑局面。但他在冲击封建教条的同时，却扔掉了治学的实事求是态度，但凭主观需要来摆布客观史实，因此他的“托古改制”史论，便日益呈现出反历史反科学的性格。

章太炎曾经附和过“孔子改制”说。但当他发现康有为已把这种怀疑论的武器，掉转来对付反清革命思潮的时候，便公开对它提出了异议。本篇就着重揭露康有为的主观主义研究方法。他认为，说话要有证据，是做学问的起点，更其是研究历史的基本要求。老、庄、荀、韩等先秦诸子，早有关于征信的至理名言。康有为们否定无征不信，背弃这些治学的良好传统，给研究历史

造成了很大损害：或陷于臆测，如道士造经画符；或一味诛心，象敌党造谣生事；或疑而不决，弄得真相难明；或预铸模式，使得因果不辨；或乱发空论，令人不注意历史的复杂变化。因而，章太炎劝告康有为们，要真做智者，必须少说漂亮话，少装博学，少搞诡辩。

作者自定《太炎集》编年目录，列本篇于辛丑即一九〇一年目下。现据最初发表它的《学林》第二期（一九一〇年出版）选注。原文分上、下篇，现在选录下篇。

《传》曰①："圣有谟勋②，明征定保③。"故非独度事为然也，凡学皆然。其于抽史④尤重。何者？诸学莫不始于期验，转求其原，视听所不能至，以名理刻之。独治史志者为异，始卒不逾期验之域，而名理却焉。今之散儒，曾不谕是也，故微言⑤以致诬，玄议以成惑。

① 《传》曰，引文见《左传》襄公二十一年。祁奚引《逸书》，也见于《伪古文尚书·胤征》。

② 圣有谟勋，《左传》杜预注："谟，谋也。勋，功也。言圣哲有谋功者。"勋，《伪古文尚书》作"训"，谓教训。

③ 明征定保，《左传》杜预注："当明信定安之。"

④ 抽史，整理历史。扬雄《太玄·玄莹》："抽，理也。"

⑤ 微言，指清末今文经学所谓的"微言大义"，如"三世三统"说等。

昔者孙卿有言曰①："五帝之外无传人，非无贤人也，五帝之中无传政，禹、汤有传政而不若周之察，非无善政也，久故也。传者久则论略，近则论详；略则举大，详则举小。愚者闻其略而不知其详，闻其详而不知其大，是以文久而灭，节族②久而绝。"（《非相篇》）夫《尚书》者，不具之史，略引大体，文若铭诔，非质

言[3]以记事，故流别异《春秋》。高贵乡公[4]曰："仁者必有勇，诛暴必用武。少康武烈之威[5]，岂降于高祖哉[6]？《夏书》沦亡，故勋美阙而罔载。唯有伍员，粗述大略[7]。其言'复禹之绩'，'不失旧物'。祖述圣业，旧章不愆[8]，自非大雅兼才，孰能与于此？向令《坟》、《典》[9]具存，行事详备，则不得有异同之论也。"高贵乡公可谓知往志者也。《春秋》已作，而纪传胪言[10]，其道行事始悉，然犹多所残遗。远者庄蹻取滇[11]，秦开却胡[12]，事大而文已约。及夫氐、羌僭制[13]，政事尽文（前代苻姚、近世西夏之属）。群盗略地，兵事槷牙而多奇计者，皆不如帝室详。下逮近世韩宋[14]之兴，诸将若关先生、破头潘、芝麻李、大刀敖[15]等，史传犹轶其名。关先生始起绛州，逾太行，转战出塞，毁上都[16]，而蔺高丽[17]，其武略虽不逮明祖，视中山、开平[18]犹近。《明史》则已失其行军图法，此则近犹论略，非独久也。学者宜以高贵乡公为法，知其有略，不敢妄意其事。妄意之即与巫言等。比邻神仙之国[19]，旧史盖岁有变更。国有贤豪，则为之生事，延缘[20]巷市之语以造奇辞。往者中土惟有猥语短书[21]，今殆举于士大夫之口，兔丝[22]缘木，虒蝓[23]缘墙，苟可以傅丽者，无所不蔍[24]，则是使张鲁撰记而寇谦之为图[25]也。

① 孙卿有言曰，略引自《荀子·非相》。

② 节族，节奏。

③ 质言，《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具以质言。"裴骃集解引如淳曰："质，诚也。"

④ 高贵乡公，三国时魏帝曹髦即位前的封号。引文略见《三国志·魏书》卷四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

⑤ 少康，传说中夏朝的中兴君主。

⑥ 岂降于高祖哉，曹髦曾同群臣讨论少康中兴和刘邦统一，二者谁的功德大？有人以为刘邦创业艰难，功德超过少康。曹髦不同意，这里就是他当时的驳语。

⑦ 伍员粗述大略，春秋时吴国大夫伍员劝说吴王夫差乘胜消灭越国，曾引少康中兴事为鉴，见《左传》哀公元年。

⑧ 旧章不愆，语出《诗·大雅·假乐》："不愆不忘，率由旧章。"愆，过误。郑玄谓指周成王能遵循周公礼法，不过误，不遗失。

⑨ 《墳》、《典》，指《三坟》、《五典》，相传为三皇五帝时代的古书，原见《左传》昭公十二年。

⑩ 纪传，指《史记》、《汉书》以下的纪传体史著。胪言，《国语·晋语六》："风听胪言于市。"韦昭解："胪，传也，采听商旅所传善恶之言。"

⑪ 庄蹻取滇，《史记·西南夷列传》："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庄蹻者，故楚庄王苗裔也。蹻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欲归报，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还，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

⑫ 秦开却胡，《史记·匈奴列传》："（战国时）燕有贤将秦开，为质于胡，胡甚信之。归而袭破走东胡，东胡却千余里。"

⑬ 氐、羌僭制，指历史上氐族、羌族建立的王朝，如下举氐族所建的前秦，党项羌所建的西夏等。

⑭ 韩宋，指元末红巾军所建立的政权。刘福通等所拥戴的韩林儿，于一三五五年在亳州（今安徽亳县）称帝，国号宋，故此谓韩宋，以与赵宋相区别。

⑮ 关先生、破头潘、芝麻李、大刀敖，都是红巾军的著名将领。除芝麻李名喜喜，见于记录外，明清时的正史野史均佚其名。

⑯ 上都，在今内蒙古多伦西北上都河北岸，忽必烈即帝位于此，加号上都，终元一代与大都（北京）并称两都。

⑰ 蔺，即躏。关先生曾率红巾军一部转战辽阳，进入高丽，于元至正二十年（一三六〇）在高丽战死。

⑱ 中山、开平，指明初著名将领徐达、常遇春，二人曾于一三六七年奉朱元璋命率师北伐，次年进占大都，结束了元朝统治。徐达死后封中山王，常遇春死后封开平王。

⑲ 比邻神仙之国，指日本，章太炎相信秦时徐福入海求仙不返，即留居于所谓蓬莱仙岛的日本。他并曾批评当时日本学者喜欢附会，“或者徐福东来，带了许多燕齐怪迂之士，这个遗传性，至今还在?”见《教育的根本要从自国自心发出来》，载《教育今语》。

⑳ 延缘，迁延缘行，指置身于街谈巷语中间留连不舍。

㉑ 短书，桓谭《新论》谓是“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所作之书，后世因指小说、杂记一类著作。

㉒ 兔丝，旋花科蔓性草本植物，名见《毛诗》;《本草》作菟丝子。

㉓ 虒蝓，腹足类软体动物。虒，也作螔；名见《尔雅·释鱼》，郭璞注谓即蜗牛，郝懿行疏以为与蜗牛形似，但系二物。

㉔ 莀，至。

㉕ 张鲁，东汉末天师道的首领。寇谦之北魏初道教领袖。这里是讥讽采择街谈巷语写史，好比让道士造经画符一样荒诞。

昔者庄周有言曰:“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不可以言传。而世因贵言传书，虽贵之，犹不足贵也。”(《天道篇》)史官陈列往迹详矣。事有巨而因于细，是故吴、楚之战，咎始采桑①；昭公之出，衅在斗鸡②。其类非一也，五史或记其箸，不能推本于其微者。桑、鸡之事，顾幸而党③见尔。细亦因巨，是故陈平以大牢草具为端，足以间亚父④；陆生大言汉皇帝贤，而可以臣南越⑤。项王尉佗虽戆，则必不以一言去就，固有巨者，足以离合之。顾史官未尝言，故曰“意有所随”。其言不传久矣，愚者徼以为智，随成心以求其情，比于谣诼。是以君子多见阙殆⑥。

① 咎始采桑，前五一八年吴、楚相攻，引起战争的导火线是两国边境少女争桑，见《史记·吴太伯世家》。

② 衅在斗鸡，前五一七年鲁国君臣内哄，结果鲁昭公被季孙等三家贵族驱逐而亡命于齐，引起内战的导火线是季孙氏与郈孙氏二家

斗鸡结怨，见《左传》昭公二十五年。

③ 党，同傥，偶然、意外。

④ 陈平间亚父，楚汉相争时，刘邦的谋士陈平设宴招待楚使，当场用粗劣食物替换三牲盛席，制造厚范增而薄项羽的假象，以离间项羽与范增的关系，见《史记·陈丞相世家》。亚父，项羽对其主要谋士范增的尊称。

⑤ 陆贾臣南越，西汉初刘邦遣大中大夫陆贾出使南越，陆贾用夸张刘邦武功的说辞恐吓南越王尉佗，迫使尉佗改变倨傲态度而接受汉朝封号，见《史记·陆贾列传》。

⑥ 多见阙殆，《论语·为政》："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殆，危。阙殆，指宁被说成少见也不做冒险的事。

昔者韩非有言曰："听言之道，溶若甚醉①。彼自离之，吾因以知之。参伍比物，事之形也。"（《扬榷篇》）夫治史尽于有征。两征有异，犹两曹②各举其契，此必一情一伪矣。往世诸子竞于扬己，著书陈辩，败人则录之，己屈则不述也。转以九流相校，而更为雌雄者众。其有从横之士，短长之书③，必不自言画策无效，或饕天功以为己力。是故鲁连不帝秦王，而言秦军却五十里④。校以《平原君传》⑤，却秦军者，李同敢死之士之功⑥。贾诩以袁、刘父子答魏王，而言"太子遂定"⑦。校以文帝、陈王纪传⑧，文帝以五官中郎将副丞相，而陈王财为平原小侯，魏王志定久矣。两国殊党，各为其亲尊讳，亦务进己而黜辱人。是故更始始于借交报仇，终于刮席⑨；拓跋始为刘、石附庸，终以言敌国⑩；皆自离也。下及近世，《宋史》称岳飞破胡，兀术号恸大奔⑪，《金史》阙如也；邵长蘅称阎应元守江阴⑫，满洲名王三人、大将八人皆授首城下，然清官书亦不言。不知胜者溢传之邪，其败者有所讳邪？（魏源驳长蘅说⑬，云官书无三王八将名，且亦不见赠恤，断其为诬。案：此未可断也。死难有恤，本汉土之制，阎应元守江

阴时，满洲入中国二岁耳，未能悉谙中国典礼，降臣亦未必乐为文致，不得以赠恤不及断其为诬。又其支属甚多，位号亦滥，虽官书不见，不得谓竟无其人。至于张克捷而讳挠败，又满洲之常度。观诸遗民记载，明师斩馘大捷者，非独郑成功、李定国三数事也，而满洲官书不述其事，直云"王师失利"而已。足知情存隐讳，不欲布之简书。江阴之役，纵毙三王八将，其文牍且或讳言，况史臣记载邪！）从是仇质，自离者诚有可知，亦或忽恍如不可知。抽史者若以法吏听两曹，辨其成狱，不敢质其疑事；愚者以事有两异，虽本无异辞者犹疑。此何但史传邪？曩夕之言，今日亦疑也；鸡鸣之事，日中可谰也。

① 溶若甚醉，俞樾解作"其容有似乎醉也。"

② 两曹，犹两造，指诉讼双方。说详孙诒让《周礼正义》秋官大司寇。

③ 短长之书，指战国秦汉间纵横家著作，有《短长》、《长书》、《修书》等名称，见刘向《校战国策书录》。

④ 鲁连……秦军却五十里，事见《战国策·赵策三》"秦围赵之邯郸"。

⑤ 《平原君传》，即《史记·平原君列传》。

⑥ 李同，即李谈，司马迁避父讳改谈作同。《史记·平原君列传》谓李谈为"邯郸传舍吏子"；秦赵邯郸之战时，他请于平原君，得敢死之士三千人出击，"秦军为之却三十里"。

⑦ 贾诩……太子遂定，《三国志·魏书·贾诩传》谓曹操因曹丕年长、曹植有才，为立太子事犹豫不决，问贾诩，贾诩不答，再问乃谓："思袁本初、刘景升父子也。"曹操大笑，"于是太子遂定"。

⑧ 文帝、陈王纪传，即《三国志·魏书》中的《文帝纪》及《陈思王传》。

⑨ 更始……终于刮席，更始即西汉末绿林军领袖刘玄称帝后的年号。《后汉书·刘玄传》谓他起初结客为弟复仇，由此参加农民起义，但即帝位接受群臣朝贺时，"羞愧流汗，举手不能言"；其后农民军攻杀王莽，他入居长安皇宫，设朝日又"羞怍，俯首刮席不敢视"。

⑩ 拓跋……终以言敌国，北魏皇族拓跋氏先世为鲜卑酋长。据《晋书》刘渊、石勒载记，拓跋氏部落曾先后臣服匈奴族刘渊建立的前赵、羯族石勒建立的后赵。但《魏书》则说，在拓跋什翼犍称代王前，拓跋氏部落同前赵、后赵来往，均以敌国身份。

⑪ 兀朮号恸大奔，谓南宋高宗绍兴十年（一一四〇）岳飞在朱仙镇大破金军，金朝统帅完颜宗弼（斡啜兀朮）狼狈奔逃一事，见《宋史·岳飞传》。

⑫ 邵长蘅，清江苏武进人，康熙间曾为江苏巡抚宋荦幕客，留心明清之际史事。阎应元，明顺天通州（今北京市通县）人，明末任江阴典史，曾率江阴军民抗击十万清军达八十一天，城破后不屈被杀。下列记录见邵长蘅《阎典史传》，载于《邵青门全集》。

⑬ 魏源驳长蘅说，见魏源《圣武记》顺治二年。

昔者老聃有言曰[①]："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母。没身不殆。"（守者，《墨经》云："弥异所也[②]。"古言守司者，犹言寻伺。）母子者，犹今所谓因果。因以求果，果以求因，辨异而不过，推类而不悖。是故邪说不能乱，百家无所窜，则终身免于疑殆。是抽史之枢要也。夫礼俗政教之变，可以母子更求者也。虽然，三统迭起[③]，不能如循环；三世渐进[④]，不能如推毂。心颂变异，诚有成型无有哉？世人欲以成型定之，此则古今之事得以布算而知，虽燔炊史志犹可。且夫因果者，两耑之论耳。无缘则因不能独生。因虽一，其缘众多，故有同因而异果者，有异因而同果者。愚者执其两耑，忘其旁起，以断成事，因以起其类例。成事或与类例异，则颠倒而绽裂之。是乃殆以终身，嫛[⑤]之至也。凡物不欲絓，丝絓于金柅[⑥]则不解，马絓于曼荆则不驰。夫言则亦有絓，絓于成型，以物曲视人事，其去经世之风亦远矣。（今世社会学者[⑦]多此病。）

① 老聃有言曰，见今本《老子》五十二章。

② 弥异所也，见《墨子·经上》，毕沅注："言不移其所，故曰守。"

③ 三统迭起，西汉董仲舒用五德终始说附会《春秋》而提出的历史循环论。他把朝代的递嬗归之于黑、白、赤三统的循环，凡得到某一"统"作天子的，都要照特定的要求改变历法、服色、官号、宫室、礼乐等制度。说初见于《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司马迁因有"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的说法，见《史记·高祖本纪》太史公曰。

④ 三世渐进，《公羊传》隐公元年解释《春秋》书法，谓"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西汉董仲舒、东汉何休都认为这是孔子区别历史阶段的说法，表示统治必经衰乱、升平、太平三世。说初见于《春秋繁露》，详见于《公羊解诂》。近代康有为则依据三世说，谓由据乱世进至升平世，更进为太平世，是社会进化的共同规律。说见《孔子改制考》等。

⑤ 嫳(piè)，《说文》："易使怒也。"《广韵》："轻薄之貌"。

⑥ 金柅，金属制的煞车器。《易·姤》："系于金柅。"马融以为："柅者，在车之下，所以止轮令不动者也。"

⑦ 今世社会学者，参见本书《社会学序》。

昔者孙卿有言曰："《礼》、《乐》法而不说，《诗》、《书》故而不切，《春秋》约而不速。方其人之习君子之说，则尊以遍矣，周于世矣。"(《劝学篇》)夫古今虽异能，相类似者不绝。故引史传以为耑绪，其周用犹什三四。当其欲用，必骛于辩说者，犹赋诗有断章。愚者憙论史事为华，因以史尚平议不尚记事。此其言尽员舆成国① 之秀民若一概也。往者干宝始为《晋纪总论》②，其言挥绰而还③，与事状应，然大耑不过数首。及孙盛、袁宏、习凿齿、④ 范晔之伦，吹毛索疵，事议而物辩之，固无当。夫举措之异，利病之分，譬若变棋，胜负者非一区之势也，疏附牵掣于旁者，其子固多。史之所记，尽于一区，其旁子不具见(细碎冥昧之事，史

官固不悉知，知之亦不可具载)。时既久远，而更欲求举措之意、利病之势，犹断棋一区以定弈法，唫口弊舌，犹将无益也。(近世鄙倍之说，谓史有平议者合于科学，无平论者不合科学。案：史本错杂之书，事之因果，亦非尽随定则，纵多施平议，亦乌能合科学邪？若夫制度变迁，推其沿革，学术异化，求其本师，风俗殊尚，寻其作始，如班固、沈约、李淳风⑤所志，亦可谓善于平议矣。而今世之平议者，其情异是。上者守社会学之说而不能变，下者犹近苏轼《志林》⑥、吕祖谦《博议》⑦之流，但词句有异尔。盖学校讲授，徒陈事状，则近于优戏，不得已乃多施平议。而己不能自知其故，借科学之号以自尊，斯所谓大愚不灵者矣。又欲以是施之史官著作，不悟史官著书，师儒口说，本非同剂。惟有书志，当尽考索之功。其论一代政化，当引大体而已，若毛举行事，订其利病，是乃科举发策⑧之流，违于作述之志远矣。彼所持论，非独暗于人事，亦不达文章之体。)

① 成国，《左传》襄公十四年杜预注："大国。"孔颖达疏："方四百里以上为成国。"员舆成国，即世界各国。

② 《晋纪总论》，东晋编年史家干宝为所著《晋纪》写的概论，见《文选》卷四九。

③ 还，读作旋。挥绰而还，宏放而宛转。

④ 孙盛、袁宏、习凿齿，都是东晋的编年史家。孙著有《魏氏春秋》、《晋阳秋》。袁著有《后汉纪》。习著有《汉晋春秋》。

⑤ 李淳风，唐代天文、数学家，《晋书》、《隋书》的天文、律历、五行诸志作者。

⑥ 《志林》，北宋苏轼的读书随笔，其中多篇为读史札记。

⑦ 《博议》，即《东莱左氏博议》，南宋吕祖谦以《左传》记事为根据的史论作品，与苏轼的《志林》都以文采著称。

⑧ 发策，指对策，封建时代的科举考试方法之一，出题内容为经义和政事，由应试按题回答。唐、宋以后的策问必有历史上的政治得

失，因而士人都要学习写作史论。

章绛曰：是五志者，皆明德之远言，耆艾之高致也。智者用之以尽伦①，愚者用之以绝理。“苟非其人，道不虚行②。”岂谓是邪？言而有畛，连犿无伤者③，则有矣。盖昔老聃良史之宗，定箸八十一章，其终有乱④。夫其“信言不美，美言不信”⑤，吾以告今文五经之家⑥；“知者不博，博者不知”，吾以告治晚书疑前史者⑦（颜师古注《汉书》，凡后出杂书纬候异事，一概刊落，最为可法）：“善者不辩，辩者不善”，吾以告出入风议尚论古人之士⑧。

① 尽伦，通晓万物之理。《荀子·解蔽》：“圣也者，尽伦者也。”

② “苟非其人，道不虚行”，语出《周易·系辞下》。孔颖达正义：“若苟非通圣之人，则不晓达易之道理，则易之道不虚空得行也。言有人则易道行，无人则易道不行。”

③ 连犿无伤，出自《庄子·天下》：庄周“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其书虽瓌伟，而连犿无伤也。”陆德明释文：“谓与物相从不违，故无伤也。”

④ 乱，《楚辞·离骚》王逸注：“乱，理也，所以发理辞指，总撮其行要也。”

⑤ 信言不美二语，同下引知者不博四语，均见今本《老子》八十一章。

⑥ 今文五经之家，指清末推崇今文经学者，如廖平、康有为、皮锡瑞等。章太炎对清代今文经学的批评，可参看《訄书·清儒》（注释可参周予同主编《中国历史文选》下册修订本）。

⑦ 治晚书疑前史者，指康有为等。康有为《新学伪经考》承袭清代崔述、廖平等说，以为《左传》是刘歆割裂《国语》所伪造的著作，《公羊传》才是孔门解释《春秋》的真传。章太炎认为《左传》是与孔子同时的左丘明所撰史著，《公羊传》乃西汉今文经学家写定的晚出之书。

⑧ 出入风议尚论古人之士，指康有为一派改良主义者，因他们搞“托古改制”，凭借公羊“三统”、“三世”说来发表政见，并用排斥荀况、非难刘歆等手法来影射攻击封建主义者。

《驳〈箴膏肓评〉》三书叙

（一九〇二年）

【说明】 这篇未发表的手稿，是章太炎为《〈左氏春秋考证〉砭》、《〈后证〉砭》和《驳〈箴膏肓评〉》三书所写的总叙。

《左氏春秋考证》等三书，都是清朝今文经学派奠基人刘逢禄的名著。刘逢禄于复活董仲舒、何休的《春秋》公羊学的同时，猛烈攻击清朝乾嘉考据学家所推崇的两汉古文经学，尤其是古文经学鼻祖刘歆所表彰的《左传》。他指责刘歆谋夺今文经学的正统地位，采用伪造书法、凡例之类手段，篡改《左氏春秋》，硬把这部本来同《春秋》没有关系的史书，附会成解说孔子经书的“传”，遂使真传《春秋》大义的公羊学说，蒙受了沉沦千古的耻辱。此说经龚自珍、崔述、廖平等相继引申发挥，到康有为手里便演绎成“新学伪经”说，把清朝统治者所提倡的正统“汉学”，说成统统来自刘歆为了帮助王莽篡汉所编造的伪孔学经书。

章太炎的《驳〈箴膏肓评〉》三书，便是针对刘逢禄三书而作，其意图自不难理解。手稿均未发表过，现存《驳〈箴膏肓评〉》一稿，藏于上海图书馆。总叙即写在本稿之末，前并附有章太炎手录的刘逢禄三书原叙。全

稿封面题签旁记:"摄提格𩒨𣅀至後𠣬陆沈凥士自署";题签下盖印章:"刘子骏私淑弟子"。"𩒨𣅀"为"夏日"之古文。"𠣬"为"旬"之古文,"凥"为"居"之古文。按古代星岁纪年法,摄提格为寅年代称。光绪后半有二寅年,庚寅即一八九〇年,壬寅即一九〇二年。这篇总叙写于哪个寅年呢?据章太炎自定年谱,他于一八九一年"始分别古今文师说",一八九六年初才写成《左传读》稿。而《驳〈箴膏肓评〉》三书,力斥刘逢禄党今文伐古文之非,总叙内又明言《左传读》"粗有就绪",显然表明本稿作于壬寅即一九〇二年。此年"夏日至"在农历五月十六日,其后旬相当于阳历六月二十一日至三十日。这时作者正当在日本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以后又回国暂居上海之际,自署"陆沈居士",也恰当地反映着他那时的心境。

本篇据上海图书馆馆藏手稿选注。

郑君《箴膏肓》①,其逸时见于他书,而服子慎《释痾》②阙焉。考《世说新语》,郑君以子慎注《传》,多合己意,乃以己所注之半赠之③。然则郑注不传,而服注多存其略。服《释痾》不传,其与郑《箴》有合者可知也。

① 郑君(一二七——二〇〇年),字康成,东汉北海高密(今属山东)人,经学大师,遍注诸经,治经以古文经说为主,兼采今文经学,对后世经学的发展影响甚巨。《箴〈膏肓〉》,郑玄撰,为驳何休《左氏膏肓》而作,早佚,清代有王复、袁钧、黄奭等多种辑本。

② 服子慎,服虔的字。虔,初名重,又名祇,东汉河南荥阳人,灵帝时曾官九江太守。撰有《春秋左氏传解谊》三十卷。西晋初立为博士,后盛行于北朝。今俱佚,略见清李贻德《左传贾服注辑述》、刘

文淇《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等书。《释痾》，即服虔所撰《春秋左氏膏肓释痾》，以《左传》驳何休《左氏膏肓》所驳汉事六十余条，《隋志》著录为十卷，《唐志》著录为五卷，后佚，清人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有辑本。

③ 乃以己所注之半赠之，《世说新语·文学》："郑玄欲注《春秋传》，尚未成，时行与服子慎遇，宿客舍，先未相识。服在外车上与人说己注《传》意。玄听之良久，多与己同。玄就车与语曰：'吾久欲注，尚未了。听君向言，多与吾同，今当尽以所注与君。'遂为服氏注。"

《左传》自两汉以来有议其失者①，而未尝妄说为儒者坿益②，岂不以北平献书③，著于先汉，字句皆原文哉？而学识不足，时或以为失《春秋》之意。近世臣照考证④，始推论尔我，比例史文，知无所謬盭矣。然所见孤陋，多即宋儒之说以为释，而不能援引古谊，转相钩考，是以其所谓非者未必非，而所谓是者未必是。故孔顨轩、焦里堂⑤等多薄之不与论议，自著诘难，消让《左氏》。武进刘氏⑥益甚，乃至以《左氏》工在文字，而无说经之语。买椟则还珠，受藉则却璧，其见浅不见深，亦已明矣。诸举凡例，及所论断，以为刘子骏所增⑦，而不知墨迹有异，不可欺人。事异《公羊》，则以为不见宝书⑧，而不知望文生谊，诬造最甚。如定公四年"蔡公孙姓帅师灭沈"，《公羊》作"蔡公孙归姓"，则以昭元年有"蔡公孙归生"而误。定八年"晋士鞅帅师侵郑"，《公羊》作"赵鞅"，则以晋亦有赵鞅而误。且此二经，《谷梁》亦同《左氏》，而《公羊》经文独异，岂非不见宝书，但闻有归生、赵鞅二人之名而妄改哉？至于《国语》，有与《左氏》异者，深求其谊，未有不同，实异者不过一二事耳。此当两国宝书所记有异，内传记其信者⑨，而异说著之外传。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⑩。"唯左氏为能同志，此可见矣。《太史公书》解说以世传，后儒莫及，然于

诸经或缪，传亦宜然，而欲据此二书，刊𠠾《左氏》，其迷误不谕，岂不缪哉？

① 有议其失者，指所谓失《春秋》之意。如西汉末今文经学博士说左氏“不传《春秋》”；晋范宁批评《左传》“其失也巫”；唐陆淳根据啖助、赵匡说，谓《左传》乃杂采六国史书文籍编成，非《论语》所说的左丘明著；宋代学者摒弃《左传》记事去解说《春秋》义理，等等。

② 妄说为儒者附益，指清朝的今文经学家表彰《公羊传》为《春秋》的标准解释，而指斥《左传》为刘歆割裂《国语》所假造的伪传。康有为《新学伪经考》沿袭此说，把刘歆说成封建专制主义的祸首。

③ 北平，指张苍，相传为荀况的学生，传授《左传》；秦时任御史，主柱下方书，汉高祖六年封北平侯。北平献书，谓汉人所传《左传》为张苍所献，见许慎《说文解字叙》。但据刘歆说，是他于秘府校书时发现；王充则谓出自孔壁。

④ 臣照，即张照，字得天，江苏华亭（今上海市松江县）人。清雍正、乾隆间官刑部尚书。乾隆初重刻的《史记》（即武英殿本），卷末附考证，多为其所著，按语均署“臣照”。这里即概括殿本《史记》考证中张照引《左传》与《史记》互勘语。

⑤ 孔顨轩，孔广森（一七五二——一七八六年），字众仲、㧑约，号顨（同巽）轩，山东曲阜人。清朝考据学家，所谓常州学派开创者庄存与的学生，后问学于戴震。所著《春秋公羊通义》十一卷，采集汉、晋以来注释《春秋》之书，宗法《公羊》，然亦兼取《左传》、《谷梁传》之说。焦里堂，焦循（一七六三——一八二〇年），字理堂，一作里堂，江苏甘泉（今扬州）人，清朝哲学家。所著《春秋左传补疏》五卷，谓杜预竭忠于司马昭，作《左氏春秋集解》系为司马氏篡魏讳饰，“悖圣经以欺世”。

⑥ 武进刘氏，刘逢禄（一七七六——一八二九年），字申受，江苏常州人，清朝今文经学家，常州学派中坚，竭力表彰《春秋公羊传》，认为董仲舒、李育、何休的学说才是孔子真传。主要著作有《公羊春秋何氏释例》十卷、《尚书今古文集解》三十卷。另有《左氏春秋考

证》一卷、《后证》一卷、《箴膏肓评》一卷。认为《春秋》是“经”,《左传》是“史”,离则兼美,合则两伤,因而“欲以《春秋》还之《春秋》,《左氏》还之《左氏》,而删其书法,凡例,及论断之谬于大义,孤章绝句之依附经文者,冀以存《左氏》之本真。”

⑦ 以为刘子骏所增,刘逢禄认为左氏本不传《春秋》,刘歆仿照《公羊传》的书法,增加凡例、君子曰等,将它伪装成《春秋》的“传”,说见《左氏春秋考证》。

⑧ 以为不见宝书,相传孔子修《春秋》,曾采百二十国宝书,即各国史记。刘逢禄以为其书多存于《史记》,因谓《左传》记录与《史记》不同处,即是后人附益:“刘歆等改《左氏》为传《春秋》之书,而未及兼改《史记》,往往可以发蒙”。见《左氏春秋考证》。

⑨ 内传,指《左传》,因《汉书·律历志》、《论衡》等曾称《国语》为《春秋外传》或《左氏外传》,故《左传》又称《春秋内传》。

⑩ 吾犹及史之阙文,语出《论语·卫灵公》。

昔崔灵恩作《条义》①,以申服难杜,虞僧诞又申杜难服②。刘氏之于郑君,盖亦僧诞之流也。

① 崔灵恩,南朝梁经学家,著有《春秋经传解》、《春秋左氏传立义》、《左氏条例》等。

② 申服难杜、申杜难服,《南史·崔灵恩传》:“灵恩先习《左传》服解,不为江东所行,乃改说杜义,每文句常申服以难杜,遂著《左氏条义》以明之。时助教虞僧诞又精杜学,因作申杜难服,以答灵恩,世并传焉。”服即服虔。杜指杜预,西晋经学家,所著《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为解说《左传》的名著,其注吸取贾逵、服虔的旧注而有所发挥,与服注不尽同。

若夫毛奇龄①、万斯大②、方苞③、顾栋高④、姚鼐⑤之流,浩漫言经,未知家法,辄以乌有之见,自加三传之上,此则远不及刘氏之尘躅者,直诣守尉杂烧可矣。顾氏《大事表》,其考证可

取，然事实掌故虽核，而言典礼处，则疏陋鄙倍，深可嗤疾。至其《读〈春秋〉偶笔》⑥及表中说经处，冯臆妄断，目无先师，实为《春秋》之巨蠹。而似是而非，最足惑人者，在尊君抑臣之说。每于弑君诸狱，谓传注归罪于君者为助乱。盖自托《春秋》惧乱臣贼子之义，不知纲举而目始张，源清而流始洁，非先正君父，终不能遏乱贼之逆谋也。明君在上，正身率下，刑政具举，则乱臣贼子自惧而不敢发矣。苟任君父之失道，而徒于已弑之后，明书乱贼之名，虽笔如日月，何足使乱贼心惧哉！且百二十国宝书，固已明著其姓名矣，何待书之《春秋》而始惧哉？若谓宝书与《春秋》优劣悬殊，传否自当有异，圣人先料及之，则圣人亦未能必知《春秋》之传世也。六经皆圣人手定，而《书》亡其大半，《礼》存者不及百一，《乐经》则一字无存，安能保《春秋》之必传哉？而记事杂史，如《逸周书》等，于今转有存者，又安能必宝书之不传哉！而以此决乱贼姓名之存灭，圣心宁有是乎？太史公曰："为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⑦非知此义，不能治《春秋》。又其于盾、止之弑⑧，极韪欧阳修说⑨，谓其志在乎刃，必非《春秋》空加。不知《春秋》立此二义，所以戒慎臣子，使知稍一失检，即已陷于大恶。欧阳之说，似能穷乱贼之罪案，而不知适以弛臣子之大防也。太史公曰："为人臣子而不通《春秋》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⑩是岂为鲁翚、宋督⑪言之哉？非知此义，亦不能治《春秋》。

① 毛奇龄（一六二三——一七一三年），字大可，浙江萧山人，清朝经学家，以反对阎若璩辨《古文尚书》之伪而著名。有关《春秋》的著作有《春秋毛氏传》、《春秋属辞比事纪》、《春秋条贯篇》等。章太炎以为，"毛奇龄于经学谬乱之处甚多"，"其实毛本文士，绝不知经，偶一持论，荒诞立见"。说见章为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所作的眉批。

② 万斯大(一六三二——一六八三年),字充宗,浙江鄞县人,清朝经学家，黄宗羲的学生。曾怀疑《周礼》非周公所作而是后人伪托。著有《学春秋随笔》等。

③ 方苞(一六六八——一七四九年),字灵皋，号望溪，安徽桐城人。清朝文学家，桐城派的创始者，著有《春秋直解》、《春秋通论》、《左传义法举要》等。

④ 顾栋高(一六七九——一七五九年),字震沧,又字复初,江苏无锡人,清朝史学家。著有《春秋大事表》,分天文历法、世系官制、疆域地理、列国史事等,均列表说明。

⑤ 姚鼐(一七三二——一八一五年),字姬传，一字梦谷，安徽桐城人。清朝文学家，桐城派的主要作家。关于《春秋》著有《左传补注》等。

⑥ 《读〈春秋〉偶笔》,《春秋大事表》中一部分。

⑦ 太史公曰,见《史记·太史公自序》。

⑧ 盾,赵盾(赵宣子),春秋时晋国执政。《左传》宣公二年:"乙丑,赵穿攻灵公于桃园。宣子未出山而复。大史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宣子曰:'乌呼，我之怀矣，自始伊感，其我之谓矣!'止,春秋时许国世子。《左传》昭公十九年:"夏,许悼公疟。五月戊辰,饮大子止之药,卒。大子奔晋。书曰:'弑其君。'"

⑨ 极韪欧阳修之说，见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卷四五《许世子止弑其君论》。

⑩ 太史公曰,见《史记·太史公自序》。

⑪ 鲁翚,春秋时鲁国大夫公子翚(羽父),《左传》隐公十一年:十一月壬辰,"羽父使贼弑公(隐公)于寪氏，立桓公而讨寪氏。"宋督，春秋时宋国戴公之孙华父督,《春秋》桓公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

麟素以杜预《集解》多弃旧文,尝作《左传读》①,征引曾子申以来至于贾、服旧注②,任重道远,粗有就绪,犹未成书。乃因刘

氏三书[3]，《驳〈箴膏肓评〉》以申郑说[4]，《砭〈左氏春秋考证〉》以明《传》意[5]，《砭〈后证〉》以明称"传"之有据[6]，授受之不妄。三书既成，喟然有感于《毛诗故训传》[7]，自宋及明，皆以为惟知言语，不通义理，几几乎高子之流矣[8]，至陈长发先生[9]，卓见独识，深明三家《诗》不及毛公远甚[10]。自尔以来，不敢有诋《毛传》者。今《左氏》之见诬久矣，非有解结释纷之作，其诬伊于何底？亦欲追踵法尘，从君子后，以存绝学云尔。章炳麟。

① 《左传读》，九卷，撰于一八九〇——一八九六年间。"《春秋左传读》者，章炳麟著也。初名《杂记》，以所见辄录，不随经文编次，效臧氏《经义杂记》而为之也。后更曰《读》，取发疑、正读为义也。"该书未正式出版，仅坊间有石印小字本。现经整理重编，作为《章太炎全集》之一，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② 曾子申，曾参。贾，东汉古文经学家贾逵撰有《左氏传解诂》、《春秋左氏长经》、《国语解诂》等。今均佚，略见于清李贻德《左传贾服注辑述》。

③ 刘氏三书，即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左氏春秋后证》、《箴膏肓评》三书。

④ 《驳〈箴膏肓评〉》，一卷，未刊，手稿藏上海图书馆。现经整理，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⑤ 《砭〈左氏春秋考证〉》，未刊，手稿尚未发现。

⑥ 《砭〈后证〉》，未刊，手稿未见，疑即《春秋左传读叙录》一书，其主旨即证明《左传》确系《春秋》的"传"，旧传《左传》传授系统也可信。

⑦ 《毛诗故训传》，西汉古文经学派解释《诗经》的作品，《汉书·艺文志》著录，相传为西汉初毛亨（大毛公）撰。

⑧ 高子，战国时齐国人。《孟子·告子》谓高子以为《诗·小弁》系"小人之诗"，受到孟轲批评："《小弁》之怨，亲亲也。亲亲，仁也。固矣，夫高叟之为诗也。"

⑨ 陈长发，陈启源的字。陈为吴江人，清朝经学家。所著《毛诗稽古编》，依据唐以前关于《诗经》名物训诂等解释，辨正朱熹《诗集

传》、欧阳修《诗本义》等解说，而抨击明人《诗》说，是驳斥宋学家而申述《毛诗》的专著。

⑩ 三家《诗》，谓西汉传《诗》的齐、鲁、韩三家的解说，均属今文经学派。

《社 会 学》序

(一九〇二年)

【说明】《社会学》是日本学者岸本武能太于一九〇〇年出版的著作。一九〇二年，章太炎在日本购读此书，深感兴趣，"乃料简其意，译为一编"，分上下二册，于同年八月在上海出版。它是我国第一部普通社会学著作全译本，较严复译斯宾塞《群学肄言》还早一年。本文便是章太炎为此书中译本所写的序。

还在上个世纪末，西方的社会学便被介绍进中国，成为中国主张社会改革的人们据以对抗封建伦理政治学说的思想武器。章太炎早期就从中吸取了西方资产阶级的很多社会政治见解。起初他同康有为、严复等一样，对斯宾塞的社会有机论十分赞赏，在戊戌变法时期曾与人合作把《社会学原理》译述成《斯宾塞尔文集》。但斯宾塞具有庸俗唯物论倾向的社会有机论，显然令他愈来愈不满足。他到处寻找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的社会学说。而岸本兼取斯宾塞和美国心理学派代表者吉丁斯两家社会学见解的著作，就自然引起了他的欣赏，这在本篇中有清楚的反映。

本篇选自一九〇二年广智书局版《社会学》。

社会学始萌芽，皆以物理证明，而排拒超自然说。斯宾塞尔始杂心理①，援引浩穰，于玄秘淖微之地，未暇寻也。又其论议，多踪迹成事，顾鲜为后世计。盖其藏往则优，而匮于知来者。美人葛通哥斯之言曰②：社会所始，在同类意识③，俶扰于差别觉④，制胜于模效性，属诸心理，不当以生理术语乱之。故葛氏自定其学，宗主执意⑤，而宾旅夫物化⑥，其于斯氏优矣。

① 斯宾塞尔，今通译斯宾塞（Hebert Spencer 一八二〇——一九〇三年），英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哲学上为实证主义者，社会学上提出"社会有机论"，并是生存竞争、适者生存说的提倡者。主要著作有十卷本《综合哲学》。其中的《社会学原理》（一八九六年完成），于一八九八年由曾广铨口译，章太炎笔述，节译为《斯宾塞尔文集》，连载于《昌言报》第一至第六及第八册。

② 葛通哥斯，今通译吉丁斯（F. H. Giddings 一八五五——一九三一年），美国社会学家，社会学中心理学派的奠基者之一，早期主要著作有一八九六年出版的《社会学原理》。

③ 同类意识，吉丁斯提出的社会学概念。他认为，由于对共同刺激的反应，由于交通和联想，由于暗示、实例和摹仿所起的互相作用，个体发生了相同的情感，发生了同心，产生同类意识，社会就通过它来维持社会的凝结，使适者永存下去。

④ 差别觉，指关于苦乐爱憎的不同感觉。

⑤ 宗主执意，以主观意识为中心。执意本谓固执己见，这里指吉丁斯所说的心理或主观意识。

⑥ 宾旅夫物化，把事物变化当作过客。吉丁斯认为，社会现象都是主观的客观化，因称自己的学说为心理的社会学。他的学派也就称为社会学的心理学派。说略见于吴健常译《社会学提纲》，即吉丁斯的《社会化论》（《社会学原理》提纲），由日译本转译，一九〇三年初出版。

日本言斯学者，始有贺长雄①，亦主斯氏。其后有岸本氏②，

卓而能约，实兼取斯、葛二家。其说以社会拟有机，而曰“非一切如有机”③；知人类乐群，亦言有非社会性，相与偕动④；卒其祈嚮，以庶事进化、人得分职为侯度⑤；可谓发挥通情知微知章者矣。

① 有贺长雄(一八六〇——一九二一年)，日本社会学家、国际法学者。著有《社会学》一书，内分三部，第一、二部于一八八三年出版，即《社会进化论》和《宗教进化论》；次年出版的第三部《族制进化论》，有中译本，一九〇二年夏历六月上海广智书局出版，大抵祖述斯宾塞的学说，兼取摩尔根《古代社会》等书的若干见解。

② 岸本，岸本能武太(一八六五——一九二八年)，日本学者，曾任日本女子大学、早稻田大学教授，讲授哲学、伦理学。一八九八年与幸德秋水、片山潜等组织社会主义研究会。一九〇〇年出版《社会学》。一九〇二年夏历八月上海广智书局出版了章太炎所译的该书中文本，共二册。

③ 其说以社会拟有机，而曰“非一切如有机”，见岸本能武太《社会学》本论第五章《社会之性质》。斯宾塞曾将社会比作动物有机体，认为社会阶级是一种自然分工，好比动物器官有营养、分配和调节三个系统。岸本以为，社会的确象有机体，但也有与有机体相异处，主要是(一)社会各组成部分都是有意识的动物，(二)社会无本体以外之存在目的。

④ 知人类乐群，亦言有非社会性，相与偕动，见岸本《社会学》本论第三章《社会起源之各种学说》。岸本以为：社会起源于原人，当从生存竞争，找人类合群的原因，而不当求之于人类天生具有社会性。“人心之有社会性也，体非绝对，尚有非社会性与之抗衡，故令人不能遽为社会动物耳”。

⑤ 卒其祈嚮，以庶事进化、人得分职为侯度，见岸本《社会学》第六章《社会之目的》。侯，射布，即古代箭鹄所张之布；布上绘有层层方框，以计算箭的命中率，称侯度。岸本以为，所谓社会之目的，“以完具之个人，成完具之社会，得完具之幸福。”而召致完具幸福之

要件，一为天然征服，二为改良社会，三为个人教育。"人之性质，自有万殊，而社会进化，必在分业发达，故人必从其性质而从事于专门。……故分业既盛，当使人人皆受普通教育，至高等教育，则从其所长而授之，然后人格完具，而天然征服、社会改良，一切可以进步。"

余浮海再东，初得其籍，独居深念，因思刘子骏有言："道家者流，出于史官。"固知考迹皇古，以此先心，退藏于密①，乃能斡人事而进退之。考迹皇古，谓之学胜；先心藏密，谓之理胜；然后言有与会，而非夫独应者也。岸本氏之为书，综合故言，尚乎中行②，虽异于作者③，然其不凝滞于物质④，穷极往逝，而将有所见于方来，诚学、理交胜者哉。乃料简其意，译为一编，无虑五万余言。有知化独往之士，将亦乐乎此也。壬寅六月⑤章炳麟序。

① 以此先心，退藏于密，语出《易·系辞上》："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先、洗通。洗心，韩康伯注："洗濯万物之心。"退藏于密，韩康伯注："犹藏诸用也。"

② 中行，《论语·子路》："不得中行而与之。"包咸注："中行，行能得其中者也。"这里说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以折衷社会学里的心、物二派为其特色。

③ 作者，创作者。谓岸本的见解，乃综合斯宾塞和吉丁斯二家的理论，并非他的创见。

④ 不凝滞于物质，指岸本不墨守斯宾塞的学说。斯宾塞是不可知论者，认为世界的本原是力："力是一切终点的终点，是不可知的东西。"但他又说力不灭即物质不灭，因而在社会学中被看作唯物论者。

⑤ 壬寅六月，光绪二十八年六月，当一九〇二年七月。

致陶、柳二子书

（一九〇三年）

【说明】 一九〇三年五月，章太炎在上海爱国学社任国文教员时，出了个作文题，叫«×××本纪»。"本纪"原是封建史籍为皇帝立传的专用体裁，章太炎要学生模拟它写自传，这反映他已目无封建皇权。陶亚魂、柳人权（即柳亚子）二人，都用这种大事记的形式，叙述了他们从追随康有为到参加革命的思想变化过程。显然他们对自己走过的曲折道路都表示悔恨，引起章太炎的深刻感触，于是便写了这封信。信中谈了自己"往岁之覆辙"，以为冲破"纪孔保皇二关"，是走向革命的必由之路，不必追悔，关键在于抱定反清宗旨，继续进化。

本篇选自一九〇六年«复报»第五期，题目下原注"癸卯四月"，即一九〇三年五月。

陶、柳二子鉴①：简阅传文②，知二子昔日曾以"纪孔保皇"为职志。人生少壮，苦不相若，而同病者亦相怜也。鄙人自十四五时，览蒋氏«东华录»③，已有逐满之志。丁酉入时务报馆④，闻孙逸仙亦倡是说⑤，窃幸吾道不孤，而尚不能不迷于对山⑥之妄语。«訄书»中«客帝»诸篇⑦，即吾往岁之覆辙也。今将是书呈

览。二子观之，当知生人智识程度本不相远，初进化时，未有不经“纪孔保皇”二关者。以此互印何如？章炳麟白。

① 陶，陶亚魂，字朏旦，又字砥中，江苏吴江人，尝肄业于苏州中西小学堂，参与发起演说会，创办《新梨里杂志》，一九〇三年至上海爱国学社就读，一九〇四年去世，译著有《军役奇谈》。柳，柳人权(一八八七——一九五八年)，初名慰高，字安如，后更名人权，号亚庐，再改名弃疾，号亚子，江苏吴江人。南社创始人之一，曾积极参加辛亥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② 传文，指陶、柳二人写的自传体作文：《陶亚魂本纪》、《柳人权本纪》。

③ 蒋氏，即蒋良骐(一七二二——一七八九年)，字千之，广西全州人，清代史学家。乾隆间任国史馆纂修官，摘抄清朝从努尔哈赤到雍正五代皇帝的官方历史档案和其它文献，著清朝前期编年史，共三十二卷，称《东华录》。

④ 丁酉，夏历丁酉年，即一八九七年。章太炎于此年受梁启超、汪康年聘请，入《时务报》担任编辑。但不久便因反对康有为建立孔教的主张，与梁启超等冲突而离去。

⑤ 闻孙逸仙亦倡是说，据作者晚年自述，他在时务报馆看到孙中山在伦敦被清朝驻英使馆逮捕的消息，问及梁启超，始知孙中山主张反满革命。参见朱希祖《本师章太炎先生口授少年事迹笔记》、李希泌记录章太炎关于“民国光复”的演说。

⑥ 对山，明朝康海的别号，康海于正德间任翰林院修撰，先拒绝同宦官刘瑾往来，继因李梦阳在狱中传信要求“对山救我”，便去走刘瑾的门路，以后就成为刘瑾党羽而被罢官。这里指康有为。康有为是广东南海人，人称康南海。章太炎认为他生平与康海一样无特操，因而经常蔑称他为对山。

⑦ 《訄书》，指一九〇〇年出版的《訄书》初刻本。《客帝》，见《客帝匡谬》说明。

序《革命军》

（一九〇三年）

【说明】 二十世纪头十年，鼓吹反清革命的诗文很多。但如鲁迅所说："倘说影响，则别的千言万语，大概都抵不过浅近直截的'革命军马前卒'所做的《革命军》。"一位才十九岁的青年，写的一本仅二万字的小书，在短短六、七年里竟翻印二十余次，在内地秘密出售曾值银二十余两，成为清末最受群众欢迎的通俗革命读物。为什么？就因为邹容敢于向整个封建社会宣战，发出了不推倒清朝专制统治便没有人民活路的"雷霆之声"；也因为邹容敢于扫除改革宣传中间的八股气，文章不文，"利其径直易知而能恢复智识"。清政府向列强控告他们"造言污谤皇室，妨害国家安宁"，沙俄等公使判决他们"欲在中国举革命之事，废去满洲王室，实为大逆不道"，又从反面教育了人们，使他们的书举国传诵。

本篇选自一九〇三年六月十日《苏报》。

蜀邹容为《革命军》① 方二万言，示余曰："欲以立懦夫，定民志，故辞多恣肆，无所回避，然得无恶其不文耶？"余曰："凡事之败，在有其唱者而莫与为和，其攻击者且千百辈；故仇敌之空言，

足以堕吾实事。”

① 邹容，字蔚丹，四川巴县人，中国早期资产阶级革命家，生平见章太炎《邹容传》。《革命军》，全书共七章，从历史、政治、思想、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揭露清朝封建专制统治的腐朽黑暗，论证革命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提出了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治方案。这本书于一九〇三年在上海出版后，一再翻印，成为辛亥革命前影响最大的政治宣传品之一。

夫中国吞噬于逆胡二百六十年矣，宰割之酷，诈暴之工，人人所身受，当无不昌言革命。然自乾隆以往，尚有吕留良、曾静[①]、齐周华[②]等持正议以振聋俗，自尔遂寂泊无所闻。吾观洪氏[③]之举义师，起而与为敌者，曾、李[④]则柔煦小人，左宗棠喜功名、乐战事，徒欲为人策使，顾勿问其韪非枉直，斯固无足论者。乃如罗、彭、邵、刘[⑤]之伦，皆笃行有道士也。其所操持，不洛、闽[⑥]而金溪、余姚[⑦]。衡阳之《黄书》[⑧]，日在几阁。孝弟之行，华戎之辨，仇国之痛，作乱犯上之戒，宜一切习闻之。卒其行事，乃相紾戾如彼。材者张其角牙以覆宗国，其次即以身家殉满洲[⑨]，乐文采者则相与鼓吹之。无他，悖德逆伦，并为一谈，牢不可破。故虽有衡阳之书，而视之若无见也。然则洪氏之败，不尽由计画失所，正以空言足与为难耳。

① 曾静，湖南永兴人，雍正时曾企图策动清朝四川总督起兵反清，被告发下狱，供认受吕留良著作影响。雍正帝因将吕剖棺戮尸，并将自己审问曾静的口供，编成《大义觉迷录》，强迫全国封建士大夫诵读。

② 齐周华，浙江天台人，乾隆年间，因所著《天台游记》被告发有“犯上”之语，处死刑。

③ 洪氏，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

④ 曾，曾国藩；李，李鸿章。

⑤ 罗，罗泽南，字仲岳，号罗山，湖南湘乡人。彭，彭玉麟，字雪琴，自号退省庵主人。邵，邵懿辰，字位西，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刘，刘蓉，字孟容，号霞仙，湖南湘乡人。四人都曾组织地主武装对抗太平军。罗、刘为湘军重要将领。彭为湘军水师首领。

⑥ 洛、闽，指程朱理学。因程颢、程颐兄弟是北宋洛阳人，学说被称为“洛学”；朱熹曾在南宋福建建阳白鹿洞讲学，学说被称为“闽学”。罗泽南、邵懿辰，都笃信程朱理学。

⑦ 金溪、余姚，指陆王心学。因陆九渊是南宋抚州金溪人，王守仁是明朝浙江余姚人。彭玉麟颇受王守仁学说影响。刘蓉以理学信徒自居，但晚年罢官居乡，曾竭力推崇王守仁十家牌法，以为是“消患未萌”的最好办法。

⑧ 衡阳，指明清之际思想家王夫之。他是湖南衡阳人。《黄书》是他的政论著作，甚受湘系军阀推崇。

⑨ 以身家殉满洲，罗泽南在攻打武昌时被太平军击毙，邵懿辰在杭州顽抗太平军，城破后被处死。

今者风俗臭味少变更矣。然其痛心疾首，悬悬必以逐满为职志者，虑不数人。数人者，文墨议论，又往往务为温藉，不欲以跳踉搏跃言之，虽余亦不免是也。

嗟乎！世皆嚚昧而不知话言①，主文讽切②，勿为动容。不震以雷霆之声，其能化者几何？异时义师再举，其必堕于众口之不俚③，既可知矣。

① 嚚(yín)昧，愚昧。话言，《诗·大雅·抑》毛传：“善言也。”

② 主文，尚文、守文。谓说话作文注意修饰，讲究含蓄地忠告。

③ 俚，通理。不俚，《孟子·尽心下》：“貉稽曰：稽大不理于口。”赵岐注：“为众口所讪。理，赖也。”焦循正义：“赖，利也。不理于口，犹云不利于人口也。”

今容为是书，一以叫咷恣言，发其惭恚，虽嚚昧若罗、彭诸

子，诵之犹当流汗祗悔。以是为义师先声，庶几民无异志，而材士亦知所返乎？若夫屠沽负贩之徒，利其径直易知而能恢发智识，则其所化远矣。藉非不文，何以致是也。

抑吾闻之，同族相代，谓之革命①；异族攘窃，谓之灭亡；改制同族，谓之革命；驱除异族，谓之光复②。今中国既灭亡于逆胡，所当谋者，光复也，非革命云尔。容之署斯名，何哉？谅以其所规画，不仅驱除异族而已，虽政教、学术、礼俗、材性，犹有当革者焉，故大言之曰"革命"也。共和二千七百四十四年四月③。

① 革命，《周易·革卦》："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

② 光复，继承和归还祖业。史可法《覆多尔衮书》："亦未尝不许以行权，幸其光复旧物也。"

③ 共和二千七百四十四年四月，公元一九〇三年五月。《革命军》单行本年月下，还注有"余杭章炳麟序"六字。

驳康有为论革命书

（一九〇三年）

【说明】 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份。八国联军侵略中国之后，先进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以反对沙俄侵占东北和清朝出卖领土为契机，把在中国推翻封建制度、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提上了改造中国的日程。国内人心的巨大变化，在康有为的拥护者中间引起了很大动摇，连梁启超、欧榘甲等也在怀疑清朝皇帝是否可保。这使康有为大为恐慌，于一九〇二年接连发表《与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答南北美洲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力图论证中国绝对不可能实现民主共和，因而绝对不可以放弃对光绪皇帝的希望，以稳住“保救大清皇帝公司”。

经历过两千年封建主义统治，迷信好皇帝的观念根深蒂固，因而康有为的保皇说教，在中国自有其生存基础。如何打破人们对清朝皇帝的崇拜，把少数人的革命认识变成多数人的革命行动，便成为那时革命民主派的迫切任务。团聚在上海爱国学社里的一群革命者自觉承担起这项任务。他们设法控制了《苏报》的编辑权，从这份小报上放出成串抨击保皇宣传的霹雳。其

中震动最大的，便是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和《序〈革命军〉》。

《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采取公开信的形式，对康有为答覆美洲诸华侨的公开信，逐点予以反驳。除了广引中外历史以证明反清革命完全合乎进化公理而外，章太炎特别注意驳斥康有为关于光绪皇帝是“圣君”的种种议论。他指出，光绪皇帝不是孤立的个人，而是清朝皇室贵族的象征。当初光绪支持变法，所考虑的只是借此“挟持重势而排沮太后之权力”，“故戊戌百日之政，足以书于盘盂，勒于钟鼎，其迹则公，而其心则只以保吾权位也。”在变法中间，光绪面对清朝王公贵族的掣肘，表现得那样怯懦，足证“彼其为私，则不欲变法矣；彼其为公，则亦不能变法矣”。何况他眼见慈禧发动政变而不敢违抗，分明可跳出慈禧掌握而不敢动弹，即使作为皇帝也是个孱头。康有为却要人们相信这个皇帝有旋转乾坤的神力，不明明是“诳燿天下”吗？

“载湉小丑，未辨菽麦”；“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诸如此类，直接骂皇帝，歌颂民主革命，构成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的主旋律。正因如此，章太炎被关进上海的“西牢”里。

章太炎过份强调满汉矛盾，由此引出若干违反历史的议论。这是他和他同时代的先进人物共有的弱点。我们毋需替他辩护，却也不该对他苛责。研究清末革命史，无疑不能脱离清朝的全部统治政策史，否则许多现象将变得不可理解。

本篇写成后，于一九〇三年六月二十九日的《苏报》上发表了摘录，题为《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同

月在上海出版了全文的单行本。以后曾多次翻印，还有与《革命军》的合刊本。现选自《太炎文录》卷二。

长素①足下：读《与南北美洲诸华商书》②，谓中国只可立宪，不能革命，援引今古，洒洒万言。呜呼，长素何乐而为是邪？热中于复辟以后之赐环③，而先为是龃龉不了之语，以耸东胡群兽之听，冀万一可以解免。非致书商人，致书于满人也。夫以一时之富贵，冒万亿不韪而不辞，舞词弄札，眩惑天下，使贱儒元恶为之则已矣。尊称圣人④，自谓教主⑤，而犹为是妄言，在己则脂韦突梯⑥，以佞满人已耳；而天下之受其蛊惑者，乃较诸出于贱儒元恶之口为尤甚。吾可无一言以是正之乎？

① 长素，康有为的号。

② 《与南北美洲诸华商书》，即康有为的《答南北美洲诸华侨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一九〇二年发表。

③ 复辟，被废除的君主复位，语出《伪古文尚书·咸有一德》："伊尹既复政厥辟。"伪孔传："还政太甲。"赐环，被放逐的臣子受到赦免并召还，《荀子·大略》："绝人以玦，反绝以环。"杨倞注："古者臣有罪，待放于境，三年不敢去；与之环则还，与之玦则绝。"

④ 尊称圣人，康有为少年时口不离圣人，被乡里戏称"圣人为"，以后他的弟子也尊称他为"南海圣人"。

⑤ 自谓教主，康有为企图仿效德国宗教改革，在戊戌维新时期力倡"定孔教为国教"，并以中国的马丁·路德自居。见梁启超《康南海传》。

⑥ 脂韦突梯，油滑得象脂膏和熟皮，《楚辞·卜居》："将突梯滑稽，如脂如韦，以洁楹乎？"

谨案长素大旨，不论种族异同，惟计情伪得失以立说。虽然，民族主义，自太古原人之世，其根性固已潜在，远至今日，乃始发

达，此生民之良知本能也。长素亦知种族之必不可破，于是依违迁就以成其说。援引《匈奴列传》，以为上系淳维，出自禹后①。夫满洲种族②，是曰东胡，西方谓之通古斯种，固与匈奴殊类。虽以匈奴言之，彼既大去华夏③，永滞不毛，言语政教，饮食居处，一切自异于域内，犹得谓之同种也邪？智果自别为辅氏④，管氏变族为阴家⑤，名号不同，谱牒自异。况于戕虐祖国，职为寇仇，而犹傅以兄弟急难之义，示以周亲肺腑之恩，巨缪极戾，莫此为甚！近世种族之辨，以历史民族⑥为界，不以天然民族⑦为界。藉言天然，则禘袷⑧海藻，享祧⑨猿蜼，六洲之氓，五色之种，谁非出于一本，而何必为是聒聒者邪？

① 出自禹后，《史记·匈奴列传》："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康有为与南北美洲诸华侨书曾引用此传说为证，攻击"谈革命者，开口必攻满洲，此为大怪不可解之事"。

② 满洲种族，满族在先秦时代称肃慎，汉魏时称挹娄，南北朝时称勿吉，隋唐时勿吉转换读音为靺鞨，辽以后称为女真。

③ 大去华夏，《史记·匈奴列传》司马贞索隐引张晏说："淳维以殷时奔北边。"又引乐产《括地谱》："夏桀无道，汤放之鸣条，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众妾，避居北野，随畜移徙，中国谓之匈奴。"

④ 智果，春秋时晋国贵族智瑶家族的成员，他认为智瑶将招祸灭族，就另立一族，改称辅氏。

⑤ 阴家，东汉初外戚阴氏家族的祖先，传说本是春秋时齐国管仲的后代，由于从齐国到楚国，作了阴地的大夫，就改姓为阴。

⑥ 历史民族，章太炎认为，人类脱离动物界以后，由于生产活动和部族战争，各地区的原始人互相混杂，"各失其本"，进而因气候不同而肤色变，婚姻不同而颅骨变，社会阶级不同而风俗政治变，互相交往不同而语言变，"故今世种同者，古或异；种异者，古或同。要以有史为限断，则谓之历史民族"（《訄书·序种姓上》）。

⑦ 天然民族，这里指原始社会的氏族部落。

⑧ 禘祫，合祭远近祖先。

⑨ 享祧，分祭直系祖宗。

长素又曰：氐、羌、鲜卑等族，以至元魏所改九十六姓①，大江以南，骆越、闽、广②，今皆与中夏相杂，恐无从检阅姓谱而攘除之。不知骆越、闽、广，皆归化汉人而非陵制汉人者也。五胡、代北③，始尝宰制中华，逮乎隋、唐统一，汉族自主，则亦著土傅籍，同为编氓，未尝自别一族，以与汉人相抗，是则同于醇化而已。日本定法，夙有蕃别④，欧、美近制，亦许归化。此皆以己族为主人，而使彼受吾统治，故一切无可异视。今彼满洲者，其为归化汉人乎？其为陵制汉人乎？堂子妖神⑤，非郊丘之教⑥；辫发璎珞⑦，非弁冕⑧之服；清书国语⑨，非斯、邈之文⑩。徒以尊事孔子，奉行儒术，崇饰观听，斯乃不得已而为之，而即以便其南面之术，愚民之计。若言同种，则非使满人为汉种，乃适使汉人为满种也。

① 改九十六姓，指公元五世纪末北魏孝文帝下令将鲜卑、乌丸、匈奴、氐、羌、羯、高车及西域各少数民族姓氏都改为汉姓，如皇族拓跋氏就改姓元。

② 骆越、闽、广，均为我国古代南方民族。闽即闽越，广即西汉的南越。

③ 代北，北魏。北魏王朝先称代国，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在以后都城洛阳之北。

④ 蕃别，公元八一五年日本《新撰姓氏录》，将日本一千一百八十二氏，分成三类：神别、皇别、蕃别。蕃别内包括汉人、百济人、新罗人。

⑤ 堂子妖神，堂子为清朝皇族祭祀守护神场所，清初建于北京长安左门外；每逢元旦及军国大事，清帝必先上堂祭，再祭祖庙；其祭祀之神及仪式都对汉人严格保密，故有种种传说。参见孟森《清代堂子所祀邓将军考》，见《明清史论著集刊》下册。

⑥ 非郊丘之教，《东华录》乾隆十四年四月丙午上谕："堂子之祭，乃我朝先代循用通礼。所祭之神，即天神也。……遇大事及春秋季上旬，必祭天祈报，岁首最先展礼。定鼎以来，恪遵罔怠，且不易其名，重旧制也。考诸经训，祭天有郊有类，有祈谷祈年，礼本不一；兵戎，国之大事，故命遣大将，必先有事于堂子，正类祭遗意，而列纛行礼则祃也。"章太炎这里驳斥它是附会汉族祭天礼。参见孟森《清代堂子所祀邓将军考》。

⑦ 璎珞，古印度贵族的颈饰，用珠玉串成，后成为佛像装饰。这里指清朝贵族官员所挂的朝珠，讽刺其本为"胡服"。

⑧ 弁冕，冠冕。弁冕之服，指古代汉族君臣的礼服。

⑨ 清书，满文，清代规定官方文件需用满汉两种文字书写。国语，满语，清朝统治者称满族语为国语。

⑩ 斯、邈，即李斯、程邈。李斯在秦代主持制定小篆为统一文字，程邈又将小篆简化为隶书。这里指古代通用的汉字。

长素固言大同公理非今日即可全行①。然则今日固为民族主义之时代，而可混淆满、汉以同薰莸于一器哉！时方据乱而言太平，何自悖其三世之说也②？

① 非今日即可全行，康有为答南北美洲诸华侨书："孔子"为《春秋》，分据乱、升世、太平之世。据乱则内其国，君主专制世也。升平则立宪法，定君民之权世也。太平则民主平等，大同之世也。孔子岂不欲直至太平大同哉？时未可则乱反甚也。今日为据乱之世，内其国则不能一超直至世界之大同也，为君主专制之旧风亦不能一超至民主之世也。"

② 自悖其三世之说，康有为致华侨书谓，要谈民主平等，必须等到千年以后的"太平大同之世"。现在中国"必须历立宪君主"，朝着小康升平之世"渐进"；但他又声称，现在中国已经"满汉平等"，谁提倡革清朝的命，就是"自生内乱"。

长素二说，自知非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不得已复援引《春秋》，谓其始外吴、楚，终则等视。不悟荆、扬二域①，《禹贡》既列于九州②，国土种类，素非异实。徒以王化陵夷，自守千里，远方隔阂，沦为要荒③。而文化语言无大殊绝，世本谱系④犹在史官，一日自通于上国⑤，则自复其故名⑥，岂满洲之可与共论者乎？

① 荆，荆州，大致相当今湖北、湖南一带，春秋时为楚国的统治区域。扬，扬州，相当今江苏、浙江、安徽一带，春秋时为吴国的统治区域。

② 《禹贡》，《尚书》篇名，我国古代的地理名著，其中说夏禹把黄河、长江流域分为九州，荆、扬二州即在其中。

③ 要，要服。荒，荒服。《尚书·禹贡》以王畿为中心，将全国分成甸、侯、绥、要、荒五服；离王畿五百里以内为甸服，依次外推，每隔五百里为一服；要、荒最远，因而古代习惯用来指边远落后地区。

④ 世本谱系，记载上古王侯贵族传授系统和宗支分化等状况的历史档案，秦汉间人曾据以汇编增补为《世本》，为《史记》所取材。

⑤ 自通于上国，楚国原自称蛮夷，与周王室对抗，至楚成王（前六七一——前六二六年）即位，始"结旧好于诸侯，使人献天子"，见《史记·楚世家》。吴国原称"夷蛮之吴"，至吴王寿梦二年（前五八四年），"始通于中国"，见《史记·吴太伯世家》。

⑥ 自复其故名，相传吴、楚在西周初都被天子封为诸侯，其后与中原隔绝，自称王；到春秋时又表示尊天子，自居为诸侯。

至谓衣服辫发，汉人已化而同之，虽复改为宋、明之服，反觉不安①。抑不知此辫发胡服者，将强迫以成之邪？将安之若性也？禹入裸国②，被发文身③；墨子入楚，锦衣吹笙④，非乐而为此也。强迫既久，习与性成，斯固不足以定是非者。吾闻洪、杨之世，人皆蓄发。不及十年，而曾左之师，摧陷洪氏，复从髡剃，

是时朋侪相对，但觉纤首锐颠，形状噩异。然则蓄发之久，则以蓄发为安；辫发之久，则以辫发为安。向使满洲制服，涅齿以黛⑤，穿鼻以金，刺体以龙，涂面以垩⑥，恢诡殊形，有若魑魅，行之二百有六十年，而人亦安之无所怪矣。不问其是非然否，而惟问其所安，则所谓祖宗成法不可轻变者，长素亦何以驳之乎？野蛮人有自去其板齿，而反讥有齿者为犬类。长素之说，得无近于是邪？

① 四语摘引自康有为致华侨书。

② 禹入裸国，《吕氏春秋·贵因》："禹之裸国，裸入衣出，因也。"《战国策·赵策二》："昔舜舞有苗，而禹袒入裸国，非以养欲而乐去也，欲以论德而要功也。"

③ 被发文身，《战国策·赵策二》："被发文身，错臂左衽，瓯越之民也。"按古书没有禹被发文身的传说，此当为章太炎误记。

④ 墨子入楚，锦衣吹笙，《吕氏春秋·贵因》："墨子见荆王，锦衣吹笙，因也。"高诱注："墨子好俭非乐，锦与笙非其所服也；而为之，因荆王之所欲也。"

⑤ 涅，本训为黑，引申为染化。黛，青黑色。

⑥ 垩，白土。

种种缪戾，由其高官厚禄之性素已养成，由是引犬羊为同种，奉豭尾① 为鸿宝。向之崇拜《公羊》②，诵法《繁露》③，以为一字一句皆神圣不可侵犯者，今则并其所谓复九世之仇④ 而亦议之。其言曰：扬州十日⑤ 之事，与白起坑赵、项羽坑秦无异⑥。岂不曰秦、赵之裔，未有报白、项之裔者，则满洲亦当同例也？岂知秦、赵、白、项，本非殊种，一旦战胜而击坑之者，出于白、项二人之指麾，非出于士卒全部之合意。若满洲者，固人人欲尽汉种而屠戮之，其非为豫酋⑦ 一人之志可知也。是故秦、赵之仇白、项，不过仇其一人；汉族之仇满洲，则当仇其全部。且今之握图

籍、操政柄者，岂犹是白、项之胤胄乎？三后之姓⑧，降为舆台，宗支⑨荒忽，莫可究诘，虽欲报复，乌从而报复之？至于满洲，则不必问其宗支，而全部自在也；不必稽其姓名，而政府自在也。此则枕戈剚刃之事，秦、赵已不能施于白、项，而汉族犹可施于满洲，章章明矣。明知其可报复，犹复饰为瘖聋，甘与同壤，受其豢养，供其驱使，宁使汉族无自立之日，而必为满洲谋其帝王万世祈天永命之计，何长素之无人心一至于是也！

① 豭，公猪。清朝男子从满族习俗留辫子；外国人常辱称辫子为猪尾巴。

② 《公羊》，即《春秋公羊传》，西汉今文经学家解释《春秋》的"微言大义"的著作。

③ 《繁露》，即《春秋繁露》，西汉公羊学派代表者董仲舒的主要著作，康有为著有《春秋董氏学》一书，发挥《春秋繁露》的理论，并以为此书是所谓"不成文宪法"，应看作实行君主立宪的理论根据。

④ 九世之仇，《春秋公羊传》庄公四年："九世犹可以复仇乎？虽百世可也。"

⑤ 扬州十日，指一六四五年清军向南推进时，在扬州进行的十天大屠杀。

⑥ 白起坑赵，前二六〇年，秦国在长平之战中大胜赵国，秦军主将白起把投降的四十万赵国士兵全部坑杀。项羽坑秦，前二〇六年巨鹿之战后，项羽把二十万秦降兵全部坑杀。

⑦ 豫酋，指血洗扬州的清朝豫亲王多铎。

⑧ 三后，夏、商、周三代的君主。姓，章太炎认为，古代姓和氏有区别，世代不变的叫姓，随着新家族从老家族分立出来而改的姓叫氏。

⑨ 宗支，宗族及其支族。按古代宗法制度，嫡长子世代继承的家族系统叫"宗"，由同宗分立出来的庶子系统叫"支"。

长素又曰①：所谓奴隶者，若波兰之属于俄②，印度之属于

英③，南洋之属于荷④，吕宋之属于西班牙⑤，人民但供租税，绝无政权，是则不能不愤求自立耳。若国朝之制，满、汉平等，汉人有才者，匹夫可以为宰相。自同治年来，沈、李、翁、孙⑥，迭相柄政，曾、左及李，倚为外相⑦，恭、醇⑧二邸，但拱手待成耳。即今除荣禄、庆邸⑨外，何一非汉人为政？若夫政治不善，则全由汉、唐、宋、明之旧，而非满洲特制也。然且举明世廷杖⑩、镇监⑪、大户加税⑫、开矿⑬之酷政而尽除之。圣祖立一条鞭法⑭，纳丁于地，永复差徭⑮。此唐、虞至明之所无，大地万国所未有。他日移变⑯，吾四万万人必有政权自由，可不待革命而得之也。

① 本段都是节引康有为与诸华侨书原文，文字略有改动。

② 波兰之属于俄，十八世纪末，沙皇俄国勾结普鲁士和奥地利，在一七七二年、一七九三年和一七九五年先后三次瓜分波兰。

③ 印度之属于英，十八世纪中叶后，印度沦为英国殖民地。

④ 南洋，这里指印度尼西亚。十七世纪后，印度尼西亚群岛逐步沦为荷兰殖民地。

⑤ 吕宋，即菲律宾。十六世纪中叶后，菲律宾曾沦为西班牙殖民地。

⑥ 沈、李、翁、孙，即沈桂芬、李鸿藻、翁同龢、孙毓汶，都是清末汉族官僚，在同治、光绪年间先后任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

⑦ 外相，任职于地方而能以宰相身份参预重大决策的官员，这里指同治、光绪年间，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都长期任地方总督兼内阁大学士。

⑧ 恭，恭亲王奕䜣，咸丰皇帝的弟弟，曾长期担任首席军机大臣，主管专办理外交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醇，醇亲王奕譞，光绪皇帝的父亲，没有实际参预过政权。

⑨ 荣禄，满族贵族，绞杀戊戌维新运动的主谋，一九〇二年任内阁大学士兼首席军机大臣。庆邸，指庆亲王奕劻，满族贵族，一九〇一年起任外务部总理大臣。

⑩ 廷杖，在朝堂杖责官员，为明太祖设立的苛刑之一。

⑪ 镇监，《太炎文录》引文误作"镇盗"，据康有为与诸华侨书原文校

改。镇监即镇守太监，明朝监察制度之一，由皇帝直接派遣宦官到全国各省及军事重镇，监督地方军政官员，称“镇守”。

⑫ 大户加税，明万历时，派遣宦官驻扎全国，巧立名目，征取苛捐杂税，叫做“税监”。增税对象主要是商人，即大户，以后扩大到农民。

⑬ 开矿，明朝万历开始派宦官到全国勒索巨额“矿税”，以填补军费亏空，直接打击对象也是一般商人地主。

⑭ 一条鞭法，指康熙、雍正时期实行的赋税政策。清朝前期沿袭明朝的一条鞭法，将赋税分为田赋和丁银(对成年劳动力按人征税，以代替直接的劳役)二项，按“丁四粮六”的比例征收。康熙晚年，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即免除新成年劳动力的丁银。雍正初年，规定“摊丁入地”，将丁银并入田赋征收，叫做“地丁合一”，乾隆时通行全国。

⑮ 纳丁于地、永复差徭，即“摊丁入地，永不加赋”。

⑯ 他日移变，指有朝一日慈禧太后死去，光绪皇帝重握政权。

夫所谓奴隶者，岂徒以形式言邪？曾、左诸将，倚畀虽重，位在藩镇，蕞尔弹丸，未参内政。且福康安①一破台湾，而遂有贝子②郡王之赏；曾、左反噬洪氏，挈大圭九鼎以付满洲，爵不过通侯③，位不过虚名之内阁；曾氏在日，犹必谄事官文④，始得保全首领。较其轻重，计其利害，岂可同日而道！近世军机首领⑤，必在宗藩。夫大君无为，而百度自治；为首领者，亦以众员供其策使。彼恭、醇二邸之仰成，而沈、李、翁、孙之有事，乃适见此为奴隶而彼为主人也。阶位虽高，犹之阉宦仆竖而赐爵仪同⑥者，彼固仰承风旨云尔，曷能独行其意哉！

① 福康安，满洲镶黄旗人，乾隆时任将军，因镇压台湾林爽文领导的农民起义，被清朝封为贝子。

② 贝子，清朝专门授予皇室的爵位，地位相当于公爵。福康安不是皇室而被封为贝子，表示得到特殊荣誉。

③ 通侯，即列侯，一般侯爵，指曾国藩封毅勇侯，左宗棠封恪靖侯。

④ 官文，清内务府汉军旗人，太平天国革命期间任湖广总督，坐镇湘军基地，监视曾国藩、胡林翼的活动。曾、胡对他竭力讨好，虽然屡战屡败，却依赖他的保护而免遭清廷追究。

⑤ 军机，即军机处，清朝雍正时开始设立的辅佐皇帝的机要办公处，以后权力超过内阁，成为清朝军政最高决策机构，故军机大臣领班也成为事实上的首相。

⑥ 仪同，即仪同三司，封建时代享有和三公(太师、太傅、太保)同等礼仪待遇的荣誉职衔。

一条鞭法，名为永不加赋，而耗羡①、平余②，犹在正供之外。徭役既免，民无恶声，而舟车工匠③遇事未尝获免。彼既以南米④供给驻防，亦知民志不恰，而不得不借美名以媚悦之。玄烨、弘历，数次南巡，强勒报效，数若恒沙。已居尧、舜、汤、文之美名，而使佞幸小人间接以行其聚敛，其酷有甚于加税开矿者。观唐甄之《潜书》⑤与袁枚之《致黄廷桂书》⑥，则可知矣！庄生有云⑦：狙公赋芧，朝三暮四，众狙皆怒；朝四暮三，众狙皆悦。名实未亏，而喜怒为用。此正满洲行政之实相也。

① 耗羡，即火耗，清朝田赋正项以外的附加税。州县把征收的碎银按一定成色熔化成块时的损耗按田摊派，数量大大超过实际损耗，而后作为火耗剩余在各级官员间分配，名曰"养廉"，实则使官吏贪污合法化。如总督每年俸米一百八十石，俸银一百八十两，而从"耗羡"中则可分得七、八万两。县官每年俸银一般四十两，从"耗羡"中可分得六、七百两。雍正年间火耗被列入正税。

② 平余，也是清朝田赋正项以外的附加税。货币税按银质高下，实物税按品质高下，计算耗欠。各省、府、县都可自行规定平余数量充衙门使用，实际上为各级官僚所中饱。

③ 舟车工匠，指清朝虽然实行"地丁合一"，但徭役并未废除，如兵差即代军队运送辎重，流差即水陆交通驿站的差役，杂差即官府营造工匠等等，服役对象主要是贫苦农民和小手工业者。

④ 南米，清朝的一种实物税，征取后供给各地驻防八旗军队作饷米。

⑤ 唐甄，四川达州（今达县）人，清初思想家，做过知县。所著《潜书》曾描写康熙中叶以后“四海之内，日益困穷”，是“害民之政”所造成。

⑥ 袁枚，浙江钱塘（今杭州）人，清代文学家，所著《小仓山房文集》中有他写给清朝两江总督黄廷桂的一封信，指责黄廷桂在乾隆南巡时趁机榨取民财。

⑦ 庄生有云，见《庄子·齐物论》。

况于廷杖虽除，诗案史祸①，较诸廷杖，毒螫百倍。康熙以来，名世之狱②，嗣庭之狱③，景祺之狱④，周华之狱⑤，中藻之狱⑥，锡侯之狱⑦，务以摧折汉人，使之噤不发语。虽李绂、孙嘉淦⑧之无过，犹一切被赭贯木以挫辱之。至于近世，戊戌之变，长素所身受，而犹谓满洲政治为大地万国所未有。呜呼！斯诚大地万国所未有矣！李陵有言⑨：“子为汉臣，安得不云尔乎？”

① 诗案，因做诗讽刺而获罪的案件。史祸，因编写晚明历史而遭祸的事件。

② 名世之狱，即“《南山集》案”。清康熙五十年（一七一一年），翰林院编修戴名世因所著《南山集》主张南明为“正统”，被处死。

③ 嗣庭之狱，即“江西试题案”。清雍正四年（一七二六年），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查嗣庭奉派主持江西举人考试，出“君子不以言举人”为题，被人告发为有意讥刺雍正令官员保举人材，又查出所著诗中有讽刺皇帝写的字“不值钱”一类词句，下狱死。一说查嗣庭所出考题是“维民所止”，被人诬告“维”、“止”二字是将“雍正”斩首之意。

④ 景祺之狱，清雍正三年（一七二六年），川陕总督年羹尧被雍正处死，有人告发他的幕僚汪景祺替他鸣冤叫屈。汪也被处死。

⑤ 周华之狱，即“《天台游记》案”，清乾隆三十二年（一七六七年），浙江天台县秀才齐周华被告发在著作中有“犯上”之语，被处死。

⑥ 中藻之狱，即“《坚磨生诗钞》案”。清乾隆二十年(一七五五年)，翰林学士胡中藻依附满族贵族鄂尔泰，攻击乾隆支持的大学士张廷玉，被乾隆借口其所刻诗集自号“坚磨生”，是企图谋反，因而处死。

⑦ 锡侯之狱，即“《字贯》案”。清乾隆四十二年(一七七七年)，江西举人王锡侯被人告发删改《康熙字典》，另作《字贯》，内中排列康熙、雍正、乾隆三帝的名字，被指斥为大逆不道而处死。

⑧ 李绂(fú 伏)，号穆堂，清朝理学家，雍正间任工部右侍郎，被雍正宠臣田文镜陷害，投入监狱，后赦免。孙嘉淦，清朝理学家，雍正间任吏部侍郎，因坚持几个官员的任命而触怒皇帝，被投入监狱，判死刑，不久赦免。

⑨ 李陵有言，引自《文选·李陵答苏武书》。

夫长素所以不认奴隶，力主立宪，以摧革命之萌芽者，彼固终日屈心忍志，以处奴隶之地者尔。欲言立宪，不得不以皇帝为圣明。举其诏旨，有云“一夫失职，自以为罪”者，而谓“亟亟欲开议院，使国民咸操选举之权以公天下，其仁如天，至公如地，视天位如敝屣”。然后可以言皇帝复辟而宪政必无不行之虑。则吾向者为《正仇满论》① 既驳之矣。盖自乙未② 以后，彼“圣主”所长虑却顾坐席不暖者，独太后之废置我耳。殷忧内结，智计外发。知非变法，无以交通外人，得其欢心；非交通外人，得其欢心，无以挟持重势，而排沮太后之权力。载湉小丑，未辨菽麦，铤而走险，固不为满洲全部计。长素乘之，投间抵隙，其言获用。故戊戌百日之政，足以书于盘盂，勒于钟鼎，其迹则公，而其心则只以保吾权位也。曩令制度未定，太后夭殂，南面听治，知天下之莫予毒，则所谓新政者，亦任其迁延堕坏而已。非直堕坏，长素所谓“拿破仑第三新为民主③，力行利民④，已而夜宴伏兵⑤，擒议员百数及知名士千数，尽置于狱”者，又将见诸今日。何也？

满、汉两族，固莫能两大也。

① 《正仇满论》，刊于《国民报》第四期(一九〇一年八月出版)，驳斥梁启超于一九〇一年三至五月所发表的《积弱溯源论》(见《清议报》第七七至八四册)。后收入黄中黄(章士钊)所编《黄帝魂》一书。

② 乙未，夏历乙未年，当清光绪二十一年，公元一八九五年。

③ 拿破仑第三，即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一八〇八——一八七三年)，拿破仑第一的侄子，为法国皇帝以后自称拿破仑第三。新为民主，指一八四八年十二月，路易·波拿巴经大选当选为法国总统，宣誓遵守一八四八年制定的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宪法。

④ 力行利民，康有为致诸华侨书："又不见拿破仑第三乎？始为议员，则事事必言利民；新为民主，则誓守旧章。三年之先，凡卫民、厚民、保民之事，无不力行，且补旧章之不及，以买人心。"

⑤ 夜宴伏兵，指路易·波拿巴于一八五一年十二月二日在法国举行政变，他调集七万多军队，用盗窃国库的钱财犒赏全体士兵大吃一顿，然后在当夜命令他们占领整个巴黎，解散立法议会和国务会议，逮捕秩序党头目及一切反对他的议员，在三十二省内宣布处于战时状态，前后共逮捕了二万六千多人；次年一月修改宪法，规定一切权力归总统；同年十二月废除共和，自立为皇帝。康有为曾用这个例子来污蔑革命，谓"假令革命果成，则其魁长且自为君主，而改行压制之术矣"。

今以满洲五百万人，临制汉族四万万人而有余者，独以腐败之成法，愚弄之、锢塞之耳。使汉人一日开通，则满人固不能晏处于域内，如奥之抚匈牙利①、土之御东罗马也②。人情谁不爱其种类而怀其利禄？夫所谓圣明之主者，亦非远于人情者也。果能敝屣其黄屋③，而弃捐所有以利汉人邪？藉曰其出于至公，非有满、汉畛域之见，然而新法犹不能行也。何者？满人虽顽钝无计，而其怵惕于汉人，知不可以重器假之，亦人人有是心矣。顽

钝愈甚，团体愈结。五百万人同德戮力，如生番之有社寮④。是故汉人无民权，而满洲有民权，且有贵族之权者也。虽无太后，而掣肘者什伯于太后，虽无荣禄，而掣肘者什伯于荣禄。

① 奥之抚匈牙利，指奥地利帝国一六九九年兼并了匈牙利，强制推行日耳曼化政策，将大批德意志人迁入匈牙利，并将德语定为匈牙利官方语言。

② 土之御东罗马，指土耳其封建主建立的奥斯曼帝国在十五世纪中叶灭亡了拜占庭帝国，即这里所说的东罗马，对所征服的各民族推行强迫同化政策。

③ 黄屋，用黄缯做车盖里的车子，专供帝王乘坐。

④ 社寮，处于原始时代的民族祭神和召开部落会议的棚屋。

今夫建立一政，登用一人，而肺腑昵近之地群相讙譊，朋疑众难，杂沓而至。自非雄杰独断如俄之大彼得①者，固弗能胜是也。共、驩四子②，于尧皆葭莩姻娅③也，靖言庸回④，而尧亦不得不任用之⑤。今其所谓圣明之主者，其聪明文思，果有以愈于尧邪？其雄杰独断，果有以侪于俄之大彼得者邪？往者戊戌变政，去五寺三巡抚⑥如拉枯，独驻防⑦则不敢撤。彼圣主之力，与满洲全部之力，果孰优孰绌也？由是言之，彼其为私，则不欲变法矣；彼其为公，则亦不能变法矣。长素徒以诏旨美谈视为实事，以此诳耀天下。独不读刘知几《载文》⑧之篇乎？谓魏、晋以后，诏敕皆责成群下，藻饰既工，事无不可，故观其政令，则辛、癸⑨不如，读其诏诰，则勋、华⑩再出。此足以知戊戌行事之虚实矣。

① 大彼得(一六七二——一七二五年)，俄国沙皇彼得一世，在位期间曾进行有利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改革，在实行改革时曾严厉打击反对改革的封建顽固势力。康有为著有《俄大彼得变政考》，称赞他雄杰独断。

② 共、驩四子，共工、驩兜、三苗和鲧，传说尧时的“四凶”。

③ 葭莩，芦苇中的薄膜，比喻远亲。古文经学家据《左传》等记载，认为《尚书·尧典》(《伪古文尚书》分出《舜典》)所记“四凶”，共工为少昊氏之后，驩兜为帝鸿氏(黄帝)之后，三苗为缙云氏之后，鲧为颛顼氏之后，都属于尧的同宗或姻亲。

④ 靖言庸回，言行不一。相传尧命众臣推荐人才，驩兜推荐共工，“帝曰：吁！静言庸违，象恭滔天。”见《尚书·尧典》。

⑤ 不得不任用之，《史记·五帝本纪》：“驩兜进言共工，尧曰不可而试之工师，共工果淫辟。四岳举鲧治洪水，尧以为不可，岳强请试之，试之而无功。”《国语·周语下》谓尧曾用共工治洪水。

⑥ 五寺，指清朝政府的光禄寺、鸿胪寺、太常寺、太仆寺、大理寺等部门。三巡抚，这里指湖北、广东、云南三省的巡抚。一八九八年七月，光绪皇帝下诏将通政司和五寺等六个衙门裁撤，其事务归并内阁及礼、兵、刑等部办理，同时将湖北等三巡抚和东河总督也裁撤，由湖广等总督兼管巡抚事。

⑦ 驻防，指清朝驻防各战略要地的八旗军队，即所谓“旗人”。除东北一部分外，各地驻防旗人全部依靠政府粮饷生活，不准从事农工商等职业。戊戌变法时曾有人提出裁撤驻防八旗的建议，但光绪皇帝在满族贵族的压力下，根本不敢触及这个问题。

⑧ 刘知几，唐朝彭城(今江苏铜山)人，史学家。《载文》，刘知几所著《史通》篇名。

⑨ 辛，帝辛，殷纣王名。癸，履癸，夏桀名。

⑩ 勋，放勋，尧名。华，重华，舜名。

且所谓立宪者，固将有上下两院，而下院议定之案，上院犹得以可否之。今上院之法定议员，谁为之邪？其曰皇族，则亲王、贝子是已；其曰贵族，则八家与内外蒙古是已；其曰高僧，则卫藏之达赖、班禅是已。是数者，皆汉族之所无，而异种之所特有，是议权仍不在汉人也。所谓满、汉平等者，必如奥、匈二国，并建政

府，而统治于一皇，为双立君主制①而后可。使东三省尚在，而满洲大长，得以兼统汉人，吾民犹勉自抑制以事之。今者满洲故土，既攘夺于俄人②，失地当诛，并不认为满洲君主，而何双立君主之有？夫戴此失地之天囚，以为汉族之元首，是何异取罪人于囹圄而奉之为大君也！乃曰"朋友之交，犹贵久要不忘，安有君臣之际，受人之知遇，因人之危难，中道变弃，乃反戈倒攻者？"诚如是，则载湉者，固长素之私友，而汉族之公仇也。况满洲全部之蠢如鹿豕者，而可以不革者哉？

① 双立君主制，十九世纪中叶，匈牙利发生民族民主革命，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被迫同意成立匈牙利民族政府，但仍由奥皇兼任匈牙利国王。

② 攘夺于俄人，一八九七年，沙皇俄国强占我国旅大，公然将我国东北划为它的势力范围。一九〇〇年，它参加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运动，乘机侵占我国东北，直到章太炎写作本文时，仍赖着不肯撤军，妄图武装霸占我国长城以北全部领土。

虽然，如右所言，大抵关于种类，而于情伪得失未暇论也。则将复陈斯旨，为吾汉族筹之，可乎？长素以为"革命之惨，流血成河，死人如麻，而其事卒不可就"。然则立宪可不以兵刃得之邪？既知英、奥、德、意诸国，数经民变①，始得自由议政之权。民变者，其徒以口舌变乎？抑将以长戟劲弩飞丸发旝②变也？近观日本立宪之始，虽徒以口舌成之③，而攘夷覆幕④之师，在其前矣。使前日无此血战，则后之立宪亦不能成。故知流血成河，死人如麻，为立宪所无可幸免者。长素亦知其无可幸免，于是迁就其说以自文，谓"以君权变法，则欧、美之政术器艺，可数年而尽举之"。夫如是，则固君权专制也，非立宪也。阔普通武⑤之请立宪，天下尽笑其愚。岂有立宪而可上书奏请者？立宪可请，则

革命亦可请乎？以一人之诏旨立宪，宪其所宪，非大地万国所谓宪也。长素虽与载湉久处，然而人心之不相知，犹挃一体而他体不知其痛也。载湉亟言立宪，而长素信其必能立宪，然则今有一人执长素而告之曰“我当酿四大海水以为酒”，长素亦信其必能酿四大海水以为酒乎？夫事之成否，不独视其志愿，亦视其才略何如。长素之皇帝，圣仁英武如彼，而何以刚毅⑥能挟后力以尼新法，荣禄能造谣诼以耸人心⑦，各督抚累经严旨⑧皆观望而不辨，甚至章京受戮⑨，己亦幽废于瀛台也？人君者，善恶自专，其威大矣。虽以文母⑩之抑制，佞人之谗嗾，而秦始皇之在位，能取太后、嫪毒、不韦而踣覆之⑪，今载湉何以不能也？幽废之时，犹曰爪牙不具。乃至庚子西幸⑫，日在道涂，已脱幽居之轭，尚不能转移俄顷，以一身逃窜于南方，与太后分地而处。其孱弱少用如此，是则仁柔寡断之主，汉献、唐昭⑬之俦耳。太史公曰⑭：“为人君父而不知《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是故志士之任天下者，本无实权，不得以成败论之，而皇帝则不得不以成败论之。何者？有实权而不能用，则不得窃皇帝之虚名也。夫一身之不能保，而欲其与天下共忧；督抚之不能制，而欲其使万姓守法，庸有几乎！

① 民变，指康有为致诸华侨书承认欧美各国变法，都是“累经民变”而成。

② 旝，《左传》桓公五年孔颖达疏引贾逵说，以为即发石，又称飞石。《说文》同贾说。这里指炮弹。

③ 以口舌成之，指日本于一八六八年一月颁发诏书宣布维新，相继发布《五条誓文》、《政体书》等，作为实行君主立宪制度的基本纲领，要求各封建领主宣誓遵守。

④ 幕，幕府，即将军府。日本封建政权原把持在德川幕府手里，资产阶级革新派用“尊王攘夷”的口号，开展倒幕运动，并于一八六八年一月爆发反幕府的内战，夺取中央政权。

⑤ 阔普通武，满洲正白旗人，光绪时任内阁学士，戊戌变法期间上奏“请定立宪开国会”。康有为称此奏折是他代作。

⑥ 刚毅，满洲镶蓝旗人，慈禧太后的亲信，戊戌变法时任兵部尚书兼协办大学士，曾攻击变法是“欲倾我大清天下”。光绪皇帝准备下诏废八股，刚毅一再要光绪皇帝先请示慈禧太后，以资阻挠。

⑦ 耸人心，指戊戌变法期间，荣禄为准备废掉光绪皇帝，散布谣言说皇帝病重，康有为送毒药谋害他等。

⑧ 累经严旨，指戊戌变法期间，光绪皇帝连续颁布变法诏书，命令各省督抚实行，并一再严厉督促，要他们“激发天良”，还点名斥责两江总督刘坤一、两广总督谭钟麟等办新政不力。

⑨ 章京，指军机章京，清朝军机处办理机密事宜的高级官员。一八九八年九月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后，光绪皇帝任命主持变法事宜的谭嗣同等四名军机章京，同日被杀。

⑩ 文母，文德之母，《诗·周颂·雍》赞美周文王妻太姒的颂词，汉以后成为太后的通称。说见王引之《经义述闻》。

⑪ 取太后、嫪毐、不韦而踣覆之，事见《史记·秦始皇本纪》。

⑫ 庚子西幸，指一九〇〇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光绪皇帝在慈禧太后挟持下逃往西安。

⑬ 汉献，汉献帝，东汉末代皇帝。唐昭，唐昭宗，唐朝末代皇帝。

⑭ 太史公曰，见《史记·太史公自序》。

事既无可奈何矣，其明效大验①已众箸于天下矣。长素则为之解曰：“幽居而不失位，西幸而不被弑，是有天命存焉，”王者不死，可以为他日必能立宪之征。呜呼！王莽渐台之语②曰：“天生德于予，汉兵其如予何？”今之载湉，何幸有长素以代为王莽也。必若图录③有征，符命④可信，则吾亦尝略读纬书⑤矣。纬书尚繁，《中庸》⑥一篇，固为赞圣之颂。往时魏源、宋翔凤⑦辈，皆尝附之三统三世，谓可以前知未来。虽长素亦或竺信⑧者也。然而《中庸》以“天命”始⑨，以“上天之载，无声无臭”终⑩。“天

命”者，满洲建元之始⑪也；“上天之载”者，载湉为满洲末造之亡君也。此则建夷⑫之运，终于光绪，奴儿哈赤之祚，尽于二百八十八年。语虽无稽，其彰明较箸，不犹愈于长素之谈天命者乎？

① 明效大验，指一切事实都证明光绪是个扶不起的天子。

② 渐台，西汉首都长安未央宫内的楼台，公元二三年王莽被绿林军围困杀害于此。语见《汉书·王莽传下》。

③ 图录，即图箓，古代儒生方士编造的天帝敬告王者的图册，所谓“河图”、“绿簿”之类。

④ 符命，即谶书，《后汉书·光武纪》颜师古注：“谶，符命之书。谶，验也，言为王者受命之征验也。”

⑤ 纬书，两汉儒生集合图录符命，用神学预言解释孔门经书的著作，后佚，明孙瑴《古微书》，清赵在翰《七纬》、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均有辑本。

⑥ 《中庸》，《礼记》篇名，朱熹将它列为“四书”之一。

⑦ 魏源，清湖南邵阳人，清代思想家，所著《诗古微》、《书古微》等，曾引纬书解释公羊学派理论。宋翔凤，清江苏长洲(今苏州)人，今文经学家，所著《过庭录》、《论语说义》等，喜引谶纬解说儒家经义。章太炎对他们的批评，参见《訄书》的《学隐》、《清儒》诸篇。

⑧ 笃信，笃信。康有为于一九〇一年著成《中庸注》，谓其代表“孔教之全体”，“专明孔子之圣道”。

⑨ 以“天命”始，《中庸》首语：“天命之谓性”。

⑩ 以“上天之载，无声无臭”终，二语原见《诗·大雅·皇矣》，《中庸》引作结语。

⑪ 建元之始，清始祖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曾以“天命”为第一个年号。

⑫ 建夷，满族在明朝时曾称建州女真。

要之，拨乱反正①，不在天命之有无，而在人力之难易。今以革命比之立宪，革命犹易，立宪犹难。何者？立宪之举，自上言之，则不独专恃一人之才略，而兼恃万姓之合意；自下言之，则

不独专恃万姓之合意，而兼恃一人之才略。人我相待，所倚赖者为多。而革命则既有其合意矣，所不敢证明者，其才略耳。然则立宪有二难，而革命独有一难。均之难也，难易相较，则无宁取其少难而差易者矣。虽然，载湉一人之才略，则天下信其最绌矣。而谓革命党中必无有才略如华盛顿、拿破仑者，吾所不敢必也。虽华盛顿、拿破仑之微时，天下亦岂知有华盛顿、拿破仑者？而长素徒以阿坤鸦度② 一蹶不振相校。今天下四万万人之材性，长素岂尝为其九品中正③，而一切检察差第之乎，借曰此魁梧绝特之彦，非中国今日所能有，尧、舜固中国人矣。中国亦望有尧、舜之主出而革命，使本种不亡已耳，何必望其极点如华盛顿、拿破仑者乎？

① 拨乱反正，《公羊传》哀公十四年："拨乱世反诸正，莫近于《春秋》。"何休解诂："拨，犹治也。"

② 阿坤鸦度，今通译阿奎那多(Emilio Aguinaldo 一八六九——一九四六年)，一八九六年和一八九八年两次参加菲律宾反西班牙的武装起义，一八九九年就任独立后的菲律宾共和国总统，于一九〇一年三月被美国占领军逮捕，随即宣誓效忠美国，使菲律宾成为美国殖民地。康有为致诸华侨书谓"中国革命，内乱相残，必至令外人得利"；"恐为阿坤鸦度之能脱于西班牙，而适利美国之渔人，至时则永为奴隶，永无自立，求如今者，不可得也。"

③ 九品中正，魏晋时在各州郡设立品评做官人才的职务。

长素以为"中国今日之人心，公理未明，旧俗俱在，革命以后，必将日寻干戈，偷生不暇；何能变法救民，整顿内治！"夫公理未明、旧俗俱在之民，不可革命，而独可立宪，此又何也？岂有立宪之世，一人独圣于上，而天下皆生番野蛮者哉？虽然，以此讥长素，则为反唇相稽，校轸① 无已，吾曰不可立宪，长素犹曰不可革命也。则应之曰：人心之智慧，自竞争而后发生。今日之民智，

不必恃他事以开之，而但恃革命以开之。

① 校轸，纠缠。《论衡·雷虚》："为相校轸则鸣。"刘盼遂集解："校轸为绞紾之借。"

且勿举华、拿二圣，而举明末之李自成①。李自成者，迫于饥寒，揭竿而起，固无革命观念，尚非今日广西会党之侪也②。然自声势稍增，而革命之念起。革命之念起，而剿兵③、救民④、赈饥、济困之事兴，岂李自成生而有是志哉？竞争既久，知此事之不可已也。虽然，在李自成之世，则赈饥、济困为不可已；在今之世，则合众、共和为不可已。是故以赈饥济困结人心者，事成之后，或为枭雄；以合众、共和结人心者，事成之后，必为民主。民主之兴，实由时势迫之，而亦由竞争以生此智慧者也。征之今日，义和团初起时，惟言"扶清灭洋"⑤，而景廷宾之师⑥，则知"扫清灭洋"矣。今日广西会党，则知不必开衅于西人，而先以扑灭满洲、剿除官吏为能事矣。唐才常初起时⑦，深信英人，密约漏情，乃卒为其所卖⑧。今日广西会党，则知己为主体，而西人为客体矣。人心进化，孟晋不已，以名号言，以方略言，经一竞争，必有胜于前者。今之广西会党，其成败虽不可知，要之继此而起者，必视广西会党为尤胜，可豫言也。

① 李自成（一六〇六——一六四五年），陕西米脂县人，明朝末年农民起义领袖。

② 广西会党，指清末广西的三合会、天地会、洪门、忠义堂等秘密团体，一九〇二年秋在全省发动不同规模的武装斗争，持续了三年多。有的会党受资产阶级革命派影响，提出过"杀光绪皇帝"，替太平天国复仇等反清口号。

③ 剿兵，消灭官军，指一六三五年明末各路农民军首领举行"荥阳大会"，李自成提出各路义军加强协作、分兵出击的战略方案。

④ 救民，指李自成起义军在一六四〇年后提出"均田免赋"，"迎闯

王，不纳粮”，“杀一人如杀我父，淫一妇如淫我母”等解救民困的口号和纪律。他进北京后还亲自将皇宫内一块匾上的“法祖”二字改为“爱民”。

⑤ 扶清灭洋，一八九九年山东地区义和团提出的口号。

⑥ 景廷宾，义和团后期领袖，一九〇二年在河北地区领导义和团再度起义，揭起“扫清灭洋”的旗帜。

⑦ 唐才常（一八六七——一九〇〇年），湖南浏阳人，戊戌变法时曾和谭嗣同在湖南创办时务学堂，筹办《湘学报》，宣传变法维新。变法失败后逃亡日本。一八九九年回国联络长江中游两岸会党，组织“自立军”，一九〇〇年发动武装勤王，事败被杀。

⑧ 卒为其所卖，指唐才常发动武装勤王时，幻想取得英国支持，被英国驻汉口领事骗去自立军名单和起事计划，结果被湖广总督张之洞一网打尽。

然则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①，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

① 天雄，中药名，块根中含有剧毒的乌头碱，处理后可用来抢救危重病人。大黄，中药名，根茎是剧烈的泻药。康有为致诸华侨书将中国比作危重病人，必须用天雄大黄来“起沉疴而泻积疾”，而等待光绪复辟“用专制之权变法，乃今最适时之灵药”；民主则被比作人参白术一类补药，要等到“大同世界”再实行。他认为，革命只会引起“糜烂之争”，根本不适合中国的所谓国情。

长素以为今之言革命者，“或托外人运械，或请外国练军，或与外国立约，或向外国乞师”；“卒之堂堂大国，谁肯与乱党结盟？可取则取之耳。”吾以为今日革命，不能不与外国委蛇，虽极委蛇，犹不能不使外人干涉。此固革命党所已知，而非革命党所未知也。日本之覆幕也，法人尝通情于大将军，欲为代平内乱，大将

军之从之与否，此固非覆幕党所能豫知，然以人情自利言之，则从之为多数，而不从为少数，幸而不从，是亦覆幕党所不料也。而当其歃血举义之时，固未尝以其必从而少沮。今者人知恢复①，略有萌芽，而长素何忍以逆料未中之言，沮其方新之气乎？乌呼！生二十世纪难，知种界②难，新学发见难，直人心奋厉时难。前世圣哲，或不遇时；今我国民，幸睹精色③。哀哀汉种，系此刹那，谁无父母，谁无心肝，何其天阏之不遗余力，幸同种之为奴隶，以必信其言之中也！且运械之事，势不可无；而乞师之举，不必果有。今者西方数省，外稍负海而内有险阻之形势，可以利用外人，而不为外人所干涉者，亦未尝无其地也。略得数道④，为之建立政府，百度维新，庶政具举。彼外人者，亦视势利所趋耳，未成则欲取之，小成则未有不认为与国者，而何必沾沾多虑为乎！

① 恢复，指光复旧物。

② 种界，民族界限。

③ 精色，粹美的现象。

④ 道，清朝省以下一级的地方行政区域。

世有谈革命者，知大事之难举，而言割据自立①。此固局于一隅，所谓井底之蛙不知东海者，而长素以印度成事戒之②。虽然，吾固不主割据，犹有辩护割据之说在，则以割据犹贤于立宪也。夫印度背蒙古之莫卧尔朝③，以成各省分立之势，卒为英人蚕食，此长素所引为成鉴者。然使莫卧尔朝不亡，遂能止英人之蚕食邪？当莫卧尔一统时，印度已归于异种矣。为蒙古所有，与为英人所有，二者何异？使非各省分立，则前者为蒙古时代，后者为英吉利时代，而印度本种，并无此数十年之国权。夫终古不能得国权，与暂得国权而复失之，其利害相越，岂不远哉？语曰：

"不自由，无宁死！"④然则暂有自由之一日，而明日自刎其喉，犹所愿也，况绵延至于三四十年乎！且以印度情状，比之中国，则固有绝异者。长素《论印度亡国书》⑤，谓其文学工艺，远过中国，历举书籍见闻以为证。不知热带之地，不忧冻饿，故人多慵惰；物易坏烂，故薄于所有观念。是故婆罗、释迦之教⑥，必见于印度，而不见于异地。惟其无所有观念，而视万物为无常⑦，不可执著故⑧。此社会学家所证明，势无可遁者也。夫薄于所有观念，则国土之得丧，种族之盛衰，固未尝概然于胸中。当释迦出世时，印度诸国已为波斯属州⑨。今观内典⑩，徒举比邻诸王，而未见波斯皇帝，若并不知己国之属于波斯者。厥有愤发其所能自树立者，独阿育王⑪一家耳。近世各省分立之举，亦其出于偶尔，而非出于本怀。志既不坚，是故迁延数世，国以沦丧。夫欲自强其国种者，不恃文学工艺，而惟视所有之精神。中国之地势人情，少流散而多执著，其贤于印度远矣。自甲申⑫沦陷以至今日，愤愤于腥膻贱种者，何地蔑有？其志坚于印度，其成事亦必胜于印度，此宁待蓍蔡⑬而知乎！

① 割据自立，指当时梁启超、欧榘甲等人的主张。他们都是康有为的学生，在帝国主义强迫清朝签订《辛丑和约》后，被瓜分危机所震动，一度认为清朝政府已无可救药，它既然不能保护国土，各省就有权自保。

② 以印度成事戒之，指康有为于一九〇二年发表《与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指责梁启超等被"革命攻满之说"所迷。在致诸华侨书又重复同样指责。

③ 莫卧尔朝，公元一五二六年成吉思汗后裔巴卑尔攻入古印度地区所建王朝，十八世纪初开始陷于分裂；英国殖民者乘机侵入，至一八五七年印度等沦为英国殖民地。

④ "不自由，无宁死"，十八世纪美国资产阶级在独立战争中提的口号。

⑤ “论印度亡国书”，即《与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

⑥ 婆罗，婆罗门教。释迦之教，指佛教。

⑦ 无常，佛学术语，指世界上一切现象，都不停地变化流动着，没有一刹那的相对固定性。

⑧ 执著，佛学术语，指固定观念。

⑨ 波斯属州，公元前六世纪末，印度河流域一部分地区曾被波斯帝国征服，建为行省。

⑩ 内典，佛学术语，指佛教经典。章太炎认为，佛经中反映了印度等南亚各国的历史。

⑪ 阿育王(Aśoka)，公元前三世纪古印度摩揭陀国孔雀王朝的统治者。

⑫ 甲申，这里指公元一六四四年。

⑬ 蓍(shī 诗)蔡，古代用来进行占卜的蓍草和龟甲，这里指占卜。

若夫今之汉人，判涣无群，人自为私，独甚于汉、唐、宋、明之季①。是则然矣，抑谁致之而谁迫之邪？吾以为今人虽不尽以逐满为职志，或有其志而不敢讼言于畴人②，然其轻视鞑靼③，以为异种贱族者，此其种性，根于二百年之遗传，是固至今未去者也。往者陈名夏④、钱谦益⑤辈，以北面降虏，贵至阁部，而未尝建白一言，有所补助，如魏徵之于太宗⑥、范质之于艺祖⑦者。彼固曰异种贱族，非吾中夏神明之胄，所为立于其朝者，特曰冠貂蝉⑧、袭青紫⑨而已，其存听之，其亡听之。若曰为之驰驱效用，而有所补助于其一姓之永存者，非吾之志也。理学诸儒，如熊赐履⑩、魏象枢⑪、陆陇其⑫、朱轼⑬辈，时有献替⑭，而其所因革，未有关于至计者。虽曾、胡、左、李之所为，亦曰建殊勋、博高爵耳，功成而后，于其政治之盛衰，宗稷之安危，未尝有所筹画焉，是并拥护一姓而亦非其志也。其他朝士，入则弹劾权贵，出

则搏击豪强，为难能可贵矣；次即束身自好，优游卒岁，以自处于朝隐[15]；而下之贪墨无艺怯懦忘耻者，所在皆是。三者虽殊科，要其大者不知会计之盈绌，小者不知断狱之多寡，苟得廪禄以全吾室家妻子，是其普通之术矣。无他，本陈名夏、钱谦益之心以为心者，固二百年而不变也。明之末世，五遭倾覆[16]，一命之士[17]，文学之儒，无不建义旗以抗仇敌者，下至贩夫乞子，儿童走卒，执志不屈，而仰药剚刃以死者，不可胜计也。今者北京之破[18]，民则愿为外国之顺民，官则愿为外国之总办，食其俸禄，资其保护，尽顺天城之中，无不牵羊把茅[19]，甘为贰臣[20]者。若其不事异姓，躬自引决，缙绅之士，殆无一人焉。无他，亦曰异种贱族，非吾中夏神明之胄，所为立于其朝者，特曰冠貂蝉、袭青紫而已。其为满洲之主则听之，其为欧、美之主则听之，本陈名夏、钱谦益之心以为心者，亦二百年而不变也。然则满洲弗逐，而欲士之争自濯磨，民之敌忾效死，以期至乎独立不羁之域，此必不可得之数也。浸微浸衰，亦终为欧、美之奴隶而已矣。非种不锄，良种不滋；败群不除，善群不殖。自非躬执大彗[21]，以扫除其故家污俗，而望禹域之自完也，岂可得乎？（以上录旧箸《正仇满论》）

① 独甚于汉、唐、宋、明之季数语，节引自梁启超《中国积弱溯源论》。梁启超说这是中国衰弱的"总因"。

② 畴人，《史记·历书》司马贞索隐引韦昭云："畴，类也"；谓同类人物，指同样具有反清思想的人。

③ 鞑靼，古族名，唐、宋间居住在今蒙古一带，后为蒙古族所灭，鞑靼便被人们用以称呼蒙古族；后成为中国北方诸民族的通称。

④ 陈名夏，江苏溧阳人，明崇祯时为翰林院修撰，清顺治初降清，任吏部尚书、秘书院大学士，后因结党营私，被处死。

⑤ 钱谦益，江苏常熟人，明末为礼部侍郎，南明弘光帝时任礼部尚书，清军下江南时带头投降，任礼部右侍郎，因嫌官小，曾被清朝

关进监狱。

⑥ 魏徵，唐朝山东曲城（今山东掖县东北曲城）人，曾参加隋末李密系统的农民起义军，后入唐，官至检校侍中。太宗，唐太宗李世民。

⑦ 范质，宋朝宗城（今河北威县东）人，后周至宋初均任宰相。他和魏徵在历史上都以对皇帝忠心而敢于谏劝出名。艺祖，宋太祖赵匡胤。

⑧ 貂蝉，古代大臣作冠饰的貂尾和金蝉，据《后汉书·舆服志》引胡广说，谓赵武灵王效胡服而制，这里指清朝的贵臣冠饰。

⑨ 青紫，《汉书·夏侯胜传》颜师古注："卿大夫之服也。"

⑩ 熊赐履，湖北孝感人，清初著名理学家，康熙时官至武英殿大学士。

⑪ 魏象枢，山西蔚州（今山西蔚县）人，清初著名理学家，《訄书·别录乙》引谭献说比之于孔融，康熙时官至刑部尚书。

⑫ 陆陇其，浙江平湖人，清康熙时历任知县、监察御史。被称为理学正宗，死后从祀孔庙。

⑬ 朱轼，江西高安人，清康熙时以表彰张载之学著名，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

⑭ 献替，献可替否，《后汉书·胡广传》："君以兼览博照为德，臣以献可替否为忠。"

⑮ 朝隐，《法言·渊骞》："或问柳下惠非朝隐者欤？曰：君子谓之不恭，古者高饿显，下禄隐。"后世因称做官食禄而明哲保身的人。章太炎以为清朝汉学家多为此类人，参见《訄书·学隐》。

⑯ 五遭倾覆，指一六四四年清朝建立后，明朝宗室相继所建南明五政权，即福王朱由崧的弘光朝，唐王朱聿键的隆武朝，唐王朱聿鐭的绍武朝，桂王朱由榔的永历朝，韩王朱本铉的定武朝，多者十余年，少者仅存在一月，便被清朝攻灭。

⑰ 一命之士，《周礼》谓官员等级分九命，一命是最低级的官员。《周礼》春官典命："小国之君，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

⑱ 北京之破，指一九〇〇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即顺天。

⑲ 牵羊把茅，指行降礼。《史记·宋微子世家》："周武王伐周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于军门，肉袒面缚，左牵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微子，殷纣王兄。古代祀宗庙，用茅迎神护祭。把茅表示投降的诚意。

⑳ 贰臣，在两姓王朝做官的人。清乾隆四十一年下诏把明朝降清的官员传记，另列入《贰臣传》。以后便成为降官的代称。

㉑ 大彗，大扫帚。

夫以种族异同，明白如此，情伪得失，彰较如彼，而长素犹偷言立宪而力排革命者，宁智不足、识不逮邪？吾观长素二十年中，变易多矣。始孙文倡义于广州①，长素尝遣陈千秋、林奎②往，密与通情。及建设保国会③，亦言保中国，不保大清，斯固志在革命者。未几，瞑瞒于富贵利禄，而欲与素志调和，于是戊戌柄政④，始有变法之议。事败亡命，作衣带诏⑤，立保皇会⑥，以结人心。然庚子汉口之役⑦，犹以借遵皇权密约唐才常等，卒为张之洞所发。当是时，素志尚在，未尽澌灭也。唐氏既亡，保皇会亦渐溃散。长素自知革命之不成，则又瞑瞒于富贵利禄，而今之得此，非若畴昔之易，于是宣布是书。其志岂果在保皇立宪邪？亦使满人闻之，而曰长素固忠贞不贰，竭力致死，以保我满洲者，而向之所传借遵皇权，保中国不保大清诸语，是皆人之所以诬长素者，而非长素故有是言也。荣禄既死，那拉亦耄，载湉春秋方壮，他日复辟必有其期。而满洲之新起柄政者，其势力权藉或不如荣禄诸奸，则工部主事可以起复，虽内阁军机之位亦可以觊觎矣。长素固云："穷达一节，不变塞焉，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

① 孙文倡义于广州，指孙中山于一八九五年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

② 陈千秋、林奎，都是康有为的学生。

③ 保国会，康有为于一八九八年四月在北京所组织，提出"保国、保

种、保教”，替维新运动制造舆论。不久，顽固派说它“保中国，不保大清”，被迫解散。

④ 柄政，指一八九八年四月光绪皇帝任命康有为在总理衙门章京行走，参预政权。

⑤ 衣带诏，指康有为声称他在逃亡前得到光绪皇帝的密诏。章太炎认为它是康有为假造的。

⑥ 保皇会，康有为于一八九九年冬在海外建立的保皇组织，原名“保救大清皇帝公司”，以保救光绪皇帝为名，向海外华侨招集股本，云:“保已能医救我国民之圣主复位，则四万万人立救矣。”

⑦ 汉口之役，指唐才常于一九〇〇年在汉口设立“自立军”总部，策划起兵“勤王”。

抑吾有为长素忧者，向日革命之议，哗传于人间，至今未艾。陈千秋虽死，孙文、林奎尚在；唐才常虽死，张之洞尚在；保国会之微言，不箸竹帛，而入会诸公尚在；其足以证明长素之有志革命者，不可件举。虽满人之愚蒙，亦未必遽为长素欺也。呜呼哀哉！“南海圣人”，多方善疗，而梧鼠[①]之技，不过于五[②]，亦有时而穷矣。满人既不可欺，富贵既不可复，而反使炎、黄[③]遗胄受其蒙蔽，而缓于自立之图。惜乎，已既自迷，又使他人沦陷，岂直二缶钟惑[④]而已乎！此吾所以不得不为之辨也。

① 梧鼠，即鼯鼠，也叫“大飞鼠”，产于我国南方亚热带森林中的一种前后肢之间有飞膜的鼠类。

② 不过于五，《荀子·劝学》:“梧鼠五技而穷。”杨倞注谓指它能飞不能上屋，能攀登不能上树梢，能游泳不能过河谷，能打洞不能藏身体，能跑路不能超过人。

③ 炎，炎帝，即神农氏；黄，黄帝，都是传说中的中华民族祖先。

④ 缶钟，古代的量器。二缶等于一钟。二缶钟惑，不能分辨缶与钟容量的区别。

若长素能跃然祗悔，奋厉朝气，内量资望，外审时势，以长素魁垒耆硕①之誉闻于禹域，而弟子亦多言革命者，少一转移，不失为素王玄圣②。后王有作，宣昭国光，则长素之像，屹立于星雾；长素之书，尊藏于石室；长素之迹③，葆覆于金塔④；长素之器，配崇于铜柱⑤；抑亦可以尉荐⑥矣。藉曰死权⑦之念，过于殉名，少安毋躁，以待新皇。虽长素已槁项黄馘，卓茂⑧之尊荣，许靖⑨之优养，犹可无操左契而获之。以视名实俱丧，为天下笑者何如哉？书此。敬问起居。不具。章炳麟白。

① 魁垒耆硕，德高望重。《汉书·鲍宣传》："朝臣亡有大儒骨鲠，白首耆艾魁垒之士。"谓年老正直、神气足为师傅的大儒。

② 素王玄圣，《庄子·天道》："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万物之本也。……以此处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处下，玄圣素王之道也。"汉代公羊学派谓孔子有其道而无其爵，即素王玄圣。

③ 迹，遗迹，指人死后留下的骨灰。

④ 金塔，又称"金刹"，安放"佛骨"的宝塔。

⑤ 铜柱，古代帝王祖庙里雕刻着各种祖宗用物的涂金铜柱。

⑥ 尉荐，安慰。康有为答诸华侨书的结尾，曾以日本明治维新的元老西乡隆盛自比，说西乡"当时咸目以叛徒，今则上野公园，铜像巍然"，因而他要"坚守保皇会义"。

⑦ 死权，贪慕权势，至死不休。贾谊《鹏鸟赋》："贪夫殉财，烈士殉名，夸者死权，众庶冯生。"

⑧ 卓茂，西汉南阳宛人，号称通儒，曾任密令，王莽时辞官，更始时曾任侍中祭酒，未几又辞。东汉光武帝即位，首先礼聘他，称他"名冠天下，当受天下重赏"。

⑨ 许靖，东汉平舆人，以知人著名，举孝廉，任尚书郎，因反对董卓辗转入蜀，刘备称帝后任太傅。太傅是封建时代"三公"之一，专门赏给所谓德高望重人物的高位。

原　学

（一九〇四年）

【说明】 这是《訄书》重订本的首篇，可以看作它的导言。

《訄书》重订本初版发行于一九〇四年。那时，章太炎正同邹容一起，在上海“西牢”里为革命受难。然而，帝国主义侵略者和清朝封建统治者，可以禁锢革命者的人身，却无力禁锢革命者的思想。《訄书》重订本的出版，而且连年再版，便是对中外反动派绞杀革命思想的一大报复。

但《訄书》重订本所以成为革命必读的权威著作，更重要的理由还在于它首次给我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提供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这部著作，正文六十三篇，前录两篇，共收六十五篇。同一九〇〇年的初刻本相对照，正文删除了十六篇，修改或重写了三十六篇，新增了二十七篇。删改的多属接近康有为改良主义的政治主张或思想学说。增写的包括三部分内容：秦汉后思想学说的变迁史，抨击清朝封建黑暗统治和鼓吹“光复旧物”的政论，以及替未来的资产阶级国家设计的社会改革方案。那里面无疑有天真的幻想，迂阔的偏见，但主要成分则无疑是替被压迫人民说话，充

满着对于清朝封建专制统治者和外国殖民主义者的憎恨，用呼唤民主革命来击破维新保皇旧梦。因而尽管它文笔古奥，索解为难，却大得人心，尤其受到先进的知识分子的欢迎。

《訄书》初刻本首篇为《尊荀》，同梁启超、谭嗣同等提倡"排荀"相对立，显示维新营垒内部的意见分歧。重订本删去此篇，首列《原学》，正是表明作者在理论上已同改良主义告别。这篇导言，劈头便指出一切学问都不来自"天启"，而是发生于人间。作者把眼光投向东方和西方，扫视古代和近代，认为造成人间学说的色彩不同，内容各异，主要决定于地理环境、社会政治状况和个人才能。但时代条件已大起变化，交往在扩大，天才不世出，因而"地齐"、"材性"都愈来愈不能决定学问的方向。"故古者有三因，而今之为术者，多观省社会，因其政俗，而明一指。"不消说，这种进化论的见解，也正是作者改写《訄书》所遵循的主线。

本篇选自一九〇六年再版的《訄书》重订本。

视天之郁苍苍①，立学术者无所因②。各因地齐、政俗、材性发舒③，而名一家。

① 苍，青色。郁苍苍，指地球大气层颜色。章太炎以为没有所谓"天"，人们说的"天"，无非是视觉造成的幻影。

② 无所因，得不到根据。

③ 地齐，地理。材性，才能、个性。发舒，发展。

希腊言①：海中有都城曰韦盖②，海大神泡斯顿③，常驰白马水上而为波涛④。(《宗教学概论》⑤)中国亦云⑥。此非宾海者

弗能虑造是也⑦。伯禹得龟文，谓之九畴⑧。惟印度亦曰：鸿水作，韦斯拏化鱼⑨。视摩拏以历史，实曰“鱼富兰那”⑩。二瀸之迹，国有大川，而馈饷⑪其诬。寒冰之地言齐箫⑫，暑湿之地言舒绰⑬，瀛隝之地言恢诡⑭，感也⑮。故正名隆礼兴于赵⑯，并耕自楚⑰，九州五胜怪迂之变在齐稷下⑱。地齐然也⑲。

① 希腊言，指古希腊的神话传说。

② 海，指爱琴海。韦盖，希腊神话中海王的都城。

③ 海大神，即海王。泡斯顿(Poseiden)，今通译波赛顿。

④ 为波涛，希腊神话谓波赛顿常驾着白马拉的战车在海上巡行，这时海上就起暴风巨浪。

⑤ «宗教学概论»，日本学者姉崎正治撰。

⑥ 中国亦云，指中国古代也有类似神话。

⑦ 宾海者，靠海生活的人。虑，通“虚”。虑造，幻想。

⑧ 伯禹，即夏禹。伯禹得龟文，指“洛书”，相传禹治洪水时，洛水中有神龟背负图书出现，禹根据它治定了统治天下的大法，见«尚书»伪孔安国传。九畴，«尚书·洪范»“天乃锡禹洪范九畴”。«汉书·五行志»引刘歆说，禹得天赐“洛书”，“法而陈之，«洪范»是也。”并说«洪范»中，解释九畴的“初一曰五行”等六十五字，就是“洛书”本文。这里即综合刘歆和伪孔安国传说法。

⑨ 鸿，通“洪”。韦斯拏(V. shnu)，今译毘湿纽，遍入天，古印度宗教神话中的三大神之一。古印度早期宗教著作“勃利哈达拉尼亚卡(Byhadānṇyaka)奥义书”曾说，宇宙起源于水，梵天等诸神均从水生。

⑩ 摩拏，古印度宗教传说中的人类始祖富兰那(Furāna)，或译富楼那，原意为史话，今通译作“往世书”，作为公元四世纪中叶至八世纪古印度奴隶主宗教史诗的通称。鱼富兰那，是现存“往世书”的一部分。这里意为，根据洪水传说，古印度人把有关摩拏的想像看成实在的历史，叫做“鱼的史话”。

⑪ 馈饷，献赠。

⑫ 寒冰之地，寒冷地区。箫，通肃。言齐箫，说话严肃。

⑬ 暑湿之地，湿热地区。言舒绰，说话徐缓。

⑭ 瀛隝之地，海岛地区。言恢诡，说话夸大。

⑮ 感，反应，这里指受地理环境的影响。

⑯ 正名隆礼，纠正错误概念，尊崇正确制度，指荀况的学说。赵，战国时赵国，荀况的故乡。

⑰ 并耕，君臣同耕，指战国时农家代表许行提出的主张。楚，战国时楚国，许行的故乡。

⑱ 九州，指中国以外的世界上还有九个互相被海隔绝的大州，中国才居天下十分之一。五胜，五行相胜，指王朝更替必由自然界的土、木、金、火、水五气中某一气占优势而预报出来。这都是战国时阴阳家代表邹衍的理论。怪迂之变，奇异悠远的变化，邹衍曾"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见《史记·孟荀列传》。稷下，战国时齐国接待各国"文学游说之士"的稷下学宫，因在齐国都城临淄稷门之下而得名，邹衍曾作为齐宣王的座上客，在这里著书立说。

⑲ 地齐然也，原因在于地理环境影响。

七雄①构争，故宋钘、尹文②，始言别宥，"以聏合欢，以调海内"③。雅典共和之政衰④，贵族执政，而道益败。故柏拉图欲辨三阶⑤：以哲学者操主权，德在智⑥，其次军士⑦，德在勇，其次农工商，德在节制⑧。(柏拉图生于贵族，素贱平民主义，至是又惩贵族主义⑨，故构此理想政体。)周室坏，郑国乱⑩，死人多而生人少。故列子一推分命⑪，归于厌世，"御风而行"⑫，以近神仙。希腊之末，甘食好乐，而俗淫湎⑬。故斯多葛家⑭，务为艰苦，作"自裁论"⑮，冀脱离尘垢⑯，死而宴乐其魂魄。此其政俗致之矣。

① 七雄，战国时秦、楚、燕、齐、韩、赵、魏七国。

② 宋钘（jiān），战国时宋国人。尹文，战国时齐宣王至湣王时人。

他们主张“见侮不辱”，鼓吹靠退让博得敌人宽容。

③ 始言别宥，《庄子·天下》：宋钘、尹文“接万物以别宥为始，语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聏合欢，以调海内”。章太炎释“宥”为“宽”，以为“聏”是“而”的借字，本字当作“昵”（均见《庄子解故》）。这里意为宋、尹鉴于七国争雄，于是首先提倡对万事万物都要承认它的界限，宽恕它的过失，用这种方法使彼此接近而皆大欢喜，以调和世界上各种纷争。

④ 雅典共和之政，指古希腊雅典城邦实行的奴隶主民主政体。这种政体于公元前四世纪逐渐解体，为奴隶主贵族的寡头独裁所代替。

⑤ 柏拉图（公元前四二七——前三四七年），古希腊奴隶主唯心论哲学家。辨三阶，辨明社会上三个等级的功能和职责，见柏拉图的《理想国》。

⑥ 德，德性修养。柏拉图认为，国家的任务在于实现德性和幸福，只有哲学家才代表理性，具有至善的修养，因此理想的国家应当由哲学家掌握主权。

⑦ 军士，柏拉图理想国的第二等级，代表勇气和意志，职能是防御。

⑧ 农工商，指从事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奴隶主“平民”，柏拉图理想国的第三等级，代表低级的幸福欲望，职能是生产物质财富。德在节制，指柏拉图宣扬普通奴隶主必须以个人私利服从公共福利，把安分守己，在自己职业范围内谋私利，当作个人道德准则。

⑨ 惩贵族主义，接受主张贵族专制失败的教训。《理想国》：“除非哲学家在国家中取得王权，或是现在称为国王或君主的人具有足够的真正哲学方面的修养”，“城邦就不会得救，何况全人类？”

⑩ 郑国乱，公元前四六四年郑声公死后，郑国发生贵族争权而长期大乱。

⑪ 列子，列御寇，战国时郑国人，活动时期约在郑缟公即位（公元前四二二年）前后。分命，注定的命运。相传列御寇以为生死都是命中注定，死不足忧，生不足欢，见《庄子·至乐》、《列子·力命》。

⑫ 御风而行，见《庄子·逍遥游》：“夫列子御风而行”，“彼于致福者，

未数数然也。”这里用《列子·黄帝》的解释，以为列御寇能乘风，指忘物我区别以向神仙接近的内心修养。

⑬ 淫湎，沉迷于酒色。

⑭ 斯多葛家，公元前三世纪初古希腊芝诺创立的学派，早期在自然观上有朴素辩证法思想，在人生观上则宣传宿命论，认为人生的最高美德是恬淡寡欲，必须排斥一切苦乐感情和物质欲望，以后基督教利用它宣传禁欲主义。

⑮ “自裁论”，自杀论，疑指古罗马新斯多葛派代表塞涅卡的理论。他宣扬人只能驯服地顺从天命，“愿意的人，由命运领着走”，结论是要迅速摆脱人间痛苦，只有自杀。

⑯ 尘垢，指人间。

倍根性贪墨①，为法官，以贿败②。以是深观，得其精和③，故能光大冥而倡利己④。路索穿窬脱纵⑤，百物无所约制，以是深观，得其精和，故能光大冥而极自由⑥。庄周曰封侯治絖者⑦，其方同也，惟其材性也。

① 倍根，即弗兰西斯·培根（一五六一——一六二六年），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首任英国国家大法官。贪墨，贪婪。

② 以贿败，指培根晚年因受贿而被英国下议院禁止参加政治活动，因而被迫辞去国家公职。

③ 精和，精味。

④ 光，罄尽，见章太炎《新方言》。大冥，大夜，幽冥。光大冥，揭露黑暗，指培根首先起来全面攻击欧洲封建神学在人们中间造成的盲目偏见。倡利己，指培根反对虚伪的封建道德说教，宣扬利己是人的天性。这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观点，在曾任他的秘书的霍布士那里，发展成为“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而导致国家出现的理论。

⑤ 路索，即卢梭（一七一二——一七七八年），法国资产阶级思想家。穿窬（yū 余），掘壁洞，爬墙头，指行窃。窬通踰。脱纵，即纵脱，《庄

子·天下》："纵脱无行，而非天下之大圣。"这里指卢梭出身贫困，青年时到处流浪，干过很多受贵族地位轻视的职业，如做仆役、卖艺、替人抄写，也偷过东西。

⑥ 极自由，穷尽自由的道理，指卢梭认为社会最初是人人平等的，由于出现私有财产，于是转化为不平等，也就出现了种种罪恶，国家就因为人民保护自己的自由而互相订立契约所结成，所以如果出现专制暴君，人民完全有权用暴力推倒他。

⑦ 庄周曰，见《庄子·逍遥游》："宋人有善为不龟手(防冻裂)之药者，世世以洴澼絖(漂丝絮)为事。……客得之以说吴王。越有难，吴王使之将。冬与越人水战，大败越人，裂地而封之。"意为一样的药方，派的用场不同，所得效果也大异。

夫地齐限于不通之世，一术足以杚量其国民①。九隅既达②，民得以游观会同，斯地齐微矣。材性者，率特异不过一、二人，其神智苟上窥青天③，违其时则舆人不宜④。故古者有三因，而今之为术者，多观省社会、因其政俗，而明一指⑤。

① 杚(gū 估)，摩平。杚量，估量。这里是说，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由本国地理环境影响而产生的某一种学说，拿来认识本国情形，也就够用了。

② 隅，边远地区。九隅，指世界各地。

③ 神智，天赋的智慧。

④ 舆人，众人。这里是说，才能特别突出的人本来就少，何况还要受时代条件限制，即使他们聪明得能看到天意。但这种学说违背时代要求，也不会被众人接受。

⑤ 观省，观察。指，通"旨"。这里是说，既然由地齐、材性来决定学问方向的时代已过去了；那末，现在研究学问普遍都去了解社会，从现实政治习俗出发，以阐明一种主张。

序 种 姓

（一九〇四年）

【说明】 作为近代中国的社会学研究先驱者，章太炎不仅热心地介绍过西方社会学理论，而且认真地从事过中国社会问题研究。他研究的范围相当宽广，人种的由来，氏族的结构，民族的形成，人口的发展，巫教的起因，民俗的特征，方言的分化，器物的形制，种种问题，无不涉猎。《訄书》所收录的社会学论文，即占全书篇目的四分之一。这里介绍的就是其中的一篇。

《序种姓》为《訄书》第一长文，旨在通过姓氏学的研究来说明中国古代各族的由来和区别。原分上下二篇。上篇主要考察古代华夏族的形成史，下篇主要考察古代胡汉姓氏的同化史。因篇幅关系，本书仅录上篇。

章太炎认为，世界上各色人种，区别不是天生的，都有自己的发生和变化的过程。他认为，中国古代的华夏族，同其它古老民族一样，经历过由野蛮到文明的变化：蒙昧时代也是母系社会；夏朝起母系社会终结，以男子为主体的家族出现，从此女子称姓，男子称氏。但氏族也都注意本姓，以区别婚姻血统关系，并防止同其它蛮族发生血缘混淆。这就是到汉魏时期都重视姓

氏谱系记录的由来。然而自北魏以后，鲜卑、突厥、匈奴、契丹、女真、蒙古等贵族姓氏，纷纷与汉族姓氏同化。章太炎以为，这是幅员广阔的中国"历史民族"发展的必然趋势，不能反对，否则会引起无谓的历史纠纷；要反对的是那种"乘时僭盗"，一概抹煞种姓区别，自己却严分满汉的"蕃姓乱氏"者（参见原文下篇）。这就是他要追踵顾炎武研究姓氏学的本意。

本篇考察的问题，向为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所忽视。因而，作者提出的问题，以及从浩繁的历史文献里，发掘和清理的大量资料，可供社会史和民族史的研究参考。当然，作者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比如华夏族的起源，作者那时相信法国学者拉库伯里的"中国人种西来说"，以为古代的黄帝族是由古巴比伦迁徙而来，成为中原各族的共同祖先。此说在清末曾风靡一时，在不同程度具有反清倾向的学者中间都有信徒，如夏曾佑、蒋智由、刘师培、黄节等。辛亥革命以后，也有一些学者，从古代的语言和天文历法等方面，不断进行比较研究，论证此说有道理。然而至今没有确凿的证据，最多只能算一种推论性的假说。章太炎本人也在辛亥前夜宣布放弃这一假说。又如论述汉族与北方各民族的关系史，作者虽然强调从历史发展着眼，但对清朝统治者奴视汉族和其他民族的憎恶，也使他不能坚持从客观历史事实出发，而流露出浓厚的汉族文明优越论的情绪。至于具体论证上存在附会和武断之处，那是社会学在中国草创伊始的必然现象，无需辩护或苛责。

本篇选自一九〇六年东京翔鸾社重版的《訄书》重订本。

凡地球以上，人种五，其色黄、白、黑、赤、流黄①。画地州处，风教语言勿能相通。其小别六十有三。（西人巴尔科②所分。）

① 流黄，也作留黄，《说文》段玉裁注谓其色黄而近绿。这里指棕色人种，其肤色深黄。将世界人种分为五种，是十九世纪德国人类学家布卢门巴哈(Blumenbach)首先提出的，他分类的依据是肤色和头型。这种分类法在十九世纪末介绍进中国，流行很广。现在通常把人类分三大种族，即黑色人种（尼格罗一澳大利亚人种），黄色人种（蒙古人种）和白色人种（欧罗巴人种），而印第安人（所谓红种）、马来人（所谓棕种），都属于黄色人种。

② 巴尔科，今通译帕克(Parker)，美国动物学家。一八六四年生于费城，长期执教于哈佛大学，主要著作有《生物与社会问题》、《脊椎动物的嗅觉、味觉和其他感觉》、《进化是什么？》等。

然自太古生民，近者二十万岁，（近世人类学者以石层、槁骨推定生民之始，最近当距今二十万年，其远者距今五十万年。如《旧约》所述，不逾万年①，其义非是。）亟②有杂淆，则民种羯羠不均③。古者民知渔猎，其次畜牧，逐水草而无封畛④；重以部族战争，更相俘虏，羼处⑤互效，各失其本，燥湿沧⑥热之异而理色⑦变，牝牡接构之异而颅骨变⑧，社会阶级之异而风教变，号令契约之异而语言变⑨，故今世种同者，古或异种；异者，古或同。要以有史为限断，则谓之历史民族⑩，非其本始然也。

① 《旧约》，基督教圣经的一部分，原为希伯来文，其中传记、历史部分，保存了古代犹太民族的起源和谱系的传说。根据这些传说的年代，基督教宣扬上帝大约在一万年以前才创造出人类。

② 亟，数、经常，说见《论语·阳货》刘宝楠正义。

③ 羯羠，我国古代中原人对北方少数民族的泛称。因北边羯族同汉族杂居，所以形容族类不一，常说羯羠不均，语见《史记·货殖列传》。

④ 封畛，封界，指各部落占有土地的固定界限。

⑤ 羼处，杂处。

⑥ 沧，通"沧"，寒冷。

⑦ 理，分理，这里指肌理、腠理等。理色，指肤色。

⑧ 接构，交合，指婚姻。颅骨，指头颅骨的骨型，为人类学上区别人种的依据之一。

⑨ 号令，呼叫。契约，指口头约定。章太炎认为，语言起源于人类对外界事物的感受，同一种人用同一声音表征同一事物，等于呼叫有了约定，于是出现了言语；先出现表征实物的简单语言，继出现表征心理的抽象语言，再出现表征行为的复杂语言；不同种族的号令契约不同，因而语言也不同。参见《国故论衡·语言缘起说》。

⑩ 历史民族，指有文字记载以来一直存在的民族，即通常所讲的民族，与原始时代的"天然民族"即血缘氏族相对。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近世种族之辨，以历史民族为界，不以天然民族为界。"

言人种学者，一曰：太初有黄、黑二民，或云白、黑；又曰：生民始黄。人各异议，亡定说①。

① 亡，通"无"。这里介绍的三种意见，实质是人类起源于一种还是数种类人猿问题的争论。章太炎不相信人类只是一种猴子变的，反对人类起源单祖论，参见《菌说》附录。

方夏之族①，自科派利②考见石刻，订其出于加尔特亚③，东逾葱岭，与九黎、三苗④战，始自大皞⑤，至禹然后得其志。征之六艺、传记，盖近密合矣⑥。其后人文盛，自为一族，与加尔特亚渐别。其比邻诸部落，有礼俗章服食味异者，文谓之夷，野谓之狄、貉、羌、蛮、闽，拟以虫兽，明其所出非人。

① 方夏，四方中夏，见今本《尚书·武成》伪孔安国传。方夏之族，指古代的华夏族，即今汉族的主要祖先。

② 科派利，今通译拉库伯里(Laconperie)，法国汉学家。他于一八八〇年出版《中国太古文明起源西方论》一书，把中国和巴比伦的古代文化进行类比，附会说古巴比伦是世界唯一的文明发源地，其地一族酋长于公元前二二八二年率众东迁，成为华夏族祖先，即黄帝。此说于十九世纪末传入中国，得到一些学者附和，如蒋智由的《中国人种考》、刘师培的《国土原始论》、《华夏篇》，黄节的《故国篇》、《种原篇》等，都以拉库伯里的理论为根据。日本有些资产阶级学者也支持此说，影响较大的有白河次郎、国府种德合著的《支那文明史》等。石刻，指古巴比伦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最初刻在石头上，后来刻在泥版上，故又称泥版文书，是研究古代西亚各国历史的重要资料。拉库伯里曾将楔形文字和中国古代八卦的形象加以比附，引申说中国古代文字、语言、天文、历法、宗教，制度统统来自西方。

③ 加尔特亚，一译加勒底，今通译卡耳迪亚(chaldaea)，位于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入波斯湾的汇合处，是古巴比伦最早的奴隶制国家苏美尔所在地区。西方学者以为是古代世界文明的摇篮。

④ 九黎、三苗，中国古族名，见下文及注。拉库伯里认为是黎族、苗族的祖先，为中国地区最早的土著居民，原均居于中原地区，后被黄帝族驱逐到南方。

⑤ 大皞，或作太昊、庖牺，即古代传说中的伏羲氏。相传他首先创造八卦，规定嫁娶制度，教民结网捕鱼，还发明烹调技术。拉库伯里说这都证明伏羲氏是将苏美尔文化移殖到东方"殖民地"的第一人。自太皞至禹，即中国古史传说的三皇五帝时代。

⑥ 盖近密合矣，章太炎一九一〇年《论教育的根本要从自国自心发出来》一文，更正此说："法国人有句话，说中国人种原是从巴比伦来，又说中国地方本来都是苗人，后来被汉族驱逐了。以前我也颇信这句话，近来细细考证、晓得实在不然。"《检论·序种姓》又对附和拉库伯里处都作了修改。

自贵其种而鸟兽殊族者，烝人①之性所同也。然自皇世②，民未知父，独有母系丛部③。数姓集合，自本所出，率动植而为女神者，相与葆祠之④，其名曰托德模⑤。(见葛通古斯⑥《社会学》。)遭侮嚷嘲，有以也。何者？野人天性阔诞，其语言又简寡，凡虚⑦墓间穴宅动物，则眩以死者所化。故埃及人信蝙蝠，亚拉伯⑧人信海麻。海麻者，枭一种也。皆因其翔舞墓地，以为祖父神灵所托。其有称号名谥，各从其性行者，若加伦民族⑨，常举鹫、虎、狼、鹿自名；达科佗⑩妇人，或名白貂，或名赌鹏足⑪，或名鼬鼠⑫，箸其白皙轻趬⑬；马廓落民族⑭，以师子⑮祝其王；亚细亚、埃及诸国，以金牛祝其王。仍世⑯而后，以语简弗能达意旨，忘其表象，鸟兽其祖，则自是举以为族名矣。故排鸠亚尼民族⑰，有巴加多拉⑱者，蝬族民也；有排鸠衣尼⑲者，鳄族民也；有巴多拉西⑳者，鱼族民也。因忒安种㉑，有虎族、师子族、马爵㉒族、鸠亚尼廓㉓(兽名)族。其属科伦克多民族㉔，崇信狼及白项乌，其传为造种者。是故狼为大族，其下小别，则有熊族、鹫族、海豚族、亚尔加㉕(海鸟名)族。白项乌为大族，其下小别，则有鹅族、虾蟆族、蛙族、枭族、海师子族。狼、白项乌为全部神祖，其小别诸近祖次之。植物亦然。加伦民族，常以絮名其妇人；亚拉画科民族㉖，常以淡巴菰㉗名，久亦为祖。剖哀柏落㉘人，有淡巴菰、芦苇二族，谓其自二卉生也。其近而邻中夏者，蒙古、满州推本其祖，一自以为狼、鹿㉙，一自以为朱果㉚，藉其宠神久矣。中国虽文明，古者母系未废，契之子姓自玄鳦名㉛，禹之似姓自薏苡名㉜，知其母吞食而不为祖，亦犹草昧之绪风㉝也。

① 烝人，众人。

② 皇，先代的敬称。皇世，上世，指远古。

③ 丛部，聚落，指原始社会的群体，即氏族。母系丛部，指母系氏族公社。

④ 葆，通“宝”。相与葆祠之，意为同族之人都相随把象征生殖女神的某种动植物，当作宝物供养祭祀。

⑤ 托德模，“totem”的音译，今通译作图腾，原为印第安语，意为“他的亲族”，指原始人几乎都把某种与本族生产或生活关系特别密切的动植物，当作本氏族祖先的神灵进行崇拜，并以它作为本族的标帜。这种原始的宗教萌芽形式，叫做图腾崇拜。

⑥ 葛通古斯，也译作季廷史，今通译吉丁斯（Giddings，一八五五——一九三一），美国社会学家，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一八九六年发表《社会学原理》一书，认为“同类意识”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基础；有了它，人类才会乐群，社会才会合作。

⑦ 虚，《说文》徐铉注：“今俗别作墟。”

⑧ 亚拉伯，今通译阿拉伯。

⑨ 加伦民族，缅甸卡伦族，居住在今缅甸东南部和伊洛瓦底江三角洲。

⑩ 达科佗，“Dakota”的音译，北美印第安人部族之一，居住在密苏里河流域和大草原地区。

⑪ 鼱鼩，或作鼩鼱，形体似鼠的食虫类哺乳动物，栖息田野地下，俗称地鼠。

⑫ 鼬鼠，黄鼠狼。

⑬ 轻趫，轻勇蹻捷，也释为善于攀缘。

⑭ 马廓落民族，未详，疑为 Maghreb 的音译。包括今非洲西北部的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三国。

⑮ 师子，即狮子。

⑯ 仍世，八代，这里指传世久远。

⑰ 排鸠亚尼，英语译音为 Bechuanas，也译作贝库阿拉，居住在非洲赞比西河沿岸地方。

⑱ 巴加多拉，英语译音为 Bakatla，意为“猿之人们”。

⑲ 排鸠衣尼，英语译音为 Bakuona，意为“鳄之人们”。

⑳ 巴多拉西，英语译音为 Batlapi，意为“鱼之人们”。崇拜这三个图腾的部族，都属排鸠亚尼族，见摩尔根《古代社会》第二编第十五

章引列文斯敦《南非游记》。

㉑ 因忒安种，今通译印第安人，美洲最古老的居民，分布遍及南、北美洲。

㉒ 马爵，驼鸟的旧意译，因其形如鸟雀，体大如马，故称。

㉓ 鸠亚尼廓，Guanaco 的音译，今通译羊驼，为南美洲温带地区的特有四足兽，又称原驼或美洲驼。

㉔ 科伦克多民族，今通译特林吉特(Thlinkeéts)部族，居住在北美西北海岸。

㉕ 亚尔加，英语 Auk 的音译，即海雀，在美洲沿海分布甚广。

㉖ 亚拉画科民族，今译阿拉乌康族人(Araucanian)，南美洲印第安人的一个族，原居于智利全境，现被排挤到智利南部。

㉗ 淡巴菰，Tobacoo 的音译，即烟草，原产于南北洲，为印第安人最早吸食。

㉘ 剖哀柏落，西班牙语 Pueblo 的音译，印第安人中的一个部族，居住在北美洲西南部。

㉙ 自以为狼、鹿，《元朝秘史》记述蒙古传说，蒙族始祖是天生的一个苍色的狼与一个惨白色的鹿交配而生。

㉚ 朱果，红果。自以为朱果，《满洲源流考 · 部族》："按满洲本部族名。恭考《发祥世纪》：长白山之东布库哩山，其下有池曰布勒瑚哩。相传三天女浴于池，有神鹊衔朱果置季女衣。季女含口中，忽已入腹，遂有身，寻产一男。及长，天女告以故，因赐姓觉罗，名之曰布库哩雍顺，与之小舠，顺流至长白山东南鄂漠之地。有三姓争雄长，见布库哩雍顺自称天女新生，以为天生圣人，逆推为主。"

㉛ 契，相传是商朝始祖，因助禹治水有功，被禹封于商，赐姓子氏。玄鳦，燕子。《诗经 · 商颂 · 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史记 · 殷本纪》："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

㉜ 薏苡，一年生禾本科植物，果仁灰白色，椭圆形，可食及入药，俗称薏仁米。《史记 · 五帝本纪》司马贞索隐引《礼纬》："禹母修已吞薏

苡而生禹，因姓姒氏。”

㉝ 草昧，草创蒙昧，形容未开化状态。

夏后[①]兴，母系始绝，往往以官、字、谥、邑为氏[②]，而因生赐姓[③]者寡。自是女子称姓，男子称氏[④]，氏复远迹其姓，以别婚姻[⑤]。故有《帝系》[⑥]、《世本》[⑦]，掌之史官[⑧]，所以辨章氏族，旁罗爵里[⑨]，且使椎髻鸟言之族[⑩]，无敢干纪[⑪]，以乱大从[⑫]。及汉、魏世守其牒[⑬]，则时以门资勋伐[⑭]援傅。要其大体，未尝凌杂也。拓拔氏始变戎姓[⑮]，以从汉氏。唐世诸归化人，或锡之皇族[⑯]，以为殊宠。明太祖兴，令北虏割裂姓氏[⑰]，与汉合符，则统系樊然棼乱[⑱]矣。

① 夏后，夏朝的国号。

② 往往以官、字、谥、邑为氏，详下“尚考方夏种族所出”一节正文及注。

③ 因生赐姓，《左传》隐公八年：“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

④ 女子称姓，男子称氏，《通志·总序》：“生民之本，在于姓氏；帝王之制，在于区分。男子称氏，所以别贵贱；女子称姓，所以别婚姻，不相紊滥。秦并六国，姓氏混而为一。”

⑤ 氏复远迹其姓，以别婚姻，见《礼记·大传》：“系之以姓而弗别，缀之以食而弗殊，虽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指周朝实行同姓不通婚的制度，所以各个氏族都要追溯祖先的姓。按以氏姓区别男女，同姓不婚等制度，清朝以来学者多认为是周朝实行的(参见王国维《殷周制度论》)，与章太炎以为始于夏朝的说法不同。

⑥ 《帝系》，《大戴礼记》的一篇，记述传说的五帝祖孙传代的谱系。

⑦ 《世本》，我国现存的最早的谱系学著作。搜录了从黄帝到春秋间帝王、诸侯及卿大夫的谱系、谥号、姓氏、都邑、制作等。西汉刘向说是“古史官明于古史者所记”，唐刘知几以为是“楚汉之际有好事者”所录，章太炎以为是左丘明之学。《汉书·艺文志》记有十五篇，原书已佚，清朝学者有辑本多种。

⑧ 掌之史官，《周礼》春官小史"掌奠系世，辨昭穆"。章太炎以为即是掌管帝王贵族谱系档案的史官。

⑨ 爵里，爵位和籍贯。

⑩ 髤，《说文》徐锴注："即假髻也。"椎髤，又作魋结，将头发束成一撮，结成椎状，古代男子，中原戴冠，北方披发，南方椎髻。鸟言，古代中原地区称南方语言为鸟语。椎髤鸟言，如"披发左衽"一样，都是对戎狄蛮夷等少数民族的贬称。

⑪ 干纪，触犯法纪，指宗法的家族系统。

⑫ 从，同"宗"。大从，大的同宗，指所谓炎黄之胄的汉族。

⑬ 牒，简札，引申为记录的通称，这里指谱牒。

⑭ 伐，通"阀"，积功。门资勋伐，门第、资历与功劳。

⑮ 始变戎姓，拓跋氏本是鲜卑贵族，北魏孝文帝下令将鲜卑等族胡姓一律改为汉姓，拓跋氏也改姓为元。见《序种姓下》正文。

⑯ 锡之皇族，指唐初曾赐给一些少数民族的贵族姓李。见《序种姓下》正文。

⑰ 割裂姓氏，指明太祖下令禁止一切"胡姓"，凡胡汉复姓或三字姓的，均需改为传统的汉族单姓。见《序种姓下》正文。

⑱ 樊然棼乱，杂错纷乱，语出《庄子·齐物论》。

懿①！亦建国大陆之上，广员②万里，黔首浩穰③，其始故不一族。太皞以降，力政经营，并包殊族，使种姓和齐，以遵率王道者，数矣。文字、政教既一，其始异者，其终且醇化④。是故淳维⑤、姜戎⑥，出夏后、四岳⑦也，窜而为异，即亦因而异之⑧。冉駹朝蜀⑨，瓯越朝会稽⑩，驯而为同，同则亦同也⑪。然则自有书契，以《世本》、《尧典》为断⑫，庶方驳姓，悉为一宗，所谓历史民族然矣。自尔有归化者，因其类例，并包兼容。魏、周、金、元之民，扶服厥角⑬，以奔明氏，明氏视以携养孽子⑭，宜不于中夏有点⑮。若其乘时僭盗，比于归化，类例固殊焉，有典⑯常不赦。善

夫，王夫之曰⑰："圣人先号万姓⑱，而示以独贵。保其所贵，匡其终乱，施于孙子，须⑲于后圣：可禅、可继、可革，而不可使异类间之。"不其然乎！

① 懿，通"噫"。

② 广员，幅员。

③ 浩穰，《汉书·张敞传》："京师长安中浩穰。"颜师古注："穰，盛也，言人众之多也。"

④ 醇化，《周易·系辞》："万物化醇。"孔颖达疏："万物变化而精醇也。"

⑤ 淳维，匈奴族的始祖，相传为夏后氏的后代，见《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注。

⑥ 姜戎，古代戎族的一支，初居瓜州（今甘肃敦煌，一说在今陕西陇县一带），春秋时被秦人驱逐，东迁至晋国南境。

⑦ 四岳，相传为尧时四方诸侯之长。见《尚书·尧典》郑玄注。《左传》襄公十四年："执戎子驹支，范宣子亲数之朝，曰：'来，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离于瓜州，……。"对曰：'……惠公蠲其大德，谓我诸戎是四岳之裔胄也，毋是翦弃，赐我南鄙之田'。"此谓姜戎出自四岳，本此。

⑧ 窜而为异二语，谓放逐而成为异族，我也就以异族看待他们。

⑨ 冉駹，古地区名，即今四川茂县一带。为羌、氐等少数民族部落杂处的地区，汉武帝时在此设置郡县，后并于蜀郡。朝蜀，会于蜀，《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因朝冉从駹，定筰存邛，……东乡将报，至于蜀都。"

⑩ 瓯越，古代南蛮的一族，见《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注。朝会稽，汉初瓯越分为东瓯、闽越两支，因其互相攻击，闽越又多次叛乱，因而在汉武帝时其首领相继被取消诸侯王封号，其部落也陆续被迁徙到江淮之间，封地被并于会稽郡，见《史记·东越列传》。

⑪ 驯而为同二语，谓顺从了就成为同族，既然成为同族，我也就不再视为异族。

⑫ 以《世本》、《尧典》为断，《今文尚书·尧典》谓尧时舜执政，处理四凶，“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章太炎以为四方边境的少数民族，就是他们的苗裔，因而区别历史民族，要用二书记录为分期标准。

⑬ 扶服，即匍匐。厥角，顿首。

⑭ 携养孽子，领养的庶子。

⑮ 点，污、辱。

⑯ 有典，法制。

⑰ 王夫之曰，引自《黄书·原极篇》。

⑱ 号，《周礼》春官大祝郑玄注："号谓尊其名更为美称焉。"先号万姓，意为首先称美于天下百姓。

⑲ 须，要，指相约。

方今欧美诸国，或主① 国民，或主族民。国民者凑政府②，族民者凑种姓。其言族民，亦多本历史，起自挽近者。中国故重家族，常自尊贤。自《世本》以后，晋有贾弼③《姓氏簿状》，梁有王僧孺④《百家谱》，在唐《元和姓纂》⑤，宋而《姓氏书辨证》⑥，皆整具有期验⑦。唯《广韵》⑧犹箸录汉虏诸姓，其重种族如是。元泰定刻《广韵》，始一切刊去之，亦足以见九能之士⑨，不贵其种而甘为降虏者，众也。顾炎武遭东胡⑩乱华，独发愤，欲综理前典，为《姓氏书》⑪，未就。其目曰：姓本第一，封国第二，氏别第三，秦汉以来姓氏合并第四，代北⑫姓第五，辽、金、元姓第六，杂改姓第七，无征第八。其条贯度齐至明。乌呼！正大夫君子⑬、邦人诸友之知方而治国闻者，户言师顾君，顾弗师其综理姓氏。余于顾君，未能执鞭也，亦欲因其凡目，第次种别。体大，宜专为一书，今以粗觕，就建姓本氏及蕃族乱氏者，为《序种姓篇》，以俟后王之五史⑭。

① 主，尚，崇尚。

② 凑政府，以政府为中心。

③ 贾弼，晋朝人，曾任散骑常侍等职，所著《姓氏簿状》，共七百十二篇，已佚。

④ 王僧孺，南朝梁人，曾任尚书左丞、御史中丞等职，所著《百家谱》，已佚。

⑤ 《元和姓纂》，唐朝林宝撰，书前列皇族李氏，然后依《唐韵》二百零六部排比诸姓，分述受氏源流及各家谱系。原书已佚，今本为清四库馆臣由《永乐大典》所辑出。

⑥ 《姓氏书辨证》，即《古今姓氏书辨证》，宋邓名世撰，体例同《元和姓纂》，而考订较清楚。原书久佚，今本为清四库馆臣由《永乐大典》所辑出。

⑦ 整具，完备。

⑧ 《广韵》，宋初出现的语音字典，大中祥符年间陈彭年等重修，共收字二万六千多个，分成二百零六个韵部，在有关姓氏的字下均有详细注释，保存了不少已失传的古代谱系史料。

⑨ 九能之士，《诗·鄘风·定之方中》毛传："建邦能命龟，田能施命，作器能铭，使能造命，升高能赋，师旅能誓，山川能说，丧纪能诔，祭祀能语，君子能此九者，可谓有德音，可以为大夫。"

⑩ 东胡，古代肃慎族的后裔，汉初为匈奴所灭，后又发展成乌桓、鲜卑二族，是满族的远祖。

⑪ 《姓氏书》，顾炎武拟著的谱系书。《日知录·姓氏书》："愚尝欲以经传诸书次之，首列黄帝之子得姓者十二人，次则三代以上之得国受氏，而后人因以为姓者；次则战国以下之见于传记，而今人通谓之姓者；次则三国、南北朝以下之见于史者；又次则代北复姓，辽、金、元姓之见于史者；而无所考者别为一帙。此则若网之在纲，有条而不紊，……岂非反本类族之一大事哉。"

⑫ 代北，指北魏。

⑬ 大夫，对有学问者的尊称。正大夫君子，前辈君子。

⑭ 五史，《周礼》春官的属官：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分别掌管

国家档案、起草文书等事宜。这里泛指史官。

宗国加尔特亚者，盖古所谓葛天①，(《吕氏春秋·古乐篇》："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②。"《古今人表》③，太皞氏后十九代④，其一曰葛天氏。《御览》七十八引《遁甲开山图》⑤，女娲氏没后有十五代⑥，皆袭庖牺之号，其一曰葛天氏。案：自大皞以下诸氏，皆加尔特亚君长东来者，而一代独其得名，上古称号不齐之故。其实葛天为国名，历代所公。加尔特亚者，尔、亚皆余音，中国语简去之，遂曰加特，亦曰葛天。)地直小亚细亚南。其人种初为叶开特亚⑦；后与西米特科⑧种合，生加尔特亚人。其《旧纪》⑨曰：先鸿水⑩有十王，凡四十三万二千年；鸿水后八十六王，凡三万三千九十一年；其次有米特亚僭主，八王，二百二十四年；其次十一王；其次为加尔特亚朝，四十九王，四百五十八年；其次为亚拉伯朝，九王，二百四十五年；其次四十五王，五百二十六年。(其书为巴比伦人披落沙所纪。披落沙，共和纪元五百八十年⑪人。)然始统一加尔特亚者为萨尔宫一世⑫，当共和纪年以前二千九百六十年，(共和纪元与欧洲耶苏纪元相差八百四十一筭⑬。)其后至亚拉伯朝⑭，以巴比伦为京师，当共和纪年前七百四年。其后二百五十年，为小亚细亚⑮灭之。

① 葛天，葛天氏，我国古代传说的上古帝王。

② 投足以歌八阕，高诱注："投足：犹蹀足；阕、终。"乐曲曲调终结为阕。此谓顿脚而唱，这种歌舞曲共有八篇。

③ 《古今人表》，即《汉书·古今人表》。

④ 十九代，《古今人表》的"圣人"、"仁人"二类，在太皞之后，列有女娲氏、共工氏、容成氏、大廷氏、柏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连氏、赫胥氏、尊卢氏、沌浑氏、昊英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阴康氏、亡怀氏、东扈氏、帝鸿氏等十九代。

⑤ 《遁甲开山图》，纬书，早佚，清代有王谟、刘学宠、黄奭等多种

辑本。

⑥ 十五代,《太平御览》卷七八"女娲氏"条引《遁甲开山图》:"女娲氏没,大庭氏王有天下,五凤异色。次有柏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连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混沌氏、昊英氏、有巢氏、葛天氏、阴康氏、朱襄氏、无怀氏,凡十五代,皆袭庖牺之号。自无怀氏已上,经史不载,莫知都之所在。"

⑦ 叶开特亚,Accadians 的音译,今通译阿卡德人,原属游牧的闪米特人部落,公元前三十世纪初,移居到巴比伦尼亚,长脸钩鼻,多须发,和现今的阿拉伯人相似。

⑧ 西米特科,Semitic 的音译,今通译闪米特(或译塞姆),原居于两河流域西部叙利亚草原各部族的通称,阿卡德人即为其中一支。章太炎这里误将两个种族,即闪米特人和苏美尔人搞混淆。苏美尔(Sumer)人,公元前四十世纪已是两河流域南部的主要居民,阿卡德人曾和他们混合。

⑨ 《旧纪》,即公元前二八〇年左右卡尔基亚僧侣披落沙(Berossos,今或译贝罗苏斯)用希腊文写的《巴比伦史》,共三卷,第一卷叙述巴比伦的神话,第二、三卷叙述从洪水时期到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去世的巴比伦历史,全书已佚,只有片断保存下来。

⑩ 鸿水,即洪水。指巴比伦古代传说,两河流域在远古时有过一次洪水时期,后来的人类为洪水过后的幸存者。巴比伦的传说历史,就是以洪水时期开始。

⑪ 共和纪元,指公元前八四一年。见本书前录《客帝匡谬》注。共和纪元五百八十年,当指公元前二六一年。

⑫ 萨尔宫一世(Sargon I,约前二三六九——前二三一四年),古代西亚阿卡德王国的创立者,首次完成巴比伦尼亚南北统一。时间应是共和纪元前五〇〇年前后,文中说"共和纪元前二千九百六十年"(当前三七〇一年),误。

⑬ 筭,古时计算历数的竹筹,这里指年。

⑭ 亚拉伯朝,当指公元前十六世纪末加喜特人(Kassites)所建立的巴比伦第三王朝,但据近人研究,加喜特的统治者属雅利安人,

并不是闪族血统的阿拉伯人先世。

⑯ 小亚细亚，当指中期亚述，公元前十三世纪末年曾攻陷巴比伦，灭加喜特王朝。亚述一名亚细里亚(Assyria)，与亚细亚译音相近，在中期亚述时期并曾统治小亚细亚。

萨尔宫者，神农①也，(或称萨尔宫为神农，古对音②正合。)促其音③曰石耳。(《御览》七十八引《春秋命历序》④曰：有神人名石耳，号皇神农。)先萨尔宫有福巴夫⑤者，伏戏⑥也；后萨尔宫有尼科黄特⑦者，黄帝⑧也。其教授文字称苍格⑨者，苍颉⑩也。其他部落，或王于循米尔，故曰循蜚；或王于因梯尔基，故曰因提；或王于丹通，故曰禅通⑪。东来也，横度昆仑。昆仑者，译言华(俗字花)土也，故建国曰华。昆仑直葱米尔高原，葱米尔者，波斯语，译言屋极也。故曰："天皇被迹于柱州之昆仑。"(《遁甲开山图》语。极与柱，皆状其山之高。)其旁行者自卫藏。卫藏昔言图伯特⑫，故曰："人皇，出刑马山提地之国⑬。"(《遁甲开山图》语。提地与图伯特一音之转。《华阳国志》谓巴、蜀本人皇苗裔，是人皇由卫藏入蜀也。二事皆元和汪荣宝⑭说，义证塙凿。特未知天皇、人皇，其时代于太皞前后何如？纬书或以伏戏、女娲、神农为三皇，如《保乾图》⑮言：天皇"斟元陈枢以立《易》威⑯。"则天皇即太皞。如《命历序》⑰，人皇九头纪⑱以后有五龙纪，始渐及伏戏。则天皇非其人矣。古事芒昧，难尽明也。)君长四州⑲，故有四岳。长民十二，故有十二牧⑳。民曰黑头㉑，故称黔首。文字如楔，故作八卦㉒。陶土为文，故植碑表㉓。尊祀木星，故占得岁㉔。异名纪月，(如《释天》㉕"正月为陬"以下十二名㉖，巴比伦亦有之。)故贞孟陬㉗。故曰，中国种姓之出加尔特亚者，此其征也。

① 神农也，拉库伯里宣传，中国古代关于神农的传说，与古巴比伦关

于萨尔宫的传说相似，因而神农实为萨尔宫的音变，表示自西方迁来的华夏族对萨尔宫的一种传奇性纪念。见白河次郎《支那文明史》引拉库伯里说。

② 对音，音韵学术语，指古音中阴声、入声、阳声之间可以互相对转。按，萨尔贡一字，阿卡德语为 sharruken(沙鲁金)，意思是"真正的王"，同中国的神农氏，音既不对，意也不同。以下多类此，不再一一分辨。

③ 促其音，谓"萨尔宫"一音急促读来。

④ 《春秋命历序》，纬书，曹魏宋均注，已佚，明代孙瑴和清代乔松年、马国翰、黄奭、王仁俊等分别有辑本。

⑤ 福巴夫，拉库伯里所引原文为 Urban Vrbagash Hot—Bok—ket，当为古巴比伦乌尔王朝某国王之名，见蒋智由《中国人种考》引拉库伯里说。白河次郎《支那文明史》也引拉库伯里说，谓伏羲是火巴吉的传奇纪念。

⑥ 伏戏，即伏羲氏。

⑦ 尼科黄特，Nakhunte 的音译，即底格里斯河以东埃兰族部落联盟酋长库杜尔·尼科黄特(Kudur Nakhunte)。

⑧ 黄帝也，蒋智由《中国人种考》节述拉库伯里《中国太古文明西来说》论点如下："奈亨台 Nakhunte 者，即近世 Nai Hwangti 与爱雷米特 Elamite 历史所称之 Kudur Nakhuunte 相同。于底格里士河边有战功，当纪元前二千二百八十二年(原注：或谓当纪元前二十四世纪至二十七世纪)，率巴克 Bak 民族东徙。从土耳其斯坦，经喀什噶尔 Kashgar(原注：即疏勒)，沿塔里木河 Tarym，达于昆仑脉之东方。……此东徙之酋长，以中国古史证之，即黄帝也。"

⑨ 苍格，或译当颉、但克(Dun kit)，卡耳基亚人。

⑩ 苍颉，传说中黄帝的史官，古代文字鸟篆体的创造者。同上，蒋智由引拉库伯里说："但克 Dun kit 者，……迦勒底语为 Dungi，亚尔多 chaldea 人，曾传其制文字，象鸟兽爪之形，是即中国所谓苍颉也。"

⑪ 循米尔、因梯尔基、丹通，分别为 Sumir、Dinfirki、Tamdin 的音译，巴比伦神话中计算年代的“十纪”的部分名称。循蜚、因提、禅通，见《春秋命历序》。该书把古史分为九头纪、五龙纪、摄提纪、合雒纪、连通纪、叙命纪、循蜚纪、因提纪、禅通纪、疏仡纪等十纪。拉库伯里声称中国传说的十纪计算法与古巴比伦十纪的文字语言及计算方法相同。

⑫ 图伯特，即西藏，因清朝康熙曾封藏王第巴桑结为图伯特王而得名。拉库伯里说：尼科黄特率族东迁，其中“又有未达东方者，与北西藏之民族。结合而为一部族。”

⑬ 刑马山提地之国，据《遁甲开山图》原文作：“人皇生于刑马山提地之国。”

⑭ 汪荣宝(一八七八——一九三三年)，字衮父，江苏元和(今吴县)人，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任京师大学堂教习，民政部参议等，辛亥后历任驻比利时、瑞士、日本等国公使。曾向章太炎问学，著有《法言义疏》、《清史讲义》等。

⑮ 《保乾图》，即《春秋保乾图》，纬书，已佚，明、清间有多种辑本。

⑯ 枢，原刊误作极，据《后汉书》引文改。枢即枢机。《后汉书·李固传》李贤注引宋衷曰：“威，则也，法也。天皇斟酌元气，陈列枢机，受行次之当得也。”相传八卦为伏羲氏所创，故下文说他与天皇氏为同一人。

⑰ 《命历序》，即《春秋命历序》。

⑱ 九头纪，九人治世的纪录。这样人皇氏至伏羲氏间隔十四代，故下文说二者又不是同一人。

⑲ 君长四州，古巴比伦君主常自称“四方之王”。白河次郎《支那文明史》引述拉库伯里说：“四岳，四山酋长之尊称，尧舜时代有之，后不见此官名，确生于加尔齐亚之君主，为‘四个州国王’有名尊称之纪念。”

⑳ 十二牧，相传尧、舜时分中夏为十二州，长官称牧。同上白河次郎引拉库伯里说：“十二牧，(加尔齐亚)统率氏人之十二人‘牧者’(Postor)之尊称。”

㉑ 黑头，古巴比伦对平民的称呼。同上白河次郎引拉库伯里说："对于民人用'黔首'之名称，与巴比伦共用。"

㉒ 故作八卦，拉库伯里以为，传说为伏羲氏所创的八卦，就是古巴比伦的楔形文字的变形，而《周易》则是一部古代字典，解释卦的形体，笺注楔形意义。他并以《离卦》的卦爻辞为例，一一同巴比伦古今字形义附会，还画图作证。前引白河次郎、蒋智由二书均曾照录，可参看。

㉓ 故植碑表，拉库伯里谓，中国古代习惯于在碑表上刻蝌蚪文，也是模仿古巴比伦的泥版文书，见前引白河次郎书。

㉔ 得岁，得到收获。中国古代称年为岁，因古代农历，以木星纪年；木星绕日公转周期近十二年，称一纪，每年依次运行于黄道十二宫的一宫，称一岁；古代天文学就根据木星运行的变化，来预测年成好坏。拉库伯里认为，中国天文学的木星为岁星，也是受古巴比伦祭司们"尊祀木星"的影响。见前引白河次郎书。

㉕ 《释天》，《尔雅》篇名。

㉖ 十二名，《尔雅·释天》："正月为陬，二月为如，三月为寎，四月为余，五月为皋，六月为且，七月为相，八月为壮，九月为玄，十月为阳，十一月为辜，十二月为涂。"拉库伯里认为，不同月份各有专名，本是古巴比伦的习俗。见前引白河次郎书。

㉗ 贞，正。孟，始。贞孟陬，屈原《离骚》："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意为我是当太岁在寅（即摄提格）、正月始春（即贞于孟陬）、庚寅之日出生的。

上古亚衣伦图①，有亚柏勒罕法典②。其言部酋之富，亡于土地，视牛羊繁殖耳。凡他部罪人，因事脱窜，或以同部争战，人人离散，将入竟，牝牛贵人③登高陵而集合之，编其牧竖为一队，介④以征伐，略夺他部畜产。被掠夺者又贷之牝牛贵人，贵人则定其赁借贡纳⑤。希腊初世及加尔特亚、罗马、沙逊⑥、佛朗哥⑦、斯拉夫人⑧，皆然。加尔特亚鸿水前第一皇⑨，以牝牛

兽带为统治符号，斯其所谓牝牛贵人者哉。上世畜牧善豢者强。《易》曰："离，丽也。""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10] 其卦言："畜牝牛，吉。"[11] 此谓牝牛贵人集合逋逃以编军队者。(《周易》错综前史而书其成事，若帝乙归妹[12]、高宗伐鬼方[13]等语，皆非臆造。牝牛事特稍隐耳。)唐、虞州伯称牧，牧亦视牛。及夫赁借贡纳，悉自贵人定之，则井田食邑[14] 自此始矣。

① 亚衣伦图，即爱尔兰，由日本外来语"アイルランド"转译。

② 柏勒罕，或译布雷亨，古代爱尔兰习惯法的保管者和解释者。古代爱尔兰人民族关系瓦解初期，土地仍保持民族公有，而牲畜则成为私有财产，农民主要使用氏族或部落首领与其他氏族贵族的牲畜耕种土地，因而牲畜多少便成了财富和剥削权力大小的标志。《柏勒罕法典》(布雷亨法则)就集中反映了这种剥削关系。

③ 牝牛贵人，拥有母牛的贵族。

④ 介，助，谓自己在中间助成其事。

⑤ 赁借贡纳，指租赁牲畜的食物或徭役租的数额。

⑥ 沙逊，今通译萨克森人或撒克逊人(Saxons)，古代日耳曼人的一支，北欧诸国和英国各民族的主要祖先。

⑦ 佛朗哥，今通译法兰克(Franks)，古代日耳曼人的一支，法兰西等西欧民族的主要祖先。

⑧ 斯拉夫人(Slars)，东欧一些民族的主要祖先。

⑨ 鸿水前第一皇，指巴比伦传说中洪水前第一个国王阿卢里阿。

⑩ "离，丽也"四语，见《周易・离卦》彖辞。丽，附着。重明，离卦图形为离(☲)下、离上，上下二卦阴爻均夹在阳爻中间，即所谓上下俱离、《周易》学者释作以柔附着中正，表明附着得宜，因称"丽乎正"。见《周易》孔颖达疏。

⑪ 畜牝牛，吉，见《周易・离卦》卦辞，王弼谓离卦以柔为正，母牛外强内顺，故用畜牝牛来指示得此卦者，不可以畜刚猛之物。章太炎将牝牛解释为牝牛贵人，与离卦经传原意均不符。

⑫ 帝乙，殷朝君主，殷纣王之父。帝乙归妹，见《周易・泰卦》、《周

易·归妹》，记录帝乙嫁妹周文王而后又离婚的过程中向鬼神问吉凶的占卜辞。

⑬ 高宗伐鬼方，见《周易·既济》。李鼎祚《周易集解》引虞翻说："高宗，殷王武丁；鬼方，国名。"王国维《鬼方昆夷猃狁考》谓鬼方国在西北，即后世的匈奴族。

⑭ 井田，《孟子·滕文公》："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食邑，即采邑。

文明之民，战胜之国，大氐起自海滨，为其交通易也。独中夏王迹①，基陇坻、华山间②，非自殊方③东度亡繇。《五帝本纪》曰："嫘祖④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一曰玄嚣，是为青阳⑤，青阳降⑥居江水；次曰昌意，降居若水。(《索隐》曰："江水、若水皆在蜀，《水经》⑦曰：水出旄牛徼外⑧，东南至故关，为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仆，生高阳。"⑨高阳是为帝颛顼。帝喾高辛者，"父曰蟜极，蟜极父曰玄嚣。"若然，黄帝葬于桥山⑩，地在秦、陇，而顼、喾皆自蜀土入帝中国。其后喾子放勋⑪，以唐侯升帝位，稍东⑫。及舜之生，《世本》言在西城⑬，所谓妫虚⑭。(或作西域，大误。)西城于汉隶汉中。而《公孙尼子》⑮曰："舜牧羊于潢阳"(《御览》八百三十三引)。潢阳者，汉阳之访。(汉阳，凡汉水之阳皆得称之。此所指自在汉中，非《左氏传》"汉阳诸姬"⑯及今汉阳地也。)《六国表》⑰曰："禹兴西羌⑱，汤起于亳(《集解》：徐广曰：京兆杜县⑲有亳亭。)周以丰、镐⑳伐殷。"《蜀王本纪》㉑言："禹汶山郡广柔县㉒人，生于石纽㉓。"然则舜、禹皆兴蜀、汉，与顼、喾同地，即上世封略，舒于西方，蹙于东南，审矣。《传》㉔称大皞都陈㉕，神农、少皞都曲阜㉖，颛顼都卫㉗，舜虞邑实河东地㉘，禹父曰崇伯鲧㉙，后为夏室，在阳城中岳下㉚。是五都皆偏东。亦其征伐所至，则留戍之，而帝者因以为宅。若周

作雒邑[31]以为天下大凑[32]，非其本都。察其本都，奥区阻深[33]，以丽王公，西方之人欤[34]？

① 王迹，王业。

② 陇坻，也称陇坂，陇首，六盘山南段陇山的别称，延伸于陕、甘边境，为渭河平原与陇西平原的分界。陇坻，华山间，指关中平原。

③ 殊方，异域。

④ 嫘祖，相传为西陵氏，为古代蚕桑事业之祖。

⑤ 青阳，司马贞索隐引《帝王世纪》，谓青阳是黄帝次妃女节（方雷氏女）所生。

⑥ 降，指帝子下封为诸侯。

⑦ 《水经》，我国第一部记述河道水系的专著，成书约在三国时。

⑧ 旄牛，古县名，西汉武帝时置，以地接羌族旄牛部得名，治所在今四川源南大渡南岸。徼外，界外。

⑨ 生高阳，以上引自《史记·五帝本纪》，字句略有改动。

⑩ 桥山，一称黄陵，在陕西黄陵县城北，相传为黄帝的衣冠塚。

⑪ 放勋，相传为尧之名。

⑫ 以唐侯升帝位，《史记·五帝本纪》张守节正义引《帝王世纪》：帝挚“封异母弟放勋为唐侯。挚在位九年，政微弱，而唐侯德盛，诸侯归之，挚服其义，乃率群臣造唐而致禅。”唐，在今河北唐山市，故这里说“稍东”。

⑬ 西城，古县名，汉置，治所在今陕西安康西北。

⑭ 妫虚，《世本·居篇》：在西城县西北，舜之居。按，舜之生地，传说尚有二处：虞城，即今山西虞乡；上虞，今浙江余姚西。另，尚有传说谓舜是东夷之人。均见《史记·五帝本纪》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

⑮ 公孙尼子，孔丘的再传弟子，《汉书·艺文志》著录《公孙尼子》二十八篇，列儒家，原书早佚。

⑯ 汉阳诸姬，指春秋时汉水以北姬姓诸侯国。《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汉阳诸姬，楚实尽之。”杜预注：“水北曰阳，姬姓之国在汉北者，

楚尽灭之。"

⑰ 《六国表》，即《史记·六国年表》。引文与原文略有出入。

⑱ 禹兴西羌，《六国年表》序裴骃集解引皇甫谧说："孟子称禹生石纽，西夷人也。"张守节正义："禹生于茂州汶川县，本冉駹国，皆西羌。"

⑲ 京兆杜县，汉县名，治所在今西安市东南。按，汤迁居亳，为今河南商丘(南亳)，一说为河南偃师(西亳)，徐广说误。

⑳ 丰、镐，在今陕西长安县西北沣水两岸，西周国都。

㉑ 《蜀王本纪》，西汉扬雄撰，已佚，引文见《史记·夏本纪》张守节正义。

㉒ 广柔县，汉县，隋改汶川县，在今四川汶川县西北。

㉓ 石纽，山名，在汶川县西。《史记·夏本纪》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茂州汶川县石纽山，在县西七十三里。《华阳国志》云'今夷人共营其地，方百里不敢居牧，'至今犹不敢放六畜。"

㉔ 传，指《左传》。下述五都，均见《太平御览》卷一五五引《帝王世纪》；皇甫谧原注，都引《春秋传》(即《左传》)为证。

㉕ 陈，今河南陈州。同上引《帝王世纪》："宓羲为天子，都陈，……故《春秋传》曰：'陈，太昊之墟也。'"

㉖ 曲阜，今山东曲阜。同上引《帝王世纪》："神农氏亦都陈，又营曲阜，故《春秋传》称：'鲁，大庭氏之库。'""少昊氏自穷桑登位，……登帝位在鲁北，后徙曲阜……周以封伯禽，故《春秋传》曰：'命伯禽而封少昊之墟'。"

㉗ 卫，西周春秋时的卫国，都邑在今河南商丘；一说指卫丘，今河南濮阳。同上引《帝王世纪》："颛顼氏自穷桑徙商丘，于周为卫。……故《春秋传》曰，'卫，颛顼之墟也，谓之帝丘，今东郡濮阳是也。"

㉘ 河东，黄河之东，指今山西安邑一带。同上引《帝王世纪》："帝舜其所营都，或言蒲阪，即河东县。"按此条原书未引《春秋传》；《初学记》卷二四引《帝王世纪》同。

㉙ 崇，今河南嵩县。同上引《帝王世纪》："夏鲧封崇伯，故《春秋传》曰，谓之有崇伯鲧，国在秦晋之间。"

㉚ 阳城，古阳城邑，在河南登封县东南三十五里。中岳，即嵩山。《初学记》卷二四引《帝王世纪》："禹本封于夏，为夏伯，及舜禅，都平阳，或在安邑。"原注："一曰，夏禹在阳城，盖避舜之商均，非都也。……少康中兴，而复还旧都，故《春秋传》曰：'夏禹之迹，不失旧物。'"按此条原意说禹都平阳或安邑，阳城非正式都城；章太炎释旧都为鲧的封邑，同原意不符。

㉛ 雒，即洛。洛邑，西周初周公所营建的东都，后为东周都城，故址在今河南洛阳市洛水北岸，瀍水东、西两侧。

㉜ 天下大凑，四方诸侯会集之处。《逸周书·作雒解》：周公"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郛方七百里，南系于洛水，北因于郏山，以为天下之大凑。"

㉝ 奥区阻深，深奥险阻的地区，指古代关中地区同东方隔绝，交通极为不便，班固《西都赋》："防御之阻，则天下之奥区焉。"

㉞ 以丽王公二语，谓在西周本都丰、镐土地生活的王公，大约只能是西方来的人吧？

自黄帝入中国，与土箸君长蚩尤①，战于阪泉②，夷其宗。少皞氏③衰，九黎④乱德，颛顼定之⑤。当尧时，三苗不庭⑥，遏绝其世⑦，窜之三危⑧。其遗种尚在，"三苗之国，左洞庭，右彭蠡⑨，不修德义，"外内相间，下挠其民，民无所附，夏禹伐之，三苗以亡⑩。"自是俚、繇诸族⑪，分保荆、粤，至今。

① 蚩尤，传说中居于南方的一个部落首领。《尚书·吕刑》郑玄注谓其为"九黎之君"，《山海经》说他是最早以金铸造兵器的人，《路史》说他在炎帝神农氏之末率众北向逐帝榆罔而自立，也号炎帝。

② 阪泉，今河北涿鹿东南。《史记·五帝本纪》："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太平御览》卷七九引《帝王世纪》：黄帝"讨蚩尤氏，擒之于涿鹿之野，使应龙杀之于凶黎之丘，凡五十五战而天下大服。"

③ 少皞氏，也作少昊氏，传说是继黄帝统治中国的君主，一说即黄帝

之子青阳；一说为青阳之子，名挚，号金天氏；也有说是同黄帝并存的东方部落联盟领袖，同蚩尤部落有联系。这里当指青阳。

④ 九黎，九黎族的九个首领，相传在少昊末年，曾效法蚩尤，发动叛乱。

⑤ 颛顼定之，《国语·楚语下》："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

⑥ 不庭，不朝于王庭。相传三苗为九黎后裔，尧执政时，"三苗复九黎之德，"发动反对尧的战争，见《国语·楚语下》。

⑦ 遏绝其世，见《尚书·吕刑》："遏绝苗民，无世在下。"谓用威力断绝三苗诸侯的世袭地位。

⑧ 窜之三危，见今本《尚书·舜典》，谓舜摄政后将三苗流放到三危。《史记·五帝本纪》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谓三危是山名，在今甘肃敦煌东南。

⑨ 彭蠡，鄱阳湖。《史记·五帝本纪》张守节正义："吴起云：三苗之国，左洞庭而右彭蠡。"当今湖南、江西二省北部。

⑩ 外内相间五语，见《逸周书·史记》，大意说三苗统治者很糟，上面里外互相挑拨，下面扰乱百姓，搞得百姓无所适从，夏禹因而去讨伐他，三苗就被灭亡了。

⑪ 俚，通"黎"。繇，通"傜"。章太炎《论教育的根本要从自国自心发出来》："至于现在的苗人，并不是古来的三苗。现在的黎人，并不是古来的九黎。……近来的苗人、黎人，汉朝称为西南夷。苗字本来写髳字，黎字本来是写俚字，所以从汉朝到唐初，只有髳、俚的名，从无苗、黎的名。后来人强去附会《尚书》，就成苗、黎。"说与本文不同。

自禹灭三苗，而齐州为宁宅①，民无返志，与加尔特亚浸远。察彼土石刻，契者，亚细亚人，卒居商邑②，未闻其归也。至周穆王③，始从河宗柏夭④，礼致河典⑤，以极西土⑥。其《传》言西

膜者⑦，西米特科，旧曰西膜，亚细亚及前、后巴比伦⑧（前巴比伦即加尔特亚）皆其种人。膜稷⑨者，西膜之穀也。膜拜者，西膜之容⑩也。膜昼⑪者，西膜之酋也。其训沙漠及南膜拜⑫，皆非是。又言“至于苦山，西膜之所谓茂苑⑬”。此以箸东西同言。“至于黑水、西膜之所谓鸿鹭⑭。”鸿鹭者，神坛⑮也。加尔特亚人所奉最上神，命曰衣路⑯，其名与希伯来人所奉哀路西摩⑰、亚拉伯人所奉亚拉⑱，声皆展转相似，则鸿鹭其近之矣。又西膜种事亚普路神⑲，义曰上天之子姓⑳，转入希腊，变音曰亚泡路㉑，而为光明洁清之神，声类皆似鸿鹭，大氐其神坛在黑水云。

① 齐州，中州，《尔雅·释地》“齐州”郭璞注：“齐，中也。”邢昺疏：“中州，犹言中国也。”

② 察彼土石刻四语，白河次郎《支那文明史》引拉库伯里《中国太古文明起源西方说》：“商人之血统，自加尔齐亚来者，其祖契为尧之臣，早来支那。”拉库伯里并据《尚书·尧典》，以为舜之司徒的契，是“西方亚细亚民族（即亚述）之后裔”，“以西方亚细亚之形象文字（指楔形文字）为记。”契即因传布楔形文字得名。

③ 周穆王，西周君主，名满，曾西征犬戎，东伐徐戎。传说他曾远游西方。

④ 河宗，《穆天子传》郭璞注：“河（黄河）四渎之宗，主河者因以为氏。”《史记·赵世家》张守节正义：“（河宗）盖在龙门河之上流，岚、胜二州之地也。”据近人研究，有说为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西南的托克托。有疑为甘肃北部边境的居延海。伯夭，《穆天子传》郭璞注：“伯夭，字也。”刘师培《〈穆天子传〉补释》：“鄘柏伯夭，同为河宗氏。伯夭在西，为河宗氏嫡裔，鄘柏另分土为东。”

⑤ 河典，《穆天子传》郭璞注：“典，礼也。”礼致河典，《穆天子传》谓，周穆王西征途中，在河宗陪同下举行祭祀河神的典礼，“天子授河宗璧，河宗伯夭受璧，西向，沉璧于河。”河伯受礼，于是授周穆王以“礼图”，即后世传说的《河图》。

⑥ 以极西土，据《穆天子传》：“柏（伯）夭即致河典，乃乘渠黄之乘，为

天子先(郭璞注:先驱导路也),以极西土(郭璞注:极,竟)。"

⑦ 传,指《穆天子传》,记载周穆王西游传说的古书。西膜,《穆天子传》屡次说及西膜,如"西膜之所谓鸿鹭","西膜之所谓囗","西膜之所谓茂苑","西膜之所谓木禾","西膜之人"等。郭璞注:"西膜,沙漠之乡。"章太炎认为西膜即西米特科(闪米特人)的译音。刘师培《〈穆天子传〉补释》赞成章说,谓:"西膜者,种名也。考之西籍,谓古代亚洲西境,达于中亚以东,为塞米种(按,即闪米特人的别译)所居,西膜即塞米之转音。……非沙漠也。"

⑧ 前、后巴比伦,指古巴比伦王国和新巴比伦王国。古巴比伦王国,约公元前一八九四——前一五九五年,领有两河流流域中、下游地区。新巴比伦王国,约公元前六二六——前五三八年,也叫卡耳基亚。

⑨ 膜稷,《穆天子传》谓周穆王行至焚留之山,当地土民"乃献马三百,牛羊五千,秋麦千车,膜稷三十车。"郭璞注:"稷,粟也。膜,未闻。"这里则认为膜稷就是西米特科的谷物。

⑩ 容,仪容。《穆天子传》说周穆王西游时,赠金宝给沿线部落酋长,他们都"膜拜而受"。这里则认为膜拜就是西米特科特有的礼节。

⑪ 膜昼,《穆天子传》:"囗封膜昼于河水之阳。"郭璞注:"膜昼,人名,疑音莫。"这里则认为膜昼指西膜的首领。

⑫ 南膜拜,"南无阿弥陀佛"的早期译音,《穆天子传》"膜拜"郭璞注:"今之胡人礼佛,举手加头,称南膜拜者,即此类也。"

⑬ 苦山二语,《穆天子传》:"至于苦山,西膜之所谓茂苑,天子于是休猎,于是食苦。"郭璞注:"苦,草名,可食。"这里则认为《穆天子传》说苦山即茂苑,在于表明东西方言语相同。

⑭ 黑水,《穆天子传》:"水亦出昆仑山西北隅而东南流。"近人或释为泽音勒善河,或释为听杂阿布河(提士约夫河)。"至于黑水"二语,见《穆天子传》,郭璞注认为"似言外域人名物与中华不同。"

⑮ 神坛,祭神用的土台。

⑯ 衣路,古代苏美尔人称为"诸神之王"的天神,居住在第二重即最高的一重天上,统治着整个世界。

⑰ 希伯来人，犹太人的古称，公元前十三世纪至公元二世纪聚住在巴基斯坦。哀路西摩，Elohim 的音译，今通译埃洛希姆，古代希伯来人所崇拜的主神。《旧约全书》最古老的部分是公元前九世纪的作品，这一部分作品的编者以埃洛希姆为上帝，这些编者便被称为"埃洛希姆派"。

⑱ 亚拉，Allah 的音译，今通译安拉，阿拉伯人所信奉的造物主，在伊斯兰教的《古兰经》中，被说成"创造天地万物者"，"安拉是万能的"，"除独一的安拉外，别无主宰"。

⑲ 亚普路，Appolon 的音译，今通译阿波伦。

⑳ 上天之子姓，即上帝之子。

㉑ 亚泡路，Apollo 的音译，今译阿波罗，希腊神话中主神宙斯的儿子，主管光明、青春、医药、畜牧等，后演变成太阳神。

当穆王时，盖先共和纪元二百余岁，即加尔特亚既灭于亚细亚矣。然犹览其风土，省其士女。庄周曰①："旧国旧都，望之畅然②。虽丘陵草木之缗③，入之者十九④，犹之畅然。况见见闻闻者也。"其后《邶风》思西方美人⑤，而《小雅》⑥言："彼都⑦人士，台笠缁撮⑧，""彼君子女，卷发如虿⑨。"台笠野服⑩，不可施于都人。缁布冠者，始冠，冠而敝之⑪，后不竟簪⑫。(《正义》⑬亦设此疑，而云："士以上冠而敝之，庶人则虽得服委貌⑭"，"而俭者服缁布。"案：《诗》明言"彼都人士"，何得以为庶人？)且妇人敛发无鬊⑮，即孰睹其卷者⑯？(《正义》谓："长者尽皆敛之，不使有余；而短者若鬊，旁不可敛，则因曲以为饰。"尤迂。)明其非周宗法服，而念在西膜旧民也。

① 庄周曰，引自《庄子·则阳》。

② 畅然，喜悦貌。

③ 缗，合、盛。

④ 入之者十九，俞樾《诸子平议·庄子三》："入者，谓其出于外而可

望见者止十之一耳，而犹觉畅然喜悦，故继之曰况见见闻闻者也。”

⑤ 思西方美人，《诗经·邶风·简兮》：“山有榛，隰有苓。云谁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历代儒者均以为作者是以美人比喻君主，西方美人是指西周盛世诸王。

⑥ 小雅言，引自《诗经·小雅·都人士》。

⑦ 都，王都。

⑧ 台笠，用夫须草和竹箬编成的两种帽子。《诗经》毛传：“台，所以御暑；笠，所以御雨也。”缁，黑布帽。撮，小撮，将头发打成髻。

⑨ 卷发，鬓边短发弯曲上卷作为装饰。虿，蝎子。如虿，比喻卷发好象翘曲的蝎子尾巴。

⑩ 野服，野人之服，指劳动者穿的粗衣。

⑪ 敝之，抛弃。

⑫ 竟箸，一直戴到帽子坏掉。《诗经》孔颖达疏引《礼记·郊特牲》：“太古冠布，齐则留之，冠而敝之可也；”又引《礼记·玉藻》：“始冠缁布冠，自诸侯下达，冠而敝之可也。”都是说，缁布冠仅作为行冠礼时临时装束，礼毕便弃置，并不是作为日常穿戴。

⑬ 《正义》，指唐代孔颖达所撰《毛诗正义》。

⑭ 委貌，玄冠，即冠弁，本为天子田猎之服，去掉帽顶的延板，而放大遮阳的帽簷，但上有簪发的笄，下有束帽的纮，又和武士的皮弁相同，因而后来成为庶人的礼帽，用皮或夫须草织，但穷人则用缁布即黑麻布代替。

⑮ 髢(tì)，假发。敛发无髢，谓将头发统统往头顶上梳，又不装假发为修饰。

⑯ 孰睹其卷者，《小雅·都人士》于“彼君子女，卷发如虿”二句下，接着又说“我不见兮，言从之迈。”意为这种蝎子尾巴似的卷发，我无法看到，假如看到了，我就跟她跑了。章太炎认为这是说周朝妇女没有此类修饰，只是对故乡妇女的怀念，所以注中指责孔颖达的解释很迂腐。

《穆传》又曰:“天子宾于西王母①，乃执白圭玄璧②以见。”案《释地》以西王母为四荒③。西母与西膜同音；王，间音④也。西膜民族，始见犹太《旧约》，本诺亚子名⑤，其后以称种族，遂名其地。穆王见其部人之大酋。大酋者，复以地被号⑥。若《书》有将蒲姑⑦，齐桓之斩孤竹⑧，皆以国名名其君也。古者人君执神权，常自谓摄天帝。是故《西山经》言西王母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头戴胜⑨，宜即加尔特亚所奉尼加尔神⑩，其形半如人半如虎者，非大酋形体然，其所摄之神则然也。《汉·地理志》言:“临羌⑪西北塞外，有西王母石室⑫”，及“弱水昆仑山祠⑬”。此其寝庙适在，而地绝远矣⑭。

① 西王母，我国古代的神话人物。《山海经·西山经》:“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头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即掌管自然灾害的天神。宾于西王母，在西王母处作客。

② 圭，《说文》:“瑞玉也，上圜下方。”玄璧，《说文》:“瑞玉圜也。”《尔雅·释器》:“肉倍好谓之璧。”指玉环的宽度等于内孔直径的一倍，叫做璧。

③ 四荒，四方昏荒之国。《尔雅·释地》:“觚竹、北户、西王母、日下，谓之四荒。”

④ 间音，用以间隔前后二字的字音。

⑤ 诺亚，古犹太传说中洪水期过后的人类第一代祖先。据《旧约·创世纪》，诺亚生有三个儿子，名为闪、含、雅弗，他们的后代“各随他们的支派立国，洪水以后，他们在地上分为邦国。”古代阿卡德人、亚述人都属于闪族游牧部落，在神话传说中，就是闪的后代。

⑥ 以地被号，以地名代表君号。

⑦ 蒲(bō)姑，殷末诸侯国，在今山东博兴东北，周成王时为周公所灭。将蒲姑，出自《尚书·蔡仲之命》，周公准备迁奄国诸侯于蒲姑，命令召公写《将蒲姑》以申述理由。

⑧ 斩，伐。孤竹，殷末诸侯国，在今河北卢龙一带，春秋时为山戎(鲜

卑前身)的同盟者。《国语·齐语》:"齐桓公遂北伐山戎,刜(击)令支,斩孤竹,而南归。"

⑨ 胜,玉胜,古代妇女的首饰。

⑩ 尼加尔,Nergal 的音译,古巴比伦的阴间之神,管理地下世界,"他有牡牛的角,他背上有一丛毛发;他有人的脸面,面颊,……翅膀;他有狮子的前脚和站在四条腿上的身体。"

⑪ 临羌,古县名,西汉置,治所在今青海湟源县西湟水南岸。

⑫ 石室,宗庙中藏神主的处所。

⑬ 弱水,《汉书·地理志》:"金城郡临羌县有弱水。"当指今湟水。弱水昆仑山祠,意为建在湟水之源的昆仑山的神祠。

⑭ 此其寝庙适在二语,谓这是祭祀西王母的宗庙所在,但同西膜相距极远。

《穆传》又曰:"至于群玉之山①,容成氏②之所守","先王之所谓册府③。"此亦信矣。自萨尔宫一世,已建置书藏,其书皆陶瓦为之④,而雕刻楔文于方面⑤,其厚三寸,其长三寸或至三尺六寸。宝书复柝⑥,陶土于外,更刻其文⑦,故历五千余祀以至今日,外虽毁剥,内书尚完具可读。中国初为书楔亦然。观《说文》训"专"为"纺专"⑧,又训曰"六寸簿",足明古者以纺专任书。其后有簿、忽,(今字作笏⑨。笏也,簿也,手版也,三者异名同实。)书思对命⑩,亦以"专"名。最后称诸册籍曰簿,其义相引申矣。夫上世无竹、帛、赫蹏⑪,独取陶瓦任文籍之用。其山产玉,则亦因而采之,足以摄代⑫,故群玉为册府,宜也。萨尔宫之在中国⑬,斫木为耜,揉木为耒⑭,不举文学,而亦无教令,独为书藏于其故国。后王怀之,知其自来,称之曰先王。穆王既西狩,因纪铭迹于县圃之上⑮,弇山之石⑯。亦以西膜民族,本以瓦石为书,则而效之,所以崇法先民,则刻石纪功自此始。

① 群玉之山,《山海经·西山经》:"玉山,是西王母所居者。"郭璞注

谓即《穆天子传》所说群玉之山。清徐松《西域水道记》谓山在新疆叶尔羌城南四百一十里，“山峻三十许里，四时积雪，谷深六十余里，山三成，下成者麓，上成者巅，皆石也，中一成则琼瑶函之，弥望无际，故曰玉山。”近人多以为是叶尔羌西南的密尔岱山。

② 容成氏，相传为黄帝时史官，律历的创造者。《列仙传》：“容成公自称黄帝师，见于周穆王，善辅导之术。”

③ 册府，《穆天子传》郭璞注：“言往古帝王以为藏书册之府，所谓藏之名山者也。”

④ 陶瓦，指书写于泥版上的古代巴比伦的楔形文书。

⑤ 方面，一面。

⑥ 杇，涂抹。

⑦ 更刻其文，谓古巴比伦人以泥版文书为宝书，常在原版上再抹一层陶土，并将原文重刻一遍，因此外层泥版剥落，内层原文仍在。

⑧ 纺专，以砖瓦作成的纺锤。《说文》：“專，六寸簿也，从寸，叀声。一曰：專，纺專。”这里以为“专”的二重解释，证明古代曾把砖瓦作为书写工具。

⑨ 笏，朝笏，古代官员朝见君主时所执手版，用玉、象牙或竹片制成。

⑩ 书思对命，《礼记·玉藻》：“史进象笏，书思对命。”郑玄注：“思，所思念，将以告君者也；对，所以对君者也；命，所受君命者也。书之以笏，为失忘也。”

⑪ 赫(xi)蹏，西汉时出现的一种小幅薄纸，见《汉书·外戚传》颜师古注引应劭说。

⑫ 摄代，代替。《穆天子传》谓周穆王到了群玉之山，除取玉器饰物外，还“载玉万只”，并留邢侯在那里监督采玉。这里以为其目的在于采集代替泥砖的书写工具。

⑬ 中国，白河次郎《支那文明史》引拉库伯里说，古巴比伦人也称自己国家为“中国”(Middle King dom)。这里萨尔宫指神农氏，谓其将“中国”一称移用到东方来了。

⑭ 斫木为耜二语，削木制耜(木臿)，弯木作耒(臿柄)。《易·系辞下》：“神农氏作，断木为耜，揉木为耒。”

⑮ 县圃，相传是昆仑山巅的名称，《楚辞·天问》："昆仑县圃，乃上通于天也。"《穆天子传》："天子五日观于春山之上，乃为铭迹于县圃之上，以诏后世。"郭璞注："谓勒石铭功德也。"

⑯ 弇山，即弇兹，也作崦嵫山，在甘肃天水西，相传是太阳所落之山。《穆天子传》："升于弇山。"郭璞注："弇，弇兹山，日入所也。"

章炳麟曰：尚考方夏种族所出，得其符验，而姓氏次之。

古者"天子建德①，因生②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③。诸侯以字为谥④，因以为族。官有世功，则有官族⑤。邑亦如之⑥。"其后亦或以官赐姓，故曰彻官⑦，有百，"物⑧赐之姓，以监其官，是为百姓⑨。姓有彻品，十于王谓之千品⑩。五物⑪之官，陪属万⑫，为万官。官有十丑⑬，为亿丑⑭。"自品以下，皆称曰氏，而得氏者亦多术："五帝三王之世，所谓号⑮也。文、武、昭、景、成、宣、戴、桓，所谓谥⑯也。齐、鲁、吴、楚、秦、晋、燕、赵，所谓国⑰也。王氏、侯氏、王孙、公孙，所谓爵⑱也。司马、司徒、中行⑲、下军⑳，所谓官㉑也。伯有㉒、孟孙㉓、子服㉔、叔子㉕，所谓字㉖也。"巫、祝、匠、陶、段、梓、仓、庾，"所谓事㉗也。""东门、西门、南宫、东郭、北郭，所谓居㉘也。三鸟㉙、五鹿、青牛、白马，所谓志也。㉚"

① 建德，《左传》隐公八年杜预注："立有德以为诸侯。"

② 生，所生之地，见《左传》隐公八年杜注；一说，指祖先降生的传说，如说商祖契是其母吞燕卵而生，因姓子氏等，见《论衡·诘术篇》。

③ 胙，报。胙之土，谓封以国土。命之氏，以封国名称为氏。见《左传》隐公八年孔颖达疏。

④ 谥，这里为"氏"的误字，见刘文淇《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以字为氏，《左传》隐公八年孔疏引服虔注："公之母弟，则以长幼为氏，贵适（嫡）统，伯、仲、叔、季是也。庶公子，则以配字为氏，尊公族，展氏、臧氏是也。"一说，如诸侯的曾玄以下子孙不为卿，则以祖父

的字为族姓，见刘文淇疏证引《尚书大传疏》。

⑤ 官族，以官称为族姓，刘文淇疏证："左氏说卿大夫，得世禄，不得世位。父为大夫死，子得食故采，而有贤才，则复升父故位。故《传》曰：'官有世功，则有官族。'"

⑥ 邑，采邑。邑亦如之，谓以邑名为族姓时，命氏规矩也像以官为族一样。见《左传》隐公八年。

⑦ 彻官，列名于君主属官名册的大官。《国语·楚语下》韦昭注："彻，达也，自以名达于上者，有百官也。"

⑧ 物，事。指百官各自的职责，古代常以为官称，如司马、太史等。

⑨ 百姓，百官的姓。

⑩ 姓有彻品，十于王谓之千品，据考证，"彻"、"十"疑互倒，因品不可彻，十于王也不通。姓有十品，谓每一官的僚属有十个流品，通达于王，百官共有千品。

⑪ 五物，《国语·楚语下》韦昭注："谓天地神明类事之官也。"

⑫ 陪属，《国语·楚语下》韦昭注："臣之臣为陪属。"僚属又有僚属，也有十等。千品共有万官。

⑬ 丑，类。

⑭ 亿，《国语·楚语下》韦昭注："十万曰亿。"亿丑，即十万类。

⑮ 号，别称，《周礼》春官大祝郑玄注："号，谓尊其名，更为美称焉。"如五帝，黄帝号轩辕氏，颛顼号高阳氏，帝喾号高辛氏，尧号陶唐氏，舜号有虞氏。三王，三代之王，即夏、商、周。

⑯ 谥，一作諡，对死者所加的褒贬称号，《礼记·檀弓上》："死谥，周道也。"孔颖达疏："殷以上有生号，仍为死后之称，更无别谥，尧舜禹汤之例是也，周则死后别立谥。"这些称号按生时行为而定，如经纬天地曰文，克定祸乱曰武，容仪恭美曰昭，由义而济曰景，等等，可参看《史记正义·谥法解》。

⑰ 国，《说文》："邦也。"古代封国，区域，采邑，都城，均称为国。这里指诸侯的封国。

⑱ 爵，这里指爵位和爵系，王孙即王之孙，公孙即公之孙。

⑲ 中行，春秋时晋国增置的三军之一，《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晋侯

作三行以御狄，荀林父将中行。"杜预注："晋置上、中、下三军，今复增三行，以辟天子六军。"《潜夫论·志氏姓》："晋大夫郇(荀)息事献公，后世将中军，故氏中行。"

⑳ 下军，古代天子六军，大国三军，下军即三军之一，春秋时晋国栾黡为下军大夫，子孙因以下军为氏。

㉑ 官，管，《礼记·王制》孔颖达疏："诸侯以下及三公至士，总而言之，皆谓之官。官者，管也；以管领为名。"

㉒ 伯有，春秋时郑国公族良霄的字，其子孙一支为伯有氏，见《元和姓纂》。

㉓ 孟孙，春秋时鲁国公族庆父的字，其后人以为氏，见《元和姓纂》。

㉔ 子服，春秋时鲁国公族孟懿伯(庆父玄孙)的字，其子孙一支以为氏，见《通志·氏族略》。

㉕ 叔子，当为子叔之误，春秋时鲁国大夫声伯、卫国公孙剽，均字子叔，他们的子孙均以子叔为氏，见《通志·氏族略》。

㉖ 字，表字，《礼记·曲礼》："男子二十冠而字，女子许嫁笄而字。"

㉗ 事，指从事的职业，如巫即巫医，祝即祭祀时的赞礼者等。

㉘ 居，居处，如居于东门即以东门为氏。

㉙ 三鸟，当作三乌，见《潜夫论·志氏姓》；《世本·氏姓篇》同。

㉚ 志，《意林》引《潜夫论》作"地"，《通志·氏族略》引《风俗通》："凡氏于职，三乌、五鹿。"以上均引自《潜夫论·志氏姓》。

然上世自母系废绝，诸姓会最而为父系同盟①，则邦邑、种族、姓氏三者，时瞀乱②弗能理。何者？大上③，民各保其邑落，百里之国，而种族以是为称④。其后稍有蹊隧⑤，乃更以王者之都为号。故舜称其民曰庶虞⑥，(《大戴礼记·四代篇》"于时鸡三号以兴庶虞，庶虞动，蜚征作"；《千乘篇》"祈王年，祷民命，及畜谷，蜚征，庶虞草。"是也。)禹称其民曰诸夏，(《说文》："夏，中国之人也。")周称殷民曰庶殷，(《书·召诰》："厥即命殷庶，庶殷丕作。")皆以京师迻言民种⑦。近世四裔⑧或称吾民曰汉，亦或

曰唐，则邑居种族，其弗辨⑨哉。姜，姓也⑩，逋子为氐、羌⑪。(《后汉书》曰⑫："西羌之本，盖姜姓之别。")马氏也⑬，援之溃卒为马留⑭。(隋唐时称马留，今曰马来由。⑮)其种族又因姓氏起云。

① 会最，会聚，集合。父系同盟，父系氏族的部落联盟。

② 时瞀乱，经常昏乱。

③ 大上，太上，上古时代。

④ 以是为称，即以国为氏。

⑤ 蹊隧，路径，指氏族界限。

⑥ 庶，众。庶虞，众虞，即虞地的人们。

⑦ 以京师逡言民种，借用京城的名号来称呼百姓的种族。

⑧ 四裔，泛指世界各国。

⑨ 弗辨，意为外国人对中国人的籍贯、民族不加辨别。

⑩ 姜姓，传说中神农氏的姓。

⑪ 逋子，逃亡的子孙。氐、羌，我国古代西北至西南的两个民族，殷周时已见于历史记载。相传炎帝神农氏本居于东方，后败于黄帝，神农族遂逐渐西移。舜时将"四凶"之一三苗，流放到三危(今甘肃南部)，其后裔成为姜戎，即氐、羌的前身。

⑫ 《后汉书》曰，见该书《西羌传》。

⑬ 马氏，原为嬴姓，赵国时赵国王子赵奢封为马服君，子孙以马服为氏，后改为单姓，见《通志·氏族略》。

⑭ 援，马援，秦时徙于关中的马服氏后裔，东汉初以战功拜伏波将军。溃，当为"遗"字之误，下文应作"遗卒"。遗卒，指东汉初马援南征时留在西屠夷的兵卒，被当地人称马留人。见前《原变》注。

⑮ 马来由，今通译马来亚。

自《帝系》①、《世本》，推迹民族，其姓氏并出五帝。五帝之臣庶，非斩②无苗裔尔。《晋语》③曰："黄帝以姬水成④，炎帝以姜水成。"《河图》亦言庆都生尧于伊祁⑤(《御览》一百三十五引)。然则豪右贵种，因其邦贯⑥为姓；细民无姓，而亦从其长者。

黄帝十四子⑦，分长一部⑧，则因之姓其国地，与民盟誓，合符同徽⑨，不得异志。亦犹北虏乌桓⑩，氏姓无常，以大人健者名字为姓⑪（《后汉书·乌桓传》）。援之遗卒，隋末孳衍至三百户，而皆从其故帅，同氏曰马矣⑫。当是时，史籍较略，民无谱谍，仍世⑬相习，则人人自谓出于帝子，稷、契⑭之托高辛是也。又上世习于战斗钞暴⑮，而拥众多者常胜，其遇外族亡命，常尉荐拊循之⑯，以为己子。希腊古史有言，受诺神以赫乔里神为养子⑰，而罗马尼尔巴帝之世⑱，其俗日浸。惟中国亦然，《离》言牝牛则详矣⑲。又曰，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弃如⑳。《说文》曰㉑：突者，𠫓也㉒，倒子㉓为𠫓。"不孝子突出不容于内也㉔。"然则异族亡命，倍㉕其家长，而畜逋逃者，方眴妪㉖之，其后亦共为一姓。所谓技工兄弟㉗者矣。（社会学以技工兄弟别于天属兄弟㉘。）

① 《帝系》，《大戴礼记》的一篇，记录传说中黄帝至夏禹六代子孙相传的世系，但内容简单，并均见于《世本》。

② 斩，绝。《孟子·离娄》："君子之泽，五世而斩。"

③ 《晋语》，语见《国语·晋语四》。

④ 成，《国语·晋语》韦昭注："谓所生长以成功也。"

⑤ 庆都，传说为帝喾之妃，尧的母亲，伊祁，姓，见《初学记》卷九引《帝王世纪》。这里以为也是邦国名。

⑥ 邦贯，世居的封国名称。

⑦ 黄帝十四子，《国语·晋语》："凡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葴、任、荀、僖、姞、儇、依，是也。唯青阳与苍林氏，同于黄帝，故皆为姬姓。"前人据此谓黄帝之子得姓者十三人，十一姓，辨见《国语集解》。

⑧ 分长一部，《国语·晋语》韦昭注："得姓，以德居官，而初赐之姓，谓十四人。"章太炎据此认为，得姓就表明被分封，因而说十四人分别成为十四部首领。

⑨ 合符同徽，旌旗相同，参下注⑪。

⑩ 乌桓，也作乌丸，东胡的一支，秦以后世居乌桓山而得名。

⑪ 大人健者，乌桓各氏族部落选举的酋长和军事首领。《三国志·魏书·乌丸传》裴松之注引王沈《魏书》："常推募勇健，能理决斗讼相侵犯者，为大人；邑落各有小帅；不世继也。数百千落自为一部。大人有所召呼，刻本为信，邑落传行，无文字，而部众莫敢违犯。氏姓无常，以大人健者名字为姓。"《后汉书·乌桓传》略同。

⑫ 同氏曰马，见《新唐书·南蛮传》。故帅，指马援。

⑬ 仍世相习，谓一代又一代重复先辈的说法。

⑭ 稷，后稷，相传是周朝王室的始祖。《史记·周本纪》："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为帝喾元妃。"契，相传是商朝王室的始祖。《史记·殷本纪》："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

⑮ 钞暴，劫掠骚扰。

⑯ 尉荐，同"慰藉"，体贴。

⑰ 爱诺，今通译朱诺(Juno)，罗马神话中主神周比特之妻，司结婚与生产，为万神之母，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希拉(Herru 女性守护神)。这里说希腊古史有言，误。赫乔里，罗马神话中的英雄，为周比特的私生子，在希腊神话中名为海格里斯。

⑱ 尼尔巴帝，今通译涅尔瓦，古罗马安托尼努斯王朝的开创者，公元九六至九八年在位。他继位后，选取一个生于西班牙的军事领袖图拉真为继子，开了罗马用继子继承王位的先例。他又建立国家慈善抚养，规定穷苦的自由民的子女由政府发放补助金帮助扶养。

⑲ 详，审，谓已见前释《周易·离卦》"畜牝牛吉"。

⑳ 突如其来如四语，见《周易·离卦》九四爻辞。离卦(☲)九四爻为阳爻，在偶位，不当位，旧注解释说它处在"道"由昏到明的始变之际，突然而来，故称"突如其来如"(末一"如"字为语助，下同)；因为始变为明，又不当位，所以再往前，必定像火焰一样，迫其上，故称"焚如"；既焚其上，上命必定不保，故称"死如"；但焚其上，违背

了“离”即附着之道，自身必定为众人所不容，故称“弃如”。见《周易》郑玄、孔颖达注疏。

㉑ 《说文》曰，原刻漏刊“文”字，据引文出处校补。

㉒ 𠫓(tū突)，《说文》：“不顺忽出也，从到(倒)子。”“古文‘子’，即《易》‘突’字。”

㉓ 倒子，“子”字的颠倒。

㉔ 不孝子语，《说文》释𠫓：“《易》曰‘突如其来如’，不孝子突出不容于内也。”意为逆子忽然出现，不为家族内部容纳。

㉕ 倍，通“背”，背叛。

㉖ 昫妪(xū yǔ虚宇)，同“煦妪”，《礼记·乐记》郑玄注：“气曰煦，体曰妪。”谓天地以无形有形方式生养万物，这里意为养育。

㉗ 技工兄弟，意为按照社会分工形成的宗法性关系，如中世纪的行会，其中的同辈技工互称兄弟。

㉘ 社会学，指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理论，他以为按照分工形成的团体，比按照血缘形成的团体进步。

近在明世，荐绅之家，苍头[①]百人。是时承平亡战，特以饥寒质鬻[②]，然犹舍其氏族以从主人[③]。况于五帝，部落至强，攻伐所至则摧破，以术招携[④]，而他族革而从之也则宜。及夫分气受形[⑤]，正体于上[⑥]，以守宗祊[⑦]者虽多，亦十而一已。若纬书《苗兴》之说[⑧]，恒以帝者受命，功在远祖，虽起自草茅，必其前世尝为贵种[⑨]，陵夷而在皂隶者。以实推之，不亦远乎！(谱系至周世始确凿可信，夏、商犹惧未谛。前此多乱，纬书尤甚。)

① 苍头，奴仆。《汉书·鲍宣传》颜师古注引孟康说：“汉名奴为苍头，非纯黑，以别于良人也。”

② 鬻，典卖。

③ 以从主人，指典卖为奴后，即须改姓主子的姓。

④ 招携，招引。

⑤ 分气受形，《颜氏家训·兄弟》：“兄弟者，分形连气之人也；爱先人

之遗体，惜己身之分气，非兄弟何念哉！”

⑥ 正体于上，得名于尊长，《颜氏家训·风操》：“古者名以正体，字以表德。”

⑦ 祊，庙门。宗祊，宗庙。《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绝祀，无国无之。”

⑧ 《苗兴》，纬书《尚书中侯》的一篇，清马国翰自《诗经》孔颖达正义中辑得佚文三条：“尧受图书”（《周颂·昊天有成命》正义引）；“契之卵生，稷之迹乳”（《大雅·生民》正义引）；“皋陶之苗为秦”（《秦谱》正义引）。均见《玉函山房辑佚书》。

⑨ 前世尝为贵种，例如《诗经·周颂·昊天有成命》孔颖达释《苗兴》之说：“《苗兴》称‘尧受图书，已有稷名在录，言其苗裔当王，是周自后稷之生，已有王命，言其有将王之兆也。’”

上世同部男女旁午交会①，无夫妇名。战胜略他族，女始专属，得正其位号②。故败则丁壮旄倪③悉戮，独处女被矜全④，使侍房闼⑤。蒋济《万机论》⑥曰：“黄帝不好战，四帝各以方色称号⑦，边城日警，介胄⑧不释。黄帝叹曰：‘主失于国，其臣再嫁⑨，厥病之由，非养寇邪！’遂即营垒，以灭四帝⑩。令黄帝不虎变⑪，与俗同道，则其民臣亦嫁于四帝矣。”（《御览》七十九引，案蒋济魏人，其言必有所据。）繇是言之，师失其律⑫，则弱女远嫁，彰也。

① 旁午，《汉书·霍光传》颜师古注：“一纵一横为旁午。”旁午交会，杂乱交合。

② 正其位号，指拟定后妃妻妾的地位和号名。

③ 旄，通“耄”。倪，通“儿”。旄倪，老幼。

④ 矜全，因怜惜而保全。

⑤ 房闼，内室。

⑥ 蒋济，三国时魏臣。《万机论》，已佚，清严可均《全三国文》有辑本。

⑦ 四帝，东南西北四方之帝。各以方色称号，似指古代传说中的五方

感生帝：中央之帝为土精，号含枢纽，即黄帝；东方之帝为木精，号灵威仰，即苍帝；南方之帝为火精，号赤熛怒，即赤帝；西方之帝为金精，号白招矩，即白帝；北方之帝为水精，号叶光纪，即黑帝。见《史记·天官书》。

⑧ 介胄，甲胄。

⑨ 再嫁，一再往归别人。

⑩ 以灭四帝，史传无考，唯传说黄帝代神农氏为天子后，征讨四方叛逆诸侯，东至于海，西至空桐（山名，在陇西），南至长江，北遂荤粥（匈奴古名），见《史记·五帝本纪》。

⑪ 虎变，形容圣人创制立法，业绩灿烂，好比虎皮纹彩一样彪炳。《周易·革卦》："大人虎变，君子豹变。"

⑫ 师失其律，出兵不遵循法纪，指行军失利。《周易·师卦》："师出以律。失律，凶也。"

其次不以櫜囚衅器①，使服力役，于是有斯养隶圉②。则胜者常在督制系统③，而败者常在供给系统④。一部悉主，一部悉伏地为僮仆。转相掍淆，同处一域，犹不能废阶级⑤。印度《摩尼法典》⑥，制国人为四阶⑦，累世异礼⑧。中国亦云⑨："天有十日⑩，人有十等。""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⑪，皁臣舆⑫，舆臣隶，隶臣僚⑬，僚臣仆，仆臣台⑭；马有圉，牛有牧，以共⑮百事。"隶僚以下，其始皆俘虏，而后渐以惩谪罪人。一人一族，升降不恒，则阶级自是废也。然其贾贩齐民，犹以财力相君⑯，江左区区⑰，旅寓荛苇⑱，"一婢之身，重婢以使⑲，一竖⑳之家，列竖以役，瓦金皮绣、浆酒藿肉者㉑，故不可胜㉒纪，至有列軿以游敖㉓，饰兵以驱叱㉔。"（《宋书·周朗传》朗上书语）痛夫！十等之法，隶以下迭相君臣㉕，其名则丧，实故在也㉖。

① 櫜囚，俘虏。衅，《说文》："血祭也。"原始社会末期以后，每当象征君主或宗教权威的器物，如钟鼓、龟策、宝器等制成，常杀牲畜或

俘虏，用血来涂其裂缝，同时举行祭神或祭鬼仪式，叫衅器。

② 厮养，服贱役者，即奴隶。隶圉，有罪遭禁者，指充当奴隶的囚徒。

③ 督制系统，又译节制或调节系统，英国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斯宾塞的"社会有机论"术语。斯宾塞把人类社会说成动物机体，动物器官有营养、分配和调节三大系统，人类社会也必然有工人、商人和工业资本家三个阶级。谓调节系统即统治阶级，先于营养系统即劳动者阶级而出现，是人类社会由野蛮到文明的转折点。可参看严复译述《群学肄言》。

④ 供给系统，又译营养系统，即直接从事生产的劳动者阶级。

⑤ 阶级，等级。

⑥ 《摩尼法典》，今通译《摩奴法典》，古印度记述宗教职责和民法的"法经"之一，其中反映了早期雅利安人的种姓制度，约编定于公元一至五世纪之间。

⑦ 四阶，《摩奴法典》确认的种姓制度，规定把人分成四个等级：婆罗门（僧侣）、刹帝利（武士）、吠舍（从事农工生产的平民）和首陀罗（奴隶）。四种姓之间界限森严，高级种姓垄断神权和政权，残酷奴役低级种姓，在婚姻、职业、交往等方面都严加限制。四种姓外还有非雅利安人后裔，被剥夺一切社会权利，称为不可接触的贱民。

⑧ 异礼，法度不同，《检论·礼隆杀论》："礼者，法度之通名，大别则官制、刑法、仪式是也。"

⑨ 中国亦云，见《左传》昭公七年。

⑩ 十日，指古代干支记日法中的天干十数：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这是殷代甲骨文已使用的数码，代表每旬十日的名称，至东汉后才推广用到记岁记月的历法上，因此春秋时仍称"天有十日"。

⑪ 早，皁，一作皂，《左传》昭公七年孔颖达疏引服虔说："皁，造也，造成事也。"

⑫ 舆，同上引："众也，佐皁举众事也。"

⑬ 僚，同上引："劳也，共劳事也。"

⑭ 台，同上引："给台下微名也。"即备官僚贵族使唤的贱役。

⑮ 共，供，《左传》作"待"。

⑯ 相，视，比拟的意思。以财力相君，《史记·货殖列传》："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岂所谓'素封'者耶？非也？"素封，即利比于封君的商贾平民。

⑰ 江左，指东晋南朝。

⑱ 苽，即菰，俗称"茭白"。苇，芦苇。旅寓苽苇，寄居在满目菰苇的荒凉水乡。

⑲ 重婢以使，意为婢女还有更下等的婢女供其使唤。

⑳ 竖，未成年的僮仆。

㉑ 瓦金皮绣，屋瓦涂金，衣服刺绣。藿，豆叶，古代称粗劣食物为藿食。浆酒藿肉，把酒当作水浆，把肉当作粗食。这都是形容南朝贵族家中高级奴婢的奢华生活。

㉒ 胜，《周朗传》原文作"称"。

㉓ 軿(píng平)车，衣车，即张盖帷幕的高级座车。《后汉书·舆服志上》："太皇太后，皇太后……非法驾，则乘紫罽軿车。"敖，《周朗传》原文作"遨"。游敖，遨游，游玩。

㉔ 饰兵，加以装饰作仪仗用的武器。饰兵以驱叱，指僮仆用了官员的仪仗出行。

㉕ 迭相君臣，更替成为主奴，意为隶是舆的臣，又是僚的君，以此类推。

㉖ 实故在也，指战国至清末，"人分十等"的制度，表面上消失了，事实上还存在。

夫妃匹亚旅①，始皆略自他族，而与玉石重器②金布畜产同俘，故一切资产视之。后世传其遗法：帑者，金币所藏也（《说文》），则称妇子曰帑③；臧(藏本字)者，文书器物之府也（《周礼·宰夫》注④），而婢仆以臧获称⑤。《书序》有俘宝玉⑥，《春秋传》言内实四玻⑦，明其所克获抚有，则人与资产不殊也。其次，

怯懦者亡所略取，而歆专有，故匑合部人，相为盟誓，使凡略于他部之妇，其息女皆从母姓，则无嫌于内娶⑧。自是一部得并包数姓，而多县属母系。及父系既盛，谣俗未变，犹丈夫称氏，女子称姓，然其名实愆矣。

① 亚，次。旅，众。亚旅，见《尚书·牧誓》，本指职位低于卿的大夫、士等官，这里泛指大夫以下诸"臣"。

② 重器，宝器。

③ 妇子，妻子。帑，古代藏金帛的府库称帑；妻子也称帑(nú)，为"奴"的假借字，见《说文》帑字段玉裁注。

④ 《周礼·宰夫》注，指郑玄在"府，掌官契以治藏"下注云："治藏，藏文书及器物。"

⑤ 臧获，扬雄《方言》："荆、淮、海、岱之间，骂奴曰臧，骂婢曰获。燕、齐，亡奴谓之臧，亡婢谓之获。"

⑥ 《书序》，见《尚书·汤誓》后所附亡书《典宝》序："夏师败绩，汤遂从之，遂伐三朡，俘厥宝玉。"郑玄注："俘，取也。玉以礼神，使无水旱之灾，故取而宝之。"

⑦ 𡚸，同"好"，美。四𡚸，即四美人。

⑧ 无嫌于内娶，不怕在同部落内通婚。

父系之始造，丈夫各私其子，其媢妬甚①。故羌、胡杀首子，所以荡肠正世②。(汉王章对成帝语。)而越东有輆沐之国③，其长子生，则解④而食之，谓之宜弟(《墨子·节葬下篇》)。何者？妇初来也，疑挟他姓遗腹以至，故生子则弃长而畜穉，其传世受胙亦在少子。至今蒙古犹然，名少子则增言斡赤斤。斡赤斤，译言"灶"也，谓其世守父灶，若言"不丧匕鬯"⑤矣。中国自三后代起，宗法立长，独荆楚居南方，其风教与冀、沇⑥、徐、豫间殊，时杂百濮⑦诸民种，其俗立少。故《传》曰："楚国之举⑧，恒在少者。"(《左氏》文元年传文。户水宽人《春秋时代楚国相续法》⑨曰：案

楚熊渠[10]卒，子熊挚红立。挚红卒，其弟代立，曰熊延。又熊严有子四人，长子伯霜，次子仲雪，次子叔堪，少子季徇。熊严卒，长子伯霜代立。熊霜卒，三弟争立。是亦未尝立少，盖楚国民间之法也。）其成法然也。

① 媢妬，妒恨。

② 荡肠正世，《汉书·元后传》颜师古注："荡，洗涤也。言妇初来所生之子或他姓。"

③ 铵沐，《列子·汤问》作"越之东有辄木之国。"

④ 解，《列子·汤问》作"鲜"，据孙诒让考证，解、鲜都是析的意思。解而食之，即分割吃掉。

⑤ 不丧匕鬯，《周易·震卦》："震警百里，不丧匕鬯。"

⑥ 沇，通"兖"。

⑦ 百濮，古代部族名，殷周之际濮人约在今湖北郧县和河南邓县之间。《左传》文公十六年孔颖达疏："建宁郡南有濮夷，濮夷无君长总统，各以邑落自聚，故称百濮。"但春秋时巴中也有濮人。

⑧ 举，立。

⑨ 户水宽人（一八六一——一九三五年），日本法学家，曾留学英、德等国，回日本后相继任东京帝国大学、早稻田大学教授。《春秋时代楚国相续法》是他回国后的著作。

⑩ 熊渠，西周时楚国君主，周夷王时首先称王。以下世系见《史记·楚世家》。

宗法虽萌芽夏、商间[1]，逮周始定，以适长承祀[2]。凡宗，别子为祖[3]，继别者为大宗[4]，继高曾祖祢者为小宗[5]。大宗百世不迁[6]。小宗四[7]，亲尽[8]，缌服竭[9]，而移[10]矣。婚姻则别以姓，宗法则别以氏。置司商以协名姓[11]，而小史掌奠系世[12]，辨昭穆[13]，瞽矇鼓琴瑟以讽诵之[14]，故能昭明百姓，无失旧贯。遭战国兵乱，官失其守，人知氏而忘系姓，赖有《世本》公子谱[15]等，

识其始卒。然弗能人人籀读⑯，故自周季至今，宗法颠坠。豪宗有族长，皆推其长老有德者，不以宗子。婚姻亦以氏别，虽崔、郭、唐、杜，灼然知出于一姓⑰，犹相与为匹耦。礼极而迁⑱，固所以为后王之道也。

① 萌芽夏、商间，指夏朝开始实行帝位世袭制度，商朝继续。但到商朝，继统法还是以兄终弟及为主，而以子继辅之，没有形成立子立嫡、区别嫡庶的严格制度。

② 适，同“嫡”。以适长承祀，即嫡长子继承制，在周初由周公确立。

③ 别子，周天子的嫡长子以外的庶子，分封立国为诸侯，统称别子。别子为祖，周朝的宗法有大宗、小宗的区别，周天子的嫡长子世代继承，为天下的大宗，即嫡长子以外的王室庶出子孙及其所属宗支，都以它为宗；而别子，则为其后世的始祖，自成一个独立的宗法系统。

④ 继别者为大宗，继承别子世袭诸侯的嫡长子系统，在其封国中同样是大宗。

⑤ 高曾祖祢，即高祖至父亲四代。小宗，按照周朝的宗法，凡庶子系统的宗支，相对于大宗来说，都叫小宗。

⑥ 百世不迁，周朝每个家族都有自己的宗庙，凡大宗即嫡长子系统的祖先神主，世代都在原有宗庙中享受祭祀。迁，指神主迁出祖庙。

⑦ 四，四庙。周代安置大宗的始祖、先祖神主的宗庙，称尊庙，安置小宗高祖至父亲神主的宗庙，称亲庙。小宗只祭祀四代祖先，故立四庙。

⑧ 亲尽，按照周代宗法规定，亲即血缘亲属关系，五世后就完了，只保持同姓族人关系，称五世亲尽。

⑨ 缌服，用细麻布制成的丧服，古代丧礼的服制之一。丧服规定根据亲疏远近和上下等，分为五种，缌服是最轻的一种，在本宗内为高祖父母和从堂兄弟，在室从堂姐妹等服之，服丧时间仅三个月。缌服竭，指五世以外的同姓族人死后，即不需为之服丧，俗称出五

服。

⑩ 移，神主移出宗庙。周代宗法规定，小宗到了五世，其子孙所属支系，因五世亲尽的缘故，必须分支，即继承高祖的支系，必须把高祖的神主从原宗庙中迁出，另立宗庙，因而这一支系的亲族又自成一小宗。以上有关宗法制度，可参看《礼记·丧服小记》、《尚书大传》等。

⑪ 商，古代五声之一，属金声，相传黄帝曾吹律（校正乐律的定音器）定人姓氏。司商，西周官名，《国语·周语》："司商协民姓。"韦昭注："司商，掌赐族受姓之官。商，金声，清。谓人姓吹律合，定其姓名也。"

⑫ 小史，《周礼》春官属官之一，掌邦国史记和贵族世系。奠，定。系世，即世系。

⑬ 昭穆，周代宗法分别亲疏长幼的制度，左为尊，称昭；右为卑，称穆。凡宗庙、墓葬、祖庙、祖坟居中，以下按父昭子穆顺序排列，而举行庙祭时，子孙占的位置也要分别昭穆。见《周礼》春官小宗伯、冢人，《礼记》的《王制》、《祭统》诸篇及注疏。

⑭ 瞽矇，《周礼》春官属官之一，为乐师，职责是"讽诵《诗》，世奠系，鼓琴瑟"，即在王者丧葬或祭祖时，朗诵适合于表明功过的《诗》篇，以及王者祖先的世系，并同时鼓琴瑟作伴奏。奠系，帝系，一说定帝系。见《周礼》郑玄注及孔颖达疏。

⑮ 公子谱，当指《世本》中的王侯谱、大夫谱等，可参看秦嘉谟辑补《世本》。

⑯ 籀，《说文》徐锴注："讽诵书也。"

⑰ 出于一姓，崔、郭二氏，相传都是先秦齐国贵族后裔，即姜姓；唐、杜二氏，相传都是尧的后裔，即祁姓，见《世本·氏姓篇》、《通志·氏族略》等。但据《通志》，郭氏为春秋时虢国公族的后裔，虢国公族本为周朝宗室，即姬姓，说与《世本》不同。

⑱ 礼极而迁，"礼"发展到终极，必定起变化。《尚书·说命中》："礼烦则乱，事神则难。"

凡姓世世不易，然其缘因[1]母族，不废父系者，或一人二姓。故舜姓兼姚、妫[2]。越为禹后则姓姒[3]，为楚族则姓芈[4]。锡土因生[5]而各统其德[6]者，父子则亦殊姓。咎繇偃姓[7]，其子伯益而嬴[8]；唐尧祁姓[9]，其子丹朱而狸[10]矣。及夫异系同姓[11]，惟部落杂厕，更迭雄长，以为故然。则黄帝十四子，其一釐姓（釐亦作僖），其一依姓。（《晋语》）禹生均国，其后为毛民[12]，亦以依姓。（《山海经》）长狄氏[13]亦以釐姓。颛顼生驩头[14]，驩头生苗民[15]，犹釐姓[16]也。（《山海经》。凡《山海经》姓氏世系之说，多有淆乱，姑依用之。）

① 缘因，因循，沿袭。

② 舜姓兼姚、妫，《初学记》卷九引《帝王世纪》谓：舜，姚姓，因生于姚墟而命姓；《史记·陈杞世家》谓舜姓妫氏，因娶尧二女后居于妫汭而命姓。《史记》张守节正义说妫是舜父之姓，舜则姓姚。这里说舜兼父母双姓，即据此推说。

③ 越为禹后，《史记·越王句践世家》："越王句践，其先禹之苗裔。"姓姒，《史记·五帝本纪》："帝禹为夏后（君）而别氏，姓姒氏。"

④ 为楚族，《汉书·地理志下》颜师古注引臣瓒说："按《世本》，越为芈姓，与楚同祖。"芈（mǐ），哶的或字，《史记·楚世家》："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传至陆终，六人）六曰季连，芈姓，楚其后也。"章太炎据《史记》、《世本》的矛盾记录，以为可反证越兼姓姒、芈。

⑤ 锡土因生，以生地作为封邑，因而也作为姓氏。

⑥ 各统其德，指自成系统，互不统率。

⑦ 咎繇，即皋繇，一作皋陶，相传为虞舜时的狱官之长。《史记·夏本纪》张守节正义引《帝王世纪》："皋陶生于曲阜。曲阜，偃地，故帝因之，而以赐姓曰偃。"

⑧ 伯益，一作伯翳，相传为皋陶之子。《潜夫论·志氏姓》：皋陶"其子伯翳，能议百姓以佐舜、禹，抚驯鸟兽，舜赐姓嬴。"

⑨ 唐尧祁姓，《帝王世纪》："帝尧陶唐氏，祁姓也。"

⑩ 丹朱，相传为尧的嗣子，见《尚书·尧典》。狸，《世本》："狸氏，丹朱之后。"又，《国语·周语上》：周王命狸姓从祝史祭丹朱。

⑪ 异系同姓，指原来不是同一氏族，而姓相同。

⑫ 其后为毛民，谓毛民国是禹子均国的后裔。《山海经·大荒北经》："有大泽方千里，群鸟所解。有毛民之国(郭璞注：'其人面体皆生毛也。')，依姓，食黍，使四鸟。禹生均国，均国生役采，役采生脩鞈。脩鞈杀绰人。帝念之，潜为之国，是此毛民。"

⑬ 长狄氏，亦作长翟氏。《路史》："帝鸿氏(按：指黄帝)后有长狄氏。"《史记·孔子世家》："汪罔氏之君，守封禺之山，为釐姓。在虞、夏、商为汪罔，于周为长翟，今谓之大人。"

⑭ 驩头，一作驩兜，相传被舜流放于崇山，"以变南蛮"。但据《史记·五帝本纪》裴骃集解引贾逵说，驩兜为黄帝苗裔。

⑮ 苗民，《山海经·大荒北经》："西北海外，黑水之北，有人有翼，名曰苗民。颛顼生驩头，驩头生苗民，苗民釐姓，食肉。"

⑯ 釐姓，《世本·氏姓篇》："嬉姓，黄帝轩辕氏后。"秦嘉谟辑注："《大荒北经》云：'颛顼生驩头，驩头生苗民。苗民釐姓'。盖从其祖姓也。"

凡氏数传则易。有支庶别氏於大宗，孟孙之有子服①，季孙之有公钼②，荀氏之有中行③也。有亡逃惧祸而更氏，夫概王奔楚为堂谿氏④，伍员属子于齐为王孙氏⑤，智果别族于大史为辅氏⑥也。有兼官、邑字而为数氏，士又曰随、范⑦，荀又曰智⑧，郤又曰冀⑨也。夫氏于国、邑者，封君以为恒义，及汉未绝，故赵兼因国以氏周阳⑩(《汉书·酷吏周阳由传》)，而折像者，其先折侯张江⑪(《后汉书·方术折像传》)。然氏王父字者竟亡⑫。其以事志⑬，则久更踳驳⑭丧实。晋之羊舌大夫⑮者，或传说李果事⑯，夸矣。中行穆子⑰，尝一相投壶⑱，因以事氏⑲。(《风俗通义》。案投壶事在《左氏》昭十二年。)而投氏亦言本之郇伯⑳，以

投策称，此其割裂而成讹者。（《广韵》十九侯：汉有光禄投调，本自郇伯，为周畿内侯，桓王伐郑，投先驱以策，其后氏焉。寻郇伯投策，史传无征。而中行本分于荀氏，则知投壶氏变为投氏，其人尚自知荀氏苗裔，然已忘得氏所由，遂造投策之说。凡姓氏书多展转传讹，而变复为单之氏，尤易傅会。所谓割裂成讹也。）

① 孟孙，春秋时鲁国公族。《元和姓纂》："孟孙，鲁桓公之子庆父之后。"子服，惠伯椒，别立一宗，称子服氏，见《左传》襄公二十三年杜预注、《礼记·檀弓下》郑玄注及《国语·鲁语下》韦昭注。

② 季孙，春秋时鲁国公族，鲁桓公子季友之孙行父的后裔，别立一宗，称季孙氏，见《诗经·鲁颂·駉》孔颖达疏。公鉏，季孙行父之子季武子，有庶子名公弥，字公鉏，传至公鉏极，别立一宗，称公鉏氏，见《左传》襄公二十三年杜预注。

③ 中行，《世本·氏姓篇》："中行氏，本姓荀氏。晋荀逝敖生桓子林父，将中行，为中行氏。"

④ 堂谿氏，《史记·吴太伯世家》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应劭云：'吴王阖闾弟夫概奔楚，封之于堂谿氏。'"

⑤ 伍员，即伍子胥，春秋末吴国谋臣。《左传》哀公十一年："吴将伐齐，越子率其众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馈赂。吴人皆喜，惟子胥惧曰：'是豢吴也夫！'……使于齐，属其子于鲍氏，为王孙氏。"

⑥ 智果，一作知果，《国语·晋语》韦昭注："智果，晋大夫智氏之族。"为辅氏，《国语·晋语》："智宣子将以瑶为后，智果曰：……若果立瑶也，知宗必灭。弗听。智果别族于太史（韦昭注：太史，掌氏姓），为辅氏。及智氏之亡也，唯辅果在。"

⑦ 士，士氏，周宣王大夫杜伯为宣王所杀，其子隰叔奔晋，生子舆（士𫇭）为晋士师，子孙以官为氏。随，随氏，士𫇭孙士会食邑于随，即随武子，子孙以邑为氏。范，范氏，士会又食邑于范，居于此邑的子孙以范为氏。均见《国语·晋语八》及韦昭注。

⑧ 智，《世本·氏姓篇》："（中行寅）本姓荀，……元与智伯同祖逝敖，

故智氏亦称荀。"

⑨ 郤，晋国公族郤文之子叔虎的食邑，子孙以邑为氏。其后郤芮为晋大夫，食邑于冀，子孙别为冀氏。见《潜夫论·志氏姓》、《元和姓纂》。

⑩ 周阳，《汉书·酷吏传》："周阳由，其父赵兼以淮南王舅侯周阳（颜师古注：封为周阳侯），故因氏焉（颜师古注：遂改赵姓而为周阳也）。"

⑪ 其先折侯张江，《后汉书·方术列传》："折像字伯式，广汉雒人也。其先张江者，封折侯，曾孙国为郁林太守，徙广汉，因封氏焉。"

⑫ 王父，祖父。亡，通"无"。此谓汉以后以祖父的字为氏的现象，已不再存在。

⑬ 其以事志，指以事志氏。

⑭ 踳驳，舛谬杂乱。

⑮ 羊舌，春秋时晋国公族。晋武公之孙突，为晋大夫，食邑于羊舌，号羊舌大夫。见《左传》闵公二年孔颖达疏引《世族谱》。

⑯ 传说李果事，《通志·氏族略》：羊舌氏，"或曰：姓李名果，有人盗杀羊，而遗其头，不敢不受。受而埋之。后盗事发，词连李氏，乃掘而示之，以明己不食，惟舌存，而得免。此不根之论也。"按此说也见《左传》闵公二年孔颖达疏引《世族谱》。

⑰ 中行穆子，春秋时晋国大夫。

⑱ 相，相赞。投壶，《礼记·投壶》郑玄注："投壶者，主人与客燕饮讲论才艺之礼也。"即设一壶，宾主依次投矢，投中多者为胜，负者须饮酒。

⑲ 因以事氏，《广韵》十九侯引《风俗通义》："投壶氏，晋中行穆子相投壶，因为氏焉。"

⑳ 本之郇伯，《元和姓纂》："投氏，本郇伯，周畿内诸侯。桓王伐郑，投先驱以策，其后氏焉。"《通志·氏族略》谓："无是理也。"

姓氏之大别，炳炳如此。其失，男子犹或称姓。当周时，楚

有彭、仲、爽、於、郑、姚、旬、耳也，而汉有东、平、嬴、公；姜姓箸者尤众，宜慕本返始者所为。观晋士氏出于刘累①，绝迹千年，不称其族，及士会②蘖子在秦，则复故为刘氏③。氏有返始，其或返而称姓宜矣。亦有姓氏同言，弗能审别。若僖姓、任姓出黄帝，祁姓出尧，曹姓出祝融④。其在周世，曹有僖负羁⑤，晋有祁奚⑥，(《潜夫论·志氏姓》云，晋之公族郤氏班有祁氏⑦，是也。其于黄帝子祁姓下亦引晋祁奚，则非也⑧。)皆以其谥号封邑氏。风姓之任⑨，周之曹叔⑩末裔，并氏其国，与彼四姓⑪者绝异。故彭、姚、嬴、姜，或其氏族适与古姓同言，不诡自更⑫也。独汉子南君嘉⑬、褒鲁侯公子宽⑭，用奉二王先圣祠祀，返姓曰姬(《汉书·恩泽侯表》)，是乃为慕本耳。氏同者，公孙、桓、穆之伦，国有而非一姓⑮。及夫夏出陈之少西⑯，齐出卫之齐恶⑰，秦出鲁之堇父⑱，非伯禹、尚父、非子⑲之裔。以故国为氏者，其不可同，亦犹负羁与僖姓之别也。夫王基产东莱，与太原王沈为婚⑳。孔思晦㉑祖尼父，而与孔末之后别族。(见《元史·孔思晦传》)虽在叔季，犹知其文字适同，其系世则不一祖。古之人乎，宜睹于是察矣。

① 士氏出于刘累，《国语·晋语八》："(范)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韦昭注："夏，夏后孔甲之世。《传》曰：陶唐氏既衰，其后曰刘累，学扰龙于豢龙氏，以事孔甲，能饮食龙；夏后嘉之，赐氏曰御龙氏。"匄，士匄，范宣子之后。

② 士会，春秋晋国大夫，晋灵公七年(前六一四年)由晋奔秦，晋人又诱其归晋。

③ 复故为刘氏，《左传》文公十三年，士会归晋，"其处者为刘氏"。孔颖达疏："会子在秦，不被赐族，故自复累之姓为刘氏。"

④ 曹姓出祝融，《汉书·古今人表》：祝融子陆终，陆终妃女溃，"生子六：一曰昆吾，二曰参胡，三曰彭祖，四曰会乙，五曰曹姓，六曰季连。"

⑤ 僖负羁，春秋时曹国大夫。王应麟《姓氏急就篇》："曹僖公之孙负羁为大夫，以祖谥为氏。"

⑥ 祁奚，春秋时晋国中军尉。《左传》襄公二十一年杜预注："祁大夫，祁奚也。食邑于祁，因以为氏。祁县，今属太原。"

⑦ 班，别、分。郤氏班有祁氏，《潜夫论·志氏姓》："晋之公族……郤氏之班，有州氏、祁氏。"

⑧ 则非也，《潜夫论·志氏姓》："黄帝之子二十五人，班为十二，姬、酉、祁、己、胜、蒇、任、拘、釐、姞、嬛、依氏也。当春秋，晋有祁奚，举子荐仇，以忠直著。"这里认为，祁奚是以邑为氏，并非黄帝之子祁姓的后裔。

⑨ 风姓，相传为伏羲氏之姓。风姓之任，周朝有任国，《通志·氏族略》："又任为风姓之国，太昊之后也，主济祀，今济州任城即其地也。"

⑩ 曹叔，即周武王弟曹叔振铎，西周初封于曹，为姬姓国，春秋时被宋国所灭，子孙以国为氏，见《广韵》六豪。

⑪ 四姓，指上述僖、任、祁、曹四姓。关于此四姓所分姓氏，可参见《通志·氏族略》及秦嘉谟《世本辑补》。

⑫ 不诡自更，不是为了欺诈而改变姓氏。彭、姚、嬴、姜，原分别为祝融、虞舜、少昊、神农之后，但后世也有以四姓为氏的，参见《通志·氏族略》。

⑬ 子南君嘉，《汉书·外戚恩泽侯表》："周子南君姬嘉。以周后，诏所褒侯，三千户。(汉武帝)元鼎四年十一月丁卯封。"

⑭ 褒鲁侯公子宽，《汉书·外戚恩泽侯表》："褒鲁节侯公子宽，以周公世、鲁顷公玄孙之玄孙奉周祀侯，二千户。(汉平帝元始元年)六月丙午封。薨。十一月，侯相如嗣，更姓公孙氏，后更为姬氏。"

⑮ 国有而非一姓，指公孙氏、桓氏、穆氏等氏，各诸侯国都有，但并非出于一姓。如公孙，春秋时为诸侯之孙的通称，常有以此为氏者；桓氏，春秋时齐桓公、宋桓公的后裔，都曾以谥为氏。穆氏，春秋时宋穆公的支孙曾以谥为氏。参见《通志·氏族略》。

⑯ 夏出陈之少西，《通志·氏族略》："陈宣公之子少西，字子夏，其孙

夏舒以王父为氏，是为陈夏氏也。"

⑰ 齐恶，春秋末卫国大夫。《通志·氏族略》："卫大夫齐子，以字为氏。"

⑱ 堇父，春秋时鲁国公族孟献子的家臣秦堇父，见《左传》襄公十一年。

⑲ 伯禹，即夏禹。尚父，齐国第一代诸侯吕望。非子，相传是伯益的后裔，西周孝王时受封于秦，号称秦嬴，是秦国第一代诸侯。夏、齐、秦的后代，都有以国为氏的，见《通志·氏族略》。

⑳ 王基，三国时东莱曲城（今山东掖县）人，曾任魏国荆、豫等州刺史，封常道乡公，死后赠司空。王沈，三国时太原晋阳人，历仕魏、晋，封博县公，死后赠司空。《晋书·刘聪载记》："魏司空东莱王基当世大儒，……为子纳司空太原王沈女，以其姓同而源异故也。"

㉑ 孔思晦，孔丘五十四世孙，元仁宗时袭封衍圣公。《元史·孔思晦传》："五季时，孔末之后方盛，欲以伪灭真，害宣圣子孙几尽。至是，其裔复欲冒称宣圣后。思晦……遂会族人，稽典故斥之，既又重刻宗谱于石，而孔氏族裔益明矣。"

章炳麟曰：余以姓氏分际，贞之《世本》，旁摭六艺故言，而志姓谱。

盖《尧典》言"百姓"①，今可箸录者五十有二：

① 百姓，《尚书·尧典》："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

大皞风姓。炎帝姜姓。黄帝姬姓，其子青阳、苍林因之①。其一亦称青阳，是为少皞，与夷鼓同为己姓②。余子为酉姓，祁姓，滕姓，（《晋语》作滕，《潜夫论》作螣。）葴姓，任姓，荀姓，（《晋语》误为荀，从《广韵》正；《潜夫论》作拘。）僖姓，（《潜夫论》作釐。）姞姓，儇姓，依姓。而尧亦为祁姓。高辛之子弃③，亦为姬姓。高辛为房姓④，（《古史考》⑤，见《御览》七十八引⑥。）子契

为子姓⑦。尧子丹朱为狸姓。虞舜为姚姓，亦曰妫姓。夏后禹为姒姓⑧。(《诗》亦为弋⑨。)颛顼孙吴回⑩，为火正⑪，亦曰回禄⑫，有子陆终⑬，生长子樊，为巳姓⑭，其后董父，别为董姓⑮；三子籛，为彭姓⑯，后复别为秃姓⑰；四子求言，为妘姓⑱；五子安，为曹姓⑲，后复别为斟姓⑳；六子季连，为芈姓㉑。咎繇，颛顼裔子也，为偃姓，子化益为嬴姓㉒。此三十姓，皆有谱谍系世，出于帝王。

① 青阳、苍林因之，《国语·晋语四》："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唯青阳与苍林氏同于黄帝，故皆为姬姓。"苍林，通行本《国语》作"仓林"，据宋庠补音本校正。青阳，清黄丕烈以为当系玄嚣之误，俞樾疑为衍文，说均见近人徐元诰《国语集解》。

② 与夷鼓同为己姓，《国语·晋语四》："黄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唯青阳与夷鼓皆为己姓。"徐元诰集解，以为当据《路史·疏仡纪》，夷鼓作夷彭，己姓作纪姓。按《国语》举黄帝子，己、姬二姓均有青阳，章太炎以为二人同名，说与黄、俞异。

③ 高辛，帝喾高辛氏。弃，传说是周朝祖先后稷之名，《史记·周本纪》谓帝喾元妃姜原所生，好农耕，尧时举为农师，舜时封于邰，"号曰后稷，别姓姬氏。"

④ 高辛为房姓，《初学记》卷九、《史记·五帝本纪》张守节正义等并据《帝王世纪》，谓帝喾为姬姓。

⑤ 《古史考》，三国时蜀国谯周撰，久佚，清代章宗源、黄奭有辑本。

⑥ 七十八，当为"八十"之误。《太平御览》卷八十引谯周《古史考》："高辛氏或曰房姓，以木德王。"

⑦ 契，相传是帝喾次妃简狄所生，《史记·殷本纪》谓在舜时助禹治水有功，任司徒，"封于商，赐姓子氏"。《左传》隐公元年孔颖达疏引《世本》："子姓，殷、时、来、宋、空同、黎、北髦、目夷、萧。"

⑧ 姒姓，《史记·周本纪》张守节正义引《世本》："莘国，姒姓，夏禹之后。"

⑨ 《诗》亦为弋，见《诗经·鄘风·桑中》："云谁之思，美孟弋矣。"毛传："弋，姓也。"清胡承珙《毛诗后笺》卷四："姒，本作以，《白虎通义》夏祖昌意以薏苡生，赐姓姒氏。《说文》无姒字，盖即作以。弋与以，一声之转。"

⑩ 吴回，《大戴礼记·帝系》：颛顼之子老童，"娶于竭水氏，竭水氏之子谓之高緺氏，产重黎及吴回。"《史记·楚世家》裴骃集解徐广说："《世本》云：老童生重黎及吴回。"

⑪ 火正，《汉书·五行志》："古之火正，谓火官也，掌祭火星，行火政。"《史记·楚世家》："重黎为帝喾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乱，帝喾使重黎诛之，而不尽，帝乃以庚寅日诛重黎，而以其弟吴回为重黎后，复居火正，为祝融。"

⑫ 回禄，《国语·周语上》："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其亡也，回禄信于聆隧。"韦昭注："融，祝融也；""回禄，火神。"一说，回禄本名吴回，即祝融，故曰火神。

⑬ 陆终，吴回子，见《大戴礼记·帝系》、《史记·楚世家》。

⑭ 巳姓，当作己姓。《史记·楚世家》："陆终生子六人，……其长一曰昆吾。"裴骃集解："虞翻曰：'昆吾名樊，为己姓，封昆吾。'《世本》曰：'昆吾者，卫是也。'"

⑮ 董姓，《国语·郑语》："己姓，昆吾、苏顾、温、董。董姓鬷夷豢龙，则夏灭之矣。"韦昭注："董姓，己姓之别受氏为国者也，有飂叔安之裔子曰董父，以扰龙服事帝舜，赐姓董，氏曰豢龙，封之鬷川。"

⑯ 彭姓，《国语·郑语》："彭姓，彭祖、豕韦、诸稽，则商灭之矣。"韦昭注："彭祖，大彭也。豕韦、诸稽，其后别封也。""大彭，陆终第三子，曰篯，为彭姓，封于大彭，谓之彭祖，彭城是也。"《史记·楚世家》司马贞索隐引《世本》，篯作篯铿。

⑰ 秃姓，《国语·郑语》："秃姓舟人，则周灭之矣。"韦昭注："秃姓，彭祖之别。舟人，国名。"

⑱ 妘姓，《史记·楚世家》司马贞索隐："《系本》云'四曰求言，是为郐人；郐人者，郑是；'宋忠曰：'求言，名也，妘姓所出，郐国也。'"《国语·郑语》韦昭注略同。

⑲ 曹姓，《史记·楚世家》：陆终子"五曰曹姓。"司马贞索隐："《系本》云'五曰安，是为曹姓，邾是'；宋忠曰：'安，名也，曹姓者，诸曹所出。'"《国语·郑语》韦昭注谓曹姓封于邹。

⑳ 斟姓，《国语·郑语》："斟姓无后。"韦昭注："斟姓，曹姓之别也。"

㉑ 芈姓，《史记·楚世家》：陆终子"六曰季连，芈姓，楚其后也。"司马贞索隐引《世本》及宋忠注，说同。《国语·郑语》："融之兴者，其在芈姓乎！"

㉒ 化益，即伯益，伯翳，陆德明《周易释文》引《世本》："化益作井。"又引宋忠注："化益，伯益也。"《国语·郑语》："嬴，伯翳之后也。"韦昭注："伯翳，舜虞官，少皞之后伯益也。"

夏时有仍曰缗姓①。(《左》哀元年传："后缗方娠。"女子举姓。故贾侍中曰②："缗，有仍之姓也。")周以前霍国曰真姓③。(《史记·三代世表》索隐引《世本》。)殷遗民在晋者曰怀姓④。(《左》定四年传。)樊氏、尹氏曰庆姓⑤(《潜夫论·志氏姓》)。春秋时四国：胡曰归姓⑥；邓曰曼姓⑦；狄曰隗姓⑧；阴戎曰允姓⑨。此八姓者，不知所自出。

① 有仍曰缗姓，《左传》哀公元年："昔有过浇，杀斟灌以伐斟鄩，灭夏后相。后缗方娠，逃出自窦，归于有仍。"杜预注："后缗，有仍氏女。"

② 贾侍中，即贾逵，东汉古文经学家，官至侍中，撰有《国语解诂》、《春秋左氏传解诂》等。引文见《史记·吴太伯世家》裴骃集解。

③ 霍国曰真姓，《史记·三代世表》司马贞索隐："《系本》云霍国，真姓后。周武王封其弟叔处于霍。"

④ 怀姓，相传为唐尧后裔，殷时世袭为五官之长，周成王时唐人作乱，被周公讨灭，唐地分封给成王幼弟叔虞，为晋国诸侯的祖先。《左传》定公四年："分唐叔以大路密须之鼓，阙巩，沽洗，怀姓九宗、职官五正。"杜预注、孔颖达疏并以为怀姓非殷民，而是陶唐氏之余民。

⑤ 樊氏、尹氏曰庆姓，见《潜夫论·志氏姓》："庆姓：樊、尹、骆。"

⑥ 胡曰归姓，《史记·陈杞世家》司马贞索隐引《系本》云"胡，归姓。"《潜夫论·志氏姓》："归姓：胡、有、何。"

⑦ 邓曰曼姓，《左传》桓公七年孔颖达疏引《世本》："邓，为曼姓。"《潜夫论·志氏姓》："曼姓，封于邓，后因氏焉。"

⑧ 狄，古又作翟，《国语·周语》："翟，隗姓也。"韦昭注："翟，隗姓之国也。"

⑨ 阴戎曰允姓，《左传》昭公九年杜预注："允姓，阴戎之祖，与三苗俱放三危者。"

而《山海经》复有句姓①，(似即苟姓，疑不能明也。)於姓②，阿姓③，肦姓④，桑姓⑤，幾姓⑥，融姓⑦，威姓⑧，销姓⑨，烈姓⑩，气姓⑪，或系神圣而分在夷狄之域。《说文》有玻姓⑫、嬿姓⑬、娸姓⑭，(《说文》又云："姺，殷诸侯为乱，疑姓也⑮。"《春秋传》曰："商有姺、邳⑯。"洪亮吉曰⑰："姺、侁、㜪、莘，并同音，盖即有莘国也。"则《说文》言疑姓者，不为定据。又曰："侳，人姓⑱。"段氏据《广韵》知出何承天《纂文》⑲。又曰："垩，姓也⑳。"亦属妄增。是等皆后世搰氏为姓者，故皆不录。)皆史官所不载者。

① 句姓，《山海经·大荒东经》："有困民国，句姓。"

② 於姓，《山海经·大荒南经》："有盈民之国，於姓，黍食。"

③ 阿姓，《山海经·大荒南经》："有不死之国，阿姓，甘木是食。"

④ 肦姓，《山海经·大荒南经》："巫臷民，肦姓，食谷。"

⑤ 桑姓，《山海经·大荒南经》："有蜮山者，有蜮民之国，桑姓，食黍，射蜮是食。"

⑥ 幾姓，《山海经·大荒南经》："有小人，名曰焦侥之国，幾姓，嘉谷是食。"

⑦ 融姓，《山海经·大荒南经》："有国曰颛顼生伯服，食黍，有融姓之国。"

⑧ 威姓，《山海经·大荒北经》："有山名曰齐州之山、君山、鬵山、鲜野山、鱼山，有人一目，当面中生，一曰是威姓，少昊之子，食黍。"

⑨ 销姓，《山海经·大荒东经》："有白民之国，帝俊生帝鸿，帝鸿生白民，白民销姓。"

⑩ 烈姓，《山海经·大荒北经》："有胡不与之国，列姓，食黍。"

⑪ 气姓，《山海经·海内经》："伯夷父生西岳，西岳生先龙；先龙是始，生氐、羌；氐、羌，乞姓。"烈、气作列、乞，均据毕沅校本。

⑫ 㚢姓，《说文》："㚢，人姓也。"段玉裁注："《广韵》、《玉篇》皆曰：㚢，姓也。"

⑬ 嬿姓，《说文》："嬿，人姓也。"

⑭ 娸姓，《说文》："娸，人姓也。"

⑮ 疑姓也，《说文》段玉裁注："嫌姺是国名，故曰疑。疑者，不定之词也。姺从女，盖以姓为国名。"

⑯ 商有姺、邳，《左传》昭公元年："虞有三苗，夏有观扈，商有姺、邳，周有徐、奄。"杜预注，谓姺、邳二国，商诸侯。

⑰ 洪亮吉，清朝经学家。引文见洪著《春秋左传诂》昭公元年。

⑱ 㛅，人姓，见《说文》。

⑲ 何承天，南朝宋学者，累官御史中丞，所著《纂文》，久佚，清代任大椿、马国翰、黄奭等有辑本。段氏据《广韵》云云，见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八㛅，字注文："按：此篆必浅人所增。许书自女部外，罕有言人姓者。见《广韵》此字魂韵两见，云'女字'，'又姓，出《纂文》'。此姓既出何氏之书，安得云出许书乎？"

⑳ 䵍，姓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按：许书自女部姬、姜等十二字而外，未有云姓者。……此䵍篆，解云：'姓也。'虽篆之亦属伪羼，盖必有妄人以许书无其姓为耻，而窜入之，传写遂莫之察。"

《山海经》虽夸，其道神巫，有巫咸，巫即，巫朌，巫彭，巫姑，巫真（《水经·涑水注》作贞），巫礼（亦作履），巫抵，巫谢，巫罗①（《大荒西经》），巫阳，巫相，巫凡②（《海内西经》）。咸、彭、

肦、真(咸即蒧③),姓也。其他九巫,宜皆以姓箸者。疑事之不可质,尚已④。

① 有巫咸……巫罗,《山海经·大荒西经》:"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丰沮玉门,日月所入。有灵山,巫咸、巫即、巫肦、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郭璞注:"群巫上下此山,采药往来也。"

② 巫阳……巫凡,《山海经·海内西经》:"开明东有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郭璞注:"皆神医也。"

③ 咸,即蒧,黄帝子十四姓之一;彭,陆终子六姓之一,均见前注。肦,见前引《山海经》。真,《吕氏春秋》有真窥,为禹之佐。

④ 尚已,《史记·五帝本纪》:"学者多称五帝,尚矣。"司马贞索隐:"尚,上也。言久远也。"

其国①:

① 其国,指同姓诸侯国。

风姓,任、宿、须句、颛臾①、巴、流黄辛氏②、流黄酆氏③。(见《海内经》、《海内西经》。巴、酆与姬姓之巴、酆④异国。周之辛甲⑤,盖出太皞。酆舒⑥则不知何别也。凡《山海经》不尽可信,节取其雅驯者如此。)

① 任……颛臾,《左传》僖公二十一年:"任、宿、须句、颛臾,风姓也。"

② 巴、流黄辛氏,《山海经·海内经》:"西南有巴国。太皞生咸鸟,咸鸟生乘釐,乘釐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有国名曰流黄,辛氏。"

③ 流黄酆氏,《山海经·海内西经》:"流黄酆氏之国,中方三百里,有涂四方,中有山。"

④ 姬姓之巴、酆,巴国姬姓,见《左传》桓公九年孔颖达正义。酆国姬姓,见《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谓周公所封文王子十六国之一。

⑤ 辛甲,周初太史,见《左传》襄公四年。《广韵》:"辛氏,夏启封支子于莘,莘、辛音相近,遂为辛氏,周有辛甲、辛有。"据此则辛甲当为

夏禹之后，章太炎谓伏羲之后，不知何据。

⑥ 酆舒，《左传》宣公十五年："潞子婴儿之夫人，晋景公之姊也，酆舒为政而杀之。"杜预注："酆舒，潞相。"

姜姓，有逄①、齐②、纪③、焦④、申、吕、许⑤、向、州⑥、莱⑦、姜戎⑧。

① 逄(páng 旁)，《国语·周语下》韦昭注："太姜之祖有逄伯陵也。逄公伯陵之后，太姜之侄，殷之诸侯，封于齐地。"太姜即周文王的祖母，姜姓。

② 齐，周初太公望吕尚的封国，太公望本姜姓，见《史记·齐太公世家》。

③ 纪，《元和姓纂》："纪氏，姜姓，炎帝之后，封纪，为齐所灭，以国为氏。"

④ 焦，《广韵》："姓，周武王封神农之后于焦，后以国为氏。"

⑤ 申、吕、许，《国语·周语下》："(尧)祚四岳国，命以侯伯，赐姓曰姜。……申、吕虽衰，齐、许犹在。"

⑥ 向、州，《水经·阴沟水注》引《世本》："许、州、向、申，姜姓也，炎帝后。"

⑦ 莱，《左传》襄公二年："夏，齐姜薨。……齐侯使诸姜宗妇来送葬。召莱子，莱子不会。"杜预注："宗妇，同姓大夫之妇。"清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卷十一："莱，亦齐同姓国也。"

⑧ 姜戎，《左传》襄公十四年杜预注：姜戎氏，"四岳之后，皆姓姜。"

姬姓，黄帝子，绝。

已姓，沈、姒、蓐、黄①、郯②。

① 沈、姒、蓐、黄，《左传》昭公元年："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为玄冥师，生允格、台骀。台骀能业其官，……帝用嘉之，封诸汾川。沈、姒、蓐、黄，实守其祀。"杜预注："金天氏，帝少皞。"少皞为已姓。

② 郯，《左传》昭公十七年："郯子来朝，公与之宴。昭子问焉，曰：少

皞氏鸟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杜预注：“少皞，金天氏，黄帝之子，己姓之祖也。”

酉姓，白狄①。(《潜夫论·志氏姓》作媨。媨即酉。)

① 白狄，春秋时狄人的一种，《元和姓纂》：“翟氏，黄帝之后，代居翟地，为晋所灭，氏焉。”“白狄氏，白狄之后。”白狄为媨姓，见《潜夫论·志氏姓》。

祁姓，黄帝子，绝。

滕姓，绝。

葴姓，滑、齐。(《潜夫论·志氏姓》。非周时滑、齐。)

任姓，谢、章、薛、舒、吕(与群舒①、姜姓之吕异国)、祝、终、泉、毕、过②、挚、畴③。

① 群舒，《左传》文公十二年：“群舒叛楚。”杜预注：“群舒，偃姓。”偃姓有舒、舒蓼、舒庸、舒鸠等国，通称为群舒之国。

② 谢……过，《左传》隐公十一年：“寡人若朝于薛，不敢与诸任齿。”孔颖达疏：“《世本·氏姓篇》云：‘任姓，谢、章、薛、舒、吕、祝、终、泉、毕、过。’言此十国皆任姓也。”

③ 挚、畴，《国语》韦昭注：“挚、畴二国皆任姓。”

荀姓，栖、疏①。(据《潜夫论》有之。然其为国为氏未谛，姑据为国。)

① 栖、疏，《潜夫论·志氏姓》：“掎姓，栖、疏。”清汪继培笺：“上云黄帝之子有葴氏、拘氏，此在葴姓下，疑掎即拘之误。”

僖姓，长狄①。(作漆者，由来误“桼”也②。)

① 长狄，《史记·孔子世家》：“仲尼曰：‘汪罔氏之君，守封、禺之山，为釐姓；在虞、夏、商为汪罔，于周为长翟，今谓之大人。’”釐，同

"僖"。

② 𣵀，原刊误作黍，从《检论》改。由来误黍也，《国语·鲁语下》引孔丘语，"釐姓"作"漆姓"，韦昭注："汪芒，长翟之国名。""漆姓，汪芒氏之姓也。"清黄丕烈《国语札记》卷五："考漆当为淶之訛，隶体绝类。其相乱者，襄廿一年《内传》释文可正。淶、釐声相近，于古为同字也。"章太炎说误"𣵀"也，即谓将从水来声的"淶"，误读为从水𣵀声的"漆"。

姞姓，南燕① 、密须② 、偪③ 。

① 南燕，《左传》隐公五年："卫人以燕师伐郑。"杜预注："南燕国。"孔颖达疏："《世本》：燕国，姞姓。《地理志》：东郡燕县，南燕国，姞姓，黄帝之后也。"

② 密须，《左传》昭公十五年："密须之鼓。"杜预注："密须，姞姓国也。"

③ 偪，《左传》文公六年："杜祁以君故，让偪姞而上之。"杜预注："杜祁，杜伯之后，祁姓也。偪姞，姞姓之女，生襄公为世子，故杜祁让使在己上。"

儇姓，依姓，绝。

尧之祁姓，唐、杜① 、铸② 。

① 唐、杜，《国语·晋语八》："(范)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韦昭注："周，武王之世。唐、杜，二国名。豕韦之末，改国于唐。周成王灭唐，而封弟唐叔虞，迁唐于杜，谓之杜伯。"

② 铸，《礼记·乐记》："封帝尧之后于祝。"郑玄注："祝，或为铸。"

弃之姬姓，周也。分为管、蔡、郕、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酆、郇、邗、晋、应、韩、凡、蒋、邢、茅、胙、祭① 、吴② 、虞③ 、虢、东虢④ 、郑⑤ 、丹（《郑语》桓公取十邑⑥ 中有丹

国。《吕览·直谏》：荆文王得丹之姬[7]。故《潜夫论·五德志》姬姓有丹[8]。)、燕[9]、隗、杨、芮[10]、彤[11]、贾[12]、耿、魏[13]、滑[14]、密[15]、沈[16]、唐[17]、随[18]、息[19]、巴、方、养[20]（《潜夫论·五德志》有)、刘[21]、单[22]、召、荣、甘[23]、鲜虞[24]、骊戎[25]、大戎[26]。

① 管、蔡……胙、祭，《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酆、郇，文之昭也；(杜预注：十六国皆文王子也。）邘、晋、应、韩，武之穆也；（杜预注：四国皆武王子。）凡、蒋、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

② 吴，周太王之子太伯，仲雍之后，故为姬姓，见《史记·吴太伯世家》。

③ 虞，《汉书·地理志上》河东郡大阳："周武王封太伯后于此，是为虞公，为晋所灭。"

④ 虢、东虢，《左传》僖公五年："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孔颖达疏引贾逵说："虢仲封东虢，制是也；虢叔封西虢，虢公是也。"

⑤ 郑，《国语·郑语》："桓公为司徒。"韦昭注："桓公，郑始封之君，周厉王之少子，宣王之弟桓公友也。宣王封之于郑。"

⑥ 桓公取十邑，《国语·郑语》韦昭注："十邑，谓虢、郐、鄢、蔽、补、丹、依、畴、历、华也。"

⑦ 荆文王，即楚文王熊赀。《吕氏春秋·直谏》："荆文王得茹黄之狗，宛路之矰，以畋于云梦，三月不返；得丹之姬，淫朞年不听朝。"

⑧ 姬姓有丹，《潜夫论·五德志》所列姬姓五十五国有丹氏。

⑨ 燕，《史记·三代世表》："燕召公奭，周同姓。"

⑩ 隗、杨、芮，《国语·郑语》："西有虞、虢、晋、隗、霍、杨、魏、芮。"韦昭注："八国，姬姓也。"

⑪ 彤，《通志·氏族略》："彤氏，出于彤伯，周同姓之国，为成王宗伯。"

⑫ 贾，《左传》桓公九年孔颖达疏："《世本》：荀、贾，皆姬姓。"

⑬ 耿、魏，《左传》闵公元年："晋侯作二军，……以灭耿，灭霍，灭魏。"

杜预注："三国皆姬姓。"

⑭ 滑，《国语·周语中》韦昭注："滑，姬姓小国也。"

⑮ 密，《国语·周语上》韦昭注："密国之君，姬姓也。"

⑯ 沈，《史记·陈杞世家》司马贞索隐引《世本》："沈，姬姓。"此沈国在汝南，与任姓之沈国在汾川者不同。

⑰ 唐，《史记·楚世家》张守节正义引《世本》："唐，姬姓之国。"

⑱ 随，《左传》桓公六年孔颖达疏引《世本》："随国，姬姓。"

⑲ 息，《左传》隐公十一年孔颖达疏引《世本》："息国，姬姓。"

⑳ 方、养，均为《潜夫论·五德志》所列姬姓五十五国之一。

㉑ 刘，《左传》宣公十年："刘康公来报聘。"杜预注："即王季子也，后食采于刘。"

㉒ 单，《路史·国名纪》："单，(周)成王子单子国。"

㉓ 召、荣、甘，均为《潜夫论·五德志》所列五十五国之一。

㉔ 鲜虞，《国语·郑语》："北有卫、燕、翟、鲜虞"。韦昭注："鲜虞，姬姓在狄者也。"

㉕ 骊戎，《左传》庄公二十八年："晋伐骊戎。"杜预注："骊戎在京兆新丰县，其君姬姓，其爵男也。"

㉖ 大戎，见《左传》庄公二十八年："大戎狐姬生重耳。"杜预注："大戎，唐叔子孙别在戎狄者。"唐叔，即周成王弟唐叔虞，是知大戎姬姓。

房姓，绝。

子姓，殷也。分为来、宋、空桐、稚、髦(一曰北殷)、时、萧、黎① 、小戎② 。

① 来、宋……萧、黎，《史记·殷本纪》："契为子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殷氏、来氏、宋氏、空桐氏、稚氏、北殷氏、目夷氏。"司马贞索隐："按《世本》子姓无稚氏。""北殷氏，《世本》作髦氏。又有时氏、萧氏、黎氏。"

② 小戎，《左传》庄公二十八年："小戎子生夷吾。"杜预注："小戎，允

姓之戎。”刘文淇《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陆粲曰：据《传》云，允姓之奸，居于瓜洲，自惠公始诱以来，则此非允姓，别一戎而子其姓也。顾炎武、沈钦韩俱以陆氏说为然。”

狸姓，房①，傅氏不知其国也②。

① 房，《国语·周语上》：“昔昭王娶于房，曰房后。实有爽德，协于丹珠，丹珠凭身以仪之，生穆王焉。”韦昭注：“房，国名。”章太炎当据此谓房为狸姓。

② 傅氏，见《国语·周语上》：“昔尧临民以五，今其胄见（韦昭注：谓丹朱之神也）。……王使太宰忌父，师傅氏及祝史，奉牺牲玉鬯往献焉。”韦昭注：“傅氏，狸姓也，在周为傅氏。”不知其国，谓不知傅氏属于哪个诸侯国。

姚姓、妫姓，虞①、遂②、陈③、庐④。

① 虞，《左传》哀公元年：“逃奔有虞。”杜预注：“虞，舜后，诸侯也。”

② 遂，《左传》昭公八年：“舜重之以明德，置德于遂。”杜预注：“遂，舜后。盖殷之兴，存舜之后，而封遂。”

③ 陈，《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昔虞阏父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赖其利器用也，……而封诸陈。”

④ 庐，也作卢，《国语·周语中》：“卢由荆妫。”韦昭注：“卢，妫姓之国。荆妫，卢女，为荆夫人。”

姒姓，夏也。分为有扈、有南、斟灌、斟寻、彤城、费、杞、鄫、褒、莘、冥①、越②、匈奴③。

① 有扈……冥，《史记·夏本纪》：“禹为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冥氏、斟戈氏。”司马贞索隐，谓《世本》男作“南”，寻作“郍”，费作“弗”，斟戈作“斟灌”，而无彤城及褒。鄫，见《左传》僖公三十一年。辛，《史记·周本纪》张守节正义引《世本》作“莘”。

② 越,《史记·越王句践世家》:“越王句践,其先禹之苗裔。”

③ 匈奴,《史记·匈奴列传》:“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

己姓,昆吾、苏、顾、温、董①、莒②。

① 昆吾……董,见本篇前节“陆终长子樊”注。

② 莒,《国语·郑语》韦昭注:“莒,己姓,东夷之国也。”

董姓,鬷夷、豢龙①。

① 鬷夷、豢龙,《国语·郑语》:“董姓,鬷夷、豢龙,则夏灭之矣。”

彭姓,大彭、豕韦。

秃姓,舟人①。

① 舟人,《国语·郑语》:“秃姓舟人,则周灭之矣。”韦昭注:“舟人,国名。”

妘姓,鄢①、邬、桧、路、偪阳②、鄅③。

① 鄢,《国语·周语中》韦昭注:“鄢,妘姓之国。”

② 邬……偪阳,《国语·郑语》:“妘姓,邬、桧、路、偪阳。”

③ 鄅,《左传》昭公十八年:“鄅人藉稻。”杜预注:“鄅,妘姓国也。”

曹姓,邹、莒①(《郑语》明言莒为曹姓,韦解又言莒为己姓,太史公又以莒为嬴姓②,是三姓也。)、郳③。

① 邹、莒,《国语·郑语》:“曹姓,邹、莒。”韦昭注谓莒为陆终后裔。

② 莒为嬴姓,见《史记·秦本纪》。

③ 郳(ní),《通志·氏族略》:“曹姓,即小邾也。”《左传》庄公五年孔颖达疏引《世族谱》谓小邾为邹(邾)国公族别支,封于郳。

斟姓绝。

芈姓，楚①、夔②、罗③、越。

① 楚，《史记·楚世家》："芈姓，楚其后也。"

② 夔，《国语·郑语》："芈姓，夔、越不足命也。"韦昭注："夔、越，芈姓之别国也。"

③ 罗，《左传》桓公十二年："罗人欲伐之。"杜预注："罗，熊姓国。"孔颖达正义："罗，熊姓，《世本》文也。"楚先王也为熊姓。

偃姓，六、蓼①、舒庸、舒鸠②、桐③、许④、英氏⑤。

① 六、蓼，《史记·陈杞世家》："皋陶之后，或封蓼、六。"司马贞索隐："据《世本》，二国皆偃姓。"

② 舒庸、舒鸠，《左传》文公十二年孔颖达疏："《世本》：偃姓，舒庸、舒蓼、舒鸠、舒龙、舒鲍、舒龚。"

③ 桐，《潜夫论·志氏姓》作"同"，偃姓。《左传》定公二年杜预注："桐，小国，庐江舒县西南有桐乡。"

④ 许，本姜姓，章太炎以为偃姓。

⑤ 英氏，见《左传》僖公十七年经："齐人、徐人伐英氏。"《通志·氏族略》："英氏，偃姓皋陶之后。"

嬴姓，秦、徐、梁、赵、葛、郯、莒、（郯二姓，莒三姓。）锺离、运奄、菟裘、将梁、江、黄、修鱼、白冥①。

① 秦、徐，《史记·秦本纪》："秦之先为嬴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徐氏、郯氏、莒氏、终黎氏、运奄氏、菟裘氏、将梁氏、黄氏、江氏、脩鱼氏、白冥氏、蜚廉氏、秦氏。然秦以其先造父封赵城，为赵氏。"裴骃集解引徐广说：终黎，"《世本》作锺离。"运奄，《史记·秦本纪》及《潜夫论·志氏姓》以运奄为一国。《路史·国名纪乙》谓少昊后嬴姓国有运、奄二国。

缗姓，有仍。

真姓，霍。

怀姓，国绝。

庆姓，尹、樊、骆越。(《潜夫论》言："庆姓，樊、尹、骆。"案：骆宜即骆越。《越世家》① 正义引《舆地志》："交趾，周时为骆越，秦时曰西瓯。""南越及瓯骆，皆芈姓也。"言姓氏者古今不一，此无多怪。)

① 《越世家》，系《史记·楚世家》之误。

归姓，胡。

曼姓，邓、鄾① 。

① 鄾，《潜夫论·志氏姓》："曼姓，邓、优。"《左传》桓公九年作"鄾"。

隗姓，赤狄也。分为洛、泉、徐、蒲① 、甲氏、留吁、铎辰② 、廧咎如③ 、皋落氏④ 。

① 洛、泉、徐、蒲，《国语·郑语》韦昭注："潞、洛、泉、徐、蒲，皆赤翟隗姓也。"

② 甲氏、留吁、铎辰，《左传》宣公十六年："晋士会帅师灭赤狄甲氏及留吁、铎辰。"杜预注："甲氏、留吁，赤狄别种。""铎辰不书，留吁之属。"

③ 廧咎如，《左传》僖公二十三年："狄人伐廧咎如。"杜预注："廧咎如，赤狄之别种也，隗姓。"

④ 皋落氏，《左传》闵公二年："晋侯使太子申生伐东山皋落氏。"杜预注："赤狄别种也；皋落，其氏族。"

允姓，阴戎。

句姓以下，国在《山海经》者，皆不能正言其地。姬燃、娸亦然。惟威氏有南威，不知其女出何国也。(《战国策》："晋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朝。"女子举姓，南之威犹《庄子·齐物论》言"丽

之姬[1]也”。寻《说文》:“威，姑也。”《汉律》曰:“妇告威姑[2]。”然威姑即君姑。《说文》:“君，读若威。”则威可借为君明矣。训威为姑，殊非本义。《广雅·释亲》:“姑，谓之威。”亦承其误。窃以威本人姓，故其字从女尔。南威之国，尚无所考。至《广韵》引《风俗通义》云:威姓，“齐威王之后[3]。”此则男子系氏而非姓。)而周封黄帝之后于蓟[4]，重黎之后有程伯[5]，高辛之后有商丘、大夏[6]，不识其姓，以一人苗裔分数姓故。

① 丽之姬，即骊姬，晋献公的宠嫔。《庄子·齐物论》:“丽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意为丽戎国艾地守封疆人之女。

② 妇告威姑，见《说文》女部“威”字引《汉律》。

③ 齐威王之后，《广韵》上平微弱:“威，威仪。又姓，《风俗通》云:‘齐威王之后’。”

④ 周封黄帝之后于蓟，《路史·国名纪》“黄帝之宗”有蓟国:“蓟，县，今范阳治地，多蓟。《水经注》:蓟城西北隅蓟丘为名。”

⑤ 程伯，《史记·太史公自序》:“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后也。”

⑥ 商丘、大夏，《路史·国名纪》“高辛氏后”有“商隐元”及“参大夏”。其一:“商隐元，商丘阏伯封相土困之宋是，今南京理宋城，汉之睢阳。”其二:“参大夏，实沈封太夏，是为参。今太原阳曲，旧晋阳城也。”

凡此有姓之国，大略具矣。其支庶分析，各为氏族，则不具记。曰:芟夷其伪者，而本氏可睹也。

定 版 籍

（一九〇四年）

【说明】 毛泽东同志说过："孙中山是中国最早的革命民主派，他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派、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乡村农民，实行武装革命，提出了'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的主张。"章太炎曾经积极拥护过这个反封建主张。一九〇二年春，他同孙中山讨论了在中国改革土地制度和赋税制度的问题。本文便是他们讨论的记录。

他们主张土地国有，把地租即土地所有权转交给资产阶级革命后建立的国家，"不稼者不得有尺寸耕土"，剥夺地主对农民进行封建剥削的主要手段。本文还设想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在农村实现土地关系的改革，使农民"乐其生"，解放农业生产力。同时，方案强调工商业中间不可搞均贫富，强调保留资本主义地租等等，都说明这是为发展资本主义扫除道路的反封建方案。

本文选自一九〇六年重版的《訄书》重订本。

章炳麟谓孙文曰："后王视生民之版①，与九州地域广轮之数②，而衰赋税，大臧③则充。"

① 版，户籍。

② 广轮之数，幅员大小，谓土地面积。《周礼》地官大司徒："以天下土地之图，周知九州之地域广轮之数。"

③ 大臧，府库的总称，这里指国库。臧，通藏。

"古之为差品者①，山林之地，九夫为度②；九度而当一井③；迭为九衰④，至于'衍沃'而止矣⑤。"

① 差品，分等定级。这里指《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所记前五四八年，楚国司马芳掩"书土田"，即登记楚国土地数量，制定的九级军赋制："度山林，鸠薮泽（沼泽），辨京陵（丘陵），表淳卤（盐碱地），数疆潦（边界积水土地），规偃猪（堰潴，低湿地），町原防（堤防之间空地），牧隰皋（水边草地），井衍沃（平原肥沃土地）"。关于度、鸠、辨、表、数、规、町、牧、井九个名词的解释，历来众说纷纭。章太炎根据东汉贾逵注，认为从"度"到"井"是各级土地军赋征收法的名称。

② 九夫为度，谓山林地区九个劳动力所出的军赋叫做一度。

③ 井，井田，指平原肥沃土地赋税法。章太炎认为，在这类地区，相当于占有九百亩田的九个劳动力所出的赋税总量，叫做"一井"。九度而当一井，指山林地区九度所出军赋，等于平原一井所出军赋。

④ 迭为九衰，依次递减分为九个等级。据《左传》贾逵注，前五四八年楚国改革的军赋制，以山林土地赋额最低，平原良田赋额最高，因此把平原"一井"作为其它八级的折算标准，而每级都以九个劳动力作为核算单位："山林之地，九夫为度，九度而当一井也；薮泽之地，九夫为鸠，八鸠而当一井也"；以此类推，七辨、六表、五数、四规、三町、二牧，分别等于一井。

⑤ 衍，平原旱地。沃，平原水田。据《左传》贾逵注，衍沃都是"良美之田"。

“今之大法①，自池、井、海堧②有盐而外，露田稻最长，黍、稷、粱、麦各有品③也。居宅与树艺之地次之④，山及池沼次之，江干沙田次之，以是征税⑤。”

① 今之大法，指当时清朝的赋税制度。

② 池，盐池。井，盐井。海堧，海滩。

③ 品，指土地的自然丰度的差别。谓产粮食的土地，要数稻田最好，种小米、高粱、麦子的田地，各有不同。

④ 树艺之地次之，指当时对果园、菜园一类土地征收的赋税比产粮土地低。

⑤ 以是征税，指当时清朝政府除盐税外，将全国土地分成四大类征税，产粮土地税额最高，沙田税额最低。

“观于民间而辨其物。桑田者，其利倍稻。梨、枣、蒲陶、桔、柚、桃、李、竹、漆、梧、桐及杂树、松、栎足以给薪者，其利自三①。山有植苦荼②者，与桑田比，种竹者亦如之，杂莳粮药者为下。粘与文杏③，不高冈而有，足以偫④宫室械器，其利倍苦荼。楠、黟、丹木⑤者，自四。池沼大者，容鱼或数万头，不作劳而其利加于露田十倍。江干沙田，宜木绵⑥，其衰如桑。

① 其利自三，指以上出产果树或经济林木的土地，收入是同样面积稻田的三倍。

② 荼，茶。苦荼，茶树。

③ 粘，树胶，指可以取得生漆、松脂、桐油一类工业原料的经济林木。文杏，银杏，俗称白果树，木质纹理坚密，是建筑和手工业的高级用材。

④ 偫(zhì 至)，备用。

⑤ 楠，楠木。黟，乌木。丹，红木。三种都是名贵木材。

⑥ 木绵，棉花。

“然则定赋者，以露田为质，上之而桑荼之地，果漆檕①薪之

地，桢干之地②，至于鱼池，法当数倍稼矣。独居宅为无訾③。穷巷之宅，不当蹊隧者，视露田而弱；当孔道者④，鱼池勿如，别为差品。以是率之，赋税所获，视今日孰若？"

① 髹（xiū），深红色的漆。

② 桢干，也作"贞干"，房屋主柱叫"桢"，边柱叫"干"。桢干之地，指森林地区。

③ 独居宅，城乡中的私人住宅。无訾，不收税。

④ 当孔道者，位置在大街上的房屋，指商店、旅馆、游乐场所一类商业性房屋。

孙文曰："兼并不塞而言定赋，则治其末已。

"夫业主与佣耕者之利分，以分利①给全赋，不任也。故取于佣耕者，率参而二②。古者有言③，不为编户一伍之长，而有千室名邑之役。

① 分利，指地租。

② 率参而二，比例是三分里收取二分，指地租一般要达到农民收获的三分之二。

③ 古者有言，引自东汉末仲长统《昌言·损益》。

"夫贫富斗绝①者，革命之媒。虽然，工商贫富之不可均，材也。杇人②为人黝垩，善画者图其幅帛。其为龙、蛇、象、马、草树、云气、山林、海潮、爟火③、星辰、人物、舟车，变眩异态，于以缘饰墙壁，一也。然或一日所成而直百钱，或一日所成而直赢于万金。挽步辇者，与主海船者，其为人将行，一也。一以为牛马，一以为宗主，是岂可同哉？彼工商废居④有巧拙，而欲均贫富者，此天下之大愚也。

① 斗绝，坡度极陡，形容贫富悬殊。

② 杇人，泥水匠。

③ 爟火，祭祀时所点的火，又指战争时报警的烽火。

④ 废居，贵卖贱买。《史记·平准书》裴骃集解引徐广曰："废居者，贮蓄之名也。有所废，有所蓄，言其乘时射利也。"

"方土者，自然者也。自然者，非材力。席六幕之余壤①，而富斗绝于类丑②。故法以均人。

① 六幕，六合，天地四方。余壤，空地，指土地是自然物，本来是无主的。

② 类丑，同类的多数。《诗·小雅·出车》郑玄笺："丑，众也。"

"后王之法：不躬耕者，无得有露田。场圃①、池沼，得与厮养②比而从事，人十亩而止③。露田者，人二十亩而止矣。以一人擅者，畎垄沟洫，非有其壤地也。场圃之所有，杝落④树也。池之所有，堤与其所浚水容⑤也。宫室之所有，垣墉栋宇也。以力成者其所有，以天作者其所无。故买鬻者，庚偿其劳力而已，非能买其壤地也。夫不稼者，不得有尺寸耕土，故贡彻⑥不设。不劳收受，而田自均⑦。"

① 场圃，农村住宅附属的农作庭园，春夏翻耕种蔬菜为"圃"，秋冬筑平收庄稼为"场"。

② 厮养，指土地上的直接生产者。

③ 人十亩而止，这里主张，不亲自耕种的人，不准占有农田，其住宅附属土地、池塘小湖，则只准许和近邻的农民一样，每个人最多占有十亩。

④ 杝(zhì)落，篱落，篱笆。

⑤ 浚水容，经过人力开挖而扩大的水容量。

⑥ 贡、彻，都是古代社会征收的实物税，这里指土地税。

⑦ 收受，将丧失劳动力的人所占有的土地收回，再分配给应该"受田"的劳动力。孙中山认为，只要将土地所有权收归国家所有，不

耕种者不准占有土地，通过调节商品交换的原则，土地的使用自然会平均。

章炳麟曰："善哉！田不均，虽衰定赋税，民不乐其生，终之发难。有帑廥[1]而不足以养民也。

① 帑，国库储备的金币。廥(kuài)，仓库储存的粮草。

"昔者余在苏州，过冯桂芬[1]祠堂。人言同治时，桂芬为郡人减赋[2]，功德甚盛。余尝闻苏州围田(吴、越沃野，多称"圩田"，本由围田，音误作"圩"；围田多雍遏沼泽[3]为之，今则遍以称水田)皆在世族，大者连阡陌。农夫占田寡，而为佣耕。其收租税，亩钱三千以上。有阙乏，即束缚诣吏，榜笞与逋赋等。(中夏兼并最少，惟苏州世族尚有之。)桂芬特为世族减赋，顾勿为农人减租，其泽格矣。

① 冯桂芬(一八〇九——一八七四年)，字林一，号景亭，江苏吴县人，清道光进士，所著有《显志堂诗文集》与《校邠庐抗议》等书。

② 为郡人减赋，冯桂芬在一八六二年清军围攻苏州期间，建议李鸿章请清政府下令减去苏州、松江二府赋税总额的三分之一，以招纳和鼓励逃亡地主还乡。

③ 雍，通"壅"。雍遏沼泽，在湖边上筑起防水堤，进行围垦。

"荀悦言：'汉世田制[1]，官收百一之税，而民输豪强大半之赋；官家之惠优于三代，豪强之暴酷于亡秦；是以惠不下通，而威福分于豪民。今不正其本[2]，务言复除[3]，适足以资富强也。'桂芬于苏州，仕宦为达，诸世族皆姻娅，通门籍，编户百万，号呼之声，未彻于耳，将厚薄殊邪？其阎立祠堂，宦学者为请之。农夫入其庭庑，而后知报功[4]也。"

① 荀悦，东汉末史学家，引文见《前汉纪》卷八，略有删改。

② 今,《前汉纪》原文为"文帝"。

③ 复,免除劳役和军赋。除,用钱米买官爵以免除赋役。

④ 报功,《孝经纬援神契》:"社,土地之主,……故封土为社而祀之,以报功也。"

《均田法》①

① 这是章太炎根据他同孙中山的交谈结果,设计的"平均地权"方案。它比较完整地表达了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要求实行土地国有、消灭封建剥削的愿望。

凡土:民有者无得旷①。其非岁月所能就者,程以三年②。岁输其税什二③,视其物色而衰征之。

① 无得旷,指一切土地,凡是为百姓所占有的,不许抛荒。

② 程以三年,指民有土地,假如一年不能开成耕地,则限定三年内开垦完毕。

③ 什二,本条规定取消封建地租,将地租同土地税合并,转交给资产阶级国家,年税率百分之二十,将农民的负担减轻一半以上。

凡露田:不亲耕者使鬻之。不雠者鬻诸有司。诸园圃,有薪木而受之祖、父者,虽不亲雍,得有其园圃薪木,无得更买①。池沼,如露田法。凡寡妻女子当户者,能耕,耕也;不能耕,即鬻。露田无得佣人②。

① 无得更买,谓各种住宅附属土地,如果种有树木并且是从父亲和祖父手里继承下来的,虽然不亲自种植,也准许保留这类土地树木,但不准再行买进。

② 无得佣人,指一切耕地都不得雇工。

凡草莱①:初斛而为露田园池者,多连阡陌,虽不躬耕,得特

专利五十年②。期尽而鬻之，程以十年。

① 草莱，生荒地。

② 专利五十年，谓生荒地开垦出来作为耕地、园圃和池沼的，尽管数量很大，业主不亲自参加生产，也特许他享有专利权五十年。这是一个鼓励垦荒的方案，适用对象显然是农业资本家。

凡诸坑冶①：非躬能开浚晢采②者，其多寡阔狭，得恣有之，不以露田园池为比③。

① 坑，指矿井。冶，指金属矿山。

② 晢(chè)采，采掘。

③ 不以露田园池为比，谓矿山不是个人能够开发采掘的，所以矿山无论多少，占地无论大小，都准许矿主享有全部所有权，不按照露田园池的规定处理。

哀 焚 书

（一九〇四年）

【说明】 在清末，很多人说起康、雍、乾三朝的文字狱，就辫发指栋，但提及乾隆间所修“四库全书”，便俯首致敬，而不悟那正是清朝厉行封建文化专制主义的两面。章太炎此文，就着重揭露乾隆皇帝开四库馆，目的不在于繁荣学术，而在于歪曲历史，尤其在于毁灭各种暴露清朝统治集团如何靠劫掠与杀人起家的历史记录，以使被压迫民族的人民，“莫能罪状己以阶革命”。此举看来要比秦始皇焚书愚民显得高明，其实愚民适足以自愚。慈禧太后一伙“至于庚子挞伐之诏，且躬自燔除，以奄其咎”，就是历史对这班“人莫予毒”的专制者的惩罚。

本篇选自一九〇六年重版的《訄书》重订本。

章炳麟读《违碍书籍目录》（书凡二册，首列上谕、条款，后载书目）①，曰：乌乎！昔五胡、金、元，宰割中夏，其毒滔天，至于逆顺之分，然否之辨，未敢去故籍以腾奸言也。自满洲乾隆三十九年既开四库馆②，下诏求书，命有触忌讳者毁之③。四十一年，江西巡抚海成献应毁禁书八千余通，传旨褒美④，督他省摧烧益急⑤。自尔献媚者蜂起。初下诏时，切齿于明季野史。（谕曰⑥：“明

季末造,野史甚多,其间毁誉任意,传闻异词,必有诋触本朝之语,正当及此一番查办,尽行销毁,杜遏邪言以正人心,而厚风俗。")其后,四库馆议[7]:"虽宋人言辽、金、元,明人言元,其议论偏缪尤甚者,一切拟毁。"及明隆庆以后[8],诸将相献臣[9]所箸奏议文录,若高拱(《边略》)[10]、张居正(《太岳集》)[11]、申时行(《纶扉简牍》)[12]、叶向高(《四夷考》、《籧编》、《苍霞草》、《苍霞余草》、《苍霞续草》、《苍霞奏草》、《苍霞尺牍》)[13]、高攀龙(《高子遗书》)[14]、邹元标(《邹忠介奏疏》)[15]、杨涟(《杨忠烈文集》)[16]、左光斗(《左忠毅集》)[17]、缪昌期(《从野堂存稿》)[18]、熊廷弼(《按辽疏稿》、《书牍》、《熊芝冈诗稿》)[19]、孙承宗(《孙高阳集》)[20]、倪元璐(《倪文正遗稿》、《奏牍》)[21]、卢象昇(《宣云奏议》)[22]、孙传庭(《省罪录》)[23]、姚希孟(《清阁全集》、《沆瀣集》、《文远集》、《公槐集》。《公槐集》中有《建夷授官始末》一篇)[24]、马世奇(《澹宁居集》)诸家[25],丝帙寸札靡不然爇[26]。虽茅元仪《武备志》[27],不免于火。(《武备志》今存者,终以诋斥尚少,故弛之耳。)厥在晚明,当弘光、隆武[28],则袁继咸(《六柳堂集》)[29]、黄道周(《广百将传注》)[30]、金声(《金太史集》)[31];当永历及鲁王监国[32],则钱肃乐(《偶吟》)[33]、张肯堂(《寓农初议》)[34]、国维(《抚吴疏草》)[35]、煌言(《北征纪略》)[36];自明之亡,一、二大儒,孙氏则《夏峰集》[37],顾氏则《亭林集》、《日知录》[38],黄氏则《行朝录》、《南雷文定》[39],及诸文士侯、魏、丘、彭所撰述[40],皆以诋触见烬。其后纪昀等作《提要》[41],孙、顾诸家,稍复入录。或曰:朱、邵[42]数君子实左右之。然隆庆以后至于晚明,将相献臣所箸,靡有孑遗矣。其他遗闻轶事,皆前代逋臣所录,非得于口耳传述,而被焚毁者不可胜数也。繇是观之,夷德之戾,虽五胡、金、元,抑犹有可以末减[43]者邪!

① 《违碍书籍目录》,四库全书馆编。此书刻本颇多,现在所见的有

浙江、河南、江宁、四川等刻本，就中以四川刻本最详备，书首列乾隆三十九年至四十三年有关诏书，正文列各种应当禁毁的书籍目录。

② 四库馆，即四库全书馆。清高宗弘历于一七七二年(乾隆三十七年)根据御史王应綵和安徽学政朱筠的建议，下诏征求国内所有的存书，次年指派军机大臣为总裁官，设馆整理编纂，题名为《四库全书》，至一七八二年(乾隆四十七年)完成。全书共七万九千三百三十七卷，三千五百零三种。缮写七套，分藏于北京大内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奉天文溯阁、热河文津阁、镇江文宗阁、扬州文汇阁、杭州文澜阁。

③ 命有触忌讳者毁之，乾隆三十九年(一七七四年)八月初五上谕，命四库馆臣及地方官员对征集图书实行检查，"如有关碍者，即行撤出销毁"。在这项"寓禁于征"的政策指导下，当时被全部禁止或部分抽毁的书籍达二千多种。据兵部奏报，从乾隆三十九年至五十三年，销毁书籍共二十四次，五百三十八种，一万三千八百六十二卷。

④ 传旨褒美，乾隆四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一七七七年一月二十三日)上谕："据海成奏将各属续获应毁书籍分晰开单进呈，并称自展限倍价购买以来，据各属蒐买以及民间缴呈应毁书籍，前后共有八千部之多，虽屡经家喻户晓，乃尚不能一时净尽，再请展限购求等语，所办甚好。看来查办遗书一事，惟海成最为认真，故前后购获应毁禁书较江浙两省尤多。"

⑤ 督他省摧烧益急，前引乾隆上谕曾斥责江、浙两省禁毁不力，"俱著传旨严行申饬。并令该督抚再行严饬所属加意收查，务使应毁之书尽行缴出，勿敢稍有隐匿。如此番查办之后，尚有违禁潜藏者，将来别经发觉，除将本人治罪外，仍惟该督抚是问。"

⑥ 谕曰，引文也见前引乾隆上谕。

⑦ 四库馆议，指四库馆所定《查办违碍书籍条款》。该条款规定：凡属违碍书籍，"字句狂谬，词语刺讥，必应销毁"，"明季国初人诗文集内有触悖者，其全书即不应存留"；"凡宋人之于辽、金、元，明人

之于元，其书内纪载事迹有用敌国之词，语句乖戾者，俱应酌量改正。如有议论偏谬尤甚者，仍行签出拟销。"

⑧ 隆庆（一五六七——一五七二年）以后，努尔哈赤逐渐统一建州女真各部，并于一五九五年被明封为龙虎将军。从这时开始，明朝文献关于建州女真及其与中央政权冲突的记载日益增多；反映这段历史的著作，便是清朝禁毁书籍的重点。

⑨ 献臣，贤臣。

⑩ 高拱，字肃卿，河南新郑人，明嘉靖时累官文渊阁大学士、中极殿大学士。所著《边略》，包括《防边纪事》、《伏戎纪事》、《挞虏纪事》、《靖夷纪事》、《绥广纪事》五种，有明刊《纪录汇编》本和《高文襄公集》本等。

⑪ 张居正，字叔大，号太岳，明湖广江陵（今属湖北）人，明万历时曾当国十年。《太岳集》，亦作《张太岳文集》，四十七卷，明万历壬子刊行。

⑫ 申时行，字汝默，明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张居正死后，以礼部侍郎入阁参与机务。著有《纶扉简牍》，十卷，明天启间刊行。

⑬ 叶向高，字进卿，号台山，明福清（今属福建）人，万历时累官吏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光宗时为首辅。著有《四夷考》，八卷，明万历间刊。《军机处奏准全毁书目》中称："查《四夷考》，明叶向高撰。其书体例芜陋，不似向高所作，疑出托名。内第二卷有谬妄之语，应请销毁。"《蘧编》，已佚。《苍霞草》二十卷、诗八卷，《苍霞余草》十四卷，《苍霞续草》二十二卷，《苍霞奏草》、《苍霞尺牍》，俱明万历间刊行。

⑭ 高攀龙，字存之，无锡（今属江苏）人，明天启时累官左都御史。《高子遗书》，包括诗集八卷、文集五卷及《周易孔义》等专著五种，明崇祯五年刊，清康熙、乾隆间屡有重刻本。

⑮ 邹元标，字尔瞻，别号南皋，明吉水（今属江西）人，万历时累官刑部右侍郎。《邹忠介奏疏》五卷，约天启间刊，属"全毁"著作。

⑯ 杨涟，字文孺，明应山（今属湖北）人，拥立熹宗，官至左副都御史。《杨忠烈文集》六卷，清顺治间刊，属"全毁"著作。

⑰ 左光斗，字遗直，明桐城（今属安徽）人，官至御史，与杨涟一道拥立熹宗。《左忠毅集》五卷，有顺治、康熙等刻本。

⑱ 缪昌期，字当时，明江阴（今属江苏）人，天启间官左赞善。《从野堂存稿》八卷，崇祯间刻，属"全毁"著作。

⑲ 熊廷弼，字飞百，明湖广江夏（今湖北武昌）人，万历、天启间两次任辽东经略。《按辽疏稿》、《书牍》、《熊芝冈诗稿》，多述后金事，均见《熊襄愍公集》，清同治间姚莹等刊《乾坤正气集》收入。

⑳ 孙承宗，字稚绳，明高阳（今属河北）人，天启初累官至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曾督师辽阳。清兵入关后，在高阳率众拒守，城破而死。《孙高阳集》二十卷，清同治间刊《乾坤正气集》收入。

㉑ 倪元璐，字玉汝，明上虞（今属浙江）人，崇祯间累官户部尚书。《倪文正遗稿》二卷，顾予咸选，唐九经评，顺治八年刊，被禁理由是"诗内有违碍语句"。《奏牍》，苏抚院部奏缴禁书中列入。

㉒ 卢象昇，字建斗，明宜兴（今属江苏）人，天启后曾任湖广巡抚，总督宣大山西军务，多次抵抗清兵，镇压农民起义，最后与清兵力战而死。《宣云奏议》，即《卢忠肃公奏议》六卷，约顺治间刻。

㉓ 孙传庭，字伯雅，明代州振武卫（今山西代县）人，万历时官陕西巡抚，总督陕西军务，镇压农民起义，参与抵抗清兵。《省罪录》，系孙传庭的督师奏议。

㉔ 姚希孟，字孟长，明吴县（今属江苏）人，崇祯初出为南京少詹事。《军机处奏准全毁书目》："查《清閟全集》，系明姚希孟撰，共分七种，内有悖碍语，应请销毁。""查《沆瀣集》，系明姚希孟撰，皆其主考时所作场屋程文，卷五内语多悖谬，应请销毁。""查《文远集》，明姚希孟撰，中间指斥甚多，应请销毁。"《公槐集》，江宁布政使刊《违碍书目》："明吴郡姚希孟著，此书内有《建夷授官始末》一篇，语多狂吠，其余叙论辽事，亦多触碍。"《军机处奏准全毁书目》也称此书"狂悖处甚多，应请销毁"。

㉕ 马世奇，字君常，明无锡人，崇祯时官至左庶子，都城陷时自缢死。《澹宁居集》，文集十卷，诗集三卷，顺治、雍正、乾隆间刊。

㉖ 然爇（ruò），燃烧。

㉗ 茅元仪，字止生，号石民，明归安（今浙江吴兴）人，崇祯间佐孙承宗军务，曾官副总兵，留心边务。所著《武备志》二百四十卷，内有女真史的系统记录，天启元年刊。另，茅元仪的《暇老斋笔记》、《六月谭》、《石民集》、《又岘集》、《江村集》等二十余种著作都在禁毁之列。

㉘ 弘光，南明福王朱由崧年号；隆武，南明唐王朱聿键年号。

㉙ 袁继咸，字季通，明宜春（今属江西）人，天启后累官兵部右侍郎，总督江西、湖广等处军务，后被清军所执，不屈而死。《六柳堂集》，亦名《未优轩诗草》，三卷，顺治间刊。

㉚ 黄道周，字幼平，明福建漳浦人，南明弘光时为礼部尚书，后拥立隆武帝，自请北伐，为清兵所俘杀。《广百将传注》，黄道周注断陈元素原本，周亮辅增补。

㉛ 金声，字正希，明安徽休宁人，曾于家乡起兵抗清，后遇害死。《金太史集》九卷，亦名《金太史稿》，清初刻。

㉜ 永历，南明桂王朱由榔年号；鲁王，南明鲁王朱以海，一六四五年由张国维等拥立，称监国。

㉝ 钱肃乐，字希声，明鄞县（今属浙江）人，清兵破杭州，在浙东倡义抵抗，拥立鲁王监国，官至兵部尚书，后忧愤卒。《偶吟》，《军机处奏准全毁书目》称："查《偶吟》系明钱肃乐撰，其诗首标庚辰，乃崇祯十三年所作。书中语意甚为狂悖，应请销毁。"

㉞ 张肯堂，字载宁，明华亭（今上海市松江县）人，唐王入闽后，被任命为吏部尚书、左都御史。后兵败自缢死。《寓农初议》，清初刻。

㉟ 国维，张国维，字玉笥，明东阳（今属浙江）人，崇祯时为应天巡抚、兵部尚书。南明时拥立鲁王监国。兵败自杀。《抚吴疏草》，为张国维巡抚应天等处的奏疏，崇祯间刻，十二册，不分卷。

㊱ 煌言，张煌言，字玄著，号苍水，明鄞县人，清兵破南京后，与钱肃乐等共奉鲁王监国。曾与郑成功联合进兵江南，失败后隐居海岛，为清兵所获就义。《北征纪略》一卷，《军机处奏准全毁书目》称："查《北征纪略》，系明张煌言撰。煌言事明鲁王为兵部尚书，遁迹海中，为大兵所执被戮。此书乃纪其在顺治己亥年同郑成功入犯

江宁之事，其词实多属悖妄夸诞，应请销毁。”

㊲ 孙氏，孙奇逢，字启泰，号锺元，河北容成人，崇祯间结寨于易州山中抗拒农民军。明亡后隐居于河南辉县百泉夏峰村讲学，人称夏峰先生。《夏峰集》，十四卷，补遗二卷，《军机处奏准全毁书目》称："集中多有字句触犯之处，应请销毁。”

㊳ 顾氏，顾炎武。《亭林集》，《军机处奏准抽毁书目》于《亭林遗书》条下称："查此书系昆山顾炎武撰，以所著十书，合为一编。内除《亭林文集》、《亭林诗集》二种中均有偏谬词句，应行销毁，又《昌平山水记》一种，亦有乖谬处，应行抽毁外，其《左传杜解补正》……等七种，均系辨正经史之书，有裨考证，查无干碍，应请毋庸销毁。”《日知录》三十二卷，康熙三十四年刊，属于“全毁”的著作。

㊴ 黄氏，黄宗羲。《行朝录》十二卷，草稿与刻本俱遭禁毁。《南雷文定》十一卷，附录一卷，后集四卷，三集三卷，四集四卷，被禁毁的理由是“内有《钱肃乐传》及诗均有违碍，并多钱谦益名”。

㊵ 侯，侯方域，字朝宗，商邱人，明诸生，著有《壮悔堂文集》、《四忆堂诗集》，俱被禁毁。魏，指魏际瑞、魏禧、魏礼三弟兄。魏际瑞，字善伯，号伯子，宁都(今属江西)人，明诸生，著作有《伯子文集》；魏禧，字叔子，号裕斋，有文集、诗集行世；魏礼，字和公，号季子，有《季子文集》。三著合称《三魏文集》，亦名《宁都三魏集》、《魏氏全集》，禁毁理由是“书中有感愤之词”，“其中多有悖逆”。丘，丘维屏，字邦士，宁都人，明诸生。《丘邦士先生文集》十七卷，康熙间刊，《军机处奏准全毁书目》称："查《邱邦士集》，邱维屏撰，明末诸生，其文多入本朝所作，中间挖空字句甚多，皆原系悖犯字面，且议多狂诞，应请销毁。”彭，彭士望，字躬庵，江西南昌人，明亡后与魏禧兄弟一同隐居于翠微峰。《耻躬堂诗文集》，一名《彭躬庵集》，被禁毁的原因是“集中诸文，多愤激之词”，“语多违悖”。

㊶ 纪昀，字晓岚，一字春帆，清直隶献县(今属河北)人，乾隆间累官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任四库馆总纂官，编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提要》，即《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永瑢、纪昀主编。乾隆三十七年正月令各省采进书由各督抚等先将各书叙列目录，注出某朝

某人所著，书中要旨何在，简明开载奏闻。三十九年七月命四库全书处进呈总目，于各目下撰写提要，将一书原委撮举大凡，并详著书人世次爵里。《总目提要》于乾隆四十六年（一七八一年）编成，共二百卷，收入库书三千四百七十种，存目书六千八百十九种。次年编成《四库简明目录》，以《总目提要》为基础，省略文字，删除存目而成。

㊷ 朱，朱筠，字东美，号笥河，河北大兴人，乾隆间为安徽学政时，奏言翰林院贮《永乐大典》，内多世未见古书，请开局搜辑校阅，为设四库全书馆发端。后在四库全书馆任校办各省送到遗书纂修官。邵，邵晋涵，字与桐，一字二雲，浙江余姚人，乾隆间任四库馆校勘《永乐大典》纂修官，《八旗通志》、国史馆及三通馆纂修官。

㊸ 末减，《左传》昭公十四年："三数叔鱼之恶，不为末减。"杜预注："末，薄也；减，轻也。"

太史公曰[①]："秦既得意，烧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乾隆焚书，无虑二千种，畸重记事，而奏议、文献次之，其阴鸷不后于秦矣。今夫血气心知之类，惟人能合群。群之大者，在建国家、辨种族。其条列所系，曰：言语、风俗、历史。三者丧一，其萌不植。俄罗斯灭波兰而易其言语[②]，突厥灭东罗马而变其风俗[③]，满洲灭支那而毁其历史。自历史毁，明之遗绪，满洲之秽德，后世不闻。斯非以遏吾民之发愤自立，且刬绝其由蘖[④]邪？自是以后，掌故[⑤]之守，五史[⑥]之录，崇其谀佞，奖蹙[⑦]虚美，专以驾言[⑧]诳耀，使莫能罪状己以阶革命。伟哉！夫帝王南面之术，固鸷于秦哉。

① 太史公曰，引文原见《史记·六国年表序》，有节略。

② 俄罗斯灭波兰而易其言语，沙皇俄国勾结奥地利、普鲁士，于一七七二、一七九三和一七九五年三次瓜分波兰，一八一五年又将波兰领土大部分并入俄国。沙俄在被占领的波兰地区推行大俄罗

斯沙文主义政策，压制波兰人民使用民族语言，禁印波兰文书籍，禁用波兰语教学，禁唱波兰民族歌曲。

③ 突厥灭东罗马而变其风俗，指十五世纪奥斯曼帝国灭亡东罗马帝国后，在这里强迫推行民族同化政策，凡不改信伊斯兰教和接受阿拉伯风俗习惯的居民，都被课以苛重的人头税。

④ 由蘖，《尚书·盘庚》："若颠木之有由蘖。"谓树梢生出的嫩芽。

⑤ 掌故，汉代太常属官，《汉书·晁错传》颜师古注引应劭说："掌故，六百石吏，主故事。"

⑥ 五史，《周礼》谓史官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隋书·经籍志》遂谓殷、周天子之史有五。

⑦ 奖蹙，奖励、成全。

⑧ 驾言，传说。

且乾隆之世，伪复明孝安等三帝年号①，于前代谊士，方赠谥树表②，扬厉而不厌。及一夕焚其书，不曰"狂吠"，则曰"悖逆"。何一人之言，而前后驳异如是也？夫患臣僚之携贰，则褒遗忠以炫之；惧汉族之怀旧，则毁故书以窒之。二者相违，而皆以愚民。惟民也卒受其愚，哀哉！昔者秦始皇帝功德瑕衅粲然在中夏，其法式诒于后嗣，焚史隐恶，至今而弥甚。攘除胡貉，数世而不行；及授胡貉以柄，使忝报③杀略者得善自隐讳，以为臧身之固，虽秦亦不意是也。

① 孝安，南明福王曾被唐王谥为圣安帝，又被桂王谥为安宗简皇帝。孝安等三帝年号，指福、唐、桂三王年号弘光、隆武、永历。乾隆《御批通鉴辑览》，曾将南明弘光朝史列于正文第一百十六卷，后附《明唐、桂二王本末》。据卷首乾隆上谕，谓恢复三王年号，"以福王偏立江左，尚可比宋代建炎之例"，"唐、桂二王自不等于福王，但为明室宗支，与宋之昰、昺相同，未可概从僭伪之例"。

② 方赠谥树表，乾隆四十一年(一七七六年)下诏在忠义祠祭祀明代

建文、崇祯二朝死难诸臣，特别表彰明末史可法等抗清人物，说是“朕惟以大公至正为衡，凡明季尽节诸臣，既能为国抒忠，优奖实同一视”。此次入祀忠义祠的崇祯时死难者，得专谥的官员计二十六人，得通谥的官员计一千六百四十一人，另无谥职官四百九十五人、士民一千四百八十六人，并都记姓名事迹于《胜国殉难诸臣录》。

③ 烝报，《小尔雅·广义》：“上淫曰烝，下淫曰报。”这里泛指乱伦。

乌乎！长国家者不务子孙万世之计，而肆忿悁于一眴。方是时，则诚满志矣，数世而衰，而斧柯之伐①，其则不远。《中西纪事》、《海国图志》②之属，尝指斥欧人，欧人亦欲以严令督毁之。至于庚子挞伐之诏③，且躬自燔除，以奄其咎。悲夫，昔人箸书，皆异代见焚，今斧扆图籍之未丧，而先不能保其诏令乎！

① 斧柯之伐，指丧失政柄。蔡邕《琴操·龟山操》：“(孔子)伤政道之凌迟，闵百姓不得其所，欲诛季氏而力不能，于是援琴而歌曰：‘予欲望鲁兮，龟山蔽之；手无斧柯，奈龟山何！’”

② 《中西纪事》，清夏燮(化名江上蹇叟)著，二十四卷。记录两次鸦片战争的史实，主旨在反侵略，初刊本曾被清朝大吏毁版。《海国图志》，清魏源撰，一百卷，近代早期改良主义的先驱名著，主张“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师夷长技以制夷”。

③ 庚子挞伐之诏，一九〇〇年六月二十一日，清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名义发布的对列强宣战上谕，内谓：“朕今涕泣以告先庙，慷慨以誓师徒，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

狱中与威丹唱和诗

（一九〇六年）

【说明】 在从前，在旧中国，讲改革是要犯罪的，要坐班房，要杀头。章太炎和邹容等人积极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被清朝政府视若眼中钉。一九〇三年六月底、七月初，清朝政府勾结帝国主义租界当局，逮捕了章太炎、邹容等人，制造了震动中外的"苏报案"。这一暴行并没有吓倒那些立志改革的人。在法庭上，在监狱中，章太炎与邹容同中外反动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马克思指出："不管资产阶级社会怎样缺少英雄气概，它的诞生却是需要英雄行为、自我牺牲、恐怖、内战和民族战斗的。"章太炎所写的这篇记述三年狱中生活的文章，便生动地表现了他们敢于自我牺牲的英勇斗争精神。

本文选自一九〇七年一月出版的《汉帜》第二号，署名"太炎"。

威丹素知雕刻摹篆之术，因窥小学，诵五百四十部首①，说解皆略上口，而不习为韵语。既入狱，欲以诗语解闷。余曰："第为之，虽不工亦无害。"威丹即题涂山为一绝②。涂山在蜀，世传涂山女故国也③。其诗曰：

苍崖坠石连云走④，药叉带荔修罗吼⑤。

辛壬癸甲今何有⑥？且向东门牵黄狗⑦。

余素疑威丹不能诗，及读是绝，奇谲似卢仝、李贺⑧，以为天才。戏作一绝和之，曰：

头如蓬葆犹遭购⑨，足有旋轮⑩，未善驰。

天为老夫留后劲，吾家小弟始能诗。

① 五百四十部首，指许慎《说文解字》将当时所知的文字按照字形分为五百四十部。段玉裁说："许君以为音生于义，义箸于形……故合所有之字，分别其部为五百四十，每部各建一首，而同首者，则曰：'凡某之属，皆从某。'于是形立，而音义易明。凡字必有所属之首，五百四十字可以统释天下古今之字。"

② 涂山，相传为夏禹娶涂山氏及会诸侯处。其地说法不一，此处取《华阳国志·巴志》之说："禹娶于涂山，今江州涂山是也。"地当今四川重庆市东，俗名真武山。

③ 涂山女故国，今本《尚书·益稷》：夏禹曰："予创若时，娶于涂山。"伪孔传："涂山，国姓。"《史记·夏本纪》："夏后帝启，禹之子，其母涂山氏之女也。"

④ 连云走，形容山石从高处急速坠落。据《读史方舆纪要》卷六九，谓：涂山在"岷江南岸，山之址有石中分，名曰龙门，其下有水，与江通。《古巴郡志》：山高七里，周围二十里，尾接石洞峡。……刘先主置关于此山上，禹庙及涂后祠在焉。"

⑤ 药叉，即夜叉。荔，薜荔。带荔，出自《楚辞·九歌·山鬼》："被薜荔兮带女萝。"说山鬼以薜荔为衣，以女萝为带。这里形容鬼魅把自己打扮起来。修罗，即阿修罗，梵语，译作"无端"，容貌丑陋之义。又称阿素洛，译作"非天"，为常与帝释战斗之恶神。这里用以形容中外反动势力。

⑥ 辛壬癸甲，今本《尚书·益稷》：禹曰："予创若时，娶于涂山。辛壬癸甲，启呱呱而泣，予弗子。"伪孔传："辛日娶妻，至于甲四日，复往治水，不以私害公。启，禹子也。禹治水，过门不入，闻启泣

声，不暇子名之。”《楚辞·天问》王逸注：“以辛酉日娶，甲子日去，而有启。”辛壬癸甲今何有，喻象夏禹那样公而忘私，为国为民奔走操劳，如今得到了什么样的结果？

⑦ 东门牵黄狗，语出《史记·李斯列传》。秦二世时，曾为秦统一六国作出很大贡献的丞相李斯被赵高诬陷为谋反，腰斩于咸阳市。行刑前，“斯出狱，与其中子俱执。顾谓其中子曰：‘吾欲其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且向东门牵黄狗，感叹自己如夏禹一样为国事奔走，结局却象李斯一样求牵黄犬逐狡兔而不可得，将惨遭杀害。

⑧ 卢仝（约七九五——八三五年），自号玉川子，唐范阳（今河北涿县涿州镇）人，诗人，其诗充满怪异色彩，风格奇特，有《玉川子诗集》。李贺（七九〇——八一六年），字长吉，唐昌谷（今河南宜阳西）人，弱冠即工诗，死时只二十七岁，其诗善于熔铸词采，驰骋想象，用神话传说创造新奇瑰丽的意境，富于浪漫主义色彩。著作有《昌谷集》。

⑨ 头如蓬葆，《汉书·燕刺王旦传》：“头如蓬葆，勤苦至矣。”颜师古注：“头久不理，如蓬草、羽葆也。”这里用以比喻章太炎、邹容剪去辫子后所留的短发。购，购求，指清政府悬赏捉拿他们。

⑩ 旋轮，这里指脚镣。

狱久不决①。量满洲政府意，余当重于威丹。计齿，则余长威丹且二十岁，百年大剂②，先死固其分也。《涂山》一绝，比之李斯之思上蔡③，既非身具五刑④，则斯言亦为泰过。不意斯人先我雕殒。扬子⑤有曰：“苗而不秀者，吾家之童乌乎⑥！”威丹，固蜀人，上揆童乌，所志已远；亦幸余非扬子，无寂寞投阁之诟耳⑦。

① 狱久不决，章太炎于一九〇三年六月三十日被捕，邹容于七月一日被捕，先由租界会审公廨审讯。清廷谋求引渡未成，派上海县令会同租界当局组成额外公堂，于一九〇三年十二月三日至七日

对章、邹再次审讯，并于十二月二十四日判处二人永远监禁。在国内外舆论的强烈抗议下，此判决一直未能生效，一九〇四年五月二十一日，由上海县与英副领事等复讯，改判章太炎监禁三年，邹容监禁二年，期满逐出租界。

② 大剂，大限。《列子·杨朱》："百年，寿之大齐（剂）。"

③ 上蔡，李斯的家乡，故城在今河南上蔡县西。

④ 具五刑，《汉书·刑法志》："当三族者，皆先黥劓，斩左右趾，笞杀之，枭其首，菹其骨肉于市；其诽谤詈诅者，又先断舌；故谓之具五刑。"

⑤ 扬子，即扬雄（前五八——公元十八年），一作杨雄，字子云，汉蜀郡成都（今属四川）人，以文章名世，主要著作有《法言》、《太玄》、《方言》，文集有《扬子云集》。

⑥ 童乌，指聪明而早死的孩子，原文见扬雄《法言·问神》："育而不苗者，吾家之童乌乎！九龄而与我玄文。"李轨注："童乌，子云之子也。仲尼悼颜渊苗而不秀，子云伤童乌育而不苗。"

⑦ 寂寞投阁，出自《汉书·扬雄传赞》，王莽诛甄丰等，扬雄受到牵连，"时雄校书天禄阁上，治狱使者来，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乃从阁上自投下，几死。……有诏勿问。然京师为之语曰：'惟寂寞，自投阁。'"这是时人用扬雄《解嘲》中所说的"惟寂惟寞，守德之宅"的话，讥刺他言行不一。

狱事既决①，狱卒始不以人道相待。时犹闭置空室，未入铁槛。视狱卒凌暴状，相与咋舌裂眦②。余语威丹："尔我体皆弱，又不忍辱，与为白人陵藉而死也，毋宁早自为计。然以禁锢期限计之，我三年，尔二年，尔当生，我当死。"威丹哽咽流涕曰："兄死，余不得不死。"余曰："不闻子胥兄弟事耶③？且白人内相凌逼，而外犹恶其名。余死，彼惧烦言之不解也，必宽假尔。"因复议引决事④。时力索金镮毒药诸物，既被禁绝，惟饿死。威丹曰："饿死，小丈夫事也。"余曰："中国饿死之故鬼，第一伯夷，第二龚胜⑤，第三司空图⑥，第四谢枋得⑦，第五刘宗周⑧。若前三子

者，吾不为；若后二子，吾为之。”因作《绝命词》三首，前二首与威丹联句成者⑨，最后一绝则余续成之：

击石何须博浪椎⑩？(邹)群儿甘自作湘累⑪。
要离祠墓今何在⑫？(章)愿借先生土一坯。(邹)

平生御寇御风志⑬，(邹)近死之心不复阳⑭。(章)
愿力能生千猛士⑮，(邹)补牢未必恨亡羊。(章)

句东前辈张玄箸⑯，天盖遗民吕晦公⑰。
兵解神仙儒发冢⑱，我来地水火风空⑲。

① 狱事既决，指一九〇四年五月二十一日判决。在此以前，章太炎和邹容一直被拘禁于上海福州路工部局巡捕房；在此以后，他们便被关进上海提篮桥租界监狱。

② 眦(zì 自)，眼眶。裂眦，目眦欲裂，形容愤怒到极点。

③ 子胥，伍子胥(?——前四八五年)，名员，字子胥，春秋时楚国大夫伍奢的次子。子胥兄弟事，楚平王七年(前五二二年)，伍奢因直言谏楚平王被执。当时伍员及其兄伍尚俱在外，楚平王使人召之，称："来，吾免而父。”伍尚对伍员说："尔适吴，我将归死。吾知不逮，我能死，尔能报。”伍尚归国，与伍奢一道被杀。伍员则逃到吴国，最后率兵攻破楚国，为父兄报仇。事见《左传》昭公二十年。

④ 引决，引分自决，即自杀。

⑤ 龚胜，字君宾，汉彭城(今江苏徐州)人，汉哀帝时为光禄大夫、渤海太守，因不满王莽秉政，乞归。王莽使人征召他入都，他命门人置棺敛丧事，语毕，便不复开口饮食，积十四日死。

⑥ 司空图，原刊误作司徒空。图字表圣，唐虞乡(今属山西永济县)人，唐末进士，累官礼部郎中。朱温篡唐后，建立梁朝，召为礼部尚书，拒不应命。既而朱温杀死唐哀帝，司空图便绝食而死。

⑦ 谢枋得，字君直，号叠山，宋弋阳(今属江西)人，宝祐进士。宋亡，隐居闽中，不肯应元廷之召。福建参政魏天祐强而之北，至北京，

绝食而亡。

⑧ 刘宗周(一五七八——一六四五年),字起东,号念台,明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官至南京左都御史,南明政权覆亡后,绝食二十日而卒。

⑨ 联句,旧时作诗方式之一,两人或多人共作一诗,相联成篇。习惯上一人出上句,续者须以下句对成一联,再出上句,轮流相继。

⑩ 击石,砸石头。当时,租界监狱强迫章太炎、邹容从事砸碎石的苦役。椎,锤子。博浪椎,秦灭韩后,韩国贵族张良结交刺客,持一百二十斤的大铁椎狙击秦始皇于博浪沙(今河南原阳),未中。这里以博浪椎比喻章太炎、邹容的志向不在于砸碎石块,而是推翻清王朝。

⑪ 湘累,指屈原。《汉书·扬雄传》:"钦吊楚之湘累。"颜师古注引李奇曰:"诸不以罪死曰累。……屈原赴湘死,故曰湘累也。"

⑫ 要(yāo 腰)离,春秋末吴国的刺客,曾为吴王阖闾刺杀仇敌庆忌,完成使命后,不愿获得高官厚禄,自杀身死。

⑬ 御寇,列御寇,相传战国时郑人,《庄子·逍遥游》:"夫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列子·黄帝》谓其学道的程度进到心念口言都不计较是非利害,方能御风而行。

⑭ 不复阳,《庄子·齐物论》:"近死之心,莫使复阳也。"成玄英疏:"阳,生也。"郭象注:"其利患轻祸,阴结遂志,有如此者。"

⑮ 愿力,佛学术语,愿誓之力,《智度论》:"庄严佛界事大,独行功德,不能成,故要须愿力。"

⑯ 句(gōu 勾)东,浙东。张玄著,即张煌言。

⑰ 天盖,天盖楼,吕留良所使用的室名,他的许多著作也都以此题名,如《天盖楼遗稿》、《天盖楼四书文》、《天盖楼各种文选》、《天盖楼偶评》等。吕晦公,即吕留良(一六二九——一六八三年),字用晦,清浙江崇德(今桐乡县崇德)人。明朝灭亡后,拒绝在清政府里做官,剃发为僧。他的许多诗文流露出对清朝统治的不满,死后曾遭清政府剖棺戮尸。

⑱ 兵解,古代方士捏造的一种谎言,以为学道者死于兵刃,其实是借

兵刃解脱躯壳以成仙。据《南疆逸史·张煌言传》,"煌言精六壬",经常占课,是受道家影响者。这里以他被清廷杀害为"兵解神仙",暗喻诗人自己将被杀害不当作一件可怕的事。儒发冢,出自《庄子·外物》中两个儒生合伙盗墓的故事,这里指吕留良被开棺戮尸的暴行。

⑲ 地水火风空,古印度唯物主义哲学所说的组成物质世界的五大基本元素,人体也由这五种元素组成。人死后,固体归于地,液体归于水,热量归于火,血气归于风,意识归于空。

既入铁槛,余断食七日不死。方五、六日所,稍作欬,必呕血数刀圭①。因忆周亚夫事②,非必由愤懑致之,盖不食则血上溢也。同系者告余曰:"断食七日不必死。有素嗜罂粟膏者③,眩掉呕写④,绝粒四十二日,犹故不死。况于彼为六分之一耶?"因复进食。然所食皆麦饭带稃⑤,日食三合,粗粝鲠会咽。顾视便利⑥,则麦复带稃而出。其不能输精成血可知。

① 刀圭,古代量取药末的用具,形状象刀头的圭角,端尖锐,中低洼。

② 周亚夫(?——前一四三年),西汉名将,曾率军抗击匈奴,平定吴、楚等七国之乱,官至太尉、丞相。后以其子私买御物下狱,绝食死。周亚夫事,指周亚夫入狱后,"因不食五日,呕血而死。"事见《史记·绛侯周勃世家》。

③ 罂粟膏,鸦片。

④ 写,宣泄,通作"泻",即腹泻。

⑤ 稃,米粒的外壳。

⑥ 便利,指粪便。

同系五百人,一岁死者百六十人,盖三分而瘐毙①其一矣。余复谓威丹曰:"食亦死。知必死,吾有处之之道。"自是狱卒陵籍,余亦以拳拟之,或夺其椎。固自知力不逮,亦太史公所谓"知

死必勇”者②。以是遭狱卒踶趹二次③。印度人尤暴横④，每举足不择腰膂腹背。既仆地，则数狱卒围而击之，或持椎捣其胸间，至闷绝，乃牵入铁槛中。以伤死者甚众，既无检尸具结之事，故恣肆无所顾忌。或时为医生检得，则罚金四、五元耳。而狱卒复造私刑为钳制计。其法以帆布为梏⑤，反接两手缚之，加以木楔，名曰“软梏”。梏一小时许，则血管麻木，两臂如针刺状，虽巨盗弗能胜，号呼宛转，声彻全狱。其虐较拶指为甚⑥。凡狱囚与外交通书札，则以此钳制之，故暴戾之状，不闻于外。余复受梏三次。(自去岁上海罢市后⑦，白人危惧，囚者始得稻食，狱卒陵暴亦稍衰矣，而软梏至今犹存。)由今思之，可以致死者数矣。威丹略解英语，稍与委蛇，未罹斯酷。而威丹竟先余死，呜乎哀哉！

① 瘐毙，罪犯病死在狱中。

② 知死必勇，见司马迁《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太史公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难也，处死者难。”

③ 踶趹，指骡马等用后蹄踢人。

④ 印度人，指当时工部局所雇用的印度籍巡捕和狱卒。从一八八四年开始，他们就陆续从印度被招来，在上海租界内充当警卒。

⑤ 梏，手铐。

⑥ 拶(zǎn 趱)指，以绳穿五根小木棍，套入手指，用力紧收，是一种残酷的刑罚。

⑦ 去岁上海罢市，指一九〇五年五月起，以上海为中心所展开的抵制美货运动。当时，美国政府继续迫害华工，并胁迫清朝政府续订不平等的《中美会订限制来美华工保护离美华人条款》，激起中国人民的愤怒与抗议。上海工商界召开大会，宣布不购美货，不用美船运货，不为美国在华机构与人员翻译做工。影响很快波及全国其他许多地区。

仲春二月①，时近清明，积阴不开，天寒雨湿，鸡鸣未已，吾

弟以亡。旦日十点钟顷，余始往视，距气绝八小时矣，目犹未瞑。同系者亦多为疑案。呜乎哀哉！威丹既殁，白人稍善视余，使任执爨之役②，因得恣意啖食。余之生，威丹之死为之也。假令业识不亡③，复循旧趣④，他日生千猛士，砉然可知⑤。恨含敛时，未令医师剖验，不知果以病终否耳。遗文泯绝，存此数章，愿与四百兆同种诵之。

① 仲春二月，指邹容于一九〇五年四月三日（光绪三十一年二月二十九日）死于狱中。

② 执爨（cuàn 窜），掌灶，亦即烧火做饭。《诗·小雅·楚茨》："执爨踖踖，为俎孔硕，或燔或炙。"

③ 业识，佛学名词，《大乘起信论》："谓无明力不觉心动故。"业识不亡，这里喻精神不死。

④ 旧趣，原来的旨趣。

⑤ 砉（xū 洫，又读 huā 画）然，出自《庄子·养生主》："砉然向然，奏刀騞然。"表达皮骨相离的声音。

革命之道德

（一九〇六年）

【说明】 谁是有道德的人？这个问题，在辛亥革命准备时期，如同中外历史上常见的情形那样，和谁是革命的力量来源问题，密切联系在一起。因此，它在成员复杂的革命派中间，必定引起意见分歧。章太炎强调革命者要讲道德，便是代表一种意见反对另一种意见。

本篇的主题是“无道德者不能革命”。从观念上看，不算新鲜，历史上许多改革家和爱国者都提出过类似命题。新鲜的是章太炎把人们的道德观念同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联系起来，揭示前者是后者的产物。

章太炎依据清末现实生活里的社会分工，把社会成员分为十六类，以为每类人物由于生存条件的差别，而各有各的道德。他用来测量道德高下的尺度，是损人利己的程度。他据此把整个社会的道德分成相互对立的两部分，说是农工商贩和下层知识分子，最有道德或较有道德，而官僚政客买办职商和他们的幕客谋士，则绝大多数属于不择手段图谋私利的无道德者。不消说，结论自然是前一部分人可能投入反清革命，而后一部分人非但不能革命，还必定反对革命。

章太炎的革命道德论，同那种为封建统治阶级的统治和利益辩护的传统道德论，无疑是正相反。它代表着被压迫者对这个统治的反抗和他们的未来利益，在理论上已达到了近代阶级斗争学说的最初阶段，都是显而易见的。

问题在于章太炎没有解决道德与实践的相互关系。他过分强调道德的作用，以为道德可以支配革命。因而，尽管他反对道德一成不变的说法，却又在寻找某种抽象的永恒不变的道德，并且说顾炎武的道德论便可作为革命节操的准则，而不悟这种道德论同样可以取得旧道德拥护者承认。正如恩格斯批评费尔巴哈的道德论所说的，"它适用于一切时代、一切民族、一切情况；正因为如此，它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是不适用的。"章太炎在道德问题上最终也陷入了唯心论，原因很复杂，但他拿损人利己程度作为衡量道德高下的尺度，表明资产阶级革命派也不能真正认识人民群众，从而也不能真正解决革命力量来源问题，则无疑是个重要因素。

本篇选自一九〇六年十月出版的《民报》第八号，并参照《太炎文录》校正了个别错字。

古之所谓"革命"① 者，其义将何所至耶？岂不曰天命无常，五德代起②，质文相变③，礼时为大④ 耶？夫如是，则改正朔、易服色、异官号、变旗识，足以尽革命之能事矣。名不必期于背古，而实不可不务其惬心。吾所谓革命者，非革命也，曰光复⑤ 也，光复中国之种族也，光复中国之州郡也，光复中国之政权也。以此光复之实而被以革命之名。呜呼！天步艰难⑥，如坂九折⑦，

墨翟、禽滑釐[8]之俦，犹不能期其必效，又乃况于柔脆怯弱如吾属者。世无黄中通理之人[9]，而汲汲焉以唇舌相斫，论议虽笃，徒文具耳。

① 古之所谓革命，《周易·革卦》："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

② 五德代起，五德终始说以为改朝换代是水、火、土、金、木相生相克而产生的现象。

③ 质文相变，汉朝董仲舒引申孔子"文质彬彬"一语，文指礼乐，质指仁义，商朝尚质，周朝尚文，改朝换代就是质与文轮番变化，见《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

④ 礼时，顺从时世的变化。大，通"太"，至高。

⑤ 光复，原出《南齐书·芮芮虏传》"光复中华"；章太炎常用"光复旧物"一语，见史可法《致多尔衮书》。

⑥ 天步艰难，出自《诗经·小雅·白华》，指国家的命运很艰苦。

⑦ 坂，山坡。九折，九折坂，益州(今属四川)境内的一条险峻山道。

⑧ 禽滑釐，战国时魏国人，墨翟的大弟子。章太炎认为墨家为了"利天下"而不惜"赴火蹈刀"，可以作为革命派的道德榜样。

⑨ 黄中通理，见《周易·坤卦·文言》："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至也。"黄中通理之人，借指道德高尚的人。

旷观六合之邦家，虽起废不常，盛衰相复，若其沦于异族，降为台隶者，则亦鲜有。有之，必素无法律政治与愚昧无知之民也。中国之学术，章章如彼，其民不可谓愚。秦、汉以降，政虽专制，非无宪章著于官府，良治善法足以佐百姓者亦往往而有。举吾炎、项、嬴、刘[1]之苗裔，提封万里，民籍巨亿，一旦委而弃之于胡羯，其根本竟安在耶？晋之乱于五胡也，桓温、刘裕[2]起而振之。宋之割于女真也，岳飞、虞允文[3]出而匡之。蒙古不道，宰割诸夏，改玉改步[4]，人无异心；濠州真人[5]，奋臂大泽之间，元

政瓦解，北方郡县，传檄而定[⑥]。综观往古戎夏交捽之事，侵入者不过半壁，全制者不逾百年，硕果虽食，不远而复。今者满洲之在中国，疆域已一统矣，载祀已三百矣。川、楚[⑦]磨顶于前，金田趼足[⑧]于后，陨身赤族，卒无一成，是孰使之然耶？

① 炎，炎帝，传说中的神农氏。顼，颛顼，传说中的高阳氏，与炎帝都属五帝之一。嬴，秦朝皇室的姓。刘，汉朝皇室的姓。

② 桓温，谯国龙亢（今安徽怀远县西北）人，东晋大将，公元三五四、三五六、三六三年，三度率军北伐，并曾一度拿下关中，收复洛阳。刘裕，即南朝的宋武帝，曾于公元四〇九、四一六年两度率军北伐，先后消灭南燕和后秦。

③ 虞允文，宋朝隆州仁寿（今属四川）人，南宋初期的抗金将领。

④ 改玉改步，见《左传》定公五年。步指祭祖先时祭祀者与尸相距的步数，君最近，大夫次之，士最远。玉指玙璠，美玉，君的佩玉。改步改玉是说改变原来王朝的礼仪。

⑤ 濠州真人，指明太祖朱元璋。他是濠州钟离（今安徽凤阳东）人，少年时当过和尚，所以这里称他为"真人"。

⑥ 檄，檄文，指公元一六三七年朱元璋命徐达、常遇春率师北伐后，接着发布的"檄谕齐、鲁、河、洛、燕、蓟、秦、晋之人"的通告。

⑦ 川楚，指清朝嘉庆前期在湖北、湖南、四川等地爆发的川楚白莲教起义。

⑧ 金田，指清朝咸丰初年洪秀全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发动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趼足，磨碎脚板。

昔王而农发愤于晚明之丧，推而极之，至于孤秦陋宋，以为藩镇削弱，州郡无兵，故夷狄之祸日亟[①]。此可为汉族自治之良箴，非所论于覆亡之后也。近世学者，推寻祸始[②]，以为宋世儒者[③]妄论《春秋》，其教严于三纲，其防弛于异族，故逆胡得利用其术，以阻遏吾民爱国之心。然自季明以后，三纲之名虽存，其

实废久矣，而里巷鄙人之言鞑靼者，犹相率以为鄙夷之名，是其心亦未尝泯绝也。或者又谓[4]祸本之成，咎在汉学，虽日本人[5]亦颂言之。夫讲学者之䲭[6]于武事，非独汉学为然。今以中国民籍，量其多少，则识字知文法者，无过百分之二，讲汉学者于此二分，又千分之一耳。且反古复始，人心所同。裂冠毁冕之既久，而得此数公者，追论姬、汉之旧章，寻绎东夏之成事，乃适见犬羊殊族，非我亲昵。彼意大利之中兴[7]，且以文学复古[8]为之前导。汉学亦然，其于种族，固有益无损已。于此数者，欲寻其咎，而咎卒不可得，微芒暗昧，使人疑眩。冥心而思之，寤寐而求之，其衅始于忽微[9]，其积坚于盘石。呜乎！吾于是知道德衰亡，诚亡国灭种之根极也。

① 以为……日亟，说见王夫之《黄书》。

② 近世学者，推寻祸始，指谭嗣同《仁学》所代表的观点。

③ 宋世儒者，指北宋《春秋尊王发微》作者孙复，南宋《春秋传》作者胡安国等。

④ 或者又谓，指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说："宋学之弊，犹有伪善者，汉学之弊则并其伪者亦亡之。汉学家者，率天下而死者也。"

⑤ 日本人，指日本汉学家远藤隆吉等，他们以为汉朝以后的儒生造成了中国"二千年无进取"，"咎亡于孔氏"。见《訄书·订孔》。

⑥ 䲭，《说文解字》徐锴注，俗作嫷。嫷，通"惰"。

⑦ 意大利之中兴，指意大利各个分裂割据的小国和城邦，在资产阶级领导下于一八七〇年实现统一。

⑧ 文学复古，现称文艺复兴。

⑨ 忽微，均为小数名，长度十万分之一寸为忽，百万分之一寸为微。《汉书·律历志上》："其和应之律，有空积忽微。"王先谦补注引李光地说："忽微为空积者，自毫丝以下，非目力所分，虚积其算。"

今与邦人诸友同处革命之世，偕为革命之人，而自顾道德犹

无以愈于陈胜、吴广，纵令瘏[①]其口，焦其唇，破碎其齿颊，日以革命号于天下，其卒将何所济？道德者，不必甚深言之，但使确固坚厉，重然诺、轻死生，则可矣。虽然，吾闻古之言道德者[②]曰："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今之言道德者[③]曰："公德不逾闲，私德出入可也。"道德果有大小公私之异乎！于小且私者，苟有所出入矣，于大且公者，而欲其不逾闲，此乃迫于约束，非自然为之也。政府既立，法律既成，其人知大且公者之逾闲，则必不免于刑戮，其小且私者虽出入而无所害。是故一举一废，应于外界而为之耳。政府未立，法律未成，小且私者之出入，刑戮所不及也，大且公者之逾闲，亦刑戮所不及也。如此则恣其情性，顺其意欲，一切破败而毁弃之，此必然之势也。吾辈所处革命之世，此政府未立法律未成之世也，方得一芥不与、一芥不取者，而后可与任天下之重。若曰有狙诈如陈平[④]，倾险如贾诩[⑤]者，吾亦可以因而任之，此自政府建立后事，非今日事也。今世之言革命者，则非直以陈平、贾诩为重宝，而方欲自效陈平、贾诩之所为，若以此为倜傥非常[⑥]者。悲夫！悲夫！

① 瘏(tú)，病、疲劳。

② 古之言道德者，指孔子。引文见《论语·子张》。

③ 今之言道德者，指康有为等。参见章太炎《箴新党论》。

④ 狙诈如陈平，陈平少年时曾被人看作"盗嫂"的无赖，投奔刘邦后又因"受金"即接受贿赂而遭到控告。见《史记·陈丞相世家》。

⑤ 倾险如贾诩，贾诩为三国时武威姑臧(今甘肃武威)人，曹操的谋士。他在东汉末大乱中曾几次改换主人，以善于用计谋出名，《三国志·魏志·贾诩传》说他"通达权变"，比之于陈平。

⑥ 倜傥非常，语出司马迁《报任安书》，意为不受拘束、行为超群。

方今中国之所短者，不在智谋而在贞信，不在权术而在公廉，其所需求，乃与汉时绝异。楚、汉之际，风尚淳朴，人无诈虞。

革命之雄，起于吹箫编曲①。汉祖所任用者，上自萧何、曹参②，其下至于王陵、周勃、樊哙、夏侯婴之徒③，大抵木强少文④，不识利害。彼项王以勇悍仁强之德，与汉氏争天下，其所用皆廉节士。两道德相若也，则必求一不道德者而后可以获胜。此魏无知所以斥尾生、孝己为无用⑤，而陈平乃见宝于汉廷矣。季汉风节，上轶商、周⑥。魏武虽任刑法，所用将士慜不畏死，而帷幄之中参豫机要者，钟、陈、二荀⑦，皆刚方皎白士也。有道德者既多，亦必求一不道德者而后可以获胜，故贾诩亦贵于霸朝⑧矣。其所以见贵者，以其时倾险狙诈之才不可多得而贵之也。庄周云："药也，其实堇⑨也，豕零⑩也，鸡痈⑪也，桔梗⑫也，是时为帝者也⑬。"

① 吹箫，指给人办丧事。曲，薄曲，一种养蚕工具。编曲，织薄曲。

② 萧何，汉初丞相，他在参加农民起义前做过沛县主吏掾(主管一县吏事)。曹参，汉初相国，他在起义前做过沛县狱掾(典狱长)。

③ 王陵，汉初曾任右丞相，起义前在沛县曾为"县豪"。周勃，汉初历任将军、右丞相，起义前在沛县织薄曲为生，常给人吹箫助丧事。樊哙，汉初历任将军、左丞相，起义前是沛县的屠狗商。夏侯婴，汉初曾任太仆(掌管皇帝车骑，九卿之一)，起义前是沛县令史(一般县吏)。

④ 木强，朴实刚强。《史记》曾称周勃"为人木强敦厚"。少文，短于文学，指上述汉初将相都没有读过什么书，有的还不识字。

⑤ 魏无知，一作魏倩，刘邦的部下。尾生，《庄子》所记一个守信用人物，传说他和一个女子约会，等在桥柱边，女子不来，他抱着桥柱被潮水淹死。孝己，传说是殷高宗武丁的儿子，儒家称他是有孝行的模范。事见《史记·陈丞相世家》。

⑥ 季汉风节，上轶商周，说见《后汉书·党锢列传序》。

⑦ 钟，钟繇。陈，陈群。二荀，荀彧、荀攸。他们都是曹操的主要谋士。

⑧ 霸朝，古称以法(兵刑)治天下为行霸道。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又行法治，故称魏为霸朝。

⑨ 堇，即乌头，一名附子，毛茛科植物，有毒，中医用作祛寒强心药。

⑩ 豕零，即猪苓，菌类植物，中医用作利尿药。

⑪ 鸡痈，一名鸡头，即芡，睡莲科植物，中医用芡实作滋补药。

⑫ 桔梗，一名包袱花，桔梗科植物，中医用作化痰止咳药。

⑬ 是时为帝，引文见《庄子·徐无鬼》，原意说所谓药，其中包括附子、猪苓、鸡头、桔梗，不能说那一种独贵，而是那种适合治病的需要就以那种为主。

风教陵夷，机械日构①。至于今日，求一质直如萧、曹，清白如钟、陈、二荀，奋厉如王陵、周勃、樊哙、夏侯婴者，则不可得，而陈平、贾诩所在有之。尽天下而以诈相倾。甲之诈也，乙能知之；乙之诈也，甲又知之；其诈即亦归于无用。甲与乙之诈也，丙与丁疑之；丙与丁之诈也，甲与乙又疑之。同在一族，而彼此互相猜防，则团体可以立散。是故人人皆不道德，则惟有道德者可以获胜。此无论政府之已立未立，法律之已成未成，而必以是为臬②矣。

① 机械日构，指物质文明愈发达，人的头脑也愈复杂。语出《庄子·天地》。

② 臬，日表、标准。

谈者又曰："识时务者，存乎俊杰①。"所谓英雄，在指麾而定尔。世有材桀敢死之士，吾能任之，使为己死，则大业可成，逆胡可攘。若必亲莅行阵，以身殉事，此无异于斗鸡狗者，亦天下之大愚也。

① 识时务者，存乎俊杰，引语见《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襄阳记》。"存"，原作"在"。

呜呼！为是言者，若云天下可以不战而定，则亦已矣，若犹待战，宁有不危而获者？最观[1]上世之事：汉高与项氏战，涉险被创，垂死数四。太公、吕后、孝惠、鲁元之属[2]，登俎堕车[3]，固不暇顾。广武之矢[4]，荥阳之围[5]，皆以身冒白刃，然后士卒用命，乐为尽力。光武昆阳之役[6]，亲率将士以与虎豹相搏，幸而获济。魏武智计殊绝于人，然犹困于南阳[7]，险于乌巢[8]，危于祁连[9]，逼于黎阳[10]，几败北山[11]，殆死潼关[12]，然后伪定一时。此其成事可见者。夫其政府已立，军队已成，驱使将校，易如转轴，犹必躬受矢石而后获之。又况天造草昧，壮士乌集，纪律未申，符籍未著，不以一身拊循[13]士卒，共同安危，而欲人为尽力，虽乳儿知其不能矣。

① 最观，综观。

② 太公，刘邦之父。吕后，名吕雉，刘邦之妻。孝惠，即汉惠帝刘盈，刘邦长子。鲁元，即鲁元公主，刘邦长女。

③ 登俎堕车，公元前二〇五年，刘邦在彭城大败，为摆脱项羽军追击，逃亡途中曾三度将子女推堕车下，父母妻子均被项羽俘虏。公元前二〇三年，刘项两军在广武对峙，项羽将刘太公放在高俎上，扬言要烹杀，企图激怒坚壁固守的刘邦出战。

④ 广武，山名，在今河南阴县北。广武之矢，指公元前二〇三年楚汉广武之战中，刘邦被项羽用箭射伤胸膛。

⑤ 荥阳，今河南荥阳县。公元前二〇四年，刘邦被楚军包围在荥阳城内，粮道被断绝，部将纪信假扮刘邦，转移了楚军视线，刘邦才得以突围。

⑥ 昆阳，故城在今河南叶县境内。公元二三年，刘秀以八九千人大破王莽军四十余万于昆阳。在这场战役中，刘秀亲率精兵三千突击王莽军的中坚，与敌军豢养的虎豹、犀象等猛兽搏斗。

⑦ 南阳，今河南南阳市附近。公元一九七年，曹操在南阳遭到黄巾降将张绣袭击，被射伤，长子曹昂战死。

⑧ 乌巢，今河南延津县东南。公元二〇〇年，曹操与袁绍在官渡会战，当时袁绍拥兵十万，而曹操兵少粮尽，但他利用袁军的轻敌无备，亲率轻兵偷袭袁军设在乌巢的粮站，烧了袁军的辎重，乘袁军慌乱，歼其主力。

⑨ 祁连，祁连山，东汉末羌族、氐族许多部落聚居在山的东南。公元二一三年曹操西征割据关陇的马超，仇池、兴国两部落的氐王曾连兵对抗曹操。公元二一四年，曹操进攻割据汉中的张鲁，又与陇东的羌王大战。

⑩ 黎阳，今河南濬县西南。公元二〇〇年官渡之战前夕，袁绍引兵由黎阳准备渡黄河，曹操采取声东击西、诱敌深入战略，先后斩杀袁军大将颜良、文醜，以少胜多。

⑪ 北山，指陕西阳平关，下有南北二山。公元二一五年，曹操征张鲁至阳平关，因山险难攻，军队粮尽，“对兵三日，欲抽军还，言‘作军三十年，一朝持与人，如何？’”后因张鲁军自乱，乘机掩击，幸获大胜。

⑫ 殆死潼关，公元二一四年，曹操西征马超到潼关，险被马军乱箭射死。以上说法系转录世传诸葛亮所作《后出师表》。

⑬ 循，原作“复”，据《太炎文录·别录》改。

且汉、魏诸君，志在为己，与诸将固有臣主之分。主逸臣劳，主生臣死，犹可以名分责之。今之革命，非为一己，而为中国。中国为人人所共有，则战死亦为人人所当有。而曰：甲者当为其易，乙者当为其难，可乎？若以人材难得，不欲使之创寿于旗幢者，不悟艰难之事，固非一人所任，为权首者常败①，而成者必在继起之人。且人材非天成也，固以人事感发而兴起之，前者以身殉中国矣，后者慕其典型，追其踵武，则人材方益众多，夫何匮乏之忧乎？

① 为权首者常败，《汉书·荆燕吴传赞》：“毋为权首，将受其咎”。

昔华盛顿拯一溺儿，跃入湍水①，盖所谓从井救人者。若华盛顿作是念曰："溺儿生死，轻于鸿毛，吾之生死，重于泰山，空弃万姓倚赖之驱，而为溺儿授命，此可谓至无算者。"如是则必不入湍矣。华盛顿以分外之事，而为之死，今人以自分之事而不肯为之死。吾于是知优于私德者，亦必优于公德，薄于私德者，亦必薄于公德，而无道德者之不能革命，较然明矣。

① 跃入湍水，相传美国独立战争时，北美殖民地反英联军总司令华盛顿，有次见一少年掉在急流中，便跳下河去将他救起。

且道德之为用，非特革命而已，事有易于革命者，而无道德亦不可就。一于戊戌变法党人见之，二于庚子保皇党人①见之。戊戌变法，惟谭嗣同、杨深秀为卓厉敢死②。林旭③素佻达，先逮捕一夕，知有变，哭于教士李佳白④之堂。杨锐⑤者，颇圆滑，知利害，既入军机，知其事不可久。时张之洞子为其父祝寿京师，门生故吏皆往拜，锐举酒不能饮，徐语人曰："今上与太后不协，变法事大，祸且不测，吾属处枢要，死无日矣。"吾尝问其人曰："锐之任此，固为富贵而已，既睹危机，复不能去，何也？"其人答曰："康党任事时，天下望之如登天，仕宦者争欲馈遗或不可得。锐新与政事，馈献者踵相接。今日一袍料，明日一马褂料。今日一狐桶，明日一草上霜桶⑥。是以恋之不能去也。"呜呼！使林旭、杨锐辈皆赤心变法无他志，颐和之围⑦，或亦有人尽力。徒以萦情利禄，贪著赠馈，使人深知其隐，彼既非为国事，则谁肯为之效死者？戊戌之变，戊戌党人之不道德致之也。

① 庚子保皇党人，指一九〇〇年唐才常组织的自立军。

② 谭嗣同，戊戌变法失败后被杀的军机四章京之一，相传他临刑前说："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杨深秀，山西闻喜人，戊戌变法时任监察御史，顽固派发动政变，囚禁光绪皇帝以

后，他上疏责问原因，要求慈禧太后撤帘归政，因而被杀。

③ 林旭，福建侯官人，康有为的学生，戊戌变法失败后被杀的军机四章京之一。他是清朝大官僚沈葆桢的孙婿，以做浓艳诗词出名。

④ 李佳白，美国传教士。一八八二年来到中国，宣传基督教的教义与孔孟之道一致，戊戌变法期间曾结纳维新派。

⑤ 杨锐，四川绵竹人，戊戌变法失败后被杀的军机四章京之一，他是张之洞的门生。

⑥ 桶，没有裁制的皮料。草上霜桶，一种名贵羔皮。

⑦ 颐和之围，指康有为等得知顽固派即将发动政变，企图借用袁世凯的兵力，包围慈禧太后居住的颐和园。

庚子保皇之役，康有为以其事属唐才常。才常素不习外交，有为之徒龙泽厚① 为示道地。其后才常权日盛②，凡事不使泽厚知，又日狎妓饮燕不已。泽厚愤发争之不可得，乃导文廷式③至武昌发其事。才常死，其军需在上海，共事者窃之以走。是故庚子之变，庚子党人之不道德致之也。

① 龙泽厚，广西桂林人，曾任知县，戊戌变法时加入强学会，一九〇〇年夏参加唐才常发起的"国会"。

② 才常权日盛，指唐才常本借秘密会党形式组织起兵，开设"富有山堂"，以哥老会首领为正龙头，他和康有为同任副龙头。自立军组成后，唐自任总司令，下属五路统领都分派他的人担任。

③ 文廷式，江西萍乡人，光绪皇帝的亲信。戊戌变法时被慈禧太后迫使光绪皇帝将其革职。变法失败后逃亡日本。一九〇〇年夏参加唐才常发起的"国会"。

彼二事者，比于革命，其易数倍。以道德腐败之故，犹不可久，况其难于此者？积芦灰以塞鸿水，断鳌足以立四极①，非弘毅负重之士，孰能与于此乎？

① 积芦灰……立四极，据《淮南子·览冥训》，远古时曾天崩地裂，洪水泛滥，靠了女娲氏炼石补天，砍断鳌足做四根擎天柱，堆积芦灰堵塞泛滥大地的洪水，才使天下复归于安宁。

或曰："彼二党之无道德者，以其没于利禄、耽于妻子也。今革命者则异是，大抵年少不为禄仕，又流宕无室家；人亦有言，'人不婚宦，情欲失半'；则道德或可以少进乎？"若然，吾将大计国人之职业而第论之。

孟轲云："矢人惟恐不伤人，函人惟恐伤人，巫匠亦然，故术不可不慎①。"今之道德，大率从于职业而变。都计其业，则有十六种人。一曰农人。二曰工人。三曰裨贩。四曰坐贾②。五曰学究③。六曰艺士④。七曰通人⑤。八曰行伍。九曰胥徒。十曰幕客。十一曰职商⑥。十二曰京朝官。十三曰方面官⑦。十四曰军官⑧。十五曰差除官⑨。十六曰雇译人⑩。其职业凡十六等，其道德之第次亦十六等，虽非讲如画一⑪，然可以得其概略矣。

① 函，铠甲。巫，巫医。匠，木匠。引语见《孟子·公孙丑上》，大意说，造箭的人生怕他的箭不能伤人，而造甲的人生怕披甲的人会受伤；同样，巫医惟恐病人死掉，木匠惟恐病人不死而使棺材卖不掉，所以搞手艺不可不谨慎。

② 坐贾，与"行商"相对，拥有一定资财、固定经营的一般工商业者。

③ 学究，这里指乡村秀才之类知识分子。

④ 艺士，指医生、画师之类人。

⑤ 通人，学识广博、通晓古今的学者。

⑥ 职商，从清朝政府领得执照包揽某种专卖业务的大商人，如盐商等。

⑦ 方面官，清朝的行省一级地方官。

⑧ 军官，指清朝的高级武官。

⑨ 差除官，临时委任办理某种专差的官员，这里指候补道、候补知县之类。

⑩ 雇译人，指帝国主义侵略者雇佣的翻译人员。

⑪ 讲，通“斠”，也通“校”。讲如画一，衡量得非常公平，见《汉书·萧何传》。

农人于道德为最高。其人劳身苦形，终岁勤动，田园场圃之所入，足以自养，故不必为盗贼，亦不知天下有营求诈幻事也。平居之遇官长，虽甚谨畏，适有贪残之吏，头会箕敛①，诛求无度，则亦起而为变。及其就死，亦甘之如饴矣。

① 头会箕敛，按人头征税，用畚箕收谷，形容剥削极端残酷。

工人①稍知诈伪。楛窳②之器，绵薄之材，有时以欺市人，然其强毅不屈，亦与农人无异。

① 工人，这里指手工业者。

② 楛窳(kǔ yǔ 苦雨)，粗糙低劣。

裨贩者，有二种。其有荷蒉戴盆①求鬻于市者，则往往与农工相类。若夫千里求珍②，牵车载牛，终日辎重不离身，其人涉历既多，所至悉其民情谣俗。山谷陵坂之间，有戒心于暴客，则亦习拳勇，知击刺。其高者乃往往有游侠之风，恤贫好施，金钱飞洒。然诪张为幻③之事，亦稍以益多矣。

① 蒉(kuì 溃)，草筐。盆，瓦器。

② 千里求珍，远道寻宝，指长途贩运的商贩。

③ 诪张为幻，巧伪诈骗。

坐贾者，倚市廛，居奇货。其朴质不逮农工，其豁达不逮裨贩。以啬为宝，以得为期，然不敢恣为奸利。懋迁有无，必济以

信。其有作伪罔利者，取济一时，久亦无以自立，此则贾人自然之法式也。

学究者，其文义中律令，其言语成条贯，坚守其所诵习者，而不通于他书①。贫无所赖，则陶诞突盗之事亦兴②。乃有教人作讼以取温饱③，而亦辄与官吏相抗。其他猥鄙不可历数，然无过取给事畜④。迂疏之士，多能乐天，家无斗筲⑤，鸣琴在室，虽学术疏陋，不周世事，而有冲夷自得之风⑥。二者虽有短长，然未至折腰屈膝，为他人作狗马也。

① 他书，四书五经以外的书。

② 陶诞突盗，凶顽嚣张。

③ 教人作讼，指旧时秀才常兼讼师。

④ 事畜，服事父母、养活妻子，指维持家人生活。

⑤ 筲，古时盛饭的竹器。家无斗筲，形容穷得家无隔夜粮。

⑥ 冲夷自得之风，乐天知命、悠然自得的作风。

艺士者，医方、缋①画、书法、雕刻之属，其事非一。此其以术自赡，固无异于工贾。书画雕刻之士，多为食客，而医师或较量贫富，阿谀②贵人。然高者往往傲岸自好，虽有艺术，值其情性乖角③之际，千金不移，固亦有以自重也。

① 缋，通“绘”。

② 谀，《民报》误作“腴”，据《章氏丛书·别录》改。

③ 乖角，背戾、怪诞。

通人者，所通多种，若朴学，若理学，若文学，若外学①，亦时有兼二者。朴学之士多贪，理学之士多诈，文学之士多淫，至外学则并包而有之。所恃既坚，足以动人，亦各因其时尚以取富贵。古之鸿文大儒，邈焉不可得矣，卑谄污漫之事，躬自履之。然犹饰伪自尊，视学术之不己若者与资望之在其下者，如遇仆隶；

高己者则生忌克；同己者则相标榜；利害之不相容，则虽同己者而亦嫉之。若夫笃信好学，志在生民者，略有三数，狂狷之材[2]，天下之至高也。

① 外学，西学。

② 狂狷，《论语·子路》："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这里借指进退如一，始终坚持自己的信念。

行伍者，多由家人子弟[1]起而从军，亦多闾里无赖，奸劫剽暴，是其素习。近世征兵[2]，则学究亦稍稍预之。清淳朴质之气既亡，而骄横恣妄之风以起。虽然，其取[3]之也，不以诈而以力，其为患也，不以独而以群。大抵近世军人，与盗贼最相似，而盗贼犹非最无道德者也。

① 家人子弟，地主富豪的子弟。

② 近世征兵，指镇压太平天国的湘、淮军及洋务派编练的"新军"，大都由征募而来，与清朝传统的八旗不同。当时有些破落户的读书子弟，也投入这种军队中找出路。

③ 取，掠取民间财物。

胥徒者，其取以诈不以力矣，其患在独不在群矣。曩者胥史尚习文法、知吏事，徒役虽横，犹必假借官符而后得志。收发委员作而猲诈甚于门丁[1]。地方警察兴而拘逮由其自便[2]。舆台皂隶[3]，尊为清流。条狼执鞭[4]，厚自扬诩[5]，言必曰"团体"，议必曰"国家"，有靦面目，曾不自怍。此其可愤亦其可笑者也。

① 收发委员，清末"新政"中模仿日本设立的吏职，负责官府衙门的传达收发等事宜。门丁，清朝各种官府衙门的看门人。但门丁还是"卒"，收发委员则是"官"，因此受贿勒索比旧日门丁更无忌惮。猲，通"喝"。猲诈，恐吓欺诈。

② 地方警察，也是清末"新政"之一，在各城市关卡仿效西方设立警

察机构。以往州县衙门的快班缉捕罪犯，需由州县长官发给牌票，警察设立后则更可随意捏造罪名拘捕关押百姓。

③ 舆台，奴隶制时代将人分为十等，舆属六等，台属十等，这里借指收发委员是家奴。皂隶，衙门中的差役，这里指警察。

④ 条狼执鞭，《周礼·秋官》："条狼氏，掌执鞭，以趋避(赶走行人，清除道路)"。

⑤ 扬诩，夸耀吹牛。

幕客者，其才望驾胥徒而上之。其持书求荐①，援引当道，浮伪谀佞，则胥徒所无也。其受赇骫法②，高下在心，虽有法律而不可治，则有甚于胥徒者也。大略亦分三种：其最下者，厘局之司事③，州县之征收④，饰小说以干县令⑤，徒欲得哺啜求饱暖，而无乡里讼师强毅不屈之风。其稍高者，则闲⑥习法律，明识款目，或曰刑名⑦，或曰升铨⑧，或曰钱谷⑨，略有执守。而舞弄文法，是所擅场，其卑鄙则不如司事征收之甚。其最高者，所谓传食幕府⑩，治例外之奏议条教者⑪也。世之通人，多优为之。以简傲为谄媚⑫，以跅弛为捭阖⑬，以察言观色固结主知。其术弥工，其操弥下。郡邑守令，仰望风采，陟罚臧否，在其一言。商鞅之所必诛⑭，韩非之所必戮⑮，在此曹也。

① 持书求荐，清朝官员延聘的幕僚，有一种是设法弄到达官贵人推荐自己的介绍信(八行书)后主动投奔门下的。

② 骫(wěi 伪)法，违反法令。

③ 厘局，清朝征收厘金(国内商品过境税)的地方税务机关。司事，管事。

④ 征收，受派征收常税或特别税的幕客。

⑤ 县，通"悬"，高名。令，美誉。饰小说以干县令，语见《庄子·外物》。原意是说专搞些不关道术的琐屑言论来猎取名誉。

⑥ 闲，通"娴"，熟习。

⑦ 刑名，俗称刑名师爷，帮助处理诉讼司法事务的幕僚。

⑧ 升铨，帮助处理人事的幕僚，通常由与长官关系密切的"内文案"（预闻机要的幕僚）充任。

⑨ 钱谷，俗称钱粮师爷，帮助处理钱粮会计出纳事务的幕僚。

⑩ 传食，辗转受供养。幕府，指清代的总督、巡抚、将军等高级地方官的衙门。

⑪ 例外之奏议条教，指向皇帝作某种重大建议，或奉命制定某种条约法律，或高级官员碰到处理某种重大的内政外交事务，往往要专门延请某个名人帮助出主意，起草文书，而待以师礼，后者就被称为"传食幕府"。

⑫ 以简傲为谄媚，在主子面前装作傲慢无礼，以替主子博得"礼贤下士"的美名。

⑬ 跅（tuò 拓）弛，放荡不受约束。捭阖，开闭，阳一套，阴一套。以跅弛为捭阖，指在主子面前故意该说的不说、不该说的乱说，来试探主子的心思。

⑭ 必诛，指商鞅主张务必除去的"六虱"。

⑮ 必戮，指韩非主张一定要杀的"五蠹"。

职商者，非谓援例纳捐得一虚爵①，谓其建设商会，自成团体，或有开矿、筑路、通航、制器②，直隶于商部者③。自满洲政府贪求无度，尊奖市侩④，得其欢心，而商人亦自以为最贵。所至阻挠吏治，掣曳政权。己有欺罔赃私之事，长吏诃问，则直达商部以解之。里巷细民，小与己忤，则嗾使法吏以治之。财力相君，权倾督抚。官吏之贪污妄杀者不问，而得罪商人者必黜。氓庶之作奸犯科者无罚，而有害路矿者必诛。上无代议监督之益⑤，下夺编户齐民之利。或名纺纱织布，而铸私钱；或托华族⑥寓居，而储铅弹⑦；斯乃所谓大盗不操戈矛者。若夫淫佚烝报⑧，所在有之，则不足论也已。

① 援例纳捐，清朝时要做官可花钱买，政府公开颁行的卖官价格表叫“捐例”，根据捐例出钱买官叫“援例纳捐”。虚爵，空头官爵，清朝中叶的捐纳制度，本规定郎中以下京官，道员以下外官，才许买卖；但到末期，最高至一品的官爵、顶戴，都可买到，当时买这类高级虚衔的以富商买办最多。

② 筑路，建筑铁路。通航，设立轮船公司。制器，开办制造机器、船舶的工厂。

③ 商部，指清朝政府于一九〇二年设立的商部，公布商会章程，掌管工商业，规定经营矿业、铁路等，必须得到商部批准，开设的企业也直属商部管辖，这是保护官僚买办资本对重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垄断地位的措施。

④ 尊奖市侩，清朝自一九〇三年制订奖励公司章程起，接连颁发了一系列“奖励工艺”的法令。一九〇六年又颁布奖给商勋章程。

⑤ 代议，代议制，指职商与政府关系密切，却不能代表舆论监督政府。

⑥ 华族，显贵家族。

⑦ 储铅弹，指豪商买办囤积、走私军火。

⑧ 烝，下淫上。报，上淫下。

京朝官者，或出学究，或出艺士，或出通人，而皆离其素朴。胥徒幕友之所为，率尽能之。然其位置最高，得自恣肆。列卿①以下，或以气节文章自托。韩愈之博弈饮酒，欧阳修之帷薄不修②，又其素所效法者，以为无伤大节也。阁部长官③，多自此出。其气益颓，欲以金钱娱老而已。若夫新增诸部④，则其人兼与职商同行，又其下劣者也。

① 列卿，九卿。清朝以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太常寺、光禄寺、鸿胪寺、太仆寺、宗人府、銮仪卫九部门长官为九卿。

② 帷薄，幔帘，古代士大夫家中用以隔离男女活动场所的屏障，以后泛指内室。帷薄不修，古代对大臣在家中淫乱的隐讳说法，这里

指欧阳修的所谓"盗甥"事。

③ 阁部，内阁六部，清沿明制，设立内阁及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内阁长官为大学士，相当于宰相。六部长官为尚书。

④ 新增诸部，指清政府于一九〇一年设立外务部，一九〇二年设立商部，一九〇五年设立巡警部及学部。一九〇六年清政府搞假立宪，又增设邮传部，连旧的六部共十一个部。新增各部的尚书侍郎多由买办出身的官僚充当，所以这里称他们"兼与职商同行"。

方面官者，其行又不逮京朝官。府县诸吏，虐民罔利，其失尚小。督抚监司则无不以苞苴符券得之①。或有交通强国以自引重②，投命异族，贰心旧君。而督抚则兼有军官资格③。

① 监司，指清朝巡抚的主要属官，包括两司，即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藩司)、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臬司)，以及守、巡各道(清朝省以下府以上的地方行政组织，有辖区的称守道，无辖区而办理河工、粮储等专门事务的称巡道)的道员(道台)。苞苴，包裹，通常用来指行贿。符券，指捐官的凭证。

② 交通强国，勾结帝国主义国家。引重，靠对方推重来增加自己声势。

③ 兼有军官资格，指清朝的总督、巡抚，同时也是数省或一省的最高军事长官。

军官者，其杀人不必如方面官之援律例①也，军法从事而已；其取利不必如方面官之受贿赂也，无事刻饷②，有事劫掠而已。督抚为坏法乱纪之府，提镇③为逋逃盗贼之魁。自此以下，则仆役尔。

① 律例，断案的法律根据，律是法律条文，例是经皇帝颁布的各种典型案例，供断案时参照执行。清朝总督、巡抚都拥有援律例杀人的权力。

② 事，指战事。刻饷，克扣军饷。

③ 提，提督，清朝地方绿营兵的最高统带军官，水师则另设水师提督。镇，总兵，提督下面的绿营兵高级军官。

差除官者，其浮竞污辱①，又甚于京朝、方面。各省之局所②，皆以候补道员莅之③。其人率督抚之外嬖④也，同卧共起，吮痈舐痔者⑤，是其天职然也。俄而主人更易，新外嬖来而旧外嬖无所容纳，则往往有劾罢者。昔者天子弄臣，盖有所谓茸技狗官⑥，今乃遍于藩镇。士之无行，于斯极矣。

① 浮竞污辱，浮浪角逐，肮脏可耻。

② 各省之局所，指清末的地方"新政"所设的机构，如制造局、铜元局、巡警所、习艺所等，往往因人设事，名目繁多。

③ 候补道员，没有补授实缺的，听候委用的道员。清末地方官缺最高可买到道员，但道员缺分有定额，因而在各省等待补缺的道员就很多，这些人候补期间常被委任充当别的差使，办"新政"是最主要的安插方式。

④ 外嬖，男宠。

⑤ 痈，脓疮。《庄子·列御寇》："秦王有病召医，破痈溃痤者得车一乘，舐痔者得车五乘；所治愈下，得车愈多。"后遂用吮痈舐痔形容封建官僚巴结上级的无耻。

⑥ 茸技狗官，语出《盐铁论·散不足》，技原作芰。茸芰不可解，后人系"茸屐"之误，释为细软的鞋。章太炎改芰为技，与"狗官"相对，当为"杂技"之意。汉武帝曾封弄臣杨得意为"狗监"，专管养狗。

然其次，犹有雇译者，则复为白人之外嬖，非独依倚督抚而已。

故以此十六职业者，第次道德，则自艺士以下，率在道德之域，而通人以上，则多不道德者。"九等人表"①，不足别其名，"九品中正"②，不能尽其实。要之，知识愈进，权位愈申，则离于道德

也愈远。今日与艺士通人居，必不如与学究居之乐也。与学究居，必不如与农工裨贩坐贾居之乐也。与丁壮有职业者居，必不如与儿童无职业者居之乐也。呜呼！“山林欤，皋壤欤，使我欣欣而乐欤，乐未毕也，哀又继之，哀乐之来，吾不能御，其去，弗能止，悲夫！”③

① 九等人表，《汉书·古今人表》的通称，班固在表中搜集汉以前的著名人物，按照儒家观点分成三级九等，开成详细名单。

② 九品中正，指三国时魏朝陈群制定的九品官人制度，由郡中正评次人才等第，列成辈目，再由州中正总评，提供吏部选官参考。中正提供的材料中有一项是“状”，即对被选者道德才能的评语，也就是这里说的“实”。

③ 皋壤，平原。山林欤数语引自《庄子·知北游》。原意是悲叹人生总摆脱不掉情感，这里借来感慨人总不能避开与道德不同的人相处。

今之革命党者，于此十六职业，将何所隶属耶？农、工、裨贩、坐贾、学究、艺士之伦，虽与其列，而提倡者多在通人。使通人而具道德，提倡之责，舍通人则谁与？然以成事验之，通人率多无行，而彼六者之有道德，又非简择而取之也，循化顺则①，不得不尔。浸假农为良农，工为良工，贾为良贾，则道德且不可保；学究艺士进而为通人，资藉既成，期于致用，其道德又爽然失矣。此犹专就齐民无位者论之也。

① 循化顺则，遵循一定的规则，非具有那种道德不可。

今之革命，非徒弄兵潢池①而已，又将借权②以便从事。自雇译外，行伍而上，其职八等，置彼周行③，森然布列，湛于利禄，牵于豢养，则遂能不失其故乎？往者，士人多以借权为良策，吾尝斥之④，以为执守未坚，而沦没于富贵之中，则鲜不毁方瓦

合[5]矣。湘军盛时，常有一方仕宦，一方革命[6]者，彼其党援众多，虽事发而不为害，革命不成，仕宦如故，其志既携，则必无专心于大事者。又其军中统领，率以会党渠帅起家，既得凭藉，取悦上心，则不惮残贼同类，以求翎顶[7]。盐枭[8]亦然。故以会党制会党，盐枭制盐枭[9]者，逆胡之长策也。以革命党而借权于彼，彼则亦以是法处之。少者必壮，壮者必老，终为室家妻子所牵，即不得不受其羁絷。权不可借，而己反被借于人，后之噬脐[10]，虽悔何及！故必以不婚不宦期革命党者，必无效之说也。呜呼！层累益高，阽危愈甚[11]。纵情则为奔驹，执德则如朽索，趋利则如坠石，善道则如悬丝[12]。杨朱之哭歧涂，墨子之悲染练[13]，不图于吾生亲见之也。

① 潢池，池塘。弄兵潢池，小孩在池塘里玩打仗游戏，语见《汉书·龚遂传》。

② 借权，指当时许多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幻想不经过发动群众，艰苦奋斗，而借助地方军阀的实力推翻清朝政府。

③ 置彼周行，语出《诗经·周南·卷耳》，意为置身于周朝群臣的行列。这里指当时一些革命党人想打入清朝军政官员的行列以便“借权”。

④ 吾尝斥之，见《民报》第六号所载《演说录》。

⑤ 毁方瓦合，《礼记·儒行》：“毁方而瓦合”。谓磨掉大圭(玉饰)的锋芒而混同于瓦片。

⑥ 一方革命，指湘军后期，有不少被裁撤和不满长官克扣军饷的官兵，加入秘密组织哥老会，不断举行兵变。

⑦ 翎顶，花翎，即孔雀翎，清朝皇帝赏给贵族和有功军官的装饰品，拖在帽后以示荣誉。清中叶后文武官五品以上也可花钱买来戴。

⑧ 盐枭，私盐贩。清朝将食盐包给盐商专卖，对人民剥削极为残酷，因此食盐当时成为最大走私商品。私盐贩多结成秘密组织，携带武器，同缉私武装对抗，又在夜间行动，因此被骂为盐枭。

⑨ 以会党制会党二语，指清朝统治者经常收买会党和私盐贩头目，利用他们来控制、镇压反抗的群众。

⑩ 噬脐，自己咬自己的肚脐，比喻不可及，语出《左传》庄公六年。

⑪ 层累，堆积。阽危，下坠的危险。二语意为社会地位爬得愈高，道德上堕落的危险也愈大。

⑫ 四语意为：论放纵情欲，象是狂奔的骏马；要坚守道德，却好比拎不起的烂绳子；追求利禄时，又象石头下落那样快；爱惜原则时，却象细丝挂物那样弱。

⑬ 杨朱之哭歧涂，墨子之悲染练，见《淮南子·说林训》："杨子见逵路而哭之，为其可以南，可以北。墨子见练丝而泣之，为其可以黄，可以黑。"庄逵吉校引《太平御览》作"杨朱见歧路而哭之。"

如上所说，则道德堕废者，革命不成之原。救之何术？固不可知。虽然，必待由、光、夷、齐①而后正之，则如河清之不可俟②矣。昔顾宁人以东胡僭乱，神州陆沈，慨然于道德之亡，而著之《日知录》曰③：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④。昔者嵇绍⑤之父康，被杀于晋文王⑥，至武帝时，山涛荐之入仕⑦。绍时屏居私门，欲辞不就。涛谓之曰："天地四时，犹有消息⑧，而况于人乎？"一时传诵以为名言，不知其败义伤教，至于率天下而无父也。自正始⑨以来，大义不明，遍于天下。山涛既为邪说之魁，遂使嵇绍之贤，且犯天下之不韪而不顾。夫邪正之说⑩，不容两立。使谓绍为忠，则必谓王裒为不忠而后可也⑪。何怪其相率臣于刘聪、石勒⑫，观其故主青衣行酒而不以动其心乎⑬！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案：顾所谓保国者，今当

言保一姓，其云保天下者，今当言保国。）

余深有味其言。匹夫有责之说，今人以为常谈，不悟其所重者，乃在保持道德，而非政治经济之云云。吾以为天地屯蒙之世⑭，求欲居贤善俗⑮，舍宁人之法无由。吾虽凉德，窃比于我职方员外⑯，录其三事，以与同志相切厉，则道德其有瘳乎？

① 由，许由，传说是尧时隐士。光，务光，传说是商汤时隐士。夷，伯夷；齐，叔齐；传说两人是兄弟，西周初的隐士。

② 河，黄河。黄河水浊；古人常用河清难俟，比喻时久难待，语出《左传》襄公八年引《周诗》。

③ 著之《日知录》曰，以下引文见顾炎武《日知录》“正始”条，与原文略有出入。

④ 仁义充塞三语，出自《孟子·滕文公下》，原意说“邪说”不消灭，仁义就被堵塞，等于率领野兽吃人，并导致人吃人。顾炎武认为出现这种情况就是“亡天下”。

⑤ 嵇绍，三国魏时著名文学家嵇康的儿子，西晋时官至侍中。

⑥ 晋文王，即司马昭。嵇康提出“非汤、武，薄尧、舜”，反对司马昭效法尧舜“禅让”夺取魏朝帝位，被司马昭所杀。

⑦ 山涛，魏末晋初人，因拥护司马昭，嵇康曾写信给他声明绝交，西晋时历任吏部尚书、右仆射等，这里指他向晋武帝推荐嵇绍担任秘书郎。

⑧ 天地四时，犹有消息，见《周易·丰卦》：“天地盈虚，与时消息”。指日月盈亏、昼夜更替、寒退暑盛、四时更替等自然现象。这里借指变化。

⑨ 正始，魏齐王曹芳的年号（二四〇——二四九年）。正始年间司马懿控制了魏政权。

⑩ 邪，《民报》误刊作“邦”，据《日知录》校改。

⑪ 王裒，西晋时著名“孝子”，因其父王仪被司马昭所杀，终身不做西晋的官。

⑫ 其，指西晋官员。刘聪，十六国时匈奴族建立的前赵君主。石勒，十

六国时羯族建立的后赵君主。公元三一一年刘聪攻陷洛阳,俘虏了晋孝怀帝;公元三一六年又攻陷长安,俘虏了嗣立的晋愍帝,西晋官员大部分投降。公元三二九年石勒灭前赵,这批人又投降后赵。

⑬ 青衣行酒,刘聪曾在宴会上命令被俘的晋孝怀帝穿着奴仆的青衣给宾客斟酒,在场的西晋故臣绝大部分无动于衷。

⑭ 屯蒙,原是《周易》两个卦名,后人常借以指天地未分、混沌一片的原始状态。天地屯蒙之世,即上文所说"天造草昧"的资产阶级革命时期。

⑮ 居贤善俗,集结贤人,改善风气。

⑯ 职方员外,指南明唐王政权曾召顾炎武担任兵部职方郎。

一曰知耻①。《五代史·冯道传论》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善乎管生②之能言也!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不廉不耻,则祸败乱亡无所不至。然而四者之中,耻为尤要。故曰"行己有耻"③;曰"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④;曰"耻之于人大矣。为机变之巧者,无所用耻焉"⑤。所以然者,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其原皆生于无耻。故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吾观三代以下,世衰道微,弃礼义、捐廉耻,非一朝一夕之故。然而松柏后雕于岁寒⑥,鸡鸣不已于风雨⑦,彼昏之日,固未尝无独醒之人也。顷读《颜氏家训》有云:"齐朝一士夫尝谓吾曰,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⑧,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吾时俯而不答,异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业自致卿相,亦不愿汝曹为之。"嗟乎!之推不得已而仕于乱世,犹为此言,尚有《小宛》诗人之意⑨,彼阉然⑩媚于世者,能无愧哉。

① 一曰知耻,以下引自《日知录·廉耻》。

② 管生,即管仲,春秋时齐国的政治家。"礼义廉耻,国之四维",见

《管子·牧民》。

③ 行己有耻，见《论语·子路》。

④ 人不可以无耻三语，见《孟子·尽心上》。清焦循《孟子正义》考证，"之"应解释为"变"。

⑤ 耻之于人三语，见《孟子·尽心上》。焦循《孟子正义》考证，"大"与"正"同义。"机变之巧"，在儒家看来不是正道。这里意思是说，所谓耻，指的是"正人"所耻于去做的事，而善于搞各种权变的人，就谈不上知耻。

⑥ 岁寒，见《论语·子罕》："岁寒然知松柏之后凋也"。比喻君子在浊世独能"守正"。

⑦ 鸡鸣，见《诗经·郑风·风雨》："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古文经学解释为，比喻乱世思君子。

⑧ 鲜卑语，北齐皇室是鲜卑族，因此鲜卑语成为当时上层官僚中的时髦语言，琵琶也是鲜卑贵族爱好的乐器。

⑨ 《小宛》，《诗经·小雅》中的一篇，古文经学解释它是西周末的大夫讥刺周幽王"失德"的诗。

⑩ 阉，通"奄"。阉然，安然。

二曰重厚①。世道下衰，人材不振，王伓之吴语②，郑綮之歇后③，薛昭纬之浣溪沙④，李邦彦之俚语舞曲⑤，莫不登诸岩廊，用为辅弼。至使在下之人，慕其风流，以为通脱，而栋折榱崩，天下将无所庇矣。及乎板荡之后而念老成⑥，播迁之余而思耆俊⑦，庸有及乎？侯景数梁武帝十失⑧，谓皇子吐言止于轻薄，赋咏不出桑中⑨。张说论阎朝隐之文⑩，如丽服靓妆、燕歌赵舞，观者忘疲，若类之风雅，则罪人矣。今之词人，率同此病，淫词艳曲，传布国门，诱惑后生，伤败风化，宜与非圣之书同类而焚，庶可以正人心术。何晏之粉白不去手⑪，行步顾影，邓飏⑫之行步舒纵，坐立倾倚，谢灵运⑬之每出入自扶接者常数人，后皆诛死。子曰："君

子不重则不威”⑭。杨子《法言》曰："言轻则招忧，行轻则招辜，貌轻则招辱，好轻则招淫。”⑮

① 二曰重厚，以下引自《日知录·重厚》，与原文略有出入。

② 王伾，唐顺宗“永贞革新”中所谓二王八司马集团的首领，他出身低贱（棋手），满口土话（吴语，吴即今苏州，土话被称为“吴侬软语”）。

③ 郑綮，唐末官僚，喜欢讲歇后语，被人称作“歇后郑五”。

④ 薛昭纬，唐末曾任侍郎，好唱浣溪沙（词曲名），被人称为轻佻。

⑤ 李邦彦，北宋末官僚，他原是纨袴子弟，好搜集街头俗话编成舞曲自唱，被人称作“浪子丞相”。

⑥ 板荡，《诗经·大雅》有《板》、《荡》二篇，古文经学解释说是西周末贵族诅咒周厉王无道的诗，后来用作“乱世”的代称。老成，指年老有德的人。

⑦ 播迁，颠沛流离。耆俊，指年老有才的人。

⑧ 侯景，南北朝时东魏军阀，后降梁。公元五四九年发动叛乱，叛乱时上书指责梁武帝有十大罪，见《梁书·侯景传》。

⑨ 桑中，《诗经·鄘风》的一篇，古文经学说是讽刺卫国统治者淫乱的诗，后人遂用桑中泛指淫乱，也指亡国的靡靡之音。

⑩ 张说（yuè 悦），唐玄宗时宰相。阎朝隐，唐朝前期的文人。以下约引张说批评阎朝隐文章鄙俗数语，见唐刘肃《大唐新语》。

⑪ 何晏，三国时魏国大臣，玄学家，著有《论语集解》。粉白，搽粉的粉扑。何晏傅粉的传说，见《世说新语·容止》。

⑫ 邓飏，三国魏时曾任侍中尚书，据说他走路有气无力，坐立时东歪西倒，好象没有手脚，弱不禁风，他和何晏都被司马懿所杀。

⑬ 谢灵运，南朝宋时封康乐侯，曾任永嘉太守，临川内史，以描写山水为主的诗人，后因举兵叛乱而被南朝宋的统治者流放处死。

⑭ 君子不重则不威，语见《论语·学而》。

⑮ 言轻则招忧四语，引自《法言·修身》。轻，轻荡、轻浮。

三曰耿介①。读屈子《离骚》之篇，乃知尧、舜所以行出

乎人者，以其耿介②。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则不可与入尧、舜之道矣。“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③是之谓耿介，反是谓之昌披④。夫道若大路然。尧、桀之分，必在乎此。

① 三曰耿介，以下引自《日知录·耿介》，与原文略有出入。

② 以其耿介，见《离骚》：“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

③ 非礼勿视四语，见《论语·颜渊》。

④ 昌披，即“猖披”。《离骚》：“何桀、纣之猖披兮，夫惟捷径以窘步。”意为桀、纣狂乱，贪走捷径，反而弄得寸步难行。

呜呼！如吾宁人之说，举第一事则矜欧语者可以戒矣，举第二事则好修饰者可以戒矣，举第三事则喜标榜者可以戒矣。必去浮华之习，而后可与偕之大道，敝巾葛拂①，缊袍②麻鞋，上教修士③，下说齐民，值大事之阽危，则能悍然独往，以为生民请命。若于此三者犹未伏除，则必不能忘情于名利。名利之念不忘，而欲其敌忾致果，舍命不渝，又可得乎？

① 葛拂，即葛茀，用葛草打成的绳索，这里指草绳。

② 缊袍，粗麻衣。

③ 修士，治人者、统治者。

抑吾于宁人所举三事之外，又得一不可缺者，曰必信。信者，向之所谓重然诺也。昔人以信为民宝，虽孔氏之权谲，而犹曰无信不立①，又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②。余以为知耻、重厚、耿介三者，皆束身自好之谓，而信复周于世用。虽萑苻③聚劫之徒，所以得人死力者，亦惟有信而已。今之习俗，以巧诈为贤能，以贞廉为迂拙。虽歃血莅盟，犹无所益。是故每立一会，每建一事，未闻其有始卒。其或稍畏清议，而欲食其前言，则曰吾之所为乃有大于此者。知祸患之将至，则借口于远求学术，容身而去

矣。见异己之必胜，则遁辞于大度包容，委事而逸矣。"言必信，行必果"④，"久要不忘平生之言"⑤，贯四时而不改柯易叶者，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必欲正之，则当立一条例。今有人踵门而告曰：尔其为我杀人掘冢。应曰：诺。杀人掘冢至恶德也，后虽悔之，而无解于前之已诺，则宁犯杀人掘冢之恶德，而必不可失信。以信之为德，足以庚偿杀人掘冢之恶而有余也。夫尾生与女子期于梁下，女子不来，水至不去。商鞅与秦民约，能徙木者与之十金，民果徙木，鞅亦竟以十金与之⑥。昔人以为长德善政，今人为之，则必讥其无谓。然欲建立信德，必自此始。若其校量大小，比絜⑦长短，而曰"某事当信，某事不当信"，则虽处当信之事，而亦必无践言之实矣。

① 无信不立，见《论语·颜渊》。

② 人而无信二语，见《论语·为政》。

③ 萑苻，芦苇荡。

④ 言必信，行必果，见《论语·子路》。

⑤ 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见《论语·宪问》。

⑥ 鞅亦……与之，事见《史记·商君列传》。

⑦ 比絜，衡量。

举此四者，一曰知耻，二曰重厚，三曰耿介，四曰必信。若能则而行之，率履不越，则所谓确固坚厉，重然诺、轻死生者，于是乎在。呜呼！端居读书之日，未更世事，每观管子所谓四维，孔氏所谓无信不立者，固以是为席上之腐谈尔。经涉人事，忧患渐多，目之所睹，耳之所闻，坏植①散群，四海皆是。追怀往诰，惕然在心。为是倾写②肝鬲，以贻吾党。若曰是尚可行，则请与二三君子守此迂介。幸而时济，庶几比于铅刀一割。不幸不济，根本既立，虽死不僵，后人必有能继吾志者。雪中原之涂炭，光先

人之令闻，寄奴元璋之绩③，知其不远。若曰迂儒鄙生④，以此相耀，不足以定胜负之数也，则分崩之祸⑤不出数岁，将使七十二代⑥之遗民，终于左衽⑦，吾亦惟被羊裘以游大泽矣。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① 植，梁柱。

② 写，通“泻”。

③ 寄奴，南朝宋武帝刘裕的小字。元璋，明太祖朱元璋。刘裕曾出兵北伐，消灭南燕、后秦；朱元璋曾参加红巾军，推翻元朝统治。寄奴，元璋之绩，喻指同盟会纲领中所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④ 迂儒鄙生，指把章太炎看成粗鄙不懂事的知识分子。

⑤ 分崩之祸，指中国被帝国主义侵略者瓜分。

⑥ 七十二代，古代以所谓“王者易姓受命”为一代。相传受命之君都至泰山封禅，《史记·封禅书》引管仲说，谓“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并列有三皇五帝和夏商周三代创业或继体君主之名。管仲是孔子赞扬为使华夏族免于被发左衽的人物。因此这里所说七十二代遗民，即指华夏族子孙而被清朝贵族统治者奴役的汉族人民。

⑦ 左衽，古代指受异族统治，这里借指中国人都要在帝国主义脚下当亡国奴。

无 神 论

（一九〇六年）

【说明】 本篇是章太炎在《民报》上发表的哲学名作之一。

论文首为导言，概述作者关于哲学党派分野的见解。接着，章太炎着重剖析两种有神论：一是基督教的上帝为人格神说，二是婆罗门教的上帝非人格神说。关于前者，作者针对西方传教士论证上帝存在的四大理由，逐点揭露其内在矛盾，认为每则立论都恰好证明这个创世主是人的虚构。关于后者，作者认为它在哲学上比基督教高明，但因拘泥于“神”是真实的存在，立论也是矛盾重重。然后是附论，又逐一批评了三种变相的上帝存在论：斯宾诺莎的上帝即自然说，哈特曼的上帝为“下意识”说，康德的上帝等于我不知说。作者对于斯宾诺莎坚持从世界本身说明世界的泛神论表示赞赏，认为最接近无神论，而斥责哈特曼的“下意识”论，以为这种反理性主义见解在哲学上最下劣。

“欲使众生平等，不得不先破神教”。这一结语，清楚地表明作者已经意识到，破除神道迷信，对于实现民主革命，是必要的准备。

由此我们便可理解，为什么章太炎在高喊“无神”

的时候，把基督教的上帝当作应该摈斥的头一名恶神。二十世纪刚开头，中国人民就遭到八国联军一场浩劫。帝国主义列强发动这场侵略战争的由头，便是说中国农民欺负了基督教的上帝。然而事实却证明，这个上帝不过是狼外婆所披的羊皮，作用只在于把中国人民驯化成听凭外方侵略者宰割的羔羊。一九〇六年七月，章太炎出狱东渡后发表的首次演说里，就愤慨地指出："中国人的信仰基督，并不是崇拜上帝，实是崇拜西帝。""所以中国的基督教，总是伪基督教，并没有真基督教。"这当然不是他个人对基督教的憎恶，而是反映那时先进的中国人对帝国主义精神侵略的共同敌忾。

正因如此，所谓真基督教对中国进步有没有好处的问题，必定连带发生。章太炎在《演说录》里已企图从实践上作答，以为通观基督教史，"于中国也是有损无益"；本篇更企图从理论上作答，多方证明它是一种拙劣到无法自圆其说的有神论。尽管论文远没有摧毁基督教神学体系的理论基础，但章太炎运用清朝汉学家特有的辨伪方法，就圣经论圣经，讥斥它的矛盾说教实在荒诞不经，已足以刺痛那班外国传教士的神经。《无神论》一发表，在广州的外国教会当局，便匆忙赶制了厚厚一本论证上帝实有的刊物，以抵挡它的影响。

章太炎想找到神的起源。然而他不懂神的观念是客观实践的产物，尤其是人的社会实践的产物。他把神看成纯属由外界输入头脑的某种误会，以为只要向人们灌输无神观念，误会便可冰释，迷信便可破除。这种观念来自观念的见解，本身就是唯心论。他又把无神观念说成人生而就有的一种理性，以为通过内省体验

便可发现它的存在。这更难免滑向唯我论。

古怪的还有他要破中国的神教，却把婆罗门教的有神论，当作仅次于基督教的论敌。怎么回事呢？对照《演说录》便知，原来他想清洗佛教中的神道迷信成分。他批判孔教、基督教，并非彻底否定宗教，而是企图建立一种新宗教，用它"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他认为佛教的理论最可用，"但今日通行的佛教，也有许多的杂质，与他本教不同，必须设法改良，才可用得。"在他看来，佛教中保存的婆罗门教严分种姓等级的说教，便是"杂质"。因而本篇就力图清除，以把佛教"改良"成所谓无神教。然而无神便不成其宗教，所以章太炎费尽力气，只得承认"自心"也是佛祖，最终没有跳出有神论的网罗，无非他的"神"更精致而已。

总之，这是篇极度矛盾的作品。作者象一个唯物论者那样抨击种种神道迷信，但一当问题涉及宗教在现实中间作用的时候，他又马上变成神道设教的拥护者。法国大革命时期，罗伯斯庇尔曾由反对旧宗教转向建立新宗教，结果失败了。一个世纪以后，章太炎却又在中国重蹈他的覆辙，结果更惨，连响应的都没有，只在《民报》上留下几篇空文。西方和东方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为什么想的做的如此雷同，其故可深思矣。

本篇选自一九〇六年八月出版的《民报》第八号，并据《太炎文录》作了校订。

世之立宗教谈哲学者，其始不出三端，曰惟神、惟物、惟我①而已。

① 惟神，主张鬼神是实际存在的宗教唯心论。惟物，认为自然界是

精神的本原的各种学派。惟我，认为整个世界只是“我”的表象的主观唯心论。

吠檀多① 之说，建立大梵②。此所谓惟神论也。

① 吠檀多，梵语“吠陀的终极”的音译，古印度解释吠陀哲学的主要流派之一，公元八世纪后成为婆罗门教的理论支柱。

② 大梵，吠檀多派崇拜的有意志有人格的上帝。

鞞世师（译曰胜论）① 之说，建立实性②，名为地、水、火、风、空、时、方、我、意③。九者皆有极微④。我、意虽虚，亦在极微之列⑤。此所谓惟物论也。

① 鞞（bǐ 比）世师，也作吠世师迦，梵语“差别”的音译，佛经译作胜论，古印度解释吠陀哲学的主要流派之一。

② 实性，实体。

③ 名为……我、意，胜论认为宇宙本原是九种实体：地、水、火、风、空（空大，传声的媒介）、时（时间）、方（空间）、我（主宰感觉的灵魂）、意（传递感觉的媒介）。

④ 极微，不可再分和永恒不变的原子。胜论认为地水火风是四大极微，组成物质世界，空时方我则遍满一切，叫做“极大”，而意则既非微又非大，即所谓“二微”。

⑤ 亦在极微之列，胜论认为“我”、“意”与地、水、火、风一样也是圆体，并说“意”大如芥子。这是把精神说成有形可量的独立实体，与物质实体并列。

僧佉（译曰数论）① 之说，建立神我②。以神我为自性三德所缠缚③，而生二十三谛④。此所谓惟我论也。（近人⑤ 以数论为心物二元，其实非是。彼所谓自性者，分为三德，名忧德、喜德、闇德，则非物质⑥ 明矣。其所生二十三谛，虽有心物之分，此

如佛教亦分心色⑦，非谓三德之生物质者即是物质。寻其实际，神我近于佛教之识阴⑧，忧德、喜德近于佛教之受阴⑨，闇德近于佛教之根本无明⑩，非于我外更有一物⑪。）

① 僧佉(qū)，梵语“数”的音译，古印度解释吠陀哲学的主要流派之一。

② 神我，自我，脱离物质而永恒不死的灵魂，数论认为它是宇宙间生命的本原。

③ 自性，也作“本”，根本。数论认为它是宇宙间一切心理物理现象的本原。三德，忧苦、喜乐和痴闇(愚蠢麻木)。数论所谓“德”兼有属性和内容两重意思，三德即组成自性的三种因素，也是自性三种互相矛盾的表现。缠缚，烦恼束缚。

④ 谛，实在的道理。这里说的是数论的宇宙生成论。它认为，宇宙的本原即神我，原是绝对不变的一尘不染的自我意志，但它误把各种客观现象当成自己，于是和自性相结合，破坏了自性中三德的绝对平衡；于是三德活动起来，依附神我而相互作用，由此产生全部精神的和物质的现象世界。数论把全部宇宙现象归纳为二十三种，称二十三谛，并说神我与自性结合而产生世界的程序，先由自性产生理性，再由理性认识产生感性认识，最后由感性认识分化出二十一种基本的心理现象和物理现象。

⑤ 近人，这是指严复、梁启超等人的意见，如《天演论》卷下便以为数论是二元论。

⑥ 非物质，欧洲和中国研究数论的学者多数以为自性等于物质，根据是《僧佉经》曾把德称为“实”。但印度哲学中所谓“实”，也指精神实体。数论说自性由喜、忧、闇三种因素所组成，似指和主观意志相对立的客观精神。

⑦ 心色，精神和物质现象。佛教认为物质世界只是精神的幻相，不承认物质是真实存在，所以称为“色”。

⑧ 阴，通“荫”，荫覆；又译作蕴，集聚。佛教把心色说成构成世界的基础，又把“心”分成受、想、行、识四个方面，与“色”合称五阴，或

五蕴。识阴，心中掌管认识的部分。

⑨ 受阴，心中掌管感情的部分。

⑩ 无明，愚昧无知，佛教以为人类所以跳不出苦海，就因为愚昧无知，因而称为根本无明。

⑪ 非于我外更有一物，不是在我以外还有一个单独的"物质"，指数论派认为除"神我"以外，自性和二十三谛都不是真实存在。

渐转渐明①。主惟神者，以为有高等梵天②。主惟物者，以为地、水、火、风，皆有极微，而空、时、方、我、意，一切非有③。主惟我者，以为智识意欲，互相依住，不立神我之名④。似吠檀多派而退者，则基督、天方诸教⑤是也。似鞞世师派而进者，则殑德、歌生诸哲⑥是也。似僧佉派而或进或退者，则前有吠息特、后有索宾霍尔⑦是也。（近人又谓笛加尔说⑧近于数论，其实不然。笛氏所说，惟"我思我在"⑨一语，与数论相同耳。心物二元，实不相似⑩。）

① 渐转渐明，指上述三派在发展过程中界限逐渐分明起来。

② 高等梵天，佛经译作自在天，中世纪后印度婆罗门教宣传它是唯一的世界主宰。这里借指各种一神教所崇拜的上帝。

③ 一切非有，一切都不是真实的物质存在。这里指唯物论发展过程中，逐渐把物质和物质运动形式，物质和精神，明确区分开来，而断定物质才是世界的本原。

④ 不立神我之名，不树立"灵魂"的概念。这里指有的主观唯心论者，不承认人格神或灵魂的存在，而宣传非我（客观）是由自我创造的，物质和意识是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因而世界就是意志，意志表示着一连串的欲望，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即知识不过是对自我意志的认识，即所谓知识和意欲互相依存。

⑤ 天方教，伊斯兰教。婆罗门教的自在天，类似中国孔学所谓的"天"，但没有具体化为某种偶像，和基督教将上帝人格化不同。

⑥ 殑德，今通译孔德(Comte 一七九八——一八五七年)，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唯心的经验论者。他认为事物的本质不可知，科学的任务只在于描述经验现象，这才是"实证的"即确实的知识。歌生，一译歌逊(Cousin 一七九二——一八六七年)，法国二元论哲学家，动摇于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之间的折中主义者。

⑦ 吠息特，今通译费希特(Fichte 一七六二——一八一四年)，德国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家，他认为世界的本原就是"自我"，"自我"创造出"非我"，即创造出自然界。曾被当时宗教哲学家称为无神论者。索宾霍尔，今通译叔本华(Schopehauer 一七八八——一八六〇年)，德国唯意志论哲学家，所谓"世界是我的表象"论的提出者。他认为意志是"自在之物"，意志创造万物，它的目的就是要求生存、要求繁殖。

⑧ 近人，指严复，说见《天演论》卷下。笛加尔，今通译笛卡儿 (Descartes 一五九六——一六五〇年)，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哲学上是二元论者和唯理论者。他在辩证法上有贡献，但宣扬物质世界和心灵同是独立存在的两个实体，并认为两者都来源于上帝。

⑨ 我思我在，即"我思故我在"。这是笛卡儿提出的一个命题。他反对封建制度和宗教神学，主张用理性来审判一切，以为要追求真理，必须对现存一切事物都怀疑一次，但是不能怀疑我的思想是存在的。

⑩ 实不相似，指数论的神我自性说，与笛卡儿认为物质和精神各自独立的二元论不同。

惟我之说，与佛家惟识①相近，惟神、惟物则远之。佛家既言惟识，而又力言无我②，是故惟物之说，有时亦为佛家所采。小乘对立心物③，则经部、正量、萨婆多派④，无不建立极微。大乘专立一心⑤，有时亦假立极微⑥，以为方便。瑜伽论师以假想慧除析粗色⑦，至不可析，则说此为极微，亦说此为诸色边际，能悟此者，我见⑧亦自解脱。虽然，其以物为方便，而不以神为方便

者，何也？惟物之说，犹近平等；惟神之说，崇奉一尊，则与平等绝远也。欲使众生⑨平等，不得不先破神教，故就基督、吠檀多辈论其得失，而泛神诸论⑩附焉。

① 惟识，唯心。佛教各派都不承认客观物质世界的真实存在，认为无论精神现象或物质现象，都是"识"的幻相。

② 无我，佛教各派都不承认"我"是实体。他们说，客观实体是永恒不变的，而个体的"我"总是有生有灭的。因此个体的"我"不过是五蕴即心理物理现象的复合体，说到底就是"无我"。

③ 小乘，早期佛教各派别的总称，被认为是小根器人所乘的教法，重在自我解脱。对立心物，指小乘某些派别承认精神和物质都是客观存在，有二元论倾向。

④ 经部，经量部；正量，正量部；萨婆多，梵语"说一切有部"的音译；它们都是小乘佛教的宗派，在不同程度上承认世界的物质性。

⑤ 大乘，公元一到二世纪时出现的佛教各派别的总称，它们认为早期佛教只教信徒解脱自己，好比只能乘一个人的小车小船，而他们则发大善心，要普渡天下众生，因此自称大乘。专立一心，指大乘各派都宣传"三界惟心"，认为整个世界都是心造的幻影。

⑥ 假立极微，假借"极微"的名义。

⑦ 瑜伽，大乘佛教的宗派，又称为法相宗或唯识宗。论师，佛教对各宗派创始人的称呼，这里指公元五世纪初创立唯识宗的印度和尚无著、世亲。慧，又叫观，佛教徒靠内省体验观察宇宙人生的神秘主义修养方法。假想慧，法空观，先假定万法皆空而推论未知事理的方法。粗色，泛指各种有形物体。

⑧ 我见，认定生命体都是"实我"即完整的物质实体的见解，唯识宗用假定"极微"存在来破除"我见"的论辩，见《成唯识论》卷一。

⑨ 众生，佛教泛指一切生命物，这里指人类。

⑩ 泛神诸论，指本文后半部批评的斯宾诺莎、哈特曼、康德等关于神的见解。

基督教之立耶和瓦① 也，以为无始无终，全知全能，绝对无二，无所不备，故为众生之父。就彼所说，其矛盾自陷者多。略举其义如左。

① 耶和瓦，今通译耶和华，希伯来语“上帝”的名称。这里所举的无始无终、全知全能、绝对无二、无所不备，是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宣传上帝所以能创造人类万物的四大理由。

无始无终① 者，超绝时间之谓也。既已超绝时间，则创造之七日②，以何时为第一日？若果有第一日，则不得云无始矣。若云创造以前固是无始，惟创造则以第一日为始。夫耶和瓦既无始矣，用不离体③，则创造亦当无始。假令本无创造，而忽于一日间有此创造，此则又类僧佉之说：未创造时，所谓未成为冥性者；正创造时，所谓将成为胜性者④。彼耶和瓦之心，何其起灭无常也！其心既起灭无常，则此耶和瓦者，亦必起灭无常，而何无始之云？既已超绝时间，则所谓末日审判⑤者，以何时为末日？果有末日，亦不得云无终矣。若云此末日者，惟是世界之终，而非耶和瓦之终，则耶和瓦之成此世界，坏此世界，又何其起灭无常也！其心既起灭无常，则此耶和瓦者亦必起灭无常，而何无终之云？是故无始无终之说，即彼教所以自破者也。

① 无始无终，永恒存在。《新约·启示录》：“主上帝说，我……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

② 创造之七日，基督教宣传上帝创造世界共花七天，见《旧约·创世记》。

③ 用不离体，事物的作用不能脱离事物的本身。

④ 冥性、胜性，都是数论所谓的自性。数论认为，当自性没和神我结合前，好比能走而看不见路的瞎子，浑然不能动弹，所以叫“冥性”，又叫“不了”；待到和神我结合，才有了引路者，开始活动而变化出全部现象世界，这时叫“胜性”，又叫“觉谛”，即以知识取胜或

有了理性。

⑤ 末日审判，也叫最后审判，基督教宣传上帝规定了世界末日，到时候一切死者都会复活，同生者一起接受上帝的审判，行善的上天堂，作恶的下地狱，于是千年太平王国便来临了，见《新约·启示录》、《旧约·以赛亚书》等。

全知全能[1]者，犹佛家所谓萨婆若[2]也。今试问彼教曰："耶和瓦者，果欲人之为善乎，抑欲人之为不善乎？"则必曰："欲人为善矣。"人类由耶和瓦创造而成[3]。耶和瓦既全能矣，必能造一纯善无缺之人，而恶性亦无自起[4]。恶性既起，故不得不归咎于天魔[5]。虽然，是特为耶和瓦诿过地耳。彼天魔者，是耶和瓦所造，抑非耶和瓦所造耶？若云是耶和瓦所造，则造此天魔[6]时，已留一不善之根，以为惑诱世人之用，是则与欲人为善之心相刺谬也。若云非耶和瓦所造[7]，则此天魔本与耶和瓦对立，而耶和瓦亦不得云绝对无二矣。若云此天魔者，违背命令[8]，陷于不善；耶和瓦既已全能，何不造一不能违背命令之人，而必造此能违背命令之人？此塞伦哥自由之说[9]，所以受人驳斥也。若云耶和瓦特造天魔以侦探人心之善恶[10]者，耶和瓦既已全知，则亦无庸侦探。是故全知全能之说，又彼教所以自破者也。

① 全知全能，这是基督教"圣经"中到处宣传的话。

② 萨婆若，梵语"一切智"的音译，了解一切现象的全貌。

③ 创造而成，《旧约·创世记》说，人是由上帝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的。

④ 恶性，《旧约·创世记》："耶和瓦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瓦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无自起，不可能自己产生。

⑤ 天魔，希伯来文"撒但"的意译，即魔鬼。《旧约·创世记》说上帝造的人最初很纯洁，以后受蛇的引诱，吃了上帝禁止他们吃的智慧果，于是如上帝一样能分别善恶，人类犯罪便开始了。《新约·启

示录》说魔鬼就是这条蛇变的，它处处与神和人为敌，降灾难于人，引诱人作恶。

⑥ 造此天魔，《旧约·创世记》说蛇也是上帝所造。

⑦ 非耶和瓦所造，基督教"圣经"中多次说及上帝与魔鬼争夺人类，并说上帝能战胜它，禁锢它，但从不说能消灭它。许多批判基督教的人都曾指出，魔鬼并非上帝所造，而与上帝一样是永恒存在。

⑧ 违背命令，这是欧洲基督教经院哲学为摆脱魔鬼是否上帝所造问题的困境，经常使用的一个论点。

⑨ 塞伦哥，今通译谢林(Schelling 一七七五——一八五四年)，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他认为自由和必然是哲学的最高问题，宣传"完全自由"，否认自由只是对于必然的认识和改造，否认只有相对的自由。他晚年致力于世界来自上帝、复归上帝的"天启学说"，把上帝说成绝对自由的化身，它命令世界是什么样便是什么样。后来批判他的不少人指出，"圣经"说魔鬼总违背上帝的"绝对命令"而诱人犯罪作恶，便是对自由和必然无差别的一种否定。

⑩ 侦探人心，《新约·启示录》说上帝每隔一千年把魔鬼从地狱中放出来一次，让它们迷惑列国发生战争，从中考察人心，为末日审判作准备。《新约·路加福音》说耶稣曾受魔鬼四十天试探。

绝对无二①者，谓其独立于万有之上也。则问此耶和瓦之创造万有也，为于耶和瓦外无质料②乎，为于耶和瓦外有质料乎？若云耶和瓦外本无质料，此质料者皆具足于耶和瓦中，则一切万有亦具足于耶和瓦中，必如《庄子》之说③，自然流出而后可，亦无庸创造矣。且既具足于耶和瓦中，则无时而无质料，亦无时而无流出，此万有者必不须其相续而生，而可以遍一切时悉由耶和瓦生，何以今时万有不见有独化而生者④？若云偶尔乐欲⑤，自造万有，乐欲既停，便尔休息，此则耶和瓦之乐欲，无异于小儿游戏，又所谓起灭无常者也。若云耶和瓦外本有质料，

如鞞世师所谓陀罗骠⑥者，则此质料固与耶和瓦对立。质料犹铜⑦，而耶和瓦为其良冶，必如希腊旧说⑧，双立质料工宰而后可，适自害其绝对矣。是故绝对无二之说，又彼教所以自破者也。

① 绝对无二，《旧约·以赛亚书》："我是耶和瓦，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我造光，我造暗，我施平安，又降灾祸"，"我造地，又造人在地上，我亲手铺张诸天"，"除了我以外，再没有上帝"。

② 质料，物质。

③ 《庄子》之说，《庄子·刻意》："精神四达并流，无所不极，上际于天，下蟠于地，化育万物，不可为象，其名为同帝(上帝)"。章太炎以为，这种精神自然流出化育万物的说法，无非借上帝说自然规律(见《葑汉微言》)。

④ 相续而生，即万物由非生命向生命、由低级向高级不断进化。这里又从反面说明：如果宇宙万物早已有现成模式安排在上帝身中，那末万物用不着一个跟一个进化，无论何时都可由上帝突然变出来，为什么现在万物全找得出在进化环节上的地位，却只找不出脱离进化环节而突然产生的例子呢？

⑤ 偶而乐欲，一时兴起。这里指当时西方流行的"灾变论"。它说一切物种都是上帝一次创造成功的，彼此没有任何亲缘关系。

⑥ 陀罗骠，梵语"实"的音译，即胜论所说地水火风空等组成世界的原子。

⑦ 质料犹铜，"圣经"中曾以冶金匠炼铜比喻上帝创造世界。佛教学说常把众生比喻为在矿之金，佛是出矿之金，冶炼是断除迷惑。

⑧ 希腊旧说，指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他认为任何事物都由物质和形式所构成，物质永远不变，如石头永远是石头，形式则使物质运动，如石头可能变成雕像，而雕塑家则借助于石头中潜藏的这种可能性，将石头变成雕像的现实性。他从这种外因推动事物变化的观点出发，得出结论说，上帝最完美，是塑造整个世界的第一推动力。章太炎说这种上帝(工宰)推动物质变化说，实际上否认了上帝"绝对无二"论。

无所不备[①]者，谓其无待于外[②]也。则问此耶和瓦之创造万有也，为有需求乎，为无需求乎[③]？若无需求，则亦无庸创造。若有需求，此需求者当为何物何事？则必曰："善耳，善耳[④]！"夫所以求善者，本有不善，故欲以善对治之也。今耶和瓦既无所不备，则万善具足矣，而又奚必造此人类以增其善为？人类有善，于耶和瓦不增一发；人类不善，于耶和瓦无损秋毫。若其可以增损，则不得云"无所不备"也。且世界之有善恶，本由人类而生[⑤]。若不创造人类，则恶性亦无自起。若云善有不足，而必待人类之善以弥缝其缺，又安得云"无所不备"乎？是故无所不备之说，又彼教所以自破者也。

① 无所不备，《旧约·耶利米书》："耶和瓦说，我岂不充满天地么？"

② 无待于外，《旧约·诗篇》："耶和瓦本为大(无限)。"

③ 为有需求乎，这里指基督教既然说上帝就是无限，那末上帝自身就包含了一切有限，因此也不可能创造在自身以外的各种有限，否则只能表明它决非至大无外的无限。

④ 善耳，这是一切宗教家逃避上帝是否真无限问题的遁辞，总说上帝创世是为了"爱"、"行善"。

⑤ 本由人类而生，指基督教说人类所以会为善作恶，是由于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背着上帝偷吃了区别善恶的智慧果，犯了"原罪"。

基督教人以此四因，成立耶和瓦为众生之父[①]。夫其四因本不足以成立，则父性亦不极成[②]。虽然，姑就父性质之，则问此耶和瓦者，为有人格[③]乎，为无人格乎？若无人格，则不异于佛家所谓藏识[④]。藏识虽为万物之本原，而不得以藏识为父。所以者何？父者，有人格之名，非无人格之名。人之生也，亦有赖于空气地球，非空气地球则不能生，然不闻以空气地球为父。此父天母地之说所以徒为戏论也。若云有人格者，则耶和瓦与生人各有自性。譬如人间父子，肢体既殊，志行亦异，不得以父并

包其子，亦不得以子归纳于父。若是，则非“无所不备”也，非“绝对无二”也。若谓人之圣灵[5]皆自耶和瓦出，故无害为“无所不备”，亦无害为“绝对无二”者，然则人之生命亦悉自父母出，父母于子，又可融合为一耶？且所以称为父者，为真有父之资格乎，抑不得已[6]而命之乎？若其真有父之资格者，则亦害其“绝对无二”。所以者何？未见独父而能生子者，要必有母与之对待[7]。若是，则耶和瓦者，必有牝牡之合矣。若云不待牝牡，可以独父而生，此则单性生殖[8]，为动物最下之阶。恐彼耶和瓦者，乃不异于单性动物，而夜光、浸滴诸虫[9]，最能肖父，若人则不肖亦甚矣！若云不得已而命之者，此则无异父天母地之说，存为戏论，无不可也。

① 众生之父，《新约·以弗所书》："上帝，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贯乎众人之中，也在众人之内。"

② 极成，最终成立。

③ 人格，指人的自然特征。

④ 藏识，也叫阿赖耶识，佛教唯识宗所谓构成世界的基本精神单位即“种子”所藏的地方，是一切活动的源泉。

⑤ 圣灵，基督教说灵魂是上帝的化身，形状象鸽子，上帝用它向人们传递消息。《新约·哥林多前书》："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么？这圣灵是从上帝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

⑥ 不得已，章太炎认为神道设教从来是宗教家为了诱惑人们信仰宗教而非采取不可的手法，见《视天论》。

⑦ 对待，相对，矛盾的两方面。

⑧ 单性生殖，又叫无性生殖，低等动植物用个体分裂等方式繁殖后代。

⑨ 夜光虫，属原生动物鞭毛虫类，浮游在海面上，夜间能发出磷光。浸滴虫，也叫纤毛虫，原生动物的一类，最大的是草履虫，都主要靠自体分裂繁殖。

如上所说，则能摘其宗教之过，而尚不能以神为绝无。尝试论之曰：若万物必有作者，则作者亦更有作者，推而极之，至于无穷。然则神造万物，亦必被造于他①，他又被造于他，——此因明所谓犯无穷过者②。以此断之，则无神可知已。

① 他，指更高级的神。

② 因明，泛指形式逻辑。犯无穷过，犯了定义无限的错误。形式逻辑要求对下定义的对象加以限制，对任何事物都必须回答非彼即此或非此即彼。否则便是犯了定义无限制错误。这里便从形式逻辑规则揭露"造物主"定义的矛盾：倘说万物有创造者，那就表明创造者上面还有创造者，如此类推，形成一个创造者的无限系列，还是找不到谁是最终的即真正的创造者。

虽然，亦不得如老、庄自然之说①。夫所谓自然者，谓其由自性而然也。而万有未生之初，本无自性。既无其"自"，何有其"然"？"然"既无依，"自"亦假立。若云由补特伽罗②而生，而此补特伽罗者，亦复无其自性③，是故人我之见④必不能立。若云法则固然，而此法则由谁规定？佛家之言法尔⑤，与言自然者稍殊，要亦随宜假说⑥，非谓法⑦有自性也。本无自性，所以生迷⑧，迷故有法，法故有自，以妄为真，以幻为实，此则诚谛之说已。

① 老、庄自然之说，《老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庄，见前引《庄子·刻意》。

② 补特伽罗，梵语"物质"的译音。

③ 亦复无其自性，这是根据数论所谓物质由极微组成，极微由自性生出的唯心主义解释，把物质说成精神的产物。

④ 人我之见，即我见，见前"瑜伽论师"段注。《国故论衡·辨性上》："万物皆无自性，黄爈(地球)、大海、火、飘风，则心之荫影也。"

⑤ 法尔，梵语"本有种"的译音，佛教唯识宗认为藏识中所含生成世

界的种子。

⑥ 随宜假说，出于临时需要而作的一种假设。

⑦ 法，指自然现象。

⑧ 迷，迷惑、迷妄

若夫吠檀多教①亦立有神，而其说有远胜于基督教者。彼所建立，一曰高等梵天，二曰劣等梵天②。高等梵天者，无属性，无差别，无自相③。劣等梵天者，有属性，有差别，有自相④。而此三者⑤，由于无明而起⑥。既有无明，则劣等梵天亦成于迷妄⑦，而一切万物之心相，皆自梵出⑧，犹火之生火花。是故梵天为幻师⑨，而世间为幻象，人之分别自他⑩，亦悉由梵天使其迷妄。若夫高等梵天者，离言说相，离名字相，离心缘相⑪，谓之实在而不可得，谓之圆满而不可得，谓之清净而不可得。所以者何？实在、圆满、清净之见，皆由虚妄分别而成⑫，非高等梵天之自性也。人之所思想者，皆为劣等梵天，唯正智所证⑬者，乃为高等梵天。既以正智证得，则此体亦还入于高等梵天⑭，非高等梵天之可入，本即高等梵天而不自知⑮也。若其不尔，则必堕入轮回⑯，而轮回亦属幻象⑰，惟即不离虚妄分别，则对此幻象而以为真。此则吠檀多教之略说已。

① 吠檀多教，指中世纪印度经过商羯罗等改革过的婆罗门教，其理论混合了佛学和吠陀哲学。

② 高等梵天、劣等梵天，又译作上梵、下梵，或无德(性质)大梵、有德大梵。

③ 无属性，即无德，没有具体性质。无差别，没有内在矛盾。无自相，没有任何形态。吠檀多经典还称上梵无所依，即没有任何限制。因为上梵就是四无，所以《吠檀多经》说有人问它的体性，便用沉默回答，意思就是“说不出”。

④ 有属性等，据吠檀多经典说是四有，即还要加上“有所依”。章太炎

却漏举了一条。由于下梵是四有，所以关于它的解释千奇百怪、被称为"全能全智全嗅全味者、包含天地默然不乱者"，既是宇宙精神，又是个人灵魂，还是具体的上帝，称为毘湿奴，并有十一个人形或动物形的化身，最后一个化身即佛教的释迦牟尼。

⑤ 三者，应为有德、有差别、有自相、有所依四者。

⑥ 由于无明而起，据吠檀多派解释，梵天只有一个，即上梵，但众生多痴愚(无明)，体会不到"说不出"的奥妙，因此为满足崇拜梵天的众生需要，就要说明它的体性，而说了就等于对它的无限性加以限制，也就成了下梵或劣等梵天。

⑦ 亦成于迷妄，吠檀多派认为众生崇拜梵天，不在于知道梵我合一，而在于希望从信仰得到幸福，而最大的幸福是死后升入天国；但天国仍是轮回的一种，所以这种追求仍然属于无明；不过因为知道崇拜劣等梵天，已和不信神的痴愚不同，故又称"下明"。

⑧ 皆自梵出，吠檀多派说宇宙间的一切，都是梵天变现出的幻影，好比火爆出的火花，水中动摇的日影。

⑨ 幻师，魔术师。

⑩ 自他，主体和客体。吠檀多派认为一切矛盾都是假象，否认事物差别的客观存在，主张"他就是你"，"这就是那"。

⑪ 离言说相三语，指吠檀多派谓高等梵天的形象，不能言传，不能定义，不能想象，不说才是真解。

⑫ 虚妄分别，指吠檀多派追求无差别境界，抹煞一切是非观念，办法就是否定一切，对梵天只能说"非如此，非如彼"，"不同于吾人所知，亦不同吾人所不知"；而实在、圆满等都是肯定概念，一肯定就会具体化，就有使梵天从神秘变得不神秘的危险。

⑬ 正智，也叫明，吠檀多派的修养方法。他们认为，对高等梵天，只有依靠内心智慧才可认识，这智慧是头脑里固有的，同种种知识毫无关系，因此只有通过内省体验，破除"无明"的魔障，才能豁然贯通，证实高等梵天确实存在。

⑭ 此体，指自我。吠檀多派把"从智慧求解脱"说成人生最高目的，解脱的标志就是通过内省体验，领悟"我即是梵"。

⑮ 不自知，指所谓达到“正智”前，不知道自我原来就同梵天合二而一。

⑯ 轮回，吠檀多派叫作自我轮回，同佛教所谓今世享福吃苦全是前世自作自受的因果报应论相同，但所谓轮回道路略有不同。

⑰ 轮回亦属幻象，吠檀多派的解脱，是指自我轮回停止，而只要认识“我即是梵”，也就是认识到什么轮回之类无非还是梵即我的幻影，便永远不吃轮回之苦。

今夫基督教以耶和瓦为有意创造，则创造之咎要有所归①，种种补苴②不能使其完善。吠檀多教立高等劣等之分。劣等者既自无明而起，则虽有创造③，其咎不归于高等梵天。基督教以世界为真，而又欲使人解脱④。世界果真，则何解脱之有？吠檀多教以世界为幻，幻则必应解脱，其义乃无可驳。

① 创造之咎要有所归，指上帝应对世界的种种罪过承担最后责任。

② 种种补苴，指末日审判、诿过魔鬼之类。

③ 虽有创造，指婆罗门教谓世界是梵天变现的幻影，而这幻影是因为人们愚昧才产生的，所以说“其咎不归于高等梵天”。

④ 使人解脱，指基督教宣扬要摆脱人间苦难，只有信仰上帝，以争取死后进入天国。

虽然，彼①其根本误谬，有可道者。若高等梵天有士夫用②，则不得不有自性。既有自性，则无任运转变③，无明何自而生，劣等梵天依何而起？若高等梵天无士夫用者，则无异于佛家之真如④。真如无自性，故即此真如之中得起无明⑤，而劣等梵天者乃无明之异语。真如、无明，不一不异⑥，故高等梵天与劣等梵天，亦自不一不异。若是，则当削去梵天之名，直云真如无明可也。若谓此实在云，此圆满云，此清净云⑦，惟是虚妄分别，真如之名亦是虚妄分别，故不得举此为号，然则梵天云者⑧，宁非

虚妄分别之名耶？

① 彼，指吠檀多派的说法。

② 士夫用，佛学术语，直接的因果作用。这里指高等梵天变现出劣等梵天，再变现出世界，表明它是产生这种作用的原因。

③ 任运转变，凭着命运支配而转变成世界，参见前“无始无终”段“冥性”、“胜性”注。这里以为高等梵天可看作数论所谓神我、自性的统一体，其中自性未和神我结合前就是无明，已结合后就是劣等梵天。但这一来就否定了吠檀多所谓高等梵天是纯主观的“自我”而不包含客体“自性”的说法。

④ 真如，即性海，佛教所说的绝对精神。

⑤ 得起无明，这里章太炎把佛教的真如比作数论的神我，显然不妥当。佛教说创造世界的是“种子”(法尔)，种子由于无明而变现出种种现象，真如则对种子毫无影响，也根本不能“起无明”。

⑥ 不一不异，又有差别又无差别，指吠檀多说劣等梵天无非为高等梵天被无明限制后产生的幻象，比如做梦，大梦未醒(无明)，以为梦中世界(劣等梵天的天国和它变现的人间)都是真的，大梦既醒(由正智达到解脱)，才发现一切不是实有(高等梵天)。

⑦ 实在、圆满、清净，佛教的真如，又叫实相、圆成实性、自性清净心等，都指真实不变而圆满纯洁的精神本体，照吠檀多说就是“虚妄分别”。

⑧ 梵天云者，指梵天分为高劣也是“分别”。

又，凡云幻有①者，固与绝无有别。若意识②为幻有，五大③亦属幻有，则有情④之意识，得以解脱，而无情之五大，以何术使其解脱？是则虚妄世界，终无灭尽之期⑤也。若意识是幻有而五大是绝无者，无则比于龟毛兔角⑥，亦不得谓是梵天幻师所作之幻象矣⑦。是何也？幻象者是幻有，而此乃绝无也。

① 幻有，虚幻的存在。假象是对事物的歪曲反映，也是一种客观存在，所以这里说同“绝对没有”不一样。

② 意识，吠檀多派叫做无明邪智，指关于现实世界的种种知识，是所谓生而就有的。

③ 五大，指地、水、火、风、空，吠檀多派所说梵天用来创造世界的五大极微，也是幻有。

④ 有情，生命体，吠檀多派指人、动植物和神鬼。

⑤ 终无灭尽之期，指吠檀多派要求梵我合一，最终要彻底否定全部现实世界，但它没给无生命物想出解脱办法，结果即使有生命物全解脱了，无生命世界依然存在。

⑥ 龟毛兔角，见《楞严经》："无则同于龟毛兔角。"乌龟长毛，兔子生角，佛教借用来比喻有名无实，即可以有这个概念，却绝没有这种现象。

⑦ 不得谓之幻象，谓吠檀多的五大，如解释为绝无，就否定了它们是梵天创造出的幻象。

且劣等梵天既是无明，必断无明而后解脱①，则将先断劣等梵天。人能断无明，高等梵天亦能断无明耶，否耶？若高等梵天能断无明者，则劣等梵天固有永尽之日。若高等梵天常与劣等梵天互相依住，有如束芦，则必不能断无明②。人能断无明，而高等梵天乃不能断无明，是则高之与劣复有何异？

① 断无明，断绝迷惑。吠檀多派宣传"一切异于梵者悉受痛苦"，痛苦的根子就在无明，因此拔开无明，认识自我与梵同一，便是"解脱"。

② 束芦，缚在一起的芦苇。这里指吠檀多派内部分化出的劫数说。此说以为高等梵天被无明所蒙蔽，变现为劣等梵天，而有现实世界；这个世界终将毁灭，没入高等梵天，叫做一劫。劫后一切再重新开始，循环无尽。章太炎认为照这样说，梵与无明永远形影不离，等于否定了梵天有高低之分。

故由吠檀多教之说，若变为抽象语，而曰真如、无明，则种种

皆可通。若执此具体语[①]，而曰高等梵天、劣等梵天，则种种皆不可通。此非有神教之自为障碍耶[②]？

① 具体语，确指一定对象的语言。

② 自为障碍，自己给自己制造困难。以上剖析婆罗门教的有神论，认为从哲学上看，它比基督教高明，但因为它拘泥于"神"是真实存在，在立论中也矛盾重重。

近世斯比诺莎[①]所立泛神之说，以为万物皆有本质[②]，本质即神[③]。其发见于外者，一为思想，一为面积[④]。凡有思想者无不具有面积，凡有面积者无不具有思想[⑤]。是故世界流转[⑥]，非神之使为流转，实神之自体流转。离于世界，更无他神，若离于神，亦无世界。此世界中，一事一物[⑦]虽有生灭，而本体则不生灭[⑧]。万物相支[⑨]，喻如帝网[⑩]，互相牵掣，动不自由[⑪]。乃至三千大千世界[⑫]，一粒飞沙，头数悉皆前定[⑬]，故世必无真自由者[⑭]。

① 斯比诺莎，今通译斯宾诺莎(Spinosa一六三二——一六七七年)，荷兰唯物主义哲学家。他年轻时因反对宗教而被犹太教会革出教门，以后长期靠磨镜片生活，仍始终坚持从世界本身来说明世界，反对封建神学，反对封建君主制度。但他的泛神论，也存在形而上学的错误。本段介绍的观点，主要见于《伦理学》。

② 本质，斯宾诺莎称为"实体"，即自然。

③ 神，斯宾诺莎说，"即具有无限多的属性的实体"。

④ 面积，今译作广延、广袤。斯宾诺莎认为，作为实体的本质的"属性"无限多，但人们能认识的只有"广延"和"思维"两种。

⑤ 凡有面积者无不具有思想，斯宾诺莎反对物质和精神是各自独立的两个实体的二元论观点，指出它们是同一实体的不同"属性"，但认为一切物质都有思想，陷入万物有灵论。

⑥ 流转，运动变化。斯宾诺莎认为，神即自然，所以自然界一切事物

的运动变化，不是由于自然以外还有一个神在推动，而是由于自然界自己在运动。

⑦ 一事一物，斯宾诺莎称为“样式”，定义为“实体的特殊状态”。

⑧ 本体，即实体。斯宾诺莎认为，实体和样式是全体与部分、无限与有限、本质与现象的关系；但他认为实体自身永远不变，运动只是样式的属性，把物质与物质运动割裂开来。

⑨ 相支，相互支持、相互作用。

⑩ 帝网，也叫因陀罗网，古印度宗教哲学中所谓遍络天地万物的上帝之网，这里借来比喻斯宾诺莎关于自然界一切都有必然的因果关系的思想。

⑪ 动不自由，斯宾诺莎认为运动就是位置移动，一切事物的运动都受必然性支配，不存在脱离必然性的自由。

⑫ 三千大千世界，小乘佛教以一千个小世界(现实世界)为“小千世界”，一千个小千世界为“中千世界”，一千个中千世界为“大千世界”，因大千世界是“千”三次相乘，所以叫“三千大千世界”，这里指宇宙。

⑬ 前定，预先决定，《伦理学》：“自然中没有任何偶然的东西，一切事物都受到神的本性的必然性的决定而以一定的方式存在和动作。”

⑭ 真自由，脱离必然性的自由。斯宾诺莎强调必然性，但他认为必然是排斥偶然的，自由是对于必然的消极适应。

观其为说，以为万物皆实①，似不如吠檀多教之离执著②。若其不立一神，而以神为寓于万物，发蒙叫旦③，如鸡后鸣，瞻顾东方，渐有精色矣。万物相支之说，不立一元④，而以万物互为其元⑤，亦尽华严“无尽缘起”之义⑥。虽然，神之称号，遮非神而为言⑦；既曰泛神，则神名亦不必立，此又待于刊落者也。

① 万物皆实，一切事物都是实体。

② 执著，佛学术语，固执于物质观念。

③ 发蒙，启蒙，指破除有神观念。叫旦，喊叫天亮，指作为无神论的前奏。

④ 元，始，指创世主。

⑤ 以万物互为其元，指斯宾诺莎认为实体是自身原因，自然界事物的相互作用就是世界存在和发展的唯一原因。

⑥ 华严，大乘佛教华严宗。无尽缘起，又叫法界缘起，华严宗的宇宙创生论。它说宇宙间一切存在(法界)，无非是无穷无尽的抽象关系(缘)，如一与多，小与大，生与死，部分与整体，个别与一般等，这些关系的双方毫无差别，如一即多，生即死，此即彼，"无尽，无尽，无尽……"，世界就是这样"无尽"的抽掉物质性的关系套关系的因陀罗网。

⑦ 遮，佛学术语，"遣其所非"，即排斥否定面。非神，无神，古印度哲学中把不谈人格神的宗教唯心论，如数论、佛学，也叫"无神论"。这里以为泛神论只要刊落"神"的称号，就是如佛学那样的"无神论"。

赫尔图门① 之说，以为神即精神② 。精神者，包有心物，能生心物③ 。此则介于一神、泛神二论之间④ 。

① 赫尔图门，今通译哈特曼(Hartmann一八四二——一九〇六年)，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他认为宇宙的本原是下意识，意志与理性是它的两重属性；当盲目的意志压倒理性，下意识就表现为现实世界，一个充满罪恶和不幸的世界；当理性克服了意志，世界就复归于下意识，才是充满善和幸福的未来天国；哲学的任务便是引导人们"自我"修养以培养下意识道德。他把现实世界说成反理性的，而把回到按生理本能生活的动物状态说成理性的胜利。

② 神，即精神，指下意识，见一八九六年出版的哈特曼《下意识哲学》。

③ 包有心物，能生心物，哈特曼称客观物质世界也是一种实在，但同道德一样，雏形藏于"下意识"之中，并由"下意识"产生。

④ 介于一神、泛神之间，即二元论。此说是错误的。哈特曼的“下意识”，定义为“以意志和理性结合为内容的具体的一元之绝对”，并明言物质由下意识产生，这是唯心论。

夫所谓包有者，比于囊橐①耶，且比于种子耶？若云比于囊橐，囊橐中物本是先有，非是囊橐所生，——不应道理。若云比于种子，干茎华实悉为种子所包②，故能生此干茎华实；然种子本是干茎华实所成，先业所引③，复生干茎华实；若种子非干茎华实所成者，必不能生干茎华实。此则神亦心物所成，先业所引，复生心物，——是心物当在神先矣④。若谓自有种子，能生干茎华实，而非干茎华实所成，如藕根之相续者⑤；为问此藕自何处来？必曰“藕自藕生”；复问此藕往何处去？必曰“藕复生藕及生莲之干茎华实”⑥。然则以藕喻神，则今神为先神所生，当有过去之神矣；今神复生后神及生一切心物，当有未来之神⑦矣。过去之神，精神已灭。现在之神，精神暂住。未来之神，精神未生。达磨波罗氏⑧云：“若法能生，必非常故。诸非常者，必不遍故。诸不遍者，非真实故⑨。”若是，则神亦曷足重耶！

① 囊橐，布或皮的口袋。

② 所包，指植物从生根、发芽、开花到结果的成长过程，全部雏形已包藏在种子里。

③ 业，佛学名词，造作。先业所引，佛教因果报应论，说今生作业，必将根据自然牵引力，在来世受果报。这里借来比喻种子本是从前的植物所结的果实。

④ 心物当在神先，这里以为如把神比作种子，那末不是“下意识”产生物质和精神，倒是物质和精神产生“下意识”。

⑤ 藕根之相续，藕的种子是莲子，但一般多用藕的须根部分繁殖。这里比喻神是创世的种子，接着世界的发展就用不着它了。欧洲的机械唯物论，把上帝作为太阳系行星运动的“第一推动力”，便是

这个意思。

⑥ 及生莲之干茎华实，这里重在点出"生莲"，意思是还得承认种子是藕所生。

⑦ 未来之神，指心物产生的神。

⑧ 达磨波罗，中译名为"护法"，公元六世纪初印度名僧，大乘佛教唯识宗主要经典《成唯识论》的作者，以下引自相传是他解释的《唯识三十颂》。

⑨ 非真实故，唯识宗认为，一切现象有生必有灭，叫"非常"；凡是变动不居的现象，必定不是普遍的包罗万有的本体，因此也不是真正的永恒不变的存在，即真如。这里借来比喻哈特曼的"下意识"，从宗教学来看不能称为宇宙的本原，因为它不能如宗教所谓的上帝那样可解释成普遍、永久、不变的东西。

虽然，赫氏则既有其说①矣。彼固以为世界自盲动而成②。此则窃取十二缘生之说③。盲即无明，动即是行④，在一切名色六入⑤之先，是以为世界所由生也。神既盲动，则仍与吠檀多教相近，而有无之辨⑥，犹鹳雀蚊虻⑦之相过乎前矣。

① 既有其说，指哈特曼已对上述矛盾预先作过辩解。

② 盲动，指哈特曼说作为"下意识"属性的意志是盲目的，它占优势就变现出现实世界。

③ 十二缘生之说，即佛教的轮回说。哈特曼的宇宙创生论抄袭叔本华"世界是意志的表象"论，叔本华自认袭自佛教学说。

④ 无明、行(前世造业)，是佛教十二缘生的第一、二阶段。

⑤ 名色六入，是十二缘生的第四、五阶段，即生命由孕育到出胎的阶段。

⑥ 有无之辨，指世界到底是实际存在还是神的幻影的争论。

⑦ 鹳雀，涉禽类水鸟。虻，双翅类昆虫，常见的有牛虻。鹳雀很大，蚊虻很小，一眼就能分清。

夫有神之说，其无根据如此，而精如康德犹曰①：“神之有无，超越认识范围之外，故不得执神为有，亦不得拨神为无②。”可谓千虑一失矣。

① 康德，德国哲学家，引文见康德《纯粹理性批判》。

② 拨，废除。这是康德从他第四个二律背反所引出的不可知论命题。这个二律背反大意是，正题：世界有起源；反题：世界没有起源。康德指出，承认世界有起源就等于肯定上帝存在，但从自然科学的研究中找不到证据，承认世界没有起源就等于否定上帝存在，但从感觉经验中同样得不到证明。他的结论是上帝等于我不知，但信仰中允许它存在。

物者，五官所感觉；我者，自内所证知①。此其根底坚牢，固难骤破②。而神者，非由见量③，亦非自证④，直由比量⑤而知。若物若我，皆俱生执⑥，而神则为分别执⑦。既以分别而成，则亦可以分别而破⑧。

① 自内所证知，通过自己内省体验所证明的知识，即下面说的“自证”。

② 固难骤破，指唯物论和唯我论各有“经验”作依靠，很难一下子驳倒。

③ 见，通“现”。见量，古印度因明术语，指感觉器官对外界的直接反映。

④ 自证，佛学术语，不依靠外来因素而由自我直接领悟。

⑤ 比量，古印度因明术语，形式逻辑的推理。这里认为神的存在，从客观与主观两方面都找不到“经验”证明，只能靠脱离经验的推理来立论。

⑥ 俱生执，佛学术语，生而就有的固定观念或习性。

⑦ 分别执，佛学术语，后天经过思考和识别各种事理而形成的固定概念。

⑧ 分别，佛学说有三种：一、自性分别，即主观感觉反映外界现象，如

眼能辨色，耳能辨声，属于见量；二、计度分别，即经过推理来判断各种事理的差别；三、随念分别，即经过回忆来判断各种事理；这两种都属于比量。以下就是从三分别角度“破”不可知论。

使神之感觉于五官者果如物质，其证知于意根①者果如自我，则不能遽拨为无，亦其势也②。今观婴儿堕地，眙视③火光，目不少瞬，是无不知有物质者也。少有识知，偶尔蹉跌，头足发痛，便自捶打，若曰“此头此足，令我感痛，故以此报之耳”，是不执色身④为我，而亦知有内我⑤也。若神，则非儿童所知。其知之者，多由父兄妄教，不则思虑既通，妄生分别耳。然则人之念神，与念木魅山精何异⑥？若谓超越认识范围之外，则木魅山精亦超越认识范围之外，宁不可直拨为无耶？

① 意根，古印度哲学术语，思维器官。

② 遽拨为无，立即排斥到“无”一类中。这里以为，如果神能感觉到，想象到，那末这个东西难于破掉，也是必然的。

③ 眙视，直瞪着眼睛看。

④ 色身，物质的身体。

⑤ 内我，主宰身心的“我”，即有了“我”的抽象观念。

⑥ 木魅山精，旧社会流行的自然神观念。这里从反映论角度驳斥不可知论，认为人的观念发生分三个阶段，首先知有物质，其次知道把自己的肉体和意识分开，最后才知有神。

凡见量、自证之所无，而比量又不可合于论理①者，虚撰其名②，是谓“无质独影”③。今有一人，自谓未生以前，本是山中白石。夫未生以前，非其见量、自证之所知，即他人亦无由为之佐证，此所谓超越认识范围之外者也。而山中白石之言，若以比量推之，又必不合，则可以直拨为无。惟神亦然，不可执之为有，而不妨拨之为无。非如本体、实在等名④，虽非感觉所知，而无

想灭定⑤之时，可以亲证⑥，其名则又非比量所能摧破也。

① 论理，逻辑。

② 虚撰其名，指假设一个名称。

③ 无质独影，没有形体而只有影子。

④ 本体、实在，都是哲学中常用以指世界本原的抽象概念。

⑤ 定，禅定，即坐禅，佛教提倡的屏除外界干扰、内向观察人生宇宙究竟的修行方法。无想灭定，即做到根本断绝杂念，一心专注于某种神秘念头，以至自身与所想的念头完全合二为一。

⑥ 可以亲证，可以用亲身体验证明。这里章太炎企图用佛学关于推理的所谓"计度分别"、"随念分别"，来"证明"神不存在可知。

更以认识分位①言之，则人之感物者，以为得其相②矣。而此相者，非自能安立③为相，要待有名，然后安立为相。吾心所想之相，惟是其名，于相犹不相涉，故一切名种分别，悉属非真④。况于神之为言，惟有其名，本无其相，而不可竟拨为无乎！

① 分位，阶段。

② 相，印象。

③ 安立，安置。

④ 悉属非真，这里认为：我心中所思考的印象，只是关于印象的概念而已，同印象本身毫不相干，所以世界上所有的概念、种类的差别，都是假的。

难者曰：若是，则真如、法性等名，亦皆无相，何以不拨为无？答曰：真如、法性，亦是假施设名①。遮非②真如、法性，则不得不假立真如、法性之名，令其随顺，亦如算术之有代数③，骨牌之列天人④，岂如言神者之指为实事耶⑤？且真如可以亲证，而神则不能亲证，其名之假相同，其事则不相同⑥，故不可引以为例。

① 假施设名，假定的概念，《大乘义章》："诸法无名，假与施名，故曰

假名。”

② 遮非，佛教中用以表示否定意义的限制词，意为“同不是……相对立、区别”。

③ 代数，用抽象符号代替具体的数，如常数用a、b、c，变数用x、y、z。

④ 骨牌，也叫牙牌，用天地人等概念表示牌的大小的赌具。

⑤ 岂如言神者之指为实事耶，这里意为：为了同不是真如、法性的概念相区别，于是不得不假定出真如、法性的概念，以便让各种概念主次分明，也就象数学中用符号表征数的序列，骨牌中用天、人来命名大牌小牌一样，这难道象有神论者那样把神指为实有其事吗？

⑥ 其事则不相同，指真如可用所谓“经验”证明，是实在的，神则不能用“经验”证明，是空洞的。

若夫佛家之说，亦云忉利天宫①，上有天帝，名曰释提桓因②；自此而上，复有夜摩、兜率③诸天，乃至四禅四空④，有多名号⑤。此则所谓诸天者，特较人类为高⑥，非能生人，亦非能统治人。征以生物进化之说，或有其证⑦，要非佛家之所重也。至云劫初⑧生人，由光音天人⑨降世。此则印度旧说⑩，顺古为言，与亚当、厄袜⑪等同其悠谬。说一切有部以为“世尊亦有不如义言”⑫，明不得随文执著⑬矣。

① 忉利天，梵语“三十三天”的译音，佛教说是欲界（物欲旺盛的世界）天国政府所在的天层。

② 释提桓因，中译名为帝释。

③ 夜摩、兜率，佛教所谓欲界中两个天层，高于忉利天。

④ 四禅，四禅天，佛教所谓色界的四个等级，每等级又有三个以上次等级，共包括十八层天。四空，四空天，佛教所谓无色界的四层天。

⑤ 有多名号，欲界、色界、无色界，合称三界，共二十八天，各有专门名称。

⑥ 特较人类为高，佛教说从地狱到欲界、色界诸天，同属六道轮回，但在轮回层次中，忉利天至四空天都在人类世界头上。

⑦ 或有其证，章太炎认为从进化论来看，人类还会进化，必有高于人类的生物出现，也许在人类世界外已存在。

⑧ 劫初，世界毁灭后再生。

⑨ 光音天，所谓色界二禅天的终天。佛教说如世界遭大火劫，则下界众生都集中到光音天，等待劫后重生。

⑩ 印度旧说，指劫后重生是婆罗门教的传统说法。

⑪ 亚当，基督教所谓的上帝所造人类始祖。厄袜，今通译夏娃，亚当的妻子，基督教说是上帝抽出亚当的肋骨所造。

⑫ 说一切有部，即小乘佛教萨婆多部。世尊，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的尊称。不如义言，说一切有部认为佛也是现实人身，不是他一个声音能说一切法。“世尊亦有不如义言”，即佛也说过不合理的话，见《异部宗转论》。

⑬ 随文执著，拘泥于佛教的固有教义而不知改变。

论诸子学

（一九〇六年）

【说明】 通过讲学，对青年进行民族民主革命的启蒙教育，是章太炎在辛亥以前的一项重要活动。一九〇六年七月他到东京主编《民报》，九月又办起国学讲习会，内分预科、本科。听讲的中国留日学生达数百人。这一篇就是他为本科学生所编的讲义之一。

章太炎对先秦诸子的百家争鸣怀有莫大兴趣，从戊戌到辛亥曾反复予以研究，留下了许多篇学术价值很高的论著。但论思想的明晰，文字的犀利，使过去和现状发生联系，让青年从历史中间获得知人论世的教育，则要数这一篇写得比较好。这只要看一看鲁迅的杂文和历史小说，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便可知它对当时和后来的青年的影响。

本篇按照刘歆的《七略》，把西汉中叶以前的学术派别，分为九流十家，逐一考察各派的起源、发展和分化的过程，特别注意各派的思想特色同孕育环境的关系。

章太炎提出诸子都出于王官，表面上似同刘歆、班固的说法没有差别，实际上在论证古代文化都由统治者垄断，各种学问起初无不同统治集团内部的职业分

工有关。以后胡适反对这个见解，认为诸子都不出于王官，但却无法否认各派学说代表人物都在替统治者打主意的事实。因而章太炎的这一基本观点，仍然属于没有被驳倒的一家之言。

本篇花了大力气，论证“儒术之害，在淆乱人之思想”。从孔子到孟、荀，儒家各派的政治观念，都被章太炎看作“道德不必求其是，理想亦不必求其是”的表现。如果考虑到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的理论基础，二千年间变来变去，始终没有跳出所谓经学和儒术的框架，而近代的资产阶级社会改革运动，仍然要以尊奉孔子为通天教主来显示自己的软弱，那便不能否认章太炎当时“激而诋孔”，其客观意义正在于要求学术同封建正统思想决裂，以满足新的时代需要。

对孔子和老子的关系的考察，大概可算本篇最有趣的段落。当然，老子西出函谷，是为了孔子的几句话，如鲁迅所说，不一定是事实。但正因如此，便更令人对章太炎解剖这一“猴体”的钥匙感到兴味。作者所举例证，如二程不认周敦颐，戴震鄙薄江永，再联系同时发表的《革命之道德》、《箴新党论》，都令人想到康有为如何对待廖平，以及戊戌后他对梁启超自立门户而无可奈何的“近典”。

作者那样憎恶不同学说的调和，也使人想起梁启超的作为。当时梁启超主持着《新民丛报》，就中国能不能革命问题，同《民报》论战正酣。他说自己旨在“调和君民之争”，“与民言服从，与君言仁政”，并说这种“开明专制论”是所谓“最广义的革命”。他的依据便是中国古代诸子都有调和倾向。因此，章太炎要人们“观

调和独立之殊，而知古今学者远不相及”，显然是从一个重要侧面驳斥梁启超。

本篇对周秦诸子的主要流派，都有颇具特见的评论。但作者过分夸大政治对学术的作用，过分相信古文经学家的说法，把“诸子出于王官”当作真理，殊不知它还有待于论证。同时，对于诸子的相互关系，某些推论也不够严谨。作者关于名家的见解，稍后在《国故论衡》一书里有更详尽的阐述，受到逻辑学史研究者的重视；但也过分估计了佛教因明学的地位。

本篇最初与另外两篇讲义《论语言文字之学》、《论文学》合编为单行本，于一九〇六年底出版。同年第二十至二十一期的《国粹学报》也全文发表过，更名《诸子学略说》。现据一九〇六年东京秀光社出版的《国学讲习会略说》一书选注，并参照《国粹学报》校正了个别错字。

所谓诸子学者，非专限于周、秦，后代诸家亦得列入，而必以周、秦为主。盖中国学说，其病多在汗漫。春秋以上，学说未兴；汉武以后，定一尊于孔子。虽欲放言高论，犹必以无碍孔氏为宗，强相援引，妄为皮傅，愈调和者愈失其本真，愈附会者愈违其解故①，故中国之学，其失不在支离②，而在汗漫。自宋以后，理学肇兴。明世推崇朱氏③过于素王；阳明④起而相抗，其言致良知⑤也，犹云“朱子晚年定论”⑥。孙奇逢辈遂以调和朱、陆为能⑦，此皆汗漫之失也。

① 解故，也作解诂，指用当代语言解释古代语言，这里指本意。

② 其失不在支离，康有为、梁启超曾说，“中国数千年学说堕落”，原因在于各种学说“怪诞支离”，妨害了孔学的发展。

③ 朱氏，指宋朝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明朝统治者奉朱熹学说为封建正统理论，并将朱熹的《四书集注》作为官方教科书。

④ 阳明，指明朝哲学家王守仁。

⑤ 致良知，王守仁反对朱熹的"外心以求理"的客观唯心主义，认为"心外无理"，人的知识才能是头脑里固有的，通过修养去掉蒙蔽"良知"的"物欲"，就可以求得"良知"。

⑥ 朱子晚年定论，王守仁所编的朱熹文选的题目。企图以此证明朱熹晚年已转变成主观唯心主义者，和他的思想一致。

⑦ 孙奇逢，明清之际理学家，早年信奉王阳明的学说，晚年转而倾向朱熹的学说。陆，陆九渊，南宋哲学家，主张心即是理，王阳明便继承了他的思想。孙奇逢曾在《理学宗传》、《四书近指》等书中说朱熹和陆、王的学说"原非有异"，以调和两派的分歧。

惟周、秦诸子，推迹古初，承受师法，各为独立，无援引攀附之事。虽同在一家者，犹且矜己自贵，不相通融。故荀子非十二子①，子思、孟轲亦在其列②。或云："子张氏之贱儒"、"子游氏之贱儒"、"子夏氏之贱儒"，诟詈嘲弄，无所假借③。《韩非子·显学篇》云④："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⑤之儒，有孟氏⑥之儒，有漆雕氏⑦之儒，有仲良氏⑧之儒，有孙氏⑨之儒，有乐正氏⑩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⑪之墨，有相夫氏⑫之墨，有邓陵氏⑬之墨。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⑭。孔、墨不可复生，将谁使定世之学乎？"此可见当时学者，惟以师说为宗，小有异同，便不相附，非如后人之忌狭隘，喜宽容，恶门户，矜旷观也。盖观调和独立之殊，而知古今学者远不相及。

① 非十二子，《荀子》有《非十二子》，评论春秋战国时各家学说的代表人物。

② 子思，即孔子之孙孔伋，孟轲是他的再传弟子。《荀子·非十二子》曾谴责子思、孟轲主张“法先王”，是造谣惑众的罪人。

③ 子张氏，即颛孙师；子游氏，即言偃；子夏氏，即卜商；都是孔子的门徒。假借，宽容。《荀子·非十二子》曾指斥子张一派行为颓废，语言干瘪；子游一派偷懒怕事，不知羞耻；子夏一派故作正经，令人莫测；统统是“贱儒”。

④ 《韩非子·显学篇》云，以下引文据《韩非子》原文作了校正。

⑤ 颜氏，孔子门徒中颜姓有八人：颜回、颜无繇、颜幸、颜高、颜祖、颜之仆、颜哙、颜何。颜回死于孔子之前，不可能独立成为一派。韩非所指可能为其他七人之一。

⑥ 孟氏，指孟轲。

⑦ 漆雕氏，指孔子门徒漆雕开。

⑧ 仲良氏，一作仲梁子，子夏一派在战国时的代表。

⑨ 孙氏，这里指荀况。一说孙氏当指公孙尼子。

⑩ 乐正氏，指曾参的门徒乐正子春。一说指孟轲的门徒乐正克。

⑪ 相里氏，即相里勤，后期墨家代表，主张节俭。

⑫ 相夫氏，即胡非氏，后期墨家代表，主张兼爱，一说指伯夫氏。

⑬ 邓陵氏，即邓陵子，楚国墨家代表。

⑭ 皆自谓真，《韩非子》原作“皆自谓真孔墨”。

佛家有言，何等名为所熏①？“若法平等②，无所违逆，能容习气③，乃是所熏。此遮善染④势力强盛，无所容纳，故非所熏”。“若法自在⑤，性非坚密⑥，能受习气，乃是所熏。此遮心所及无为法⑦，依他⑧坚密，故非所熏。”（见《成唯识论》）此可见古学之独立者，由其持论强盛，义证坚密，故不受外熏也。

① 所熏，佛学术语，被熏染的可能性。佛教唯识宗认为，世界的本原是“种子”，它藏在“阿赖耶识”里，在四种情况下，纯净的“种子”可能受熏染而生长，幻化出无数的精神现象和物质现象，好比衣服上沾染了香气一样，叫做所熏。

② 法，佛学术语，精神现象和物质现象的总称。平等，佛学术语，无差别。

③ 习气，唯识宗把贪欲、仇恨、愚昧、傲慢、疑惑、谬见等六种精神现象，叫做烦恼；烦恼没断绝干净而留下的余毒，叫做习气。

④ 遮，梵语"毘卢遮那"的简称，唯识宗解释为"遍一切处"（普遍存在）。遮善，一切善、普遍的善。大乘佛教把不贪、不恨、不痴三种精神现象，叫做"善根"，认为一切善都从其中产生。染，佛学术语，本意为染污，这里指"善"的感染。

⑤ 自在，佛学术语，自我存在。

⑥ 坚密，佛学术语，不动摇称坚，不可分称密。

⑦ 心所，佛学术语，"心所有法"的略称，指"心"所具有的东西、作用。无为法，大乘佛教术语，真理。

⑧ 依他，佛学术语，也叫"依他起性"，《瑜伽师地论》卷七三："云何依他起自性？谓从众缘所生自性。"

或曰：党同门而妒道真者①，刘子骏之所恶，以此相责，得无失言？答曰：此说经与诸子之异也。说经之学，所谓疏证，惟是考其典章制度与其事迹而已，其是非且勿论也。欲考索者，则不得不博览传记。而汉世太常诸生②，唯守一家之说，不知今之经典，古之官书，其用在考迹异同，而不在寻求义理。故孔子删定六经，与太史公、班孟坚辈，初无高下。其书既为记事之书，其学惟为客观之学。党同妒真，则客观之学必不能就，此刘子骏所以移书匡正③也。

① 党同门而妒道真者，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指责今文学派语，见《汉书·楚元王传》附刘歆传引。子骏，刘歆字。

② 太常，西汉九卿之一，掌管宗庙礼仪和博士官。诸生，指太常所属博士官及其弟子员。

③ 移书匡正，指汉哀帝时，刘歆要求朝廷把《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等古文经书列为官方经典，遭今文诸博士反对，

因写信责备太常博士党同妒真。

若诸子则不然。彼所学者，主观之学，要在寻求义理，不在考迹异同。既立一宗，则必自坚其说。一切载籍，可以供我之用，非束书不观也。虽异己者，亦必睹其文籍，知其义趣，惟往复辩论，不稍假借而已。是故言诸子必以周、秦为主。

古之学者，多出王官①。世卿用事之时，百姓②当家，则务农、商、畜、牧，无所谓学问也。其欲学者，不得不给事官府为之胥徒③，或乃供洒扫为仆役焉。故《曲礼》云："宦学事师。""学"字本或作"御"。所谓宦者，谓为其宦寺④也。所谓御者，谓为其仆御也。故事师者，以洒扫进退为职，而后车⑤从者，才比于执鞭拊马之徒。观春秋时，世卿皆称夫子。夫子者，犹今言老爷耳。孔子为鲁大夫，故其徒尊曰"夫子"，犹是主仆相对之称也。《说文》云："仕，学也。""仕"何以得训为"学"？所谓宦于大夫，犹今之学习行走⑥尔。是故非"仕"无学，非学无"仕"，二者是一，而非二也。（"学优则仕"之言出于子夏⑦。子夏为魏文侯师⑧，当战国时，仕学分途久矣，非古义也。）

① 王官，王者之官，指官府。词初见于《左传》定公四年："若复旧职，将承王官。"

② 百姓，古代贵族总称，《诗·小雅·天保》："群黎百姓。"郑玄笺："百姓，百家族姓也。"

③ 胥徒，泛指在官府中供役使的人，如后来的差吏。见《周礼》天官冢宰孙诒让正义。

④ 宦寺，也称寺人，古代在宫廷中服侍王公诸侯的小臣。见《周礼》天官寺人孙诒让正义。

⑤ 后车，侍从者所乘车。

⑥ 行走，清朝官职名，习称调充某项职务为可在某处或某官上行走。

⑦ 学优则仕，见《论语·子张》。为孔子弟子子夏语。

⑧ 魏文侯，战国时魏国国君。《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谓子夏曾经做过他的老师。

秦丞相李斯议曰①："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亦犹行古之道也。惟其学在王官，官宿其业②，传之子孙，故谓之畴人子弟（见《史记·历书》）。畴者，类也。《汉律》"年二十三傅之畴官，各从其父学"③，此之谓也。（近世阮元作《畴人传》，以畴人为明算之称④，非是。）其后有儒家、墨家诸称。《荀子·大略篇》云："此家言邪学⑤所以恶儒者。"当时学术相传在其弟子，而犹称为家者，亦仍古者畴官世业之名耳。

① 李斯议曰，见《史记·秦始皇本纪》。

② 官宿其业，语出《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杜预注："宿，犹安也。"

③ 《汉律》云云，见《史记·历书》裴骃集解引如淳注。

④ 明算，懂得天文历算。畴人即古代天文数学家，说见阮元《畴人传序》。

⑤ 家言邪学，指儒家以外的诸子百家学说，即所谓异端。

《史记》称老聃为"柱下史"①，《庄子》称老聃为"征藏史"②，道家固出于史官矣。孔子问礼老聃③，卒以删定六艺，而儒家亦自此萌芽。墨家先有史佚，为成王师④，其后墨翟亦受学于史角⑤。阴阳家者，其所掌为文史星历之事，则《左氏》所载瞽史之徒能知天道者⑥是也。其他虽无征验，而大抵出于王官。是故汉《艺文志》论之曰：

"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⑦；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⑧；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⑨；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⑩；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⑪；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⑫；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⑬；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⑭；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

官⑮。”

① 《史记》称云，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柱下史，管理四方文书的史官。一说即御史。

② 《庄子》称云，见《庄子·天运》。征藏史，掌管国家文献典章的史官。

③ 问礼老聃，见《礼记·曾子问》、《庄子·天运》和《史记·孔子世家》等。

④ 史佚，一作尹佚，又作尹逸，相传曾为西周初武王、成王的太师。据《淮南子》，周成王曾问政于尹佚。

⑤ 史角，据《吕氏春秋》，东周桓王时曾掌管祭祀，相传墨子曾跟他学习。

⑥ 《左氏》，指《左氏春秋外传》，即《国语》。瞽，乐官。史，史官。瞽史之徒能知天道，见《国语·楚语》。

⑦ 司徒，《周礼》官名，掌管全国的土地和人口。

⑧ 羲和，相传为黄帝时的天文官，主占日，见《世本·作篇》。一说羲、和为二氏，尧时主管测天授时，见《尚书·尧典》。羲和之官，指掌管天文历法的官。

⑨ 理官，掌狱讼的司法官。先秦狱官称理，见《管子·小匡》。

⑩ 礼官，掌管礼仪制度的官员。

⑪ 清庙之守，掌管宗庙的官员。

⑫ 行人，《周礼》秋官官名，掌管诸侯及其使者朝觐、聘问礼节。

⑬ 议官，今本《尚书·周官》："议事以制，政乃不迷。"古文经学家因以为古代有掌管评议政治得失的议官。

⑭ 农稷之官，掌管农业的官员。农为田稷，见《礼记·郊特牲》郑玄注：稷为田正，即田官之长，见《左传》昭公二十九年。

⑮ 稗官，小官，《汉书·艺文志》颜师古注引如淳说："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

此诸子出于王官之证，惟其各为一官，守法奉职，故彼此不

必相通。《庄子·天下篇》云“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是也。亦有兼学二术者，如儒家多兼纵横，法家多兼名，此表里一体，互为经纬者也。若告子①之兼学儒墨，则见讥于孟氏②。而墨子亦谓告子为仁，譬犹跂③以为长，隐④以为广，其弟子请墨子弃之(见《墨子·公孟篇》)。进退失据，两无所容，此可为调和者之戒矣。

① 告子，战国时人，主张“性无善恶”，调和儒墨二派。

② 见讥于孟氏，据《孟子·告子》，孟轲与告子辩论人性善恶，曾说告子认为人性本无善恶，是不知仁、义、礼、智等观念为人生而就有。

③ 跂，企踵，踮起脚后跟。

④ 隐，仰身，延颈挺胸。

今略论各家如左。

一论儒家。《周礼·太宰》言“儒以道得民”，是儒之得称久矣①。司徒之官，专主教化，所谓三物化民。三物者，六德、六行、六艺之谓②。是故孔子博学多能，而教人以忠恕③。

① 儒，《周礼·太宰》指通晓“六艺”，在诸侯下面担任教育职责的人。

② 六德，指知(智慧)、仁(仁爱)、圣(先知)、义(做事决断)、忠(正直)、和(善于协调)。六行，指孝(孝敬父母)、友(尊重兄长)、睦(亲近家族内的人)、姻(亲近九族外的人)、任(信任有道德的朋友)、恤(抚恤贫困的人)。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见《周礼》地官司徒及孙诒让正义。

③ 教人以忠恕，《论语·里仁》:“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虽然，有商订历史之孔子，则删定六经是也。有从事教育之孔子，则《论语》、《孝经》是也。由前之道，其流为经师；由后之道，其流为儒家。《汉书》以周、秦、汉初诸经学家，录入《儒林传》中；以《论语》、《孝经》诸书，录入《六艺略》中。此由汉世专重经

术，而儒家之荀卿又为《左氏》、《谷梁》、《毛诗》之祖①。此所以不别经、儒也。若在周、秦，则固有别。且如儒家巨子李克、宁越、孟子、荀卿、鲁仲连辈②，皆为当世显人。而《儒林传》所述传经之士，大都载籍无闻，莫详行事。

① 《谷梁》，即《春秋谷梁传》，相传为谷梁赤所传。《毛诗》，即今通行本《诗经》，相传为西汉毛亨和毛苌所传。西汉今古文经典多来自荀况传授，详可参清汪中《荀卿子通论》。

② 巨子，本为先秦墨家首脑称谓，后世也泛称大家或士人首领。李克，即李悝。《汉书·艺文志》在法家类说李悝为魏文侯相，实行变法。在儒家类说李克是子夏弟子，也曾为魏文侯相。章太炎据此认为李悝和李克是一人，李悝最先受学于子夏、曾参，属于儒者。一说，李悝与李克是两人。宁越，战国时赵人，相传十五岁时曾为周威王师。鲁仲连，战国末齐人，著名策士，曾支持赵平原君解赵都邯郸之围。

盖儒生以致用为功，经师以求是为职。虽今文、古文所持有异①，而在周、秦之际，通经致用之说未兴，惟欲保残守缺，以贻子孙，顾于世事无与。故荀卿讥之曰：鄙夫"好其实②，不恤其文③，是以终身不免埤④污庸俗。故《易》曰'括囊，无咎无誉'⑤，腐儒之谓也。"（见《非相篇》）此云"腐儒"，即指当世之经师也。由今论之，则犹愈于汉世经师言"取青紫如拾芥"⑥，较之战国儒家亦为少愈，以其淡于荣利云尔。

① 今文、古文，指西汉董仲舒开创的经今文学派和西汉末刘歆开创的经古文学派。所持有异，指今文、古文两派经学家对孔子的地位和作用，对孔学经书的估价和解释等问题都有分歧意见，可参看周予同《经今古文学》。

② 实，指金玉等财物。

③ 恤，顾。文，指学问言谈。

④ 埤，通卑。

⑤ 《易》曰，见《周易·坤卦》。括囊，封住口袋，指闭紧嘴巴。

⑥ 汉世经师言，《汉书·夏侯胜传》："胜每讲授，常谓诸生曰：'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青紫，印绶的颜色，汉朝的丞相、太尉均为金印紫绶，御史大夫银印青绶，这里指高官厚禄。芥，小草。

儒家之病，在以富贵利禄为心。盖孔子当春秋之季，世卿秉政，贤路壅塞，故其作《春秋》也，以非世卿见志（公羊家及左氏家张敞①，皆有其说）。其教弟子也，惟欲成就吏材，可使从政。而世卿既难猝去，故但欲假借事权，便其行事。是故终身志望，不敢妄希帝王，惟以王佐自拟。观荀卿《儒效篇》云："大儒者，天子三公也（杨注②：其才堪王者之佐也）；小儒者，诸侯大夫士③也；众人者，工、农、商、贾也。"是则大儒之用，无过三公，其志亦云卑矣！孔子之讥丈人④，谓之"不仕无义⑤"。孟子、荀卿皆讥陈仲⑥。一则以为无亲戚、君臣、上下⑦；一则以为"盗名不如盗货"⑧（见《荀子·不苟篇》）。而荀子复述太公诛华仕事⑨（见《宥坐篇》），由其不臣天子，不友诸侯（见《韩非子·外储说右上》）。是儒家之湛心荣利，较然可知。所以者何？苦心力学，约处穷身，必求得雠，而后意歉⑩。故曰"沽之哉，沽之哉！"⑪不沽，则吾道穷矣！

① 张敞，西汉宣帝时曾任京兆尹，依据《左传》解释《春秋》，属于后来所称的古文经学派。张敞以为《春秋》显示孔子非世卿的意向，说见《汉书·赵尹韩张两王传》。

② 杨注，指《荀子》杨倞注。

③ 诸侯大夫士，指诸侯、大夫之士。

④ 丈人，荷篠丈人，《论语·微子》曾记他指斥孔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

⑤ 不仕无义，见《论语·微子》。

⑥ 陈仲，也作田仲，战国时齐人，出身贵族，但不肯做官，而避兄离母，带了妻子靠编草鞋、纺麻、种菜为生，曾穷得饿饭，号称“廉士”。

⑦ 无亲戚、君臣、上下，《孟子·滕文公下》谓孟轲曾嘲骂陈仲的行为违反人伦，只能叫做蚯蚓的节操。

⑧ 盗名不如盗货，见《荀子·不苟》，意为陈仲的行为是欺世盗名，比偷东西的贼还坏。

⑨ 太公，西周初贵族吕尚。相传西周初年，吕尚被封为齐国诸侯，入境就下令杀隐士狂裔、华仕，说是他们提倡不做官而自食其力，势必“乱法易教”。

⑩ 歉，疑为“慊”之误。慊，满足。

⑪ 故曰，见《论语·子罕》。

《艺文志》说儒家云：“辟① 者，随时抑扬，违离道本，苟以哗众取宠”。不知哗众取宠，非始辟儒，即孔子固已如是。庄周述盗跖之言曰②：“鲁国巧伪人孔丘，不耕而食，不织而衣，摇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学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侥幸于封侯富贵者也”。此犹曰道家诋毁之言也。而微生亩与孔子同时，已讥其佞③，则儒者之真可见矣。

① 辟，通“僻”，邪僻，指善于文过饰非。

② 庄周述盗跖之言曰，见《庄子·盗跖篇》。

③ 已讥其佞，见《论语·宪问》。

孔子干七十二君，已开游说之端。其后儒家率多兼纵横者（见下）。其自为说曰：“无可无不可。”① 又曰：“可与立，未可与权。”② 又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③。孟子曰：“孔子，圣之时者也”。④ 荀子曰：“君子时绌则绌，时伸则伸也。”（见《仲尼

篇》)然则孔子之教，惟在趋时，其行义从时而变。故曰："言不必信，行不必果"。⑤ 如《墨子·非儒下篇》讥孔子曰：

> 孔丘穷于蔡、陈之间，藜羹不糂⑥ 十日。子路为烹豚，孔丘不问肉之所由来而食；褫人衣以酤酒，孔丘不问酒之所由来而饮。哀公迎孔丘⑦，席不端弗坐，割不正弗食。子路进请曰："何其与陈、蔡反也？"孔丘曰："来，吾语女！曩与女为苟生，今与女为苟义⑧。"夫饥约则不辞妄取以活身，嬴饱伪行⑨ 以自饰，污邪诈伪孰大于此！

其诈伪既如此，及其对微生亩也，则又以"疾固"自文⑩。此犹叔孙通对鲁两生曰"若真鄙儒，不知时变"也⑪。

① 无可无不可，见《论语·微子》。

② 可与立二语，见《论语·子罕》。

③ 君子二语，见《礼记·中庸》。

④ 孟子曰，见《孟子·万章下》。圣之时者，迎合时宜的圣人。

⑤ 故曰，引自《孟子·离娄下》。

⑥ 藜，藜藿，野菜。糂，通糁，以米和羹。藜羹不糂，没有米粒的野菜汤。

⑦ 哀公迎孔丘，指公元前四八四年，孔子返鲁，被鲁哀公召见问政。

⑧ 义，通"仪"。苟义，聊且讲礼。

⑨ 嬴饱伪行，据《墨子》原文作"嬴饱则伪行"。嬴，通盈，满。

⑩ 疾固，憎恨顽固的人。微生亩讥孔子为"佞"，孔子说："非敢为佞也，疾固也"。见《论语·宪问》。

⑪ 叔孙通对鲁两生，见《史记·叔孙通列传》。

所谓中庸，实无异于乡愿①。彼以乡愿为贼② 而讥之。夫一乡皆称愿人，此犹没身里巷，不求仕宦者也。若夫"逢衣浅带，矫言伪行，以迷惑天下之主"③，则一国皆称愿人。所谓中庸者，是国愿也，有甚于乡愿者也。孔子讥乡愿，而不讥国愿，其湛心

利禄，又可知也。

① 乡愿，《孟子·尽心下》："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

② 乡愿为贼，《论语·阳货》："乡愿，德之贼也。"

③ 逢衣浅带，一种袖口宽大的衣服，古代儒者所穿。引文见《庄子·盗跖》。

君子"时中"、"时伸"、"时绌"，故道德不必求其是，理想亦不必求其是，惟期便于行事则可矣。用儒家之道德，故艰苦卓厉者绝无，而冒没奔竞者皆是。俗谚有云："书中自有千钟粟。①"此儒家必至之弊。贯于征辟、科举，学校之世②，而无乎不遍者也。用儒家之理想，故宗旨多在可否之间，论议止于函胡之地。彼耶稣教、天方教③崇奉一尊，其害在堵塞人之思想；而儒术之害，则在淆乱人之思想。此程、朱、陆、王诸家所以有权而无实也。

① 钟，古量器，《左传》昭公三年："釜十则钟。"杜预注："六斛四斗。"书中自有千钟粟，见宋真宗《劝学诗》。

② 征辟，汉晋间选拔官员的制度，朝廷聘请做官称征，在任官员聘请属僚称辟。科举，隋以后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官员的制度。学校，指清末仿效西方设立学校培养官吏的制度。

③ 天方教，今称伊斯兰教，信仰安拉（真主）为唯一的神。

虽然，孔氏之功则有矣。变禨祥神怪之说而务人事①，变畴人世官之学而及平民②，此其功亦敻绝千古。二千年来，此事已属过去，独其热中竞进在耳。

① 禨（jī 基）祥，求鬼神降福或预示吉凶。章太炎认为孔子不信鬼神而专讲修身治国等人间事务，"是史学的宗师，并不是什么教主"。

② 及平民，章太炎认为孔子实行"有教无类"，是为了培养平民同贵族竞争。

次论道家。道家老子，本是史官，知成败祸福之事悉在人谋，故能排斥鬼神，为儒家之先导；（道家，如老、庄辈，皆无崇信鬼神之事①，列子稍近神仙②，亦非如汉世方士所为③也。《老子》"谷神不死，是谓玄牝"④等语，未知何指。道士依傍其说，推为教祖，实与老子无与。）亦以怵于利害⑤，胆为之怯，故事事以卑弱自持。所云"无为权首，将受其咎"⑥，"人皆取先，己独取后"⑦者，实以表其胆怯之征。

① 皆无崇信鬼神之事，《庄子·齐物论》曾说天地万物的运动"咸其自取，怒者其谁邪"，章太炎认为这是庄周否认鬼神的证明。

② 列子，即列御寇，战国时郑国的道家。据《庄子·逍遥游》说，他能乘风而行。章太炎以为这表明列御寇接近神仙家。

③ 方士所为，指汉朝的方士讲求辟谷、服气、炼丹，以期成仙。

④ 谷神不死，是谓玄牝，见《老子》第六章。历代注家于此异说纷纭。清末俞樾以为谷神即生养之神，是道的别名，玄牝指生养之物。但《列子·天瑞》谓二语引自《黄帝书》。疑非老子原文。

⑤ 怵于利害，章太炎以为老子看穿古来帝王都有私心，并非圣人，懂得私心出阴谋，阴谋必害人，所以"最是胆小"。

⑥ 无为权首二语，见《汉书·吴王濞传赞》引老子说，颜师古注说是《逸周书》之言。

⑦ 人皆取先二语，见《庄子·天下》引老子说。

盖前世伊尹、太公之属①（《汉·艺文志》道家有《伊尹》五十一篇，《太公》二百三十七篇），皆为辅佐，不为帝王。学老氏之术者，周时有范蠡，汉初有张良，其位置亦相类，皆惕然于权首之戒者也②。孔子受学老聃，故儒家所希只在王佐，可谓不背其师说矣。

① 伊尹，相传商初大臣，曾辅助商汤灭夏。太公，即吕尚，曾辅助周武王灭商。

② 惕然于权首之戒，指范蠡帮助勾践灭吴后，就变换姓名弃官经商；张良帮助刘邦建立汉朝后，借辟谷为名闭门不出。

老子非特不敢为帝王，亦不敢为教主，故云："'强梁者不得其死。'吾将以为教父。"① 大抵为教主者，无不强梁，如释迦以勇猛无畏为宗②，尊曰"大雄"③，亦曰"调御"④；而耶稣、穆罕默德辈，或称帝子⑤，或言天使⑥，遇事奋迅，有愍不畏死之风；此皆强梁之最也。老子胆怯，自知不堪此任，故云"人之所教，我亦教之"⑦，如是而已。

① 强梁者不得其死二语，见《老子》第四十二章。

② 以勇猛无畏为宗，相传释迦牟尼为了创教，放弃王子地位，跋山涉水，不怕蛇蝎豺虎，到处组织僧团传教，与当时的婆罗门教徒发生冲突。

③ 大雄，佛的尊号之一，意为能降伏四魔。

④ 调御，佛的尊号之一，意为能征服狂兽。

⑤ 帝子，《圣经》说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为拯救世界而降生人间，为救世主。

⑥ 天使，穆罕默德于四十岁时自称安拉(真主)的使者，为最后的先知，开创伊斯兰教。

⑦ 人之所教二语，见《老子》第四十二章，一作"人之所以教我，亦我之所以教人"。

然天下惟胆怯者权术亦多。盖力不能取，而以智取，此事势之必然也。老子云"道法自然"①。太史论老、庄诸子，以为"归于自然"②。自然者，道家之第一义谛③。由其博观史事，而知生存竞争，自然进化，故一切以放任为主。虽然，亦知放任之不可久也，群龙无首，必有以提倡之，又不敢以权首自居，是故去力任智，以诈取人，使彼乐于从我。故曰："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

愚之”；[4]“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5]老氏学术，尽于此矣。

① 道法自然，见《老子》第二十五章。

② 归于自然，《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说，老子庄周的见解虽有所不同，“要亦归之自然”。

③ 第一义谛，又称真谛、胜义谛，佛学术语，指关于本质的真理。

④ 善为道者三语，见《老子》第六十五章。

⑤ 弱之胜强三语，见《老子》七十八章。

虽然，老子以其权术授之孔子，而征藏故书，亦悉为孔子诈取[1]。孔子之权术，乃有过于老子者。孔学本出于老，以儒道之形式有异，不欲崇奉以为本师，(亦如二程之学，本出濂溪[2]，其后反对佛老[3]，故不称周先生，直称周茂叔[4]而已。东原[5]之学，本出婺源[6]，其后反对朱子，故不称江先生，直称吾郡老儒江慎修[7]而已。)而惧老子发其覆也，于是说老子曰："乌鹊孺，鱼傅沫，细要者化，有弟而兄啼。"[8](见《庄子·天运篇》，意谓已述六经，学皆出于老子，吾书先成，子名将夺，无可如何也。)老子胆怯，不得不曲从其请；逢蒙杀羿[9]之事，又其素所怵惕也。胸有不平，欲一举发，而孔氏之徒，遍布东夏[10]。吾言朝出，首领可以夕断。于是西出函谷[11]，知秦地之无儒[12]，而孔氏之无如我何，则始著《道德经》，以发其覆。藉令其书早出，则老子必不免于杀身，如少正卯在鲁，与孔子并，孔子之门“三盈三虚”(见《论衡·讲瑞篇》)，犹以争名致戮，而况老子之陵驾其上者乎？呜呼！观其师徒之际，忌刻如此，则其心术可知；其流毒之中人，亦可知已。

① 悉为孔子诈取，《庄子·天运》、《礼记·曾子问》等说孔子曾向老子问礼。另有传说《春秋》是孔子据一百二十国史记删改整理而

成。章太炎认为，当时周王朝内负责保存图书档案的是征藏史，因此孔子把老子的本领学到手后，便设法逼走老子，夺取了这批典籍。

② 濂溪，即北宋哲学家周敦颐，人称濂溪先生。他撮取道教和佛教禅宗的思想，改造孔学，是理学的先驱者。二程都做过他的学生。

③ 反对佛老，指二程都指责佛教的出家违反了孔学的三纲五常，老子说"天地不仁"也抵触孔子的"仁"。

④ 茂叔，周敦颐的字。

⑤ 东原，清朝哲学家戴震的字。

⑥ 婺源，指清朝考据学家江永。他是徽州婺源人，与戴震同郡，以精通礼学出名。戴震早年曾向江永问学。

⑦ 慎修，江永字。戴震中年以后反对程朱理学，一度在给别人书信中直呼江永的字。

⑧ 孺，亲慕。乌鹊孺，乌鸦、喜鹊都在巢里孵育小鸟。沫，口水。鱼傅沫，古人将鱼类的体外授精，误认为雄鱼在雌鱼产卵时涂口水于卵上。细要，细腰蜂，即果蠃。细要者化，果蠃产卵后常捕螟蛉等虫封闭巢中，作为孵化出的幼虫的食物，古代误以为果蠃不会生育，而将螟蛉背去做义子，教化成下一代果蠃。有弟而兄啼，谓有了弟弟，做哥哥的就失去父母怜爱。这都是说自然界各有各的规律，章太炎认为是孔子借以暗示老子应该知机。

⑨ 逢蒙，传说为夏代有穷氏君主后羿的家臣，曾向后羿学射。孟轲说他学会了羿的全部本领，"思天下惟羿为愈己，于是杀羿。"见《孟子·离娄下》。

⑩ 东夏，指春秋时齐、鲁、卫、郑、吴、楚一带。

⑪ 函谷，古函谷关，在今河南灵宝县东北。《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谓老子西出函谷，"莫知其所终"。

⑫ 秦地之无儒，见《荀子·强国》。

庄子晚出，其气独高，不惮抨弹前哲。愤奔走游说之风，故

作《让王》① 以正之。恶智力取攻之事，故作《胠箧》② 以绝之。其术似与老子相同③，其心乃与老子绝异④。故《天下篇》历叙诸家，已与关尹⑤、老聃裂分为二。其褒之以"至极"⑥，尊之以"博大真人"⑦ 者，以其自然之说⑧，为己所取法也。其裂分为二者，不欲以老子之权术自污也。

① 《让王》，《庄子》篇名，其中记载了古代"贤人"鄙视王位的许多传说。章太炎认为这是庄周针对孔墨之徒醉心名利的风气而写的。

② 《胠箧》，《庄子》篇名，其中把战国时的诸侯兼并、大夫专政，比作大盗抢箱笼，不管锁得多牢，总是席卷而去，而孔墨一类圣人智者想出的种种治国方法，作用只在于防小偷撬箱笼，却更便于大盗来抢，因此认为"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章太炎以为这是庄周针对"七国齐晋之主，多由强臣盗位"而说的。

③ 相同，指庄周与老子一样，主张"绝圣弃知"，"无为而治"。

④ 绝异，章太炎认为老、庄的动机不同：老子主张用法治来纠正现存统治秩序的弊病，庄周则要求使"世界万物各得自在"。见《国故论衡》、《齐物论释》。

⑤ 关尹，相传为春秋末的道家。《庄子·天下》把他与老聃同列为主张柔弱为处世出发点的道家一派。

⑥ 褒之以"至极"，《天下》称老聃学说"常宽容于物，不削于人，可谓至极"。

⑦ 博大真人，《天下》称关尹、老聃都是"古之博大真人"。

⑧ 自然之说，指老子关于"道法自然"的学说。

或谓子夏传田子方①，田子方传庄子，是故庄子之学，本出儒家。其说非是。《庄子》所述如庚桑楚、徐无鬼、则阳② 之徒多矣，岂独一田子方耶？以其推重子方，遂谓其学所出必在于是，则徐无鬼亦庄子之师耶？南郭子綦之说为庄子所亟称③，彼亦庄子师耶？

① 田子方，相传是子贡的学生，曾与子夏同为魏文侯客。唐朝的韩愈、清朝的姚鼐等都曾说他是子夏的学生，道家的鼻祖，清末改良派也沿用这种说法。

② 庚桑楚，老子的弟子，《庄子》曾说他深得老子之道。徐无鬼，相传是战国时魏武侯门客，《庄子》曾记载他抨击"仁义"，主张"无为"。则阳，一名彭阳，战国时的道家，《庄子》记载他曾到楚国游说。

③ 南郭子綦，《庄子·齐物论》提到的人物，曾说宇宙万物都是自己运动的，没有超自然的主宰。章太炎认为一篇《齐物论》就是发挥南郭子綦的思想。

次论墨家。墨家者，古宗教家，与孔、老绝殊者也。儒家公孟言"无鬼神"①（见《墨子·公孟篇》）。道家老子言"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②。是故儒道皆无宗教。儒家后有董仲舒，明求雨禳灾之术③，似为宗教；道家则由方士妄托，为近世之道教；皆非其本旨也。

① 公孟，战国时儒家，曾与墨子辩论鬼神有无的问题，主张无鬼神，但认为有"天命"。章太炎认为他是孔子无神论思想的继承者，见《儒术真论》。

② 老子言，见《老子》第六十章。

③ 明求雨禳灾之术，见董仲舒《春秋繁露》。

惟墨家出于清庙之守，故有《明鬼》三篇①，而论道必归于天志②，此乃所谓宗教矣。兼爱、尚同之说，为孟子所非③，非乐、节葬之义，为荀卿所驳④。其实墨之异儒者，并不止此。盖非命之说⑤，为墨家所独胜。儒家、道家，皆言有命⑥。其善于持论者，神怪妖诬之事，一切可以摧陷廓清，惟命则不能破。如《论衡》有《命禄》、《气寿》、《幸遇》、《命义》等篇是也⑦。

① 《明鬼》，《墨子》篇名，原有三篇，今仅存下篇。

② 论道必归于天志，墨子认为天有意志，它是衡量各级统治者善良与否的尺度，称之为“天下之明法”，见《墨子·天志上》。

③ 为孟子所非，《孟子·滕文公下》：“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

④ 为荀卿所驳，《荀子·富国》：“我以墨子之非乐也，则使天下乱；墨子之节用也，则使天下贫。”另《礼论》、《乐论》等篇又分别对墨子的非乐、节葬二说详加驳斥。

⑤ 非命，反对天命。墨子反对宿命论，提倡尊天明鬼，以为天和鬼神赏善罚恶都在今世。

⑥ 皆言有命，指儒家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道家说万物必将“归根复命”。

⑦ 如《论衡》云云，王充反对谶纬迷信和有鬼论，但《命禄》等篇认为人的生死寿夭、富贵贫贱，以及一切遭遇，皆由遗传所命定，非人力所能改变。

其《命义篇》举儒、墨对辩之言曰：

“墨家之论，以为人死无命，儒家之议，以为人死有命。言有命者，见子夏言‘死生有命，富贵在天’①。言无命者，闻历阳之都，一宿沈而为湖②；秦将白起坑赵降卒于长平之下③，四十万众同时皆死；春秋之时，败绩之军，死者蔽草，尸且万数④；饥馑之岁，饿者满道；温气疫疠，千户灭门。如必有命，何其秦、齐⑤同也？言有命者曰：夫天下之大，人民之众，一历阳之都，一长平之坑，同命俱死，未可怪也！命当溺死，故相聚于历阳；命当压死，故相积于长平。犹高祖初起，相工入丰、沛之邦⑥，多封侯之人矣；未必老少男女俱贵而有相也。卓跞⑦时见，往往皆然。而历阳之都，男女俱没，长平之坑，老少并陷，万数之中，必有长命未当死之人；遭时衰微，兵革并起，不得终其寿。人命有长短，时有盛衰，

衰则疾病，被灾蒙祸之验也。宋、卫、陈、郑同日并灾[8]，四国之人，必有禄盛未当衰之人，然而俱灾，国祸临之也。故国命胜人命，寿命胜禄命。

凡言禄命，而能成理者，以此为胜。

① 子夏言，见《论语·颜渊》。

② 历阳，今安徽和县以西。沈而为湖，见《淮南子·俶真训》，现称历阳湖或麻湖。

③ 白起，战国时秦国大将，秦昭王时率军在长平（今山西高平西北）大败赵兵，将赵国降卒四十万人一起坑死。

④ 军，原刊本误作"事"；蔽草，原刊本误作"数万"；均据《论衡》校改。

⑤ 秦、齐，战国时秦国在西，齐国在东，这里指东西。

⑥ 丰、沛，今江苏丰县和沛县一带，是刘邦的故乡。西汉初封侯的功臣很多是这个地区的人，如萧何、曹参、周勃、夏侯婴、王陵等。《史记·吕太后本纪》曾说有相工入丰、沛，为刘邦家属看相，预言他们必将大贵。

⑦ 卓跞，绝异。

⑧ 宋、卫、陈、郑，春秋时的四个诸侯国，均在今河南一带。《左传》曾记录公元前五二四年，四国同日发生大火灾。

虽然，命者孰为之乎？命字之本，固谓天命。儒者既斥鬼神，则天命亦无可立。若谓自然之数[1]，数由谁设？更不得其征矣！然墨子之非命，亦仅持之有故，未能言之成理也。特以有命之说，使人偷惰，故欲绝其端耳[2]。其《非命下篇》曰："今天下之君子之为文学出言谈也，非将勤能[3]其颊舌，而利其唇吻也，中实将欲其[4]国家邑里万民刑政者也。今王公大臣……若信有命而致行之，则必怠乎听狱治政矣；卿大夫必怠乎治官府矣；农夫必怠乎耕稼树艺矣；妇人必怠乎纺绩织纴矣。"是故非命者，不必求其原理，特谓于事有害而已。

① 数，定数。自然之数，即天数。古代儒家、阴阳家把数的概念神秘化，认为一定的数字或几何图形象征着天的某种特定意志。

② 欲绝其端，指墨子认为，如果人人相信万事命中注定，君主和天、鬼就无法用赏罚来令人去恶行善，社会上就会懒惰成风。

③ 勤能，孙诒让《墨子间诂》作"勤劳"。

④ 中，内心。欲其，《墨子间诂》作"欲为其"，较通。

夫儒家不信鬼神，而言有命，墨家尊信鬼神，而言无命，此似自相刺缪者。不知墨子之非命，正以成立宗教。彼之尊天右鬼者，谓其能福善祸淫耳①。若言有命，则天鬼为无权矣。卒之盗跖寿终，伯夷饿夭，墨子之说，其不应者甚多，此其宗教所以不能传久也。又凡建立宗教者，必以音乐庄严之具感触人心，使之不厌，而墨子贵俭非乐，故其教不能逾二百岁②（秦、汉已无墨者）。虽然，墨子之学诚有不逮孔、老者，其道德③则非孔、老所敢窥视也。

① 福善祸淫，见《墨子·明鬼》。

② 其教不能逾二百岁，墨家有秘密团体，其领袖称"巨子"，握有对教徒实行生杀的大权，地位等于教主，但到秦汉时已消散。

③ 道德，指墨子提倡个人苦行，宣传只要对"天下"有利，可以"磨顶放踵"，即磨损脑袋，跑肿脚跟。

次论阴阳家。阴阳家亦属宗教，而与墨子有殊观。《墨子·贵义篇》云：

"子墨子北之齐，遇日者①。日者曰：'帝以今日杀黑龙于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②。'子墨子不听。遂北，至淄水③，不遂，而返焉。日者曰：'我谓先生不可以北！'子墨子曰：'南人不得北，北人不得南，其色有黑者，有白者，何故皆不遂也？且帝以甲乙杀青龙于东方④，以丙丁杀赤龙⑤

于南方，以庚辛杀白龙⑥于西方，以壬癸杀黑龙于北方，以戊己杀黄龙于中方⑦。若用子之言，则是禁天下之行者也。'"

盖墨家言宗教，以善恶为祸福之标准，阴阳家言宗教，以趋避为祸福之标准，此其所以异也。

① 日者，用五行相生相克推算时日吉凶的人。

② 帝，上帝。杀黑龙于北方，阴阳家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由二气(阴阳)五行(金木水火土)组成，五行相生相克，各有颜色作代表。以后阴阳学说与龙的崇拜结合，认为五行表现为五色之龙，分别管辖五行所代表的时间空间的吉凶祸福；黑龙属水行，管北方。帝杀黑龙于北方，指北方有祸事，此时肤色发黑的人就不宜去北方。

③ 淄水，在今山东境内。

④ 甲乙，古代以天干地支纪日，甲乙属天干，凡遇年月日有甲乙二字的都应避免触犯青龙(木行之神)所管辖的方向。以下类推。

⑤ 赤龙，火行之神。

⑥ 白龙，金行之神。

⑦ 黄龙，土行之神。据孙诒让考证，"以戊己杀黄龙于中方"句，为衍文。

或疑《七略》以阴阳家录入诸子，而"数术"自为一略①，二者何以相异？答曰：以今论之，实无所异，但其理有浅深耳。盖数术诸家皆繁碎占验之辞，而阴阳家则自有理论，如《邹子》②四十九篇，《邹子终始》③五十六篇，《邹奭子》④十二篇。观《史记·孟荀列传》所述，邹衍之说，穷高极深⑤，非专术家之事矣。《南公》三十六篇⑥，即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⑦者，是为预言之图谶，亦与常占有异⑧。如杨雄之《太玄》⑨、司马光之《潜虚》⑩、邵雍之《皇极经世》⑪、黄道周之《三易洞玑》⑫，皆应在阴阳家，而不应在儒家六艺家⑬。此与蓍龟形法⑭之属，高下固殊绝矣。

① 数术自为一略，刘向、刘歆父子编订《七略》，把古代借助自然现象宣扬宗教迷信的著作列入“数术略”。阴阳家也讲迷信，但《七略》却把它列入“诸子略”，所以有人认为《七略》的区分不当。

② 《邹子》，战国末阴阳家邹衍的主要著作。

③ 《邹子终始》，相传也是邹衍所著，专论五行相生相克与人事变化的关系，已佚。

④ 《邹奭子》，相传是战国末阴阳家邹奭发挥邹衍思想的著作，已佚。

⑤ 穷高极深，指邹衍用阴阳五行学说解释自然变化时，提出从有限推到无限；解释历史变化时，提出从现在推到古代；解释地理现象时，提出“大九州说”，认为世界上除中国以外还有未发现的土地。这些思想在当时引起震动，邹衍因而被称为“怪迂”人物。

⑥ 《南公》，《汉书·艺文志》列入阴阳家，据《史记》张守节正义引徐广说，南公是楚国人。三十六篇，《汉书·艺文志》原作三十一篇。

⑦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史记·项羽本纪》所引楚南公的预言。

⑧ 常占，普通的占卦。图谶多预言国家兴衰，常占多预言个人祸福。

⑨ 《太玄》，西汉末扬雄模仿《周易》体裁，而用道家理论补充孔学的哲学著作，把“玄”说成是天地万物的起源。

⑩ 《潜虚》，北宋司马光为反对王安石而写的哲学著作，形式上模仿扬雄的《太玄》，把“虚”说成天地万物的本体。

⑪ 《皇极经世》，北宋邵雍阐发先验论和神学迷信的哲学著作，它用道士的先天图来附会《周易》，把世界说成是由“心”演化出来的方块圆圈、节气更替的循环图象。

⑫ 黄道周，明末东林党的著名代表，曾任南明弘光朝礼部尚书，后被清兵俘杀。《三易洞玑》，黄道周用《周易》图象解释天文历数的哲学著作，说《周易》可以测天道，好比用璇玑玉衡测天象。

⑬ 不应在儒家六艺家，指清纪昀等主编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将《皇极经世》列入子部儒家类，《太玄》、《潜虚》、《三易洞玑》列入子部术数类。

⑭ 蓍龟，用蓍草和龟甲占卜。形法，相法。

次论纵横家。纵横家之得名，因于从人横人。以六国抗秦为从，以秦制六国为横。其名实不通于异时异处①。《汉志》所录，汉有《蒯子》五篇、《邹阳》七篇②。蒯③劝韩信以三分天下鼎足而居；邹阳④仕梁，值吴、楚昌狂之世，其书入于纵横家，亦其所也。其他，《秦零陵令信》⑤一篇，《主父偃》⑥二十八篇，《徐乐》⑦一篇，《庄安》⑧一篇，《待诏金马聊苍》一篇⑨。身仕王朝，复何纵横之有？然则纵横者，游说之异名，非独外交颛对⑩之事也。

① 不通于异时异处，意为只限于诸侯割据的战国时代。

② 《蒯子》、《邹阳》，《汉书·艺文志》列为纵横家，今均佚。

③ 蒯，蒯通，秦末汉初人，楚、汉相争时曾说韩信脱离刘邦，企图造成汉、楚、齐三国鼎立局面。

④ 邹阳，汉景帝时齐人，吴楚七国之乱时曾游说吴、梁等诸侯王门下。

⑤ 秦零陵令信，秦朝零陵县令，名信，曾上书秦始皇。

⑥ 主父偃，西汉时曾任郎中大夫，曾建议汉武帝实行“推恩令”，以削弱诸侯王的势力。

⑦ 徐乐，西汉时曾任郎中大夫，曾与主父偃等上书要求汉武帝防止农民起义造成“土崩”局面。

⑧ 庄安，即严安，西汉时任郎中大夫，曾上书要求汉武帝以仁义治国和放弃对匈奴用兵。

⑨ 待诏金马，即待诏金马门，西汉皇帝顾问名称之一。聊苍，汉武帝时官至侍中。《待诏金马聊苍》一篇，《汉书·艺文志》作三篇。以上著作都以人名书，《汉书·艺文志》均列入纵横家，今俱佚。

⑩ 颛对，即专对，指能单独地随机应变回答问题，见《论语·子路》。

儒家者流，热中趋利，故未有不兼纵横者，如《墨子·非儒下篇》记孔子事①，足以明之：

孔丘之齐，见景公。景公欲封之以尼谿②。晏子③曰：

"不可。"于是厚其礼，留其封④，数见而不问其道。孔乃恚怒于景公与晏子，乃树鸱夷子皮于田常之门⑤。告南郭惠子⑥以所欲为。归于鲁。有顷间，齐将伐鲁。告子贡曰："赐⑦乎！举大事于今之时矣。"乃遣子贡之齐，因南郭惠子以见田常，劝之伐吴。以教高、国、鲍、晏⑧，使毋得害田常之乱⑨。

《越绝书·内传·陈成恒篇》亦记此事，云："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霸越。"⑩是则田常弑君，实孔子为之主谋。沐浴请讨之事⑪，明知哀公不听，特借此以自文。此为诈谖⑫之尤矣。便辞利口，复邦乱家，非孔子、子贡为之倡耶？《庄子·胠箧》云："田成子一旦杀齐君而盗其国，所盗者岂独其国耶？并举其圣知之法而盗之。"故"窃钩者诛⑬，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此即切齿腐心于孔子之事也。

① 《墨子·非儒下篇》，以下引文有删节。

② 尼谿，春秋时齐国地名。《史记·孔子世家》谓孔子说齐景公重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秩序，齐景公被说动，拟把尼谿封给孔子，使孔子成为齐国贵族。

③ 晏子，名婴，任齐相。《墨子·非儒下》、《史记·孔子世家》说，晏婴反对把尼谿封给孔子，以为听信儒者会败坏国家。

④ 留其封，《史记·孔子世家》说齐国大夫激烈反对孔子，使齐景公不得不借口自己年老，要孔子离齐。

⑤ 鸱夷子皮，田常的主要谋士，曾帮助田常夺取齐国政权，见《韩非子·说林上》、《淮南子·氾论训》。《墨子》这里说是孔子在齐国活动的结果。田常，即田成子，也叫陈恒，齐国大夫。

⑥ 南郭惠子，《荀子·德行》杨倞注说不能详知姓名，以住地南郭为号。据孙诒让考证，可能是田常之弟。

⑦ 赐，端木赐，子贡之名。

⑧ 高、国、鲍、晏，均为齐国贵族。

⑨ 田常之乱，指田常于公元前三八六年杀死齐简公，掌握了齐国的政权。

⑩ 存鲁、乱齐、破吴、强晋、霸越，《越绝书》谓子贡采用纵横捭阖的手段，挑动吴越等国统治者互相攻击，结果齐国进攻吴国被打得大败，吴国在回军途中又被晋国打败，越国则趁吴国空虚时攻下了吴国国都，而鲁国则乘乱得以保全。

⑪ 沐浴请讨之事，《论语·宪问》谓田常杀死齐简公后，孔子特地洗了澡，去朝见鲁哀公，请求出兵讨伐田常。

⑫ 诈谖，欺诈。

⑬ 诛，原刊作"死"，据《庄子》校正。

自尔以来，儒家不兼纵横，则不能取富贵。余观《汉志》"儒家"所列，有《鲁仲连子》十四篇，《平原君》① 七篇，《陆贾》② 二十三篇，《刘敬》③ 三篇，《终军》④ 八篇，《吾丘寿王》⑤ 六篇，《庄助》⑥ 四篇。此外，则有郦生⑦，汉初谒者⑧，称为大儒。而其人皆善纵横之术。其关于外交者，则鲁仲连说辛垣衍⑨，郦生说田横⑩，陆贾、终军、严助谕南越⑪ 是也。其关于内事者，则刘敬请都关中⑫ 是也。吾丘寿王在武帝前，"智略辐凑"⑬，传中不言其事⑭。寿王既与主父偃、徐乐、庄助同传，其行事实相似。而平原君朱建者，则为辟阳侯审食其⑮ 事，游说嬖人⑯，其所为愈卑鄙矣。纵横之术，不用于国家，则用于私人，而持书求荐者，又其末流。曹丘通谒于季布⑰，楼护传食于五侯⑱。降及唐世，韩愈以儒者得名，亦数数腾言当道，求为援手。乃知儒与纵横，相为表里，犹手足之相支，毛革之相附也。宋儒稍能自重。降及晚明，何心隐⑲ 辈又以此术自豪，及满洲而称理学者，无不习捭阖，知避就矣。孔子称"达者，察言观色，虑以下人"，"闻者，色取行违，居之不疑"⑳。由今观之，则闻者与纵横稍远，而达者与纵横最近。达固无以愈于闻也。程、朱末流，惟是闻者，陆、王末流，惟

是达者。至于今日所谓名臣大儒，则闻达兼之矣。

① 平原君，西汉的平原君朱建，曾为淮南王黥布的相。

② 陆贾，西汉初人，他的部分著作由后人辑为《陆贾新语》，书中总结秦二世而亡的教训，劝说刘邦行儒术。

③ 刘敬，即娄敬，汉初大臣。《汉书 · 娄敬传》载有娄敬向刘邦所献定都、和亲、徙民三策，据清朝学者考证，就是这里所说《刘敬》三篇。

④ 终军，汉武帝时曾任谏大夫。

⑤ 吾丘寿王，汉武帝时曾任光禄大夫、侍中。

⑥ 庄助，即严助，汉武帝时儒者。

⑦ 郦生，郦食其，刘邦的谋士，曾助刘邦说齐归汉。

⑧ 谒者，秦汉的礼宾官。

⑨ 辛垣衍，战国时魏将，长平之战后出使赵国劝说赵王与魏王共同尊秦为帝，鲁仲连曾同他辩论，事见《战国策》。

⑩ 田横，齐国旧贵族，在秦末农民起义中，立田广为王，自任相国。楚汉相争时，郦食其曾游说田广向刘邦称臣。

⑪ 南越，即南粤，在今广西、湖南西部一带，原为秦末的桂林南海象郡，秦末赵佗割据于此。西汉建立后，陆贾、终军、严助曾先后代表汉朝与南越谈判，使其重新统一于汉朝。

⑫ 请都关中，指西汉统一后，朝廷内部发生定都长安还是洛阳的辩论，刘敬劝说刘邦力排众议，定都关中。

⑬ 智略辐凑，比喻各种计谋都集中在吾丘寿王一人身上。见《汉书 · 艺文志》。

⑭ 传中不言其事，指《汉书 · 吾丘寿王传》没有关于吾丘寿王“智略”情况的具体记载。

⑮ 审食其，汉初吕后的心腹，封辟阳侯。

⑯ 游说嬖人，指审食其被汉惠帝下令处死，朱建游说汉惠帝的男宠闳籍孺，替审食其求得赦免。

⑰ 曹丘，西汉初儒者。季布，秦末汉初的游侠，西汉时任河东郡守。曹丘靠外戚窦长君的介绍，得到季布的重用。

⑱ 楼护，西汉后期的游侠。五侯，指汉元帝时同被封侯的外戚王商等五兄弟。五人互相倾轧，楼护却同时博得五人的宠信，被称为五侯的“唇舌”。

⑲ 何心隐，原名梁汝元，明朝泰州学派代表人物之一，嘉靖时在北京开会馆，通过皇帝宠信的道士在扶乩时伪造神谕，促使宰相严嵩垮台，以后又继续反对宰相张居正。

⑳ 达者六语，见《论语·颜渊》。

若夫纵人横人之事，则秦皇一统而后，业已灭绝。故《隋书·经籍志》中，惟存《鬼谷》三卷①。而梁元帝所著《补阙子》与《湘东鸿烈》二书②，不知其何所指也？

① 《鬼谷》，即《鬼谷子》，相传是战国时楚国的隐士，纵横家苏秦、张仪的老师鬼谷子所著。

② 梁元帝，南朝梁皇帝萧绎。《补阙子》、《湘东鸿烈》，据《隋书·经籍志》谓各有十卷，今均佚。

次论法家。法家者，略有二种，其一为“术”，其一为“法”。《韩非子·定法篇》曰：“申不害①言术，而公孙鞅为法。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此臣之所师也。”

① 申不害（约前三八五——前三三七年），战国时郑人，曾任韩昭侯相，推行法治，进行改革。

然为术者，则与道家相近；为法者，则与道家相反。《庄子·天下篇》说慎到①之术曰：“椎拍輐断②，与物宛转”，“推而后行，曳而后往。若飘风③之还，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④。全而无非，动静无过，未尝有罪。”此老子所谓“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

心”[5]也。此为术者与道家相近也。老子言:“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6]太史公《酷吏列传》亦引“法令滋章,盗贼多有”[7]之说,而云“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此为法者与道家相反也。

① 慎到(约前三九五——前三一五年),战国时赵人,具有法家倾向,特别强调“势”的作用。

② 椎拍,捶击。輐(wàn)断,无棱角,这里意为挫磨。

③ 飘风,旋风。

④ 隧,转动。

⑤ 圣人无常心二语,见《老子》第四十九章。

⑥ 民不畏死二语,见《老子》第七十四章。

⑦ 法令滋章二语,见《老子》第五十七章。

亦有兼任术法者,则管子、韩非是也。《汉志》《管子》列于道家,其《心术》、《白心》、《内业》诸篇,皆其术也。《任法》、《法禁》、《重令》诸篇,皆其法也。韩非亦然。《解老》《喻老》本为道家学说。少尝学于荀卿,荀卿隆礼义而杀《诗》《书》[1]。经礼三百[2],固周之大法也。韩非合此二家,以成一家之说,亦与管子相类。(惟《管子·幼官》诸篇,尚兼阴阳,而韩非无此者。则以时代不同也。)后此者惟诸葛亮专任法律,与商君为同类。故先主遗诏令其子读《商君书》(见裴松之《三国志》注引《诸葛亮集》),知其君臣相合也。其后周之苏绰[3],唐之宋璟[4],庶几承其风烈。

① 隆礼义而杀《诗》、《书》,荀况认为礼和法是同一事物的不同说法,批评“俗儒”“术缪学杂,不知法后王而一制度,不知隆礼义而杀《诗》《书》”,见《荀子·儒效》。

② 经礼,即周礼。经礼三百,指《周礼》记载周朝官职分三百六十项。见《礼记·礼器》郑玄注。

③ 周,北周。苏绰,北朝西魏(北周的前身)政治家,曾协助西魏统治

者宇文泰改革财政和官制;官制均模拟《周礼》。

④ 宋璟,唐中叶政治家,任宰相时曾进行若干政治改革。

然凡法家必与儒家、纵横家反对。惟荀卿以儒家大师,而法家韩、李为其弟子。则以荀卿本意,在杀诗书,固与他儒有别。韩非以法家而作《说难》,由其急于存韩,故不得不兼纵横耳。其他则与儒家纵横家,未有不反唇相稽者。《商君·外内篇》曰:"奚谓淫道?为辩知者贵,游宦者任,文学私名显之谓也。"此兼拒儒与纵横之说也。《靳令篇》曰:"六虱:曰礼、乐;曰诗、书;曰修善;曰孝弟;曰诚信;曰贞廉;曰仁义;曰非兵;曰羞战。"此专拒儒家之说也。《韩非·诡使篇》曰:"守度奉量之士,欲以忠婴① 上而不得见;巧言利辞,行奸轨以幸偷世者数御②。"《六反篇》曰:"游居厚养,牟食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有能之士;语曲牟知③,伪诈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辩智之士。"此拒纵横家之说也。《五蠹篇》曰:"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显学篇》曰:"藏书策,习谈论,聚徒役,服文学而议说,世主必从而礼之。""国平则养儒侠,难至则用介士,所养者非所用,所用者非所养,此所以乱也。"此拒儒家之说也。《五蠹篇》曰:"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此拒一切学者之说也。

① 婴,通"撄",迫近、接触。

② 轨,通"宄"。幸,伪善。

③ 语曲牟知,讲歪道理、玩小智术。

至汉公孙弘、董仲舒辈,本是经师,其时经师与儒已无分别。弘习文法吏事,而缘饰以儒术。仲舒为《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以应廷尉张汤之问①。儒家法家于此稍合。自是以后,则法家专与纵横家为敌。严助、伍被②,皆纵横家。汉武欲薄其罪,

张汤争而诛之。主父偃亦纵横家，汉武欲勿诛，公孙弘争而诛之③。而边通④学短长之术，亦卒谮杀张汤。诸葛治蜀，赏信必罚，彭羕、李严⑤皆纵横之魁桀，故羕诛而严流。其于儒者则稍稍优容之，盖时诎则诎，能俯首帖耳于法家之下也。

① 《春秋决狱》，也称《春秋决事比》，董仲舒根据儒家经义判断官司的案例汇编。《后汉书·应劭传》："故胶西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议，数遣廷尉张汤亲至陋巷问得失，于是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

② 伍被，西汉武帝时人，以善于辞令著名，曾参与淮南王的夺位策划，事发后张汤据刑律要求皇帝将他处死。

③ 公孙弘争而诛之，指汉武帝时主父偃与齐王谋反一案牵连，以后查明他并未参与，公孙弘仍用"《春秋》诛心"作根据，要求皇帝将他处死。

④ 边通，西汉武帝时人，曾任济南相，因反对张汤被贬职，后以造谣陷害张汤。

⑤ 彭羕、李严，都是三国时蜀国大臣，因反对刘备、诸葛亮，先后被处死或流放。

然儒家、法家、纵横家，皆以仕宦荣利为心。惟法家执守稍严，临事有效。儒家于招选茂异之世①，则习为纵横；于综核名实之世，则齞②于法律。纵横是其本真，法律非所素学。由是儒者自耻无用，则援引法家以为己有。南宋以后，尊诸葛为圣贤，亦可闵已。然至今日，则儒、法、纵横殆将合而为一也。

① 茂异，茂才异能之士，指有才德的人。西汉中叶以后规定各地定期举荐贤良、文学和茂才异能之士。

② 齞，疑为"毗"字之误。毗，辅助。

次论名家。名家之说，关于礼制者，则所谓"刑名从商，爵名

从周，文名从礼"[①]也。关于人事百物者，则所谓"散名[②]之加于万物者，则从诸夏之成俗曲期[③]"也。《庄子·天下篇》云："《春秋》以道名分[④]"，非特褒贬损益而已。《谷梁传》曰："陨石于宋，五[⑤]。先陨而后石，何也？陨而后石也[⑥]。于宋，四竟之内曰宋。后数，散辞[⑦]也，耳治[⑧]也。""六鹢退飞过宋都[⑨]。先数，聚辞也，目治也。"石、鹢且犹尽其辞，而况于人乎？说曰[⑩]："陨石，记闻也，闻其磌[⑪]然，视之则石，察之则五"；"六鹢退飞，记见也，视之则六，察之则鹢，徐而察之则退飞"。是关于"散名"者也。凡正名者，亦非一家之术，儒、道、墨、法必兼是学，然后能立能破。故儒有荀子《正名》，墨有《经说》上下，皆名家之真谛，散在余子者也。

① 文名，礼节仪式的名称。礼，荀况认为"礼者，养也"。引文见《荀子·正名篇》。

② 散名，杂名，各种具体事物的概念。

③ 曲期，《荀子》杨倞注："谓委曲期会物之名者也。"

④ 名分，旧注多指各种等级的人应守的本分。这里认为说的是事物的概念区别。

⑤ 五，五块，指公元前六四四年陨石坠落在宋国境内的数字。

⑥ 陨而后石，先见到陨的现象，而后看到石头。

⑦ 散辞，指数字五是在四境分别报告以后加起来的。

⑧ 耳治，听说。

⑨ 鹢，即鹢，水鸟名。公元前六四四年，有六只鹢鸟在宋国都城商丘（今河南商丘）上空倒退飞行，古代人不懂是鸟类逆强风而飞行的现象，因而感到神秘。

⑩ 说曰，指《春秋谷梁传》范宁注。

⑪ 磌（tián），石头落地声。

若惠施、公孙龙[①]辈，专以名家著闻；而苟为钏析[②]者多，其

术反同诡辩。故先举儒家《荀子·正名》之说，以征③名号。其说曰：

“何缘④而以同异？曰：缘天官⑤。凡同类同情者，其天官之意物⑥也同，故比方⑦之疑似而通。是所以共其约名以相期也。形体、色理⑧，以目异。声音清浊、调竽奇声⑨，以耳异。甘、苦、咸、淡、辛、酸、奇味，以口异。香、臭、芬、郁、腥、臊、洒、酸、奇臭⑩，以鼻异。疾、养、沧、热、滑、铍、轻、重⑪，以形体异。说、故⑫、喜、怒、哀、乐、爱、恶、欲，以心异。心有征知⑬。征知，则缘耳而知声可也，缘目而知形可也。然而征知必将待天官之当簿其类⑭，然后可也。五官簿之而不知，心征之而无说，则人莫不然⑮谓之不知。此所缘而以同异也。

① 惠施，战国时宋国人。公孙龙，战国末赵国人。都是名家的主要代表。

② 钘(pī)析，剖析。

③ 征，检验。

④ 缘，因、循。

⑤ 天官，指眼、耳、鼻、舌、身等感觉器官。

⑥ 意，通“臆”。意物，对事物的臆度。

⑦ 方，类。比方，同类事物。

⑧ 色理，颜色纹理。

⑨ 竽，当为“节”字之误。调节，指和谐的声音。奇声，不协调的声音。

⑩ 郁，草木腐臭味。洒，当作“漏”，马羶气。酸，当作“庮”(yǒu)，牛羶气。奇臭，怪气味。

⑪ 养，通“痒”。沧，寒。铍，当作“钑”，同“涩”。

⑫ 故，通“固”，烦闷。

⑬ 有，读作“又”。征知，《国故论衡·原名》：“传于心曰想，想者谓之

征知。"心有征知，思维器官又能反映和认识事物。

⑭ 天官，当为"五官"之误。簿，通"薄"，接触。当簿，《国故论衡·原名》："接于五官曰受，受者谓之当簿。"类，指感觉的对象。

⑮ 莫不然，"然"字疑为衍文。

"然后随而命之①。同则同之，异则异之。单足以喻则单②；单不足以喻则兼③；单与兼无所相避则共④。虽共，不为害⑤矣。""故万物虽众，有时而欲遍举⑥之，故谓之物。物也者，大共名也。推而共之，共则有共，至于无共然后止。有时而欲偏举⑦之，故谓之鸟兽。鸟兽者，大别名⑧也。推而别之，别则有别，至于无别然后止。""物有同状而异所⑨者，有异状而同所⑩者，可别也。状同而为异所者，虽可合，谓之二实。状变而实无别而为异者，谓之化。有化而无别，谓之一实。此事之所以稽实定数⑪也。此制名之枢要也。"

① 命之，指给事物命名。

② 单，事物的单名，如单个的马。

③ 兼，事物的复名，如白马、黑马。

④ 单与兼无所相避，单名与复名没有抵触，如马有白马、黑马，牛有黄牛、水牛，但要区别一匹白马和一头黄牛时，便可以简单地说这是马、那是牛。共，类名，如马、牛。

⑤ 害，指妨碍对事物的理解。

⑥ 遍举，概括、泛称。

⑦ 偏，《荀子》原作"徧"，据《国故论衡》引文校改。偏举，举其一部分。

⑧ 大别名，大的分类名。

⑨ 所，场所，指空间。同状而异所，指相同物体在空间上有区别，如两匹马形状相同，身体是两个。

⑩ 异状而同所，指同一物体在时间上有区别，如一匹马在年幼和年老时形态有区别。

⑪ 稽实定数，考查实体来确定名称的多少。

按此说同异何缘？曰缘天官。中土书籍少言缘者，故当征之佛书。大凡一念所起，必有四缘①：一曰因缘，识种是也②。二曰所缘缘，尘境是也③。三曰增上缘，助伴是也④。四曰等无间缘，前念是也⑤。

① 缘，佛学术语，认识的媒介或条件。《国名论衡·原名》："一接焉一传焉（感官接受事物，头脑反映事物）曰缘。"（《国故论衡·原名》）

② 因缘，《国故论衡·原名》："一切心物之因，名曰阿赖耶识，为因缘。"识种，即阿赖耶识，大乘佛教所说的产生世界万物的本原。

③ 所缘缘，《国故论衡·原名》："识以所对之境，为所缘缘"。即认识的对象或客体。尘境，客观世界。

④ 增上缘，《国故论衡·原名》："五识（眼、耳、鼻、舌、身所获得的五种感觉）与意识迭相扶助，互称为增上缘"。即头脑和五官的相互关系。助伴，互相配合的条件。

⑤ 等无间缘，《国故论衡·原名》："凡境像（对象）、名言（叫得出的事物名称）、义理，方在意识而能引续不断，是有意根，故前识于后识为等无间缘。"即头脑中连续产生的认识。前念，即前识，先前的认识，相对于挨次发生的后识而言。

缘者是攀附义。此云缘天官者：五官缘境，彼境是所缘缘①；心缘五官见分，五官见分是增上缘，故曰"缘耳而知声可也，缘目而知形可也"②。五官非心不能感境，故同时有五俱意识为五官作增上缘③。心非五官，不能征知，故复借五官见分为心作增上缘④。

① 五官缘境二语，谓感官认识依附于对象，客观对象就是所缘缘。

② 见分，心的具有能认识的作用的部分。五官见分，指心中能认识

色、声、香、味、触五种感觉现象的部分。四语谓“心”把五官见分当作认识的依据，五官见分就是认识的条件，所以荀况说通过耳朵可以识别声音，通过眼睛可以辨别形状。

③ 五俱意识，佛学术语，与五官感受同时而生的意识，参见《国故论衡·明见》。

④ 心非五官三语，谓头脑没有五官，就不能得到认识，所以它又借五官见分作为形成认识条件。

五官感觉，惟是现量①。故曰“五官簿之而不知”。心能知觉，兼有非量、比量②。初知觉时，犹未安立名言③，故曰“心征之而无说”。征而无说，人谓其不知，于是名字生焉④。

① 现量，印度因明术语，指感觉器官对外界的直接反映。

② 非量、比量，印度因明术语，形式逻辑的判断和推理。

③ 名言，佛学术语，叫得出的事物名称。

④ 征而无说三语，谓心里明白而说不出，别人就会说无知，于是事物的名字就产生了。

大抵起心分位①，必更五级②。其一曰：作意，此能警心令起③。二曰：触，此能令根（即五官）、境、识三，和合为一④。三曰受⑤，此能领纳顺违俱非境相⑥。四曰想⑦，此能取境分齐⑧。五曰思⑨，此能取境本因⑩。

① 起心分位，佛学术语，指认识的程序。

② 必更五级，必定要经过五个阶段，见《成唯识论》。

③ 作意，注意。警心令起，给人大脑以信号，引起注意。

④ 和合为一，综合为一，即认识的主体和客体经过感觉器官统一起来。

⑤ 受，佛学术语，感觉。《国故论衡·原名》：“受非爱憎不著”。因此也可释为“感情”。

⑥ 领纳顺违俱非境相，接受正反、同异的客观现象。

⑦ 想，由感觉而产生印象。

⑧ 取境，客观现象在头脑中的映象。分齐，分辨、分析。

⑨ 思，对感觉和印象进行考察后得出概念。《国故论衡·原名》："造作之谓思，思非动变不形。"

⑩ 取境本因，指思考客观现象的本质。

作意与触，今称动向①。受者今称感觉，想者今称知觉。思者今称考察。初起名字，惟由想成，所谓口呼意呼②者也。继起名字，多由思成，所谓考呼③者也。凡诸别名，起于取象④，故由想位口呼而成。凡诸共名，起于概念⑤，故由思位考呼而成。

① 动向，动态、趋向。

② 口呼，说得出的名称。意呼，脑子里的印象。

③ 考呼，经过考察而制定的事物名称。

④ 取象，即取境。《国故论衡·原名》："取像之谓想，想非呼召不征。"

⑤ 概念，指经过头脑加工的抽象概念。

同状异所，如两马同状而所据方分①各异。异状同所，如壮老②异状而所据方分是同。不能以同状异所者谓为一物；亦不能以异状同所者谓为二物。然佛家说六种言论③，有云众法聚集言论④者，谓于色、香、味、触等事和合差别，建立宅、舍、瓶、衣、车、乘、军、林、树等种种言论⑤。有云非常言论⑥者，或由加行⑦，谓于金段等起诸加行，造环钏等异庄严具⑧，金段言舍，环钏言生⑨；或由转变，谓饮食等于转变时，饮食言舍，便秽言生⑩。(见《瑜伽师地论》)然则同状异所者，物虽异而名可同，聚集万人则谓之师矣。异状同所者，物虽同而名可异，如卵变为鸡，则谓之鸡矣。荀子未言及此，亦其鉴有未周也。

① 方分，空间位置。

② 壮老，指同一事物的壮年和老年。

③ 言论，名称、概念。

④ 众法聚集言论，集合名称或概念。

⑤ 建立宅、舍……种种言论，谓众法聚集言论，说的是给各种事物制定这样的概念，即能包括色、香、味、触等现象的统一和区别，例如瓶（包括大小白黑方圆等各种瓶）、衣（包括上下内外及各种色彩式样的衣服）等名词。

⑥ 非常言论，特殊名称或概念。

⑦ 加行，又作加功，佛学术语，指在成佛以前必须增加一段修行，作为成佛的准备，比之于将金条加工成指环或金钏。

⑧ 异庄严具，特别善美的东西。

⑨ 金段言舍二语，金条说的是消失了的概念，指环、金钏说的是新产生的概念。这里指同一物，经过加工，就取不同名称，表示"异状同所"。

⑩ 饮食言舍二语，指饮食是谷物，经过转化，谷物成了粪便，也要取不同名称，表示"异状同所"。

次举《墨经》以解因明①，其说曰：

"故，所得而后成也②。"（《经》上）"小故，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③。体也，若有端④。大故，有之必无然⑤。若见之成见也⑥。体，若二之一，尺之端也⑦。"（《经说》上）

① 因明，印度逻辑学的名称，这里泛指逻辑。

② 故，原因。二语谓，所谓原因，指事物得到它而产生结果。

③ 小故，章太炎以为即小前提。三语谓，所谓小故，指事物得到了它未必会有预定结果，没有它却决不会产生预定结果。

④ 端，点。体也，若有端，《国故论衡·原名》："分于兼（全体）之谓体（部分），无序而最前之谓端。"意为小前提应放在三段论式的最前面。但据孙诒让考证，此句是错简。

⑤ 大故，章太炎以为即大前提。"无"，据孙诒让考证是衍文。原文应为"大故，有之必然，无之必无然"，与上小故句对称。较可通。

⑥ 若见之成见也，《国故论衡·原名》："特举为体，分二为节之谓见。"即部分（大故）可以笼统叫作体，部分再分数节叫作见。因此，这句是解释小前提应放在大前提之前的理由，指出它是大故中分出的一点，好比体中分出的一节。

⑦ 体，部分。尺，线。三语谓，所谓部分，就象一是二的部分，点是线的部分。

荀子惟论制名，不及因明之术，要待《墨子》[1]而后明之。何谓因明？谓以此因，明彼宗旨[2]。佛家因明之法，宗、因、喻[3]三，分为三支[4]。于喻之中，又有同喻、异喻[5]。同喻异喻之上，各有合离之言词[6]，名曰喻体。即此喻语，名曰喻依[7]。如云：声是无常（宗）[8]，所作性故（因）[9]。凡所作者皆是无常，同喻如瓶[10]；凡非无常者皆非所作，异喻如太空（喻）[11]。

① 《墨子》，指后期墨家的形式逻辑作品。

② 宗旨，指要证明的论题。

③ 宗、因、喻，佛教因明学的术语，相当于形式逻辑三段论式中的结论、小前提和大前提。

④ 三支，即三支作法，因明学的推理方法。

⑤ 同喻、异喻，因明学术语，指大前提相同或不同。

⑥ 合离之言词，指因明学中的同喻合词（把相同的大前提联系起来）、异喻离词（把不同的大前提区分开来）。

⑦ 喻依，佛学术语，大前提的依托，即同喻、异喻。章太炎以为它们放在大前提中，作用在于增加大前提的准确性，限制大前提变成空洞辞句。

⑧ 无常，佛学术语，流转不停，不能永存。

⑨ 所作性故，因为造成的声音本性如此。佛教认为，世界上的现象都是心造的幻影，因而提到事物的本性都称"所作"。

⑩ 凡所作者二语，谓凡精神所造作的，都是变化不定的，相同的例子，比如瓶子。

⑪ 凡非无常者二语，谓凡永恒不变的东西，都不是心造的幻影，不同的例子，比如太空。

墨子之"故"，即彼之"因"，必得此因，而后成宗。故曰："故，所得而后成也。"小故，大故，皆简因喻过误之言①。云何小故？谓以此大为小之"因"。盖凡"因"较宗之"后陈"，其量必减②。如以所作成无常，而无常之中，有多分非所作者，若海市、电光无常起灭，岂必皆是所作③？然凡所作者，则无一不是无常。是故无常量宽，所作量狭④。今此同喻合词，若云凡无常者皆是所作，则有倒合之过⑤。故曰："有之不必然。"谓有无常者，不必皆是所作也。然于异喻离词，若云凡非无常者皆非所作，则为无过。故曰："无之必不然。"谓无无常者，必不是所作也。以体喻宽量，以端喻狭量，故云："体也，若有端。"

① 过误之言，章太炎认为，墨家的大小故，是将大小前提简单化而引起的不恰当提法。

② 量，量度，推理的范围。因明学以为得到结论的推理方式，有前陈、后陈二种。前陈指实，后陈指名。这里是说，形式逻辑中的小前提，比起结论本身的概念来，范围要小。

③ 多分，多半。海市，即海市蜃楼，是由光波折射使海面呈现奇异幻景的自然景象。这里意为：比方说把精神造作的现象，都当成无常，那末无常当中，有多半不是精神造作的现象；象海市、闪电忽起忽灭，难道都是精神造作的现象吗？

④ 是故无常量宽二语，谓变化不停的范围广，精神现象的范围狭。

⑤ 倒合之过，把部分颠倒为总体的错误。

云何大故？谓以此大为彼大之因。如云声是无常，不遍性故①。不遍之与无常，了不相关，其量亦无宽狭。既不相关，必不能以不遍之因，成无常之宗。故曰："有之必无然。"二者同量，

若见与见，若尺之前端后端[2]。故曰："若见之成见也"，"体，若二之一，尺之端也"。

① 不遍性，特殊性。

② 尺之前端后端，线的起点与终点。章太炎在本段中对大故的解释错了。"有之必无然"，句中"无"是衍文。章太炎企图讲通本来讲不通的意思，勉强用事物的可变性与特殊性无关来作例证，弄得更混乱。稍后写的《国故论衡·原名》，就改正了这个错误。

近人或谓印度三支，即是欧洲三段[1]。所云宗者，当彼断按[2]。所云因者，当彼小前提。所云同喻之喻体[3]者，当彼大前提。特其排列逆顺，彼此相反[4]，则由自悟悟他之不同耳[5]。然欧洲无异喻，而印度有异喻者，则以防其倒合[6]；倒合则有减量换位之失[7]，是故示以离法[8]，而此弊为之消弭。村上专精[9]据此以为因明法式长于欧洲。乃墨子于小故一条，已能知此，是亦难能可贵矣。若鸡三足狗非犬[10]之类，诡辩繁辞，今姑勿论。

① 欧洲三段，即形式逻辑的三段论式。

② 断按，三段论式的结论。

③ 同喻之喻体，即因明学所谓"喻"。

④ 排列逆顺，彼此相反，指形式逻辑三段论式的排列是大前提、小前提、结论，因明三支的排列则为宗（结论）、因（小前提）、喻（大前提）。

⑤ 自悟悟他，指主观和客观不同。意为因明学先下结论，后推理；三段论先推理，后下结论；似乎一是从主观到客观，一是从客观到主观。章太炎认为这个看法不确切。

⑥ 防其倒合，这里章太炎认为因明学的"喻"，由于其中指出异喻，即除了指出"这是这"外，还特地指出"这不是那"，是为了避免混淆部分与整体的关系。

⑦ 减量换位之失，缩小范围或偷换前提的错误。

⑧ 示以离法，指出脱离大前提的现象。

⑨ 村上专精(一八五一——一九二九年)，日本佛学学者，曾任大谷大学校长等职。著有《佛教道德新论》、《大日本佛教史》等。

⑩ 鸡三足，狗非犬，是战国时名家惠施、公孙龙提出的著名论题。他们以为，鸡有两足，但这两足需"神"指挥才可走动，因此鸡必定在精神上还有一足。他们又以为，世界上找不到抽象的犬，因此具体的狗不等于抽象的犬。《墨经》中曾以为这类命题可以成立。

次论杂家。杂家者，兼儒墨，合名法，见王治之无不贯。此本出于议官彼此异论，非以调和为能事也。《吕氏春秋》、《淮南·内篇》，由数人集合而成，言各异指，固无所害。及以一人为之，则漫羡无所归心。此《汉志》所以讥为荡者也[①]**。**

① 荡，通"盪"，动摇不定。《汉书·艺文志》以为杂家著作，"及盪者为之，则漫羡而无所归心"。

《韩非子·显学篇》曰："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①]**，桐棺三寸**[②]**，服丧三月，世主以为俭而礼之。儒者破家而葬，服丧三年，大毁扶杖**[③]**，世主以为孝而礼之。夫是墨子之俭，将非孔子之侈也；是孔子之孝，将非墨子之戾也。今孝、戾、侈、俭俱在儒、墨，而上兼礼之。**

① 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指穿随身衣服下葬。以下引文原有缺、误字，均据《韩非子》校正，不一一注明。

② 桐棺三寸，用桐木做的薄棺材。

③ 大毁扶杖，要求守孝期间哀痛到身体瘦弱不堪，扶着拐杖才能走路。

"漆雕之议，不色挠，不目逃，行曲则违于臧获[①]**，行直则怒于诸侯，世主以为廉而礼之。宋荣子**[②]**之议，设不斗争，取不随仇，不羞囹圄，见侮不辱，世主以为宽而礼之。夫是漆雕之廉，**

将非宋荣之恕也；是宋荣之宽，将非漆雕之暴也。今宽、廉、恕、暴，俱在二子，人主兼而礼之。

① 臧获，奴隶。

② 宋荣子，即宋钘，战国时宋国的思想家。在政治上提倡勿抗恶，受到别人欺侮要表示宽恕。

"自愚诬之学、杂反之辞争，而人主俱听之。故海内之士言无定术，行无常议①。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时而至，杂反之学不两立而治。今兼听杂学，缪行同异之辞，安得无乱乎！"

① 议，指上文漆雕、宋荣等"议"。

韩非说虽如是，然欲一国议论如合符节，此固必不可得者。学术进行，亦借互相驳难，又不必偏废也。至以一人之言，而矛盾自陷，俯仰异趋，则学术自此衰矣。东汉以来，此风最盛。章氏《文史通义》谓近人著作，"无专门可归者，率以儒家、杂家为蛇龙之菹。"①信不诬也。

① 菹，沼泽。蛇龙之菹，比喻混乱思想的老窝。引文出自章学诚《校雠通义》卷三。

次论农家。农家诸书，世无传者。《氾胜之书》①时见他书征引，与贾思勰之《齐民要术》②、王桢之《农书》③，义趣不异。若农家止于如此，则不妨归之方技，与医经、经方④同列。然观《汉志》所述云："鄙者为之，以为无所事圣王，欲使君臣并耕，悖上下之序。"则许行所谓神农之言⑤，犹有存者。《韩非·显学篇》云："今世之学士语治者，多曰：'与贫穷地，以实无资。'"是即近世均地主义⑥。斯所以自成一家欤。

① 《氾胜之书》，我国古代著名农学著作，西汉氾胜之著，原书已失

传，现有辑佚本。

② 《齐民要术》，我国古代著名农学著作，北魏后期贾思勰著。

③ 《农书》，我国古代重要农学著作，元朝王桢著。

④ 经方，处方。

⑤ 许行，战国时楚国人，农家思想代表。所谓神农之言，见《孟子·滕文公上》。

⑥ 均地主义，指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提出的"平均地权"主张。

次论小说家。周、秦、西汉之小说，似与近世不同。如《周考》① 七十六篇、《青史子》② 五十七篇、《臣寿周纪》③ 七篇、《虞初周说》④ 九百四十三篇，与近世杂史相类。比于《西京杂记》、《四朝闻见录》⑤ 等，盖差胜矣。贾谊尝引《青史》⑥，必非谬悠之说可知。如《伊尹说》⑦ 二十七篇，《鬻子说》⑧ 十九篇，《宋子》⑨ 十八篇，《待诏臣安成未央术》⑩ 一篇，则其言又兼黄老。《庄子·天下篇》举宋钘、尹文⑪ 之术列为一家，荀卿亦与宋子相难⑫。今⑬《尹文》入名家，而《宋子》只入小说，此又不可解者。以意揣之，"宋子上说下教，强聒不舍"（见《庄子·天下篇》），盖有意于社会道德者。所列黄老诸家，宜亦同此。街谈巷议，所以有益于民俗也。《笑林》⑭ 以后，此指渐衰，非刍荛⑮ 之议矣。

① 《周考》，记述周朝史事的书籍，今佚。

② 《青史子》，古代史官记载宫廷生活的书籍，今存遗文三条，都讲礼。

③ 《臣寿周纪》，汉宣帝时项国（今河南项城）一畜牧官所著，今佚。

④ 《虞初周说》，汉武帝时以方士任侍郎的虞初根据《周书》所著小说，今佚。

⑤ 《西京杂记》，西晋葛洪伪托刘歆所作小说，杂记人间琐事。《四朝闻见录》，南宋叶绍翁所撰的笔记，记载南宋高宗至宁宗四朝的轶闻掌故。

⑥ 贾谊尝引《青史》，见《新书·胎教十事》，内曾引《青史子》遗文一则。

⑦ 《伊尹说》，约战国时人所作，今有片断保存于《吕氏春秋》、《史记》等书中。

⑧ 《鬻子说》，《汉书·艺文志》道家部分有《鬻子》二十一篇，今仅存一卷，但非道家言。

⑨ 《宋子》，托名宋钘所作，据荀况说"其言黄老意"。

⑩ 安成，据《汉书》应劭注："道家也，好养生事，为未央之术。"未央术，未尽术，神仙方术的代称。

⑪ 尹文，战国时人，《庄子·天下篇》把他和宋钘列为道家一派，今存《尹文子》是东汉末出现的伪书。

⑫ 相难，指《荀子·正论》曾对宋钘见侮不辱的思想进行批评。

⑬ 今，指《汉书·艺文志》。

⑭ 《笑林》，三国魏邯郸淳所作，今存遗文二十余则，鲁迅有辑本。

⑮ 刍荛，割草打柴的人，这里借指民间。

上来所述诸子，凡得十家。而《汉志》称九流者，彼云九家可观，盖小说特为附录而已。就此十家论之，儒道本同源而异流，与杂家、纵横家合为一类；墨家、阴阳家为一类；农家、小说家为一类；法家、名家各自独立，特有其相通者。

衡 三 老

（一九〇六年）

【说明】 章太炎反覆研究过清代学术文化史。对于二百六十多年里出现的学派和学者，曾在不同时期，从不同角度，作过不同评价。他主编《民报》时期，以“说林”为总题，陆续发表过一串学术短论。内有一组关于清代学术史的评论，便拿学者们对待清朝统治者的实际态度，作为检验他们优劣和影响的标准。

三老，就是三位晚明遗老——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他们都是有思想的学者，都做过南明政权的官，都拒绝同清朝统治者合作，但在清朝前期的遭遇却颇不相同：黄宗羲活得最舒服，被尊为一代史学的宗师；顾炎武生前名声很大，死后有些著作遭禁止，到乾嘉时期又被奉为考据学的开山；王夫之隐居深山，著作湮没无闻上百年。原因呢？章太炎从政治上估量的结果，认为在于三人的反清气节实不相同：黄主妥协，顾有求名嫌疑，王最坚定。

本文虽短，却有助于澄清某些误解，如说章太炎一味仰慕顾炎武，讨论学术总由古文经学的门户之见出发等。这类说法不能解释以下事实：章太炎在戊戌维新时期高度赞扬过《明夷待访录》，据此将黄宗羲列为

唐以后唯一值得推许的古人，为什么这里却据此斥他没骨气？同样，这里对讲理学的王夫之的评价，实际上也高于讲经学的顾炎武。可见，单看现象，单看观念，说不清楚思想的变化。

本篇选自一九〇六年十一月出版的《民报》第九号《说林》，署名太炎。

季明之遗老，惟王而农① 为最清。

① 而农，王夫之的字。王夫之参加抗清失败后，隐居著书，曾坚拒降清复叛的吴三桂的拉拢，并终生不肯薙发。《自题墓石》自称："抱刘越石之孤愤，而命无从致；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幸全归于兹丘，固衔恤以永世。"自署"有明遗臣行人王夫之"。

宁人① 居华阴，以关中为天府，其险可守②。虽著书，不忘兵革之事③。其志不就，则推迹百王之制，以待后圣④。其材高矣！征辟虽不行⑤，群盗为之动容，使虏得假借其名，以诳耀天下。欲为至高，孰与船山榛莽之地⑥ 与群胡隔绝者？要有规画，则不得不处都市。王之与顾，未有以相轩輖⑦ 也。

① 宁人，顾炎武的字。

② 其险可守，顾炎武晚年定居华阴，谓"华阴绾毂关河之口，虽足不出户，而能见天下之人，闻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险，不过十里之遥。若志在四方，则一出关门，亦有建瓴之势。"

③ 不忘兵革之事，顾炎武中年以后曾到处旅行，考察山川形势，全祖望《亭林先生神道碑铭》谓其"所至呼老兵逃卒，询其曲折，或与平日所闻不合，则即坊肆中发书而对勘之"。他著书注意兵事，近代学者多以为是志在反清的表现。

④ 以待后圣，顾炎武《与人书二十五》："某自五十以后，笃志经史。……别著《日知录》，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共三十余

卷。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而未敢为今人道也。”

⑤ 征辟不行，康熙十七年（一六七八年），清朝开博学鸿儒科。顾炎武得知朝中大员推荐他应试，命门生传话说“刀绳具在，无速我死”；次年闻知明史馆总裁叶方蔼拟特荐他修《明史》，致叶函谓：“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则以身殉之矣。”因此二事均未实现。见张穆《顾亭林先生年谱》。

⑥ 船山榛莽之地，王夫之于康熙八年（一六六九年）后隐居湖南衡阳石船山，终身拒绝与清朝官员交往。

⑦ 轩辋，《仪礼·既夕礼》胡培翚正义：“轩言车轻，辋言车重，引申为万物之轻重。”

黄太冲以“明夷待访”为名①，陈义虽高，将俟虏之下问。昔文天祥言以黄冠备顾问②，世多疑其语为诬。端居而思此，不亦远乎？以死拒征③，而令其子百家从事于徐、叶间④，若曰明臣不可以二⑤，子未仕明，则无害于为虏者。以《黄书》⑥种族之义正之，则嗒焉自丧⑦矣！

① 太冲，黄宗羲的字。明夷，《周易》卦名，离下坤上（䷣），象征日入地中；卦辞谓“明夷，利艰贞”，彖辞谓“利艰贞，晦其明也，内难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爻辞又谓“箕子之明夷，利贞”；因而古代经学家多以为此卦同殷末箕子有关。《史记·周本纪》：“武王已克殷，后二年，问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恶，以存亡国宜告。武王亦丑，故问以天道。”箕子的回答相传即《尚书·洪范》。黄宗羲于康熙二年（一六六三年）著《明夷待访录》，自叙谓：“吾虽老矣，如箕子之见访，或庶几焉。岂因夷之初旦，明而未融，遂秘其言也。”含蓄表示此书可指点清朝皇帝如何致治。所以章太炎讥讽他同清朝统治者妥协。

② 以黄冠备顾问，文天祥被元军俘虏后，在囚禁中一再拒绝降元做官，但表示如获释放，可以在野身份回答元廷谘询，见《宋史》本

传。《礼记·郊特牲》:“野夫黄冠。黄冠，草服也。”即农人所戴草笠。

③ 以死拒征，康熙十七年清朝大员拟请下诏征黄宗羲应博学鸿儒试，其门生谓“是将使先生为叠山九灵之杀身也”，乃止。见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铭》。叠山，南宋末抗元官员谢枋得的号。他在元初隐居山中，被元政府强行征召，途中绝食而死。

④ 令其子，康熙十八年开明史馆，康熙皇帝下诏督抚礼聘黄宗羲入馆；黄宗羲以老病辞，但同意聘其子黄百家、门生万斯同入馆备顾问，并替他们解决疑难、审定初稿。徐，徐元文，时以内阁大学士监修《明史》。叶，叶方蔼，时任翰林院掌院学士，明史馆总裁。

⑤ 明臣，南明鲁王监国，曾任命黄宗羲为左都副御史。式，指事二姓皇帝。

⑥ 《黄书》，王夫之的著作，已见前《原变》注。

⑦ 嗒焉自丧，《庄子·齐物论》:“南郭子綦隐机而坐，仰天而嘘，荅焉似丧其耦。”荅，同嗒，解体貌。

悲 先 戴

(一九〇六年)

【说明】 在专讲儒学的清朝学者中间，配称为荀况、孟轲两派治学方法继承者的，章太炎以为只有颜元和戴震。

戴震写过《孟子字义疏证》，极力区别孔孟的真"理"和程朱的假"理"。他不隐瞒自己的写作意图在于"正人心"。因为他眼见雍正、乾隆这样的专制皇帝，用个人意见代替法律，"以意见杀人"，却硬说自己的私人意见合乎道学家所捍卫的"天理"，所以他忍不住，要说只有"体民之情，遂民之欲"，才合乎古圣贤讲的理。

章太炎高度评价过戴震这本小书，说它足以激发人们对清朝统治者的仇恨。那末，这里为什么又说戴震可悲呢？因为戴震居然想"以理夺势"，用讲出真"理"的办法来削弱皇帝的专制权力。这样来为民请命，效果如何，他自己也看到了。那就是被乾隆、纪昀加以歪曲利用，去贬斥那些不满于清朝民族压迫的人，嘲骂他们是"假道学"。不消说，教训便是不可同专制者讲"理"。

本篇选自一九〇六年十一月出版的《民报》第九号《说林》，署名太炎。

当叔世①而得大儒二人，一曰颜元，再曰戴震。

① 叔世，《左传》昭公六年孔疏引服虔说："政衰为叔世。"

颜氏明三物①，出于司徒之官②，举必循礼，与荀卿相似③。戴君道性善④，为孟轲之徒⑤。持术虽异，悉推本于晚周大师。近校宋儒为得真。

① 三物，德、行、艺。《习斋先生言行录》："学治只有一个'三物'，外'三物'而别有学术，便是外道。"《习斋记余》卷九："盖周先生以三物教万民，凡天下之人，天下之事，天下之政，未有外于物者也。二千年道法之坏，苍生之阨，总以物之失耳。秦人贼物，汉人知物而不格物，宋人不格物而并不知物，宁第过乎物，且定乎物矣。"

② 出于司徒之官，《周礼》地官大司徒："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曰六德：知，仁，圣，义，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检论·正颜》："古之言物，犹今之言事、言件。乡三物者，谓乡学之三件。"

③ 与荀卿相似，《訄书·颜学》："颜氏徒见中国久淹于文敝，故一切以地官为事守，而使人无窈窕旷间之地。……自荀卿而后，颜氏则可谓大儒矣。"

④ 戴君道性善，《原善》卷上："善，曰仁，曰礼，曰义。斯三者，天下之大衡也。"戴震著《原善》、《孟子字义疏证》，讨论人性问题，都把"性善"作为出发点和归宿。

⑤ 为孟轲之徒，戴震自居为孟轲的私淑弟子。《孟子字义疏证》序："韩退之氏曰：'道于杨墨老庄佛之学，而欲之圣人之道，犹航断港绝潢以望至于海也。故求观圣人之道，必自孟子始。'呜呼！不可易矣。"

吾悲夫戴君之术，以理夺势①，而曰②："今之治人者，视古贤圣体民之情③、遂民之欲④，多出于鄙细隐曲⑤，不措诸意"。"及其责以理也，不难举旷世之高节，著于义而罪之⑥。尊者以

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逆。”“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

① 势，权力，戴震称作“意见”：“仆生平著述，最大者为《孟子字义疏证》一书。此正人心之要：今人无论正邪，尽以‘意见’误名之曰‘理’，而祸斯民，故《疏证》不得不作。”见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引丁酉(乾隆四十二年，一七七七年)四月二十四日札。

② 而曰，以下引文节录自《孟子字义疏证》卷上“理”。

③ 古贤圣，指孔、孟。体民之情，《孟子字义疏证》卷上“理”：“在己与人皆谓之情，无过情无不及情谓之理。”“理也者，情之不爽失也，未有情不得而理得者也。凡有所施于人，反躬而静思之：‘人以此施于我，能受之乎？’凡有所责于人，反躬而静思之：‘人以此责于我，能尽之乎？’以我絜之人，则理明。”

④ 遂民之欲，同上注引：“《乐记》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一人之欲，天下之人之同欲也，故曰性之欲”；“物者，事也，语其事不出乎日用饮食而已矣。舍是而言理，非古贤圣所谓理也。”

⑤ 鄙细隐曲，指强胁弱、众暴寡、智诈愚、勇者苦怯、疾病不养、老幼孤独不得其所等现象，同前注引：“诚以弱寡愚怯与夫疾病老幼孤独，反躬而思其情，人岂异于我？”

⑥ 著于义而罪之，同前注引：“心之所同然，始谓之理，谓之义，则未至于同然，存乎其人之意见，非理也，非义也。”“人莫患乎蔽而自智，任其意见，执之以为理义。”

乌乎！戴君生雍正末①，亲见贼渠②之遇士民，不循法律，而以洛、闽之言相稽③。哀矜庶戮之不辜④，方告无辜于上⑤，其言绝痛。桑荫未移，而为纪昀所假⑥，以其惩艾宋儒者，旋转以泯华戎之界⑦。寿不中身⑧，愤时以陨⑨，岂无故耶！

① 生雍正末，戴震生于雍正元年十二月(一七二四年一月)，雍正末

已十三岁，故下文谓“亲见”云。

② 渠，指渠魁，谓雍正皇帝。

③ 以洛闽之言相稽，章太炎《演说录》：“这位东原先生，生在满洲雍正之末。那满洲雍正所作硃批上谕，责备臣下，并不用法律上的说话，总说‘你的天良何在？你自己问心可以无愧的么？’只这几句宋儒理学的话，就可以任意杀人。”见《民报》第六号。

④ 庶戮，被杀的众人。戴震晚年与段玉裁书谓：“古贤人圣人，以体民之情、遂民之欲为得理，今人以己之意见不出于私为理。是以意见杀人，咸自信为理矣。”见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引丁酉正月十四日书，可与前引文参照。

⑤ 方告无辜于上，戴震《孟子字义疏证》集中抨击程朱理学家“汩乱孟子之言”，自序谓：“苟吾不能知之亦已矣，吾知之而不言，是不忠也。”章太炎《演说录》：“世人总说雍正待人最为酷虐，却不晓是理学助成的。因此那个东原先生，痛哭流涕，做了一本小小册子。”

⑥ 纪昀，字晓岚，清河间人，乾隆时官至协办大学士。他是最早赏识戴震学问的人。乾隆二十年（一七五五年），戴震初入京，便借寓纪家，并由纪资助刻所著《考工记图注》。乾隆三十一年《孟子字义疏证》成书，三十七年初稿有写本流传。三十八年清朝开四库馆，纪昀任总纂官，与总裁官裘修联名推荐戴震任纂修官。纪昀改定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和《简明目录》，把经学区分为汉学与宋学，对宋明理学多所讥斥。这里以为是借用了戴震的批评。

⑦ 泯华戎之界，宋代理学家多借孔孟名义讲“夷夏”之辨。章太炎以为这是乾隆君臣喜讥骂假道学的秘密所在，因而说戴震否定理学的言论，被清朝统治者歪曲利用。

⑧ 中身，《尚书·无逸》郑玄注：“中身谓中年。”戴震于乾隆四十二年（一七七七年）病死，年五十五。

⑨ 愤时以陨，戴震曾自称“乖于时”，死前一月还同尊奉理学的彭绍升通信辩论，并致书段玉裁重申《孟子字义疏证》主题为反对以“理”杀人，还说将立即辞职归家。但据段玉裁说，他实因庸医误用药而死。均见《戴东原先生年谱》。

哀后戴

（一九〇六年）

【说明】 后戴，指清朝晚期著名经学家戴望。他属于同戴震相反的今文经学派，也就是属于章太炎所反对的常州学派，而且以坚持门户之见出名。他的学术成就，不如戴震，也是人所公认的事实。但章太炎没有因此而贬斥他，相反对他不做清朝的官，表示敬意，以为是不和腐朽的清朝统治者同流合污的表现。可见，他在当时的确是用革命家的眼光看待清朝知识分子，并没有拘拘于古文经学的门户陋见。

本篇还提出一个有意思的问题，那就是以为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在理论上其实来自戴望，并且没有超过戴望。这同近代研究者的流行说法不同。康有为自称他的学说得自天启，自然是瞎吹。但他那部被梁启超比作"思想界之一大飓风"的名著，是否如人们常说的，受自王闿运的学生廖平，看来也值得再研究。王闿运固然也宗法《公羊传》，然而算不算首先从政治上指斥刘歆"作伪"的人，至少这里有异说。

本篇选自一九〇六年十一月出版的《民报》第九号《说林》，署名太炎。

戴望治公羊之学①，视先戴则不相逮。中更丧乱，寄食于大

盗曾氏之门②，然未尝仕。观其缀述《颜氏学记》③，又喜集晚明故事④，言中伦，行中虑，柳下、少连⑤之侪也。

① 戴望(一八三七——一八七三年)，清朝经学家，字子高，浙江德清人。本为诸生，后放弃举业，从常州学派著名学者宋翔凤研究《今文尚书》，在清朝今文经学家中间以坚持公羊家法著称。所著《论语注》，首先用公羊学观点解释《论语》。

② 曾氏，指曾国藩、曾国荃兄弟。他们在镇压太平天国以后相继任两江总督。戴望曾在他们所办的金陵书局任校勘。

③ 《颜氏学记》，戴望研究清初颜元学说特色的专著，由此引起学者对颜元学派的注意。

④ 喜集晚明故事，戴望的文集《谪麐堂遗集》，收有他搜集南明史事的笔记。

⑤ 柳下，柳下惠，与少连都是孔子所称道的逸民。《论语·微子》：孔子“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何晏集解引孔安国说：“但能言应伦理，行应思虑，如此而已。”

望不求仕，而其学流传于湖南岭广间。至使浮竞之士，延缘绪言，以成“新学伪经”之说①。彼以处士而谴刘歆②可也。为胡之国师者③，可以讥莽之国师④乎？

① 新学伪经之说，指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称古文经学是新莽之学，《周礼》、《逸礼》、《古文尚书》、《左传》、《毛诗》等古文经传，都是刘歆为了帮助王莽篡汉所造的伪经。

② 谴刘歆，戴望持今文经学的门户之见，以为《公羊传》是西汉经学的最高标准，因而指责刘歆对今文经学的批评是别有意图。见《论语注》。

③ 为胡之国师者，指康有为。章太炎讥讽康有为讲“保皇”、“勤王”，都只是为了帮助光绪皇帝从慈禧太后手里夺权。参见《驳康有为论革命书》。

④ 莽之国师，指刘歆。王莽建立新朝后，封刘歆为国师公。

在《民报》纪元节大会上的演说

（一九〇六年）

【说明】 章太炎在同盟会总部庆祝《民报》创刊一周年大会上的这篇演说，维护了孙中山为代表的“平民革命”主张，批评了反对这种主张的“督抚革命”论。

演说中认为，所谓“督抚革命”，其实是一种取消反清民主革命的主张。照这种主张，要革清朝的命，最省力的方法，便是借助清朝各地军阀的实力。演说指出，那是幻想，是不懂汉族督抚同清朝皇帝贵族早已利害与共的梦话，徒然表现主张者的革命志气和自信心，远比昔日的农民起义者低劣，而且不及有动摇性的会党。

演说强调，即使“督抚革命”能行得通，也只能解决“排满”问题，“那政治改良的事仍是不成”，“因为帝王虽换，官吏依然不换，前代腐败贪污的风俗流传下来，再也不能打扫”。这就证明，章太炎所说的平民革命，正是人们通常说的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当然，他也没有完全弄清“督抚革命”主张的错误根源，而且在辛亥革命后自己也犯了类似错误。

本篇选自一九〇六年十二月出版的《民报》第十号。

今日是《民报》纪元节大会①。目下言论渐已成熟，以后是

实行的时代。但今日实行上，有一种魔障②，不可不破。因以前的革命③，俗称"强盗结义"；现在的革命，俗称"秀才造反"④。强盗有力量，秀才没有力量。强盗仰攀不上官府，秀才仰攀的上官府。所以强盗起事，没有依赖督抚的心，秀才就有依赖督抚的心。前此数年，遍地是"借权"的话⑤。直到如今，讲革命的，也想借到督抚的权⑥，好谋大事，这真糊涂得很。

① 今日，一九〇六年十二月二日。纪元节，指《民报》创刊周年纪念日，这天同盟会总部在日本东京召开庆祝大会。黄兴主持，孙中山、章太炎等相继发表演说，是辛亥革命前同盟会显示革命意志和内部团结的著名盛会。详情可参看《民报》第十号"纪事"。

② 魔障，梵语"魔罗"(Māra)的音义兼译。魔罗又略称为魔，意为破坏、扰乱、障碍。佛教中一般指危害修道的心理祸患。

③ 以前的革命，指农民革命。

④ 秀才造反，指当时参加同盟会的差不多都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

⑤ 借权，借助清朝汉族督抚的权力以达到改变清朝统治的目的。这里指戊戌变法失败后，流行于清朝各反对派中的一种改良主义幻想。

⑥ 也想借到督抚的权，指鼓动清政府内的汉族封建军阀"革命"。如当时留欧学生曾写《上袁世凯论革命书》等。

颇有人说："学界中人不如会党①，会党中人不如强盗"。依兄弟看来，知识高下，且不必说。但强盗从没有靠官造反的心，会党略有数分，学界中人，更加数倍。论他志气的下劣与自信力的薄弱，较之会党、强盗，不免有些惭愧。(大拍掌)只是思量办事的人，没有不舍难取易的。他看自己革命，不如借用督抚略为容易。不知不觉，这下劣的思想，就随地涌现出来。殊不知志气果好，便万分险阻艰难的事也办得去。若依赖督抚，到比自己革命

更难百倍。(大拍掌)

① 会党，指当时长江中下游的哥老会及其分支，华南地区的三合会及其分支。这些主要由破产农民、失业手工业者、流氓无产者等成分组成的秘密团体，在辛亥革命准备时期是资产阶级革命派争取的主要群众力量。

这是甚么原由？

第一，督抚引用学生，不过充当文案①，预备顾问。就有练陆军、办警察的②，总不能自成一部。原象从前的督标中军③一样，也不能得他的亲信。若善于谄媚的呢，还可以侥幸得几分。假如才气略长些，议论略多些，风骨略高些，就永远不能得志。若要得志，除是想几件压制革命党的政策，或杀戮几个革命党人，方得有小小权柄到手，这还靠得住么？(大拍掌)

① 文案，清朝地方官聘用的幕僚，在签押房(长官批阅公文的办公室)草拟公文、掌管档案。

② 练陆军，一九〇三年清朝宣布淘汰绿营，在中央设立练兵处，地方设立以督抚为首的督练公所，编练新军。当时各省督抚借机扩充实力，招纳不少在外国学军事的留学生帮助练兵和充当中下级军官。办警察，指在各地设立西方式的巡警制度。

③ 督标中军，清代各省协助总督管理绿营兵营务的副将，但不能直接统兵。

第二，今日的督抚富贵尊荣，与皇帝相差无几，难道放着平坦大路不走，反去革命，自寻荆棘？从来藩镇不是逼到没路的时候，断不轻易造反。远大且不必说，就看近来吴三桂①，本要想步武石敬瑭的后尘，做一个干儿皇帝。但不到撤藩②的时候，吴三桂尚不敢举兵作难。因吴三桂自己有这心肠，将士却不肯应，故只得迟迟不发。后来有撤藩的事，此时平西王也去，将也去，

兵也去。滇藩一部③的人，没一个不失了饭碗，才能够激成大举。请看今(日)的督抚，权力比得吴三桂吗？就象袁世凯④，是最有兵权的，满洲政府也不敢轻易动他。就动了他一人，北洋将校仍是依然无恙⑤。一人愿革命，人人都不愿革命，这是万不得成的。(大拍掌)

① 吴三桂，明末任辽东总兵，勾结满族贵族镇压李自成农民起义，被清朝封为"平西王"。

② 撤藩，公元一六七三年，清朝康熙皇帝决定撤销吴三桂等三藩的军政权力，吴三桂因此举兵叛乱。

③ 滇藩一部，吴三桂驻在云南的军队。

④ 袁世凯，这时任清朝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他所编练的新建陆军即北洋四镇，是当时清朝最精锐的反动军队。

⑤ 北洋将校，指北洋四镇的高中级军官。以后的北洋军阀冯国璋、曹锟、段祺瑞等，都是袁世凯在这时培植的嫡系将领。后来事变证明章太炎说中了，一九〇七年清政府将北洋四镇改属陆军部，一九〇八年又迫使袁世凯退休，但北洋军阀实力未有丝毫触动。

第三，那老耄昏聩的督抚，往往有几个儿孙出洋留学，与学生通同一气。学生见他可用，就推心置腹，奉承个不了。这一班纨袴子弟①，也趁他祖、父老耄昏聩，卖差卖缺、无所不为，一面又与学生同谋举义。试想此辈胸中，究竟所思何事，起得事来，他的权力岂肯轻轻送你？奉这蝇营狗苟②的顽童，作为革命首领，还成个世界吗？(大拍掌)

① 纨袴，白绢裤，汉朝贵族子弟的时髦服装，语出《汉书·叙传上》。后用来通称有钱有势人家的无赖子弟。

② 蝇营狗苟，象蝇一样营营往来，象狗一样苟且求生。韩愈《送穷文》："蝇营狗苟，驱去复还。"

因此三事，所以督抚革命万无可望。

再说向上一层，假如督抚革命果然成事，虽则种族问题可以解决，那政治改良的事仍是不成①。且看从古革命的历史，凡从草茅崛起②的，所用都是朴实勤廉的人士，就把前代弊政一扫而尽。若是强藩内侵，权臣受禅，政治总与前朝一样，全无改革。因为帝王虽换，官吏依然不换，前代腐败贪污的风俗流传下来，再也不能打扫。（拍掌大喝采）象现在官场情景，是微虫霉菌到处流毒，不是平民革命，怎么辟得这些瘴气？（拍掌大喝采）若把此事望之督抚，真是其愚不可及了！（拍掌大喝采）

① 政治改良，指孙中山在此次庆祝《民报》创刊周年大会的演说中说："我们推倒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并不是把来分作两次去做。讲到那政治革命的结果，是建立民主立宪政体。照现在这样的政治论起来，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

② 草茅崛起，由平民当上皇帝。《仪礼·士相见礼》："在野则曰草茅之臣。"

目下满洲政府正有中央集权①的意思，要把财政兵政，都归几个满员掌握，外省督抚不过留个空名。有几个识见不到的人，都说此事若行，革命愈难措手。若依兄弟看来，正是相反。以前满洲将士曾打准噶尔、回部、青海等处②，每战必胜。到得川、楚"教匪"③起来，满洲兵就不能抵敌，全是杨芳、杨遇春④等为虎作伥，方得制"教匪"的死命。太平王起来时候，赛尚阿、乌兰泰辈⑤，没一个不一败涂地。修竟靠着几个湖南督抚⑥，就地捐厘⑦，兼办团练，才能够打破洪氏。照这样看，督抚无权，革命军正是大利，有甚么不好呢？（大拍掌）

① 中央集权，一九〇六年清政府下诏"预备立宪"以对付革命，并设立官制会议，策划由满族贵族夺取督抚的权力。

② 准噶尔，我国西北部额鲁特蒙古四部之一，明清以来游牧在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广大地区，并以伊犁为会宗地。回部，清朝天山以南地区的总称。打准噶尔等处，指清朝康熙初期，准噶尔部噶尔丹为首的贵族分裂势力，在沙皇俄国的勾引和怂恿下发动叛乱，强迫额鲁特蒙古、喀尔喀蒙古和天山南路、青海等地区各民族服从其割据势力。康熙皇帝多次派兵平叛，并于一六九〇年和一六九六年率军亲征，大败噶尔丹。噶尔丹在穷途中服毒自杀。此后清政府又多次派兵平定准噶尔叛乱势力残部，陆续在各地区建立藩部，保护了中国的领土完整。

③ 川楚"教匪"，指乾隆、嘉庆年间，在四川、湖南、陕西等地区发生的农民起义。这些起义以白莲教作为秘密集结的纽带，被封建统治阶级污蔑为"教匪"。

④ 杨芳，清朝嘉庆间曾任湖南提督。杨遇春，清朝嘉庆间曾任陕甘总督。他们都是镇压川楚农民起义的汉族将领。

⑤ 赛尚阿，清朝蒙古正蓝旗人，一八五一年以军机大臣兼钦差大臣赴广西指挥清军镇压太平天国，因屡战屡败，于次年被革职充军。乌兰泰，清朝满洲正红旗人，一八五一年担任广西帮办军务，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次年在桂林被太平军击毙。

⑥ 几个湖南督抚，指湘军首领曾国藩、胡林翼、曾国荃、刘蓉等，他们都是湖南人，在镇压太平天国期间曾分别任有关战区的总督、巡抚。

⑦ 就地捐厘，指太平天国起义后，各地方的地主阶级组织团练武装，清政府不拨军费，靠这些豪绅官僚向本地农民强行摊派解决。

从今以后，我汉人兄弟，请把依赖督抚的一念，早早打消。但想当兵①，不要想当奸细；但想做将士，不要想做参谋。这革命大事不怕不成，中华民国②不怕不立。何必怀着那下劣心思，为会党、强盗所笑呢？（拍掌大喝采）

① 当兵，指同盟会为准备武装起义，不少会员打进清朝新军当兵，做

争取武装力量工作。

② 中华民国，这是一九〇五年八月发表的《同盟会宣言》中，孙中山所提出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名称的方案，以后章太炎在《民报》上曾写《中华民国解》予以解说，这个名称就被确定下来。

与 人 书

(一九〇六年)

【说明】 鲁迅在章太炎去世后曾回忆他早年留给自己的印象，说:“我爱看这《民报》，但并非为了先生的文笔古奥，索解为难，或说佛法，谈‘俱分进化’，是为了他和主张保皇的梁启超斗争，和‘××’的×××*斗争，和‘以《红楼梦》为成佛之要道’的×××斗争，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旺。”

本文就是章太炎批评“以《红楼梦》为成佛之要道”的一篇作品。

把《红楼梦》当作哲理小说来研究，始于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王国维于一九〇四年发表《红楼梦评论》，拿德国唯意志论者叔本华的厌世哲学做“立脚地”，以为《红楼梦》的主题，在于指示“人生之苦痛与其解脱之道”。这一见解，在中国留日学生中间，引起一阵小小的反响。一九〇六年，以张东荪为主，在东京成立了仅有三名成员的“爱智社”，出版的社刊《教育》杂志，便明显地受到王国维的“红学”研究的影响。

“爱智”即爱哲学。张东荪在《教育》杂志上发表的社论和文章显示，他既不爱清朝统治者提倡的封建正

* “××”的×××，即“献策”的吴稚晖，参见本书《邹容传》、《复吴敬恒函》。

统哲学，也不爱革命民主派宣传的进化论哲学，斥之为“恶氛弥天”。他爱的是叔本华、柏格森等以悲观神秘为特色的主观唯心论哲学，并且杂取儒佛思想予以解说。这同王国维早期的哲学见解一样，都是既感觉封建制度没落而又憎嫌民主革命高涨的那部分人物的心理反映。当时年仅十九岁、以后通过实践教育走上革命道路的蓝公武，也曾接受王国维、张东荪的思想影响，作为《教育》杂志的主要撰稿人，把章太炎主编的《民报》当作论敌。这就招致了章太炎的反批评。

刊登于《民报》上的这封公开信，主要批评蓝公武的《红楼梦评论》和《“俱分进化”论》两文。前者主要依据王国维的见解，认为《红楼梦》的主题在于破除一个“情”字，它所昭示的“至高之理”，便是人生如梦，奋斗没用，“示诸行之无常，为成佛之要道”。后者依据张东荪的看法，批评章太炎的《俱分进化论》说人类作恶水平随着社会进化程度也在提高，是否定“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的“真理”，属于“不通之论”，表明章太炎“不知科学，于哲学亦所未明；见解既误，立言自谬”。

章太炎从两个方面进行反批评。前半部分重在辩论世界上人类自相残杀程度是否随着社会进化而进化。他认为这是屡经验证的事实，无法用“理想”即据想象推论来抹杀。后半部分则着重反驳这样一种理论，即坏人作恶都是“下意识”偶然冲动的结果，事后必定会“天良发现”。章太炎说，所谓“下意识”，无非是说人的活动纯受人的生理本能支配，但这倒是将人性等同于兽性，因为“恻隐之心，兽类亦未尝绝”。章太炎认为，人的善恶观念，属于理性认识，只能来自后天“能借资

他物以张吾力”的知识进化，而不可能得自“天性”，所以人们行善为恶都是有意识的，并非情欲一时冲动的行为，否则一切道德知识教育便没有必要。

但章太炎的人性理论，虽然比各种人性本善的抽象观念，更能说明剥削阶级统治下人吃人的现象，却同样立足于唯心史观的基地上，即认为利己主义是人类无法改变的本性。因而他断定无论社会如何进化，人吃人现象将永远不变地存在下去，这就必定陷入庸俗进化论。

本篇选自一九〇六年十二月出版的《民报》第十号。

某某① 足下：顷者友人以大箸② 见示，中有《俱分进化论》批评一篇③。足下尚崇拜苏轼《赤壁赋》④，以《红楼梦》“为成佛之要道”⑤。所见如此，仆岂必与足下辩乎？徐观尊著，虽无心得，不可谓非聪颖者。就此批评，无妨自伸其说以渎清听。

① 某某，即公武。蓝公武（一八八七——一九五七年），字志先，江苏吴江人，早年留学日本和德国。曾任《国民公报》社长、《庸言》杂志主笔和北京中国大学教授。抗战期间在北平被日本侵略军拘禁。抗战胜利后到解放区参加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最高人民检察署副检察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一九〇六年他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文科读书时，曾与张东荪等发起组织“爱智社”，出版《教育》杂志。

② 大箸，指《教育》杂志第一号，一九〇六年十月于日本东京发行。主要介绍法国的柏格森、德国的叔本华、英国的穆勒等西方唯心论者的哲学，主张“涅槃为心，道德为用，学问为器，利他为宗”，“使世界庄严洁净为旨归”。

③ 《俱分进化论》，章太炎在《民报》第七号（一九〇六年九月出版）发表的哲学论文，宣传随着社会进化，人类道德上“善亦进化，恶亦

进化”，生活上“乐亦进化，苦亦进化”，“虽欲举一废一而不可得”，因此“进化之实不可非，而进化之用无所取”。蓝公武在《教育》杂志第一号“批评”栏发表《俱分进化论》一文（未完，第二号续登），认为章太炎说人类作恶程度超过虎豹是“不知科学，于哲学亦所未明；见解既误，立言自谬”。

④ 《赤壁赋》，北宋苏轼被贬谪到黄州后写的散文，宣扬人生如梦，须及时行乐，以及靠出世求解脱一类思想。蓝公武在《教育》杂志第一号题为《伦理臆说》的社论中，以为此文表明苏轼懂得“涅槃”的真趣。

⑤ 以《红楼梦》为成佛之要道，这是蓝公武《红楼梦评论》一文（刊于《教育》杂志第一号）的观点，认为《红楼梦》的主题在于破除一个“情”字。这种观点来自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

足下云：“虎豹肉食兽也，非其不仁，实由积世淘汰以成此本能①。故凡遇兽类，均思食之。断其不残同类②，得非臆说乎！”然仆之所谓同类者，乃谓虎之于虎，豹之于豹，非通举一切兽类为言。虎豹以他兽为食，而于同类犹不相戕。纵以理想言之，或当有以虎啖虎者，然非有征验之事也。

① 淘汰，进化论名词，自然淘汰，也称自然选择。积世淘汰，指虎豹的肉食习性是通过自然选择而逐代累积形成的。

② 断其不残同类，《俱分进化论》说，人类知识比哺乳类其它动物进化，但“虎豹虽食人，犹不自残其同类，而人有自残其同类者”，如驱使同类当奴隶，进行战争自相残杀等。蓝文批评这是把虎豹说得比人类还“仁”的“不通之论”。

足下云：“暴力相等，故相持而不下；交接不常①，故相争之事寡。”而仆之言善恶也，固举其现行②善恶为言，非举其善恶种子③为言。彼现行之恶，既不能与人同等④，则谓虎豹之残暴，

不逮吾人远矣。且其“暴力相等”、“交接不常”者，由其知识未进，不能于爪牙之外成兵器⑤，不能于破蛰之时起欲望⑥耳。若是，则知识未进者，其恶所以未进，反之而知识进化者，则恶亦借此知识以进化。是适足以证成吾说，而何驳难之有焉？

① 交接，动物异性交配。达尔文曾提出“性选择”说，以为同性个体动物间总要为争取和异性交配而发生竞争，使个体得以传种。这个论点后来被夸大成动物的一切行为都源于性的冲动。蓝文就据以推测人们所以不见虎吃虎或豹吃豹，一因它们武力相等，互吃不易，二因它们交配有季节性，很难见到它们为争夺异性而自相残杀。

② 现行，佛学术语，唯识宗指眼、耳、鼻、舌、身、意诸“识”，即区别色、声、香、味、触和思维对象的六种认识作用。

③ 种子，佛学术语，唯识宗所谓构成世界的基本精神单位，它是产生诸识的原因。善恶种子，指唯识宗所谓“始起种子”（又名“新熏种”），即由后天的外在原因（熏习）而开始引发出来的种子。达尔文晚年提出，生物体各部分细胞内都带有“微芽”（又称“泛子”），它可通过生殖细胞将亲代特征传给子代，又可随环境变化而改变性质，使亲代在后天获得的新性状也会传给子代。章太炎这里所谓现行善恶即指生物的后天获得性，所谓善恶种子即相当于达尔文所谓“微芽”。

④ 不能与人同等，《俱分进化论》：“种子不能有善而无恶，故现行亦不能有善而无恶；生物之程度愈进，而为善为恶之力亦因以愈进。”

⑤ 成兵器，制造兵器。《俱分进化论》说，人类制造武器进行战争的能力，“此固虎豹所无，而人所独有也”。

⑥ 破蛰之时，在惊蛰以外的时节。起欲望，发生同异性交配的要求。《俱分进化论》说，人类中间掠夺土地金钱、追求高官厚禄、驱使同类充当奴隶等等贪暴欲望，无不开始于“饱暖妃匹之欲”，“盖一切生物所未有也”。

足下谓“野犬入境，则群犬必相率斗之，其为状甚恶；所以不即被残者，以其力相等，不足以毙之耳①。”夫力之相等，人类亦然。而人类以知识进化之故，能借资他物以张吾力。犬类不能，故残暴亦不至殊甚。此亦足以证成吾说者。若谓犬类相争，其心甚暴，而人类独能化去者。此亦不然。邑犬、野犬，初遇则相搏噬，久之亦遂相安；既相安已，必不复以殊类而暴攻之。而人之始相亲和，继为仇敌者，所在多有。非独此群与彼群为然，同在一群，犹有白刃相仇之事。其所以相亲和者，由其知识进化，故善亦进化，能推其慈良之心也②。其所以为仇敌者，由其知识进化，故恶亦进化，能增其怨憎之念也③。

① 野犬入境六语，这是蓝文所举例证，以为狗是“兽中至驯之兽，其不残同类，人皆知之”，但某地区来了野狗，本地狗就要围攻，说明连狗也要自残同类，“不然，何相争之暴也”？

② 能推其慈良之心，《俱分进化论》说，人类同其它哺乳动物相比，能够扩张“父子兄弟之爱”，“组织团体”，以求自卫。

③ 能增其怨憎之念，《俱分进化论》：“世界愈进，相杀相伤之事渐少，而阴相排挤之事亦多。”

足下云：“恻隐之心，无人无之①。今试执途人而告之曰：‘汝其戕人欤？’则未有不勃然怒者。盖世以戕人为恶，习与性成，不知几千载矣。此性既成，虽偶不仁而相残杀，其后未有不悔者也，岂可与兽之肉食为本能者比哉！”仆谓恻隐之心，兽类亦未尝绝，特其界较人为小。前论②固云：动物“亦有父子兄弟之爱。顾其爱不能持久，又不知扩充其爱”，而人能扩张之。其不能扩张者，由其知识未进，故善亦未进也。其能扩张者，由其知识已进，故善亦俱进也。惟其然也，故兽类之恻隐，循化顺则，局于一端；而人类又有道德法律诸说，以维持其后③。习俗既成，相率以杀

人为耻。虽尝杀人，未有能安然无悔者。然虽耻之悔之，而以人杀人者，犹多于以虎杀虎。其知耻知悔者，由其知识进化，故善亦进化也。其虽耻之悔之，而相杀之事犹多者，由其知识进化，故恶亦进化也。

① 恻隐之心，即孟轲所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孟子·公孙丑上》：“恻隐之心，仁之端也”；“无恻隐之心，非人也”。

② 前论，即《俱分进化论》。

③ 维持其后，指人类和别的动物不同，就在于能自觉地将群体共同认为是“善”的东西，用道德和法律的形式巩固下来，强迫人们学习和遵守。这是荀况“性恶”论的一个见解，章太炎认为它比孟轲的“性善论”要正确。

足下又云：“人之为恶，决非常情，乃一时心意之潮涌。先必有种种为之因，后乃有此恶果。例如盗窃，其先必有饥寒之念，欲望之念，及所以达此欲望之念，绝望之念，种种集合而后成此盗窃之恶。不仅如是，其发此念也，必经数度始成。心理学家谓之观念联合之动作①，发于无意识者②，为一时之事。是以为恶之人，过必自悔，所谓天良发现者也。岂生而为恶者哉！”

① 心理学家，指英国实证主义者穆勒和法国直觉主义者柏格森等人。穆勒认为所有知识都是“观念的联合”，即观念的一成不变的联想，客观世界不过是一堆主观感觉的组合，这些感觉在精神中产生的秩序就是所谓因果关系。

② 无意识，今通译作“下意识”，即柏格森的“直觉”。柏格森把整个世界说成不断实现“生命的冲动”的洪流，这个不断冲动的过程叫做“创造的进化过程”，而这个过程不能靠理性来认识，只能靠“直觉”即神秘的内省体验来认识。

夫非生而为恶，而必待种种观念集合而成，则知识进化、恶

亦进化之说，益极成而不可破矣！至近世哲学心理学家所谓“无意识”者，其意义至为汗漫，与吾辈所持有异。既有种种观念，则初必与“作意”相应，后必与“思”相应①，遍行五境②，无不经历，而岂得以“无意识”名之？彼所云“无意识”者，谓非审决印持不可引转③者耳。以唯识正教衡之，此但得云“无胜解”④，不得云“无意识”。一念心起，必不能逃于意识之外，而况已有恶念者。至短之肉欲，心理学家所谓感应者，已是第三“受”位⑤，未可云“无意识”矣。至于欲望既形，造成盗取，则无有不入第五“思”位者⑥。尚不得云“阈下意识”⑦，况可云“无意识”耶？

① 后必与思相应，章太炎曾根据荀况的正名论，借用佛教因明学的概念，对人的认识发展程序作了研究，以为它有五个阶段，“作意”与“思”是最初和最后两个阶段。参见本册《论诸子学》名家部分。

② 遍行，佛学术语，普遍性。五境，指认识程序的五个阶段。

③ 印持，印可，佛学术语，得到肯定的意思。引转，移转。这里以为“下意识”是指没有经过考察而肯定不可改变的心理活动对象。

④ 无胜解，佛学术语，不认为，指对于心理活动的对象吃不准。

⑤ 第三“受”位，章太炎所说认识程序的第三阶段，“受”即接受正反同异的物质现象的感觉。

⑥ 无有不入第五思位者，指盗窃已不但是念头，而且已实行，证明它就是经过认识各阶段的成熟意识。

⑦ 阈，界限，捆。阈下意识，被束缚的意识，即受到各种束缚而无法在行动上表现出的意识。

夫其立名有异，译述不同，诚无关于弘旨。若执此“无意识”之名词，以为人之为恶，本出无心；则一切惩恶规过之言，悉归无用，而恶亦不须追悔。所以者何？无心之恶，本无可悔，与吕后被污于赤眉①等耳。更自此语推之，则人之相爱，其初亦由法尔而成②，而善亦可云“无意识”者。执着名词之病，岂不甚耶？

① 吕后被污于赤眉,《后汉书·刘盆子传》:赤眉还长安,“发掘诸陵,取其宝货,遂污辱吕后尸。凡贼所发,有玉匣殓者,率皆如生,故赤眉得多行淫秽。”

② 法尔,梵语“本有种”的音译,唯识宗认为是先天就有的构成世界的基本精神单位,与“始起种”不同。《俱分进化论》借用它来说明人生下来时,心灵本如白纸,“无善无恶”。

吾今当语足下,一切世间善恶,悉由我见①而起。就此分析,则有俱生之善恶②,有后得之善恶③。就后得中,复有决定胜解④者,有非决定胜解⑤者。人与他物,俱生善恶大抵不殊,而后得者实较他物为甚。吾固非欲为虎豹理冤,以贬抑人类,故于智识进化之下,立善恶进化两品⑥,非谓其惟进于恶。足下虽不全睹佛经,亦涉猎《起信论》矣⑦;待明三细六粗⑧之旨,然后立言,未晚也。章炳麟顿首。

① 我见,关于存在“实我”的认识。章太炎根据唯识宗所谓我见有“人我”、“法我”区别的说法,将“我”分为两种:“常人所指为我”,把个人间主观与客观的对立看做终身不变的;“邪见所指为我”,把一切事物的本性看做“恒常”、“坚住”和“不可变坏”的,实际上是指极端利己主义的顽固性。详见章太炎《人无我论》。

② 俱生之善恶,指从个人心理活动出发而不自觉地为善作恶,见本书《菌说》。

③ 后得之善恶,指由后天获得的认识出发而自觉地为善作恶。

④ 决定胜解,佛学术语,意思是坚决认为,这里指心中为善或作恶的念头毫不动摇。

⑤ 非决定胜解,佛学术语,意思是犹豫地认为,包括懊悔、寻求、伺察、随大流等心理活动。

⑥ 两品,两类,即《俱分进化论》中所谓人类跟着社会进化,“善亦进化,恶亦进化”。

⑦ 《起信论》,即《大乘起信论》,相传为公元三世纪左右印度名僧马

鸣所著，专论如来藏(即藏识)的起源。这里指《红楼梦评论》曾引证《大乘起信论》关于“以熏习因缘力故，则令人厌生死苦乐求涅槃”的说法，解说《红楼梦》二十二回贾宝玉所填《寄生草》等词曲，以此证明这本书是在指示“成佛之要道”。

⑧ 三细六粗，《大乘起信论》所谓的“众生迷妄”。三细，指根本无明(使人类不能超脱苦海的根本愚昧)的三种表现：业相(动作)，转相(能变现)，现相(境界)。它们属于潜在的可能性，细微难知。六粗，指枝叶无明(由根本无明产生的愚昧现象)的六种表现：智相(对物质现象妄加分别的智慧)，相续相(由智慧不断生出的爱憎苦乐感情)，执取相(把感情当作真实的执迷念头)，计名字相(由执迷而产生种种烦恼的概念)，起业相(由烦恼概念而造作善恶诸业)，业系苦相(由造业而感受生死之苦)。它们属于现实性，即粗色。

再：贵报《新教育学》冠言有一语云①：“虽如汗牛之充栋。”思之累日不解。“汗牛充栋”，语出唐人文中②，非难得之秘书。其意谓积书既多，藏之则充塞栋梁，载之则牛马流汗。语本平列，而作此句，恐有杜温夫助词不中律令之诮③，望速改正！炳麟又白。

① 贵报，指《教育》杂志第一号，其中“学说”栏发表了“爱智会”发起人之一所撰《新教育学》“冠言”部分，内有“至教育之书，则多译自日人，虽如汗牛之充栋，欲求其辞义畅达、体例精译者，已十不得其一二”等语。

② 唐人，指唐朝文学家柳宗元。他的《陆文通先生墓表》，曾说孔孟之徒解释《春秋》的有百千人，“其为书，处则充栋梁，出则汗牛马”，结果使后来学者一辈子“莫得所本”。见《柳河东集》。

③ 杜温夫，疑指北宋人杜默，他写的诗用字生硬不合律，被后人称为“杜撰”即臆造的典型。

亚洲和亲会约章

（一九〇七年）

【说明】 亚洲和亲会，一九〇七年四月成立于日本东京。它是流亡在日本的亚洲各被压迫民族的爱国志士们的联合组织。据竹内善朔回忆，参加者有中国、印度、安南、缅甸、菲律宾、马来亚、朝鲜、日本等国志士。中国人入会者有章太炎、张继、刘师培、何震、苏曼殊、陈独秀、吕复、罗象陶等数十人；日本人入会者有堺利彦、大杉荣、山川均、森近运平、守田有秩、竹内善朔等人。

列宁描写过二十世纪初期亚洲的觉醒："数万万人民正在觉醒起来，追求生活，追求光明和自由"。这篇由章太炎起草的亚洲和亲会约章，就反映着那时亚洲各被压迫民族共同的憎恨和追求。

约章引言控诉西方殖民主义者剥夺亚洲各国民族独立的侵略活动，指出建立被压迫民族的同盟，恢复各民族的友好交往，才能一致对付殖民主义者。因此，约章引人注目地提出："本会宗旨，在反抗帝国主义，期使亚洲已失主权之民族，各得独立。""亚洲诸国，若一国有革命事，余国同会者应互相协助。"

这一约章在近代中国史上首次明确提出"反对帝

国主义"的口号，并把争取民族解放同反对西方侵略联系起来。但是，约章对"帝国主义"的解释相当含混，而要求在宗教旗帜下开展民族运动则更属于幻想。

约章除中文本外，还有英、日文本，英文本名《The Asiafic Hnmaniturian Brotherhood》。原件以中英文联合印刷，成折摺式。陶冶公藏有中文本抄件，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文史资料委员会藏有苏曼殊所译英文本。一九四八年九月日本评论社出版的《中国研究》季刊第五期所刊竹内善朔《明治末期中日革命运动的交流》一文，介绍了约章的日文本全文和亚洲和亲会建立的经过。现据该件中文本选注。

亚洲诸国，印度有释加、商羯罗之教①；支那有孔、墨、老、庄、杨子之学②；延及波剌斯国③，犹有尊事光明，如阇逻斯托逻者④。种族自尊，无或陵犯。南方诸岛，悉被梵风；东海苍生，虑餐华教。侵略之事既少，惟被服仁义者尊焉。百余年顷，欧人东渐，亚洲之势日微，非独政权兵力浸见缩朒，其人种亦稍稍自卑。学术既衰，惟功利是务。印度先亡⑤，支那遂沦于满洲。马来群族荐为白人所有⑥，越南、缅甸继遭蚕食⑦。菲律宾始制于西班牙，中虽独立，亦为美人并兼⑧。独有暹罗、波剌斯，财得支柱，亦陵迟衰微甚矣。悲夫！

① 释加之教，即佛教。商羯罗，公元九世纪印度宗教家，曾改革婆罗门教。商羯罗之教，即印度流行的婆罗门教。

② 杨子，即杨朱，战国时的哲学家，他主张"贵生重己"，在战国时一度成为与孔、墨两家并立的大学派。

③ 波剌斯，今通译波斯，今伊朗和西亚一带的古国名。

④ 阇逻斯托逻，即琐罗亚斯德，今通译查拉修斯特，相传是古波斯的

"先知",他的"圣书"在公元三至七世纪的伊朗萨珊王朝时期,曾被当作官方宗教教科书。其中认为宇宙间到处有善和恶、光明和黑暗两种力量在斗争,而火是善和光明的化身,因此琐罗亚斯德教又被称为拜火教。

⑤ 印度先亡,一六〇〇年英国殖民者在印度成立东印度公司,此后印度逐步沦为英国的殖民地。

⑥ 马来群族,指马来西亚、印尼等国。荐,再。公元十四世纪以后,马来西亚、印尼等地居住的各民族,一再遭到英国、葡萄牙、荷兰等殖民主义者侵略,最后都沦为殖民地。

⑦ 越南、缅甸继遭蚕食,指十九世纪后期,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缅甸沦为英国殖民地。

⑧ 亦为美人并兼,指十六世纪中叶后菲律宾沦为西班牙殖民地,一八九六年菲律宾人民奋起反抗,次年宣布独立。但美国却借援助菲律宾独立为名,于一八九八年发动美西战争,将菲律宾变成美国的殖民地。

曩者天山三十六国①,自遭突厥、回鹘之乱②,种类歼亡。异日支那、印度、越南、缅甸、菲律宾辈,宁知不为三十六国继也。仆等鉴是,则建"亚洲和亲会",以反对帝国主义而自保其邦族。他日攘斥异种,森然自举,东南群辅,势若束芦。集庶姓之宗盟,修阔绝之旧好③,用振我婆罗门、乔答摩④,孔、老诸教,务为慈悲恻怛,以排摈西方旃陀罗⑤之伪道德。令阿黎耶⑥之称,不夺于晳种,无分别之学,不屈于有形。凡我肺腑,种类繁多,既未尽集,先以印度、支那二国组织成会。亦谓东土旧邦,二国为大,幸得独立,则足以为亚洲屏蔽。十数邻封,因是得无受陵暴,故建立莫先焉。一切亚洲民族,有抱独立主义者,愿步玉趾,共结誓盟,则馨香祷祝以迎之也。

① 天山三十六国,指秦汉时期在天山南北我国许多少数民族建立的

政权。

② 突厥、回鹘(回纥),都是我国古代西北方游牧民族。公元七世纪初,东突厥和西突厥乘隋、唐更替之际分别占领天山南北地区,迫使那里原有的农业民族与突厥族实行同化。公元九世纪,回纥诸部西迁。其中迁移到天山南北路的西支,与当地的少数民族和汉族居民逐渐融合,成为中世纪时居住我国西域的主要民族。

③ 修阔绝之旧好,当时章太炎说,亚洲各国有过悠久的历史文化联系,但由于西方殖民主义的侵略,这种联系被破坏了;各国统治者"于邻国,强则佞谀,弱则骄倨"(«印度中兴之望»)。因此亚洲各国争取民族解放的志士,"则当推我赤心,救彼同病"(«五无论»)。

④ 乔答摩,即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

⑤ 旃陀罗,梵语"屠夫"、"恶人"的音译。

⑥ 阿黎耶,梵语"圣者"、"尊者"的音译,谓通晓宇宙人生最高真理的人。

定名:

一、本会名"亚洲和亲会"。

宗旨:

一、本会宗旨,在反抗帝国主义,期使亚洲已失主权之民族,各得独立。

会员:

一、凡亚洲人,除主张侵略主义者,无论"民族主义"、"共和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皆得入会。

义务:

一、亚洲诸国,或为外人侵食之鱼肉,或为异族支配之佣奴,其陵夷悲惨已甚。故本会义务,当以互相扶助,使各得独立自由为旨。

二、亚洲诸国,若一国有革命事,余国同会者应互相协助。

不论直接、间接，总以功能所及为限。

三、凡会员均须捐弃前嫌，不时通信，互相爱睦，期于感情益厚，相知益深，各尽其心，共襄会务。且各当视为一己义务，以引导能助本会及表同情者，使之入会，并以能力所及，建设分会于世界各国。

组织：

一、凡会员，须每月聚会一次。

二、各会员须存一全体会员名籍住址簿。

开会时记入新会员于名簿，并介绍之于各会友。

发表会务报告书。

宣读在各国会员所致之报告函件等，并报告于各处分会，集收会费若干，以充临时费用，但其额则以能支纸笔邮费为限。

三、会中无会长、干事之职，各会员皆有平均利权，故各宜以亲睦平权之精神，尽相等之能力，以应本会宗旨。无论来自何国之会员，均以平权亲睦为主。

现设总部于东京、支那、孟买、朝鲜、菲律宾、安南、美国等处，俾收登函件皆得定处。既便交通，且使散处之各会员，均得易悉会中事务。

邹 容 传

(一九〇七年)

【说明】 这是章太炎为亡友写的传记，叙述了青年革命家邹容短暂而光荣的一生。

邹容十六七岁就在寻找救国真理，十八九岁写《革命军》，号召推翻腐朽专制的封建王朝，建立“中华共和国”，并用署名表示自己甘当“革命军马前卒”，二十一岁便坐牢牺牲。本篇如实地描写了这位年青志士的成长历程，没有虚美，没有隐讳，读来觉得真挚感人。

传中记叙作者和邹容一起被捕坐牢的经过，就是辛亥革命史上著名的“苏报案”。此案的详情，中外报刊已有充分报道，黄中黄（章士钊）所编《苏报案纪事》也有辑录。但内中一个重要情节，即章太炎、邹容被捕，是由于吴稚晖向俞明震献策的结果，则为本篇首次披露。因而引起章太炎和吴稚晖一场笔战。

本篇最初发表于日本宫崎滔天等编的《革命评论》第十号（一九〇七年三月出版）。辛亥革命后，作者加以修改，收入《太炎文录》。一九二四年再改写为《赠大将军邹君墓表》，删去了指责吴稚晖和讥嘲冯镜如的文字。现据《革命评论》所刊原文选注。

邹容，字威丹①，四川巴②人。世为贾。父某③，读书通大义④，以贩鬻致富⑤。容生而慧敏⑥。父令就傅，年十一⑦，诵群经、《史记》、《汉书》皆上口，又喜雕刻。

① 威丹，一作蔚丹。

② 巴，今四川巴县。

③ 父某，名子璠。

④ 读书通大义，《章氏丛书·文录》改为“略知书”。

⑤ 贩鬻，《章氏丛书》改为“行商陇、蜀间”。

⑥ 生而慧敏，《章氏丛书》改为“少慧敏”。

⑦ 年十一，《章氏丛书》改为“年十二”。

从吕翼文①学，始知六书。父常以翰林期之，容弗欲，时以语抵其父。父怒，令伏榻上，笞其臀流血，以为常。父嗜罂粟膏，容于广坐语人曰：“嗜罂粟者当断头。”父默然，良久曰：“尔不知为亲者讳乎②？”与人言，指天划地，非尧舜，薄孔子，无所讳。翼文以为畔道，逐之。

① 吕翼文，清末成都人，四川经学书院的主持人。邹容在一九〇〇年前后曾进这个书院读书。

② 为亲者讳，语出《春秋公羊传》。

乃之上海①，入广方言馆②，学英语，数月，又不能竟。父令赴日本留学③。时年十七矣。

① 乃之上海，时在一九〇一年十月左右。

② 广方言馆，清末洋务派所办江南制造局附设的外国语学校，专门培养办洋务所需要的翻译人员。

③ 父令赴日本留学，邹容进广方言馆不久，就想退学去日本寻找救国道理，遭其舅父阻挠。邹容写信给其父表示，只要能救中国，“虽粉身碎骨不计”。终于在一九〇二年秋天到日本，入东京同文

书院(专给中国留学生补习日文的预备学校)学习。

诸留学者皆分省相保为同乡会。容曰:“中国人皆同乡,岂以方域相格?”与同学钮永建规设中国协会①,未就。会江南武备学生监督姚某②,有奸挑良家妇女事。容与同学十余人突入其邸中,挝之数百③。事发④,微行归上海。

① 钮永建,即钮惕生,当时在日本学陆军,一九〇三年曾参与组织“留日学生拒俄义勇队”。

② 武备学生,指由清朝各省武备学堂(陆军士官学校)派往日本学军事的学生。姚某,姚文甫,清朝南洋留日陆军学生的学监。据《苏报》记载,他在东京和另一留日学生监督的小老婆通奸。

③ 挝之数百,指一九〇三年三月底,邹容同留日学生张继、陈独秀等,在一个晚上抓住姚文甫,当场痛斥他迫害留学生,并剪掉他的辫子,挂在留日学生会馆示众。

④ 事发,指邹容等惩罚姚文甫后,清朝驻日公使照会日本外务省要求捉拿他们;邹容等因此被日本当局强行遣送回国。

是时,余在爱国学社①始识容。诸教员争与交。容性倜傥,喜詈人,谓诸社生曰:“尔曹居上海,在声色狗马间,学英文数岁,他日堪为洋奴耳!宁知中外之学乎?”社生群聚欲殴之,乃去。以《革命军》一通示余,令稍稍润色之。余曰:“吾持排满主义数岁,世少和者,以文不谐俗故。欲谐俗者,正当如君书。”乃为叙录,与金山僧用仁刻行之②。容既去,犹留上海。适康有为役人冯镜如③召集康氏徒党,欲立“国民议政厅”④,亦招容。镜如者,广东贾人,入英籍者也。容往,诘之曰:“尔英人,今所设者,中国民议政厅耶,英国民议政厅耶?”镜如惭,逡巡退去。

① 爱国学社,一九〇二年蔡元培、章太炎等创办的学校,主要接受上

海、南京等地清朝官办学校中因闹学潮而被开除或退学的学生。

② 用仁，即黄宗仰（一作黄中央），同情资产阶级革命的佛教徒，法名乌目山僧，时任中国教育会会长，曾筹款印刷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和邹容的《革命军》。一九〇三年《苏报》案以后，往镇江金山寺正式出家。

③ 冯镜如，广东人，原在日本经商，戊戌变法失败后，曾任梁启超主编的《清议报》总理。一九〇三年在上海租界经商，曾加入英国籍。

④ 国民议政厅，一九〇三年爱国学社在上海发动反抗沙俄阴谋侵吞我国东北的反帝爱国运动，冯镜如企图借此运动要求清朝实行君主立宪，发起"四民（农工士商）总会"，计划在上海造"议事厅"大楼，开"国民议政会"，并邀请邹容同为发起人。邹容首先反对，《苏报》、《复报》等纷纷载文抨击，使这一计划流产。

容既明种界，又任气，视朋辈无足语者，独深信余，约为兄弟。

时爱国学社教员吴朓①，故依附康有为。有为败，乃自匿，入盛宣怀②之门。后在日本，与清公使蔡钧不协③，逐归。愤发言革命排满事。而爱国学社生，多朓弟子，颇自发舒，陵轹新社生④如奴隶。余与社长元培⑤议，欲裁抑之。元培畏朓，不敢发。余方驳康有为"政见书"，事寖寻闻于清政府，欲逮爱国学社教员。元培微闻之，遁入青岛。而社生疾余甚⑥，问计于朓。会清政府遣江苏候补道俞明震⑦穷治爱国学社昌言革命事。明震故爱朓，召朓往，出总督札⑧曰："余奉命治公等，公与余昵，余不忍，愿条数人姓名以告，令余得复命制府。"朓即出《革命军》及《斥康有为》上之曰："为首逆者，此二人也。"遽归，告其徒曰："天去其疾矣，尔曹静待之。"初，清铅山县知县陈范⑨以事免官，欲报仇清政府，设《苏报》馆于上海，颇诋諆政府丑事。后闻有言革

命者⑩，喜甚，时乞文录之《苏报》。故明震亦列陈范名以上。

① 吴朓（一八六六——一九五三年），吴稚晖的原名，又名吴敬恒。戊戌变法失败后，他投靠盛宣怀。一九〇三年，清朝勾结上海租界当局迫害爱国学社，他又向俞明震献策捉拿章太炎和邹容。参见《复吴敬恒函》说明及注。

② 盛宣怀（一八四四——一九一六年），江苏武进人，字杏荪，清末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

③ 蔡钧，浙江仁和（今杭州）人，一九〇一年至一九〇三年任驻日公使。不协，指一九〇二年吴稚晖以苏浙赣自费生的身份，要求进日本成城学校学军事，蔡钧不准；吴稚晖大闹驻日大使馆；日本政府根据蔡钧的要求，将他驱逐回国。

④ 多朓弟子，指爱国学社首批学生都是上海南洋公学的退学生，吴稚晖即是跟过来的原南洋公学教员。新社生，指一九〇三年因学潮退学或被开除而转到爱国学社读书的南京、杭州等地学生。

⑤ 元培，蔡元培（一八六八——一九四〇年），号孑民，浙江绍兴人，一九〇二年与叶瀚、章太炎等发起组织中国教育学会，创办爱国学社和爱国女社，宣传民主革命，任社长。

⑥ 疾余甚，指一九〇三年春，吴稚晖煽动学生要求爱国学社脱离中国教育会而独立，以排斥蔡元培、章太炎等。章太炎说吴稚晖“欲效宋江之所为”，吴因而鼓动学生围攻殴打章太炎。

⑦ 俞明震（一八六〇——一九一八年），浙江山阴人，清朝江苏候补道。这时受两江总督魏光焘派遣，到上海同租界当局勾结镇压爱国学社。

⑧ 札，指两江总督魏光焘给上海道袁树勋下达的逮捕令，上有吴稚晖的姓名。

⑨ 陈范，字梦坡，湖南衡山人，原为清朝江西铅山的知县，因县内发生反对西方传教士斗争而被罢官，居于上海租界，买下原日本人投资开设的《苏报》，一九〇三年后经常刊登当时革命派反对清朝政府的言论。

⑩ 言革命者，指章太炎、蔡元培、邹容、章士钊、柳亚子等人，当时他

们经常参加上海张园集会宣传革命。

英租界巡捕承命至《苏报》馆[1]。范遁，令其子[2]诣余告警。余谓诸教员："方整理学社未竟，不能去，坐待捕耳。"巡捕至，遂入狱。而容亡匿英教士所[3]，巡捕不敢诘。闻余被系，即徒步走赴狱曰[4]："我邹容！"巡捕皆惊曰："尔五尺竖子，未有知识，宁能作《革命军》？得无有狂疾？速去！"容曰："我著书未刻者，尚千百卷，非独此小册也。尔不信者，取《革命军》来，吾为尔讲说之。"巡捕既不能得容，及容自至，亦欲因以为功，乃开铁槛，引容入居巡捕狱。

① 承命，当时爱国学社及《苏报》馆均设在上海"公共租界"。清朝政府通过上海道袁树勋与各国驻上海领事秘密勾结，由工部局下令逮捕章、邹及陈范等人。

② 其子，指陈仲彝，他在《苏报》案中也被捕。

③ 亡匿，指邹容由张继帮助隐避在虹口的一个英国教士家里。

④ 闻余被系，章太炎被捕后曾写信给邹容，邹容因此到巡捕房投案。曰，《革命评论》作"自"，疑误，据文意改。

半岁未决，与余读佛经及周秦诸子以为乐。时时欲为诗，自以为未素习也。余曰："第为之，虽不工亦无害。"容即题《涂山》为一绝。涂山在蜀，世云禹妃涂山女故国也。其诗曰：

苍崖坠石连云走，药叉带荔修罗吼。

辛壬癸甲今何有，且向东门牵黄狗。

其言东门牵黄狗者，盖自比李斯具五刑事。余笑曰："未也。"

明年狱决，狱卒[1]始不以人道相待。时闭置空室中，未服役，视狱卒陵暴状，相与咋舌裂眦。余谓容曰："尔我体皆弱，又不忍辱，与为白人陵藉而死也，无宁早自为计！然以禁锢期限计之，我三年，尔二年；尔当生，我当死。"容哽咽流涕曰："兄死，余不得

不死！"余曰："不闻子胥兄弟② 事耶？且白人③ 内相陵逼，而外犹恶其名。余死，彼惧烦言之不解也，必宽假尔。"因复议引决事。时刀索金环毒药，皆不可得。余曰："独饿死耳！中国饿死之故鬼，第一伯夷，第二龚胜，第三司空图，第四谢枋得，第五刘宗周，与我而六④ 。"既服役，余断食七日，不死。同系者皆走告曰："断食虽久，不必死，徒呕血⑤ 耳，毋自苦！"容亦劝余食，因复进食。所食皆马麦饭带麸者，日赋三合，粗粝哽会咽⑥ 。顾视便利，则麦复带麸而出。同系五百人，一岁死者百六十人。

① 决，《革命评论》作没，据《汉帜》第二期章太炎《狱中与威丹唱和诗》校改。一九〇四年五月由清政府外务部和各国驻华公使签署的判决书，宣判"邹容监禁二年，章炳麟三年，罚作苦工，限期释放，驱逐出境（指租界）。"狱卒，指上海租界的西牢（即提篮桥监狱）的外国狱卒。

② 子胥兄弟，春秋时楚国伍尚、伍员兄弟，其父被楚平王杀害，伍尚自愿死，让伍员即伍子胥逃亡他方报仇。

③ 白人，《革命评论》原作"曰人"，误，据《汉帜》校改。

④ 伯夷，周武王灭殷后，不食周粟饿死的贵族。龚胜，王莽篡汉后绝食而死的西汉官员。司空图，朱温篡唐后绝食而死的唐朝官员。谢枋得，南宋灭亡后誓不降元绝食而死的宋朝抵抗派官员。刘宗周，清军攻下杭州后绝食而死的明朝抵抗派官员。章太炎绝食前还说："若前三子者，吾不为，若后二子，吾为之。"（《狱中与威丹唱和诗》）

⑤ 呕血，章太炎自述，他这次绝食"方五六日所，稍作欬，必呕血数刀圭（量药匙）"（同上注引）。合，十合为一升，三合相当于今市制四两半。

⑥ 会咽，又称"会厌"，喉咙口。

印度人为狱卒者，尤暴戾。每举足踶跂① 人，不择腰膂腹背；

既仆地，则数狱卒围而击之，或持椎捣其胸，至闷绝，乃牵入铁槛中。而狱卒头目复造私刑为钳制计。其法以帆布为梏，反接两手缚之，加以木楔，名曰“软梏”。梏一小时许，则血管麻木，如针刺状，虽巨盗弗能胜，号呼宛转，声彻全狱。凡狱囚与外人交通书札者，则以此钳制之，故暴戾之状，不闻于外。余尝三受梏。而容略解英语，稍与委蛇，然意愤恚殊甚。

① 踶，《革命评论》原作“醍”，据《狱中与威丹唱和诗》校正。

明年二月，容病心悸①。西医来验视曰："病易治，食以牛乳。"又二十日，曰："病稍甚。吾当请而释之。"其夕积阴不开，天寒雨湿，鸡初鸣，卒于狱中②。旦日，余往抚其尸，距气绝八小时矣。目不瞑，同系者皆疑医师受贿鸩之。方余断食时，与容相和为绝命词，其卒章曰："愿力能生千猛士，补牢未必恨亡羊"③。容死，余常忆其诗云。

① 心悸，以后章太炎在《邹容传》修改稿《赠大将军邹容墓表》中，增加了关于邹容病状的详细回忆。

② 卒于狱中，指一九〇五年二月二十九日夜半，当时离邹容刑满还有七十天。

③ 绝命词，指一九〇四年章太炎与邹容在狱中用联句形式写成的两首七绝，这里引用的是第二首末两句。前一句为邹容所作，后一句为章太炎所续。诗见《汉帜》第二期。

复吴敬恒函

（一九〇八年）

【说明】 吴敬恒，字稚晖，曾用名朓、朏，江苏武进人。中过清朝举人，做过盛宣怀举办的北洋学堂教习、南洋公学学长，参与过戊戌维新，担任过爱国学社教员。一九〇四年去欧洲留学，次年加入欧洲同盟会；一九〇七年同李石曾、褚民谊在巴黎创办《新世纪》周刊，为继刘师培、何震主编的《天义报》之后，中国人宣传无政府主义的第二份刊物。

一九〇六年章太炎主持《民报》后，更猛烈地展开反对梁启超保皇主张的论战，迫使《新民丛报》于次年停刊。就在这时，吴稚晖在《新世纪》上连续发表文章，攻击《民报》的反清宣传，捕风捉影、造谣生事，扩大同盟会内部的裂痕。章太炎因而发表《邹容传》，揭露他在"苏报案"中所扮演的不光彩脚色。吴稚晖反过来指控章太炎为报私怨而造谣。于是由辩论而至詈骂。

关于这场著名官司，双方孰是孰非，当时的革命派内部便有不同看法，而鲁迅则直到晚年还以为有理的是章太炎。辛亥革命后章太炎编定《章氏丛书》，将《复吴敬恒函》、《再复吴敬恒函》，一概删除。然而吴稚晖却始终不忘这笔旧账，直到章太炎去世前提及此事还

恨恨不已。不过据吴稚晖应蒋介石要求而写的“苏报案”回忆来看，只能给人以“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印象。因此，对于章太炎删除同吴稚晖论战的文字，看来也只能同意鲁迅的说法，其动机“殆将希纵古贤，故不欲此等文字自秽其著述”，但效果则“其实是吃亏，上当的，此种醇风，正使物能遁形，贻患千古”。

本文选自一九〇八年二月出版的《民报》第十九号。

原书：枚叔先生执事①：去年恒来巴黎，见君所作《慰丹传》②，登诸第十号《革命评论》者。中间以恒旧名叙述恒与俞君③相晤事。满纸孔子若曰、孟子以为，作优孟之声口④。文品如斯，恒乃大奇。恒与俞君相晤，恒亲告诸君。君与恒现皆存世，非如慰丹之既没，岂当由君黑白者？当时方拟东归，欲当面就问，今因事滞留，东归未定，故先函问左右。如《慰丹传》所云，有所原本，请将出诸何人之口，入于君耳，明白见告。恒即问其人交涉。如为想当然语，亦请见复。说明为想当然，则思想自由，我辈所提倡，固不欲侵犯君之人权，恒即置之一笑。倘不能指出何人所口述，又不肯说明为想当然语，则将奴隶可贵之笔墨，报复私人之恩怨，想高明如君，必不屑也！敬候惠复，附颂撰祉。寓址别陈。八年⑤一月一日吴敬恒谨白。

① 枚叔，章太炎的字。此信原刊于复函前，现格式仍依《民报》。

② 《慰丹传》，即本册所选《邹容传》。

③ 俞君，俞明震。

④ 优孟，春秋时楚国艺人，以善于模仿他人声音姿态出名。

⑤ 八年，公元一九〇八年。

稚晖足下①：吴朓、吴朏、吴敬恒，皆足下也。昨得手书，以《革命评论》所述足下与俞明震交涉事②，来相诘问。案仆入狱数日，足下来视，自述见俞明震屈膝请安及赐面事③。又述俞明震语，谓“奉上官条教④，来捕足下，但吾辈办事不可野蛮，有释足下意，愿足下善为谋”。时慰丹在傍问曰：“何以有我与章先生？”足下即面色青黄，嗫嚅不语，须臾引去。此非独仆与足下知之，同系者尚有□□□、□□□⑤辈，可复问也。

① 稚晖，即吴敬恒。

② 《革命评论》，日本社会主义同志会的机关报，一九〇七年出版的第十号上发表了章太炎的《邹容传》。

③ 赐面，指吴稚晖到上海租界巡捕房探视章太炎、邹容时，曾自述俞明震曾赏他吃面，并自己先尝以示没有下毒。

④ 上官条教，指两江总督魏光焘指名捕捉蔡元培、吴稚晖的密令。吴稚晖《回忆蒋竹庄先生之回忆》，谓俞明震向他出示过此令，上有“吴敬恒倡说革命，……即行就地正法”字样。

⑤ □□□、□□□，指与章太炎同时被捕的《苏报》职员钱葆仁、程吉甫。

仆出狱后，见□君□□①。□□曰：“前与俞明震赌骨牌为戏，微及《苏报》案事，明震亦於邑有自悔状”。仆是日亦往东京，不复多语。至最后足下献策事②，则□□□言之③。□□语不知得自传闻，抑亲闻诸俞明震者。但仆参以足下之屈膝请安，与闻慰丹语而面色青黄，及□□所谓明震自悔者，有以知□□之言实也。足下既作此鬼蜮事，自问素心，应亦惭惶无地，计穷词屈；乃复效讼棍行径，以为造膝密谈，非人所晓，汹汹然驰书诘问。足下虽诘问，仆岂无以答足下哉！适扬之使愈彰明耳。是非曲直，公道在人，无则言无，有则言有。

① 出狱，章太炎于一九〇六年六月二十九日出狱。□君□□，指汪

德渊，曾任中国教育会董事。

② 献策，指吴稚晖向俞明震献计。据吴稚晖《回忆蒋竹庄先生之回忆》，谓俞明震向他出示魏光焘密令后，连说"笑话！笑话！"临别就命吴常通信，并规定了双方通信时化名。至三日后，上海租界巡捕房发出拘票，即无吴名，而仅有章、邹等人。

③ □□□，指张鲁望，一九〇三年曾在南京官府中当幕僚。

仆于康、梁诸立宪党①，诋諆未尝过甚。今于无政府党②如足下者，摘发奸回，如彼其至。盖主义之是非，与心术之是非，二者不可同论。且以败群之羊，不可不摈，普天同志③，犹未分明，故不得不明著表旗以示天下。岂以个人之私怨而诬足下哉！呜呼，外作疏狂，内贪名势；始求权藉，终慕虚荣者，非足下乎？康长素得志时，足下在北洋④，拜其门下而称弟子⑤，三日自匿，及先生既败，退而噤口不言者，非足下之成事乎？为蔡钧所引渡⑥，欲诈为自杀以就名，不投大壑而投阳沟⑦，面目上露，犹欲以杀身成仁⑧欺观听者，非足下之成事乎？从康长素讲变法不成，进而讲革命。从□□□⑨讲革命不成，进而讲无政府。所向虽益高，而足下之精神点污⑩，虽强水不可浣涤！仆谓足下当曳尾涂中⑪，龟鳖同乐，而复窃据虚名，高言改革，惧丑声之外露，则作无赖口吻以自抵谰，引水自照，当亦知面目之可羞矣！

① 立宪党，指康有为、梁启超在一九〇七年为配合清朝政府预备立宪，将保皇会改为国民宪政党，后梁启超又组织政闻社。

② 无政府党，指吴稚晖与张人杰、李石曾等人在法国巴黎成立世界社，办《新世纪》周刊，宣扬克鲁泡特金、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

③ 普天同志，指当时散居各国的同盟会会员，吴稚晖也是同盟会法国分会成员。

④ 北洋，指天津，一八九八年吴稚晖在天津北洋学堂任教习。

⑤ 拜其门下，指戊戌变法时，吴稚晖从天津跑到北京去拜正在主持

变法的康有为做老师。

⑥ 引渡，指一九〇二年吴稚晖要求进日本成城学校学军事，大闹驻日公使馆，日本政府根据蔡钧要求，命令东京警察当局将他驱逐回国。

⑦ 阳沟，日本东京皇城四周的“御沟”，即护城河。这里指吴稚晖由日本警察押送出境，经过护城河时跳下自杀。阳沟较浅，淹不死人，日本法令也不允许警察见犯人自杀而不救。

⑧ 杀身成仁，指吴稚晖自杀前预先写下的绝命书，内有“孔曰成仁，孟曰取义”二语。

⑨ □□□，指蔡元培。一九〇三年，吴稚晖在上海爱国学社和中国教育会活动，都是以蔡元培追随者面目出现。

⑩ 污，《民报》原作“汗”，据《新世纪》改。

⑪ 曳尾涂中，语见《庄子·秋水》。

足下始学批尾家当①，中则葆爱对策八面锋②之伎俩，最后效村学究，持至简且陋之教科书以自豪③。今者行役欧洲④，已五年矣。仆以为幡然如蜕，当有以愈于畴昔。及观足下所著⑤，浮夸影响，不中事情，于中国今日社会情形，如隔十重云雾。有所记叙，则犹二簧之演历史也。有所褒贬，则犹儿童之说是非也。盖曩日之以《经世文编》、《校邠庐抗议》⑥汲汲然求术于众者，今则变相如是。吾于是知纵横捭⑦阖之徒，心气粗浮，大言无实，虽日日在欧洲，犹不能得豪毛之益也。

① 批尾，又叫“批反”，封建官场中上级批复下级的公文或百姓的状纸，常写在纸尾空白处，一般由幕僚代办。

② 八面锋，宋朝有《永嘉八面锋》一书，传授各种假想的策问如何对答的诀窍，后世就把对策本领叫“八面锋”。

③ 教科书，指洋务派所编西学教科书。这里指吴稚晖曾在盛宣怀主办的南洋公学任西学教习。

④ 行役，指吴稚晖于一九〇四年去欧洲留学。

⑤ 所著，指吴稚晖在法国所著的《荒古原人世》、《天演图解》以及在《新世纪》上发表的时评、政论文章。

⑥ 《经世文编》，指清朝魏源所编《皇朝经世文编》及以后各续编。《校邠庐抗议》，清朝冯桂芬著。

⑦ 捭，《民报》误排为"捍"，据文意改。

足下恶言国粹者①，利人之愚；利人之愚者，将以掩己之失。（如以讲国粹属张之洞、讲吏治属曾国藩②，此纯是门外语。张之洞以前，达官之讲国粹者多矣。张之洞提倡国粹，亦非甚力。但今之大吏，半起白徒，故名独归于张之洞耳。曾国藩惟善行军，岂尝讲求吏治？稍远者何不举林则徐、陶澍③，稍近者何不举阎敬铭、刚毅④，而牵一绝不相干之曾国藩耶？此等议论，若稍知近事者观之，有覆酱瓿而已。幸而人皆蒙昧，得任足下恣意妄言。）私心暧昧，灼然可知。而复虚憍议人，不自知其庸妄。指孔孟以酿嘲，举奴隶以相劫⑤，此足以吓素无学术、随逐波涛之子耳！

① 国粹，吴稚晖曾在《新世纪》里抨击章太炎主张"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犯了"使人群日退化"的"祸群之罪"。

② 以讲国粹属张之洞，吴稚晖在《新世纪》发表的《进化与革命》一文，把近代中国思想变迁分为十派，称张之洞代表古义实学派，主张存古及保国粹，并影射章太炎说，"革命党中亦有如某君某君者，言论虽若有进，实则思想、目的、手段常不离此派。"同篇文章中还把曾国藩列为吏治民生派，说"此类乃稍受动于时势之外力，能知为因时之制宜，此即魏源之徒为代表，而曾国藩乃此中之翘楚"。

③ 林则徐（一七八五——一八五〇年），字少穆，福建闽侯人，曾任湖广总督等职。一八三九年任钦差大臣赴广东查禁鸦片，曾领导抗击英国鸦片侵略的战争。陶澍（一七七九——一八三九年），字子

霖，湖南安化人。道光时督办海运，经手处理过淮北盐政积弊，以及疏浚江南水道等事务。

④ 阎敬铭，字丹初，陕西朝邑人，道光进士，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和捻军起义中，负责筹备军饷。晚年任督办新疆军务大臣，与左宗棠一起对塔尔巴哈参赞大臣锡纶私通沙俄案严加处理。刚毅（一八三七——一九〇〇年），字子良，满洲镶蓝旗人，慈禧太后的亲信，在任山西、江苏巡抚时搞过水利工程。

⑤ 孔孟以酿嘲二语，指吴稚晖信中说《民报》"满纸孔子若曰，孟子以为"，又说章太炎揭发他的出卖行为是"将奴隶可贵之笔墨，报复私人之恩怨"。

仆则素志已定，愿自署为守旧党、顽固党矣①。岂新党惊名之士，腾其绝无根据之谤辞，遂足以相慑耶！足下自慕虚荣，以为人亦慕之。曾不自量，所处何地？康有为门下之小史②，盛宣怀校内之洋奴。不屑为者众矣！未知足下屑此否也？书此，敬问撰祉。章炳麟白。一月三十一日。

① 顽固党，吴稚晖攻击章太炎一派为"顽固的东西"，"专是古而非今"，"尊己而卑他"，说这一来中国"必每况愈下，愈偏愈旧"。

② 史，《民报》作"吏"，据《再复吴敬恒函》改。小史，侍从。《再复吴敬恒函》说："昔闻康子有'日'、'月'二侍者，怪而问其徒党，则曰：'林旭者，吾师之外嬖也；吴朓者，吾师之外嬖也。'此所以赫然留吴朓之名也。"

革命军约法问答

（一九〇八年）

【说明】 一九〇八年四、五月间，孙中山、黄兴发动的云南河口起义，曾取得短暂胜利，引起国内外的瞩目。但他们为云南革命军申明的纪律约束，严格保护外侨的生命财产，包括保护外国教堂，却在革命派内部引起非难，以为同清朝处理教案的媚外政策没有区别。本篇便是为回答这种责难而写。

章太炎首先充分肯定对外国侵略者的憎恨情绪，指出中国革命虽说要“排满”，其实要反对外来侵略。接着，他又为云南革命军的纪律辩护，以为那是讲究策略的表现，为了不给外国武装干涉中国革命提供口实，同时也不可把外国人都看作侵略者，应该区别对待。最后则委婉地指出，这回革命军约法，没有特别申明保护中国平民，尤其是学者，看来是个缺点，但相信以后武装起义时会注意。这篇问答，如果说是作者在革命中顾大局的表现，大概合乎实际。

本篇选自一九〇八年七月出版的《民报》第二十二号“主客语”栏，题下署“公是先生问，太炎答”。

公是先生曰：云南革命军，自河口至蒙自、江那，市井不

惊，民安其业，庶几孟津观兵，前歌后舞。虽然，寻其约法，亦有至不平者。杀外人、焚教堂者必诛，而杀汉人者皆从轻比。其余民间公产，毁破者无所问。是诸约法，姚冶喜新之士，亦恬视以为当然矣。不知言民族主义者，亦拳拳奉此耶！同气之生命何其贱？外人之生命何其尊？汉族之财产何其轻？皙种之财产何其重？满洲异族，惟知俯首摇尾以媚泰西，而视皇汉之裔如草芥。吾党杖义兴师，为民请命，亦有所轩轾如是乎？

汉人与外人，良莠皆错杂而处。外人之良者，当力与保护；汉人之良者，不当力与保护；此何说也？借云汉人之莠者，杀之则罪轻，然革命军之起，非为劾捕盗贼、惩治奸宄而起也，则良莠当等视。若其不等，外人之莠者，固多于汉人，而教堂当任人焚爇矣。

新旧二教诸僧，其传教于中土也，名为以善道化人，而深研神学者寡，大率款启寡闻之民，欲为父师于其宗国而不可得，乃借汉土为蛇龙菹焉。其间容有善士，淡泊宁静，以道得民，藐焉若稗中之一黍粒。其余多为权利来者，所至陵轹乡愚，干预辞讼，藏奸纳垢，无所不为。其彰彰有名闻者，且与京邑钜公相结纳，借其权威，以胁制州县长吏；举措越法，无敢诃问。斯实彼教之罪人。其为蟊贼，孰甚于是！吾民忍辱三数岁，众怒偾盈，阴血周作，以与大巫争命，此与抗官吏、诛警察者何异？革命军人，于此方赞助之不暇，而又何诛焉？

若曰此平民事，军人则不得为此。然则会馆、善堂、社会、书院、寺观、神丛之属，亦岂革命军所反对者？容有伏藏奸蠹，虑不如彼甚也。于彼而毁破之，则曰军人不得为此；于此而毁破之，则不曰军人不得为此；又何说也？夫教堂则其小焉者也。西来商旅，本以贸易为名，租地置廛则可矣。今则市役之

局，遍于口岸，巡警之卒，横于商场，越其通商互市之权，而奸政事。彼商之视吾汉种，不犬豕若也。一满政府不足，又于商场置十数欧美政府以蹂躏吾汉人，此非独平民所当诛，虽革命党人，当恝然置是乎？

若曰传教通商，当与保护，实条约之明文，不可违倍。为问此条约者，汉政府与外人订之耶？抑满政府与外人订之耶？吾党革命诸公，仞满政府为中国政府耶？抑不仞满政府为中国政府耶？若不仞满政府为中国政府者，即亦不当仞此条约。夫以条约为口实者，乃满政府所以钤制汉人。今以汉人排满政府，而复借满政府所订条约转以自制汉人，虽巧言如簧，何以解此？

盖吾党之革命者，与他国异。他国革命，政治之以；吾党之革命者，先为种族，次为政治。自他国革命家观之，则以革命覆此政府，非曰从本以来不仞为己国政府也；自吾国革命家观之，则本不仞为己国政府。革命者，所以表彰不仞之心，非曰未有革命军时彼政府即吾政府也。在他国者，犹以长吏残贼其民，民之仇其长吏者起而戕之；在中国者，犹以盗贼自称长吏，民之起而诛之者，非以为长吏当诛，以为盗贼自称长吏故当诛。是故内之汤、武，外之那破仑、华盛顿辈，皆不足为吾党例。昔之已成者有伊大利，今之未成者有印度、越南，庶几同其辙迹焉。夫素仞为己国政府者，虽欲诛其君相，更其法度，于对外之条约则不得不仞也；素不仞为己国政府者，虽对外之条约，可复仞乎？浸假非洲之黑人与美洲之赤人订约曰："尔得在汉土传教通商。"吾汉人其仞此否耶？虽然，吾揣诸公之意，以为吾党虽不仞，而欧美人固仞之，为此屈抑主观以勉就客观云尔。夫势所陵迫，因以枉其初心，虽囊括六合之英，莫能自主，吾何敢苛责于诸公。

抑传教通商，则条约所许矣。僧侣之干预词讼，亦条约所许乎？间田、公地、废庙、荒山，僧侣或私据而有之以为寺产，亦条约所许乎？商人擅设市役局，驱汉人为警察，由是擅设科条，罔民陷罪；又置团练，以贼土著，偶有小警，发铳击人，无罪死者，转徙沟壑；或且擅设监狱，以闭汉人；亦条约所许乎？租界左右，地非宿赁，因缘细故，以布其警察之权，亦条约所许乎？夫彼以不法来，而此必以循法应，是犹舞干羽以化有苗也。法所许者，传教通商。即彼传教通商之人而有违法之事，是则杀之者，非杀僧侣也，非杀商人也，杀其违法之僧侣商人也。于此必设之禁厉，是以外人之祸吾民为当，即无以服满人之心矣。

若曰凡事纲举则目张，是故排满为先务，于西人则姑置为后图。斯亦可也。何取严设科条以禁其杀外人、焚教堂为？纵令禁之，则杀汉人与毁民间公产者，亦当同得断头之罪。今于此则附轻比，于彼则附重比，惧徒袭表面之文明，而于民族主义相违背，亦未得云真人道也。

章炳麟答曰：公是先生①之说至谬厉矣！言种族革命，则满人为巨敌，而欧美少轻，以异族之攘吾政府者在彼不在此也。若就政治社会计之，则西人之祸吾族，其烈千万倍于满洲。

① 公是先生，作者虚拟的人物，与司马相如《子虚赋》所写子虚、乌有先生、亡是公同例。

僧侣之祸，吾弗深知；商人之祸，吾深知之矣。尝系租界狱三年，问同系之偷儿曰："尔曹亦尝入上海县狱及自新、迁善诸局所，视此奚若？"则对曰："上海县狱及自新、迁善诸局所，至宽厚也。食得饱，衣得暖，卧得熟睡，囚人相对得语言，狱卒亦不甚

厉，独室稍湫隘耳。贫民所居，故非华屋，以茅茨采椽易此，何损焉？今西人所设狱，外观甚洁清，而食不足以充腹，且无盐豉，衣又至单寒，卧不得安眠，闻铃即起，囚人相对，不得发一言，言即被棒，此直地狱耳！人生至此，无宁踣尸于市也。”五百囚人，一岁而死者一百六十有奇。中土囹圄虽昏暗，未至若是。世人徒以桎梏有无、卧处垢净为比。卒其成效，乃大相反。余在狱时，亦凛凛有戒心。夫以市井贱商，推其大驵以为渠帅，而造作非法，使汉人服城旦鬼薪[①]之役以自肥，斯可憝[②]矣。若乃阳作宾萌[③]，阴为敌国，遽数之不能终其物也。汉人思此，能无生敌忾之心乎？昔巴枯宁有言：“不能破一名都，亦当破一牢狱。”今者狱主非他，则外来之商旅。余所为日夜切齿腐心者，亦惟斯竖。幸而授首，是为中国薙一长蛇，岂以为病？

① 城旦鬼薪，都是古代刑罚名。城旦为四年徒刑，犯者髡钳谪发边地，修筑长城，天明便要起来服劳役。鬼薪为三年徒刑，犯者在刑期内须采拾薪柴以供皇家宗庙用；一说，鬼薪应作鬼新，得名于鬼亲，为西方古族名，此族被秦人所灭，沦为奴隶，因而秦人用作俘虏及刑徒通名。见《史记·秦始皇本纪》及泷川资言考证。

② 憝，奸恶。

③ 宾萌，《吕氏春秋·高义》高诱注：“宾，客也；萌，民也。”阳作宾萌，即表面上是侨民。

然以利害相校，则革命军不得不姑示宽容，无使清人白人协以谋我。军中约法，半为利害，不尽为是非也。昔岳飞之御军也，士有取人一鸡，辄斩以徇。取鸡之罪，常法未至殊死，然所以断斩无赦者，惧其滋蔓，则市人皆与为敌耳。今之约法，意亦如是，盖公是先生所知也。虽然，业已保护外人，则保护同族，必当同等。昔左宗棠、彭玉麟[①]辈，为虏将兵，以敌洪氏，士卒有创伤平

民者，必诛无贷。彼直虏之豢豕耳，犹知保乂烝黎②，勿令失所，况于光复之师，为我邦人兄弟请命者哉？顷者军兴二十余日，过师衽席，视民如伤，虽约法有偏重轻，而于里巷齐民秋豪无所骚扰，则知草泽健儿已明种族相亲之义。后有继者，庶几救民水火，其则不远。惜乎吾党之士，既其实，未既其文，约法之书，辞气不能无畸轻重，是亦千虑之失也。

① 彭玉麟，清湖南衡阳人，参与镇压太平天国，为湘军水师首领。

② 保乂，即保艾，安养。烝黎，即烝民，众民。

抑商人之稔恶也，吾固谓其浮于僧侣①。僧侣传教，其务在于羑②民为善，纵名实不相应，丧德作奸，所在皆是。彼实孤露乞食之徒，贫无以生，则裨贩上神以糊口于汉土，稍益陵厉，犹贫而为暴客与为舞文之讼师耳。暴客讼师，吾将怜闵之。若夫赤心悃愊③，殷殷以化民成俗为念者，亦百有一二矣。不务声华，僻在下邑，故名不闻于当世。彼教堂所以有特别保护者，亦不尽为利害也。

① 僧侣，指外国传教士。

② 羑，导引。

③ 悃愊，至诚，《汉书·刘向传》："发愤悃愊，信有忧国之心。"

夫然，则汉土之方闻①大儒，犹得数四，而孝弟力田，公廉絜行之夫，万室之邑，必有二三。其所以膏沐生民者大矣。故国者，非乔木足以荫之。旧闻使民不背其宗，长德使民不偷其俗。自东胡猾夏，欧枭美貁，交相荧眩，吾民之犹有耻心，不欲终为左衽者，谁之力也？于此而不为之特别保护，则是轻乡邦之耆德，重异域之宾师。以云绍隆汉族，倜乎远矣②。

① 方闻，《汉书·武帝纪》："详延天下方闻之士"。颜师古注："方，道

也；闻，博闻也。”

② 倜乎远矣，谓不相干，《荀子·强国》："则倜倜然，其不及远矣。”

僧侣无贤不肖，一切皆与特别保护，则汉土之学者，虽豪横如王先谦①，矫饰如夏振武②，跅弛如王闿运③，汉宋旧学，薪火相传，数子犹能保其余烬，宣扬国光，终胜神道，亦犹愈于新学鄙生，独不当特别保护耶？若夫新莽之臣，犹有卓茂④；羿、浞⑤之国，必有武罗⑥。如高密郑文焯⑦，旧著满籍，而忽奋自脱离，以复七百年之旧族，其学术文采，亦斐然有可观者，式闾表邑⑧，犹惧其晚，况当侵暴之为？为目前计，保护僧侣，无过表示文明，趣以集事；为久远计，黎仪旧德，维国之桢⑨，与之特别保护，则光复家之分所应为者。迩来规摹未远，鞅掌⑩于咫尺之间，无多怪也。军威既盛，略地既远，斯时当念吾言。

① 王先谦，字益吾，号葵园，湖南长沙人，清末学者。以反对变法和革命而被称为湖南劣绅。曾注释两《汉书》、《荀子》、《庄子》，编校《续清经解》等。

② 夏振武，振当作震，孙葆田《诰封安人夏母汪安人墓表》(见《碑传集补》)，谓为“浙中大儒”，曾中进士，一九〇〇年慈禧、光绪皇帝出奔西安时，曾“献中兴十六策，并争论和议，不见纳”。为人“好诋人短”、“好言廉”、“好以古义责人”。著有《悔言》、《悔言辨正》等。

③ 王闿运，字壬秋，湖南湘潭人，清末学者，著有《湘军志》、《湘绮楼文集》等。

④ 卓茂，已见《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注。茂于王莽当政时任密令，以礼治著名，东汉光武曾谓其“束身自修，执节淳固，诚能为人所不能为”。见《后汉书·卓茂传》。

⑤ 羿，后羿，相传为夏朝有穷氏君主，曾逐夏帝太康。浞，寒浞，相传为后羿家臣，后杀后羿而自立为君。见《史记·夏本纪》。

⑥ 武罗，相传为后羿时贤臣，被后羿摈弃，见《左传》襄公四年，《世

本·氏姓篇》。

⑦ 高密，今山东高密县。郑文焯，字叔问，清朝汉军正白旗人、陕西巡抚英棨之子，光绪举人，官内阁中书，戊戌政变后，感愤弃官。善为词，好训诂考据，尤擅长金石书画与医学。见康有为《清词人郑大鹤先生墓表》(载《碑传集补》)。

⑧ 式闾表邑，式，同轼，车上横木。相传周武王攻入殷都朝歌，经过贤人商容族居的里门，曾凭式致敬，见今本《尚书·武成》。一说，周武王命人表彰商容的里门，见《逸周书·克殷解》。

⑨ 维国之桢，《诗·周颂·维清》："维周之桢。"毛传释为周家得天下之吉祥。

⑩ 鞅掌，《诗·小雅·北山》："或王事鞅掌。"毛传："失容也。"意为因烦劳而失去常态。

中国之川喜多大尉袁树勋

（一九〇八年）

【说明】 川喜多是暗中出卖军事情报而身败名裂的日本军官，袁树勋是公开镇压人民爱国运动的清朝巡抚。章太炎的这则时评，拿两个卖国贼在中日两国的不同遭遇进行对比，生动地揭露出清朝封建政权的腐朽程度。

袁树勋宣布山东学生带头保卫矿产主权有罪，不用“犯上作乱”的老话，而举出一条新奇理由：“中国办事向由官家主持,民人本无议政之责,如该生等所云,乃立宪国办法，非预备立宪国所可比拟也。”这真是一语道破清朝“预备立宪”的天机。难怪章太炎要抓住它，当作消除人们对这个封建王朝最后幻想的教材。

引人注意的还有本篇以下呼吁：“愿尔山东士民，为义和团，无为衍圣公。”清末革命者提及义和团，大抵指责的多，肯定的少，章太炎是少数中间的一个。本篇又出现这一呼吁，颇能说明他肯定义和团运动的角度和期望。

本篇选自一九〇八年十月出版的《民报》第二十四号。

湖南无赖子、山东巡抚袁树勋① 电商外务部严禁人民争矿。其略曰：

前因东省人民散布传单、集会演说，拟保津浦铁路附近矿产②，曾将情形电达在案。一面饬令在省官绅婉为开导，以期早日解散。讵两月以来，更变本加厉，牵及五处矿务，议将合同作废。细查发起者，乃知为东人陈榦、周树标等，中以各处学堂毕业生为多。名为热心公益，其实无理取闹。禁之不听，犹复一倡百和，开具理由，斤斤辩论，谓五处矿务系商务性质，宜用国际私法，不当用国际公法；佥押宜用商人名，不当用山东矿政局总办名；勘矿年限，不应展至二年；指定矿地，不应每块三十方里；种种悖理违法，非议废不可。又谓订合同时，东省人民，全未预闻，断不承认等语。窃思五处矿务，发端于光绪二十五年及二十七年。联军在京，德人乘机要挟，促订草章，当未佥押。至三十三年，经杨升院③咨商大部，改订合同，挽救已属不少。其先后为难情形，早在大部洞鉴之中，并经杨升院奏咨有案。今春商部颁发矿务新章，又经吴署院④援照正章内第三章第八款，咨明商部请示办法。旋准咨复东省华洋各矿，如章程合同，均系奏准之案，自可照旧办理等因。现在该公司合同佥字以及一年勘矿之期，尚未逾限，无故议废，将何致词？且中国办事向由官家主持，民人本无议政之责，如该生等所云，乃立宪国办法，非预备立宪国所可比拟也。树勋初念该生等未谙情势，但能解散，即可毋庸置议。不意该生等昨呈节略，反谓如不能废，当限制开矿抵制德货以为后盾，若置之不理，则嫌疑丛生，保无酿成不稳举动等语。窃思该生等，如果热心桑梓，何不争于合同未经佥押以前，而于此时逞无意识之行为，悍然不顾，其居心叵测，难保非借端摇惑扰害治安起见，

如不及时严禁，万一暴动，必至酿成交涉损失国权而后止。查民政部章程，凡学堂教习学生集会结社，均干例禁。现已将此情形电达山东同乡京官，并严谕官绅切实查禁。倘再抗不解散，惟有执法以绳，惩一儆百，以息后患。特此电陈。伏乞钧鉴。

① 袁树勋（一八四六——一九一五年），湖南湘潭人，清末洋务派官僚。以搞粮食投机、放高利贷起家。一九〇三年任苏松太道时，代表清朝与上海的租界当局勾结，制造了"苏报案"。一九〇八年任山东巡抚，后任两广总督。

② 保津浦铁路附近矿产，这里指一九〇七年八月清朝商部右侍郎杨士琦指使山东矿政局与德国德华采矿公司签署改订合同，承认德国掠夺津浦铁路附近的山东沂州、沂水、诸城、潍县、烟台五处矿产开采权为合法；山东人民强烈抗议，进行保矿运动，遭到袁树勋的镇压。

③ 杨升院，指原山东巡抚杨士骧。

④ 吴署院，指原山东布政使吴廷斌，杨士骧调离山东后，署理巡抚。

按：东人所与袁树勋抗议者，其词质而有伦。然亦思满洲政府何政府也？法律之文不足以挠之，恫愒之语不足以震之。徒以空言相抵，袁树勋亦知其情矣。若果有实力者，清政府虽许德人指买矿地，未许德人略有矿地，矿地尚为民间所有，德人固不能盗取也。然则要清政府使废合同①，孰如要山东诸业主使不得卖矿地！所为抗议者，惧民间相约不卖，则德人又且要求清政府，而清政府复为德人画策以浚民，虽以兵继之，可也。是故宛转陈乞者，期以绝其根株②，其心则诚苦矣。

① 清，《民报》作"请"，据上下文意改。合同，指一九〇七年八月清朝与德国德华采矿公司签订的合同。

② 期以绝其根株，意为目的在用这种方式，事先断绝日后清政府镇

压的口实。

袁树勋言:“中国办事,向由官家主持,民人本无议政之责。”是固遵率旧章,非树勋所倡议。虽然,政自在官,地自在民,民人本无议政之责,政府亦本无胁迫民人卖地之权。若清政府能昭示大信,明著权限以号于民,曰:“尔自民人,我自政府,无相干也;我政府许德人指买矿地,尔无得议之;尔民人坚不向德人卖地,我无得胁之。”如是,虽立合同亦无损耳。今所以抗辩无已者,以民人无得议政府之诏① 令,而政府得动民人之私产,不从则与德人合谋,屠其人,籍其地而后止。故执词者不得不先自竞。

① 诏,《民报》误刊作“治”,据文意改。

今者解散有渐① 矣,山东士民当以何术榰柱?独有要结齐民,坚不鬻地为可。不然,则限制开矿、抵制德货耳。而清政府必且遮禁之,格杀之。继自今,愿尔山东士民,为义和团,无为衍圣公②(衍圣公曾以军乐迎德皇画像至其第);为林清、王伦③,无为吕海寰④。北出则拊建州⑤之背,西迤则断燕京之喉,东下则捣胶州⑥之脊。事不就,则尽六千万人归魂于泰山蒿里⑦。庶其为邹、鲁之遗民,管、葛之令子⑧。徒扼臂怒目,无为也。

① 解散有渐,指袁树勋电文中声称抗议者“未谙情势,但能解散,即可毋庸置议”,实际是暗示清政府将采取各种卑劣手段,分化瓦解争矿团体。

② 衍圣公,孔子后代的世袭封号。自公元一〇五五年宋仁宗加封起,便由曲阜孔家嫡长子世代相袭,直到一九三五年才废止,前后沿袭近九百年。这里指孔子七十六代孙孔令贻。

③ 林清,清嘉庆间河北、山东等省农民起义军领袖。王伦,清乾隆间山东寿张农民起义首领。

④ 吕海寰,清顺天(今北京)人,曾于一八九七——一九〇一年出任

驻德国和荷兰大使。任职期间，执行李鸿章的秘密指示，向德国出卖中国铁路、矿产等主权。

⑤ 建州，清朝祖先称“建州女真”，这里指东北。

⑥ 胶州，指山东东南部。当时胶州湾被德国控制。

⑦ 蒿里，山东泰安西南的一个小山，古代传说是人死后灵魂归居的地方。

⑧ 管，管仲，春秋时齐国（今山东中部）相。葛，诸葛亮，东汉琅琊郡阳都（今山东沂水县）人。

抑吾闻之，清政府近方模拟日本，宪法刑律皆雕彤篆刻以求其肖。日本法，国内土田，不得以尺寸雠与外人，清政府独不敢效是。彼昏不知，亦可怪也。氛雾蔽蒙，狐狸叫啸。袁树勋方横于山东，而盛宣怀又适奉头鼠窜以归日本①。彼日本川喜多大尉②为私鬻军书于袁世凯，日本宪兵就而铳杀之。其士民群称为卖国奴，谓其死不足赎。袁树勋、盛宣怀所为，非特川喜多也。如清政府之不能用铳何！

① 奉头鼠窜以归日本，指一九〇八年盛宣怀想以新立汉冶萍公司名义，出卖一部分矿产权，向日本借款。但当权的袁世凯却在英国唆使下，提出将汉冶萍公司“收归国有”，盛宣怀被迫逃往日本。

② 川喜多大尉，即川喜多大治郎，日本三重县人。曾任陆军炮兵大尉、广岛要塞参谋等职。一九〇六年后以长寿士的假名入北京，将日本军用文书出卖给沙俄特务和袁世凯，被日本宪兵队发觉。日本宪兵于一九〇八年八月根据日本“抵触军机保护法”，强迫他回国不遂，当即枪杀。

代议然否论

（一九〇八年）

【说明】 清朝于一九〇八年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并下诏于次年在各省开设谘议局。这是慈禧太后临死前玩弄"预备立宪"把戏的最后一着，如章太炎所说，"推其意趣，不为佐百姓，亦不为保乂国家，惟拥护皇室尊严是急"。然而这个预备立宪计谋却一时奏效。立宪派大为神气，以为参政有望；革命派则大为生气，以为反清更难。他们都过高估计了议会制的力量，把它看作可能使清朝起死回生的灵药。章太炎却说否，这帖药非但不能救清朝，而且不能救中国，于是著《代议然否论》。

一种国家体制，既然关系到几亿人民的命运，那在改革以前，对新旧体制在实践中的利弊，进行充分而自由的研究讨论，显然是非常必要的。同盟会是谋求在全国执政的资产阶级政党。它在用武装革命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之后，对政体将如何改革？以前只有笼统的回答，就是把欧美行之有效的资产阶级议会制度移用过来，便同样可以复兴中国。本篇专门从否定方面研究资产阶级议会制度，而且专门从它对实行同盟会的三民主义政纲不利的角度进行讨论，在辛亥革命

前还是头一回。因而，尽管本篇的结论未免令人丧气，并使章太炎博得了反对资产阶级民主的恶名，但从历史主义来看，还应该承认它将未来国家体制的讨论推进了，深化了，不能简单地斥之为悖理。

本篇表明，章太炎否定议会制度，并不意味着否定资产阶级的国家制度。相反，他向往在革命后的中国能出现一个高效率而深得民心的政权，“期于使民平夷安隐”。他为此设计的民国政体方案，提出行政、司法、教育三权分立，也分明由孟德斯鸠的政治学说脱胎而来，只是要求由教育长官主持的学者会议行使立法议会的权力。他一再强调总统应由国民普选产生，一再强调司法独立、教育独立，以限制国家元首拥有过大的权力。他又主张保障人民的集会、言论、出版等自由，控告总统官吏违反法律等权利，以“抑官吏、伸齐民”；还主张保障耕者有其田，工人有福利，防止工商业者借助政治特权渔利，以“抑富强、振贫弱”。如此等等，都说明他所谓的“谛实之共和”，或者说“奇觚之专制”，其实是没有资产阶级议会的资产阶级民国。本篇结语强调“名者实之宾也”，便透露出他的注意焦点。

但章太炎完全抹煞资产阶级议会制度，说它是诸侯割据的变形物，因而对于大一统的封建中国毫无积极作用。这是反历史的见解。正因如此，他竭力在君主政体和专制制度之间找区别，认为君权要否定，高度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反而使“民皆平等”，而不悟君权与专制只是一种概念的两种说法。这就陷入了从前孟德斯鸠犯过的同样错误，区别只在于孟德斯鸠替君主政体辩护，而章太炎则替封建大一统辩护。辛亥革命

以后，这种理论上的失足，便是导致章太炎对袁世凯寄予幻想的一大原因

本篇选自一九〇八年十月出版的《民报》第二十四号。篇后原附《“虏宪废疾”六条》，是对清朝《钦定宪法大纲》的最早批驳。其深刻程度超过以后一两年梁启超、张謇等人羞答答的批评，因而照录于后，不再加注，供研究参考。

代议政体者，封建之变相，其上置贵族院①，非承封建者弗为也。民主之国，虽代以元老②，蜕化而形犹在。其在下院③，《周礼》有外朝询庶民④，虑非家至而人见之也，亦当选其得民者，以叩帝阍。春秋卫灵公以伐晋故⑤，遍访工商。讫汉世去封建犹近，故昭帝罢盐铁榷酤，则郡国贤良、文学主之⑥，皆略似国会。魏、晋以降，其风始息。

① 贵族院，实行君主立宪的资产阶级国家(如英国)的议会上院，议员多由世袭贵族充当。

② 元老，这里指美国式的参议院议员，由各州的立法机关选举。

③ 下院，在君主立宪的英国叫平民院，在民主共和的美国叫众议院，议员都由选举产生。

④ 外朝，据《周礼》说是小司寇属下专门征询庶民意见的机构，设在宫门外。

⑤ 卫灵公，春秋时卫国国君。《左传》定公七年，谓卫灵公曾向卫国工商主探询是否支持他去打晋国。

⑥ 贤良、文学主之，指西汉昭帝始元六年(前八一)召开盐铁会议，以郡国贤良文学为主，讨论盐铁官营政策的利弊。

至今又千五六百岁，而议者①欲逆反古初，合以泰西立宪之制。庸下者且沾沾规日本，不悟彼之去封建近②，而我之去封建

远。去封建远者，民皆平等；去封建近者，民有贵族黎庶之分③。与效立宪而使民有贵族黎庶之分，不如王者一人秉权于上，规模廓落，则苛察不遍行，民犹得以纾其死。

① 议者，指当时梁启超、张謇、汤寿潜等资产阶级立宪派。

② 彼之去封建近，指日本原实行领主割据的分封制度，一八六八年明治维新后实行君主立宪，于一八九〇年召开议会。

③ 贵族黎庶之分，指日本于一八八四年发布《华族令》，授予旧领主和新贵以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

盖震旦亦无他长耳。旁倪邻国，与我为左右手者，印度以四姓阶级亡。西方诸国，上者藩侯①，下者地主，平民皆不得与抗礼。其废君主、立总统者，以贫富为名分，若天泽冠履然②。彼其与印度兴亡虽异，以阶级限民则同。独震旦脱然免是。闽、粤间或以族姓分高下③，自岭④以北则绝。江东有惰民渔户⑤，法皆禁锢不得入仕涂，自秣陵⑥以西则绝。有时矫虔吏⑦奋其威棱，践元元如草芥，然固非世其位者。废官归老，其子姓或暴横乡曲，值长吏骨鲠者，往往能捕治之。若夫使高赀兼并之家，口含天宪⑧，手司民命，则千载未有一二。承五十叶平等之绪风，虽东胡入主，犹不能恣情滑乱，而反除江左世奴之制⑨，为之释回⑩增美，是震旦所以卓绝矣。

① 藩侯，指西欧保留君主制各国的亲王贵族。

② 若天泽冠履然，好比天与地、帽与鞋那样不能颠倒。

③ 以族姓分高下，指封建时代福建、广东间的山区，社会组织是普遍地以一姓为单位的家族组织，闽粤、湘赣边界还有土客籍的界限。

④ 岭，指越城、都庞、萌渚、骑田、大庾等五岭，横亘在湘、赣、桂、粤等省交界处。

⑤ 惰民，一作堕民，相传元朝将最后一批南宋俘虏安置在江浙一带，称为"怯怜户"，世代作贱民，不得与平民通婚，不能参加科举考

试，男女都给地主官僚人家充当杂役，明初定户籍时称为“丐户”。入仕涂，做官。

⑥ 秣陵，今南京东南秣陵关，通常用来泛称南京。

⑦ 矫虔吏，仗势劫人的官吏。

⑧ 口含天宪，《后汉书·朱穆传》："当今中官近习，窃持国柄，手握王爵，口含天宪。"王先谦集解："天宪，王法也，谓刑戮出于其口也。"

⑨ 除江左世奴之制，指清朝雍正、乾隆年间，下令取消堕民、渔户、乐户和丐户的特殊户籍，容许他们改业，成为平民。

⑩ 回，邪曲。

官吏贼民，宦家武断，与岭南人分宗族大小，是为纯白中著一黑黡。假令彼政府欲除三害，当专以法律为治，而分行政、司法为两涂，诸司法官由明习法令者自相推择为之，咨于政府，不以政府尸其黜陟。夫长吏不奸裁判之权，则无由肆其毒，司法官不由朝命，亦不自豪民选举，则无所阿附以骫①其文，如是而民免于陧杌②矣。猝然外交有失，至于辱国祸民，民得临时诛其主者，依罗马法③无所问，如是而主相不得自擅矣。惰民、渔户之俦，肇自有明，所以贬抑胡裔；岭南之葆爱族制，其始亦以分北俚繇④，久则泛滥及同种。然皆自法令禁锢成之。若一切许其登录，锐意奖进，则去此如发蒙振落⑤。如是而王道荡平，大圜⑥停水之中，无少有坎窞⑦矣。斯固标举粗觕，未尽委细，然大体不逾是。必欲闿置国会，规设议院，未足佐民，而先丧其平夷⑧之美。若是者于震旦为封豕⑨，投畀有北⑩，未足以尽其诛。

① 骫，弯曲。

② 陧杌，即杌陧，倾危不安。

③ 罗马法，这里指公元前四四九年左右刻布的“十二铜版法”，当时罗马是个奴隶制的共和国，执政官由贵族组成的元老院选出，同时非贵族的奴隶主组成平民大会，选举保民官；十二铜版法第十

条规定，凡是危害共和的执政官，如被平民杀死，免于追究。

④ 分北，分背，留善去恶之意，见今本《尚书·舜典》孔颖达疏。俚，黎。繇，傜，今作瑶。

⑤ 发蒙振落，揭开盖子，摇落枯叶，形容非常容易，见《史记·汲郑列传》。

⑥ 大圜，指天。

⑦ 坎窞(dàn)，凹底。

⑧ 平夷，平等。

⑨ 封豕，大猪，《左传》定公四年："吴为封豕长蛇，以荐食上国。"杜预注："言吴贪害如蛇豕。"

⑩ 投畀有北，出自《诗经·小雅·巷伯》，原意说对于造谣者、伪君子，应该驱逐到荒凉寒冷的极北方去。

乃者杨度鸱张，夸夫伸眉延颈，喁喁请开国会①，满政府如其请，果刻九年为宪政实行之日②。吾且庋阁③民族主义，而言代议之不可。夫其横分阶级，既略论如前矣。若乃选举不可实行，则明之以丁口比例。今计中国本部及新疆、盛京④、吉林、黑龙江四省，大校二千四百万方里，为州县千四百，丁口则四万二千万有奇。若如日本选率，十三万人而一议员，则议员当得三千二百人，其数与虎贲⑤等，猱屯麏聚，分曹辩论，謦咳之声已足以乱人语，故列国议员无有过七百人者。今以七百员计，则是六十万人而选其一也。除去妇女僮儿，入选场者大率二十万人。愚陋恒民之所属目，本不在学术方略，而在权力过人。以三千人选一人，犹不能得良士。数愈阔疏，则众所周知者愈在土豪。今举一例，假令二十万人中，有二十贤良与一土豪，区万人为一处而选之。其万人中无土豪者勿论。其适有土豪者，设土豪得票与贤良均，或且增倍，贤良虽不能与土豪抗，其余十九区中犹有贤良，土豪不能尽陵其上也。若以二十万人选一，彼万人所知之贤

良，非十九万人所知；而万人所知之土豪，则为十九万人所周知，是贤良终不能与土豪抗也。单选⑥不善，于是与之复选⑦。其人知识虽少高，贤良众则势分而附从寡，土豪一则势合而陪属多，其不足相胜亦明矣。是故选举法行，则上品无寒门，而下品无膏粱，名曰国会，实为奸府，徒为有力者傅其羽翼，使得膢腊齐民⑧，甚无谓也。

① 喁喁请开国会，指张謇、汤寿潜等立宪派，联络江浙等地官僚士绅，成立预备立宪公会，与各省立宪团体一起向清政府请愿，要求实行君主立宪。

② 刻，刻期、限定日期。指清朝于一九〇八年八月公布《钦定宪法大纲》，宣布以九年为预备立宪时期，到一九一七年正式实行"宪政"。

③ 庋阁，收起、搁藏。

④ 盛京，即今辽宁省。

⑤ 虎贲，勇士。《孟子·尽心》谓武王伐纣时，有虎贲三千。

⑥ 单选，直接选举，由选民直接投票选举议员。

⑦ 复选，间接选举，由选民选出代表，然后由代表投票选举议员。

⑧ 膢腊，古代祭名，《说文》："膢，楚俗以二月祭饮食也"；"腊，冬至后三戌腊祭百神。"膢腊齐民，把百姓变成祭品。

藉令通选①不足以得材士，又缩衄之而为限选②。汉土之限选，若易行矣，不以纳税为齐③，而以识字为齐。计汉土识字者十人而三，则七人无选举之柄，行之若截削省要者，卒之苟偷一时，势不足以经远。强迫教育实行以后，人人识字，又无奈彼何也。

① 通选，指普选。

② 缩衄（nǜ），压缩。限选，与普选相对，指对选民资格附加种种限制。

③ 齐，限。

且以满洲政府歆羡金钱，其计必以纳税为权度。然以纳税定选权者，又不可施于震旦也。按今震旦所有直税① 纳诸所在州县者，独地丁、漕米与渔芦诸课②，岁可得银三千万两。而田赋高下，科则处处不同，山泽亦然。以其地有肥硗，获有多寡，不容以法令一切等画之耳。然则田赋重者，莫如江、浙③，亩几输银三钱，漕米可一斗许，亦当银二钱有奇，合之则亩输银五钱。池沼、场圃、山林、庐舍之属，视此而杀。上流④ 稍轻减：湖南壤土非垸埆，而亩财输银三分，又无漕米，山泽廛里几无税矣；辰、沅以上⑤，亩财出银七八厘耳。北方诸省，亦大校类是，而新疆与东三省，其陇亩往往未升科⑥，纵升科亦必不能过辰、沅。今若以纳税定选权，中国制钱当日本半钱五分之一⑦，日本以直税十圆者得选举权，中国应以直税二圆者得选举权。如是则江南、浙江之农，有田三亩，纳丁漕方二圆，足以攘臂参选，而上流贵州、湖南诸省，虽有田百五十亩，犹倜倜未入格。北方如陕西、甘肃，益以销铄，而东三省与新疆尤无赖。如是则选权凑集于江、浙，而西北诸省或空国而无选权也。此何等政体耶？若欲比肩日本，以直税十圆为度齐⑧，今此直税三千万两，无虑当银圆五千万枚，令人人皆有十圆之税，全国得选举权者，亦财五百万人。况其数本出于奇零篴集⑨，税不及十圆者，大氐三分居二，则得权者财百六十六万人耳。而税有倍于十圆者，其选权仍不得倍，如是又当减其什一，则得权者财百五十万人。夫以四万万人成国，其得选权者只百五十万，是二百六十六人而一，于民权不增涓壤，又安用选举之虚名为？

① 直税，直接税，即直接根据纳税人的财产或收入情况课征的税。

② 地丁，田赋和丁税代役租。漕米，清朝实物税之一，征米供给京师。清末在江、浙二省征白米，其他省折征银两。渔芦，渔业和芦田（随时坍涨的沿江沙地）。

③ 江浙，指清朝江苏布政使所领苏、松、常、镇、太四府一州和浙江的杭、嘉、湖三府，清朝时是全国田赋最重的地区，漕米年输百万石以上。

④ 上流，指长江中上游地区。

⑤ 辰沅以上，辰水、沅江上游，即贵州及湖南西部一带。

⑥ 升科，又称起科，指新开垦的荒地，满一定年限后开始征收钱粮。清朝规定，水田六年起科，旱田十年起科，参见《清朝文献通考·田赋考》。

⑦ 制钱，明清两代官炉所铸的铜钱。清咸丰年间，每两白银折制钱两千文，光绪三十一年则折一千零几十文。半钱，日币半分钱。

⑧ 度齐，统一标准。

⑨ 奇零篷集，零星凑集。

若欲增重直税以繁殖选权者，此不足使繁殖，而适以减削其数。何者？土田山泽，所得本微，复课重税，中人有十圆之税者，且将去而之商贾，以其土鬻之富人。富人虽纳百圆之税，选权不为增多，而纳税十圆者，其人数已减十分之九，选权则愈省啬。夫代议本以伸民权也，而民权顾因之日蹙。令二百六十六人中必有一人，居其维首，其权力与众绝殊，名为损上益下，于下反增之层累。此则名实相戾，不足以绐孩婴之童也。且所为代议者，欲使增益租赋之令不自上发，而自下裁定之，今为繁殖选权，则于代议未行之前，先武断以增租赋，于因果又适为颠倒矣。

若不以直税为剂，而以一切税课① 为剂者，民有选权，或稍稍增于往昔。凡课至重者，莫如盐。今设盐官凡十处②，其商多聚居城市，一处无过三四千家，合之亦增多三四万人耳。其外则茶也，丝也，木也，药材也，瓷器也，缯帛也，锡也，木绵③ 也，布也，谷食也，酒也，皮也，马也，珠玉也，纸也，烟草也，为货殖家最巨者。而倡优亦不得无课，其课率在十圆以上。夫以商人预选，

若无害矣。反而思今之政党，素皆蹑屩赢粮④以游异国，参半为贫乏士，虽有温饱者，亦往往不治生产，其纳税十圆者盖寡。夫倡优尚与选，而素知法律略有政见者，反无尺寸选举之柄，则以纳税定选权者，其匡戾亦已甚矣。况值风教陵替之时，朝贵既惟金钱是务，惟氓庶亦应之于下，谋选举者或以方术运动，终不如橐中装足以耀人，若是则虽倡优亦或被选。吾何以知其然耶？向者未有选举，满洲以乡会试为取士大典，然柏葰尝与优童通关节⑤，中式入录⑥矣。今之选举宁有异是？

① 一切税课，指包括直接税在内的各种税收，这里主要指工商业税。

② 今设盐官凡十处，指清政府在长芦、两淮、山东、福建、甘肃、四川、两浙、广东、云南、河东十个地方设立巡盐御史，管理盐政，但生产和销售则统统包给盐商。

③ 木绵，指棉花。

④ 蹑屩赢粮，穿着草鞋，背着粮食，形容贫困。

⑤ 柏葰，原名松葰，蒙古正蓝旗人，清朝咸丰八年（一八五八年）以文渊阁大学士、军机大臣身份出任顺天乡试正考官。优童，少年优伶。乡试只有"儒童"即秀才或有儒童资格的监生才可入场，优童没有应试的资格。柏葰受贿将优童冒充儒童取中为举人，因而引起儒生大闹。咸丰皇帝将他革职处死。

⑥ 录，指乡试录取名单。

若以众选不可遂私者，吾见选举之法尚在，而作奸树伪者相枕藉也。选举法中，孰不曰为选举事，而以酒食游览招人者，及受其招者，皆有禁锢之刑乎？孰不曰为选举事，而赠财物利益于选举人者，及受其赠者，皆有禁锢之刑乎？法令滋章，关防滋密，而诡窃者滋多，视之以为恒事。加以复选，则私昵者尤多。况上视贵族院，而知满洲华胄人人习为倡优。贵族院得容此曹，众议院独不得容此曹耶？尤而效之，则人情亦不为噩异矣。

夫以纳税定选权者，犹汉时以訾算为郎①，其点污甚。且震旦二千岁中，世爵已废，财产皆均分子姓，无以长子相续者矣。一兴选举，又以纳税为限，民之死权②者，欲持此以无替。父有一顷之田，一廛之肆③，而其税适当选格，分之数子则权去，委之长子则权存，人将以重视荣名，不顾七子均分之美④，其滑乱风俗，又将自此兴矣。以纳税定选权者，独有一善，曰租界工商纳税多在外人辖下，而乡里或无铢两⑤之租，身无选权，则不得齐夷于士伍，容当作其耻心耳。虽然，犹无效。大驵多金，固得以敕选入贵族院，而敕选非有定格。满洲制法，方悬子男之赏⑥，以厉贩夫。向者以报效⑦赏京卿，今且以报效入上院，何有于乡里选权哉？

① 郎，皇帝侍从官的通称。《汉书·司马相如传》："以赀为郎"。颜师古注："以家财多得被拜为郎也。"

② 死权，宁死也要保持既得权利。

③ 一廛之肆，一间门面商店。

④ 七子均分之美，《诗经·曹风·鸤鸠》："鸤鸠（布谷）在桑，其子七兮。"毛传："鸤鸠之养其子，朝从上下，莫从下上，平均如一。"以后经学家便用布谷鸟作为"平均"的象征。

⑤ 铢，古代重量单位，二十四铢为一两（旧市两）。

⑥ 子男之赏，指一九〇七年慈禧太后下令颁布的《奖给商勋章程》，规定凡是办农、工、商、矿者，其资本在十万元以上，可赏给爵位。

⑦ 报效，托名向政府捐款以供某种财政需要，如"报效河工"之类。

是故通选亦失，限选亦失，单选亦失，复选亦失，进之则所选必在豪右，退之则选权堕于一偏。要之代议政体，必不如专制为善。满洲行之非，汉人行之亦非，君主行之非，民主行之亦非。上天下地，日月所临，遗此尘芥腐朽之政，以毒黎庶，使鱼乱于水，兽乱于泽，惴耎之虫，肖翘之物①，莫不失其职姓②。甚矣哉！酋

豪贵族之风，至于今未沫③也。

① 惴耎之虫，肖翘之物，均见《庄子·胠箧》，成玄英疏谓分别指小爬虫和小飞虫。

② 职姓，本性。

③ 沫，消散、终止。

难者曰：知代议必不可行，而公等昔尝主持共和政体，何其自相斫也？应之曰：昔者吾党以为革命既成，必不容大君世胙，惟建置大总统为无害，而又慕说美利坚人哀思窈窕①，为我好仇②，故联想及于共和政体。不悟置大总统则公，举代议士③则戾；且未尝推校丁口，与他国相稽也。美之丁口七千有余万，视震旦五不当一，其地三千万方里，视清所据疆土四分而三，视震旦本部以倍，然犹众建联州④，各为宪法，其议员亦无等差高下⑤，然后分布得均耳。震旦不分为联州，多选议员，则召喧呶，少选议员，则与豪右。若分为联州耶，此土情势，即又与美軱戾⑥。今之务在乎辑和民族，齐一语言，调度风俗，究宣情志，合之犹惧其隔阂，况剖分之？

① 哀思窈窕，比喻追求美好的事物。

② 仇，通"逑"。这里指美国进行独立战争，曾反对英国殖民统治，被当时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当作榜样。

③ 代议士，议员。

④ 联州，联邦，一七七六年北美殖民地十三州代表通过联邦条例，宣布组成联邦制的合众国。各州都有自己的宪法、议会和不由中央任命的政府。二十世纪初美国扩大为一区四十八州。

⑤ 其议员亦无等差高下，指美国宪法规定，每州产生参议员两名，众议员根据各州人口多少按比例选举。

⑥ 軱(gū 姑)戾，骨头形状相反，这里指国情相反。

自宋以降，南人视北人则有异，荆、扬、益三州人视岭外人则有异①。地方自治始萌芽，而湖南、江苏、安徽比邻之民，又且相视若戎敌。滨海通商之地，其民羯羠不均②，顾反有贱其宗国而厚爱欧美人者。若一日分为联州，其逖离则愈甚，而南、北美之战争③，将亟见于汉土，于民族主义甚反矣。夫山人诮泽人，则以为蛙黾④，泽人诮山人，则以为貙狸⑤，将由老死其乡，无交通之利便故然耶？斯又未谛，合震旦冠带之区，大于英、德、法三国，彼以政俗不同转相鄙贱，虽交通利便不为损，今若分置联州，其相蔑相陵可知已。

① 荆、扬、益三州人，指长江流域各省的人。岭外人，岭南人，即今五岭以南福建、广东、广西等省人。

② 羯羠不均，语出《史记·货殖列传》，原指民族杂居，种类不一，这里借喻人心不齐。

③ 南北美之战争，指一八六一年爆发的美国南北战争，于一八六五年以北部胜利而结束，废除了黑奴制度。

④ 蛙黾(měng猛)，蛙类。

⑤ 貙，狼的一种，比猫略大。狸，野猫。

抑震旦人之天性，固函阴阳二极，毗阴故更互鄙夷，毗阳故争求和会①。在昔魏氏代汉，梁氏代唐，以合为分②，以博为伐③，则讴歌者有怨志。三国分而晋混一之，南北分而唐混一之，五季分而宋混一之，江表、唐、蜀④，亦有文思憔杀之人⑤，未闻以灭宗为怨。何者？幸同气之和合为一家，不至以戈矛相见也。故当伏其阴极，轩其阳极，令民族亲如昆弟，宁可以联州促其骚离哉？

① 毗，《庄子·在宥》："人大喜邪？毗于阳。大怒邪？毗于阴。"清俞樾说，"毗阳毗阴，言伤阴阳之和也"。和会，和合。

② 以合为分，指曹魏、后梁都没有实现全国统一，却急于废去原来统

一的王朝名号。

③ 伐，浅薄。以博为伐，是说曹丕、朱温瞧不起名义尚存的统一王朝，结果招来了名义也分裂的实祸。

④ 江表，长江以南地区。唐，南唐，公元九七五年为宋所灭。蜀，后蜀，公元九六五年为宋所灭。

⑤ 文思，智慧与道德齐备，语见《尚书·尧典》。文思憔杀之人，德智双全而忧国忧民的人物。

若就民生主义计之，凡法自上定者，偏于拥护政府。凡法自下定者，偏于拥护富民。今使议院尸其法律，求龙断者惟恐不周，况肯以土田平均相配？故当时言共和政体者，徒见肤表，不悟其与民族、民生二主义相牴牾也。

余固非执守共和政体者，故以为选举总统则是，陈列议院则非。总统之选，非能自庸妄陵猎得之，必其尝任方面与为国务官者，功伐既明，才略既著，然后得有被选资格。故虽以全国人民胪言推举，不至怐瞀①而失其伦也。至夫议员则不然，其被选不以成绩，有权力者能以势藉结人，大佞取给于口舌，哗众啸群，其言卓荦出畴辈，至行事乃绝异。家有阎妻②，又往往以色蛊人，助夫眩惑，既与举者交欢，骋辩未终，令听者魂精颠沛，蛾而使其良人上遂矣③。美国之法，代议士在乡里有私罪不得举告④，其尊与帝国之君相似。猥鄙则如此，昌披则如彼！震旦尚不欲有一政皇，况欲有数十百议皇⑤耶？他国未有议员时，实验未著，从人心所县揣，谓其必优于昔；今则弊害已章，不能如向日所县拟者。汉土承其末流，琴瑟不调，即改弦而更张之尔，何取刻画以求肖为！吾党之念是者，其趣在恢廓民权，民权不藉代议以伸，而反因之扫地。他且弗论，君主之国，有代议则贵贱不相齿；民主之国，有代议则贫富不相齿；横于无阶级中增之阶级，使中国

清风素气因以摧伤，虽得宰制全球，犹弗为也。

① 怐瞀，愚昧，糊涂。

② 阎，通“艳”。

③ 蛾，通“俄”。上遂，成功。

④ 有私罪不得举告，指美国议员享有豁免权，任职期间如犯私罪，可以不受地方法律制裁。

⑤ 议皇，讽刺语，意为挂着议员招牌的土皇帝。

夫欲恢廓民权，限制元首，亦多术矣。如余所隐度者，略有数端。

代议不可行，而国是必素定，陈之版法①，使后昆无得革更。其事云何？总统惟主行政、国防，于外交则为代表，他无得与，所以明分局②也。司法不为元首陪属，其长官与总统敌体③，官府之处分，吏民之狱讼，皆主之，虽总统有罪，得逮治罢黜，所以防比周④也。学校者，使人知识精明，道行坚厉，不当隶政府，惟小学校与海陆军学校属之。其他学校皆独立，长官与总统敌体，所以使民智发越，毋枉执事⑤也。

① 版法，《管子·版法》尹知章注：“选择政要，载之于版，以为常法。”这里指宪法。

② 分局，权限。

③ 敌体，地位对等。

④ 比周，结党营私。

⑤ 毋枉执事，不要贻误所干的事情。

凡制法律，不自政府定之，不自豪右定之，令明习法律者与通达历史、周知民间利病之士参伍定之，所以塞附上附下①之渐也。法律既定，总统无得改，百官有司毋得违越。有不守者，人人得诉于法吏，法吏逮而治之，所以戒奸纪②也。总统任官，以

停年格③迁举之，有劳则准则例而超除之，他不得用；官有专门者，毋得更调，不使元首以所好用人也。在官者，非有过失罪状，为法吏所报当④者，总统不得以意降调，不使元首以所恶黜人也。凡事有总统亲裁者，必与国务官共署而行之，有过则共任之，不使过归于下也。总统与百官行政有过，及溺职受贿诸罪，人人得诉于法吏，法吏征之逮之而治之，所以正过举，塞官邪也。轻谋反之罪，使民不束缚于上也。重谋叛之罪，使民不携贰于国也。有割地、卖国诸罪，无公布私行皆殊死⑤，不与寻常过举官邪同也。司法枉桡，其长得治之，长不治，民得请于学官，集法学者共治之，所以牵独断也。

① 附上附下，指上附政府，下附豪绅。

② 奸纪，侵犯法律。

③ 停年格，北魏孝明帝时颁布的选官制度，规定任命官员只问年龄大小，升迁只问资历深浅，而不管才德如何，见《魏书·崔亮传》。

④ 报当，呈报应定罪名。

⑤ 无公布私行，无论明着干或背地搞。殊死，斩刑。

凡经费出入，政府岁下其数于民①，所以止奸欺也。凡因事加税者，先令地方官各询其民，民可则行之，否则止之，不以少数制多数也。数处可否相错者，各视其处而行止之，不以多数制少数也。民无罪者无得逮捕，有则得诉于法吏而治之，所以遏暴滥②也。民平时无得举代议士，有外交宣战诸急务，临时得遣人与政府抗议③，率县一人；议既定，政府毋得自擅，所以急祸难也。民有集会、言论、出版诸事，除劝告外叛，宣说淫秽者，一切无得解散禁止，有则得诉于法吏而治之，所以宣民意也。凡是皆所以抑官吏，伸齐民也。

① 岁下其数于民，指每年向全国公布财政决算与下一年财政预算。

② 暴滥，横暴不法，滥用职权。

③ 抗议，以对等地位讨论。

政府造币，惟得用金、银、铜，不得用纸，所以绝虚伪也。凡造币，不得以倍现有之钱者等于一钱，不使钱轻而物益重，中人以下皆破产也。轻盗贼之罪，不厚为富人报贫者也。(案：治盗贼，不当刻定赃数以论罪之轻重①，当计失主所有财产而为之率。譬如家有百万金者，取二十万金，犹无害；家有十金者，取三金则病甚。其为害于人有轻重，故罪亦因之为轻重，不当刻定铢两以计罪。亦犹伤人者，毁婴儿一肢，与毁大人一肢同罪，或且加重，不以肉之重量面积计罪也。)限袭产之数，不使富者子孙蹑前功以坐大②也。田不自耕植者不得有，牧不自驱策者不得有，山林场圃不自树艺者不得有，盐田池井不自煮暴者不得有，旷土不建筑穿治者不得有，不使枭雄拥地以自殖③也。官设工场，辜较其所成之直④，四分之以为饩禀⑤，使役佣于商人者，穷则有所归也。在官者身及父子皆不得兼营工商。托名于他人者，重其罪，藉其产。身及父子方营工商者不得入官，不与其借政治以自利也。凡是皆所以抑富强振贫弱也。夫如是，则君权可制矣，民困可息矣，又奚数数然模效代议惟恐或失为？

① 刻定赃数，死板规定盗赃的数字，作为判刑轻重的标准。

② 坐大，坐享其成而当富豪。

③ 拥地以自殖，靠占有土地发财致富。

④ 辜较，大略，即约计。所成之直，即产值。

⑤ 禀，通“廪”。饩禀，薪金、工资。

难者曰：夫一国而分数总统者，可行于小国，不可行于大国。今以法司、学官与总统敌，是即三总统矣，事有稽留则奈何？

应之曰：总统不可众建者，以其议论不决也，今法司与学官各视其事，不与行政、国防相奸，责有专负，事有专任，非众建之例。借观明代法制，行省有布政、按察二使①。政刑分权，无他官以临其上。及满洲常设巡抚一员，为行省长。学政②又与巡抚抗礼。政学分权，无他官以临其上。然不闻有废事，何者？各司其局，则无痿羵③之忧，亦无所用争执。一省如是，一国易明也。总统主行政、国防与代表外交事，他人无从旁掣曳者，斯不应以大小为比。且公知大国之总统不可众建，未知大国不可设议院也。夫小国寡民如雅典④，则市民人人得以议政。今欧洲诸国皆方雅典摦大⑤，即揪缩⑥为代议。汉土视英、德、法，又大至五六倍，视美利坚其民则繁庶至五六倍。由是代议又不可行；行之惟有分州以治，又不足县⑦群众而有害于和会。是故监督政官之责，当移于法司，此形势自然也。

① 布政使，明初设十三个承宣布政使司，长官称布政使，主管各省行政。按察使，明朝在各省设提刑按察使司，长官称按察使，主管各省司法，与布政使并称两司。

② 学政，提督学政，清朝主管一省儒学及秀才考试的长官。

③ 痿羵（wěi zì 委自），羊的传染病，这里比喻互相危害。

④ 雅典，古希腊城邦，公元前六世纪后长期实行奴隶主的民主政治，由公民大会决定战争、媾和与缔约，进行选举。

⑤ 摦（huà 话）大，扩大。

⑥ 揪缩，收缩。

⑦ 县，通悬，联系。

学术者，故不与政治相丽。夫东胶、虞庠、辟雍、泮宫之制①，始自封建时代，礼乐射御皆为朝廷用。孔、老起与之格斗，学始移于庶民②。自尔历代虽设太学③，其术常为民间鄙笑。汉世古文诸师④，所与交战者十四博士⑤。宋世理学诸师，所与交战者

王氏之《三经新义》[6]。综观二千岁间，学在有司者，无不蒸腐臭败，而矫健者常在民间。方技尤厉。张衡、马钧之工艺[7]，华佗、张机之医术[8]，李冶、秦九韶之天元、四元[9]，在官者曾未倡导秒末，皆深造创获，卓然称良师。且震旦为学者，常洛洛[10]与官立庠序反对。纵校官有长艺，犹刳心致死以争之。此则一统久长、民不系于九两[11]之效也。知学校为使人求是，非为使人致用，则学官与政官分。然犹建长理之，分帑赋之，不纯任民间自为者，以草茅设学常少数，而资财又不足以取济，或并于译人大驵之手，则国华谟[12]而贱民兴，是故以此扶翼，不以此为本株。独以击蒙讲武[13]之学隶政官者，由强迫教育为在官所有事，申李法、定约束[14]，其事固专为致用，非执权者，又莫能行也。

① 东胶、虞庠，相传为周代的大学、小学，见《礼记·王制》郑玄注。辟雍，相传为周天子所设大学，见《诗·大雅·灵台》陈奂传疏。泮宫，相传为周时诸侯所设学校，见《诗·鲁颂·泮水》陈奂传疏。

② 移于庶民，指私人讲学风气盛行。参见《论诸子学》。

③ 太学，封建时代的国立大学。

④ 古文诸师，古文经学的经师。

⑤ 十四博士，汉武帝后今文经学的十四家博士官。

⑥ 《三经新义》，北宋王安石对《尚书》、《诗经》、《周礼》三部经书所作的新注，宋神宗时颁行为官方教科书。

⑦ 张衡，字平子，东汉天文学家，发明浑天仪和地动仪。马钧，字德衡，三国时魏国机械制造家，曾改进翻车即龙骨水车，以及指南车。

⑧ 华佗，字元化，东汉末名医，在外科和中药麻醉学方面有重大贡献。张机，字仲景，东汉末名医，所著《伤寒论》是中医学的重要文献。

⑨ 李冶，字仁卿，元代数学家，曾发展了代数学，并在我国最早采用"零"的记号。秦九韶，南宋数学家，所著《数学九章》对代数学有

重要发展。天元，天元术，即解一元多次方程的方法。四元，四元术，即解四元高次方程的方法。

⑩ 谔谔(è饿)，论争、抨击。

⑪ 九两，《周礼·天官·大宰》："以九两系邦国之民"。意为维护统治的九件大事，这里借指政治。

⑫ 谠(kuì溃)，中止。

⑬ 击蒙，启蒙，指初等教育。讲武，指军事教育。

⑭ 李，《史记·天官书》司马贞索隐："李即理。理，法官也。"申李法，谓明白施行法制。

难者曰：停年格者，徒以岁月期会困人，不能得方略士，是材者不得起，而下资获遂也。

应之曰：为治固当循绳墨，无所用贤。且有劳者得超除，溺职者受罢黜，材者固无患其沈滞，虽下资亦自见冷汰矣。若夫跅弛异众之材①，虑非平日所能逆睹，若使元首以知人善任为期，所得无过纵横之士。夫年劳可质验，而怀材不可预知，其魄兆独在言词捷给而已②。以笔札唇舌自用者，率多援引声气，更相题榜，嫉人之是，用己之非。下者箪笥③馈遗，以结人欢，其称誉乃日起。若主者无他肠，则误用佞人耳；若有他肠，且假借尚贤之名，为顿置私人地。内观清政，部选重时，虽权在胥徒④，犹不能以意颠倒。今者部选之权愈轻，而督抚用人愈缪。藉有一二廉直者，以不受赂遗自高，内则引用故旧，外则交通关节，犹处处见告。外观美政，总统更移，自台阁以至抱案之吏⑤，无不随之更调。此其朋党比周，为蠹已甚，故令贪夫盈于朝列，饕餮贡于大庭⑥，犹曰美政文明，斯则戾矣。要之，国有政党，非直政事多垢黩，而士大夫之节行亦衰，直令政府转为女闾⑦，国事夷于秘戏⑧，此盖法家所深惎者。彼停年格直不足以得高材耳，高材固

不常有，偶失一二亦何害？若乃任意举措，其失人且百倍此矣。

① 跅弛异众之材，出类拔萃的人。

② 魄兆，表现。言词捷给，能言善辩。

③ 箪笥，圆盒和方筐，指礼盒。

④ 部选，吏部按照选官条例任免升降一般官员。胥徒，指在吏部供职的书办之类吏人。

⑤ 台阁，内阁。抱案之吏，指秘书一类雇员。

⑥ 大庭，政府。

⑦ 女闾，妓院。

⑧ 秘戏，淫戏。

难者曰：平时不选举议员者，虑其任豪右也。有外交宣战诸急务，而临时得遣人与政府抗议，顾不患其举豪右耶？

应之曰：所为选举者，欲其伸民权宣民志也。庶事多端，或中或否，民不能预揣，而授其意于选人。选人一朝登王路，坐而论道，惟以发抒党见为期，不以发抒民意为期。乃及工商诸政，则未有不徇私自环①者。欧洲诸国，中选者亦有社会民主党②矣，要之豪右据其多数，众寡不当则不胜。故议院者，民之仇，非民之友。今以外交、宣战诸急务临时遣人，既无他端杂事，民得直以其意授之。所遣者本无政党题号，亦非以是为枭名而得摩近仕宦。若己意与舆人③反，则辞谢不行可也。行者必与民同意之士。观近世郡县有冤狱，民辄公选一人，使讼于都察院④，所选者率非豪右，亦无逆民意而自擅者。以其事有期验⑤，不容以意诡更，诡更之则为舆人齰死⑥，故奉使能致其命。以是为类例，其与平时选举议员，利害至不侔矣。

① 徇私自环，围绕个人私利转。

② 社会民主党，指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西欧主张社会革命的工人政党。

③ 舆人，指下层民众。

④ 都察院，明、清两朝的中央监察机关，职责相当于以前的御史台。

⑤ 期验，事后复查。

⑥ 龉（zé 责），咬啮。

难者曰：因事加税，使地方官各询其民，此亦丛脞① 甚也。数处可否相错，乃各视其处而行止之，此则全国之税则，又失整齐矣。

① 丛脞（cuǒ 错上声），繁琐。

应之曰：凡以州部集民，不为丛脞。夫至众者莫如农圃，汉世街弹之制①，集县民而致之。今虽不可试行，借观农人之纳丁漕，分期赴县，率十余日而竣。（此据自投匮、自上仓② 言，若包征包粮者则与此异。）今若访问农民，亦自州县询之，夫何丛脞之有？其工商则多屯聚都会，而数亦减于农，司与府问之足矣，必不如头会箕敛③ 之碎也。今夫土膏肥瘠，川渠清浊，所在不同，故田赋必不能量以一概，往者赫德为清政府谋④，令田一亩赋二百制钱。此由外人素未习东土事，故以彼国法制相衡。其实厚薄异齐，不得一往刻定。所可定者，曰顷亩长短不容彼此异耳。其赋则相地衰征⑤，自有差等。故或有加于此而不得加于彼。纵令农学遍行，或准古区田法⑥，堕高堙卑⑦，舄卤化而膏泽，然以气有舒惨⑧，收穫犹不可齐。夫本不可齐者，则不齐亦无害矣。工商转贩一物，而远近贵贱不同，故亦相地而差赋税⑨，此宁可以一剪刀剂之？管子有言："千里之路，不可扶以绳；万家之都，不可平以准"⑩。盖据有广土者，不得无是见也。夫分区而询民，与分区而选举，其繁碎相若。然远西诸国，取彼不取此者，其议院始牙蘖，本为征税⑪，而税实出于地主。既有地主，一人足以

摄千万人。是故就此访之，不必与无税之佃客议也。

① 汉世街弹之制，汉朝时乡官在街上设置的办事处所，见《周礼·地官·里宰》郑玄注和孔颖达疏。

② 自投匮、自上仓，指纳税者自己向政府有关部门交纳捐税和漕粮。

③ 头会箕敛，按人头征税，拿簸箕收取，形容赋税极端苛刻繁重。语出《淮南子·氾论》，参见《汉书·陈馀传》颜师古注引服虔说。

④ 赫德，英国人，一八六三年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控制中国海关达四十八年。光绪三十年（一九〇四年），他向清朝建议全国土地每亩一律交赋二百文，以解决军费不足等财政困难。

⑤ 相地衰（cuī 催）征，根据土地收益制定赋税等级。

⑥ 区田法，土地轮作制，见贾思勰《齐民要术》。

⑦ 堕高堙卑，削平高阬田，填平低洼地，指人工改造易旱易涝地。

⑧ 气有舒惨，气候有好坏。

⑨ 相地而差赋税，根据产地远近制定不同税率。

⑩ 管子有言，见《管子·宙合》，引文意为：千里长路，不可能用绳子将它拉直；万户大城，不可能用同一水准将贫富拉平。

⑪ 本为征税，指英、法等国封建君主最初召集的议会，目的都是为了解决财政问题。

中国土田，农圃自主者大半，逮地权平均以后，全国无地主矣，岂有一人足以表六十万人，七百人足以表四万万人者？其外征税及商。贾商之事，几及百端，而议员未能悉备，又可冒昧许诺耶？若谓百事有统计表，不出户牖，足以坐识万方，此虽官吏亦能知之，又何赖于议员也？且今之议员，名为代表全国，非为其一邑一村。而震旦税则，全国必不能同，如欲增税，此省此道则胜之，彼省彼道则弗胜。人情素隔，而令其更互为谋，无异使夔谋蚿，使鹿谋鳍也①。是故就赋税计，函胡② 以询议员，不如分画以询齐民也。

① 夔，古代传说的独脚兽。蚿，虫名，节肢类的多足虫。鳝，泥鳅。使夔谋蚿，使鹿谋鳝，让独脚兽替百脚虫策划怎样爬行，让山中野鹿替水中泥鳅设计怎样游泳。

② 函胡，含糊。

如上所述，此政体者，谓之共和，斯谛实之共和矣；谓之专制，亦奇觚①之专制矣。共和之名不足多，专制之名不足讳，任他人与之称号耳。大抵建国设官，惟卫民之故，期于使民平夷安隐，不期于代议。若舍代议政体，无可使其民平夷安隐者，吾亦将摭取之。今代议则反失是，不代议则犹有术以得是，斯掉头长往矣。名者实之宾也②，吾汉族诸昆弟将为宾乎？

① 奇觚，奇怪。

② 名者实之宾，见《庄子·逍遥游》。

［附］“虏宪废疾”六条

虏廷所拟立宪草案，大较规模日本。推其意趣，不为佐百姓，亦不为保乂国家，惟拥护皇室尊严是急。亦有摭拾补苴，深没其文以为隐讳，使各条自相抵触者。呜呼！虏廷之疾已死不治，而欲以宪法疗之；宪法之疾又死不治，持脉写声，可以知其病态矣。略举数条如左：

彼宪法言：“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又曰：“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此欲模拟日本宪法而失其真。日本宪法但云：“大日本帝国，以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之。”此从其历史成事而施名号。初有日本国，便有此姓之日本天皇，故曰“万世一系之天皇”，而不曰“此后当万世一系”。虽文义兼摄初终，其辞气犹有蕴藉。今满洲本非我族类，自古无“万世一系”之历史，由是规定其后，使匕鬯永属于一家。夫

明有成事在前者，犹不可刻定于后，又况海滨胡貉略有中原，而以莠言固其世祚，令汉人永远服从？大逆无道，当殊死。盖日本与中国历史风俗不同，而其人心亦异。彼一姓相继二千五百岁，惟神道教所说者，又谓朝姓出于天神；民情怀旧，故拥戴之念深。如中国则非其例。勿论满洲起于狂寇，为我世仇。在昔姬周历祚几及千年，王赧不祀，民心犹不为梗芥。盖儒者有言曰：“民为贵，君为轻；”“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其陈义虽未周备，要之民心固如是也。秦皇欲推二世三世至于万世，遂为千载笑谈。由今推论，满洲之主可以钦定宪法，秦皇独不可钦定宪法耶？然所以酿嘲者，民心固曰不应有此矣。况以旃裘腥膻之儿，识字且未及千数，浑屯如帝江，清狂不慧如昌邑王，而知识或未逮陈叔宝。大婚则拜谒堂子，以观房中之画像；奉达赖喇嘛之教，则以他人代身赎罪，雇作桑门；上谒西太后，又时时被唾面而伏棰楚。有何神圣？亦何从得“不可侵犯”之实权耶？日本定此二条，虽儿童亦笃信；满洲定此二条，虽达官亦腹笑。此则国性不同，礼俗有异，本不可以强拟者。夫欲护持皇位，则何必效日本？意大利之宪法，王位惟许沙奇尼亚王之后承之；德意志之宪法，皇位惟许普鲁士王之后承之。今何不曰“皇位惟许爱新觉罗氏承之”，而诡曰“万世一系”？盖彼亦知爱新觉罗之名漫污史册，气若鲍鱼，故不得已而之屏藏耶！然即彼大清皇帝者，何功何德，而当世为宗主？曩时寇边屠城且弗计。割安南者，非尔大清皇帝乎？弃朝鲜者，非尔大清皇帝乎？尖缅甸者，非尔大清皇帝乎？让台湾者，非尔大清皇帝乎？放归作田舍翁，以东三省偿失地，犹不赡；幸得赦宥，世为建州孤偾之君亦足矣。何敢觊觎非分，以陵我神明裔胄，以破我中国人人得长国家之美俗！杨度辈为是草案，与曩日排斥异族之言，僢驰若彼。吾意杨度虽热中，犹未昏耄，握

管属草稿时，自念前日所倾吐者，当作龋齿笑不止。亦谓优人作乐，戴帼面则言如彼，去帼面则言如此，未足怪也。不然，则或以大清帝国之名，别于中国，徒指建州一部为言，以其神雀、朱果之祥，谓流祚白山黑水间，足以万世，而不与其世主诸华。吾意杨度亦未必狡黠至是。世人有通称立宪党为保皇党者，然哉然哉！顾同波而异澜耳！

彼宪法有"万世一系"之文，至继承皇位事则宪法不为规定。此欲模拟日本而不能，畏首畏尾，所以进退维谷。寻彼满洲家法，不立嫡长，有妄请建储者，处以极刑，故不敢抵死书之以触邦禁。虽然，既言"万世一系"，则继统者自在爱新觉罗氏。建储虽不可请，嫡长虽不必立，而世守神器者，必在男子，不在妇人。此固东方习惯，虽满洲亦未尝有异。今宪法省削其文，继统以男，独无规定，何哉？正以太后方垂帘听政，惧因抑退女子之文，而触其忌耳。西王母者，如人而虎尾，履其毛端，咥人破骨。草宪法者不得不委曲避之。虽然，自兹以后，公主格格辈，固容执文以争帝位，而奕世再传，父系且易为母系。所谓"万世一系"之实，竟安在耶？狐埋之，狐搰之，狸貀受成而用之，如是则宜！

彼宪法于皇帝年少及有他故暂举摄政事，亦不一道，盖不许摄政云尔。然满洲时制，尚有过于摄政者。方载淳、载湉少时，皆以两宫临朝听事，已与摄政微异。所以者何？皇帝固有旨有谕，而两宫亦得自发懿旨，政出多门，非摄政之例。群下章奏，又并署皇太后、皇上二人，果谁为主宰耶？及戊戌政变，载湉年既长成，又非有疾疢痌瘝，而西太后那拉氏，猝起训政，至今无替。平时事事皆奉上谕，至宪政刻期之诏，则上谕不敢专擅，而必钦奉懿旨以下之。此为一国两君，犹日本所谓院政，其浮于摄政远甚。今宪法不与摄政，则皇帝听政时，更不

许有临其上而称训政者益明。若九年以后，宪法实施，是时太后犹在，能拨而去之耶？吾意杨度辈所私计者，亦谓太后尸居余气，行将就木，更历九年，则山陵已毕矣。抑人寿固难刻限，太阴之精，沙麓之灵，亦容百年不弊。宪法虽限期实行，太后不必以赴宪法实行之期而死。彼时复听其训政，则总揽立法、行政、司法之大权者，不独君上，而大清帝国亦不止以一大清皇帝统治之矣。鸟迹兽蹄之宪法，于是当破坏矣！

彼宪法言："皇室大典，应由君上督率皇族议定，议院不得干涉；皇室经费，应由君上制定常额，议院不得置议。"此又模拟日本宪法而加厉者。由是推校，则臣民之对于皇族，当一切模拟日本可知。日本刑法，对于天皇、三后、皇太子加危害者处死，谋加危害者亦如之；对于皇族加危害者处死，谋加危害者处无期徒刑；对于天皇、三后、皇太子有不敬行为者，处重禁锢三月以上、五年以下；对于皇族有不敬行为者，处重禁锢二月以上、四年以下。是皇族之于皇帝，相校仅一等耳。相传英吉利亲王某甲，东游日本，英商皆登楼上观，日本警察曳之下。问其故，则曰："尔英吉利国臣民，不应踞高以临尔国亲王。"盖以宗法为国政，其习惯固有然者。尚观《周礼》秋官，其尊贵王亲，亦差同日本。及秦始皇身为天子，而子弟为匹夫，诸公子无半通铜印。旧习自是破，阶级自是去，平等自是有端倪矣。汉、晋间虽有封建，然法律视诸王，既与民庶等夷。《汉书》言：燕王定国与父姬及子女奸，夺弟妻；为肥如令郢人所告，定国格杀郢人；郢人昆弟复上书具言定国事，公卿议定国当诛，许之。梁王襄及后任氏遮止李太后见汉使者，太后与争门，措指；为睢阳人犴反所告，公卿请诛王，诏削五县，枭任后首于市。此皆以庶人讦告皇族而见听许，异于日本皇室典范但许人民对皇族有民事诉讼，不许人民对皇族有刑事诉讼者。及唐、宋亲

藩乃益贱，王介甫踞鞍以睨天水诸宗，其微末可知也。是故一统之朝，名分所尊，独有皇帝，诸王则不在是限；以为皇帝有统治吏民之重，而皇族非有是。故旧律以诽谤皇帝为不敬，无不敬皇族之条。虽骄恣如满洲，不能无仍旧贯。昔有举劾恭酋奕䜣者矣，又有举劾庆酋奕劻者矣，语皆侮慢刻深，肆其攻伐。诸酋虽怒之甚，而不能以律绳治者，由素无不敬皇族之诛也。今自宪法颁行，刑律将附之而起。而满洲之为军机领袖者，常在亲王，异时虽改军机为内阁，称领袖为总理大臣，处其位者犹非亲王莫与。夫爱新觉罗氏固无人类，自端华、载垣、奕䜣以来，论官惟财，授爵以贿，舆珠辇璧，秽声载途。至奕劻集其大成，金声而玉振之，一见劾于蒋式瑆，再见劾于赵启霖，三见劾于梁鼎芬。惟赵启霖一奏，责以诬蔑亲藩，微示恚恨，其他终无可奈何。方恐言者不已，食肉未厌，害及其身，适有日本刑法为之周卫，言宪法者从而诱导之，以为狐鼠种族藏身之固。自今以后，凡为满洲亲王者，将资首辅之威权，借法律之拥护，以肆其贪墨。复有蒋式瑆、赵启霖、梁鼎芬从而劾之，则丽禁锢四年之辟，孰敢冒死以钓直声？于是天下至优游无责任者，莫亲王、首辅若矣。夫佐君以行政者惟首辅，首辅既贪婪无艺，而言官不得纠弹，报章不得举发，上下钳口，道路以目，是则为魍魉政府，其去专制之政，又愈不逮远矣。原日本所以能尊严皇族者，正由皇族不作政官，无他絓系；又其所谓皇族者，限于王及王妃，其数无几。今满洲皇室经费既无定额，是必辅国将军以上同受皇族之名。皇族猥多，其故事又必以亲王领军机，而贝子、贝勒等悉盘据各部为长官。复以不敬皇族之刑为之诃护，则狐邱兔窟益坚。由是以言，立宪党者，上比政党不足，而下校保皇党有余，其爱新觉罗氏之社公欤？

彼宪法言："议院有建议之权。所有决议事件，应恭候钦

定后，政府方得奉行。"夫决议而犹待钦定，所谓议员者，犹汉之议郎耳。满洲虽无议郎，给事中、监察御史固有建议之权。外此九卿散职，其得议政事亦等。有是则何赖于议员？谓议员自民间起，异于台阁寺院诸官耶？汉、唐、宋、明之成法，士民皆得上书，至满洲始有遮禁，康有为亦尝规复之。夫自田间直起，得建议而犹待钦定，则士民上书，犹差胜于议院。何者？士民之数无限，而两院议员之数有限，欲其周咨博听，则在彼不在此，明矣。彼宪法既不与人民请愿之权，虽电文陈乞，亦将闭距不通，而收缩建议之权于议院，是民权因此愈削。甚矣杨度之专固自恣，更甚于康有为也！余固非嘉许代议政体者，诚不烦为议院理冤，亦不欲求民权于胡人奎下，然观其所谓立宪者，不能无露龈而笑也！

彼宪法言："臣民按照法律所定，有纳税、当兵之义务。"在昔虏廷制法，满人皆有当兵之义务，而身与田宅悉免税。汉人固容当兵矣，非以定法勒征，乃出于临时募选。康熙时，行一条鞭法，地丁相并，视两税法所云"户无主客，以现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又稍简易。彼虏者，亦自知食毛践土，不容贪求无艺也。故纳税亦非人人尽有。而版籍不明，编审无效，民或改籍他国，而虏政府若弗闻知，此亦大可怪笑者。夫欲知丁口盈虚之数，但征户籍可也。今令人人皆纳税、当兵，是欲复一条鞭为租庸调，返招募为府兵也。唐氏功德在民，此制犹不可继，况蠢尔鱼皮虏，为我枕块之仇，而以是遒迫吾民，夫何敢？彼杨度者，真屠肠支解不足矣！观其师资东国，事事侔色揣称，惟恐或失。岂悟彼国君民间，有积恩而无细衅，又以近承封建，移国内藩镇之战争，而翕之以对外，只见其弛，未见其张也。今虏政府者，岂承封建末流耶？推杨度辈用意，尚非如日本之专为国防者，徒惧民心不靖，野有斩木之雄，故锐意

征调，使之自相斩馘。与其言人人有当兵之义务，不如言人人有自杀汉人之义务，犹为明白易知矣！抑吾闻之，恶政令之烦苛，常出其机械接构以相斗者，固汉人公性也。曩者，丁租并课，算及黄口，民则争自避匿。故汉、唐、明盛时，丁口常不逾六千万。满洲行一条鞭，而民数骤增至四万万。岂今日之孳生力如彼强，昔之孳生力如彼弱耶？亦规脱丁徭而亡命耳。今复比户征兵，则四万万人又且骤减为六千万人也。夫隐名以避役，跼蹐高厚，处处触藩，孰与烧其穹幕，犁其王庭，尸其主者，枭其首，椓杙其阴，菹其骨肉于市，使獉獉政府永绝于地球之上？方今旱潦不恒，海波上击，燕赵与南海皆大康，四万万人槁饿矣！其取胡人、汉奸之醢以来！

伪《民报》检举状

(一九〇九年)

【说明】 一九〇九年秋、冬间，同盟会主要领导人中间，爆发了自它成立以来最严重的一场内部矛盾。那结果，已为辛亥革命史的研究者所熟知，就是同盟会和光复会的正式分裂，接着中部同盟会又告成立。资产阶级革命派事实上回到一九〇五年以前的三个系统。尽管三者的战略目标仍然一致，都继续实行武装革命，以推翻清朝，建立民国，但在策略路线上却各行其是，不仅在同敌人决战前夜分散了革命力量，而且为武昌起义以后胜利者内部发生更大分裂埋下了伏线。

同样如所周知，这场内讧隐伏已久。从一九〇七年春天起，同盟会领导集团内部便出现不和，到此时不过是由暗斗转为明争。而陶成章去南洋募集起义军费受挫，汪精卫背着章太炎续刊《民报》，则为引发明争的两支导火线。这一年九、十月间，陶成章等在南洋以七省同盟会员意见的名义散发《孙文罪状》，章太炎在日本又以原《民报》社长的名义发表《伪〈民报〉检举状》，首先将矛盾公开化。孙中山随即组织公开反击，指示吴稚晖在巴黎《新世纪》周刊上接连作文谴责章太炎和陶成章。黄兴也同刘揆一联名发表致美洲各华侨报馆

同盟会员的公开信，宣布支持孙中山，反对章、陶所为。同时，黄兴等又发表启事声明《民报》续刊合法，吴稚晖则宣称得到何震提供的章太炎亲笔信，以证章太炎早已通过刘师培同端方勾结。总之，问题愈闹愈复杂，争论也愈来愈集中到孙中山和章太炎的个人品格上，使他们在海外革命拥护者中间的威望大受损失。

同盟会的这场内部矛盾，无疑是辛亥革命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然而历史的事实至今尚未从当时矛盾的陈述中间完全清理出来。原因之一就是有些重要史料很难找到。例如，章太炎的《伪〈民报〉检举状》，除吴稚晖在《新世纪》上节引的几段外，全文就很难找到。这就给实事求是地研讨这段历史，带来颇大困难。

最近，上海人民出版社得到章氏家藏的当年刊载本篇的《日华新报》剪报。大约为编集需要，也表明作者看法已起变化，剪报上凡提及孙文、黄兴、汪精卫、胡汉民姓名的字句，都被章太炎用浓墨涂掉。现据这份剪报影印件选录。凡原文已涂掉而字迹可辨认者，都予以恢复，而无法辨认者则用空格表示，以供研究者参考。

另外，为便于读者了解当时辩论实况，我们又选取孙中山致吴稚晖的三封信和《民报》二十六号启事，作为附录。孙中山三信均选自胡汉民编《总理全集》第四集"遗墨"影印件，内中笔误参照其它版本，加括弧注明正字。《民报》二十六号启事，则选自原刊本。有关辩论实况的较重要材料，还有陶成章起草的《孙文罪状》(见《神州日报》1912年 11 月 2 日)，陶成章致李燮和、王若愚等人信(见湖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编注《陶成章信

札》)，黄兴《为陶成章诬谤事致孙中山书》、《为陶成章等诬谤孙中山事致巴黎新世纪社书》(均见台湾1973年版《黄克强先生全集》)，黄兴、刘揆一《致美洲各华侨报馆同盟会员函》(台湾1968年版黄舜生《黄兴评传》影印件)，吴稚晖在《新世纪》第114期以后各期上的有关文章等，均可参看。

告南洋、美洲侨寓诸君：

《民报》于去年阳历十月出至二十四期，即被日本政府封禁，时鄙人实为社长，躬自对簿①。延至今日，突有伪《民报》②出现。主之者为汪兆铭即汪精卫，假托恢复之名，阴行欺诈之实。恐海外华侨不辨真伪，受其欺蒙，用敢作书以告。

① 躬自对簿，一九〇八年十月十九日日本内务大臣平田东助下令封禁《民报》，章太炎三次致函平田提出强烈抗议。并于十一月二十六日东京地方法院开庭审判时代表《民报》出庭答辩。十二月十二日，东京地方法院判决禁止《民报》发行。章太炎作为《民报》发行人兼编辑人被罚款一百十五日元，因无力交纳，遂于一九一〇年三月三日被东京小石川警察署劳役场拘留，需服一百一十五天劳役，后由鲁迅、许寿裳等人筹款交纳，才获释。

② 《民报》复刊工作由汪精卫主持，从巴黎的新世纪报社接受资金支助，出版了第二十五、二十六号两册，皆一九〇九年秋发行，总发行所自署巴黎，实际在东京印刷。

《民报》之作，本为光复中华，宣通民隐，非为孙文树商标也。孙文本一少年无赖，徒以惠州发难事在最初，故志士乐与援引。辛丑、壬寅之间，孙文寄寓横滨①，漂泊无聊，始与握手而加之奖励者，即鄙人与长沙秦力山耳②。自此以后，渐与学界通声气。四五年中，名誉转大。一二奋激之士，过自谦挹，奖成威柄，推为

盟长③。同人又作《民报》④以表意见。时鄙人方系上海狱中，即以编辑人之名见署。出狱以后，主任《民报》，几及三年，未有一语专为孙文者也。惟汪精卫、胡汉民之徒，眼孔如豆，甘为孙文腹心，词锋所及，多涉标榜。自时孙文瑕衅未彰，故亦不为操切。而孙文小器易盈，遂借此自为封殖。在东京则言南洋有党与十万，在南洋则言学生全部皆受指挥，内地豪雄悉听任使。恃《民报》鼓吹之文，藉同志拥戴之号，乘时自利，聚敛万端。遂于丁未之春，密受外贿⑤，仓皇南渡，东方诸事，悉付诸一二私人。

① 寄寓横滨，孙中山于一九〇〇年惠州起义失败后，同年十一月赴日本，居于横滨。至一九〇二年十二月离日赴越南、泰国。

② 秦力山（一八七七——一九〇六年），湖南长沙人，曾参加唐才常的自立军，在安徽大通起事，失败后东走日本，与沈翔云、戢元承等在东京编辑出版《国民报》，转向革命。一九〇二年春，章太炎、秦力山等同往横滨访孙中山，正式订交；同年四月，孙中山至东京，支持章太炎、秦力山等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

③ 推为盟长，指一九〇五年七月，孙中山说服华兴会领袖黄兴、陈天华等，联合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团体，于同年八月二十日在东京正式成立同盟会，孙中山被推为总理。

④ 同人又作《民报》，一九〇五年九月，华兴会系统的刊物《二十世纪之支那》，由宋教仁移交给同盟会代表黄兴，改为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于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正式出版。

⑤ 密受外贿，一九〇七年日本政府应清政府要求，驱逐孙中山出境，赠洋五千元，日本股票商铃木久五郎又赠洋一万二千元。孙中山以二千元用于别前聚餐会，留二千元作为《民报》经费，余款带至南洋充革命活动费，受到东京同盟会的章太炎、宋教仁、张继、谭人凤等责难。

夫东京本瘠苦之区，万数学生，仅支衣食，非有余裕足以供

给《民报》也。萍乡变后①，《民报》已不能输入内地，销数减半，印刷房饭之费，不足自资。而孙文背本忘初，见危不振。去岁之春，公私涂炭，鄙人方卧病数旬②，同志遂推为社长，入社则饔飧已绝，人迹不存。猥以绵力薄材，持此残局③。朝治文章，暮营经费，复须酬对外宾，支柱警察，心力告瘁，寝食都忘。屡以函致南洋，欲孙文有所接济，并差胡汉民或汪精卫一人东渡。邮书五六次，电报三四度，或无复音，或言南洋疲极，空无一钱。有时亦以虚语羁縻，谓当挟五六千金来东相助，至期则又饰以他语。先后所寄，只银圆三百而已。及河口兵兴④，乃悉以军用不支为解。

① 萍乡变，指一九〇六年十二月萍乡起义。

② 方卧病数旬，《民报》十八号（一九〇八年一月二日出版）刊有启事，谓“本社总编辑人章君炳麟因脑病忽作，不能用心，顷已辞职”。次号由张继主编，二十至二十二号由陶成章主编。但除十八号无太炎文外，其它各期都有他的论著。据此则卧病当为上年与此年冬春之事。

③ 持此残局，可参看章太炎自定年谱戊申（一九〇八年）纪事。

④ 河口兵兴，指一九〇八年四月河口起义。

查孙文丁未南行，四处筹款，不下三四十万。而镇南关①、河口二役，军械至少，钦、廉②亦未有大宗军火。先后所购之铳，仅二百余枝，此外则机关铳四门，更无余器（此皆黄兴口说）。计其价值，不盈三万，所余款项，竟在何处？若云已悉散之会党，由今核实，则关仁甫③之攻河口也，所领薪水，但及三千；许雪秋④亦得三千；梁秀春⑤二千而已。先后所散，略及万金，是则其说亦伪矣。孙文怀挟巨资，而用之公务者什不及一⑥。《民报》所求补助，无过三四千金，亦竟不为筹画，其乾没可知已。

① 镇南关役，一九〇七年十二月，孙中山、黄兴、胡汉民等计划，派黄

明堂和关仁甫联络清军做内应，在广西镇南关发动起义。

② 钦、廉之役，一九〇七年九月，孙中山派王和顺到广东钦州发动起义，攻克防城。一九〇八年三、四月间，孙中山派黄兴在越南组织中华国民军南军，到钦州起义，并转战于钦州、廉州、上思一带月余。

③ 关仁甫，冯自由《丁未广西镇南关革命军实录》(见《革命逸史》第五集)说他"向系游勇首领"，一九〇七年受孙中山委派"经营镇南关军事"。又，《戊申云南河口革命军实录》(见《革命逸史》第五集)说他于一九〇八年受孙中山委派，与黄明堂、王和顺等在河口起义，率革命军左支队。胡汉民致孙中山报告书中说："黄明堂、关仁甫为旧日会党首领，张德卿亦著名于广西，今皆聚而为我用，各尽其能。"

④ 许雪秋，据冯自由《东军都督许雪秋》(《革命逸史》第二集)，谓许原名有若。广东潮安人，一九〇六年加入同盟会，被孙中山委任为中华国民军东江都督，曾三次在潮、惠策划起义。但孙中山"锐意经营钦州及河口军事，更无余力助雪秋再举"。许大为失望，转而加入光复会。

⑤ 梁秀春，事迹不详。孙中山致吴稚晖函中说：曾被"梁秀春自行骗去五千"。

⑥ 用之公务者什不及一，此说失实。冯自由《香港同盟会史要》(《革命逸史》第三集)列有"丁戊二年之革命收支账目"，谓一九〇七、一九〇八年，冯管理香港同盟会经营军务费，共收入四万八千六百九十二元一角七分，内孙中山来款三万六千四百四十二元一角五分；共支出四万九千二百三十四元六角九分，内两次付许雪秋在潮州、饶平、惠州、汕尾等处起事军费七千元。

乃去秋有黎姓者，自新加坡来，云《民报》可在南洋筹款，即印刷股票数百份，属友人陶焕卿即陶成章带致孙处。而孙文坐视困穷，抑留不发。其冬《民报》被封，猝谋迁徙①，移书告急，一

切置若罔闻。乃复外腾谤议，谓东京同志坐视《民报》之亡而不救。乌呼，何其厚颜之甚乎！

① 猝谋迁徙，指《民报》于一九〇八年被日本内务省下令封禁后，东京同盟会成员曾计划移往美国出版。参见同年十二月出版的《新世纪》第79期所刊《报告民报二十四号停止情形》。

东京本留学之地，非营商治产之乡也。同志所资，惟是官私学费。比岁以来，食物翔贵，勉自支持，尚忧不给，资力所限，何能责其捐助哉？然自去岁以来，报社乏用，印刷局人登堂坐索者屡矣，尚赖同志之力，一一弥缝，未至破产。逮及《民报》被封，裁判罚金一百十五元。报社既虚，保证金又无由取出（以原用张继姓名纳保证金①，张继已西行，无原印，则不能取）。鄙人本羁旅异邦，绝无生产，限期既满，将以役作抵罚金，身至警署，坐待累绁，犹恃一二知友，出资相贷②，得以济事。夫身当其事者，亲受诟辱则如此；从旁相助者，竭蹶营谋则如彼；而身拥厚资豢养妻妾之孙文，忝为盟长，未有半铢之助，不自服罪，又敢诋毁他人，此真豺虎所不食，有北所不受③。

① 张继，字溥泉，河北沧县人，在章太炎主编《民报》前，任《民报》发行人兼编辑人。一九〇八年初又继章太炎为总编辑人，但仅编一期，即“以言社会主义为日本法官逮捕，脱走欧洲”（《太炎先生自定年谱》）。

② 出资相贷，周遐寿《鲁迅的故家》：“《民报》虽说是同盟会的机关报，但孙中山系早已不管，这回罚金也要章太炎自己去付。过期付不出，便要一元一天拉去作苦工了。到得末了一天，龚未生来找鲁迅商量，结果转请许寿裳挪用了《支那经济全书》译本的印费一部分，这才解了这场危难。为了这件事，鲁迅对于孙系的同盟会很是不满。”

③ 有北所不受，《诗·小雅·巷伯》：“彼谮人者，谁适与谋？取彼谮

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有北，毛传谓“北方，寒凉而不毛”；有昊，谓昊天，郑玄笺谓“付与昊天，制其罪也。”

汪精卫、胡汉民者，□□孙文□□，助之欺诈取财。今精卫复伪作《民报》①，于巴黎新世纪社印刷②，思欲腾布南洋、美洲，借名捐募。急则饰说迁延，缓则借名射利。人之无耻，孰斯为甚！今告诸君，今之《民报》，非即昔之《民报》。昔之《民报》为革命党所集成，今之《民报》为孙文、汪精卫所私有。岂欲伸明大义，振起顽聋？实以掩从前之诈伪，便数子之私图。诸君若为孙文一家计，助以余资，增其富厚可也；若为中国计者，何苦掷劳力之余财，以盈饕餮、穷奇之欲？

① 复伪作《民报》，陶成章致李燮和、王若愚信，述此事经过谓："东京总会名存实亡，……弟初到之时，即与克强公商议，不料已先入精卫之言（先已有信云）。而精卫亦即随之而至，以术饵克强。遂不由公议，而以《民报》授之，以精卫为编辑人，由秀光社秘密出版，托名巴黎发行。东京同人概未与闻。为易本羲兄所知，告之章太炎先生。太炎大怒，于是有传单之发。”（见《陶成章信札》，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20—21 页）

② 于巴黎新世纪社印刷，《新世纪》第 114 期（一九〇九年九月出版）刊有广告，谓“支那第一杂志《民报》，去冬为胡政府要求日政府所干涉，暂时停刊。久欲择善地续印，现已从第二十五号起，次第秘密出版，将以本社为主要之发行所。”复刊后的《民报》，总发行所署“法国巴黎侣濮街四号”。时章太炎已知其在东京秀光社秘密印刷。

夫孙文、汪精卫、胡汉民之诈伪，诸君所知也。其乾没且不计，举其数事，足以相明。南洋非行军之地，而云卖票保护①。云

南本中国之土，而欲赠送法人。军饷接济，事在须臾，而方万里馈粮，筹议逾月。路矿营业，权非己有（若路矿全归国有，岂得私与个人？若路矿归商，又岂孙文政府所能预？），而敢预设约券，四倍充偿②。将以谑庸贩耶，抑以欺小儿耶？其余细碎，不暇缕书。现得南洋各处教习七省联名书状③，数其罪迹最详。综观孙文所为，岂欲为民请命，伸大义于天下？但作贼耳。

① 卖票保护，一九〇九年十月孙中山致吴稚晖书：陶成章"又谓在南洋有出保护票之事。此乃荷属一隅同志所发起行之，本属自由行事。至成效如何，我全未闻之，亦无从代受责任也。"（见黄季陆编《总理全集》下册"函札"）

② 四倍充偿，一九〇八年四月孙中山致庇劳同盟会员筹款书："革命军定章，凡出资助饷者，军政府成立之后，一年期内四倍偿还，即万元还四万元也；并给以国内各等路矿商业优先利权。……若更有大财力者，愿得他种之特别利权，弟亦有权可以允许定约。"（见甘乃光编《中山全集分类索引》115页）

③ 七省联名书状，即陶成章、李燮和等以"东京南渡分驻英荷各属办事川、广、湘、鄂、江、浙、闽七省之同志"名义发布的《孙文罪状》，列举孙中山所谓罪状共十二条，要求"开除孙文总理之名"、"另订章程，发布南洋各机关所，令其直接东京总会"、"再开《民报》机关"等。一九一二年十一月二日《神州日报》"来件"栏刊有此件全文。

诸君试念天下有专务黩货而可以克定大业者乎？董太师郿坞之经营①，石寄奴金谷之宴集②，食肉未饱，祸及其身。幸而或免，不过为世界增一新奇骗术，于中国存亡之事，何与秋毫？假令小有成就，而诸君欲望其酬报，此亦难矣。试观黄兴，非与孙文□□共济者耶？□□□□□□□□□□□，精卫演说至以杨秀清相拟。关仁甫非为孙文效力建功者耶？而以事败逋逃，乃至

密告英吏，诬以大盗③。其背本无恩如此，何有于诸君哉？诸君果眷怀祖国，欲为毁家纾难之谋，当得信义交孚，小心谨慎，一芥不苟取，一言不诳人者，与之从事，斯可矣。若效命游食之徒，借资肥家之竖，舒手一放，后悔无及。

① 董太师，董卓。郿坞，在今陕西省郿县北。《后汉书·董卓传》："筑坞于郿，高厚七丈，号曰万岁坞。积谷为三十年储，自云：'事成，雄据天下；不成，守此足以毕老。'"吕布斩董卓后，使皇甫嵩"攻卓弟于郿坞，杀其母妻男女，尽灭其族"。

② 石寄奴，晋代石崇的小字。金谷，石崇所建园名，在河南洛阳西北。石崇在西晋时曾官荆州刺史，以劫掠外国贡使和商客成巨富，置金谷别墅于洛阳附近，与宾客昼夜游宴。其奢侈豪靡情况，见《世说新语·汰侈》。"八王之乱"时，被孙秀唆使赵王伦杀死并灭其门，见《晋书·石崇传》。

③ 诬以大盗，此说当来自谣传。一九〇九年三月孙中山复王斧函，谓上年河口起义失败后，被越南的法国殖民当局送到新加坡的人员，为保皇党诬指成劫盗，新加坡的英国殖民当局因到革命派所开的石山公司逮捕廿一人。见黄季陆编《总理全集》下册"函札"。关仁甫是否在廿一人内，不详。

鄙人本《民报》主任，今闻汪精卫辈借名欺诈，恐远方逖听，鉴察不明，以为鄙人亦与其事，为是罄尽愚诚，播告同志。大为华侨惜有余之财，细为一身避点污之累，特此检举，咸使闻知。
原《民报》社长章炳麟白。

［附一］ 孙中山致吴稚晖函附片

（一九〇九年十月）

所攻者，以我得名、以我攫利为言。而不知我之经营革命在

甲午以前，此时固无留学生为我吹嘘也。而乙未广州之事失败，则中国举国之人，无不以我为大逆不道，为乱臣贼子，为匪徒海盗。当时如有陶成章，想亦不欲得此等之名辞也。今日风气渐开，留学之士以革命为大光荣之事业，而陶辈始妒人之得名。然我之初意，只在赴大义、行宗旨；而与共事之同志，亦无不如此。不期今日乃有以名而始谈革命者。此固属风气之开，而亦道德之退化也。

以我为攫利。而不知我于未革命以前，在社会上所处之经济界中，固优胜之地位也。若不革命，则我之地位必不失，而世人所欲图之快乐，我无不得之。革命攫利云胡哉？且当日图广州之革命，以资财赞助者固无几人也。所得助者，香港一二人出资数千，檀香山人出资数千，合共不过万余耳。而数年之经营，数省之联络，及于羊城失事时所发现之实迹，已非万余金所能办者也，则人人皆知也。其余之财何自来乎？皆我兄及我所出也。又庚子惠州起兵，及他方经营接济，所费不下十余万元。所得助者只香港李君出二万余元，及一日本义侠出五千元，其余则我一人之筹获而来也。自此吾一人之财力已尽，而缓急皆赖家兄之接济。而妻子俯蓄，亦家兄任之。是从事革命十余年以来，所费资财多我兄弟二人任之。所得同国人及日本人之助者，前后统共不过四五万元耳。若谓我以十余年之时间，而借革命以攫取他人四五万元之资，则我前此以卖药行医，每年所得亦不止万余元，此固港粤人人所共知共见也。而其他之事业投机取利者，犹过于此也。若为图利计，我亦何乐于革命，而致失我谋生之地位、去我固有之资财、折我兄已立之桓(恒)产耶？(两年前，家兄在檀已报穷破产，其原因皆以资助革命运动之用。浮钱已尽，则以桓(恒)产作按借贷，到期无偿，为债主拍卖其业。今迁居香港，寄人篱下，以耕种为活。而近因租价未完，又将为地主所

逐。乃陶更诬以在九龙建洋楼。夫家兄本为地主实业家者，非我从事革命以耗折之，则建洋楼亦寻常事。陶等何得多言？）此庚子以前，我从事革命事业，关于一人得失之结果也。

自庚子以后，中国内外人心思想日开，革命风潮日涨。忽而萍乡之事起，人心大为欢迎。时我在日本，财力甚窘，运掉不灵。乃忽有他方一同志许助五万金，始从事派人通达湖湘销（消）息，而萍乡军已以无械而散矣。（此事不过乘一时矿工之变而起，初未谋定而动。故动，他方同志多不及助，是以不支也。）惟有此刺激，人心已不可止。故定计南行，得日人资万四千元，及前述所许五万元，以谋起义。初从事潮惠。潮黄冈以未期而动，事遂不成。惠七女湖怆（仓）悴（猝）应之，亦属无功。吾人遂转向钦、廉，与该处军队相约，遂破防城，围灵山。惟此时所有之资，以买械而尽。而安南同志虽陆续集款以助军饷，精卫又亲往南洋筹资，惟所得不多。钦军统领，终以资少不肯如约反正，钦事遂不成。吾人转破镇南关炮台，以促钦军之动，事又不成。我遂出关而入安南。过文渊，为清侦探所悉。广西官吏托龙州法领事到安南查我踪迹，知我寓某街洋楼，密告清政府与法政府交涉，逼我退出安南。我遂往星加坡。我到星加坡后，则河口之事起，占据四炮台，诛彼边防督办，收降清兵六营。本可进取据有全滇，惜当时指挥无人，粮食不继，遂退。自潮州、惠州、钦廉、镇南、河口五役，及办械、运动各费，统共所用将近二十万元。此款则半为南洋各地同志所出，为革命军初次向南洋筹款者。今计开：由精卫向荷属所筹者约三万余元，向英属所筹者万余元，共约四万元；向安南、东京及暹罗所筹者，约五六万元；我手得于上述之同志五万元，得于日本人万四千元，河内久责（债）万余元。此各项之开支，皆有数目，皆有经手。除梁秀春自行骗去五千，及累去船械费数万，又一人骗去千余，及陶成章用去一百，此外之钱，皆无甚枉

费。自我一人于此两年之内，除住食旅费之外，几无一钱之花费。此同事之人所共知共见也。而此期之内，我名下之钱拨于公用者一万四千元，家人私蓄及首饰之拨入公用者亦在千数百元。此我攫利之实迹，固可昭示于天下也。

又以东京同志以官费折作按贷钱，责我不代筹。此诚我罪矣。然家兄亦因以家产作按而致今日之破产，此亦我罪也。河内五家作保之万余元，至今犹未还，亦同为我之罪也。然此时则无如之何之际。闻陶现在南洋，托革命之名以检(敛)钱，亦为不少，当有还此等债之责也，何不为之？

又谓在南洋有出保获(护)票之事。此乃荷属一隅同志所发起行之，本属自由行事。至成效如何，我全未闻之，亦无从代受责任也。而陶成章亦在南洋印发票布，四处检(敛)钱，且有冒托我名为彼核数，其不为棍骗乎？其无流弊乎？问陶成章，当自知之。今乃责人而不自责！

(原件有吴稚晖手注："此一九一〇年先生在巴黎将去美国寄余于伦敦者。"当为一九〇九年之误。原影印件页码有错乱，今已订正。)

[附二]　孙中山致吴稚晖函

(一九一〇年十二月四日)

稚晖先生鉴：十一月廿二及廿六两函，并港信及《新世纪》，已得收到。《新世纪》所评陶言甚当，而公见者当无不明白，可以毋容再发专函于报馆矣。且东京同盟会近已有一公函致各报馆，想此亦足以解各人之惑矣。

近得东京来信，章太炎又发狂攻击。其所言之事，较陶更为

卑劣，真不足辩。陶之志犹在巨款，不得乃行反噬；而章之欲，则不过在数千，不得乃以罪人。陶乃以同盟会为中国；而章则以民报社为中国，以《民报》之编辑为彼一人万世一系之帝统。故供应不周，则为莫大之罪。《民报》复刊，不以彼为编辑，则为伪《民报》。兹将章太炎《检举状》寄上一观，此真卑劣人种之口声也。闻太炎此状一出，则寓东京之人士无党内党外皆非之云。此足见公道尚存于人心也。可否再下公评于《新世纪》，一听高见裁之。

际此胡氛黑暗，党有内阋，诚为至艰危困苦之时代，即为吾人当努力进取之时代也。倘有少数人毅力不屈，奋勇向前，支撑得过此厄运，则以后必有反动之佳境来也。静观美国华侨之人心，自保党瓦解，人有趋向革命之势。惟所阻碍者，即各埠先觉之士，皆受陶谣，一时不免疑惑，故不能骤得彼等之协助耳。俟此恶潮一过，则人心必能再合。此邦尚有华侨七八万，可引导而从革命者当有一半，此亦不无可为也。此地一有基础，则加拿他、中美、南美、古巴等处之华侨，必有望风来附者也。为今之计，欲从渐以蓄养革命党之势力，舍此必无他法矣。如有进步，再报。

弟文启　西十二月四号

(原件有吴稚晖手注："此一九一〇年在美所寄。"当为一九〇九年之误。)

[附三]　孙中山又致吴稚晖函

(一九〇九年十二月十六日)

稚晖先生鉴：前寄上太炎登《日华新报》之"检举状"一则，想或已加公评于《新世纪》矣。近见星洲来信云，此文又登于星洲

保党之《南洋总汇报》。如此则太炎欲破坏党势之心已不留余地。想不日美洲各保党报必有照登，不可不有以抵之。如先生前未理会此文，望于来期《新世纪》全录之，而加公评，指出其谬，以解人惑。又弟于到各处，如遇有人质问，必历言太炎为人之状以对。并望先生将刘光汉发露太炎同谋通奸之笔迹照片寄与弟用，以证明太炎之所为。庶足以破其言之效力。因海外革命志士，多以太炎为吾党之泰山北斗也。非有实据以证彼之非，则类于相忌之攻击，弟不欲为也。并附上重行一信，及信封一个，祈为转交。此致即候

大安不一

弟孙文谨启　十二月十六号波士顿发

（原件有吴稚晖手注："此一九一〇年在美寄。"当为一九〇九年之误。）

［附四］　《民报》第二十六号启事

启者：本报自去岁十一月，为日本政府停止发行。当时本社同人，即集议续刊方法。社长章君炳麟当众辞职，并谓此后不再与闻《民报》之事。于是关于《民报》之续刊，困难之点有三：一曰发行所定于何地？二曰续刊之经费如何筹集？三曰编辑之任付之何人？为此三难，续刊之举，至于迟之又久。迨今夏巴黎新世纪报社诸君，图《民报》之复兴，愿兼任印刷发行之事。又得香港某君资助续刊经费。惟编辑之任，仍难其人。同人遂共举汪君精卫担任。《民报》自第一期以来，至第十三期，每期皆有汪君之文字，久为读者所同知。自第十四期以后，汪君因事不能兼任撰述。今被举为总编辑人，当必有以副读者诸君之望也。乃近日

《日华新报》，揭载章君炳麟寄美洲、南洋等处之函，斥第二十五期以后之《民报》为伪《民报》，污蔑之辞，不一而足。夫第二十五期以后之《民报》，果如章君函中所言与否？读者诸君，自有鉴衡，无待本报之辨白。至于章君所以发布此函之原因，不能不为读者诸君言之：（一）由章君好信谗言，往往不计是非，不问情伪，卤莽与人绝交。前年已与孙君逸仙绝交，后知误会，乃复和好。今复为谗言所中，又为满纸污蔑之言。以精卫、汉民两君与孙君同事，遂辞连及之。（二）由章君夙反对《新世纪》报。前所著《台湾人与〈新世纪〉记者》及屡与吴君敬恒书，可见其意。今兹闻《新世纪》诸君兼任《民报》发行印刷之事，故断然反对。由此二者，遂有此举。同人甚慨以章君之学行，而有此卤莽灭裂之举动。章君之函，已经发布，不能不有以辨正之，诚所不得已也。

本报谨白

《齐物论释》序

（一九一〇年）

【说明】 章太炎非难过平等要求。“平等之说，非拨乱之要也”，从戊戌维新前到修订《訄书》时，他一直保持着这一意见，虽然同时也对西方平等学说的鼻祖卢梭本人充满敬意。但一九〇六年他出狱主编《民报》以后，意见却发生很大的变化。辛亥革命前夜，他发表《国故论衡》，宣称“经国莫如《齐物论》”，同时专著《齐物论释》，破题头一句便强调“齐物者，一往平等之谈”，就是他充分肯定平等要求的自白。

平等要求是资产阶级的存在条件。卢梭首先明确地阐述了这个要求的资产阶级方面，即铲除封建等级特权的政治平等，并将它提高为全人类的共同要求。以至拿破仑晚年曾说，假如从来没有个卢梭，也就不会有法国革命。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曾由法国革命的先例中汲取自己的诗情，因而清末的革命民主派普遍信仰卢梭的学说，那是必然的。但从理论上证明自由平等也是中国人的普遍要求，却是困难的任务。因为中国民主革命面前的一个大敌，即地主封建的专制主义，是人类不平等的高峰。皇帝说话，便算天意，便是法律。臣民除了绝对服从君主意志以外，没有独立的

人格。因而造成一种假象，似乎在中国，政治平等早已出现，问题只在于消灭绝对君权。章太炎就持有这种看法，而不悟卢梭在抨击暴君专制时已经指出的道理："在这里一切人之所以是平等的，正是因为他们都等于零。"与此同时，当西方资产阶级平等学说来到中国的时候，西方无产阶级已经从政治平等引申出社会平等的结论。而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又使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从开始起便同情西方的社会主义运动，甚至把无政府主义当作平等要求的最高真理。章太炎同样深受影响，并因此陷入很大困惑，一方面认为人人绝对平等在逻辑上可通，一方面又认为社会分工和人们才能的差异无法消灭，所以人人绝对平等在事实上办不到。于是，他论证平等要求时便不能不自相矛盾：当问题涉及解放个人和发展分工，他便非难平等；当问题涉及消灭君主专制和推翻民族压迫，他又赞成平等。他的《齐物论释》，就是这种矛盾的哲学结晶。

本书序言表明，作者憎恨"人与人相食"的世道，要求打倒皇帝，推翻清朝，实现平等自由。正因如此，章太炎把庄周理想化，说他在晚周诸子中间是唯一的懂得怎样救世的人物，所以不羞贫贱，不图富贵，不苟安偷生，不博爱害群，不随俗论是非，而大力提倡真自由、真平等。所谓真自由，就是承认"自由"是从人类到万物的本性，它推动世界变化，却不受任何限制。所谓真平等，就是承认不平等是平等的起源，平等只存在于不平等之中，因而听任人类万物的自然变化，就是实现平等。所以，章太炎解释《齐物论》的篇题时，便特别抨击博爱息争的理论，认为那样势必导致压制个性、强迫他

人接受自己的是非准则的结果，“然则兼爱为大迂之谈，偃兵则造兵之本，岂虚言邪？”那末，怎样才能使平等得到实现呢？他认为不能靠兼爱、仁义的说教，而只能靠法律保障人人都能发展自己的个性，但不准妨害别人发展个性。“齐其不齐，下士之鄙执；不齐而齐，上哲之玄谈。”这就是他的平等观。这种平等观，概念来自《庄子》，语言借自佛学，但它的基调及其内在矛盾，有没有超出资产阶级平等要求的范畴？只消比较一下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便不难窥知。

《齐物论释》是章太炎最得意的哲学著作，自诩为“一字千金”。据辛亥十月黄宗仰（乌目山僧）《齐物论释后序》，在一九一〇年本书曾经“付之雕镂”。当时并曾发表于《国粹学报》。辛亥革命以后，章太炎曾对它作了修改补充，命名为《齐物论释定本》。这两种版本，都收入浙江图书馆刊《章氏丛书》。本篇即选自《章氏丛书》本《齐物论释》，以略见初写本的宗旨。

昔者苍姬讫录①，世道交丧，奸雄结轨于千里，烝民涂炭于九隅。其惟庄生，览圣知之祸②，抗浮云之情③。盖齐稷下先生三千余人④，孟子、孙卿、慎到、尹文皆在，而庄生不过焉。以为隐居不可以利物，故托抱关之贱⑤；南面不可以止盗，故辞楚相之禄⑥；止足不可以无待⑦，故泯死生之分⑧；兼爱不可以宜众⑨，故建自取之辩⑩；常道不可以致远⑪，故存造微之谈⑫。维纲所寄，其唯《消摇》、《齐物》二篇，则非世俗所云自在平等也⑬。体非形器⑭，故自在而无对；理绝名言⑮，故平等而咸适⑯。

① 苍姬讫录，谓周朝命运终结。赵岐《孟子题辞》：“孟子亦自知遭苍

姬之讫录，值炎刘之未奋，……是故垂宪言以诒后人。”汉朝纬书说周文王为苍帝子，其先世后稷在《河图》、《洛书》上有名录，谓苗裔当王，见《尚书中候》及郑玄注（《诗·大雅·生民》孔颖达疏引）。

② 览圣知之祸，谓庄周以为圣知之法对天下害多利少。《庄子·胠箧》："世俗之所谓至知者，有不为大盗积者乎？所谓至圣者，有不为大盗守者乎？"

③ 抗浮云之情，谓庄周主张“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天下》），反对孔子“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的意见。

④ 齐稷下先生三千余人，《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

⑤ 抱关，《孟子·万章下》赵岐注谓指监门，《荀子·荣辱》杨倞注谓即门卒。庄周曾为蒙地漆园吏，故这里说他做过抱关击柝一类贱役。

⑥ 辞楚相之禄，《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周笑谓楚使者曰：'……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参见《庄子·秋水》。

⑦ 止足，谓止于所知而足。《庄子·齐物论》："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待，对待，指事物的因果关系。《庄子·齐物论》："罔两谓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无持操与？'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吾待蛇蚹蜩翼邪！恶识所以然，恶识所以不然？'"持，原作特，据《齐物论释》改。止足不可以无待，谓庄周懂得不可用有限的智慧穷竟无限的事理，故止于所知，但这样并不是否认事物存在着相对性和因果性。

⑧ 泯死生之分，消除生死的区别，谓死生也表明因果相对性。《庄

子·齐物论》:“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圣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章太炎释为这就是以为因果同时,“观待之说也”。

⑨ 兼爱不可以宜众,《庄子·天下》:“墨子泛爱兼利而非斗,……其道大觳,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恐其不可以为圣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虽能独任,奈天下何!离于天下,其去王也远矣。”

⑩ 建自取之辩,《庄子·齐物论》:“敢问天籁?子綦曰:‘夫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谁邪!’”章太炎释自取为“自心还取自心,非有外界”。又释怒为努,谓怒者其谁,犹说谁是主宰。因而以为庄周以自取说明天籁,即等于说天籁相当于佛学所谓藏识中的种子。

⑪ 常道不可以致远,指庄周不承认固定不变的是非准则。《齐物论释》:“道本无常,与世变易。执守一时之见,以今非古,以古非今(或以异域非宗国,以宗国非异域者,其例视此),此正颠倒之说,比于‘今日适越而昔至’,斯善喻乎!世俗有守旧章、顺进化者,其皆未喻斯旨也。”“是云非云,不由天降,非自地作,此皆生于人心。……然则史书往事,昔人所印,是非亦与今人殊致。而多辩论枉直,校计功罪,犹以汉律论殷民,唐格选秦吏,何其不知类哉?老子云‘道可道,非常道’;董仲舒云‘天不变,道亦不变’。智愚相悬,乃至于此!”

⑫ 造微之谈,指庄周以为儒墨诸家关于“道”的议论,都是虚构的所谓微言。《庄子·齐物论》:“道恶乎隐,而有真伪?言恶乎隐,而有是非?道恶乎往而不存?言恶乎存而不可?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则莫若以明。”《齐物论释》:“隐读如隐几之隐,字正作𨽍,所依据也。道何所依据而有真伪?言何所依据而有是非?向无定轨,惟心所取。比其衰也,帝王之法依以为公义,是‘道隐

于小成';京洛之语依以为雅言,是'言隐于荣华'。《荀子·正论》曰:'天下之大隆,是非之封界,分职名象之所起,王制是也。'故凡言议期命,以圣王为师,此皆随俗雅化,岂所语于致远者乎?……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故不由而照之于天,知彼是之无分,则两顺而无对,如户有枢,旋转环内,开阖进退,与时宜之。是非无穷,因应亦尔,所谓莫若以明也。"

⑬ 非世俗所谓自在平等,章太炎《国学概论》:"庄子底根本主张,就是'自由'、'平等'。""自由平等见于佛经。'自由',在佛经称为'自在'。庄子发明自由平等之义,在《逍遥游》、《齐物论》二篇。《逍遥游》者,自由也;《齐物论》者,平等也。但庄子说自由平等和近人所称的又不同。近人所谓自由,是在人和人底当中发生的,我不应侵犯人底自由,人亦不应侵犯我底自由。《逍遥游》所谓自由,是归根结底到'无待'两字。他以为人与人之间底自由,不能算数;在饥来想吃、寒来想衣的时候,就不自由了。""真自由惟有'无待'才可以做到。近人所谓平等,是指人和人的平等,……佛法所谓平等,已把人和禽兽平等。庄子却更进一步,与物都平等了。仅是平等,他还以为未足;他以为'是非之心存焉',尚是不平等,必要去是非之心,才是平等。庄子临死有'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一语,是他平等的注脚。"

⑭ 体非形器,章太炎《建立宗教论》:"自来哲学宗教诸师,其果于建立本体者,则于本体之中,复为之构画内容、较计差别,而不悟其所谓有者,乃适成遍计所执之有。于非有中起增益执,其本体即不成本体矣。"他以为佛教唯识宗的"真如"概念,类似老子说的"道",康德说的"自在之物",是关于本体的最好说法;而庄周说观念起于自心,自心认识世界不存在因果关系,即与佛学"真如"说同义。参见《齐物论释》、《国故论衡·辨性》。

⑮ 理绝名言,《齐物论释》:"齐物者,一往平等之谈。详其实义,非独等视有情,无所优劣,盖离言说相,离名字相,离心缘相,毕竟平等,乃合齐物之义。"参见《菿汉微言》论"庄生临终之语"则。

⑯ 故平等而咸适,章太炎《国故论衡·原道上》:"齐物者,吹万不同,

使其自己。官天下者以是为北斗招摇，不慕往古，不师异域，清问下民以制其中，故相地以衰征、因俗以定契自此始。”

《齐物》文旨，华妙难知。魏、晋以下，解者亦众。既少综核之用，乃多似象之辞。夫其所以括囊夷、惠①，炊累周、召②，等臭味于方外③，致酸鹹于儒史④，旷乎未有闻焉。

① 夷、惠，伯夷、柳下惠。

② 炊累，《庄子·在宥》："从容无为而万物炊累焉。"陆德明释文："司马云：炊累，犹动升也。向郭云：如埃尘之自动也。"周、召，周公、召公。《庄子·天运》："论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

③ 方外，世外，《庄子·大宗师》：子桑户死，孔子曰："彼游方之外者也。"这里借指自心以外的一切现象。《齐物论释》："'游乎尘垢之外'者，郭云'凡非真性，皆尘垢也'。""此理本在忘言之域，非及思议之间。不悟其因，而求其果，终入佝瞀之涂，故尝为妄言，令随顺得入也。"意谓庄周以为至道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但为了引导世人不误入迷涂，还是姑妄言之，于是就把自己混同于世俗学者。

④ 酸鹹，《淮南子·齐俗训》："老子曰：治大国者若烹小鲜。为宽裕者曰勿数挠。为刻削者曰致其酸鹹而已矣。"史，指道家，章太炎从道家出于史官说。致酸鹹于儒史，指庄周对孔、老的学说都当成原料，加以严峻的批评，挑出适合自己口味的东西，发展成自己的学说。

作论者其有忧患乎？远睹万世之后，必有人与人相食者①，而今适其会也。文王明夷②，则主可知矣；仲尼旅人③，则国可知矣。虽无昔人之睿，依于当仁④，润色微文，亦何多让！

① 必有人与人相食者，《庄子·庚桑楚》："吾语女，大乱之本，必生于尧、舜之间，其末存乎千世之后。千世之后，其必有人与人相食者也！"

② 文王明夷，《易·明夷》彖辞："明入地中，明夷。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文王以之。"这里指周文王被纣王囚于羑里而演《易》。

③ 仲尼旅人，《论语·公冶长》："子在陈曰：归与归与。"戴望注："礼，大夫去国，君赐之环，然后反。鲁不召孔子，终身旅人而已。"

④ 当仁，《论语·卫灵公》："当仁不让于师。"

执此大象①，遂以胪言。儒、墨诸流，既有商榷；大、小二乘，犹多取携。夫然，义有相征，非傅会而然也。往者僧肇、道生②，摭内以明外③；法藏、澄观④，阴盗而阳憎。(宋世诸儒，或云佛典多窃老、庄，此固未明华梵殊言之理。至于法藏、澄观，窃取庄义以说《华严》，其迹自不可掩。自澄观至于宗密⑤，乃复剽剥老、庄。其所引据，多是天师道士之言，而以诬污前哲。其见下于生、肇远矣。)然则拘教者以异门致衅，达观者以同出览玄。且《周髀》、《墨经》，本乎此域，解者犹引大秦之算，何者？一致百虑，则胡、越同情；得意忘言，而符契自合。今之所述，类例同兹。《诗》曰："受小球大球，为下国缀游。"⑥ 咨唯先生，其足以与此哉！章炳麟序。

① 大象，今本《老子》三十五章："执大象，天下往。"这里指庄周的"齐物"观念。

② 僧肇(三八四——四一四年，一说三七四——四一四年)，后秦京兆长安人，鸠摩罗什门下"四圣"之一。早年醉心老、庄玄学，后转治佛教经籍，成为三论宗的实际创始人，著有《物不迁论》、《不真空论》、《般若无知论》、《涅槃无名论》，并《宗本义》，总称《肇论》。道生(三五五——四三四年)，巨鹿(今河北平乡)人，鸠摩罗什门下"四圣"之一，著有《二谛论》、《佛性当有论》、《法身无色论》、《佛无净土论》、《应有缘论》等，以会通儒释为特色。他主张"顿悟"说，被人认作禅宗的先驱。

③ 摭内以明外，章太炎《梵文典序》："及晋、宋间，士大夫喜老、庄言

谈，始列老、庄于释典，其术语诚弗能密切。时有相似，则僧肇、道安诸师，又往往傅以清言。”

④ 法藏（六四三——七一二年），西域康居人，又称贤首国师、康藏法师，华严宗的创始人，著有《晋译华严经探玄记》、《五教章》、《华严指归》、《起信义记》、《一乘教义分齐章》等。澄观（七三八——八三九年），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又称清凉国师、大照国师等，华严宗四祖，著有《华严经随疏演义钞》、《随文手镜》等。

⑤ 宗密（七八〇——八四一年），果州西充（今属四川）人，又称圭峰大师、大德国师、定慧禅师，华严宗五祖，著有《原人论》、《华严论贯》等。

⑥ 《诗》曰，见《诗·商颂·长发》。游，通旒。毛传："球，玉。缀，表。旒，章也。"郑笺："缀，犹结也。旒，旌旗之垂者也。""汤既为天所命，则受小玉，谓尺二寸圭也；受大玉，谓珽也，长三尺。执圭搢珽，以与诸侯会同，结定其心，如旌旗之旒縿著焉。"

《支那革命党及秘密会社》序

（一九一一年）

【说明】 从戊戌维新到辛亥革命，长江南北的会党，一直是中国资产阶级各政治派别竞相争取的主要群众力量。如果说，没有会党群众的勇敢战斗，本世纪头十年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的多次武装起义，连一次也不可能举行，那大概不算言过其实。然而，作为失去土地的农民和失去工作机会的手工业工人的秘密组织，也就是以游民无产者为主体的那些"山、堂、香、水"，是怎样形成的？内部组织如何？它们的共同要求是什么？各自的特殊要求是什么？其首领和群众在什么条件下才能投身革命？革命后怎样处置这一批人？诸如此类的问题，对于当时的大多数革命民主派来说，都陌生得很，有的人只知道一味用钱收买来利用。因此，日本平山周通过实际调查写成的《支那革命党及秘密会社》一书，或许别有目的，但提供的材料却弥足宝贵。章太炎鼓励他出版并写序推荐，至少表明光复会领袖对于会党，除了利用而外，还会思考。

本文选自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刊行的平山周书的日文版。

会党初起，盖在两汉之间，然非素有造意者。赤眉、铜马，迫饥寒，相走集。及黄巾、五斗米道之兴，其情异矣。唐、宋间多名为社。白莲教者，亦白莲社造端，是以有香军①之目。值胡元猾夏，民心思宋，故其教兼为种族。王道陵迟，政失其序，亦有屯聚以抗官吏者。无为、闻香诸教②，自明始也。要之，比传释、道，人易信从。讫明之亡，孑遗黄发谋所以光复者，是时郑成功在台湾，闽海之滨，声气相应。熊开元、汝应元皆以明室遗臣③，祝发入道，故天地会自福建来。其后乃有哥老、三合，专务攘除胡貉，而与宗教分离，扶义倜傥，不依物怪，视白莲诸教为近正。

① 香军，元末农民起义领袖韩山童、彭莹玉等，起初都利用宗教组织起义，因其都供奉弥勒佛，宣传明王出世，烧香结众，所以人称弥勒教或明教，把起义军叫做红巾军或香军。非专指白莲社为开端。详可参见吴晗《朱元璋传》、《明教与大明帝国》等。

② 无为，《福惠全书·教养部·严邪教》："今世之所谓白莲、无为、皇极、大乘、洪阳、螺祖诸教，皆奸人所创之教也。"闻香，《中国秘密社会史》："天启五年，白莲会蜂起。初，蓟州王森者，得妖狐异香，创白莲教，自称闻香教主，就其徒设大小头目及会主之号，蔓延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各省。"按天启五年，据《明史》等记载当作二年(一六二二年)。此年王好贤、徐鸿儒等白莲教徒在山东起义。

③ 熊开元，字鱼山，嘉鱼(今属湖北)人，明天启进士，南明唐王时为大学士，后弃家为僧，隐于江苏吴县灵岩寺。汝应元，字善长，松江华亭(今属上海市)人，明代曾任总兵，后出家，以财资助夏允彝起义；清初入普陀为僧，改名行诚，字无凡。

民者，生而性恶。不有慑其志者，值穷饥则恒心少，起为盗贼，犹可原也。又乃诈伪接构，自相贼杀，其行义又不逮白莲。故务民义与敬鬼神，得失相庚，在互辅其短而已。

日本平山周①，游中国久，数与会党往复，集为《支那秘密结社》②一篇，盖其情伪纤悉尽知之矣。余念会党各为部伍，符号仪式所在互异，其人往往不相闻知。今欲集合会党，非直因成法利导之也，又将参而伍之，去其泰甚，补其缺遗。不有是书，将何以遍照哉？

① 平山周，日本福冈县人，东亚同文会和黑龙会会员。一八九六年加入孙中山所组织的兴中会，一八九七年参加东亚会，到中国考察秘密结社和革命党的情况。以后又参加东亚同文会、黑龙会等日本组织。一九〇五年加入同盟会。一九〇七年同盟会内部发生冲突，平山周支持反对孙中山的一派。其后，继续与章太炎等往来。

② 《支那秘密结社》，平山周撰，全书分六章：白莲会、天地会、三合会、哥老会、兴中会及同盟会、光复公会。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作为《日本及日本人》增刊正式刊行，题为《支那革命党及秘密会社》，有章太炎、宋教仁序。一九一二年五月，商务印书馆刊行该书中译本，题改为《中国秘密社会史》。

草创既成，适有身毒君子，欲观支那结社情状。余因劝周亟付排印，宣达斯事。至于斟酌损益，存乎其人。章炳麟。

致武昌都督转谭人凤等电

（一九一一年）

【说明】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发生，次月上海宣告“光复”，章太炎立即由日本回国。下舟伊始，他就发表声明，说是“此来担任调人之职，为联合之谋”。接着就在上海同宋教仁、黄兴等一起，投入旋风式的组建民国临时政府活动。“革命军起，革命党消”，便是他那时发表的一项著名政见。

这一主张最初由谁提出？尚有争论。但章太炎于同年十二月二日发出的这道电文，将此项主张首次见诸他本人的文字，则大概没有疑问。按照常识，他当时要求“消党”，实在糊涂得可以。革命军方兴，清政府未倒，怎能取消领导核心呢？然而事实不像字面那么简单。事实是当时革命方面并没有一个领导核心。同盟会早已三裂。上海还在酝酿起义时，同盟会的陈其美和光复会的李燮和便抢做都督，因而弄出两个军政府并立的怪事，预兆着类似危机将在各地革命派内部到处发生。而昔日反对革命的立宪派和某些旧官僚，此刻却纷纷附和革命，似乎还更顾大局，因而相继占据了各地新政权的重要职位。在这种情况下，章太炎说要“消弭党见”，无可否认会被立宪派和旧官僚利用去作为争夺

新政权的口实。但在当时“欲以一党组织政府”，事实上不可能，而革命派内部派别斗争反而可能因此而更加剧烈。这时提出这样的问题，对于骤兴的革命军扩大盟友，扩大战果，不把力量消耗在内部纠纷上，而更多地用来对付困而未倒的清朝封建统治集团，是否也有好处呢？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章太炎回国前夜，他刚发表了《诛政党》一文（见《中国哲学》第二辑所刊杨天石整理的佚文稿），内中抨击的“当世党人”，主要就是清末立宪派的头面人物。他为何转眼便自忘其言，充当起立宪派和旧官僚的代言人，要求取消革命的领导核心？这篇电文所说“若守此见，人心解体”，“弗以党见破坏大局”，究竟如何理解才符合历史实际？看来都不应轻率地遽下断语。

本篇选自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十二日天津《大公报》，原题《章炳麟之消弭党见》。章太炎晚年回忆电文首十六字由来时可能有误，我们已在注文中说明。

武昌都督[①] 转谭人凤[②] 诸君鉴：电悉[③]。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天下为公，乃克有济。今读来电，以革命党人召集革命党人，是欲以一党组织政府。若守此见，人心解体矣。诸君能战即战，不能战，弗以党见破坏大局。章炳麟。文。

① 武昌都督，指黎元洪。

② 谭人凤（一八六〇——一九二〇年），号石屏，湖南新化人，一九〇六年加入同盟会，一九一一年七月与宋教仁等在上海组织中部同盟会。十一月二十九日，起义各省代表在汉口会议，谭任湖南代表，并被推为议长。会议议决由谭致函黎元洪，重申认湖北军政

府为中央军政府，请黎以大都督名义执行中央政务。

③ 此电未查到。一九三三年十月十日章太炎所作《民国光复》的讲演说："党员步调不齐，人格堕落，革命初成时已渐暴露。黄在汉阳，尝以扩大同盟会远询于余，余以'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告之，克强未纳。"（见《章太炎先生讲演录》）按黄兴于一九一一年十月二十八日到达汉口，指挥对清军作战；十一月三日就任"战时民军总司令"。因十一月二十七日汉阳失陷，次日便乘轮东下，于十二月一日抵上海。章太炎发电日为"文"，时当农历十月十二日，阳历十二月二日。同日章太炎曾与宋教仁、黄兴联名致电徐绍桢等贺南京光复。据此则武昌来电不可能是黄兴所发。疑章太炎作《民国光复》演讲时将谭人凤误记作黄兴，而所说"以扩大同盟会事远询于余"，则似为武昌来电内容。

中华民国联合会启事

（一九一一年）

【说明】 中华民国联合会是章太炎于辛亥革命后发起的第一个政治组织。他回国初期，曾一再表示不想做官，只愿充当“调人”，“愿处言论机关，以裁制少年浮议”。这个联合会的组织，也许可以作证。他归国抵沪的日期，是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十六日。头一个行动，便是说服光复会领导人之一李燮和自动取消上海吴淞军政分府都督称号，而承认江苏军政府都督程德全的领导。四天以后，即同月二十日，他便与程德全联名发表这份启事。次日又同程德全联名致电光复各省军政府和民众团体，说明发起此联合会并筹办《大共和日报》，“近以扶助临时政府之成立，远以催促共和政府之完全”。一九一二年一月三日联合会开成立大会，章太炎以绝对多数票当选为会长，程德全以仅及他票数三分之二的次多票当选为副会长，唐文治、张謇、蔡元培、应德闳、熊希龄、黄侃等十余省名流当选为“参议员”。而章太炎随即提议推举张謇为“特务干事”，组成联合会三头领导，恰好象征革命派与附随革命的立宪派和旧官僚的联合。这说明，章太炎对于联合一切反清力量以创建中华民国的设想，是认真的，并为此首先作出让

步，取消光复会建立的第一个地方新政权吴淞军政分府，以期给各地作出榜样，推进民国统一事业的实现。

当然，章太炎是太天真了。他没有想到中华民国联合会成立才十天，陈其美就派蒋介石策划刺杀了正被章太炎推荐继任浙江军政府都督的光复会领袖陶成章。他也没有想到张謇、程德全无非利用他的声望，在革命方面稳定并扩充自己派系的利益，使联合会成为向封建势力妥协的舆论机关。他自然也没有想到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后，这个联合会呈请通告各省召开省议会之类热心建议，都遭到冰冷的回答。总之，他的理想，在他朝思暮想的民国出现头两个月，就碰了一串大钉子。可惜，他还不能迷途知返，恋恋于不惜任何代价实现民国统一的幻想，这就注定他不能不继续犯错误。

本篇选自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二十日上海《时报》。关于中华民国联合会事，还可参看一九一二年春季的《大共和日报》等。

自武汉倡义，全国响应，不旬月间而湘、赣、苏、浙、皖、鲁、闽、粤、秦、晋、滇、黔十数省纷纷宣告独立。义声传播，中外欢舞。此诚我汉族大放光明之际，千载一时之盛也。然当困居专制政体之下，其功在于破坏；而在今日已脱离旧政府之羁绊，所重尤在建设。虽起义之初，事变仓卒，但能各自为计，粗维秩序，省、府、州、县不尽联合，势固其所，一旦大局粗定，即不可不速谋建设统一之机关。倘或划分界限，各竞权利，纷挠错杂，无有纪极，不独内政、外交无统一之办法，势必分崩离析，一变而为东周、晋、唐之末造，重酿割据之乱，致招瓜分之惨。此后危险，将有不可胜言者。

夫此次中国革命，类皆热心志士忧国伤民、奋发仗义而起，冀以拯救危亡于万一。固非中华旧历史所有，初无虑复有割据攘窃之思想。但吾国疆宇广阔，交通素未便利。各省语言不同，习尚互异。声气既多隔阂，心志间有未齐。而又有省、府、州、县等旧制为之分晰，平时畛域之心固未尽泯。既无割据攘窃之人，而有希微偏私之见存乎其间，即足为共和进行之魔障。现虽协议组织临时政府①，以立统一之基础，然临时政府特为表面上统一之机关，至实际之能否统一与开议时有无阻折，尚未可知。矧又有联邦政体与民主共和两问题②，双峰并峙，观望尚多。一或不慎，即足贻千百年之后患耶！

① 组织临时政府，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十二日，江苏、浙江都督府的代表通电光复各省派代表到上海举行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商讨组织民国临时政府事宜。同月二十五日，会议在沪举行，协议承认武昌为中央军政府所在，以鄂军都督执行中央政务。

② 两问题，章太炎回国时初曾力主实行联邦制。与他同船来沪的清藤幸七郎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十一日致函内田良平，记述当日章太炎在船上的谈话，谓中国"今后必须采取多头共和制度。法国所建立的统一的共和制不适合于中国。无论如何，必须采取联邦制。"（见《北一辉著作集》日文版第三卷）这一主张引起争论。章太炎不久也改变看法，一九一二年一月三日在中华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上演说谓："至美之联邦制，尤与中国格不相入。盖美之各州，本殖民地，各有特权，与吾各省之为行政区划、统一已久者不同，故绝不能破坏统一，而效美之分离。"

德全①等心切种国，深用殷忧，爰拟发起中华民国联合大会，附设言论机关，集合各省宏通达识之士，公同研究共和、联邦政治与今时适用问题，发挥刊布。期以整一宗旨，并调查各省独立团之情况，而监察其行为，庶以扶助共和政府之完全成立，而

保亚洲和平之大局。附刊本会简章十一则②。其详细章程俟会员人数较众，再行开会议决。海内士君子，其有意赞助而匡翼之乎？则中华民国幸甚。发起人程德全、章炳麟谨呈。

① 德全，程德全(一八六〇——一九三〇年)，字雪楼，四川云阳人，清末历任黑龙江、奉天、江苏等省巡抚，武昌起义后宣布独立，任江苏都督。同年十一月十一日，与浙江都督汤寿潜联名致电陈其美，提议由各省代表赴上海组织临时议事机关。十四日，他又致电各省都督，请公电孙中山尽速归国组织临时政府。

② 《联合会简章》，共十一条，宣布“本会联合中华民国各省志士，为消除畛域、一意进行起见，故命名为联合会”。

致临时大总统书

（一九一二年）

【说明】 辛亥前后同盟会和光复会的分裂，几十年来历史学家一直议论纷纷。自一九〇九年二者由暗斗转为明争之后，由海外闹到国内，由上层闹到下层，由革命前闹到革命后，经常处于矛盾一触即发的状态。原因究竟在哪里？用地方观念、宗派观念来解释固然说明不了问题，用简单的划阶级成份的办法来断案更难令人信服。把账算到国内外无政府主义者头上，自然也有理由，但孙中山毕竟不同于吴稚晖，章太炎也显然有别于刘师培。本篇反映的两个组织的一场新纠纷，便是老问题在新形势下的爆发。

武昌起义后，孙中山尚在欧洲。章太炎便致电沪军都督陈其美，要他在孙中山抵上海后，“派员妥为招待，以便与之协商北伐攻宁之策，俾得早定大局，以苏民困”。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蔡元培要求孙中山不要排斥章太炎，孙中山当即复函说明，他与章太炎“不过偶于友谊小嫌”，“尊隆之道，在所必讲”。（《孙中山覆蔡元培信》，原件藏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这表明，辛亥革命后，双方在主观上都希望结束不和，实现团结。但不幸，事变的客观进程再次违反了个人的主观愿望。上海都督

之争余波未息，光复会的能干领袖陶成章又遭暗杀。孙中山严令缉凶。岂料两派又在广东大动干戈。正是兄弟阋墙的旧裂痕还没修复，新裂痕就跟着出现。于是引出这封气冲冲的公开信。

信中说同盟、光复"二党宗旨，初无大异，特民权、民生二说稍殊耳"，又说光复会对于革命自有贡献，这都是事实。信中说以往分裂，双方都有错，不象当初把错误全都推给别人，这也总算有点自我批评。但信中说当初分裂"惟以名号为争端"，眼前相残只因"一二首领政见稍殊"，便大有问题。作者不是赞成"名者实之宾"么？不是以为个人政见总反映某种"公言"么？那末，由观念的分歧到党人的火并，自然应有更深刻的现实原因。章太炎在信中自白："仆以吴、楚之人，教令不能行于南国"。又说："执事挺生岭海，习其旧常"。如果不象通常那样理解为地域观念，而由封建宗法的传统和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畸变在人们头脑里的变形中间去考察，也许他的说法还不失为一个线索。至于孙中山对于此信所采取的妥善处理态度，我们已在注中说明。

本文初刊于一九一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大共和日报》，现据该报选录。

逸仙总统执事：据潮州光复会人来言，同盟、光复二会，日益轧轹①。前由张继等公函劝告，卒无所效。迩者几有贵族平民之分矣。

① 日益轧轹，冯自由《东军都督许雪秋》（《革命逸史》第二集）一文曾叙述潮汕革命派内部冲突的经过，谓广东光复时，光复会会员许

雪秋、陈芸生、陈涌波等回粤组织南路进行军，光复潮汕，设司令部于汕头旧道署。降将吴祥达乘许雪秋不备，突然派兵围攻，许雪秋、陈芸生、陈涌波等均被惨杀。而担任广东都督的同盟会会员陈炯明"竟直吴而曲许，不为申理。潮人莫不冤之。"章太炎发此电时，许、陈等尚未被杀，但冲突已甚激烈。

详考光复会初设，实在上海，无过四、五十人。其后同盟会兴于东京，光复会亦渐涣散。二党宗旨，初无大异，特民权、民生之说殊耳①。最后同盟会行及岭外暨南洋②。光复会亦继续前进③，以南部为根基，推东京为主干。仆以下材，同人谓是故旧，举为会长，遥作依归。素不习南州风俗，惟知自守礼教而已。

① 特民权、民生之说殊耳，指光复会不赞成在中国实行代议制，同时主张革命后首先要解决"土地国有"和限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问题，这同孙中山一派的主张都有矛盾。参见本书所选《代议然否论》及《民报》二十至二十四期有关论文。

② 同盟会行及岭外暨南洋，一九〇八年秋，孙中山命胡汉民设立同盟会南洋支部，统属同盟会南洋各地分会；一九〇九年十月，孙中山又命胡汉民在香港组成同盟会南方支部，统属同盟会华南会务。至此同盟会领导中心，便在实际上由东京总部转移到南方支部。

③ 光复会亦继续前进，一九一〇年二月，章太炎、陶成章重建光复会总部于东京，分别担任正副会长，以教育今语杂志社为通讯机关，在南洋设执行总部，以李燮和、沈钧业、魏兰为执行员，下辖各地分会。

同盟、光复初兴，入会者半是上流，初无争竞；不图推行岭表，渐有差池。盖被习文教者寡，惟以名号为争端，则二会之公咎也。然自癸、甲①以来，徐锡麟之杀恩铭②，熊成基之袭安

庆③，皆光复会之旧部人也。近者李燮和攻拔上海④，继是复浙江⑤，下金陵⑥，光复会新旧部人皆与有力。虽无赫赫之功，庶可告无罪于天下。侨民虽智识寡陋，其欣戴宗国，同仇建虏，亦彼此所同也。纵令一二首领政见稍殊，胥附群伦，岂应自相残贼？

① 癸、甲，指癸卯、甲辰年，即一九〇三、一九〇四年。

② 徐锡麟（一八七三——一九〇七年），字伯荪，浙江山阴（今绍兴）人，光复会领导人之一，拒绝加入同盟会。后主持安徽巡警学堂，于一九〇七年七月在安庆发动起义，首先刺杀清朝安徽巡抚恩铭，事败被捕殉难。详见章太炎《徐锡麟、陈伯平、马宗汉传》。

③ 熊成基（一八八七——一九一〇年），字味根，江苏扬州人，光复会重要成员，安徽岳王会首领之一，入清朝安庆炮队任营官。一九〇八年十一月发动安庆起义，兵败逃亡日本，后改姓名为易龙潜，回国到东北从事革命活动，一九一〇年一月在哈尔滨谋刺清朝海军大臣载洵，失败殉难。事详章太炎《熊成基哀辞》，曾记述其革命事迹。

④ 李燮和，名柱中，以字行。湖南安化人。原为华兴会会员，一九〇五年加入同盟会。后在南洋任教员，因不满同盟会南洋支部所为，参与章太炎、陶成章重建光复会活动。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三日在上海指挥所运动的防营起义，营救因冒险攻江南制造局被擒的陈其美出险，同月五日组织成立沪军都督府，旋因陈其美串联上海绅商，趁李燮和未就绪前抢任沪军都督，他被迫率部退居吴淞另设军政分府。在章太炎回国后，便取消都督称号，改称光复军总司令。南京政府成立后辞职引退。章太炎《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序》："自徐锡麟死，光复会未有达者，李燮和乃流寓爪哇一教员耳，而能复振其业。返归沪海，与湘军东伐者相结。江南制造局之役，事败气熸，乃以数百人宵突其门而举之。上海一下，江浙次第反正，则李燮和为之也。"

⑤ 复浙江，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五日，在光复会领袖陶成章影响下，浙

江宣告“独立”，以童保暄为临时都督，旋由汤寿潜接任，陶成章任都督府参议。

⑥ 下金陵，指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日江浙联军攻克南京。江浙联军由镇军、苏军、浙军、淞军等组成，镇、浙、淞军分别由林述庆、朱瑞、黎天才统带，都属光复会系统。

仆以吴、楚之人，教令不能行于南国。迩以中华民国联合会事，精力俱殚，不遑远及。执事挺生岭海，习其旧常，登高一呼，众山皆应。惟愿力谋调处，驰电传知①，庶令海隅苍生，咸得安堵。

① 驰电传知，《南京临时政府公报》第一号（一九一二年一月二十九日出版）刊有孙中山致陈炯明及广东同盟会电，说同盟、光复二会宗旨“初无大异，特民生主义之说稍殊耳”；“光复会新旧部人皆与（革命）有力，其功表见于天下”。“两会欣戴宗国，同仇建虏，非只良友，有如弟昆。纵前兹一二首领政见稍殊，初无关于全体。今兹民国新立，建虏未平，正宜协力同心，以达共同之目的，岂有猜贰而生阋墙！为此驰电传知，应随时由贵都督调处。同盟、光复二会会员，尤宜共知其义。”此电发于一九一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即章太炎发电同日。

兼闻同盟会人，有仇杀保皇党事。彼党以康、梁为魁帅，弃明趋暗，众所周知。然附和入会者，尚不能解保皇名义，赤子陷阱，亦谓无罪于人。今兹南纪肃清，天下旷荡，虽旧染污俗，亦当普与自新。若以名号相争，而令挟私复怨者，得借是以为名，无损于虏，徒令粤东糜烂。此亦执事所当谨饬者也①。章炳麟白。

① 执事所当谨饬，《南京临时政府公报》第一号又刊有孙中山致广东都督陈炯明及各省都督电，说：“近闻各省时有仇杀保皇党人事。彼党以康、梁为魁首，弃明趋暗，众所周知。然皆系受康、梁三数

人之蛊惑，故附和入会者，尚不能解保皇名义。犹之赤子陷穽，自有推堕之人。受人欺者，自在可矜之列。今兹南纪肃清，天下旷荡，旧染污俗，咸与维新。法令所加，只问其现在有无违犯，不得执既往之名称以为罪罚。至于挟私复怨，借是为名，擅行仇杀者，本法之所不恕。亟宜申明禁令，庶几海隅苍生，咸得安堵。”

与黎元洪论政党电

（一九一二年）

【说明】 章太炎在武昌起义前要“诛政党”，在革命军兴初要“消党名”。可是言犹在耳，他本人却又热心地结党，于民国元年三月，也就是孙中山下野、袁世凯上台之际，把中华民国联合会改组为统一党。他不顾论敌嘲骂，不惜自我否定，自然有其理由，那便是先前要诛的乃“朋党”，后来要消的是“私党”，如今所结的则为“无故无新，唯善是与”，代表民意来帮助政府的好党，“公私之辨，较然易知，岂能以政党为官僚派开辟门径哉！”

岂知这回又事与愿违。他抛弃同盟会故友，去找立宪派和旧官僚中间的“善”类做新交，结果呢？统一党招牌挂起不到两月，张謇等人便趁这位“暂行总理”赴京之机，将它换记为共和党，并拥戴黎元洪做傀儡理事长，而由自己一帮人控制实权。章太炎并不疯傻，立即看穿他们匆忙合五党为一党，无非想竞争议会席位，进入内阁做官，因而大发其怒，宣言统一党不能统一于立宪党和旧官僚，并且宣称政党内阁有百害而无一利，总统、总理和各部总长必须无党才能无偏。不消说，这次是故友新交同声攻击“章疯子大发其疯”，连举手赞成过他的统一党党徒，也在暗中策划将他“驱逐出党”，

真所谓进退失据，左右为难。

章太炎醒悟了吗？说醒也不醒。一九一二年初夏，他便把直言无忌地批评对象，由同盟会转向旧日的官僚政客，说是"光复以来，号称平等，而得志者惟在巨豪无赖，人民无告转甚于前，茹痛含辛，若在囹圄"。照此逻辑，他理应重新与孙中山、黄兴等老朋友密切合作，尽可能地发展民主。然而事实却不然，他还是认为人民需要有实力的强者保护，因而在结党"代达民隐"的希望破灭之时，便直奔武汉去找黎元洪，说是此人才能主持公道，如果同袁世凯"左提右挈，中国当不致沦亡"。这封电报，便发于他同黎元洪会谈返京之后。从中可以看到，这位辛亥革命时期最知名的思想家，在脱离民众的初期，便演出了一个幻想接着一个幻想的悲剧。

本篇最初相继刊登于一九一二年八月十六日《顺天时报》、九月一日《大共和日报》，以后收入《民国经世文编》第六册。现据《顺天时报》选录。

邦家不造，谗慝弘多，前者公倡民社① 于上，而炳麟亦建统一党② 于下，以为群言淆乱，赖此整齐。迩者躬诣武昌③，亲聆教益，以两党合并，排拒异谋。浃旬以来，默观近状，乃知中国之有政党，害有百端，利无毛末。若者健稳，若者暴乱，徒有议论形式之殊。及其偕在议院，胡越同舟，无非以善腾口舌为名高，妄扩院权为奉职，奔走运动为真才。斯皆人民之蠹蠹④，政治之秕稗。长此不息，游民愈多，国是愈坏。前清立宪党，可为前车。夫政党本为议院预备，而议院即为众恶之原。驱使赤子，陷于潢池⑤，非吾侪之过欤？公以盖世之略，旋乾转坤，功德在人，本无待政党为之援助。虽以炳麟之驽下，发声振铎⑥，阬谷皆盈，亦

但以一身为先觉耳。妄借后先胥附为也[7]？与其随逐乱流，终为罪首，岂若超然象外，振起群伦？若公能以廓然大公之心，率先凡庶，所愿执鞭奉弭[8]，趋步后尘。风声所播，谁不倾靡？纵有暴乱党人，乌合万亿，不孚人望，势自崩离。此盖审观时势，而知非此不足以救国家之危亡也。惟公孰计而厉行之。

① 民社，一九一二年一月成立的以拥护黎元洪为中心的政团，自称以卢梭《民约论》为根本主义，以图共和政体健全之发达为目的，主要成员有蓝天蔚、孙武、张振武、张伯烈、刘成禺、宁调元、饶汉祥等。不久与统一党等合并为共和党。

② 统一党，由中华民国联合会与预备立宪公会合并组成，成立于一九一二年三月，理事为章太炎、程德全、张謇、熊希龄、宋教仁五人。《统一党宣言书》："本党本集革命、宪政、中立诸党而成，无故无新，唯善是与。只求主义不涉危险，立论不近偏枯，行事不趋狂暴，在官不闻贪佞者，皆愿相互提携，研求至当。"五月，统一党与民社、国民党、国民协进会、民国公会合并组成共和党，理事长黎元洪，理事张謇、那彦图、章太炎、程德全、伍廷芳。章太炎对合并不满，宣布仍旧维持统一党。在北京发表不与他党合并的演说，谓"仆在南方，于《大共和日报》中极斥同盟会办事不合，以南方政府之专横也；而穷途失志辈之骂同盟者，则为争官争衣食计"。"今日南方政府已消，同盟会亦鲜可诋之处。时有张弛，则对付不同。且同盟会之弊，不过暴乱，而老立宪党及官僚派，则为巧言令色足恭者。暴乱易灭，腐败难医。""然则立宪党、官僚派之害，过于同盟会远矣。彼辈辄云不合并即是破坏大局。试思大局云何？以破坏彼辈饭碗，而云破坏大局。试思非利令智昏者，岂有认圆形之饭碗为方形之棋局耶！"

③ 章太炎于一九一二年七月二十三日离京赴武汉，会见黎元洪。一九一二年七月二十六日《新纪元报》刊《章太炎书简》，说："仆于七月二十四日抵汉，次日谒黎。"八月十三日离武昌返京。

④ 蠹蠹，蛀虫。《说文》："蠹，虫啮木中也。"

⑤ 驱使赤子，陷于潢池，语出《汉书·龚遂传》："其民困于饥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盗弄陛下之兵于潢池中耳。"颜师古注："积水曰潢。"谓迫使民不聊生而成"盗"，如小孩在水池里玩兵器，不能看作叛逆。

⑥ 铎，铃，也指铃之舌。《周礼》天官小宰郑玄注："古者将有新令，必奋铎以警众，使明听也。木铎，木舌也。文事奋木铎，武事奋金铎。"

⑦ 后先，后生。胥附，相依附。本句疑有脱字。

⑧ 弭，不用缴束的弓，《尔雅·释器》："弓有缘者谓之弓，无缘者谓之弭。"

发起根本改革团意见书

（一九一二年）

【说明】 一九一二年春天，经过革命方面一再作出重大让步，南北议和告成，使中国由分裂复归于统一。从政体上看，中国少了一个皇帝，多了一个议院，一个总统制内阁，可说政体统一于共和。因而政治上的革命似已如愿而偿，人们能够专心讲求民生主义了。当然人们也逆料帝国主义侵略者不会容忍中国人民闹独立，求生存，图富强，因而寄希望于袁世凯的新政府，要求它至少在内政方面打扫一下清朝封建专制政权留下的肮脏马厩，保护发展实业的环境，以积蓄国力抵抗侵略。但袁世凯的内阁，却令人大失所望。自武昌起义后，沙俄便竭力乘中国内战之机再度伸手攫夺中国的领土和权益，由同日本密谋划分在我国的势力范围，发展到挟制外蒙"独立"。一九一二年十一月出现的所谓《俄蒙协约》，便是民国建立后帝国主义继续对华掠夺政策的一次大暴露。而袁世凯政府非但不敢同沙俄抗争，还力图向人民隐瞒真情。这就越发激起舆论愤慨，纷纷追究内阁失地丧权的罪责。

这个事实给了章太炎一顿教训。原先他以为只要统一于共和政体，中国便可得救；如今却感觉"政治革

命”尚未实现。“民之所望在实利，不在空权；士之所希在善政，不在徒法”。他认为，民国成立以后，把持和追逐权力的立宪派和旧官僚，正是把民主和立宪弄得徒具形式，从中谋取私利。所以前清留下的封建官僚政治不改变，中国便不可能有效地反抗外国侵略，荡涤社会旧污。于是，他在《俄蒙协约》被揭露后，便呼吁改革官僚制度，“发起中央革命党”，于一九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大共和日报》刊布“宣言书”，说是“《俄蒙协约》告成，人民愤恨政府之无能，同谋匡救。而口诛笔伐，无济时艰，更有希图权利者，乘间利用。我辈处此时代，不能醉生等死，置若罔闻，亦不能随声附和，毫无主见”，所以要组织新党，并声明此新党对“旧时君主立宪党及近时宗社党人，概不招待”。过了几天，他感到意见“稍形激烈”，便把拟议的“中央革命党”更名为“根本改革团”。但这份与陈绍唐共同署名的发起意见书表明，他虽对立宪派已经绝望，与旧日革命派盟友也仍有距离，并还指望袁世凯来实行“根本改革”。这样的团体当然根本无法建立，也就无法谈什么改革。

本篇选自一九一二年十二月一日《大共和日报》。

根本改革团者，以武昌起义、南北共和，既成种族革命之业，而政治革命完美目的尚未达到。行百里者，顿挫于五十，与吾侪始念悬殊，故不得不继续进行，竟伸初志。

今之人谁不怵心于二次革命者乎？吾见啖砒石者，少啖之则死，多啖之乃反不死。服附子、乌头者①，少服之则致烦懑，多服之乃反清凉。以此知革命小成，力未及于政治则乱；革命大成，力已及于政治则治。此非短见者所能窥，又非狂悖者所能借

口也。

① 附子，一称天雄，毛茛科植物乌头的侧根，有剧毒，炮制后毒性减低，称“制附子”，中医用作祛寒止痛药，性大热，故谓少服则烦懑。

所谓政治革命者，非谓政体形式之变迁，易君主为民主，改专制为立宪也；亦非以今为假共和而欲有所改更也。民之所望在实利，不在空权；士之所希在善政，不在徒法。譬如金铤，链①锡铜铅，十分而混淆六七，攻金者务于提炼精镠②，不问方圆句股之形何如也。若徒改圜形以为方式，乃曰炼金之事毕矣，此为不问质而问形，假方固失之矣，真方亦奚益？皮相之士，所误正在此耳。

① 链，《说文》：“铜属也。”通连。《汉书·食货志下》：“铸作钱布皆用铜，淆以连锡。”颜师古注引应劭说：“连似铜”。

② 精镠，黄金之美者，即纯金，见《尔雅·释器》。

有志改革者，当顺实事以进行，察前清之所以亡，而施今之所以补救。清之敝政，十年以前未甚也，立宪党成立以后，政以贿成，百度废弛，具文空罫①，有若蛛丝，视戊戌、庚子以前转甚。至于新朝，蒙清余烈，政界之泯纷贪黩②，又甚于清世。一二良材，逃荒裹足。其连袂登庭者，皆斗筲之材也③。统一政府成立以来，已八月矣，而文官以罪致谴者，未见一人。岂吏皆守法，屏绝贪赃耶？足知官刑弛而惩戒微矣。推此以观，政治改革之端，当远虚谈而求实际，舍形式而治精神。嘘枯吹生④，竟何益者？

① 空罫（huà 画），空格。《集韵》：“罫，博局之方目也。”

② 泯纷贪黩，昏乱贪污。今本《尚书·吕刑》：“民兴胥渐，泯泯棼棼。”蔡沈集传：“泯泯，昏也；棼棼，乱也。”《汉书·枚乘传》：“媟黩贵幸。”颜师古注：“黩，垢浊也。”

③ 斗筲，古量器，斗容十升，筲容一斗二升，《论语 · 子路》曾用来比喻才识不足称的人。《汉书 · 谷永传》："斗筲之材，质薄学朽。"

④ 嘘枯吹生，《后汉书 · 郑太传》："孔公绪清谈高论，嘘枯吹生。"李贤注："枯者嘘之使生，生者吹之使枯。言谈论有所抑扬也。"

迩者蒙古衅起①，士民痛心于政府之无能，立议欲推倒政府。夫不言政治改革，而徒较计于阁员进退之间，以丧失官能之当轴，问党见纷纶之议员，去一鸡来一鹜耳。方今蟊贼内讧，所忧非专在蒙古也。以游宴奔走为能，以秘密运动为美，各部衙门，贿赂公行，人言啧啧，其事有无耶？求一位置，馈银千两者，数有见告，其事有无耶？循此不变，虽蒙古内顺，岂有异清之季世乎？

① 蒙古衅起，一九一二年十二月，沙俄唆使库伦叛乱分子宣布"独立"，成立"大蒙古国"，奉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为"皇帝"，组成由沙俄控制的傀儡政府。

治病者当循审经脉，诊其伏变①，非对证疏方所能了。今之锢病，发原在于前清之季，而立宪党为罪魁。南京改建②，革命党以暴乱失之，故人心所愤，不及追远。若夫捂多益寡、称物平施者，对于彼为恕辞，对于此为炯戒，亦因时救敝之论然也。逮乎燕京统一，向之媚子③不知幸予矜全为非分，更欲飞跃以超人上，涵濡卵育，日有孳生；而革命党亦渐染其风，变本加厉。然则暴乱者，革命党之本病也；贪险者，立宪党之本病也；变暴乱之形，而顺贪险之迹者，革命党被传染于立宪党之新病也。

① 伏变，中医学概念，指脉象异常，伏谓脉象沈迟，变谓脉象浮数，都是有病的征兆。

② 南京改建，一九一二年南北议和后，孙中山解临时大总统职，临时政府迁于北京。

③ 媚子，《诗经·秦风·驷铁》："公之媚子，从公于狩。"毛传："能以道媚于上下者。"

今之发议欲攻内阁者，非所谓民主党①耶？此党本立宪党旧团。刘崇佑、刘崇杰辈②值去岁武汉倡义之初，曾欲乞援日本以平内乱，使此曹汉奸得志，视今之内阁将愈不逮，而可遂从其计哉？

① 民主党，一九一二年十月，以汤化龙、林长民为首的共和建设讨论会，以孙洪伊为首的共和统一党，和以北方为中心的其他几个政团共和俱进会、共和促进会、国民新政社合并而成民主党，以梁启超为首。

② 刘崇佑，福建闽侯人，光绪举人。曾留学于日本早稻田大学。一九一〇年任福建谘议局副议长。福建光复后任民政司次长。刘崇杰，福建闽侯人，曾留学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清末任学部谘议官、福建学堂监督、驻日公使馆一等参赞。民国后任驻日使馆一等秘书。

立宪党之说曰："清廷以不能实行宪政，故亡。"呜呼！此徒文过饰非之言耳。清之秕，莫若任用亲贵。立宪党在当时攻击细故者多矣，至于权归肺腑、阶级显分，曾闻立宪党有以一言弹射者乎？非徒默尔而息而已，又逢迎将顺之。盖宗室王公干政，本清廷旧制所不容；立宪党以日本尊崇皇族之例相推，一转而使执持政柄。然则亲贵用事，实立宪党为之厉阶。乃至铁道国有、格杀勿论之策，非建自立宪党之郑某①乎？纵令清以立宪不成故败，而立宪党即为败政之魁；纵令宪政优于专制，而主张立宪之人其实不如主张专制之人。考其言行事迹，则必不能为遁辞矣。如此辈者，其不可使间代执政，明矣！

① 郑某，指郑孝胥，一九〇七年为安徽按察使、广东按察使，后为学

部洛议官，与张謇、汤寿潜等创立预备立宪公会。曾建议实行铁道国有。各省保路运动兴起后，清廷上谕要地方官员对反抗集会者"格杀勿论"，也来自他的建议。

然以立宪党之攻政府为戒，而遂谓政府可以弗攻，此又似憎虺蛇而护豺虎也。成蒙古之叛乱者谁乎？受僚吏之赇赂者谁乎？朋党比周、贫遏才俊者谁乎？伴食岩廊、废事不治者谁乎？若今之国务员可以幸存，亡国之祸尚将酷于前清之末。若徒易人受事，旧染不除，亦与未改组时等耳。故非举政治革命，大治贪墨，以正刑书，大选贤良，以持钧石，镮首赭衣者①遍于阁部，封轺聘币者②逮于细微，不足以惩方来而荡旧污。

① 镮，通环，指罪人所戴项枷。赭衣，红衣，古代为罪人所服。见《汉书·刑法志》。

② 封轺，汉代乘坐官方驿车的凭证叫封，轻便马车叫轺。《汉书·平帝纪》："征天下通知逸经、古记、天文、历算、钟律、小学、史篇、方术、本草及以五经、《论语》、《孝经》、《尔雅》教授者，在所为驾一封轺传，遣诣京师。"颜师古注引如淳说："轺传，两马再封之，一马一封也。"聘币，以币帛招请隐逸贤士做官，见《孟子·万章》。

往日革命党中诸秀，以金陵失纪，恶言及身，不务一雪斯言，循直大刚方之辙，以慰同袍①死难者于地下，是亦不可以为人矣。夫勋臣诚不可为吏，而革命党、革命军中之稳健明允者，何遽无三数人耶？其次则武昌倡义以后有力抗革命军者，本为保持地方秩序，志在安全，非欲乘时以取富贵，其胆智亦可任。又次则农商学士皆有清流，下位废官亦多循吏，皆当破格任用，而勿计较一党界划之间。人心已革，则大政日新，流民国之岂弟②，荡亡清之流螯③，然后昔之图谋革命其事始完。此吾党所以缵承前志而不欲拘牵文法之内者也。

① 同袍，军人称呼同僚之词。《诗经·秦风·无衣》："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

② 岂弟，即恺悌。《诗经·小雅·青蝇》："营营青蝇，止于樊。岂弟君子，无信谗言。"郑玄笺："岂弟，乐易也。"

③ 流螫，流毒，今本《尚书·泰誓中》："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国。"螫，《说文》："虫行毒也。"

若曰务持现状，勿图破坏，夫外交总长可以委职遁逃①，犹为国有人乎？弃地千里，秘不示人，犹为国有土乎？政府劝人维持现状已数月矣，而现状之破坏，不破坏于人民之奋激，乃政府自以姑息诡秘之策破坏之，则吾国所谓根本改革，正非破坏而为维持矣。若政府不察，以张振武、方维相视②，系以尺组，射以短枪，丈夫固决死耳。抉目昌门③，以观吴沼④，有伍子胥之成事在⑤。

① 外交总长，指袁世凯政府的外交总长梁如浩。一九一二年十一月三日，沙俄密使廓索维慈在库伦与哲布尊丹巴等擅订《俄蒙协约》，引起举国舆论愤激。梁如浩害怕受到追究，于十一月十日潜往天津，旋即辞职。

② 张振武、方维，均为武昌起义时新军中革命派领导人，时张任湖北军政府军务司副司长，方任将校团团长。一九一二年八月十六日，被袁世凯根据黎元洪密电要求，下令杀害。袁、黎诬陷他们的罪名是"蛊惑军士，勾结土匪，破坏共和，昌谋不轨"。

③ 昌门，即阊门，在今苏州。这里指吴国国都的东门，春秋时称鲟门。

④ 吴沼，春秋末伍员劝吴王夫差乘胜灭越，不听，退而告人："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训，二十年之外，吴其为沼乎！"见《左传》哀公元年。

⑤ 伍子胥，即伍员。吴王夫差中越王勾践的反间计，强迫伍员自杀。伍员死前指斥夫差"不容诤臣，是自取灭亡的开端。并嘱咐舍人：

'而抉吾眼县吴东门之上，以观越寇之入灭吴也。'" 见《史记·伍子胥列传》。

本团所要求改革条件列下：

（一）请大总统淘汰阁员，任用良吏，总揽大权，屏绝浮议。

（二）请惩治外交总长弃职遁逃之罪。

（三）请查办各部营私舞弊之事。

（四）请撤去前颁各总长勋章。

（五）请决定对待俄库方略。

关于“医治国病”的演说

（一九一三年）

【说明】 本篇尖锐抨击袁世凯竭力维护“国病”，也就是封建专制统治的劣根。

袁世凯刻意追步曹操的后尘。他一个筋斗从清朝大臣翻成民国总统，还想再翻一个筋斗而变成洪宪皇帝。但他看错了时代，民国不是三国，二十世纪的革命民主派更非封建时代的农民起义军。当他口口声声说民权、道民生的时候，革命派还会受骗。但一九一三年三月二十日，他派遣刺客给了国民党领袖宋教仁一枪，非但打掉了他极端害怕的资产阶级议会民主，而且打掉了他极端需要的革命派领导人物对自己的幻想。原来被袁世凯的纵横捭阖手段闹得晕头转向的革命派领导人，已开始感觉腐败专制的“国病”不除，“则民国共和终成梦想”。章太炎于“宋案”发生后，立即从东北南返，重新同孙中山、黄兴等携手谋求医治“国病”之方。四月十七日，他在国民党上海交通部欢迎会上发表的这篇演说，便反映着一种新的觉悟。

本篇选自一九一三年四月二十六日《民立报》。标题为编者所加。

破坏、建设，本有钩连关系。反对者诬国民党① 只能破坏不能建设，实不通论。盖吾党能破坏即能建设，所用的手段虽不同，而能力、作用则无不同。

① 国民党，由同盟会联合统一共和党等四个政团组成，于一九一二年八月二十五日在北京成立，理事长为孙中山，理事为黄兴、宋教仁、王宠惠。不久由宋教仁任代理理事长，迅即成为当时第一大党。

兄弟初见南方革命后秩序未复，颇不谓然。即至北京①，又到东三省②，观察种种政治现象，实异常腐败，深堪浩叹。盖北方受了腐败专制的遗传病，较诸南方革命的激烈病，其流毒更甚。吾辈欲扫除劣政治，产出良政治，非先从医治国病，铲除专制劣根下手不可。譬诸人身已抱重病，若仍维持病人现状，直是杀之而已。民国成立，辄曰维持现状。所谓现状，亦未说明。据兄弟看来，民国非维持现状也，乃维持现病耳。若坐视腐败专制之病常存留中央，则民国共和终成梦想。故今日吾革党对于建设民国一问题，当仍以猛进的手段，循文明的步调，急求破坏专制恶根，拚命力争共和二字，此后方有建设可言。不过主张稳健，与革命时进行稍不同而已。盖革命乃大破坏，改革不良政治乃小破坏。各国政治之演进，万不能不经破坏就能改良的。至于南北人民的心理，均属一致想望共和，绝无意见不同之虑。盖公理自在，故人心不约而同。吾同盟会当日不过二三千人，到起义之日，遍地都是革命党，足见公理之势力，足以鞭策社会。今日政治不良，人人都知道的。主张改造政府、改良政治，国民无不赞成。

① 至北京，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后，聘任章太炎为总统府高等顾问。章太炎于一九一二年五月初到北京，并将统一党本部移至北京。

② 又到东三省，一九一二年秋冬之际，章太炎要向袁世凯辞顾问职。袁世凯拟封他为仓场总督，被他拒绝。此后曾去东北考察。回京后，被袁世凯任命为东三省筹边使，于同年十二月底赴任，“设筹边署于长春，僚属财十人耳，既鲜事，经费亦少”。次年三月宋教仁被暗杀，章太炎即于四月托故南返，六月辞职。见《太炎先生自定年谱》。

自宋案① 发生，据中外喧传，群知主名之所在。政府若做贼心虚也者，将一切内政外交问题停止不办，表现一种无政府之状态，只知招兵购弹，保护权位，国家前途实危险已极。至于人民之大动公愤，亦发于良知，不能自禁。中山、克强均主张稳健，以法律解决。我恐怕做不到。试问杀人正犯能到法庭受审判否？若其不能，此案即非仅法律所能解决。况此案发生，各省人心异常愤激，亦有种种理由。使政府平日施政大公无私，为人民所信仰，则宋案发生，人心必不如是愤激。因政府平日行为极谬，国民已大受痛苦，故宋案发生，国民震怒，几不可遏。此亦公理不灭、人心不死的明证。试问中山、克强能劝止全国民党及国民不追问宋案正犯乎？不反对政府乎？所以，据兄弟看来，宋案当以政治解决为妥善，法律解决相提并进。若再勉强敷衍，结果终不堪问。故民党今日不必问政府如何强横、如何野蛮，只问政府行动能否合乎人道公理。若彼违反人道公理，吾党传公理人道以对付之。国民良心尚存，不患不赞成吾党，吾党共和目的不患不能达到。愿努力做去，则民国幸甚。

① 宋案，指一九一三年三月二十日袁世凯派人在上海将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暗杀于北站。

在国民党交通部茶话会上的演说

（一九一三年）

【说明】 一九一三年五月，章太炎西去武昌，想说服黎元洪出面同袁世凯竞选正式总统，并停止同国民党系统的江西都督李烈钧敌对。黎元洪首施两端，反要他入京对袁世凯作最后劝谏。袁世凯企图缓和他的反对态度，授予“缔造民国”的二等勋章一枚。章太炎看破此人的终身独裁之念，遂以结婚为由回上海。六月八日，国民党上海交通部举行茶话会，欢迎他和刚从海外归来的蔡元培、汪精卫。章太炎即席发表演说，本篇就是那次演说的记录稿。

演说中检讨革命派在武昌起义后的“失败之总因”，以为犯了两大错误：一不该对袁世凯让步，“遗留腐败官僚之根株”；二不该互相猜忌，“争先利用不良政府，使彼得乘机利用政党”。不消说他自己双份都有，因而这也是他的自我批评。他说“今日为民党与官僚激战时期”，表明他已对袁世凯政权不存幻想。但他以为靠十万民党“化除意见”，就能同拥有重兵的袁世凯争夺政权，则不免落入新的幻想。

本篇选自一九一三年六月十一日《民立报》。

兄弟亦主张革命之一分子。当南北统一时，深恐革命派以从前急进主义演种种激烈手段，或妨害国势之进步，曾随时自加监督，忠告民党同志。而一年以来，从各方面观察，又将民国人物一一比较，觉吾民党终算是有良心的，自始至终尚不违背国利民福四字。所最堪叹息者：(一)民党当日不应退步，遗留腐败官僚之根株；(二)民党不应互相猜忌，争先利用不良政府，使彼得乘机利用政党。此民党失败之总因，今日追悔亦属无益。就民党一方面说，唯有化除意见，联合各省起义同志为一气，合力监督政府，终有政治改良之一日。

唯现在国法、公理扫地以尽，民国欲不亡恐不可得。政府党日日言某省独立、某省独立，一方又与俄人定约①，断送外蒙。夫中国革命本由各省独立，始推倒满清，改建民国。据兄弟看来，即各省独立，仍是吾民国之领土。政府甘心误国，领土让与外人，即永久不能收回。由是言之，政府误国之罪较各省独立之罪加十倍百倍。且政府养兵不用以对外，而专用以对内。昔日袁氏以清军烧抢汉阳②，今日袁军又欲借故烧抢九江③。窥其用意，宁可以民国赠与朋友，不愿以民国交与家人。共和前途，实无希望可言。

① 与俄人订约，沙俄与库伦当局签订《俄蒙协定》后，便施加压力，逼迫袁世凯政府予以承认。袁世凯为此命令外交总长陆征祥与沙俄驻华公使库朋斯基在北京进行谈判。

② 以清军烧抢汉阳，武昌起义后，袁世凯所节制调遣的清军于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攻占汉阳；十一月二日清军又攻入汉口，此日冯国璋曾扬言，为驱逐民军，不惜将汉口“中国市区全部焚毁”。这里烧抢汉阳当是烧抢汉口之误。

③ 又欲借故烧抢九江，一九一三年五月，湖南、江西、广东、安徽四省都督谭延闿、李烈钧、胡汉民、柏文蔚，联名发表通电，反对袁世凯政府违法的“善后大借款”。袁世凯诬蔑国民党人除捣乱外无本

领，要举兵征伐四都督。他首先派北洋精锐部队第六镇李纯部开进湖北武穴防江，准备进逼九江。

最近发生改组短期内阁问题①，国民党恐人材不敷用，进步党②亦恐人材不敷用。若互相让步，互相牵制，最终必是纯粹的袁派官僚组织内阁，厉行专制，国民党不适于生存，恐进步党亦不适于生存。昔日为民权与民权激战时期，今日为民党与官僚激战时期，一进一退，均关系共和之真伪。但吾民党当日以数十同志，渐增加至数百、数千，能推翻专制，改造共和。今日民党已达十万众，果能始终一致，猛进不衰，则种族问题既解决，政治问题终必解决。最后五分钟之进行，尚望吾民党注意。

① 改组短期内阁问题，宋案发生后，国务总理赵秉钧指使进行暗杀的罪证被揭露，借口牙痛头昏自请免官。袁世凯准其请假十五日，后一再续假。于是袁世凯准备另组为期三月的短期内阁，遭到国民党议员反对，理由是临时政府期内不应另行组织新阁。到一九一三年七月十六日，即"二次革命"发生后，袁世凯才批准赵秉钧辞职，任段祺瑞为代理总理，组织"战时内阁"。

② 进步党，一九一三年五月二十九日由共和、民主、统一党合并而成，举黎元洪为理事长，梁启超、张謇、伍廷芳、那彦图、汤化龙等为理事，宣布宗旨"取国家主义"，表示拥护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候补者，主张宋案以法律解决。

恳乞将东三省筹边使开去书

（一九一三年）

【说明】 袁世凯于一九一三年三月暗杀宋教仁，四月即向“五国银行团”借款做军费，证明他已下决心用武力解决南方各省革命派建立的政权，彻底绞杀辛亥革命。正当革命派还在诉诸“临时约法”的时候，袁世凯已经调兵遣将，先发制人，于同年六月接连罢免反袁最坚决的赣、粤、皖三省都督的职务。长江中下游地区顿时战云密布。章太炎曾经力图避免的“二次革命”，已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他还能继续充当袁世凯委任的东三省筹边使吗？那就意味着在真假共和势力摊牌之际首施两端。章太炎不愿做这样的“调人”，因而除“辞差”外，别无选择。尽管他说是梁士诒破坏借款办东三省实业银行的阴谋，才惹他发怒，但梁士诒正是他指名要诛的袁世凯亲信“四凶”之一。所以谁都会明白，这不过是他公开宣布同袁世凯决裂的一个由头。

本篇选自一九一三年六月二十日《民立报》，原题《章太炎诛奸之言》。

北京大总统、国务院鉴：炳麟从政以来，除奸无效，从昏不能。宋教仁无故被戕，大借款损失过巨①，炳麟岂不知其奸宄？但以

司法不可妄参，国命不可自蹙，故隐忍不言耳。迩者实业银行借款已有成言②，而梁竖士诒怵法商以日俄之衅，从中破坏③。忌疾如此，更何一事可成？即日辞差，冀遂初志，恳乞将东三省筹边使开去。死生之分，一听尊裁。章炳麟。

① 大借款，指一九一三年四月二十六日袁世凯政府与英、德、法、俄、日五国银行团签订的善后大借款合同，金额二千五百万英镑。袁世凯答应以盐税和海关税作担保，中国盐政及借款的使用都得由五国银行团监督。借款的债券九折出售，实收八四扣，应付之数只有二千一百万英镑；扣除五国银行团原先垫款及对列强的赔款，袁世凯政府实得一千万英镑。这笔借款年利五厘，四十七年偿清，本息合计六千七百八十九万三千五百九十七英镑。所以章太炎称“损失过巨”。

② 指章太炎为筹办东三省实业银行，托浙运使张弼人向法商借款一千万元。

③ 章太炎一九一三年六月二十一日《致伯中书》说：“十四日得梁士诒来电：‘法商以日、俄之故，不愿承办，特转达。诒。’窃谓法商果有此意，当与仆面议，何故先告财政部？此为梁士诒怵迫法商无疑。”梁士诒时任代财政总长。

致共和党本部函

（一九一三年）

【说明】 一九一三年初夏革命派与袁世凯的矛盾激化，也促使资产阶级中间派别发生分化。同年五月下旬，梁启超、张謇等组成的进步党，发生了分裂。由原以章太炎为首的旧统一党和以孙武等为首的旧民社的成员为主的部分进步党国会议员，宣布脱离该党，另组新共和党，并遥戴黎元洪、章太炎为领袖。这对声称忠于袁世凯，希望在未来正式总统的内阁里分取一杯羹的大资产阶级政治代表，无疑是个直接打击；对袁世凯以武力绞杀南方革命派势力的阴谋，也无疑是个间接打击。所以，章太炎才那么兴奋，竭力表示支持。自然，这里面也包含他本已幻灭的希望，即组成自己的政党，以实现他的政治改革理想。

本篇选自一九一三年七月十一日《民立报》，原题为《太炎大骂御用党》。

共和党本部诸君子鉴①：群贤拔帜，日月为昭，用能上交不谄、下交不渎，实中夏无强之休。顷得贺君孝斋来书②，知议员七十余人志尚纯洁，不为利惑，而民社及旧统一党人实居多数。鄙人于去春合并③，志愿所在，惟此一端。谗慝间之，事以中寝，

所以块然独处[4]．甘心长往，正以奸谀不可作援故也。其后苞苴[5]流衍，谗贼公行，统一党非复旧观。而狐鼠之徒，凭依城社[6]，舆台贱隶，所在成群。至三党合并议成[7]，以为中国无可希望。不意诸君子愤发其所为天下雄，将率群材，云蒸龙变。卷葹拔心而不死，秋菊晚岁而愈馨，逖听风声，欢喜踊跃。所愿众志成城[8]，贞固干事[9]，不屈威武，不挠利权，旗帜鲜明，则群伦自坍，风雨不已，斯精色自开。敬祝共和党万岁！理事长黎公万岁！章炳麟鞠躬。

① 一九一三年六月二十九日，共和党开会宣布正式脱离进步党而恢复独立。这以前共和党在北京的成员曾发布通告书，指责进步党"专以取媚政府为事，毫无政党资格"，"谋个人私利"，"腐败不堪"。

② 贺君孝斋来书，原函未查到。

③ 去春合并，指统一党与民社等合并组成共和党事。

④ 块然独处，指章太炎一九一二年五月宣布退出共和党，仍旧维持统一党，不久又被统一党除名。

⑤ 苞苴，包裹，《荀子·大略》："苞苴行与？谗夫兴矣！"杨倞注："货贿必以物苞裹，故总谓之苞苴。"

⑥ 狐鼠之徒，凭依城社，比喻奸邪之徒依托权势保护。《晋书·谢鲲传》："王敦谓鲲曰：'刘隗奸邪，将危社稷。吾欲除君侧之恶，匡主济时，何如？'对曰：'隗诚始祸，然城狐社鼠也。'"

⑦ 三党合并议成，指一九一三年五月共和、民主、统一党合并为进步党。

⑧ 众志成城，语出《国语·周语下》，志原作心。韦昭注："众心所好，莫之能败，其固如城也。"

⑨ 贞固干事，《周易·乾卦·文言》："贞者，事之干也。""贞固足以干事。"孔颖达疏："言君子能坚固贞正，令物得成，使事皆干济。"

除从恶诸奸宣言

（一九一三年）

【说明】 一九一三年七月发生的“二次革命”，是辛亥革命被袁世凯完全绞杀之时，革命民主派所作的背水之战。孙中山、黄兴等宣布讨袁，本为仓猝应战，面对手握封建重兵，背后有帝国主义列强从政治上经济上支持的袁世凯独裁势力，失败是不奇怪的。但这一战却十分必要，它反映了举国上下对抗封建君主专制卷土重来的愿望，因而虽败犹荣。章太炎尽力支持讨袁义举。七月十二日李烈钧在江西发难，十六日黄兴在南京组织讨袁军。十六日章太炎就在上海撰写宣言表示支持，同日还致电争取黎元洪讨袁。二十日他又与蔡元培联名通电斥责浙江都督朱瑞“党附政府”，呼吁浙江军政人士驱逐这个脏官。本篇再度声明他支持这次“政治革命”，并要求严惩助袁为虐的一批首犯。它显示章太炎的大节，但也反映革命派对此次讨袁何等缺乏准备，以致在惩办祸首问题上，事前也没有取得一致意见。

本篇选自一九一三年七月二十七日《民立报》，原题《章太炎第二次宣言》。

今之讨袁军①，以罪归元首②为名，而从恶诸奸未尝一问。岂不以为歼厥巨魁，胁从罔治？不悟政府之恶，乃彼辈养成之，论罪执行，不得视为从犯。或乃意存招抚，期与涤瑕荡秽，此尤迂谬之谈。若势足以倾倒政府，虽麾之犹将自来；若师徒挠败，局促一隅，虽招之固未肯至。今之起兵，为政治革命也。然则有害政治者，一切当锄而去之。非若去岁光复之师，但欲倾覆清廷，而臣僚可以不问也。

① 讨袁军，一九一三年七月十二日，李烈钧在江西宣布举兵讨袁，"二次革命"发生。十五日至十八日，江苏、安徽、上海、广东相继宣布独立，黄兴、柏文蔚等分别担任江苏、安徽等省讨袁军总司令。二十五日，谭延闿在湖南宣布独立，于次月十三日取消。八月四日，重庆独立，熊克武任四川讨袁军总司令。八月八日、十一日，在黄兴自动去职后，何海鸣又两次在南京宣布独立，自任讨袁军总司令。

② 罪归元首，一九一三年七月二十二日，孙中山发表讨袁通电，指出"全国流血之祸，系于袁氏一人之身"。并于同日致电袁世凯，谓"文不忍东南人民久困兵革，必以前此反对君主专制之决心，反对公之一人，义无反顾。"均见该日《民立报》。

吾昔尝论列四凶①。复求其外，则当戮者凡有七人：屏蔽贤良，暱护贪吏，紊乱财政者，梁士诒②也；阴谋杀张振武，并欲罗织武昌倡义诸勋，且上及于黎公者，陈宧③也；煽黄祯祥④以乱武汉，进陆建章⑤以索京畿者，段芝贵⑥也；公行贿赂，收买议员者，王赓⑦也；素为乡里大蠹，又以其术行之中央，恶直丑正，力进佞人者，陈汉第⑧也；与蒙古叛党通谋，欲令中国人民不得动其一草一木者，熊希龄⑨也；专作奸宄，躬为盗贼者，赵秉钧⑩也。此七子者，虽厥角稽首以附南军，犹将执而戮之，又安用招抚为？若南军胜利而复纵恣此数人者，无论何人登为总统，其可

讨一也。

① 一九一三年五月十日章太炎发表的致袁世凯电说："欲推诚人才而梁士诒壅之，欲保全元勋而陈宧贼之，欲倚任夹辅而段芝贵乱之，此三凶者，把持重地，荧惑主心，投诸四裔，犹惧为祸，况日与聚谋耶？至如赵秉钧之妄用金壬，变生不意，犹不过奉令承教者耳。昔曾上言，四凶不去，虽以唐尧之能，天禄于是永终。"一九一三年七月十七日发表的宣言再次指出："统一政府成立以来，政以贿成，为全国所指目，而厉行暗杀，贼害勋良，借外力以制同胞，远贤智而近谗佞，肆无忌惮，不恤人言，推原祸本，实梁士诒、陈宧、段芝贵、赵秉钧四凶为首。"

② 梁士诒，字燕荪，广东三水人，一九一二年三月任总统府秘书长，后任财政部次长，代财政总长。

③ 陈宧，字二庵，湖北安陆人，一九一三年四月任参谋部次长，时总长由黎元洪兼，实际权力完全由陈宧掌握。

④ 黄祯祥，湖北都督府参议，曾亲自率领兵丁查封詹大悲、何海鸣主办的革命机关报《大江报》，参与黎元洪策划迫害湖北革命党人的阴谋活动。

⑤ 陆建章，字朗斋，安徽蒙城人，清末为山东曹州镇总兵，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后，被任命为军政执法处长，专门搜索残杀反袁志士。

⑥ 段芝贵，字香岩，安徽合肥人，清末任黑龙江巡抚等职，一九一四年出任湖北都督。

⑦ 王赓，字揖唐，安徽合肥人，时任总统府秘书、参议，陆军中将授上将衔，参议院议员，先后隶属于统一党、共和党、进步党。

⑧ 陈汉第，字仲恕，浙江杭州人，时任总统府秘书，一九一三年七月熊希龄内阁时任国务院秘书长。

⑨ 熊希龄，字秉三，湖南凤凰人，曾与章太炎等共同组织中华民国联合会，一九一二年三月唐绍仪内阁中任财政总长，一九一三年七月任国务总理。

⑩ 赵秉钧，字智庵，河南临汝人，民国以来任代理财政总长、内务总长、直隶都督，一九一二年九月至一九一三年七月任国务总理。

致袁世凯书

（一九一三年）

【说明】 一九一三年八月上旬，“二次革命”败兆已现。章太炎既感觉在袁世凯网罗密布的国内已无所逃死，又不甘在民国危难之际再度亡命海外，因而决定冒危入京，“要与诸志士同处患难，为中夏留一线光明”。八月十一日，他到达北京，立即被袁世凯的爪牙派出的巡警宪兵严密监视，从此开始了三年软禁生涯。

本篇是章太炎被监禁三个月时写给袁世凯的信。信中驳斥了袁世凯御用报纸对他的诬陷，指出自己当年宣传反清革命是正义的，而后揭发官僚腐败也是合理的。如果“徒以语言不逊，谓之从乱”，那末自己对于孙中山做总统时“政事小有凌乱”，也曾予以批评，而不为亲者讳。“今之政事，视金陵何如？”所以他提醒袁世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光堵一个人的嘴无济于事。

信末引用乐毅故事，说是只要袁世凯同意他去外地隐居，便可以不再批评袁朝。这当然骗不了袁世凯，徒然给别人损害他的名声留下口实。

本篇刊于一九一三年十一月九日《顺天时报》。章太炎家藏有此信手稿。现据手稿并参考《顺天时报》选录。

大总统执事：清失其鹿，民国肇兴，虽兵不血刃，百日而成，追唯事前经营之力，所以摩荡人心者，盖十有余年矣。炳麟不佞，始以历史民族之义提倡光复①。时前总统孙公屏居日本，交游素寡，初与定交，同谋匡济。既而文字兴祸，絷于上海，海内为之激昂。幸得不死，东抵江户②。以天之灵，黄、农、虞、夏之佑我孙子，腾书驰说，不为四百兆人遐弃，内外喁喁，延颈望义。逮乎辛亥，大义举于武昌，十有四省应如反掌。

① 历史民族之义，指用民族主义观点反对清朝，参见《驳康有为论革命书》。

② 江户，日本东京的旧称，一八六八年明治天皇建都于此时更名东京。

夫唯历史民族之义足以为全国斗杓①，故举兵不为犯顺，推亡不为篡盗。民国既定，以外患之亟，京宅之不可偏安，奠都宛平，躬实倡议②。自以积年行事，可告无罪于同胞也。其后稍谋仕宦，发举贪墨数事，此则在官之责当然，亦以为无负于大总统也。不图谗谄交构，必欲制其死命。徒以语言不逊，谓之从乱，幽居京邸，宪兵围守者已三月矣③。

① 斗杓，北斗七星中五、六、七三星，也称斗柄、玉衡，古代按照它的旋转方向判断时节，称斗建。《汉书·律历志》："斗建下为十二辰，视其建而知其次。"

② 躬实倡议，辛亥革命后孙中山、黄兴力主建都南京，以限制袁世凯的势力。章太炎反对，发表《致南京参议院论建都书》、《驳黄兴主张南都电》，力主向袁世凯妥协。

③ 宪兵围守已三月，二次革命失败之际，章太炎根据新共和党本部要求，图谋推进新共和党与国民党的联合斗争，于一九一三年八月十一日只身入京。住进北京化石桥共和党本部，即被赵秉钧、陆建章派遣的宪兵监视，失去行动自由。

炳麟以眇眇之身，始执大象①，以厉国民，涉险垂危，幸而克济。其于民国，本艰难困苦而致之，虑任邪佞，以致覆亡，恩勤②之心，自不能一日去于怀也。曩者孙公草创金陵，纲纪未具，政事小有凌乱；其于炳麟，又有同义肺府之亲，然犹奋笔弹射，无所避回。今之政事，视金陵何如？此自大总统所明喻。纵欲为盛朝隐讳，心既不安，且无以对孙公于前日。四万万人之所具瞻者，又不能借好言美赂而终蔽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③。此之讥议，不专在炳麟一身，明矣。

① 大象，指革命的根本道理。今本《老子》三十五章："执大象，天下往。"王弼注："大象，天象之母也。不寒不温不凉，故能包统万物，无所犯伤。主若执之，则天下往也。"

② 恩勤，爱护备至。《诗经·豳风·鸱鸮》："恩斯勤斯，鬻子之闵斯。"

③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见《国语·周语上》：厉王使卫巫监谤者，"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邵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邵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

既不相舍，故欲出居青岛，以反初服而养痾疾。抵书警备副司令陆君①以喻此意，七日以来，终无报命。昔乐毅佐燕②，以报强齐，故鼎返乎磿室③，大吕陈乎玄英④，蓟丘之植植于汶篁⑤，谗人间之，亡奔于赵。以炳麟之愚戆，诚不敢自比古人也。若大总统犹以为恨，未能相释，虽仰药系组以从大命，势亦足以两解，而惧伤大总统之明耳。如可且隐忍，以导出疆，虽在异国，至死而不敢谋燕，亦犹乐生之志也。敢布腹心，唯大总统鉴之。章炳麟启。

① 抵书警备副司令陆君，一九一三年十一月初，章太炎致书陆建章，说："入都三月，劳君护视。余本光复前驱，中华民国由我创造，不忍其覆亡，故来相视耳。迩来观察所及，天之所坏，不可支也。余

亦倦于从事，又迫岁寒，闲居读书，宜就温暖，数日内当往青岛，与都人士断绝往来。望传语卫兵，劳苦相谢。"

② 乐毅佐燕，战国时齐国大败燕国，燕昭王要复仇，任命客卿乐毅为上将军，与诸侯合纵攻齐，破齐都临淄。燕昭王封乐毅为昌国君，留他将兵灭齐，五年内连下七十余城，都作为郡县属燕。燕惠王继位后，中齐反间计，命人代替乐毅统兵。乐毅因降赵。后燕惠王使人责备他忘恩，乐毅回书历数自己为燕攻齐之功，内说"齐器设于宁台，大吕陈于元英，故鼎反乎磨室，蓟丘之植植于汶篁，自五伯以来，功未有及先王者也。"见《史记·乐毅列传》。

③ 磨室，一作历室，燕宫名。乐毅曾夺回被齐人掠去的燕国宝鼎，重置于磨室。

④ 大吕，齐钟名，被乐毅由临淄夺归燕。玄英，燕宫名。

⑤ 蓟丘，燕都蓟(今北京)所在地区。《史记》裴骃集解引徐广曰："竹田曰篁。谓燕之疆界移于齐之汶水。"司马贞索隐："言燕之蓟丘所植，皆植齐王汶上之竹也。徐注非也。"

再致袁世凯书

（一九一三年）

【说明】 一九一三年十一月十八日章太炎致夫人函曾说："前与袁、陆相商，欲往青岛，彼尚不舍。今日与陆强要，方得撤兵，吾亦约不他往。"所谓撤兵，乃是在章太炎操杖怒逐监视他的宪兵之后，陆建章命宪兵改穿便衣监视的诡计。章太炎虽暂时受骗，但对袁世凯装出爱惜人才的面孔来软化他的用心，却看得很清楚。本篇就是他对袁世凯的回答。

信中揭露袁世凯要他留京修史、讲学，都不过是为了箝制舆论而继续剥夺他行动自由的口实，"炳麟不能受此甘言也"。他提出，只有袁世凯全部满足他关于组织国家学术中心的条件，才肯继续留京，否则既不耻于逃跑，也不惮于被杀。信末限定袁世凯在三日内答复。

此信口气孤傲，存心给袁世凯难堪。写信的第三天，即十一月二十四日，章太炎便要离京。"陆建章部下叩头请留"，弄得怕软不怕硬的章太炎无法动身。可见信中说"今大总统圣神文武，咸五登三，簪笔而颂功德者，盖以千亿"，分明是讥讽袁世凯周围的阿谀奉承之徒不计其数。然而，曾被章太炎喝令"善箝尔口"的吴稚晖，却在章太炎去世那年所写《回忆蒋竹庄先生之回

忆》一文里，对此信掐头去尾，单引以上数语，奚落章太炎"欲袁允给二十四万元一年，给他立考文院。故章太炎不与刘申叔同列六君子，使他做出后来的可怜乞贫，袁真无识！"这真可谓"小人不欲成人之美"。

本篇曾刊于一九一四年七月十五日出版的《民权素》第二集。章太炎家藏有手稿副本，浙江图书馆也藏有原函残件。现据以上数件参校选录。

大总统执事：前上一书，未见答复。迩者宪兵虽解，据副司令陆建章言①，公以人才阙乏，必欲强留，炳麟不能受此甘言也。若有他故，能议公者，岂唯一人！舆论纵不振于中土，若外人之烦言何？炳麟本以共和党独立来相辅助，亦傥至而相行耳②。而大总统羁之不舍，既使赵秉钧以国史相饵③，又欲别为置顿。炳麟以深山大泽之夫，天性不能为人门客。游于孙公者，旧交也；游于公者，初交也。既而食客千人，珠履相耀，炳麟之愚，岂能与鸡鸣狗盗从事耶？史馆之职，盖以直笔绳人，既为群伦所不便。方今上无奸雄，下无大佞，都邑之内，攘攘者穿窬摸金皆是也。纵作史官，亦倡优之数耳！窃闻史迁、陈寿之能谤议，而后世乐于览观者，以述汉、魏二武④之事也。不幸遇朱全忠、石敬瑭⑤，虽以欧阳公⑥之叹息，欲何观焉！今大总统圣神文武，咸五登三⑦，簪笔而颂功德者，盖以千亿，亦安赖于一人乎？属有武汉人士，招往讲学，北方亦有一二人耸之。愚意北方文化已衰，朝气光融，尚在江汉合流之地，不欲羁滞幽燕也。必若蔑弃约法，制人迁居，知大总统恪共⑧宪典，必不为也。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以与朋辈优游谑浪，炳麟亦不能为也。苟图其大，得屈此身以就晦冥之地，则私心所祈向者，独考文苑⑨一事，经纬国常，著书传世，其职在民而不在官，犹古九两师儒之业⑩。迩者方言国音、

字典文例、文学史、哲学史等，皆未编成，而教育部群吏又盲瞽未有知识，国华日消，民不知本，实愿有以拯济之。同苑须四十人⑪，书籍碑版印刷之费，数复不少，非岁得数十万元不就。若大总统不忘宗国，不欲国性与政治俱衰，炳麟虽狂简，敢不从命？若絷维一人以为功，委弃文化以为武，“凤翱翔于千仞，览德辉而下之”⑫，炳麟其何愧之有！设有不幸，投诸浊流⑬，所甘心也。书此达意，请于三日内答复。章炳麟启。一九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① 陆建章言，据一九一三年十一月十八日《顺天时报》报道：十七日午后七时，袁世凯政府的军政执法处处长陆建章驱马车至共和党本部迎出章太炎，招待一席晚餐，就青岛之行言：国是未定，暂时仍居于北京。章太炎表示：国史馆总裁一事，非其事渐次就绪，不能接受。至于有名无实的顾问，也没有心情接受。陆建章又提出章太炎过去非难代议制的理论，为袁世凯无视国会的言行辩护。章太炎答称：今昔情势有变，不容用此为袁世凯辩解。

② 傥至，意外忽来。相行，随行，谓随时离开。

③ 以国史相饵，指袁世凯欲委任章太炎为国史馆总裁事。

④ 汉、魏二武，汉武帝刘彻、魏武帝曹操。

⑤ 朱全忠，朱温，五代时后梁建立者，以暴虐著称。石敬瑭，五代时后晋建立者，因甘当契丹儿皇帝，以无耻著称。

⑥ 欧阳公之叹息，指欧阳修《新五代史》论及朱全忠、石敬瑭事，屡称可叹息云云。

⑦ 咸五登三，《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上咸五，下登三。”裴骃集解引韦昭说：“咸同于五帝，登三王之上。”

⑧ 恪共，恭敬，尊崇。

⑨ 考文苑，一九一二年十月，章太炎与马良、梁启超等发起创办“函夏考文苑”，作为保存国粹学的研究机构，未办成。次年他被囚后，黎元洪听说他愿办考文苑，曾要求袁世凯拨给经费。袁同意给钱，但不允许设机关办事。章太炎坚持要设机构办实事。这里

即反映他的要求。

⑩ 九两，《周礼》天官太宰："以九两系邦国之民"，"三曰师，以贤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郑玄注："两，犹耦也，所以协耦万民。"参见《论诸子学》论儒家部分。

⑪ 须四十人，《民权素》第二集刊本，此语下有自注："仿法国成法。"法国科学院终身院士的名额，固定为四十人。

⑫ 凤……下之，贾谊《吊屈原赋》："国其莫我知，独堙郁兮其谁语？凤漂漂其高逝兮，夫固自缩而远去。……历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怀此都也？凤皇翔于千仞之上兮，览德煇而下之，见细德之险征(微)兮，摇增翮逝而去之。"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后四语谓凤凰在空中翱翔，见人君有德就下来，但所见实为无道德的小人，并有险难的迹象，则将极力摇动羽翼，飘然远逝。章太炎引此语暗示他将设法离开北京，决不受袁世凯羁绊。

⑬ 投诸浊流，《旧五代史·李振传》：朱温命文士出身的后梁宰相裴枢等自杀，其部下李振说："此辈自谓清流，宜投于黄河，使永为浊流！"

刑　官

（一九一四年）

【说明】 章太炎晚年曾回忆说："余感事既多，复取《訄书》增删，更名《检论》。"这是一九一四年秋冬间他被袁世凯软禁于北京钱粮胡同宅内的事。其实，据本选集编者在一九七五年春从北京图书馆所藏章太炎手稿内发现和考定，《訄书》再次改订早在一九一〇年已进行，这回就是在那部稿本的基础继续增修。因此，《检论》所发表的学术和政治的见解，大体可代表他由辛亥革命前夜到"二次革命"失败后五年间，关于中国的历史和现状的总看法。

更名《检论》的用意，章太炎没有说。依照《说文》，"检"只是题签的通称。但这个字更通常的解释，是法式、检验。从内容来看，命名确实包含这两重意思。正因如此，《訄书》内原有直接针对清朝的文字，多被刊落，便不足怪。其它增删的部分，是否如俗论所谓统统改糟了呢？如果认真研究过全书内容的话，便可发现相当一部分删改是好的，增加的篇幅既有学术上的新发现，也有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经验、抨击袁世凯黑暗统治的新篇章，决不可一概斥为颓唐之作。本书选录的其中两篇，《刑官》改定于辛亥前夜，《大过》新作于囚室

之内，便可证那几年作者的主要倾向。

《刑官》主要讨论司法独立问题。章太炎在革命时期论及政体改革，向来赞同孟德斯鸠提出的三权分立理论。他不同意的只是立法权归属于议会，以为西方议会制度已经弊窦丛生，不如照黄宗羲的设想，把制订法律和监督政府的权力交给学者会议。他尤其强调在法律面前应该人人平等，认为只要有一人超越法律之上，这个平等便受破坏。所以，他断言司法权是否独立的关键，就要看法律能否制裁国家元首的违法行为。本篇集中批评西方一些国家的时行法律关于国家元首神圣不可侵犯的规定，就同他们关于司法权必须完整的理论相矛盾。作者认为，中国古代很多政治家和思想家，曾提出君主不得干涉法官的职权，君主及其亲属犯法要与民同罪，这都应该予以重视。

本篇只强调中国古代有限制君主胡闹的思想，不谈更多的是保护君主专制的设计，这种片面性也会导致将封建法学理想化。

本篇改定于一九一〇年，收入《检论》时删去一则夹注。现据《章氏丛书》本《检论》卷七选录。

晚世之言治者①，三分其立法、行政、司法，而各守以有司。惟刑官权独全②，苟傅于辟③，虽达尊得行其罚。虽然，未蔵④也。

① 晚世之言治者，指近代西方的政治学家和法学家，这里指孟德斯鸠《法意》(《法的精神》)的以下见解：政府唯有分权，即不允许任何个人或一个集团同时拥有立法、行政和司法三种权力，自由才最有保障。

② 惟刑官权独全，孟德斯鸠设计的三权分立方案，立法权和行政权互相牵制。立法机关制定和修正法律，并有权考核所立法律的执行情况；行政机关则以否决权牵掣立法权。只有司法权不受立法或行政机关牵制，实行独立审判。因而这里说法官的权力是完整的。

③ 辟，《说文》："法也。"也释作刑。《伪古文尚书·君陈》："辟以止辟。"

④ 蔇，至。

昔周公为《立政》①，其言曰：庶言，庶狱，庶慎，"文王罔敢知于兹"②。卒事而告太史③，曰："司寇苏公④，式敬尔由狱⑤，以长我王国。兹式有慎⑥，以列用中罚⑦。"此其刑官殊于百工之征也。今法家⑧之训曰："王者无恶，神圣而不可侵。"王者无恶，以有事则与大臣分署也。神圣不可侵，以其严威深闳也。

① 《立政》，《今文尚书》篇名，《书序》谓周公作。伪孔传谓"周公既致政成王，恐其怠忽，故以君臣立政为戒"。《訄书》曾说周公以此篇为宪法。

② 庶，众。谓众人毁誉之言，众狱断罪的得失，众人应当慎重的事，周文王一概不敢与知，表明他委任贤能之后便不干预他们的职责。

③ 卒事，谓周公告诫周成王当与臣下共同立政的话说完后。告太史，伪孔传谓"太史掌六典，有废置官人之制，故告之"。

④ 司寇，周朝主刑狱的长官。苏公，西周初贵族，名忿生，封于苏国为公，在周武王时任司寇。

⑤ 式，法、楷模。敬尔由狱，审慎地对待你所用的法官。伪孔传："言主狱当求苏公之比。"

⑥ 兹式有慎，谓如要象苏公那样对断狱谨慎从事。

⑦ 中罚，不轻不重的刑罚。

⑧ 今法家，指君主立宪国的法律制订者。当时欧洲保存君主制的国

家，在法律上都规定国君神圣不可侵犯，凡抨击国君的都要受法律制裁。

校其名实①。人主者，以其职贵，不以其形骸贵。燕游之事，非举其职，则齐诸编民。是故汉武微行，驰骛禾稼粳稻之地，为鄠杜令呵止，示以乘舆物，犹良久乃得去②，而不能非令也。即令虽格杀武帝，是诛逆令者，非弑主也。

① 校其名实，本段为作者改《訄书》为《检论》时所增。

② 汉武微行……良久乃得去，事见《汉书·东方朔传》："初，建元三年，微行始出，北至池阳，西至黄山，南猎长杨，东游宜春。……微行以夜，漏下十刻乃出，常称平阳侯。旦明，入山下驰射鹿豕狐兔，手格熊罴，驰骛禾稼稻粳之地。民皆号呼骂詈，相聚会，自言鄠杜令。令往，欲谒平阳侯。诸骑欲击鞭之。令大怒，使吏呵止。猎者数骑见留，乃示以乘舆物，久之乃得去。"鄠杜令，鄠县县令，姓杜。

今是卒暴①小忿，奋佩刀而刃人，及其略夺妇女以为嬖御②，大臣所不詈，严威所不扶。此谓匹夫之恶③，其训不可用。而法律不箸其条，独以侵人田器，予其请求。（远西以田器讼君者，犹曰"请求"。）此虽重刑官，犹恣人君，使得以一身为奸盗不轨也。

① 卒暴，猝急。

② 以为嬖御，《訄书·刑官》于此句下原注："法国柏尔奔朝多有之。"故这里所说欧洲君主随便杀人及多养情妇，都指法国波旁王朝的专制君主，并非君主立宪制下的常态。

③ 匹夫，一夫、独夫。《孟子·梁惠王下》："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申无宇陈《仆区》之法①，而楚子谢罪②。孟轲陈古义，瞽瞍③杀人，则咎繇得执之④。韩非陈茅门之法⑤，荆大子马蹄践霤⑥，廷理斩其辀、戮其御⑦。以大上之尊，储主之宠，犹不免于五咤⑧。使人主杀人不轨，则治之等是矣。（汉景帝为大子时，与吴大子博⑨，争道，以博局提杀吴大子⑩。当其博时，非以监国、抚军之职行之，而以凡民兄弟之事行之，则当从凡民杀人之律。）前世专制之名甚隆，尚制是术。彼⑪独为是屈法者，何也？

① 申无宇，春秋时楚国贵族，楚灵王时任芋尹，曾入楚灵王新筑的章华宫捉拿逃亡的奴隶，被有司断为犯了大罪，因在灵王面前引法律为自己辩解。《仆区》之法，《左传》昭公七年申无宇说："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阅，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作《仆区》之法，曰盗所隐器，与盗同罪，所以封汝也。若从有司，是无所执逃臣也。逃而舍之，是无陪台也。王事无乃阙乎？"杜预注："《仆区》，刑书名。"引服虔说，"仆，隐也；区，慝也；为隐慝亡人之法也。"

② 楚子谢罪，同上注引《左传》申无宇谓"若以二文之法取之，盗有所在矣"，意为楚灵王隐匿逃亡奴隶，也算作盗。楚灵王即谓"取而臣以往。盗有宠，未可得也"。意为自己是盗，但不可捉拿治罪。

③ 瞽瞍，相传为舜之父，即下文所说太上皇。

④ 咎繇，相传即舜时主狱官皋陶。《孟子·尽心上》："桃应问曰：'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则如之何？'孟子曰：'执之而已矣。''然则舜不禁与？'曰：'夫舜恶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

⑤ 茅门，孙诒让说当作弟门，为古代诸侯都城中由外朝进入宫廷的"雉门"。《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荆庄王有茅门之法，曰：群臣大夫诸公子入朝，马蹄践霤者，廷理斩其辀，戮其御。"霤，中霤，古代宫室正中的屋檐下。廷理，士理，掌管外朝的法官。辀，马车的车辕。

⑥ 荆大子，楚庄王之子，名审，后为楚共王。事见同上注引《韩非子》。

⑦ 廷理斩其辀、戮其御，同上注引《韩非子》："太子怒，入为王泣曰：'为我诛戮廷理。'王曰：'法者，所以敬宗庙，尊社稷。故能立法从

令、尊敬社稷者，社稷之臣也，焉可诛也？夫犯法废令、不尊敬社稷者，是臣乘君而下尚校也。臣乘君则主失威，下尚校则上位危。威失位危，社稷不守，吾将何以遗子孙？'于是太子乃还走避舍，露宿三日，北面再拜，请死罪。"下尚校，王先慎集解谓当作下校尚，即下亢上。

⑧ 五咤，五怒，指五刑的威胁。

⑨ 吴大子，西汉时吴王刘濞之长子。博，博弈，古代掷骰子走棋的赌博游戏，棋局上画十二道，下云"争道"即指争论谁先走棋。详可参《楚辞·招魂》洪兴祖补注引古《博经》。

⑩ 提杀吴大子，《汉书·荆燕吴传》："孝文时，吴太子入见，得侍皇太子饮博。吴太子师傅皆楚人，轻悍，又素骄。博争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吴太子，杀之。"颜师古注："提，掷也。"

⑪ 彼，指上文关于王者神圣不可侵犯的西方法律。

凡法至于辞穷，不欲其避忌区盖①，宁颂言之而变其治。是故司市之令②，"国君过市则刑人赦③，夫人过市罚一幕④，世子过市罚一帟⑤，命夫过市罚一盖⑥，命妇过市罚一帷⑦。"(注⑧："此王国之市，而说国君以下过市者。诸侯之于其国，与王同，以其足以互明之。"释曰⑨："此王国之市，若直见王后、世子过市，则不见诸侯以下。今以王国之市而见诸侯以下过市，足得互见王以下过市，故云互明之也。"据此，是王后过市，亦加罚也。)自夫人以下，皆行其罚，而国君独贳贷乎？赦刑人者，非谓其肆大眚⑩也。以国君之故，而使鸱义矫虔者⑪得以不诛，则君之与于鸱义矫虔者甚矣！其行罚又甚也。

① 区盖，藏物器。《荀子·大略》："言之信者，在乎区盖之间。"杨倞注："区，藏物处；盖，覆物器也。凡言可信者，如物在器皿之间，言有分限，不流溢也。"避忌区盖，即有忌讳而隐藏不说。

② 司市，又称市师，《周礼》地官："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

令。"谓市场管理官的职责包括维持秩序、颁行章程、处理诉讼和惩罚罪犯等。令，即指司市所颁布的禁令。以下引文见《周礼》地官司市。

③ 国君过市则刑人赦，郑玄注："市者，人之所交利而行刑之处，君子无故不游观焉。若游观，则施惠以为说也。"刑人，违反市场法的罪犯，《周礼》地官司市："市刑：小刑宪罚(当场警告)，中刑徇罚(犯人示众)，大刑扑罚(当众鞭挞)，其附于刑者归于士(犯五刑者送交主狱官处置)。"

④ 幕，车幕，《周礼》天官幕人郑玄注："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帷幕皆以布为之。"

⑤ 帟，小幕，张在人上以承尘土，又名承尘。同上引郑玄注谓缯制。

⑥ 命夫，谓卿、大夫、士。盖，车盖，也指伞。

⑦ 命妇，有封号的妇女。帷，车障。《周礼》地官司市郑玄注："国君则赦其刑人，夫人、世子、命夫、命妇则使之出罚，异尊卑也。所罚谓宪、徇、扑也。必罚幕、帟、盖、帷，市者众也，此四物者，在众之用也。"据此则是罚物抵刑的意思。

⑧ 注，指《周礼》地官司市郑玄注。

⑨ 释，指《周礼》地官司市贾公彦疏。

⑩ 眚，过失。今本《尚书·舜典》："眚灾肆赦。"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引郑玄说："眚灾，为人作患害者也。过失虽有害则赦之。"肆大眚，放纵大患。

⑪ 鸱义矫虔者，指寇贼。今本《尚书·吕刑》："蚩尤惟始作乱，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贼鸱义奸宄，夺攘矫虔。"王念孙谓义(義)同俄，"鸱者冒没轻儳，义者倾邪反侧也。"《汉书·武帝纪》颜师古注引韦昭说："凡称诈为矫，强取为虔。"

难者曰：望夷之事①，二世见当以重法者②，投鼠而不忌器之效也③；今子陈是则奈何？曰：夫秦以不能自守其宪度，使二世得恣己意以族大臣④，故赵高得报之⑤。报之者，赵高起于熏

宦⑥，非刑官之行法也。使刑官得夙行其法，纠帝之小愆，则二世必不得恣睢以陷于弑，何高之足虑？且奸劫之臣，加刃于乘舆者，彼庸必有辞乎？自《周官》之法废，而谴呵不行于上。吾则与之莎随以道古⑦。

① 望夷，秦宫名，在今陕西咸阳、泾阳交界处的睦村。前二〇七年，赵高命其婿咸阳令阎乐发兵，以郎中令为内应，攻入望夷宫，迫使秦二世自杀。

② 当，决罪。《史记·秦始皇本纪》：项羽、刘邦率军西进，赵高因屡称"关东盗毋能为也"，此时"恐二世怒，诛及其身，乃谢病不朝见"。"二世乃斋于望夷宫，欲祠泾，沈四白马，使使责让高以盗贼事。"赵高因而定计杀二世。

③ 投鼠而不忌器之效也，以上三语引自《汉书·贾谊传》所载《治安策》，效原作"习"。贾谊疏上谓："里谚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谕也。鼠近于器，尚惮不投，恐伤其器，况于贵臣之近主乎？"下即引秦二世被杀事，作为投鼠不忌器之例。

④ 恣己意以族大臣，指秦二世即位后曾申法令，但又与赵高密谋大举诛杀无罪的大臣及诸公子，见《史记·秦始皇本纪》。

⑤ 赵高得报之，阎乐迫二世自杀时称"臣受命于丞相，为天下而诛足下"，见《史记·秦始皇本纪》。

⑥ 熏宦，宫刑犯出身的宦官。受宫刑者怕风，需暖，被置于密封生火的蚕室内行刑，如受烟熏火烤。赵高先因罪受腐刑，后入宫充宦官，所以这里鄙称之为熏宦。

⑦ 莎随，即莎薩，植物名。《大戴礼记·夏小正》："媞，薃。薃也者，莎薩也；媞也者，其实也。先言媞而后言薃，何也？媞先见者也。何以谓之小正？以著名也。"《訄书》此句下原注："江标曰：古有象刑，意者专以惩人主欤？"

大　过

（一九一四年）

【说明】 大过，原是《周易》卦名，卦象为巽下兑上☱。照经学家的通常说法，巽☴是风的象征，而风生于林，因此又可象征木；兑☱是泽的象征。树比水面高，是自然界的常理。但这一卦象正好相反，树木遭到灭顶之灾，太违背常理了，因而总的表示不吉利。不过物极必反，树木要摆脱自己的灾难，也完全合理。因而拿来解释人事，便可说君子处在灾难深重的时代，孤立不可怕，隐遁无忧闷，而且可以采取超越常理的过激办法来拯救患难，即使最后仍然不幸失败，那也不能说办法错了。

显然，在“二次革命”失败以后，原先领导推翻清朝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被袁世凯打得死的死，逃的逃，关的关，统统陷入“过涉灭顶”的倒运状态；这时章太炎讨论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而借“大过”卦名为题，正是为受难的孙中山等革命派说话。

本篇采用主客答问的形式。来访的客人把辛亥革命前后的国家情况作了比较，以为从知识界到工商界，都比前清更混乱，而官场中间的腐败黑暗更是空前未有。因此，这位客人非常悲观，哀叹所谓民国，其实“朝

野皆游闲贼民意者”，大概中国快亡了。他问章太炎“救之何道”，实际上自己已有结论，那就是民国不如清朝，与其要这个假共和，还不如恢复被推翻的真帝制，这样才算“有长思”。

章太炎反对客人的意见。他认为民国成立三年间，社会风气一天一天坏下去，确属事实。但这正说明中国没有真正经过“革命改制”，证据就是前清的贪官污吏没有受到打击，而政权已落在王莽式的人物袁世凯手里。章太炎说，中国当时苟且偷安风气的形成，原因都在于政暴、官贪、民穷数事，也都有办法解决。只要统治者真能从各方面严格守法，人民也能仿效他们而忍受艰苦，社会自然安宁，国家也就不怕外国欺侮。但他认为袁世凯政府根本不可能改变“心术”，而“涉变复知患难”的几个人多半逃亡海外，所以国家已不可救，“直如鱼烂而已矣”。

章太炎认为辛亥革命的失败在于革命不彻底，从而肯定用武装革命推翻清朝反动统治没错。但他完全回避农村问题，不谈革命派刚立民国就忘记了灾难深重的农民工人，表明他眼里已经看不到反封建不彻底的症结所在。这当然只能引出绝望的结论。

本篇所记的来客是谁？章太炎没有说。从结尾和附录看，可能是李燮和。这位昔日的上海光复军总司令，这时已变成热中的政客，即将作为袁世凯称帝的劝进者登场。如果真是他去访问的话，那一席话便是替袁世凯复辟帝制游说。但即使这还有待证明，章太炎写作此文，也是对袁世凯要彻底恢复封建君主专制意图的一个打击。现据《章氏丛书》本《检论》卷九选录。

民国既兴三年，教学日媮，商贾多诳豫，在官者皆为须臾秩禄，亡久长心。

客有访于章炳麟者曰："清世之治，所谓荡荡无纲纪文章也，然上不循法守，而下犹少宴安之民。治经者不足以谋仕宦，终身不离薪水之劳，然犹亶心攻苦，忍负下而为之，卒其所开斥者，或高出汉师①上。算事始梅文鼎②，终李善兰、华蘅芳③。由今隐之，诚不尽便速也。学术无短长，要以胸府独见为贵。其时西来异书既寡，勤而后获，取诸其怀，非受之外师、录之故书而已。所营不可以得美禄，而嗜味之不衰。

① 汉师，汉朝的经师，指刘歆、贾逵、马融、许慎、何休、郑玄、服虔等两汉经学家。

② 梅文鼎(一六三三——一七二一年)，清代天文学，数学家。字定九，安徽宣城人，著书八十余种，致力于介绍中国古代和西方的数学成就，所著《几何补编》，对中国近代数学影响很大。

③ 李善兰(一八一一——一八八一年)，清代数学家。字壬叔，浙江海宁人。曾与外国传教士合译小赫歇尔的《天文学大纲》为《谈天》，对近代中国人了解哥白尼学说有启蒙作用。数学上的主要成就为代数、几何，著作汇集为《则古昔斋算学》。华蘅芳(一八三三——一九〇二年)，清代数学家，字若汀，江苏无锡人。常微分方程、概率论、矿物学都是通过他首次译成中文在我国传播。著有《行素轩算稿》。并曾译莱伊尔的《地质学原理》为《地学浅释》，为介绍西方进化论先驱著作之一。

"商贾虽徒知转贩，不识孳殖之道，其性树惇①，有守信而无佚慝②。岂谓伪诈不可以致苟富？盖为豪终计也。季世若胡光墉、盛宣怀辈③，资货有余，营构稍广，其人亦与成勋重人④相要，及在市曹，贵倨终不加于同列。有所经画，不大声色、淫条章，而事贯既成，不幸覆败，仰药以死，而不肯乞活灌柞⑤之中。虽

未逮古人所称大儒良贾，其勤勇不雕，可多也。

① 树惇，梗直厚道。

② 侯慝（yù 育），买卖手段邪恶。

③ 胡光墉，安徽绩溪人，清末买办资本家，早年靠经办官库银务起家。以得为湘军向资本主义国家采购军火而发了大财，在各省开设阜康银号，在杭州开设庆余堂中药店，一八八五年因破产而自杀。盛宣怀，清末买办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起初经办轮船招商局，任电报局总办。义和团运动时策动“东南互保”。后任工部侍郎、邮传部大臣，曾以铁矿作抵押借外债。辛亥革命后逃往日本。

④ 成勋重人，有地位有权势的人。

⑤ 灌柞，低矮的灌木林，比喻一般庸碌商人。

“吏道诚污，其始犹有直言之臣、字民① 之长、饬身之吏。无改上之昏德，而庶减苛恙② 于民萌，诛黜得加于其权幸。比其将亡，吏人比屋而可诛矣，可道者犹有三数。若其酗于燕饮，淫于女乐，劳于投博，终日蠕动而忘政之功苦，终不如今日甚也。

① 字民，爱民。《说文》徐锴注：“《左传》‘大不字小’。字，爱也。”

② 苛恙，疥癢。《礼记·内则》：“疾痛苛癢，而敬抑搔之。”这里意为骚扰。

“民国既建，胆饰① 旧污，宜有以蹶其生，顾所务悉反是。学子徒望卒业信书，而不苦身服劳，先时之所抄撮，既宦遂忽忘之。诸科目已仕者，苟得金石玩好、宋椠之册，以观虚华，而不求其是非。乃者或以诵法旧闻为迂。今虽有治新学者，问其肄业积年，与其所得高下，则以为腐生之谈矣。

① 胆，擦拭。《礼记·内则》：“桃曰胆之。”孔颖达疏：“去毛拭治，令色青滑如胆也。”胆饰，抹刷、整顿。

“吏与游民集资以称市贾①。拙者岁初榜题②，不及伏腊而已闭门。工者数岁或不折阅③，而掊同贾铢集之资，为己蓄藏。坛堂集议④，无势贵近援者不得与焉。虽有奇羡，其财终已不为主人宰制。工拙虽殊，其诈欺取财均。且破产以后，犹得践事朝列以宠其身，虑不为贾人保信与它日退处地也。

① 游民，指靠诈骗为生的流氓。市贾，交易商，指清末以后仿照西方而大量涌现的股份公司一类组织。

② 榜题，指开张营业。

③ 工者，精明的人。折阅，亏本。《荀子·修身》:“良贾不为折阅不市。”卢文弨说:“此当谓计数岁月之所得有折损耳。”

④ 坛堂，议事的会场。这里指开股东大会。

“及夫吏道，当何所讥哉！夕问诸声伎之门①，朝问诸异域之设廛肆者②，则可矣。观其所为，微独道义不可以相谕教，虽利害固不可说。利害之可说者，直其慼忽③之益，目前之创也；稍隐深者，则扪耳疾走尔。

① 声伎之门，戏馆妓院。

② 异域之设廛肆者，指外国洋行的大班之类经理买办人员。

③ 慼忽，恍忽。《荀子·议兵》:“善用兵者，慼忽悠暗，莫知其所从出。”

“语称贞固足以干事①，无恒不可以为巫医②，无信犹车无輗軏不可行也③。斯乃老生田畯④之所习识，其道俳近而彻于万方。外瞻强邻，百邑不骞⑤。今中土一切丧其恒信。命吏之诃人者，以持械寇暴为贼乱。诚诊其实，嗛鼠藏而伏狸偷者⑥遍满也，则朝野皆游闲贼民。意者中国其遂亡邪？是何昔人之有长思，而今专为堕身绝嗣之计也！敢问先生，救之何道矣？”

① 贞固足以干事，见《周易·乾卦·文言》。意为忠诚坚定的人才能办成大事。

② 无恒不可以为巫医，《论语·子路》："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

③ 车无輗軏不可行，《论语·为政》："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輗是牛车辕端缚軛的横木，軏是马车辕端系马领圈的曲钩，二者都是古代驾车的关键机构。

④ 田畯，又叫农正或田大夫，古代田主派到田间监督农夫劳动的管事。

⑤ 百邑，百国。骞，亏、违背。

⑥ 嗛鼠，又称寓鼠，小猕猴，颊下有贮存食物的嗛袋，见《尔雅·释兽》郭璞注。伏狸，野猫。

章炳麟曰："事生有基，固不妄致也。

"夫民穷匮而无宿粮，入学已难，而责其终身治之？都市之龚用者①，廿年之校②，其差殆六、七倍，则吏不能无盗窃。贾无藏资③，固将奸以行之也。重以职役日尊，居士④日贱，苟内朝吏而外工贾，其以一人兼制，宜矣。

① 龚，"供"的本字。龚用者，指生活费用。

② 廿年之校，谓同二十年以前相比。

③ 藏资，指资本。

④ 居士，佛学术语，《维摩诘经》慧远疏："居士有二；一，广积资财居财之士，名为居士；二，在家修道，居家道士，名为居士。"这里借指工商业者和知识分子。

"且事孰有大于革命改制？前世之创业者，或连兵一纪，死人多于枲蕉①，直其罢极而后收之。其旧朝贪人恶吏，未有不诛也。今倡义②不过四月，天步遂夷，而致届③不及墨吏。人民见其成功之易，其他小事，谓愈可以侥幸得之。墨吏以曩日不绖刑诛，以为贪残不足以丧望实④。就有弹治，财及曹司、县令⑤。苟位

高而以臧污诛者，不在本事，又自横[6]以他故得之；自非他故，则异党歆羡而求代兴，宪司乃为造攻具也。善为前却[7]，尽色养于达尊[8]，虽取得巨万，而理官不敢诘焉，其侮事偷得又宜也。况于政令骤更，谗椓不息，所茈以为国者，则闯然汋谍爪牙之士[9]耳。

① 枲(xǐ 喜)，大麻。蕉，未经沤制的生麻。

② 倡义，指一九一一年十月武昌起义。

③ 致届，追究。

④ 望，门族、资望，指地位。实，指财产。

⑤ 曹司，政府各部司官，与县令都属于中下级官员。

⑥ 自横，自衡，自己判断。

⑦ 前却，进退。

⑧ 色养，察颜观色。达尊，指最高统治者。

⑨ 汋(zhuō 酌)，刺探机密。《周礼》秋官士师："一曰邦汋。"孙诒让正义："斟酌有求取之义，故盗取国家密事者，谓之邦汋。"这里指特务、打手一类人物。

"《中论》[1]有言：王莽亦求名儒、征术士[2]，其实囚之也，使进不得陈其谋，退不得安其身。是则以绂组[3]为绳索，印佩为钳铁也。斯与笼鸟、槛兽何异？(《亡国篇》)夫忮心成于内[4]，而奸诇横于外，暴察亟行，死亡无日，则人人不为卒岁之计。逮乎民心骚离，邻国责言[5]，国之存亡，中人不能保以五稔，则愿者[6]委运，黠者争于先得，冀国破而家不亡。诸所以为苟偷者，其本不过数事而已矣。

① 《中论》，三国魏时徐干所著政论。以下略引自《中论·亡国篇》。

② 王莽亦求名儒，指王莽任西汉宰相后，仿效《周礼》，在长安增设三所大学，"为学者筑舍万区"，召著名儒生充当博士官，并从全国招收学生一万八千多人，同时"置令丞史，诘奸宄，理词讼"。见《汉书·王莽传》及《三辅黄图》。

③　纶组，古代系印用的丝带。

④　忮心成于内，暗指袁世凯想当皇帝，袭用王莽的老谱，用种种软硬兼施手段，对革命派进行分化瓦解，排斥打击，以及囚禁、暗杀。

⑤　责言，进行训斥，指沙俄、日本、英国为了争夺中国的权益，经常对袁世凯政府进行威逼。

⑥　愿者，安分守己的人。

“且夫暴察之政，可以慈惠改也；婪冒之吏，可以名法黜也；穷匮之生，可以樽节救也。上诚司契①而不恣行，动遵法式，用财以度，民亦效上而能忍久，上下靖恭②，则强敌弗能侮也。何有终岁愒息③，所念不及晷荫动移间邪？夫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正今之救时者，无必有高材殊能，直心术旋棩之间耳④。

①　司契，依法办事。

②　靖恭，安定。

③　愒息，贪图安逸。

④　棩（yuǎn 圆），车环。直心术旋棩之间，只在于统治者将心思和手段转变一下。

“独其成功之易，事已往矣，而不可睹其难成。虽然，此皆新生之儳见①，降吏之所诵言也。夫事收效易者，其作始常至艰难。中人之智，徒知餐食成于俄顷炊甑之劳，固不悟治稼之疲也。今先时创谋者虽颇凋丧，其他或以小器②易满，不能知忧思，而涉变复知患难者，尚四、五人。诚令追迹前事，念始谋之不易，与一身颠沛屏营③之状，宜有俶焉动容、潸焉涃涕者矣。

①　儳见，苟且不严肃的见解。

②　小器，指目光短浅，度量狭隘。《论语·八佾》：“管仲之器小哉。”

③　屏营，惶恐、彷徨。

“陈琳有言：‘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①况临大事，而有以仓猝狡戏致之者也？然存者②多窜海外，常士日用而不与知③，狃于见迹，以为万事悉然，此复何所怪乎？循今之俗，前世所谓土崩瓦解者④，尚不可以幸致也，直如鱼烂⑤而已矣。

① 陈琳，字孔璋，广陵（今江苏扬州）人。东汉末三国魏时文学家。引语见《三国志·魏志·陈琳传》：“谚有掩目捕雀，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意为闭着眼睛捉麻雀一定失败，证明要得到极小的东西，也还不能用自欺欺人的方法达到目的。

② 存者，指“二次革命”失败后仍活着的革命派人士。

③ 常士日用而不与知，指一般人士天天享受推翻清朝所得的一点成果，却不知道辛亥革命的艰难。

④ 前世所谓，《汉书·徐乐传》：“臣闻天下之患，在于土崩，不在于瓦解。”完全破败为土崩，部分离散叫瓦解。

⑤ 鱼烂，鱼的腐烂从内脏开始，比喻自己灭亡。《公羊传》僖公十九年：“其言梁亡何？自亡也。其自亡奈何？鱼烂而亡也。”

“吾侪虽廑①，不为偷惰，不敢以昔人为无闻知。丁其讫录②，惧人皆死，而我独存，虽追告③何益焉？且客言过矣！世有兵械不良，选士④寡弱，闻简书而恇然者，常道也；责言竞至，而都邑官府更宴如，则中有不可道者矣⑤。岂徒士大夫之咎邪？”

① 廑，通“勤”，勤劳。

② 丁，讦。讫录，指一九一三年章太炎为李燮和《光复军志》所写的序。

③ 追告，《光复军志序》以为辛亥革命失败的一大教训，就是“昔时同义争名号，念忿衅而相倾陷，斯亦生人之大耻也。”同时还批评一些老同盟会员，“始于忧危，终于逸乐，前事之忘，后将何师焉？”

④ 选士，指兵士。

⑤ 中有不可道者，暗示袁世凯早与帝国主义订有卖国密约。各国侵

略者的威胁不过做做样子，正好被袁世凯用来欺骗舆论，似乎卖国是"不得已"的事。

[附] 《光复军志》序

余年十三四，始读蒋氏《东华录》，见吕留良、曾静事，怅然不怡，辄言"以清代明，宁与张、李也"。弱冠睹全祖望文，所述南田、台湾诸事甚详，益奋然，欲为浙父老雪耻。次又得王夫之《黄书》，志行益定。而光复会初立，实余与蔡元培为之尸，陶成章、李燮和继之。总之，不离吕、全、王、曾之旧域也。

武昌始义，燮和起于上海。余时亡奔日本，次亦返国。同盟会诸君子，规模稍隘。成章死，光复会亦暗不章。燮和惧天下人人异言，乃与同志论次其事，为《光复军志》八篇，而吴、徐、熊、赵之迹未详。观其为书，亦犹有忧患者也。

夫以清廷骑寇，破神州如摧枯，三百年犹有余烈。以儒生独行当之，其不量力亦甚矣。腊毒盈贯，江介一咤，而覆其宗。后生视之，若以为苟简便易者。其未知图事之艰难，与夫幽囚辟易断脰绝趾者之困于前也。

苟始于忧危，终于逸乐，前事之忘，后将何师焉？以鼂之一介进取，亲戚坟墓垂危而不反顾，今为舆马仆役室庐之奉，幡然与阘茸小人游处；久更染污，身亦沾沾习为侧媚，昔时同义，争名号忿岔衅而相倾陷，斯亦生人之大耻也。

燮和为是，以垂法戒。其亦愿人深思之乎？尔之不思，亦已焉哉！

中华民国二年孟冬，章炳麟序。

三致袁世凯书

（一九一五年）

【说明】 一九一四年元旦，章太炎致函黎元洪，说："炳麟羁滞幽都，饱食终日，进不能为民请命，负此国家，退不能阐扬文化，惭于后进。桓魋相迫，惟有冒死而行。"三日，他在痛骂袁世凯"居心叵测"之后，便直奔火车站，被尾随的军警截留。他更被激怒，遂于七日只身登总统府"辞行"。袁世凯避而不见。他在狂怒中将接待室器物尽行击毁。这就是鲁迅所描写的，"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袁世凯终于被迫撕下优礼他的假面，派军警将他禁闭于北京龙泉寺。他坚不屈服，同年六月又绝食半月。袁世凯被迫同意他迁居北京钱粮胡同软禁，继续著书立说。改定《检论》，重定《齐物论释》，编成《章氏丛书》等，都在这时期。

袁世凯所以不杀章太炎的意向，曾由他的亲信陆建章暴露过。一是说章"是今之郑康成，黄巾过郑公乡，尚且避之"，他怕落得"并黄巾之不如"的恶名。二是说章"用处甚大，他日太炎一篇文章，可少用数师兵马也"，他仍想软化章太炎来替他鼓吹帝制复辟。

果不其然，当一九一五年夏天袁世凯被皇帝梦弄

得神魂颠倒的时候，便记起了章太炎的笔。汪太冲《章太炎外纪》记载道：那时袁世凯要广罗名士劝进，有位先生便自告奋勇，“愿游说太炎上请愿书，以为交换释放之条件”。章太炎当即同意，次日便送呈。谁知袁世凯拿到的，竟是一纸誓死反对他做皇帝的“请愿书”，惹得他龙颜大怒，要杀又怕舆论不容，只好骂声“疯子”来自我解嘲。

在严复、孙毓筠、李燮和、胡瑛等昔日反对君主专制的知名人物，都列名筹安会发起人的时候，身陷虎穴的章太炎敢于去摸封建专制头子的老虎屁股，正是时危节现。说明他抱定战国末唐雎要与秦始皇一起“流血五步”那样的决心，并非虚语。

本篇选自汪太冲《章太炎外纪》。日本武田熙所译《支那学概论》（即章太炎《国学概论》日译本，东京岩松堂书店一九三七年版），卷首所附《原著者其人及其事业》一文里也引及此函。

某忆元年四月八日之誓词①，言犹在耳，公今忽萌野心，妄僭天位，匪惟民国之叛逆，亦且清室之罪人！某困处京师，生不如死，但冀公见吾书，予以极刑，较当日死于满清恶官僚之手，尤有荣耀。

① 誓词，一九一二年三月十日袁世凯宣誓就临时大总统职，誓词为：“民国建设造端，百凡待治。世凯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宪法，依国民之愿望，蕲达国家于安全强固之域，俾五大民族同臻乐利。凡兹志愿，率履勿渝。俟召集国会，选定第一期大总统，世凯即行解职。谨掬诚悃，誓告同胞。大中华民国元年三月初八日，袁世凯。”

《速 死》自 跋

(一九一五年)

【说明】 一九一五年八月，筹安会登场，袁世凯的帝制复辟运动正式揭幕。章太炎悲愤异常，除了痛斥袁世凯为“民国之叛逆”而外，还用七尺宣纸，篆字大书“速死”二字，挂在北京钱粮胡同宅内壁上。旁附这篇跋文，其中引用春秋时晋国大夫范文子祈祷“速死”的故事，表明他预料袁世凯的倒行逆施必将导致中国大乱。他既不忍看到帝制复辟、国家分裂、强敌入侵，出现如那时晋国人民活不下去的惨象，更痛感革命失败、党人星散、盟友背叛，自己如士燮那样无力挽狂澜于既倒的悲哀。因而他虽然不信鬼神，却愿意精神先于肉体而死亡。更可哀的是，他祈死未死，却眼见自己的爱女、龚宝铨夫人章叕于数周后厌世自杀。在章太炎去世后，鲁迅曾致函许寿裳，建议集印章太炎的遗文，就说这一“速死”条幅，“实为贵重文献”。

本篇选自抄件。标题为编者所加。

含识之类①，动止则息②。苟念念趣死，死则自至。故书此二字，在自观省，不必为士燮之祷也③。乙卯孟秋④，章炳麟识。

① 含识，佛学术语，指一切有情生物。

② 动止，活动停止。息，休、止。

③ 士燮，即范文子，春秋时晋国大夫。公元前五七五年晋楚鄢陵之战前，他曾反对晋厉公同楚国争霸，以为“唯圣人能外内无患，自非圣人，外宁必有内忧”，因而在晋国战胜后，他便预言晋国必定发生大乱。《左传》成公十七年：“晋范文子反自鄢陵，使其祝宗祈死，曰：‘君骄侈而克敌，是天益其疾也。难将作矣！爱我者惟祝我，使我速死，无及于难，范氏之福也。’六月戊辰，士燮卒。”杜预注：“言厉公无道，故贤臣忧惧，因祷自裁。”

④ 乙卯孟秋，一九一五年农历七月，阳历八月。

自述思想迁变之迹

（一九一六年）

【说明】 本篇是章太炎为他的哲学短论集《菿汉微言》所写的跋。

《菿汉微言》共收录一百六十七则短论，于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一六年初，由章太炎口授，他的学生吴承仕笔录，最后由章太炎审定而成。

那时章太炎已被袁世凯软禁在北京住宅内从事著述。起初的愤激逐渐逝去，剩下的便是深沉的悲哀和极度的烦闷。看不到尽头的囚徒生涯，给近代中国的大思想家提供了最充分的思索时间，使他有可能对以往三十年学术思想的变化过程，进行一番系统的清理。

章太炎把自己做学问的道路，概括成“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由人间升到天上，又从天上回到人间。

怎么回事呢？他说，年青人的救国热情，驱使他放下经书的考证，到处寻找真理。起初只觉荀韩学说最正确，接着以为佛教哲学顶高超，往后通观西方古圣近贤的哲理，觉得闻所未闻，再从语言文字上下功夫，感到对古文经学的认识又深了一层，于是将东西哲学结合起来研究庄周的“齐物”学说，又认定这种平等思想

数第一。不料一个圈子转下来，竟发现拯救人世的真理，仍然在孔夫子手里。那真理，据他说就是只要让人们懂得用“齐物论”解释的《周易》、《论语》的道理，在头脑里消除由人间不平等引起的种种相互憎恶，一切矛盾便登时化为乌有，世界从此太平。

章太炎懊悔自己早先不知中国的俗说，也就是从孔子到朱熹一脉相承的道理。所以他决计要担负起消除各种思想偏见的任务，办法便是劝告人们不要再争执理论是非，一切听其自然，矛盾便不存在了。

读下来，这篇自述活象忏悔录，但不象卢梭式的，而象奥古斯丁式的。它表明章太炎对封建传统思想的妥协，还包括对他曾经那样憎恶的宗教神学的妥协。他在《速死》自跋里说过“动止则息”。从本篇来看，他在思想上的确停止前进了。中国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大都不能把革命民主主义坚持到底，这就是一例。真正能坚持革命民主主义，并且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向前进的中坚力量，在哪里呢？就在章太炎要做调和新旧学说的护法者时，坚决反封建的声音已从《新青年》里迸发出来了，那里才有中国的希望。

本篇选自浙江图书馆刊《章氏丛书》本《菿汉微言》，标题为编者所加。

余自志学讫今，更事既多，观其会通，时有新意。思想迁变之迹，约略可言。

少时治经，谨守朴学，所疏通证明者，在文字、器数之间。虽尝博观诸子，略识微言，亦随顺旧义耳。遭世衰微，不忘经国。寻求政术，历览前史，独于荀卿、韩非所说，谓不可易。自余闳眇之

旨，未暇深察。继阅佛藏，涉猎《华严》、《法华》、《涅槃》诸经，义解渐深，卒未窥其究竟。

及因系上海①，三岁不觌②，专修慈氏世亲之书③。此一术也，以分析名相④始，以排遣名相⑤终。从入之涂，与平生朴学相似，易于契机⑥。解此以还，乃达大乘深趣。私谓释迦玄言，出过晚周诸子不可计数，程、朱以下，尤不足论。

① 因系上海，指一九〇三年六月至一九〇六年六月被关在帝国主义在上海的租界监狱里。

② 三岁不觌，《周易·困卦》："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岁不觌。"王弼注："困之为道，不过数岁者也，以困而藏，困解乃出，故曰三岁不觌也。"

③ 慈氏，梵语弥勒的意译，俗称弥勒菩萨，古印度哲学家，相传是大乘佛教瑜伽宗（又名法相宗、唯识宗）创始人无著的老师。世亲，古印度哲学家，无著之弟，也是瑜伽宗的创始人。

④ 名相，佛学术语，耳可闻叫名，眼可见叫相，指事物的概念和现象。

⑤ 排遣名相，指法相宗分析具体事物的差别，目的是论证世界上万事万物最终无差别，都是"识"即绝对精神的幻象。

⑥ 契机，契理合机，即切中道理，合于研究对象的奥妙。

既出狱，东走日本，尽瘁光复之业。鞅掌余闲①，旁览彼土所译希腊、德意志哲人②之书，时有概述。邬波尼沙陀及吠檀多哲学者③，言不能详，因从印度学士④咨问。梵土大乘已亡，胜论、数论⑤传习亦少，唯吠檀多哲学，今所盛行。其所称述，多在常闻之外。以是数者，格以大乘，霍然察其利病，识其流变。

① 鞅掌，烦劳。鞅掌余闲，烦劳之暇，指主编《民报》、从事讲学、参与革命活动之余。

② 希腊、德意志哲人，指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近代德国的康德、黑格尔、费希特、谢林、叔本华和尼采等。章太

炎在日本时曾研究过他们的不少著作。

③ 邬波尼沙陀，奥义书的音译，古印度初期哲学著作的通称。吠檀多，古印度早期哲学流派，参见《无神论》。

④ 印度学士，指当时流亡日本的印度资产阶级学者如钵逻罕、保什(或译鲍斯)等人。

⑤ 胜论、数论，都是古印度地区的哲学流派，参见《无神论》。

而时诸生适请讲说许书①。余于段、桂、严、王②未能满志。因翻阅大徐本③十数过，一旦解寤，昀④然见语言文字本原。于是初为《文始》⑤。而经典专崇古文⑥记传，删定⑦大义往往可知。由是所见与笺疏⑧琐碎者殊矣。

① 许书，指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

② 段，段玉裁，著有《说文解字注》等。桂，桂馥，清朝山东曲阜人，著有《说文义证》。严，严可均，清朝浙江乌程(今吴兴县)人，著有《说文声类》。王，王筠，清朝山东安丘人，著有《说文释例》等。

③ 大徐本，指北宋文字学家徐铉的《说文解字》校订本，其中正文新补十九字，又增附四百零二个常用字。

④ 昀(dì 的)，明。昀然，清楚。

⑤ 《文始》，章太炎所著字书，写成于一九一〇年，其中将《说文》的字，按音韵重编成四百五十七条，说明汉字字义的起源和变化。

⑥ 古文，十三经中的《左传》、《周礼》、《毛诗》，以及《尚书》的一部分，属于所谓古文经学派的经典。

⑦ 删定，古文经学派认为"六经"都经过孔子删改，在删改的文字中体现他的政治历史见解即"大义"。

⑧ 笺疏，指汉郑玄、唐孔颖达等对"六经"所作的注释。

却后为诸生说《庄子》，间以郭义①敷释，多不惬心。旦夕比度，遂有所得。端居深观而释《齐物》②，乃与瑜伽、华严相会。所谓摩尼见光③，随见异色，因陀帝网④，摄入无碍⑤，独有庄生明

之，而今始探其妙。千载之秘，睹于一曙。次及荀卿、墨翟，莫不抽其微言⑥。以为仲尼之功，贤于尧、舜，其玄远终不敢望老、庄矣。

① 郭义，指西晋郭象《庄子注》。

② 《齐物》，《庄子·齐物论》。章太炎在一九一〇年写成《齐物论释》一书，参见《齐物论释序》。

③ 摩尼，梵语"宝珠"的音译，据说这种宝珠自身无色，随着光照不同，而随时呈现种种异彩。

④ 因陀帝网，梵、汉语混合词，即"帝网"，指佛教所谓帝释天的宝网。据说这种网由透明的宝珠交络而成，其中每个珠子都透过别的珠影。

⑤ 摄入无碍，摄取任何东西的映象都没有阻碍。这里章太炎以为真理只是相对的，好比摩尼珠随见异色一样；万物皆备于我，又好比因陀网摄入无碍一样。

⑥ 抽其微言，指《检论》中对荀况、墨翟思想的新估价。

癸甲①之际，㞕于龙泉②。始玩爻象③，重籀《论语》。明作《易》之忧患④，在于生生⑤。生道济生⑥，而生终不可济，饮食兴讼，旋复无穷。故唯文王为知忧患，唯孔子为知文王。《论语》所说，理关盛衰，赵普称半部治天下⑦，非尽唐大无譣⑧之谈。又以庄证孔⑨，而"耳顺"、"绝四"之指⑩，居然可明。知其阶位卓绝，诚非功济生民而已。至于程、朱、陆、王之儒，终未足以厌望。

① 癸、甲，农历癸丑年和甲寅年，即公元一九一三和一九一四年。

② 龙泉，北京龙泉寺。

③ 爻象，《周易》中的爻辞和象辞。爻是组成卦的符号，每卦有六爻，每爻有个简单的解释，叫做爻辞。每卦和每爻都有解释图形的话，叫做象辞。

④ 作《易》，这里章太炎沿用古文经学派的说法，认为《周易》的八卦

是伏羲氏所作，周文王将八卦演变成六十四卦，并作了卦爻辞，孔子又对六十四卦图形和卦辞作了解释。忧患，相传周文王演绎八卦是在他被殷纣王囚禁期间，因此古文经学派称《周易》是"忧患之作"。

⑤ 生生，相生不绝，《周易·系辞》："生生之谓易"。

⑥ 生道，谋生存的道路。这里发挥《庄子·大宗师》"生生者不生"的意思，对《周易》作重新解释。

⑦ 赵普，字则平，北宋初宰相，他曾在宋太宗面前，自称他的见识和才干全从读《论语》得来，"昔以其半辅太祖平天下，今欲以其半辅陛下致太平"。即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

⑧ 验，证据。

⑨ 以庄证孔，章太炎这时认为孔子"深美之说翻在庄周书中"，因而《庄子》一书实是"孔氏绪言遗教"(《蓟汉微言》)。

⑩ 耳顺，《论语·为政》："六十而耳顺"。章太炎引《庄子·寓言》"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以为这是孔子自述晚年修养已到"鸣而当律，言而当法"，使人心服的地步(《蓟汉微言》)。绝四，《论语·子罕》："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章太炎用唯识宗"排遣名相"解释，以为这说明孔子已破除一切主观成见，"万物皆备于我"，因而"仲尼大圣，本以菩萨利生"(《蓟汉微言》)。

顷来重绎庄书①，眇览《齐物》，芒刃不顿，而节族有间②。凡古近政俗之消息，社会都野之情状，华梵圣哲之义谛，东西学人之所说，拘者执箸而鲜通，短者执中而居间，卒之鲁莽灭裂③，而调和之效，终未可睹。譬彼侏儒，解遘于两大之间，无术甚矣。余则操"齐物"以解纷，明"天倪"④以为量，割制大理⑤，莫不孙顺。

① 重绎庄书，指在囚禁期间修改《齐物论释》，于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五年间写成《齐物论释定本》。

② 节族，节奏。节族有间，判断事物的格调有了差别，指《齐物论释

定本》中由反对理学变到称赞理学。

③ 鲁莽灭裂，《庄子·则阳》："君为政焉勿卤莽，治民焉勿灭裂。"

④ 天倪，《庄子》术语，自然的本分。

⑤ 割制大理，指"求是"、"致用"（《菿汉微言》）。

程、朱、陆、王之俦，盖与王弼、蔡谟、孙绰、李充① 伯仲。今若窥其内心，通其名相，（宋儒言天理性命，诚有未谛，寻诸名言②，要以表其所见，未可执箸。且此土玄谈，多用假名，立破所持，或非一实，即《老》、《易》诸书，尚当以此会之，所谓"非常名"也③。）虽不见全象，而谓其所见之非象，则过矣。世故有疏通知远、好为玄谈者，亦有文理密察、实事求是者。及夫主静、主敬④，皆足澄心，欲当为理，宜于宰世。苟外能利物，内以遣忧，亦各从其志尔。

① 王弼，字辅嗣，三国魏哲学家，著有《老子注》、《周易注》等。蔡谟，字道明，东晋经学家，著有《论语注》等。孙绰，字兴公，东晋哲学家，著有《喻道论》等。李充，字弘度，东晋经学家，著有《周易旨》等。他们都调和儒道，但各有倾向，章太炎称之为"一偏之学"。

② 名言，佛学术语，一切现象的名称和语义。

③ 非常名，语出今本《老子》第一章。

④ 主静，北宋理学开创者周敦颐提出去除人欲，从寂然不动中把握"诚"的根本，是做人的最高标准。主敬，宋朝理学家程颐、朱熹提倡消灭私欲，通过内省体验"明天理"，是做人的第一功夫。

汉、宋争执①，焉用调人②？喻以四民③各勤其业，瑕衅何为而不息乎？下至天教④，执邪和华⑤为造物主，可谓迷妄；然格以天倪，所误特在体相，其由果寻因之念，固未误也。诸如此类，不可尽说。执箸之见，不离天倪。和以天倪，则妄自破，而纷亦解。所谓"无物不然，无物不可"⑥，岂专为圆滑无所裁量者乎？

① 汉宋争执，指清中叶以后的经学家和理学家之间的互相争执。

② 调人，指太平天国革命后，曾国藩、张之洞以及后来的资产阶级改良派，都曾打出“调和汉宋”的旗号。

③ 四民，封建时代的士、农、工、商。

④ 天教，天主教。

⑤ 邪和华，即耶和华，天主教崇拜的上帝。

⑥ 无物不然，《庄子·齐物论》：“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原意是说任何事物本来都有自己的存在理由，本来都有自己的是非标准，没有东西没有存在理由，没有东西没有是非标准。

自揣平生学术，始则转俗成真①，终乃回真向俗。世固有见谛②转胜者邪？后生可畏③，安敢质言。秦、汉以来，依违于彼是之间，局促于一曲之内，盖未尝睹是也。乃若昔人所诮，专志精微，反致陆沉④，穷研训诂，遂成无用⑤者，余虽无腆⑥，固足以雪斯耻。

① 俗，指具体事物。真，指抽象哲理。

② 见谛，佛学术语，发现真理。

③ 后生可畏，《论语·子罕》：“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

④ 陆沉，大陆沉沦，指国家灭亡。东晋桓温曾抨击当时清谈家，“专志精微”，“遂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王导）诸人，不得不任其责”。

⑤ 遂成无用，清朝章学诚曾批评专搞烦琐考证的经学家，是“空言著述”，“有如桑蚕食叶而不能抽丝”，对现实毫无用处。

⑥ 无腆，不善，不行。

致黎元洪电

（一九一六年）

【说明】 袁世凯的皇帝梦只做了八十三天，便在举国声讨中一命呜呼。一九一六年六月七日，黎元洪继任总统，下令恢复约法，重开国会。七月一日，章太炎于获释后抵达上海，却立即见到南方各派系已由于袁世凯死去而失去共同目标，变护国战争为争地战争。刚度过三年囚徒生活，章太炎在政治上重新变得比较聪明，唯恐重蹈辛亥革命失败的覆辙，因而到处呼吁不要停止对北洋军阀的进攻，说是“今者帝制余孽，犹未剿除，墨吏贪人，布满朝列，非震以雷霆霹雳之威，仕涂何自而廓清？政治何由而循轨”？这份致黎元洪的电稿，便提醒他“当知宗社党有新旧之分，复辟论有满汉之异”，主要危险不在前清遗老，而在北洋军阀，切莫幻想利用后者来“扫除民党”，否则将自身难保。然而此电却表明作者的幻想。他仍然守着老一套不去发动民众，仍然寄希望于一个玩弄权术以保全自己的傀儡总统，必定重尝失败的苦果。

本文选自一九一六年八月十一日《时报》、十二日《中华新报》。

北京大总统①鉴：自帝制派逆犯不诛②，潜逃作慝，以有九省联盟之事③，力惩粤事④，唯是借名反对国会⑤，尚为表面。说者以为投间抵隙，为宗社党⑥之中坚。王占元⑦已曾电辩。炳麟以为人情趣势，断无有燃清室死灰者。况于彰德会议、徐州会议在人耳目⑧，彰彰不讳，而袁乃宽、张镇芳、段芝贵、陆建章等莫不参与其间⑨，海外则有梁士诒⑩为之谋主，此岂复为清室计耶？当知宗社党有新旧之分，复辟论有满汉之异。旧宗社党不过反对袁氏一家，项城既亡，即归消灭，即令小小蠢动，其责在地方军警耳。而新宗社党财力雄厚，萌孽潜滋，动员令可以自主，选举事可以妄干，怀抱与清室遗臣绝异，若非严令征剿，必将滋蔓难图。颇闻道路传言，谓政府利用此曹，冀以扫除民党。不悟狼子野心，非可自由操纵，祸机一发，岂独中华民国荡无孑遗，即今之执政亦将无以自处。赵孟所贵，仍赵孟所能贱耳⑪，政府、民党休戚相同，事后噬脐，悔将何及！今日所患，不在殷遗，而在帝孽；不在塞外，而在中原。攻讨宜速，宣谕宜勤，不在一二电文涂饰耳目，所愿我公与执政诸君加意而已。章炳麟。蒸⑫。

① 大总统，一九一六年六月六日袁世凯死，次日黎元洪继任大总统。

② 逆犯不诛，一九一六年七月十四日，北京政府以黎元洪名义发布命令，着将杨度、孙毓筠、顾鳌、梁士诒、夏寿田、朱启钤、周自齐、薛大可八名"始祸"者"拿交法庭，详确讯鞫，严行惩办"。洪宪帝制的许多重要罪犯都被剔除于应惩办名单之外。即要捉拿治罪的八人，也在北洋军阀庇护下从容出京，居于天津、上海、香港，或被张勋作为上宾请往徐州。

③ 九省联盟之事，指一九一六年七月三十一日，安徽督军张勋通电指责护国军第二军总司令李烈钧所部滇军在广东进攻龙济光振武军，要求北京政府由江西、福建两省出兵"援粤"。安徽省长倪嗣冲接着电请北京政府下令"讨伐"李烈钧。附和者有山东督军张怀芝、河南督军赵倜、吉林督军孟恩远、淞沪护军使杨善德、山西

督军阎锡山、江苏督军冯国璋、湖北督军王占元、黑龙江督军兼省长毕桂芳、陕西督军兼省长陈树藩。

④ 粤事，广东都督龙济光曾积极支持袁世凯复辟帝制，得封“王爵”，护国战争中被迫宣布“独立”。但当李烈钧率滇军假道广东北伐时，龙济光指使所部在韶关架炮轰击，并密电段祺瑞速派援军入粤。因龙军屡败，北京政府遂下令将李烈钧调北京“另有任用”，调龙济光为两广矿务督办，仍暂署广东督军。但李烈钧和滇军与广东民众配合，继续打击龙军。八月二日龙济光又电请段祺瑞派兵解围，四日段祺瑞复电谓："日前已电令赣闽星急出师，分道进攻，以救全粤。"

⑤ 国会，指一九一四年一月十日被袁世凯解散的国会，由黎元洪下令于一九一六年八月一日复会。会上黎元洪宣誓就任总统，段祺瑞被追认为国务总理。

⑥ 宗社党，一九一二年一月由清皇族良弼、溥伟、铁良等结成的团体，反对清帝退位，退位后则以复辟清室帝位作其目标。

⑦ 王占元，字子春，山东馆陶人，洪宪帝制时为湖北将军，时为湖北督军。

⑧ 一九一六年六月九日，张勋邀集奉、吉、黑、直、豫、晋、皖七省代表到徐州开会，议决解决时局要纲十条，主要内容是：尊重清室优待条件；保全袁世凯家属生命财产及身后一切荣誉；电劝独立八省取消独立，否则准备以武力对待；绝对抵制“迭次倡乱一般暴烈分子”参与政权。徐州会议后，六月二十九日，北洋军阀各省代表到河南彰德参加袁世凯葬礼，又一次聚会密商，是为彰德会议。

⑨ 袁乃宽，字绍明，河南正阳人，袁世凯的族侄，一九一五年八月与段芝贵、梁士诒等秘密成立“大典筹备处”，任会计科主任，与段等联名密电各省将军、巡按使，为袁世凯称帝制造“民意”。张镇芳，字馨庵，河南项城人，袁世凯的姻戚，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四年间任河南都督，后调任参政院参政，一九一五年九月组织全国请愿联合会，任副会长。段芝贵，一九一四年任湖北都督，一九一五年任镇安上将军，督理奉天军务兼节制黑龙江、吉林两省军务，旋即

兼任奉天巡按使。三人都名列洪宪帝制的“七凶”与“十三太保”。陆建章，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六年间任陕西都督、将军。

⑩ 梁士诒，一九一四年任参政院参政、税务所督办，洪宪帝制祸首之一。时已出奔香港。

⑪ 赵孟，春秋时晋卿赵盾字，后为其子孙通称。《孟子·告子上》：“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赵岐注：“赵孟，晋卿之贵者，能贵人，能贱人。人之所自有者，他人不能贱之也。”

⑫ 蒸，诗韵中属第十韵，代表十日。

序孙中山著《会议通则》

（一九一七年）

【说明】 经过辛亥革命后的混乱，孙中山以为中国不但需要民主，而且需要教会人们怎样搞民主，才能“固结人心，纠合群力”，改变封建专制统治造成的“一盘散沙”状态。他认为第一步需要教会人们如何集会，因而于一九一七年初在上海参考西方各国民主制中有关集会的规定，拟订了各种会议的详细守则，著成《会议通则》一书，又名《民权初步》。章太炎赞赏孙中山提倡民主的踏实精神。这篇序言认为，由于封建独裁君主箝制舆论，养成人们习惯于处私室则莫谈国事，办公事则盲从长官，因而民国一旦承认言论集会自由，就连国会议员也不懂怎样行使这项民主权利。所以作者表示同意孙中山的看法：“今之纷呶，非言之罪，未习言之罪也。”正因如此，章太炎也认为，要保障人民的言论自由，又要保证国家不陷入无政府状态，给人们说话开会立一套规矩，很有必要。

本篇刊于一九一七年四月中华书局出版的《会议通则》单行本。现据一九一七年七月十九日上海《中华新报》单独发表的章序选注。

人有恒言曰:“坐而言,起而行。”① 上古淳质之世,习劳于形躯,言议其末已。其次有造膝抵掌以定安危之计者,言简而时促,犹易也。庶务益繁,辩智锋起,发言者非一夫,而决策不在俄顷。言有序则事不乱,言之不从而事亦泯棼矣,中国今日是也。

① 坐而言、起而行,《荀子·性恶》:“凡论者贵其有辨合、有符验,故坐而言之,起而可设张而可施行。”

自前世专断之主,恶臣下为朋党,制其会聚,严其戒令。由是私室谈宴,无过辞赋文史之间,次乃围棋六博①,以避上之诇察。猝有大事,则长官主之;僚属虽集议,默如也。是故名家有私书,而会议无成则。

① 六博,也叫陆博,用掷骰子决定走棋先后的博戏,见《楚辞·招魂》洪兴祖补注引《博经》。

民国既立,初建国会,尨奇① 无统,至于攘臂,以为吏民鄙笑。横恣者骎骎欲解散国会,返于独裁。故临时大总统孙公有忧之,以为今之纷呶,非言之罪,未习言之罪也。夫倡乐优戏,犹有部曲以制其越,非是则不能成节奏,况国论乎?今中国议会初萌,发言盈庭,未有矩则,其纷扰固宜;因是称国会不宜于中国,则悖矣。于是采摭成说,断以新意,为《会议通则》②,以训国人。草稿既就,而属炳麟序之。

① 尨(máng 忙)奇,《左传》闵公二年:“尨奇无常,金玦不复。”杜预注:“杂色奇怪,非常之服。”

② 《会议通则》,一名《民权初步》,孙中山著,一九一七年四月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单行本,自序写于同年二月二十一日,谓旨在“教吾国人行民权第一步之方法”。“今后民国之安危如何,则全视民权之发达如何耳”。“民权何由而发达?则从固结人心、纠合群力始;而欲固结人心、纠合群力,又非从集会不为功;是集会者,实为民权

发达之第一步。”本书即据西方各国民主制拟订了有关会议的各项守则。后收入《建国方略》之三，改题《社会建设》。

公之旨要，已具于自序矣。炳麟何言哉？独是世人之议公者，皆云好持高论而不剀切近事。今公之为是书，盖仪注之流耳，不烦审究，而期于操习。其道至常，乃为造次酬对所不能离；御于家邦，则议官循轨，而政事得以不扰。斯岂所谓不切近事者哉？

古者《曲礼》禁儳言、剿说、雷同①，自为儿时已习之也。礼法既失，儒家者流，议论多而成功少，用为诟病，而武夫暴主得专宰之。公之为此，所谓有忧患而作者欤！有言责者，欲以匹夫任天下之重，必自习公之言始矣。民国六年□月，章炳麟。

① 《礼记·曲礼上》："长者不及，毋儳言。正尔容，听必恭。毋剿说，毋雷同。"儳言，打断师长说话。儳，暂，谓杂错。

序《云南首义拥护共和始末记》

（一九一七年）

【说明】 一九一七年中国又进入多事的年头。春天总理段祺瑞与总统黎元洪大闹。夏天发生张勋乘乱拥戴溥仪重新称帝的短命复辟，段祺瑞又趁机把黎元洪赶跑，而践踏《临时约法》，擅自对德奥宣战。北洋军阀的横行，迫使孙中山于秋天在广州成立军政府，发动护法战争。在这个过程中，章太炎再度同孙中山紧密合作，于同年九月被孙中山任命为护法军政府秘书长。可惜，护法战争尽管事业是正义的，但参加者依然派系林立，内讧不息。章太炎很快觉得自己被挤在夹缝里，于是要求去云南联络唐继尧，为军政府取得实力支持。这年十月，他被孙中山委任为特使，到达昆明。他在云南，多方设法说服唐继尧出师北伐。在为这本替唐继尧擦粉的著作所写的序言里，他便集中表达了自己的意向，企图用辛亥革命以后的历史教训，说服云南诸将不要重蹈唐朝张柬之的覆辙。但他忘记了封建军阀从来不顾什么历史教训，结果自然又是大失望。

本篇选自一九一七年出版的《云南首义拥护共和始末记》卷首。

云南诸将既为唐督军事略①，又推次战功为始末记七章②，存大事也。自武昌倡义，荡覆逆胡，功冠诸夏，而其事黯留无传书。先是同盟会之迹，亦仿是也。元凶僭位，恶革命为佗人功，务摧灭之，其事益没难理。今云南独有传述，斯岂非君子所乐闻哉！

① 唐督军事略，指庾恩旸《再造共和唐会泽大事记》，云南省图书馆印行。一九一七年一月一日章太炎曾为该书作序。

② 始末记七章，指庾恩旸《云南首义拥护共和始末记》，云南省图书馆印行。

凡事多成于难知而败于可睹。往者江滨诸部①，南暨闽、广，非不挺进与袁氏争，明也。裸露而谋易泄，是以得为备豫。云南之域，山有点苍耸雪之峻，川有金沙、阑仓之限，封守险阻，地方广运，而去宛平绝远，藏兵九地之下②，则巨奸无所觇伺，故能慎固经画，蹶起有功，比绩武昌，号曰中兴焉。威棱既著，而人知所忌惮，其备云南又不缓于江滨、闽、广也。

① 江滨诸部，指"二次革命"时宣布讨袁的江西、安徽、江苏等沿江各省的国民党诸部。

② 藏兵九地之下，《孙子·形篇》："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九地谓深不可测。

当云南初倡义时，宣言退黜袁氏及诛帝制首恶十九人①。袁氏已踣，而逆谋者不惩，辁材② 琐生，拘牵琐文，以挠大法。军务院既罢③，政府伪逮首恶八人，先纵之去，其余或任吏事如故，竟不能如云南言。功虽显赫，终未成就也。而诸首恶恶其害己，日夜从臾④ 当事，为不可知之谋。由是观之，废兴之际，易险之几，固难言之矣。处危道者，非可以孙言解忌以供奉交欢也，又非能以辟谷种菁⑤ 之术自晦也。独有明是非，定逆顺，为无瑕以视天

下，信顺立，而后其德不孤。是故史传记载与兵符同功。

① 十九人，乃十三人之误。云南护国军通电曾要求把“变更国体”的首先发难者，“即日明正典刑，以谢天下”。所列“首难之人”，包括所谓“筹安会六君子”，和朱启钤、段芝贵、周自齐、梁士诒、张镇芳、雷震春、袁乃宽等“七凶”，即当时舆论所称“十三太保”。

② 辁材，语出《庄子·外物》“辁才讽说之徒”，陆德明释文引李奇说：“辁，量人也。”辁才琐生，意为可惜几个人的微薄才能，指筹安会六君子内几个知名学者。

③ 军务院，护国军于一九一六年五月八日在广东肇庆建立的军政机关，推唐继尧为抚军长，遥尊黎元洪为大总统。袁世凯死后，唐继尧等于七月十四日通电全国，宣布“今约法、国会次第恢复，大总统依法继任”，撤销军务院。

④ 臾，通谀。《汉书·昭帝纪》：“便辟苟容，顺意从谀，是谓嬖臣。”

⑤ 菁，英华，指供观赏的花木。辟谷种菁，谓学道隐居，表示不问世事。

章炳麟曰：吾观旧史多矣，盖唐世有张柬之①者，尝为姚州司马②，则云南吏也。辅唐中兴，而不决于武氏余孽，终以自害。乃者紬其列传，犹使人怦怦心悸。余愿后之读是记者，毋以《张柬之传》连类而观之也。民国六年二月章炳麟序。

① 张柬之，字孟将，唐襄州襄阳人，武则天时为凤阁侍郎，后举兵杀死武则天宠臣张易之兄弟，拥立唐中宗重新即位。因见武则天的党羽多半被杀，“心怀不忍”，下令不再追究。结果被同韦后相勾结的武三思所诬陷，贬授新州司马，愤恚而卒。《旧唐书·张柬之传论》：“芟夷而不能拔本，建谋而尚欠防微，死即无辜，祸由自掇。失断自乱也，不亦宜哉！”

② 姚州，唐初置，治所在今云南姚安北。

致 刘 英 书

（一九一八年）

【说明】 章太炎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护法战争，并充当护法使者，在滇、黔、川、鄂各省地方实力派中间奔走经年，力劝他们同北洋军阀努力作战。这是他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最后搏击。从主观上看，他仆仆风尘，唇焦舌敝，紧密配合孙中山的意向，到处游说，不可谓不克尽使命。但客观效果怎样呢？他主要的联系对象唐继尧，不肯去打段祺瑞，却于一九一八年夏初串联西南各系军阀逼迫孙中山辞去护法军政府大元帅职，而把岑春煊拥上台。这对章太炎的打击如此沉重，以致他不得不宣称西南同北洋实为一丘之貉："广西不过欲得湖南，云南不过欲得四川；借护法之虚名，以收蚕食鹰攫之效。"（同年十二月二日《时报》）。这封信便表明，他至迟在一九一八年春天就已痛切感到，护法的口号与民众的意向完全脱离，不可能获得民众的热烈响应，这就注定了它必然要失败。留日学生归国事件和民众抵制日货运动，使章太炎看到人心所向，但他只是惋惜未能"顺用民心"，并无意就此走到民众中去，结局便不能不是绝望。而且，这次绝望是那样深沉，以致他终于得出同北洋军阀斗争徒劳无益的悲伤结论。那

原因，只能从世界观去找。

本篇录自《湖北文征》未刊稿抄件，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王学庄同志提供。

聃述[①]兄鉴：

雄群[②]来，诵悉手书，不胜感慨。

此次西南大局，误在联冯倒段[③]一言，以至师出无名，为人所卖[④]。两联帅[⑤]之意态，惟欲割据三省，自固封殖；而鄂省非一家所能专有，兼欲示德之与王氏[⑥]，是以援师逼挠[⑦]，桃、烟[⑧]莫救。相石[⑨]之书亦告奋勇耳，蓂赓训令则但欲固守夔、万也[⑩]。今大势崩殂，鄂省唯有施南[⑪]一角。鄙人视鄂，有如桑梓，非但以首义之邦，好友最多也。西南以鄂为门户，扬子以鄂为上游，南北以鄂为中心点，不得鄂省，彼西南亦在瓮中，何能腾跃？屡次瞭然，而听者漠然，是知人心不同，难与共济。所以襆被东行，道出施、利[⑫]，以目的地在此而不在彼也。

① 聃述，刘英字。刘英，湖北京山人，时为护法国会众议员。

② 雄群，赵鹏飞字。

③ 冯，冯国璋。段，段祺瑞。联冯倒段，护法战争中，西南军阀宣布不承认段祺瑞为国务总理，但承认冯国璋取代黎元洪为大总统，企图联冯制段。当时直系军阀冯国璋为抑制皖系军阀段祺瑞势力的膨胀，曾不赞成段祺瑞武力解决西南诸省的计划。段祺瑞因而一度被免职，但旋即复任国务总理，加紧推行武力统一政策。

④ 为人所卖，指岑春煊。当时岑在上海，提出南北议和条件。章太炎于一九一八年二月曾通电驳斥，谓岑"热中利禄，谄媚僭盗，欲使南方护法靖国之师，皆为一己利用"（见孙曜《中华民国史料》所引）。晚年自定年谱述及此事，更说是章士钊为岑春煊出的主意。

⑤ 两联帅，指云南督军兼省长、西南靖国联军司令唐继尧（蓂赓），湘桂联军总司令谭浩吾。

⑥ 王氏，指湖北督军王占元。一九一七年十二月，湖北石星川、黎天才在荆州(今江陵)、襄阳先后宣告脱离北洋政府而“自主”。这年冬天，孙中山曾多次致电章太炎，要他敦促唐继尧顺江东下，与黎、石会师武汉。唐终托故不出。黎、石于次年一月被吴光新打败。正值湘桂联军攻占岳阳，章太炎又电促谭浩吾取武汉。谭听岑春煊计，要章太炎促唐继尧先出兵。参见《太炎先生自定年谱》。

⑦ 援师逼挠，指冯国璋于一九一八年一月三十日对西南下“局部讨伐令”，派曹锟为两湖宣慰使，张敬尧为攻岳前敌总司令，率兵南下，对南军作战。三月十八日，北军攻占岳阳，二十六日攻占长沙。

⑧ 桃、烟，湖南桃源、烟溪。

⑨ 相石，亦作相实，叶荃字，云南云县人。《太炎先生自定年谱》一九一八年：“至三月，云南将叶荃以二千人下援宜昌，余送之舟。荃驭下有恩，慷慨任事。既发，见秭归、巴东驻师尚万人，即挺进逼宜昌。”

⑩ 夔、万，四川奉节、万县。

⑪ 施南，府名，治所在湖北恩施，辖境相当今湖北建始、恩施、宣恩、咸丰、来凤、利川等县。

⑫ 施、利，恩施、利川。《太炎先生自定年谱》自述一九一八年五月自万县至利川蔡济民鄂西军军部，又在蔡济民陪同下至恩施唐克明军部。

辅廷退守巫山①，寄人篱下，果能恢复归、巴，则暂时降志，未为无益；然窃料吴光新②之智计，非可轻敌。欲复归、巴，不能专从峡口③一面进攻，必令援师增多一旅，驻守施南，由后尾出，而峡口军队正当其前，然后可以得志。滇军素志，惟欲固守门户(除相实一人)，川、黔则未必然也。以人与利害相异者谋，不如与利害相同者；与高出己上者谋，不如与己平等者。是故南合湘西④，上合川、黔，较之远求滇、桂，其难易相间也。进攻之策既

然，即为后来建置计，亦宜妙处均势，勿隅一方。鄂省之在中国，正如中国之在亚洲，得均势则主权亦不致失沦矣。

① 辅廷，黎天才字。黎为云南邱北人，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在湖北襄阳镇守使任上通电宣告自主，并就任湖北靖国联军总司令。不久为皖系军阀吴光新所败，退入秭归、巴东一带。次年春吴光新又尽选精锐袭击秭归、巴东，破之，迫使黎天才退入巫山。

② 吴光新，字自堂，安徽合肥人，一九一七年任长江上游总司令、四川查办使入川，段祺瑞被免职时仓皇逃走，此时复职，率兵攻黎天才。

③ 峡口，三峡之口。

④ 湘西，指田应诏等的湘西军。

幼襄、仲文近态稍解①。仲文自称各军总司令，颇滋嘲笑，故劝其取消，并劝幼襄、仲文各改称第几军总司令，以归划一。辅廷似亦宜改称第二军，取消联军名义。今日为恢复计，在实力不在虚名，总司令与督军名义，相去亦只一间，而今则相去甚远。恢复武汉，未知何人，非今日所能悬揣。若谓名号预定，可为它日升任督军地步，则于事实相去远矣。

① 幼襄，蔡济民字，湖北黄陂人，武昌起义时隶属于孙武任军务部副部长，后升任参议长。后因孙武被斥，受株连而入狱。一九一八年初于利川起兵，称鄂西军。仲文，彭汉章字，贵州省人，时率黔军出湘。

近日因段氏卖国事件①，日本学生全体回国②，民众抵制日货之声日益腾沸。卖国之罪，视解散国会为重③，人心怨愤，亦较解散国会为深。比时若能顺用民心，较去岁必有进步。盖鼓舞军心者，在顺从民意，国会本非民心所向，以法律为出师之名，响应自寡。至兵工厂、海军要塞等政④，系国家生死存亡之计，

虽在至愚，亦能了解，人心踊跃，自倍于前。但今日不可单称讨段，而于冯氏置之不论。鄙人去年在中山前，力以遥戴黄陂相劝⑤，至今犹抱此旨。非谓黄陂果足为首出庶物之人也，孙既不为唐、陆所喜⑥，南方已无元首，不戴黄陂则阿附冯藩之议自起。若戴黄陂，唐、陆亦不能异议，然后可以抵抗冯氏耳。兵出经年，暴骨满野，若仍以高权授之民，不如罢兵之为愈也。章炳麟白。六月十九日。

① 段氏卖国事件，一九一八年二月至五月，段祺瑞政府与日本政府进行秘密谈判，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激起全国舆论谴责，西南各省当权人物也纷纷通电反对。

② 日本学生，指中国留日学生。段祺瑞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后，中国留日学生闻讯集会决定即日罢课，全体组成归国请愿团，回国反对北洋军阀卖国政策。第一批留学生于五月十八日回到北京。

③ 解散国会，一九一七年六月，张勋率兵抵天津，迫令黎元洪下令解散国会。张勋复辟失败后，冯国璋、段祺瑞分任大总统、国务总理，拒绝恢复国会，而与研究系相勾结，主张召集临时参议院以取代国会。

④ 至兵工厂等政，指《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同意日本军方使用和控制中国军火工厂、海军要塞等卖国条款。

⑤ 以遥戴黄陂相劝，《太炎先生自定年谱》：护法军政府成立，"余劝孙公遥戴黎公以存国统，使人不能苟与贼和，且示无自尊意。为大元帅作《宣言书》，称'愿与全国共击废总统者'。"黄陂，指黎元洪。

⑥ 唐、陆，唐继尧、陆荣廷。《太炎先生自定年谱》：一九一七年九月，"番禺立军政府，孙文被选为大元帅，两广巡阅使陆荣廷、云南督军唐继尧被选为元帅。""时孙、陆不相能，荣廷不受元帅印证。""余至云南，蓂赓犹豫，不敢受元帅印证。余谓五议员曰：'不受，诸君为无面目，宜速归。余名义亦属军府，随君等去矣。'蓂赓始具礼受印证，然其移文号令，终自称滇黔靖国联军总司令，未肯称元帅也。"

论《素问》《灵枢》

（一九二四年）

【说明】 五四运动前夜，章太炎便终止了他的革命家生涯，在政治上渐入颓唐，乃至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反对者。然而，作为学问家，他仍然有所前进，对于整理中国文化遗产就做过很多工作。研究和提倡中国医学，便是一件。

还在辛亥革命前，章太炎已宣传中医学里有好东西，但要用近代科学知识进行改造。他晚年支持办中医学校，出中医杂志，写过近百篇讨论中国医药学的论文、书信和札记，仍然保留提倡中西医学互相尊重、取长补短的特色。大约在一九二四年左右写成的《论素问灵枢》一文，就试图运用近代医学和解剖学的知识，来鉴别《内经》等三部中医经典著作的科学价值。

本篇表明，章太炎对中国传统医学遗产采取分析的态度。他重点分析的是古代经络学说，以为这个学说的长处在于把人体看成统一的整体，注意从人体内外因素的相互作用来辨别病因病理，而弱点在于用五行说附会经络的生理病理变化。因此，他认为既不能对中国医学“弃如土苴”，也不能否认它同西方医学相形之下暴露出来的谬误，应该“舍瑕取瑾”。这说明，他

并非把古代文化遗产都当作完美无缺的“国粹”，也没有对西方科学文化采取排斥态度。尽管在具体论断上时而失之于粗糙、武断，例如本篇就流露他不信人体还有近代解剖学没有发现的秘密，而说经络仅是作为“脏腑标识”的符号，但总的说来他对待中西学术文化的态度还是比较客观，注意求实。

本篇后半部分考证《素问》、《灵枢》均成书于战国末，《灵枢》的出现也许比《素问》略早。这为科学史上关于《灵枢》是否唐朝王冰伪作的争论，添了一解。

章太炎的医论，多散见于二十到三十年代的中医杂志。一九二四年左右他曾自集为《猝病新论》，本文即为其中一篇。一九三六年《苏州国医杂志》又曾汇集为《章校长太炎医学遗著特辑》。解放后人民卫生出版社曾重版一九三八年刊行的《猝病新论》增补本，更名《章太炎医论》。但他的全部医学著作尚有待于搜集整理。

《素问》、《灵枢》、《八十一难》①，所说脏腑部位、经脉流注②，多与实验不相应。其以五行比傅③者，尤多虚言。然遂欲弃如土苴，则不可。

① 《素问》，即《黄帝内经素问》。《灵枢》，即《灵枢经》。二书合称《黄帝内经》，我国现存的最早的医学理论著作。《素问》假借传说中的黄帝与岐伯的问答，解释人体的生理、病理、诊断、治疗、预防等理论问题，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成书的时代大约在战国末，但其中某些内容可能是后人所增。《灵枢》着重讨论针刺方面的理论问题，《隋书·经籍志》初见著录，有人因此说是唐人所著。《八十一难》，即《难经》，相传战国秦越人(扁鹊)所著，其中包括八十一个

问答，主要解释《内经》的疑难，成书时代当在汉、隋之间。

② 脏腑，五脏六腑。《素问》等以心、肝、脾、肺、肾为五脏，以胆、胃、大肠、小肠、膀胱、三焦为六腑。经脉，中医经络学说认为，人体内有一种运行"气血"的通道，象河渠一样，把身体各部分连接起来，其中直走的主干叫"经脉"，横行的分枝叫"络脉"，合称"经络"。流注，脉气循行的方向、顺序和输注的时间。

③ 五行比傅，指《素问》等以脏腑附会五行，如肝、胆为木，心、小肠为火，脾、胃为土，肺、大肠为金，肾、膀胱为水，而以五行相生相克解释生理和病理变化。

其言脏腑经脉最妄者，如以手足分十二经①，谓自与脏腑相连②，与心合脉、冲脉为十二经之海之义③，自相伐④；以任脉⑤上至咽喉上颐循面入目，与任脉通、能有子之义⑥，自相伐。其余则得失参半⑦焉。

① 十二经，即十二经脉，又称正经。中医经络学说认为是人体气血运行的主要通路，其中由胸部经上肢屈侧抵达手部的三条，称手三阴经；反此循行方向，由手部经上肢伸侧抵达头部的三条，称手三阳经；另有三条，由头部经躯干和下肢外侧抵于足部，称足三阳经；反此循行方向也有三条，由足部经下肢内侧和腹部抵于胸部，称足三阴经。

② 自与脏腑相连，指《素问》等说，每一个经脉都通到一个脏或腑。

③ 心合脉，《素问》认为心是全身器官中的君主，又总括全身的血脉，这是兼指大脑和心脏的功能。冲脉，奇经八脉之一。中医认为，除"正经"外，人体内还有八条同脏腑没有直接联系而又无表里配合的经脉，叫"奇经"。冲脉是其中一条，循行方向起于小腹内，沿着脊椎骨内部上行；同时由阴部的两侧（气冲穴位）开始，夹脐两旁向上，到胸部而散。《素问》认为它是总领十二经气血的要冲，又称"血海"、"经脉之海"。章太炎认为就是人体内的主动脉和主静脉。见章太炎《论旧说经脉过误》。

④ 自相伐，自相矛盾。章太炎认为，《素问》等既说心合诸脉，冲脉又汇合各经，则十二经当指全身血液循环系统；但《素问》又说每条经脉归一个脏或腑管，则十二经似乎不是指血液循环系统，所以说它自相矛盾。

⑤ 任脉，奇经八脉之一。起于会阴部，通过腹部、胸部、颈部的正中线，到下唇中央，再分左右两枝抵达眼部。《素问》说它是手足三阴经、冲脉等阴经的总纲。

⑥ 任脉通、能有子，《素问·上古天真论》说，女子十四岁，任脉通，月经来，就能生育。章太炎考证，任脉即男性的输精管、女性的输卵管，所以《素问》才有此说。他认为既然说任脉通、能有子，怎么能又说任脉的行线是向上走的呢？因此自相矛盾，见《论旧说经脉过误》。

⑦ 得失参半，指将《素问》等中所说的经脉部位、功能，与现代医学解剖的知识相对照，正确与错误大约各占一半。

若夫表里相应①，与为开、为合、为枢之说②，临病验之，奄然如合符。而说病机传变③、针药疗治，多由实验。是故其精者一字千金，其谬者粪土之不若。舍瑕取瑾，在医师自择耳。

① 表里相应，中医辩证施治的基本概念，指脏腑表里配合，腑属阳为表，脏属阴为里，一腑一脏，一表一里，互相配偶，即肺与大肠，心与小肠，肝与胆，脾与胃，肾与膀胱，心包络与三焦。它们在病理上可以互相传易，在治疗上能够互相影响，在生理功能上又互相配合。

② 开，开放、排除。合，闭合、收敛。枢，枢纽、关键。这三点是我国古代医学关于十二经在维持生命活动中相互作用的朴素猜测。它将十二经分为手足三阴三阳四组，每组都分别有一条经脉的作用为开、为合、为枢。章太炎认为，这是分别指内脏在保证人体营养中各自担负的吐故纳新作用，手足三阴经主要调节血的运行和成分，手足三阳经主要调节液（体液，也包括养料吸收与排泄）的运

行与成分。如手三阴经，章太炎以为手少阴为枢，指心脏射血功能；手太阴为开，指肺泡与血液间的气体交换功能；手厥阴为合，指保护心脏的心包腔。见《论旧说经脉过误》。

③ 病机传变，病情发展变化规律。这里指《素问》、《灵枢》讨论病因、病理及治疗方法，大都是根据临床经验。

仲景书不说经脉流注①。《伤寒·太阳篇》有传经、再经等语②。柯氏以为经指经界③，不指经脉。实则经有多义④，本非以一端尽也。五行之说，脉法及《要略》⑤中时一见之。要其识病，处方非以此为准臬⑥，所以异于虚言。金元诸家⑦喜以五行笼罩，正与仲景相反。要之六气⑧可凭，五行五运⑨不可据也。

① 仲景，东汉著名医学家张机的字，东汉枣阳(今属湖北)人，曾任长沙太守。他总结了当时治疗急性传染病和其他内科疾病的经验，并提倡医疗应立足于“治未病”即预防为主，著有《伤寒杂病论》，经后人整理，分为《伤寒论》及《金匮要略》二书。章太炎以为张仲景讲辩证施治，虽以六经的名称来分别伤寒证形，目的在于“标识脏腑”、“捷于推求”，用经络之名，而不用经络之实，摒弃《素问》、《灵枢》经脉流注、“五行比傅”的“妄说”。见《论〈伤寒论〉原本及注家优劣》、《论旧说经脉过误》等。

② 《伤寒·太阳篇》，即《伤寒论·辨太阳病脉证并治法》。传经、再经，《太阳篇》上：“太阳病，头痛至七日以上自愈者，以行其经尽故也；若欲作再经者，针足阳明，使经不传则愈。”历代注家多据《素问》进行解释，以为传经指伤寒的病机按六经的顺序，即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一日一经，依次递传。再经即再传，则指病机由太阳开始一天传一经，第六天传到厥阴经，如病未痊愈，第七天就将再传回太阳，往复循环。章太炎以为“传经之文虽若与《素问》相会，要其取义绝异”，所以这种说法不符合张仲景原意，见《论〈伤寒论〉原本及注家优劣》。

③ 柯氏，柯琴，字韵伯，浙江慈溪人，清康熙时医学家，对《伤寒论》很

有研究，著有《伤寒来苏集》等。章太炎将他比作解释《说文》的段玉裁，以为他对《伤寒论》的注释，往往用自己见解改动张仲景原意，但也发展了张仲景的传染病学。经界，柯琴认为《伤寒论》所说的经，当指三阳三阴这六经所包括的区域及影响范围，而不是如历代注家所说指经脉本身。见柯琴《伤寒附翼·六经正义第二》。

④ 经有多义，章太炎以为《伤寒论》的说法，应解释为"阳病以七日为一经，阴病以六日为经，一经犹言一候(变化周期)，与病脉义不相涉"，因此认为历代注家与柯琴解释都错了。

⑤ 脉法，指《伤寒论》所说各种病变的脉象诊断方法。《要略》，《金匮要略》。

⑥ 准臬，准则。章太炎以为，张仲景不过是为了解释病理，而借用《素问》、《灵枢》中有关五行生克的现成说法，但治疗时并不真的用这套说法作为指导原则。

⑦ 金元诸家，指金朝的成无己、刘守素，元朝的王好古、朱震亨等人，他们注释或发挥《伤寒论》时，主要应用五行说。

⑧ 六气，《素问》、《灵枢》将各种致病因子都叫"邪"，认为自然界中存在风、寒、暑、湿、燥、火六气，如这六气不按时令而反常出现，就能成为人体致病的外因，称为"六淫"，即所谓邪从外来；但外界六气要通过机体内部抗病能力的低弱而起作用，所谓"邪之所凑，其气必虚"。

⑨ 五运，五行的循环运转。《素问》以为五行按照天干轮转，每年有一行最盛，它与六气一结合，就使人类最易发生某种疾病。

远西医术，解剖至精。其治脏腑积聚①，胜于中土。而客邪时病②，则不逮中土甚远。若夫上病下取，下病上取，中病旁取③，与夫和、取、从、折、属诸法④，域中技术，斯为善巧。西方虽有远达疗法⑤，然工拙相悬矣。

① 积聚，有形的肿块。《难经》："积者五脏所生，聚者六腑所成。"这里

指内脏发生的炎症、溃疡或肿瘤，西医用外科手术治疗。

② 客邪，外邪，从外部侵害人体的邪气。时病，时令病。中医把内科病证分为时病和杂病两大类，凡由外感引起的季节性多发病和部分流行性传染病，统称“客邪时病”。

③ 上病下取三点，《素问·五常政大论》：“气反者，病在上，取之下；病在下，取之上；病在中，傍取之。”意思是发病部位虽在身体的上、下、中、左、右等位置，但疾病的根本可能在相反方向，即“本在此而标在彼”，因此遇到这种症候，就要从相反方面施治。又如根据阴阳、表里、脏腑、经络之间的相互关联，人体某一部位的疾病，往往需在远隔部位来施治，如阴病治阳，阳病治阴，上壅疏下，下滞宣上，内病治外等等，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是中医辩证施治的重要原则。

④ 和、取、从、折、属，也是《素问》、《灵枢》中提出的辩证施治原则。和，小病用药调顺气血，如小热用凉药，小寒用温药。取，即“上取”“下取”等法。从，从治，又叫反治，如病情较重，在用祛寒药时略掺入寒凉药或用清热药时稍掺入温药热药，作为“反佐”（诱导性药物），使病体不再产生抗药性。折，病情极热或极寒，用猛药挫折邪气的毒焰，用以急救。属，如邪气深入骨髓等处所，药力直接达不到，就治其属类相近的部位。

⑤ 远达疗法，指上述“上病下取，下病上取，中病旁取”等远隔疗法。

《黄帝内经》之名，本出依托①。宋人②已知为七国时作。今案《素问·宝命全形论》：“故针有县布天下者五③，黔首共余食（新校正云全元起本“余”作“饱”④，略从之），莫之知⑤也。”始皇“更名民曰黔首”⑥，或有所承，要必晚周常语。《礼记·祭义》“明命鬼神，以为黔首”，则亦七国人书也⑦。观“饱”字之误为“余”，则知本依古文⑧作“馃”，故识者知为“饱”，不识者误为“余”。是知《素问》作于周末，在始皇并天下前矣。

① 依托，指《内经》假托作者为上古的黄帝与岐伯。

② 宋人，指宋朝重新校正《内经》的林亿，考证过《内经》成书年代的晁公武等人。

③ 县，通“悬”。五，指针刺治疗的五个要点。

④ 新校正，北宋林亿等对《内经》的新校正。全元起本，指隋朝名医全元起的《内经训解》，已佚。

⑤ 莫之知，《素问》原作“莫知之”。这几句原意是说，用针刺治病的道理，很明显有五条，但“黔首”们只知饱食，谁也不懂它的妙处。这里章太炎从“黔首”概念的出现来考证《内经》的成书时代。

⑥ “更名民曰‘黔首’”，引自《史记·秦始皇本纪》。

⑦ 七国人书，指《礼记》也是战国时著作，可作“黔首”概念已在那时流行的旁证。

⑧ 古文，指大篆，战国时通行的字体。这里从字体变迁上考证《内经》也是战国时著作。

《灵枢》，旧称《九卷》①，亦曰《针经》，亦曰《九灵》。黄以周云②：《素问·针解篇》之所解，其文出于《九卷》，新校正已言之③。又《方盛衰论》言“合五诊，调阴阳，已在《经脉》”，《经脉》即《九卷》之篇目，王注亦言之④。则《素问》且有出于《九卷》之后者矣⑤。

① 《九卷》，唐朝注释《内经》的王冰说，《灵枢》即《汉书·艺文志》所载“《黄帝内经》十八卷”的后九卷，也即晋朝皇甫谧《甲乙经》中提到的《针经》，又即《隋书·经籍志》所录的《黄帝九灵》。但三书均未直接提到《灵枢》书名，因此以后有人怀疑它是王冰伪造。

② 黄以周，字元同，浙江定海人，清末经学家，引文见所著《黄帝内经集注》，有删节。

③ 已言之，指林亿在《素问》新校正中多次提到该书《针解》的文字，与《灵枢》相同。

④ 《方盛衰论》，《素问》篇名。合五诊三句，《素问》原作“合之五诊，

调之阴阳，以在《经脉》”。王冰注："《经脉》，则《灵枢经》之篇目也。”

⑤ 出于《九卷》之后，黄以周认为《灵枢》非王冰伪造，成书年代也在战国时，而且比《素问》还早，以上两条就是证据。

黄说甚塙①。由今案验，文义皆非淳古，《灵枢》前乎《素问》亦不远也。(林亿校《素问》云：《灵枢》今不全。《宋史·哲宗纪》：元祐八年，“诏颁高丽所献《黄帝针经》②于天下”。则是时尚有全帙也。今本乃绍兴中史崧③所进，自言家藏旧本。盖即林亿所见残帙，而以高丽所献补完尔。)

① 塙，通“确”。

② 黄，原文作“皇”，据《宋史》改。

③ 绍兴，南宋高宗年号。史崧，南宋初官员，将《灵枢经》献给朝廷，分二十四卷，即现在的通行本。

与孙思昉论时事书

（一九三一年）

【说明】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孙中山在绝望里，遇到了中国共产党，接受国共合作，从此中国革命进入新时期。可是，在五四前与孙中山同样陷入绝望的章太炎，却依然沈湎于他的旧梦。由于鼓吹民国统一总是撞上封建专制的厚壁，他也想转弯，却一转又转回辛亥革命初的幻想，那就是要搞美国式的联邦制，但不要约法，不要国会，不要总统，只要“联省自治虚置政府”。不消说，这套过时的货色，只会受到致力于维持割据现状的封建军阀所欢迎，而必定招来吃足无政府状态之苦的人民大众的谴责。于是，章太炎便在孙传芳之流的喝采声中，使劲“反赤”。谁知反来反去，反出的始而是北洋旧军阀的“联督自治”，继而是国民党新军阀的独裁，终而连他自己也在一九二八年成了蒋介石党徒呈请蒋介石政府通缉的“章逆太炎”。他越发绝望，退入书斋，做起“中华民国遗民”，讲学也尽说很古的话，以致“身衣学术之华衮，粹然成为儒宗”。

然而蒋介石把中国人民推入十年内战的血海，很快引来日本帝国主义乘虚入侵。自上个世纪末以来，

章太炎总在担忧的中华民族要当亡国奴的前景，再度呈现在他面前。他对蒋介石的不满，本已有所缓和，现在又因九·一八事件中蒋介石奉行的“不抵抗主义”，而重新被激动起来。这封与人论时事的信，便是他对蒋介石卖国政策的第一声抗议。

本篇在章太炎生前未发表，现选自温州图书馆整理的《章太炎书札》抄本。

思昉① 足下：文季来，得手书，具悉种切。

东事之起，仆无一言，以为有此总司令②，此副司令③，欲奉、吉之不失，不能也。东人睥睨辽东三十余年，经无数曲折，始下毒手。彼岂不欲骤得之哉？因伺衅而动耳。欲使此畏葸怠玩者起而与东人争，虽敝舌瘏口，焉能见听？所以默无一言也。今足下既发此问，亦姑与足下一言：奉、吉固不可恢复，而宣战不得不亟，虽知其必败，败而失之，较之双手奉送，犹为有人格也。辽东虽失，而辽西、热河，不可不守，虽处势危岌，要不得弃此屏障也。然此二者，亦不值为当道言，姑与足下私言之耳。孟子云："不仁者可与言哉？安其危而利其灾，乐其所以亡者！"④ 不仁者可与言哉！

① 思昉，孙至诚的字。孙为河南浚县人，曾任国民党政府简任秘书官、河南“剿匪”司令部秘书长。一九三一年夏在上海访章太炎，其后多次写信问学问政，并以所著《老子政治思想概论》，请章太炎作序。

② 总司令，指蒋介石，当时自封全国陆海空军总司令。

③ 副司令，指张学良，当时被蒋介石任为全国陆海空军副司令兼东北边防司令长官。九·一八事变时，蒋介石通令东北军“绝对不抵抗”，致使东三省迅速沦丧，张学良因此获“不抵抗将军”的恶名。

④ 孟子云，语见《孟子·离娄上》。赵岐注："言不仁之人，以其所以为危者反以为安，必以恶见亡，而乐行其恶。"

若夫调停宁、粤①，此乃适召汉奸；断绝国交，而不能从事防御，则彼得随处侵轶，其祸又不止关东矣。协和等号电②，责备是而计画非。闻子薑③有电赞成，盖亦未审观其意耳。

① 调停宁、粤，一九三一年五月下旬，在广东的国民党执、监委召集非常会议，另组国民政府，与蒋介石南京政府相对抗。其主要代表人物是汪精卫、孙科、邓泽如、林森等。同年九月，李煜瀛、张继、吴铁城电广东汪精卫等，要求粤方与宁方停战议和，接着宁方又派陈铭枢、张继、蔡元培赴粤谈判。

② 协和，李烈钧字，这时名义上是国民党中央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参议院院长，实际上闲居上海。号电，指李烈钧等九月二十日致蒋介石电。

③ 子薑，张之江字。张为直隶盐山人，一九二四年后相继任察哈尔都统、西北边防督办、西北军总司令，一九二八年后退出政界。

拙著《春秋疑义答问》①，近拟付仿宋排印，适会东事，海上商情匈匈不定，又不得不稍迟回。此等书，在今人观之，不曰封建思想，则曰已陈之刍狗尔，仆亦岂敢云经世大业哉。王荆公废《春秋》②，孙莘老及苏氏兄弟犹保存之③，仆亦犹孙、苏之志耳。事变稍定，早晚必令足下餍观矣。此问起居清胜。章炳麟顿首。十月五日。

① 《春秋疑义答问》，即《春秋左氏疑义答问》，五卷，成于一九三一年。有《章氏丛书续编》本，章氏国学讲习会铅印本。章太炎曾自述此书大旨在于说明《春秋》终是史书，而非所谓孔子所作，司马迁谓它是孔子整齐其世传的意见最有理。书成后，章太炎同其学生吴承仕多次通信中讨论"《春秋》作意"，参见《与吴覞斋书》（《制

言》十二期)、《与徐哲东论春秋书》(《制言》十七期)等。

② 王荆公废《春秋》，指北宋王安石变法时，改革科举考试内容，把自己主持编定的《周官》、《诗经》、《尚书》三经新义，立为官定教科书，并说《春秋》比它经难懂，三传又不足信，故存而不解。到宋哲宗时新党章惇、蔡卞当政，乃明令科举罢考《春秋》。后人因说王安石废《春秋》。见洪迈《容斋续笔》"绍圣废《春秋》"条。

③ 孙莘老，孙觉字，北宋高邮人，初与王安石友善，后因反对青苗法，被免龙图阁学士职；所著《春秋经解》十三卷，杂采三传而偏重谷梁说。苏氏兄弟，即苏轼、苏辙，均反对王安石变法。苏轼于《春秋》无专著，但所撰《书传》，以《三经新义》为驳斥对象，其中多引《春秋左氏传》作证。苏辙撰有《春秋集解》，也多引《左传》暗驳王安石。

拒绝参加国难会议书

（一九三二年）

【说明】 九·一八事变发生，起初章太炎还想噤声。因为那时国民党内部蒋介石和汪精卫两个派系正在火并，于南京和广州各立一个“国民政府”。在章太炎看来，蒋、汪对待日本侵略的态度，一个好比秦桧，一个好比石敬瑭，“秦固屈伏于敌，石则创意卖国者”。两害相权，便使他在对待蒋介石的态度上大伤脑筋：“盖拥蒋非本心所愿，倒蒋非事势所宜，促蒋出兵必不见听，是以默尔而息也”（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七日致马宗霍函）。但民族危机的严重性，迫使他不能不开口。一九三二年一月，东北三省沦陷，上海又笼罩在日本侵略者的炮火之中。章太炎大呼“吴其为沼乎”！于是同社会知名人士联合，呼吁国民奋起抗战，并谴责国民党军政头目“勇于内争，怯于御外”。这年二月，他又亲自奔赴北平访问张学良，强调“对日本之侵略，惟有一战；中国目前只此一条路可走，不战则无路，惟坐而待亡”。曾为“缔造民国”出过力的这样一位同盟会元老，跑出来叫喊亡国大难临头，并说罪责在于国民党统治集团腐败无耻，显然对刚又实现宁粤合流反共的蒋介石、汪精卫一伙不利。

一九三二年三月，国民党政府迫于举国要求抗战的压力，正式宣布召集所谓“国难会议”，说是要同各界知名人士共商国事。但蒋、汪集团出的讨论题，只准限于所谓御侮、“剿匪”、救灾三项，根本拒绝爱国舆论所要求讨论的结束国民党一党独裁以改革政治的问题。这就自己拆穿了自己，说明蒋汪集团仍然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亡国方针，召集此次会议不过是为了欺骗舆论，堵住要求挽救国难人士的嘴，迫使他们替自己的反共卖国政策“分谤”。因此，通知一出，就首先遭到平、津、沪各界爱国人士的纷纷抵制。章太炎是被邀出席的一个。他的态度如何呢？这封致国民党当局的信便是答复。他认为当务之急是拿出抗战行动，“若当事者志在屈伏，而以联盟会议为分谤之机关，仆民国荒夫，焉能为党国诸贤任过也”！

本函当写于一九三二年四月七日“国难会议”举行前，章太炎时在北平。现据章太炎家藏手稿选录。

承以国难会议①会员相属，心虽未许，宜致一言。

东事②以不抵抗失机于前，今则三省尽陷，寇迫关门③；东南频海，又有倭寇跳梁之势④。屈仇则无再振之机，攻守则无兼顾之策。然则两害相校，宜权轻重。海上虽急，其势不能久据；关东则异是，业已树置汉奸，设满蒙新政府⑤，是即永远占据之征。恢复既未易言，即防御不得不急。全国上下所当聚精会神力图攻守者，惟辽西与热河耳。此二区若为敌有，宛平、卢龙即成边徼，黄河以北，必无十年不陷之期。

① 国难会议，由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召开的南京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议决，次年三月十日蒋介石政府宣布，即将召集“国难会

议”以“容纳各方意见”；四月七日，会议在洛阳开幕，原延聘二百二十七人出席，实际与会者仅一百四十四人，议决所谓“救灾、绥靖、御外”三方针。

② 东事，指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吞我国东北。

③ 关门，指山海关。

④ 倭寇跳梁，指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一·二八”事变，进攻上海北站、江湾、吴淞等地，十九路军奋起抗战，遭到蒋介石集团的牵制与破坏。

⑤ 满蒙新政府，一九三二年三月九日，在日本军国主义卵翼下，伪“满洲国”成立，溥仪为执政，郑孝胥为总理。

纵联盟①不战，诸国群起抗议，但能支持一时，岂得永远调护？欲求自卫，非责之自身而谁？迩者辽西义勇②，势孤援绝，犹能人自为战，多所斩馘；而张学良以丧败之余，居中策应③，支诎已甚。此处比于三省全部，其地则小，若其屏蔽关中，则有重于全部者，乃可责成于一人哉？应速推一威略过人、北方所信者，以为偏帅，如前代帮办军务之例，使驻军滦州，随机应敌，东抚辽西之义勇，北系热河之人心。虽未能驱敌过河，间出袭击，杀伤必众。俟其疲劳，然后与之交涉。辽东、吉林虽难知，辽西必能复我主权，而非徒以片纸接收了事。然后燕蓟一方自有藩翰，河朔诸省无次第崩溃之忧，所谓宜权轻重者，此也。此而不为，则是视关东为不毛，抑且视河朔如化外。

① 联盟，指国际联盟。九·一八事变后，国联曾议决要求日本撤兵；一·二八事变后，国联议决中日在第三国协助下商订停战协定，并派李顿率领的调查团于三月来华。

② 辽西义勇，指辽西义勇军。一九三二年一月十九日，章太炎曾与张一麐、李根源等联名通电，说：“顷自辽西来者称，义勇军以散兵民团合编，妇女老弱，皆充负担之役。胜则如墙而进，败则尽室偕

亡。所谓将军有死之心，士卒无生之气者，于此见之。”

③ 张学良以丧败之余居中策应，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章太炎致孙思昉书：“东方事，鄙人仍守前议，以为辽西、热河必不可弃，弃则河北皆危。张学良始则失地，今幸固守锦州，亡羊补牢，可称晚悟。粤派必欲惩办张学良，此乃不顾锦州而为日本驱除，其心殊不可测。”（温州图书馆藏《章太炎手札》）

苟令江左弃地如遗，当国者将何以谢天下乎？若夫断绝国交，则沿海无守卫之术；哀诉联盟，则列强无恤难之情。前者固非计，后者收效亦几何哉？军事贵速，能断则一言而可，不断则众议而无成，纷纷召集，将以奚用？若当事者志在屈伏，而以联盟会议为分谤之机关①，仆民国荒夫②，焉能为党国诸贤任过也！

① 联盟会议，指国难会议。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四日《大公报》社评曾说：“政府召集兹会，只在轻卸重责，和缓非难，……专为政府分谤。”

② 荒，野，也释作老耄，见《礼记·乐记》郑玄注；又可释为人物有害者，见《周礼》春官大宗伯郑玄注。

致全国军民电

（一九三三年）

【说明】 一九三三年三月，蒋介石的对日不抵抗政策，导致热河全省的沦陷。在这以前，章太炎已多次同马相伯联名发表通电，斥责日本为侵占热河造舆论的阴谋，指望激发蒋介石认真一战。岂知国民党军队又是不战而溃。章太炎对蒋介石发怒了，这份通电便直接揭露蒋介石本人"勇于私斗，怯于公战"，置国土沦丧而不顾，顽固坚持反共内战。因此，他大吼："应请以国民名义，将此次军事负责者，不论在南在北，一切以军法判处，庶几平亿兆之愤心，为后来之惩戒。"尽管这只是喊喊而已，他也明知蒋介石的军法只是消除异己的屠刀，但他终于公开谴责蒋介石内战祸国，则对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是个支持。

此电曾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三月七日苏州《明报》，文中直斥蒋介石的文字，在报上被删去。现据章太炎家藏手稿选录。

全国军民公鉴：

国民政府成立以来，勇于私斗，怯于公战。前此沈阳之变，不加抵抗，犹谓准备未完。逮上海战事罢后，边疆无事者八九月，斯时正可置备军械，简练士卒，以图最后之一战。乃主持军事者

绝不关心于此，反以剿匪名义①，自图规避。驯至今日热河衅起②，才及旬余，十五万军同时溃退。汤玉麟③委职潜逃，诚应立斩；而处汤之上者，或则选耎不前④，或则避地他适，论其罪状，亦岂末减于汤？应请以国民名义，将此次军事负责者，不论在南在北，一切以军法判处，庶几平亿兆之愤心，为后来之惩戒。目今全国养兵近二百万，国家危急至此，犹不奋力向前以图恢复，平日整兵治戎，所为何事？应即督促前进，自谋靖献⑤。如犹逍遥河上⑥，坐视沦胥，此真自绝于国人，甘心于奴隶者矣。临电发指，唯希公鉴。

① 剿匪，指蒋介石对鄂豫皖、洪湖、湘鄂赣和中央苏区发动的第四次反革命"围剿"。

② 热河衅起，一九三二年八月开始，日军不断进犯热河。次年二月二十一日，日军向热河发动总攻。三月三日，热河省主席汤玉麟率部撤至滦、平。三月五日，代理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发表谈话声称："人民正欲寻失败之负责者，其实无人可负失败之咎，盖差在中国之军制根本窳败。"

③ 汤玉麟，字阁忱，辽宁朝阳人，时任热河省主席。一九三三年三月三日汤玉麟仓皇南逃，日军一百余人于次日晨进占热河省会承德。三月六日，军政部部长何应钦电国民政府，请查办汤玉麟；三月七日，行政院决议汤玉麟免职查办，但不久，又以汤将准备反攻为名，继续让汤任军职，并正式取消了对汤的通缉令。

④ 选，通巽。选耎，怯懦。《汉书·西南夷传》："议者选耎，复守和解。"颜师古注："选耎，怯不前之意也。"

⑤ 靖献，尽忠于国。今本《尚书·微子》："自靖，人自献于先王。"伪孔安国传："各自谋行其志，人人自献达于先王，以不失道。"

⑥ 逍遥河上，谓握兵在黄河之滨优游。《诗经·郑风·清人》："二矛重乔，河上乎逍遥。"《诗序》："高克好利而不顾其君。文公欲远之而不能，使高克将兵而御狄于竟。陈其师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众散而归，高克奔陈。"这里指蒋介石派非嫡系部队抗日是消灭异己的阴谋。

致宋哲元书

（一九三三年）

【说明】 在民族存亡的关头，章太炎的态度是谁抵抗日本侵略就支持，反之就谴责，就反对。尽管他的眼睛总是盯着统治营垒里的各个实力派，并没有真正看到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力量只存在于民众之中，但这种态度仍是真正爱国的表现，则是显然的。九·一八事变后，他声援过马占山，同情过张学良，称颂过十九路军，指责过蒋介石、汪精卫，都是基于这种态度。一九三三年三月宋哲元率部在喜峰口一带阻击日军，打了个不大的胜仗，便使章太炎那样兴奋，写了此信，又是一个明证。

本篇选自章太炎家藏手稿。

明权① 我兄执事：去岁北游②，领闻高义。近传喜峰大捷③，眉目为开。萧、孙二君④ 来，接到手书并战时图略。此次御敌者二十万众，执事军备未充，馈饷全绌，而能挺进肉搏，一战杀敌过万人，岂独甲午以来所未有，即远溯鸦片战争至今，曷尝睹此？敌人知不可犯，于是侧击滦东⑤，以图牵制。闻石门寨⑥ 业已不守，滦州⑦ 果可得无事否？斯固军事分会⑧ 之责，然思执事亦不得坐视也。

① 明权，即宋哲元。宋哲元，字明轩，山东乐陵人，时任二十九军军长，国民党察哈尔省政府主席。一九三三年曾率部在长城抗击日本的进攻。

② 去岁北游，一九三二年二月，章太炎由沪经天津赴北平，五月南返，在济南、青岛等地亦演说抗击日军侵略。

③ 喜峰大捷，一九三三年三月五日，日本侵略军于占领热河后，进迫冷口、古北口、喜峰口等处。宋哲元率二十九军在喜峰口至罗文峪战线上阻击，曾以大刀队夜袭日军，给日本侵略军以重创。

④ 萧、孙二君，名不详。

⑤ 侧击滦东，一九三三年四月三日，日军进攻滦东。四月十四日，北平军分会委员长何应钦下令放弃滦东。十七日，日军完全占领滦东各县。

⑥ 石门寨，地在河北山海关西北。

⑦ 滦州，古州名，辖境包括今河北滦县、滦南、乐亭等地。

⑧ 军事分会，指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热河事变后，蒋介石诿罪张学良，迫使他辞职出洋，而以何应钦代张任北平军分会委员长。

一月以来，枢府虽主力抗①，而朝野蜚语亦多。芳泽此来②，疑谤更甚。岂敢谓当局爱国之念必不如人？而朝无骨鲠，有可忧惕。事处其极，恐身在阃外③者，不得不以便宜从事矣。

① 枢府虽主力抗，指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等作种种大言，制造国民党抗战空气。

② 芳泽，芳泽谦吉，日本外交家，一九三〇年起任日本驻法大使，代表日本出席国联，为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罪恶辩解。一九三二年任犬养毅内阁外交大臣。此时，据报载，芳泽衔有重要使命来华。各地曾纷纷抗议，要求国民党政府拒绝招待。

③ 阃外，郭门以外。《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阃以外者，将军制之。"

开战以来，贵军死伤者已四五千人。救护伤兵，事在至急。顷已与相伯先生商之①，或不无芥壤之助也。楹语一联，聊致悃款②，并属萧、孙二君带回，而希哂纳。寒垣③在望，月极④为劳，书此敬问军容整暇。章炳麟顿首。四月四日。

① 相伯，马良字。一九三三年四月一日，章太炎与马相伯、沈恩孚联合发表"三老宣言"，其中说："吾人宁独忍坐视前线将士艰苦奋斗而不予以援助乎？又宁独忍坐视民族遭受强寇之侵凌而不奋起抗救乎？故吾人今日在另一方面之工作，又应充分发挥其不忍人之心，以赴汤蹈火之精神，予前线将士以物质之补助与精神之安慰，以鼓励其为民族生存而奋斗之勇气。"

② 悃款，《楚辞·卜居》："吾宁悃悃款，朴以忠乎？"王逸注："志纯一也。"

③ 寒，刘熙《释名》："扞，扞格也。"寒垣，扞墙，指宋哲元捍卫长城，也即御敌于长城之外的意思。

④ 月极，《尔雅·释天》："月在癸曰极。"《史记·律书》："癸之言揆也，言万物可揆度也。"这里指宋哲元设谋御敌。

答张继

（一九三三年）

【说明】 章太炎于“一·二八”淞沪抗战后，便不断公开批评蒋介石的对日不抵抗政策，忽而发表讲演、谈话，忽而来个“二老通电”、“三老宣言”。虽然都是些小小的芒刺，也把蒋介石搞得相当恼火，多方设法要他闭口。一九三三年四月，曾与章太炎结为金兰、而在国民党政府里为大亨的张继，便传口信给这位“大哥”，要求他“安心讲学，勿议时事”。章太炎自上年由北平南返后，便对恢复失地的前景感到悲观，因而往返于上海、苏州讲学，幻想“保国学于一线”。但伪满的出现，热河的沦陷，使他环顾国内，山河日非，瞻念前途，已到“求隐不得其地以窜”的危局，还能安心讲学么？所以，张继分明是传达蒋介石旨意的口信，对这位爱国学者正在迸发的愤火，恰似浇了一瓢油，促使他提笔便予以痛斥。民族气节从来置于个人情谊之上，正是这位老人至死不渝的优良品格。

本篇选自章太炎家藏手稿。

溥泉老弟①左右：

印泉②来述弟言，谓“大哥当安心讲学，勿议时事”。吾老矣，

岂复好摘发阴私以示天下不广③？顾同盟会之遗老，岂得弁髦④视之！曩时所务，惟在排斥满人政权。今满人又复然其死灰，而更挟强国以为重。吾辈往日之业，至今且全堕矣，谁实为之？吾辈安得默尔而息也！

① 溥泉，张继字。当时担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兼党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政府委员，中央政治会议特务委员会委员。国民党政府议决以西安为陪都，又被派为西京筹备委员长。一九三三年任国民党政府华北办事处主任，驻新乡，但常往来于北平、洛阳、西安间。

② 印泉，李根源字，云南腾越人，政学系的元老。

③ 不广，不开明。《荀子·王霸》："人主不公，人臣不忠也。……人主胡不广焉？无恤亲疏，无偏贵贱，唯诚能是求，若是则人臣轻职让贤，而安随其后。"

④ 弁髦，黑布冠，古代童子束发用，到成年后便弃用，故比喻为无用之物。《左传》昭公九年："岂如弁髦，而因以敝之？"

吾之于人，不念旧恶，但论今日之是，不言往日之非。五年以来①，当局恶贯已盈②，道路侧目。及前岁关东事起，吾于往事，即置之不言。幸其兵力尚盛，谓犹有恢复之望也，不图侵寻二岁，动与念违。迩者中日暧昧之议③，腾于众口，朝野哗然，不可揜阏。马相伯以九十老人，阮富贵以纺织厂贾人之子（事见《大晚报》），靡不窥其隐慝，愤而疾之。虽金陵仕宦诸子，亦曾不能为尊亲讳也。前月大军北上，处处以奋死抵抗为名，而平、津吏民亦固心知其意。东人之来者何姓何名，此方之所与议者何事，北人类能胪列疏举，校江南言者益为明瞭。事虽阴秘，举国已明知之，独吾弟尚在枌④中，欲为隐其事耳。

① 五年以来，指一九二七年南京政府成立以来。

② 恶贯已盈，今本《尚书·泰誓》："商罪贯盈，天命诛之。"伪孔安国

传："纣之为恶，一以贯之，恶贯已满，天毕其命。"

③ 中日暧昧之议，指当时报刊喧传的将与日本妥协，进行直接交涉的有关消息。因当时蒋介石曾亲到保定，而外交部长罗文干和胡适、丁文江、翁文灏等则专车赴北平，因此外界有这种猜测。

④ 袇，《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袇袇裶裶"。司马贞索隐引郭璞说："衣长貌。"

栋折榱崩①，吾辈亦将受压。而弟欲使人人不言，得无效厉王之监谤乎②？闻弟近得《日知录》抄本③，付季刚④校勘。其间如胡服一事⑤，素夷狄行乎夷狄一事⑥，论管仲一事⑦，论公孙宁、仪行父一事⑧，此皆宁人⑨先生发愤之笔，而弟所引为典言者也。尊前贤之论则如此，处今日之事则如彼，此与曾国藩刻《船山遗书》⑩而身为胡清戮力者岂有异邪？吾之持论，特为温润，虽明知当局之有阴私，犹不欲讼言斥之，盖亦宁人先生之志而已。年已耆艾，唯望以中华民国人民之名表吾墓道，乃今亦几不可得。谁使吾辈为小朝廷之民者？谁使同盟会之清名而被人揶揄嘲弄者？愿弟明以教我。章炳麟白。四月八日。

① 栋折榱崩，《左传》襄公三十一年郑子产谓执政子皮曰："子之爱人，伤之而已，其谁敢求爱于子？子于郑国，栋也。栋折榱崩，侨将压也，敢不尽言。"

② 厉王之监谤，已见前《致袁世凯书》注引《国语·周语上》。

③ 《日知录》抄本，张继曾得顾炎武《日知录》旧钞本，题签为"何义门批校精钞本"，请黄侃校订。黄侃以通行的黄汝成集释本与抄本对校，撰成《日知录校记》一卷，由南京中央大学出版。黄侃《校记序》谓钞本非何焯批校本，乃清雍正时人所抄，内中保存了《日知录》原本面貌，是未经清乾隆间禁毁的著作，远较今本为真。章太炎一九三三年为之作序。

④ 季刚，黄侃字。湖北蕲春人，师事章太炎，精研音韵训诂，历任北京

大学、东南大学、武昌高等师范学校、金陵大学教授。遗著有解放后整理出版的《黄侃论学杂著》。

⑤ 胡服一事，指《日知录》卷二十八《胡服》条，黄汝成集释本连同目录全删，张继所得钞本全章具存，连小注共一千四百字，内容表彰明太祖恢复被元世祖下令变易的唐朝衣冠制度，指责万历后北方又好胡服是引导满族入关的先兆，"至于今日，胡服缦缨，咸为戎俗，'高冠重履，非复华风'。有识之士，得不悼其横流，追其乱本哉！"

⑥ 素夷狄行乎夷狄一事，指《日知录》卷六《素夷狄行乎夷狄》条，黄汝成集释本有目无文，钞本存文及小注近四百字。内容主要指责隋末王通反对夷夏之辨的议论，谓"孔子有言：'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夫是之谓素夷狄行乎夷狄也。若乃相率而臣事之，奉其令，行其俗，甚者导之以为虐于中国，而借口于素夷狄之文，则子思之罪人也。"

⑦ 论管仲一事，指《日知录》卷七《管仲不死子纠》条，黄汝成集释本删改字句很多，而钞本则存"君臣之分，所关者在一身，夷夏之防，所系者在天下"，"夫以君臣之分，犹不敌夷夏之防，而《春秋》之志可知矣"等语。

⑧ 论公孙宁、仪行父一事，指《日知录》卷四《纳公孙宁、仪行父于陈》条，黄汝成集释本删去一节及若干字句，据钞本，被删一节为："有盗于此，将劫一富室，至中途，而其主为仆所弑。盗遂入其家，杀其仆，曰：吾报尔仇矣。遂有其田宅货财，子其子，孙其孙，其子孙亦遂奉之为祖父。呜呼！有是理乎？《春秋》之所谓乱臣贼子者，非此而谁邪？"

⑨ 宁人，顾炎武字。

⑩ 曾国藩刻《船山遗书》，章太炎《书曾刻〈船山遗书〉后》："王而农著书，一意以攘胡为本，曾国藩为清爪牙，踣洪氏以致中兴，遽刻其遗书，何也？衡湘间士大夫以为国藩悔过之举，余终不敢信。"

答张季鸾问政书

（一九三五年）

【说明】 章太炎的一生，可说以提倡民族主义始，以提倡爱国主义终。他去世前一年答复《大公报》主笔张季鸾的这封信，便可看作他晚年政治思想的一份小结。

本篇已说得很清楚，作者在清末所以要讲民族主义，就因为当时列强蚕食，而清朝统治者能战却不敢战，于是要救国便不能不反清。如今他又要讲民族主义，不仅因为中国面临比清末更深重的民族危机，而且感觉蒋家王朝比前清王朝更腐烂，“求战而不可得”。可见，他所谓的民族主义，虽然由于条件不同，形式有变化，但主要内容是反帝爱国，却是一以贯之的。

令人感兴味的，是章太炎写此信以前不久，蒋介石为了叫他不再骂自己比秦桧不如，威胁不成，又用利诱，派丁维汾送给他一万元作为“疗疾费”。岂知章太炎笑纳作为创办章氏国学讲习会的基金之后，转眼又怒斥蒋介石政府已经走上穷途末路，如果不从根本上改革军政，只有等死。这就使蒋介石更加恼火，指使吴稚晖出面反诬章太炎讲抗日是为了敲“政府”的竹杠。章太炎的名誉也的确因接受馈赠而受损害。但考其经

过，则正如鲁迅所说，“这也不过是白圭之玷，并非晚节不终”。

然而，章太炎尽管爱国之心始终不衰，但他晚年所讲的民族主义，却比早年大大褪了颜色。从本篇可以看出，时代变了，他那套“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的见解却没有变。而且，同三十年前相比，他的国粹论的中心，已由寻找中国古代的民主性的学说，变成格外阐扬什么“以儒兼侠”。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已逐步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的时候，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红军正为了抗日救亡跋涉于长征途中的时候，在全国人民痛恨蒋介石的封建王朝把民族灾难推到极点的时候，章太炎居然端出这样的“国粹”，怎么可能“激动”人民群众呢？他去世后便逐渐被大多数人们所忘却，那是必然的。

本篇选自一九三六年九月出版的《制言》第二十四期。

季鸾我兄左右①：东雷出示手书②，所问数条，今一一具复。

① 季鸾，张季鸾，原名张炽章，生于山东邹平，祖籍陕西榆林。清末以来，先后参加编辑《民立报》、《大共和日报》，主持上海《民信日报》、北京《中华新报》，一九二六年后长期任《大公报》主编。

② 东雷，姓金，章太炎晚年的学生。

一、中国今后永远保存之国粹，即是史书，以民族主义所托在是。

二、为救亡计，应政府与人民各自任之，而皆以提倡民族主义之精神为要。

为今日御敌计，欲乞灵外援而人不我助也，欲改良政事而时不我待也，欲屈志求和而彼诛求无厌也，欲守险穷山而入不可复出也。第四策差可苟延祚运。然今日谋之，则灰亿万人之心，姑经营以待末路可也。

今日所责于政府者，仍在军政而已。战与否固难知，而要不得不备战，备战先在整军政。将不良，士不勇，器不利，自清末已然。然当时列强蚕食，未有及行省区域者（日本虽割台湾，然其设省本在最后），以军政尚未大坏也。今则上下相疑，莫敢先发，事事推诿，乃召亡之大端。政府欲以中坚① 应敌，而恐一败则失其匕鬯② 也；边帅欲以偏师捍御③，而恐一败则幸灾乐祸者乘其后也。是故清末尚可一战，而今则求战且不可得也。韩非有言④："能一尽其民力，破国杀身者，犹为贤主也。"以今日之势相衡而论，彼岂徒贤主哉？虽谓之圣主可矣。

① 中坚，指蒋介石嫡系部队。

② 匕鬯，古代宗庙祭祀用的礼器，《易·震》王弼注："匕，所以载鼎实；鬯，香酒。"这里指国民党政权。

③ 边帅，指国民党各地方军阀。偏师，蒋介石的非嫡系部队。

④ 韩非有言，见《韩非子·说疑》。

救之如何？曰：整军政而已。其道有四，皆易知易行。一曰申大信① 以安有功。二曰专进退② 以重边帅。三曰公赏罚以解疑贰。四曰均劳逸③ 以平怨咨。四者果行，胜败固尚难知，而必可以一战。视今日之手足不随者，必相去万万矣。

① 申大信，重视最高统治者的信用。

② 专进退，指授予军事将领有战场独立指挥权。

③ 均劳逸，公平安排国民党嫡系和杂牌部队作战和休整的机会。

闻谋事者日以曾、胡① 旧术导其主帅。曾、胡之术，以练兵则可耳，怯于御敌而勇于内争，此正今日大忌。吾谓老生常谈，有陆宣公《翰苑集》② 在，其言虽专于安内，然今日不用其术，亦断不可以对外。彼曾、胡者曷足比焉？

① 曾、胡，曾国藩、胡林翼。

② 陆宣公，陆贽的谥号。陆贽，字敬舆，唐苏州嘉兴人，德宗时多年为相，勇于指陈弊政，主张废除苛政，积谷边境，改进防务。《翰苑集》，陆贽的文集，旧本十卷，南宋以后，合论议奏疏为一集，共二十二卷。

若自人民言之，今日权不在民，固无救亡之道。唯民族主义，日日沦浃胸中，虽积之十百年，终有爆发之一日。宋亡，民不能救也，逾七八十年而香军起。明亡，民不能救也，逾二百十七年而民国兴。此岂揭竿斩木之为力哉？有民族主义在其胸中，故天下沛然响应也。

三、中国文化本无宜舍弃者。（妖妄之神话，淫荡之小说，前此法律有禁，今无禁矣。此决当舍弃者，而不可谓之文化也。）但用之则有缓急耳。今日宜格外阐扬者，曰以儒兼侠。故鄙人近日独提倡《儒行》一篇①。宜暂时搁置者，曰纯粹超人超国之学说②，故鄙人今日于佛学亦谓不可独用。廿四年六月六日，章炳麟白。

① 《儒行》，《礼记》的一篇，其中将儒家道德分为十五类，相传是孔丘对鲁哀公的谈话记录。章太炎于一九三三年发表《〈儒行〉大意》，说“见死不更其守”、“身可危而志不可夺”的任侠精神，“与民族存亡非常有关”，“今日急需提倡”。

② 超人超国，超人间超国家，指脱离现实、忘记民族危亡的各种宗教学说。